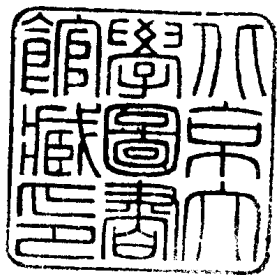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三二冊目次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二十七卷

〔明〕陳建 陳龍可撰
明崇禎刻本

..... 一

諸史異彙二十四卷

〔明〕李清撰
舊鈔本

..... 六一九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
二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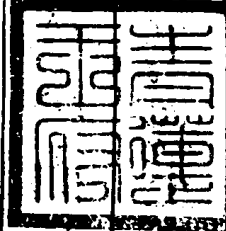
〔明〕陳建 陳龍可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實紀敘

歷代史難而



昭代史尤難之難史自司

馬子長以下至朱紫陽綱

叙二

目而上皆彬彬可攷間如

班孟堅漢書孫盛晉春秋

李燾繼司馬涑水而作宋

史口角玄黃豈盡董狐秉

筆鄉中月旦寧免曾史易

辭故孟夫子曰盡信書不

如無書詎非以虛辭多而

實錄少耶况我

叙二

朝國史緘自蘭臺石室不

傳於天下也非不欲傳也

以卷帙煩多謄寫惟艱欲

傳而不易也以禁閣嚴邃

外人罕至欲傳而不能也

雖然亦有傳之者矣如陳

東莞通紀沈國元從信錄

陳龍可廣彙紀業已傳播

叔三

宇內無容更贅第通紀終

於

穆宗頻遺 三朝要典從信

廣彙浩繁無統都人士苦

難卒業是錄也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

歷聖纘承大統翺業之艱難

守成之不易弁臣隣忠佞

叔四

殊品文武筋動據實程衡

何敢謬錄又至

神宗升遐挺擊之事進藥之

人情法兩核井井不徇

光宗日錄一一聞揚紀日如

年有光史冊在

熹宗朝多忠諱如熊王之獄

魏崔之黨楊周繆左輩之

叙三

忠憤激烈據事陳辭敢誰

譽而誰毀尊文徵獻自可

信而可從千古豪奸膽落

百世忠義氣伸且編年無

漏敘事有案神聖之君

實神聖忠孝之臣實忠

孝治平之世實民安物阜

而地天泰交不但刪繁補

叙六

缺集陳沈諸公之大成卽

以備它日

國史行與子長史記紫陽

綱目其可世則世法成一

不刊令典幸今

聖天子大彰言路一切性理

綱鑑盤盂箴銘多所名對

試質以列聖何如臨御

欽七

諸臣何如傳芳民功軍政

何如撥亂以返治不其三

百季來歷歷如見誰謂明

良喜起咸五登三不自此

實紀中出耶具大觀者尚
其以稗官而憇置以曠典
而求多否

長州 陳仁錫 撰



皇明實紀總例

一是錄卽東莞做司馬資治自洪永迄嘉隆闡揚皆

闢大政更參從信廣彙增補三朝大全俱

二祖十四宗嘉言善政昭彰史冊間如細故煩

文雖工弗錄

一通鑑綱目節比條分編年自爲始終紀事最有本

末是錄或敘載人物臧否或品騰言行是非一皆

攷據羣籍直書垂鑒何敢溢美隱惡以乖史筆

皇明實紀

總例

一詔諭勅旨等項凡係天口傳宣語語典故字字

綽綽靡敢增減一辭遵依聖謨以便後學誦習

以慰士民觀揚至意

一召對奏議連篇累牘恐難卒讀姑刪繁摘要令人

開卷有得隨忠肝義膽了了言先或評奏而穢毒

相攻徇私而毀譽交并奏讀天聽消亂公道一

條不採

一錄中有石畫格言可參廟謨國是而有裨後場經

濟者各標題扶旨令攻公車業者可以家修而廷

獻不但裨官野史僅作一小乘而已

一諸子百名公微顯幽闢綽有直筆是錄任刪訂不

任褒貶深用闕疑罔敢逞應徵文徵獻三代一日

間或直道難容公論不泯固不徇鄉中之月旦亦

豈效皮裏之春秋

一懲往茲來墨兵莊史自非垂鑒何異叢談是錄無

皇明實紀

總例

所不載獨於時事時人有可參證者尤纖鉅並詳

忠姦畢剖所冀目擊道存臨崖覆轡卽非津津之

寶筏或亦適越之司南

一當今高目半在疆場疆事日非盡錄庸劣是錄最

詳籌邊勝策獨美破虜奇謀寧略步伐之森嚴特

悉風雲之幻變欲壯王侯干城令頗牧起於禁中

而孫吳法自紙上也

一進音大彙傑大奸雄大癡愚大制作或一人而屢

詳其事或一事而屢詳其言種種情形恣吾攻覽

卽人世。應有已無。不有卽恆理。決無不必全無。設身處地。如明官判案。曲直莫逃。一代實錄。萬世信史。

一坊鏡批評圈點。止可欺給孩孺。眩惑盲聵。若夫玄覽達觀。那肯傍人唾吻。是錄惟綜句法。并標題義。以便展讀披玩。其它詞旨。獨存本色。不染窠套。厭人耳目。

皇明實錄

紀例

三

皇明實紀引用羣書

高皇帝御製集 皇明祖訓

皇明玉牒 憲章錄

御製大誥 政要錄

金鑑錄 密勿錄

皇明詔令 英烈傳

皇明聖政錄 紀事錄

皇明經濟錄 北征錄

皇明通紀 皇明通考

皇明事蹟錄 功臣錄

華朝志 皇明名臣言行錄

皇明紀要 疏略

皇明紀略 明典雜紀

國憲事由 皇明捷錄

天政紀	吾學編
聖政一統	國史訂訛
皇明典則	續編典則
皇明奏略	傳信錄
九邊圖論	詞林志
君臣問答錄	文贈
文華寶鑑	羣書類考
明政統宗	史料
國史紀聞	朝野奇聞
紀錄彙編	歷代摹編
大明會典	功名錄
皇明獻實	災異錄
大學衍義補	灼艾集
續通鑑綱目	天順日錄

經世大典	通志
注循日錄	李賢日錄
大明一統志	國初事蹟
十三省通志	李東陽燕對錄
典故辨疑序略	震澤長語
尊賢錄	枝山野記
粵濱逸史	時務策要
名臣錄贊	菽園雜記
名臣奏議	捷武章
廣州志	名對錄
皇明從信錄	兩朝從信記
十六朝廣彙紀	名臣文集
泰昌日錄	皇明世法錄
太平洪業	聖朝清正

皇明實紀目次

頌聖表款

皇明列聖事實

太祖高皇帝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

天挺真人。民歸義主。闢乾坤於再造。高飛淮甸之

龍。揭日月以重光。盡逐胡元之鹿。致中和而宅三

極。郊丘廟社惟虔。明禮樂以闡八荒。吏士兵農式

敘。

仗黃鉞以應征。爰振滌陽之虎旅。程赤符而啓命。

遂開建業之鴻基。推銳鋒於勁漢。翻湖飛水上之

降旗。拔堅壘於強吳。震澤失波。間之戰艦。紹璿惟

給於禁庭。近習必謹。威屬罔知於庶慎。內令惟嚴。

成祖文皇帝建元永樂 太祖第 四子在位二十二年

倦源鏡秀。龍標早協於瑤山。瘳極降芳。鳳衛乍回

於伊水。訓諸王。則有文華寶璽之作。隆國體。則有

大明帝典之成。

祗承上帝。靖內難於皇都。締績丕基。觀耿光於烈

考。冀北演天潢之兆。慕南宮老上之庭。

仁宗昭皇帝建元洪熙 成祖皇 帝長子在位一年

監國留都。先沾惠澤。養蒙禁闕。快觀光儀。倬。二

王鴻雁。依輝於花萼。春詢五佐。鳳凰叶應於梧桐。

無盈成之運。而恭儉宜人。廣庶績之熙。而寬和得

來。

宣宗章皇帝建元宣德 仁宗皇 帝長子在位十年

序昭洪範。憂寓幽風。甲冑躬親。晚戰奪北胡之氣。

明良胥會。春遊光西苑之華。餞太液。賦荷。蘭。洋。洋。

金聲好德。芟哈夷。平漢。庶。察。察。玉。斧。澄清。懷稼積

之艱難。文。勳。織。錦。納。忠。良。之。獻。替。龍。溫。須。金。

敦孝思於慈極。委職守於宰衡。文開太學之儀。武定宗藩之逆。

英宗睿皇帝

建元正統。又改元天順。宣宗皇帝。長子在位。凡八年。

駕遊汾水。崆峒註采仗之過。卦在明夷。海濱仰義。輸之出。殄彘雄於輦下。徵遺逸於山中。修志書以大。一。貌。權。聲。洽於九天。幸將臺以作三。軍勝氣衝於六合。

明實紀

目次

三

憲宗純皇帝

建元成化。英宗皇帝。長子在位二十三年。

成綱目續編之史。君道立而師道兼。成輯文華大訓之書。父德隆而子德益。茂夫戈一指。桂海肅清。月羽再麾。荆襄底定。重農事而耕籍田。供乘耜三。推之禮。振儒風而臨太學。聳環橋萬姓之觀。

孝宗敬皇帝

建元弘治。憲宗皇帝。長子在位十八年。

得一變神。幕中和于丑位。吹萬協氣。敷化育於兩

間。運乾綱。首屏梨園之伎。廓聖德。旋寬身史之囚。褒東陽。講學聽政之言。虛同止。聳納王恕。名見專對之議。速若轉圜。闕里建。而聖道隆。會典修。而人文著。

負元聖之資。而存心潛默。承大君之統。而履道謙冲。開言路。杜佞門。遠絀虞周之治。戮妖僧。竄方士。一祛晉魏之迷。獻珠玉者有刑。濫青紫者必出。

目次

武宗毅皇帝

建元正德。孝宗皇帝。長子在位十六年。

繼承七廟。孝協兩宮。誅權監。而蕭牆之患。靖捕強宗。而藩國之變銷。

世宗肅皇帝

建元嘉靖。憲宗皇帝。帝子在位四十五年。

典著明倫。王道係萬鈞之重。箴教一。聖學承一。統之傳。被揚二郊。鐘球永鎮。孝孚九廟。竹帛流輝。

天心克享。允符甘露之祥。地道載寧。重見河清之瑞。

野上龍飛。薊門雷動。春秋鼎富。燕知中外至情。雲漢毫橫。不假左右近習。首定禮樂。大闢政刑。常武命師。萬里威騰。塞上爰立。任相九重。春滿禁中。革四瀆之封章。天地正位。表仲尼之廟號。今古推尊。方澤園丘。郊社一秉於周禮。明堂大享。宗祀特秩。乎獻皇。

皇明實紀

日天

五

穆宗莊皇帝

建元隆慶 世宗皇帝長子在位六年

緒今緒以重光。神人協應。擬洪圖而不赫。速作兼隆。郊祀同廟。饗時親。式重禋祀之典。常朝與講。廷日啓。務隆延訪之誠。肆修大閱之儀。首下綏刑之令。

華道土。真人之號。排斥異端。廣九經方面之科。大崇正學。

神宗顯皇帝

建元萬曆 穆宗皇帝長子在位四十八年

英資天挺。敬德日躋。國學親臨。四海仰崇儒之化。郊壇祀禮。羣工欽享帝之仁。政在養民。力崇法祖。鑑古則表其灼章者八十一條。勵官則疏其姓名者數十百計。隆尊養於慈懷。孝思惟則。勤咨詢於講幄。聖學懋昭。百度維貞。猶謹徽柔之慮。四夷率服。不忘集蓼之思。儆官邪。則踐祚之初。卽示羣臣。

皇明實紀

日天

六

以蕩平皇路。嚴武備。則防秋之候。復諭諸將。以震疊威稜。

光宗貞皇帝

建元泰昌 神宗皇帝長子在位一月

扶屯休泰。立醒似寐。似寐之羣象。厲震惕乾。頓起不痛不痒之積習。興行隊典。整緝莽綱。繪象求賢。味重鹽梅之和。翹車拾隱。潤回邁軸之榮。青瓊下新恩。葵藿武。棧白駒來。特命雲鳥。班聯軫小民。

夏春冬乃盡謝其風負念成土呼庚呼癸夫何愛於私藏叢剔妖狐威加臥虎下雷中之疏而宮府通收督稅之幣而市廛寂擬后解嫌疑之漸調和無藉韓琦定册急根本之圖羽翼何勞商皓昔也青宮隱鳳人思周鼎殷羹俄焉紫極飛龍世親堯天舜日

首發帑藏濟邊餉之偶缺急起伏隱期朝輔之常盈孝思無數難一月何遜百年仁心永垂惟寸靈

可遇萬姓

熹宗哲皇帝

建元天啓 光宗皇帝太子在位七年

英武天成膺資神授日講啓心頭頭是道經筵竊與語語皆真隔似日之騰發帑同雨之潤覽奏批章以褒鳴鳳拔茅連茹而搜隱麟受綠圖于河馬忻瞻中國聖人垂玄黍於山龍喜識少年天子

國朝名臣總歌附

配享功臣十六人歌

徐達功首乎諸將

李文忠戰勝攻取

拓降納附是沐英

首拔諸國趙德勝

張德勝擒陳友諒

耿再成與俞通海

文廟配享功臣四人

智略謹厚稱張玉

王直率兵討妖賊

四人靖難功臣偉

理學名臣十五人歌

薛瑄胡居仁是首

陳選元積周瑛是

黃仲昭以及章懋

常遇春勇冠三軍

鄧愈奉公守法循

湯和臨陣決機神

胡大海累建奇勳

桑世傑亦立功頻

配享高廟之功臣

討服南安朱能是

姚廣孝文學發身

文廟配享萬年春

吳與弼次陳獻章

羅倫莊梟聲名揚

張能蔡清亦有光

陳真成獨與鄒智	總皆理學譽彰彰
洪武死節臣總歌	
漢真不屈於高麗	吳雲王禕死漢臣
俞廷玉次胡大海	趙德勝及耿再成
丁德興偕張德勝	花雲許瑗張子明
桑世傑真鐵漢子	韓成等三十六人
建文死難臣總歌	
方孝孺首周是修	王叔英文練子寧
鐵鉉陳冕漆大舉	齊泰姚善與景清
龔泰鄒瑾魏公冕	王省劉賢林善夫
靖難節義難枚舉	表表足稱十六人

皇明實紀目次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至辛丑二十一年止
第二卷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至丁未二十七年吳元年止
第三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丁巳十年止
第四卷
戊午洪武十一年至丁丑三十年止
建文紀
第五卷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至壬午三十五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六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癸巳十一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七卷

甲午永樂十二年至乙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八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乙卯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九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己巳十四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卷	庚午景泰元年至丁丑八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十一卷	丁丑天順元年至甲申八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十二卷	乙酉成化元年至丁未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十三卷
-----------------	--------	-----	--------------	---------	-----	---------------	------	-----	--------------	---------	------	--------------	--------	------	----------------	--------	------

戊申弘治元年至乙丑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十四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壬申七年止	第十五卷	癸酉正德八年至辛巳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十六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癸卯二十二年止	第十七卷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至丙寅四十五年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十八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止	神宗顯皇帝紀	第十九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甲申十二年止	第二十卷
---------------	--------	------	--------------	------	---------------	--------	------	----------------	------	------------------	--------	------	--------------	--------	------	---------------	------

乙酉萬曆十三年至丙申二十四年止

第二十一卷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至戊申三十六年止

第二十二卷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至庚申四十八年止

光宗貞皇帝紀

第二十三卷

庚申泰昌元年至八月止

熹宗哲皇帝紀

皇明實紀

日本

四

第二十四卷

辛酉天啓元年至壬戌二年止

第二十五卷

癸亥天啓三年至甲子四年止

第二十六卷

乙丑天啓五年至丙寅六年止

第二十七卷

丁卯天啓七年至八月止

目次畢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洪武卷一

粵濱巨 東莞 陳建 蔡樹 五滄 鑿定

皇明統紀

宋姓皇祖始漢宋州生考仁祖淳皇帝後漢宋州人洪武神應天永樂應明天自洪武至天啓七年凡十六朝享年二百有六十後神萬代無疆

太祖高皇帝

名元龍字國瑞號高皇帝在位三十一年

上父世珍

母陳氏生四子 上最少 上母夢神龍一丸吞之

遂振及誕

天自後室先每夜如焚鄰人屢驚至則無有遂名朱氏火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醫過一僧告曰夜子時食矣

仁祖謝已

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祖欲廢為僧太后不欲 上年十七時值早瘵父母三兒相繼病瘵 上孤立無依

遵先志

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瑞有疾有紫衣兩人同寢食皆夜陷麻湖中遇群童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香

秋二十五

四方兵起

太祖初

因亂倡義起兵渡淮之事自辛卯至乙未凡五年

辛卯元

順帝至正十一年

劉福通

徐州人劉福通徐州人李二鄆州人徐壽輝等起兵攻

周郡縣

天下大亂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即位日久

安安失德

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聽邪臣賈

魯之言

發河南北丁大七十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忿悉思亂先

是重運

云石人一雙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后開河果於黃陵開得石

人一眠

而徐壽輝之兵起初舉城人韓山直自祖父以白蓮會始

香敬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

人會然信之願通與其黨社道羅文素韓林兒等後詭言謂山童

乘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

紅巾為號事覺察官捕之悉山童就擒其韓林兒避之武安惟福通

黨黨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碓山上蔡真陽等縣遂陷汝

寧府及兗州兗州聚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

趙居用彭昂住攻陷徐州獲之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鄒普勝等亦

以妖術聚眾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水磨及黃州路借稱黃帝

國號天龍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與國武昌九江袁誠僥倖南康

吉安建昌安陸沔陽荆陽徽抗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反群雄割

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成殫負天子出矣

謹按按前天下之亂其主之責也斯時也若未便胡元屬中矣

其日示切要實之望矣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

二月定遠郭子興等起兵據濠州子興見徐壽輝兵起列郡騷動遂與

其黨孫德崖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獲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於

濠州城下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由是民益洶洶不安其

黨徐成投入城以自保時我

太祖高皇帝潛處在野託身于濠州皇覺寺及是時大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上祝得言乃以閏三月朔入濠城避兵

謹按濠州即古塗山國神禹會諸侯之所朱洪武之風

王析氣也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自別塗二山為濠州朝向在

太祖出焉地理之符皆備於茲

太祖過配謀入濠城避兵至城門守門者執之欲加害抑元帥救而
太祖過配謀入濠城避兵至城門守門者執之欲加害抑元帥救而
撫之麾下問召也詔悅之取焉親兵日加親信事必與謀遂以
孝慈皇后配焉后姓馬氏宿州閔子知新豐里人早喪父母抑元帥
撫育之為已女上既在甥館日掌征討之事大明一統之業基
於此矣

太祖製御文集紀原叙其起兵之由曰昔在乙卯有元至正君嗣
政不務臣弄權濫威風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
紛紜其年汝穎斯費民皆為劫次年徐宿熾然盜起及豐離定遠
民棄農業執刃趨趨凶者數萬當時官汗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
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則掠四方焚燒廬舍湯盡民財屋
無一椽片瓦墻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邑所過亦然時官軍

不見至失民依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帥至乃御里不花率
騎三千會居城州至謀營城南三十里嚴攻城而遠巡不進惟是肆
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爲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
受害激勳前日朝逆之心是以有呼新喚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
相拒以守則委如泰山若以胡帥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
胡口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清草野托身細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爲
元慮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解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曰歲
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散衣巾皆絳赤幟校整殺人如麻良
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聖決之若許出境
以全生以筭授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
畢以筭授之於地其筭陰之前所祝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

若神乃聰明不倖予爲然而祈之神不爲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
何以耶爾報以陽筭予倫換以往以筭授於地仍陰之就而祝曰莫
不容予備喪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筭授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
祝曰倘我必凶予心甚恐願求陽筭以迺之筭落地仍陰之更祝神
必進神當決我以陽以筭授於地神既不許以筭不陰不陽一筭早
然而立予乃信之自神曰果信我而後信乎神不誤我肯後以筭陰
之以筭授於地果陰之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
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月
餘爲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既久甚
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
上官授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借稱即下者多凌辱人予誠彼非說

乘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裝族來歸者三千率
練之六月取橫湖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人濠陽葺城以守之又
明年春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
江下姑熟丙申入蕪蕪又數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江南已定臣民
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朕許之莊謂此文我
重祖起兵之由萬世如見皇明大一統之業必於伽藍一筭之中矣
先是元入宋隔安帝威臨封瀛國公使爲僧號合真有子完普亦爲
僧俱坐說法聚衆殺其舅吳國全爲僧二僧曰我趙鼎也被屠屠
雲已訴請上帝許復善矣又韓山童倡言彌勒佛下生而中原之亂
將起我

太祖決兆於伽藍以筭授而胡元之再竟趨趙鼎復善廢矣

九月元丞相脫統兵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任率餘
黨奔濠州脫命賈魯追圍之上與郭元帥竭力拒守屢敗元兵
時彭趨來濠郭元帥已下之遂為所制彭趨遂據濠州稱王一日
執郭元帥囚於獄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
帥家明日彭趨聞遣人釋之

祭已元至正十三年
春元將賈魯死元兵散去濠州圍解上在郭元帥甥領掌兵有救
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袁樵子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
十人率先歸附

- 徐達才畧智勇悉超群英
- 湯和何備多智沉毅勇決
- 吳良罷度雄偉勇畧著稱
- 吳禎有少卓犖畧過人
- 花雲長身缺面驍勇絕倫
- 陳德勇畧有志尤善騎射
- 顧時志氣剛直勇敢善戰
- 費聚勇而有志才貌雄偉
- 耿再成勇敢出群識見遠
- 耿炳文沉勇果毅將畧夙
- 唐勝家智勇蕪人才氣美
- 陸仲亨生而武勇剛毅
- 華雲龍才勇過人善運策
- 鄭遇春智勇無倫超出
- 郭子興智勇有力騎射絕
- 郭英沉毅多智騎力善射
- 胡大海少有大志長而剛
- 張龍形質魁岸勇力善射
- 陳植長眼偉貌臂力超群
- 謝成少有勇力長而果毅
- 李新材勇著聞倭軍推服
- 張赫壯度開豁勇畧兼資
- 張瑄勇力善射少喜談兵
- 周德興少有勇畧騎射
- 有二十四將皆濠州人後皆為開國功臣封公侯賜鐵券壽建母

此錄功臣惟封公侯伯者詳其始卒餘不能一一載矣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相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
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為
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票
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璋信州
路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後遣江浙右
丞相阿魯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武迷失守臣宋伯顏不花
趙空浩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珍為衛
州路提督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寔據其據有溫百慶元等路

五月張士誠陷高郵元淮南省道守臣李齊招降之不從又攻隋興
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倪哲篤守高郵出李齊守甌杜湖會數賊呼噪
乘間入掠城中侯哲篤等閉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掠高郵李齊聞
變遂起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璋降元天祇元遣集賢待
制烏馬兒孫搆齎詔諭之詔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趨李齊往
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抗大罵曰吾膝如鐵
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剛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齊
不花李齊者不齊所學云

七月丁卯泉州兩白練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
福州連江縣趙檢劉源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源中箭墜
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善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
收殮尸歛瘞德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貨結死士百人
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有相殺德手斬害其

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祚獻於帥府殊之事聞元朝贈潘行省
 檢校樞密古田縣尹。
 胡中曰劉德孝足以復父之讎思足以報君之德。胡中保全
 金士也。彼以事功。則實不願用。遠其才矣。使君行時。豈不足以
 保。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步中運氣之術。號橫撲兒法。橫撲兒者。術
 有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瑪真善秘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
 司徒。伽瑪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
 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獨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
 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潘戲
 是樂。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以宦者長安送不花領
 之。遇官中講佛。則按舞奏樂。有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

諸弟八即者與哈麻林塔兒會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者。
 有寵在帝前。相與慶賀。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寢室曰。豈即兀該。猶華
 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曬日外。則聖
 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
 夏郭元帥命。上率休建等。南畧定遠。時察家堡有民兵。賊厚家
 孤軍乏援。且無所食。欲來降。上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數家
 數人。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迎。大呼曰。來者為何。上遣
 人答曰。來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上下馬前
 渡水而往。既至。其帥出見。上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諸軍
 促裝且申誓約。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侯之。越三日。聚還。告曰。事

不諳矣。彼且欲他往。上即率眾等三百人。復抵其營。以討取之。得
 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聚眾于定遠。嶺山結寨。後以義招降之。得
 八百餘人。定遠縣大亭初起。義兵為元攻。不克。元兵潰散。大亭獨
 以二萬餘眾屯橫洲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亭乃聚眾降。由
 是軍數大振。蒙使韓應。○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眾降。國用
 手械峻整。器度恢豁。國勝美觀長軀。勇毅多智。兄弟并喜讀書。尤喜
 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為義長。立寨保障。御曲
 至是過。上舉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附。上見而奇之。曰。爾被
 服若足。其儲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
 真帝王之都。願先援金陵而定內。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群寇。救生靈
 於水火。勿食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

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悅。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
 左右。國用後改名勝。又字宗異。
 謹按。馮國用金陵之對。千古不易。論說。智謀。酒人。建史。更言
 漢之蕭何。佐高帝。
 入國者。同一律也。

定遠人李普長來謁。上見其為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上大
 喜。遂開幕下。掌書記。謀謀。贊軍務。置僕。餉甚見親信。上從容
 長曰。方今群雄并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君親群中。持案牘。為
 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致於敗。主者安得獨存。
 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為也。○廬州
 合肥人吳德率眾降。附復沉。少言笑。勇過人。遇亂。聚眾立寨。保
 護鄉里。復為千戶。至是率所部伏謁。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後攻洪山
 上將兵取滁州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
 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衝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
 曰此黑將軍勇且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州因駐師焉○滁州
 人趙德勝來謂德勝狀貌魁偉臂力過人尤能馬上運糧捷疾如飛
 人不敢近州縣選為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為棄之來降上
 喜其才勇可為驍將即命為帳前先鋒 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
 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相失焉文忠嘗國
 長公主子也公至平父隴西王禎携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
 聞 上駐節滁陽皆來歸眷屬復聚 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上幸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擇師教
 之與沐英皆陽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
 笑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為子至是年十歲
 矣
李文忠字文正初名從初避亂流離鬚髮不能存我
 往而非天地儲才以陰 皇明
 一從之庭家也嗚呼宜偶然哉
 元帥為趙彭二帥所挾東屯泗州 上遣人賂彭趙郭元帥乃得率
 所部還滁州稱滁陽王
 十月元丞相脫脫攻高郵討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師遣使來求
 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六
 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聞

上言少勝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補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
 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事之可
 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於是帥師東往六合與耿再成守堯榮壘
 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壘復去之明日復完壘再戰如是者數
 次元兵致疑 上以計給之乃飲兵入合倫糧糧道婦女荷門戰手
 大驚元兵相視皆愕環壘不敢進遂列陣而出牛高婦女荷前丁壯
 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謀伏側側令
 再成俾走誘之渡濶伏於城中設樂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縣
 人胡大海來請大海身長鉄面智力過人 上一見語合用為前鋒
 ○濠州人孫興祖王志亦來歸興祖有膽氣志氣有智謀二
 人年皆十九○時 上威名日著濠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
 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二子來進 上即與偕往畧無難意二子喜
 其隨許迨至半途 上遽躍起馬 上叩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
 轉曰馬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 上曰終上天說道
 爾今以酒毒我王濠州決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還
 而去自此不敢害意○時有方士號徐道入精數學謂見謂 上
 曰天下擾攘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 上問
 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應天
 附骨插髮發音洪亮實不可言但四圍滯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喜
 者準頭黃明眉於天庭直神神珠煥發如風掃陰翳則受命之日也
 應在一千日內且遊地學為有警氣兩行邊敵切須戒慎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
宋韓林兒龍鳳元年

盧軍先發在道者，忿首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
 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爲不可力止之，于與聞。上被危，憂患如失，左右
 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以出德崖於是
 上乃得還，與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
 三月，子與王卒。上遂併統其軍。○時劉福通社導道等，自礪山夾
 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
 至河陽，招諸將欲爲己用。撤滁陽之子郭，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
 元帥。上爲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既而郭
 及天祐渡江，與元兵戰，皆敗沒。○虹縣人劉愈率衆來歸，愈生而魁
 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年十六，隨父起兵。父兄俱戰沒，愈代領其衆。
 每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至是，率所部來附，命充管軍總
 管。○濠州懷遠縣人常遇春，性剛毅，多智畧，臂力過人，壯貌奇偉。年
 二十三，爲群盜劉聚所得，愛其驍勇，後居左右。每出戰，必鼓勇率先。
 聚深喜之，遇春見聚日事剽掠無遠，密察其移必無成。聞上駐師
 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因卧田間，夢
 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有主君來，忽爾見。上騎從，至即與其
 徒乞歸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
 謹按：遇春用而下至此，歸者又千餘人，皆吳俊佐成，屬盧和，人姓
 爲古，帝旌之，地天必使吳地之土生乎其間，而爲之股肱羽翼。
 光武名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慮無舟楫。時廬州樂縣人劉永安
 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通伯，仲，與其弟，肅，合肥
 人張德勝，樂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舍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集

湖連結爲水，若以捍寇盜，會妖黨左君翥，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賊
 不勝，乃所窘聞。上駐師和陽，衆傑附。乃遣使問道，以書納款云：
 請將款率舟師來歸，爲君翥使，遣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善
 長曰：吾愛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之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
 應。我枕石天意也，枕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集湖，永安等請
 將。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劉子
 海牙，集樓船塞馬場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將趨普勝，號雙刀，賊
 雷異志，永安等，竊震趨。上謀脫身歸，嚴言和陽取舟，載兵，與攻
 子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遂歸。乃集商人舟多，載猛士，役至黃墩，
 督其兵攻子海牙，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
 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敵兵既退，舟猶未得入江，會大雨連旬，水勢
 亦率所部來附，諸軍旌威，賊軍振。上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初，上率諸將渡江，時西北風驟，諸將船艙，舉帆，頃刻遂
 年道。上先抵采石，時元兵陣于磯上。上麾將士以進，常遇春
 奮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援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轉軍士，及入城，士卒欲剽
 掠，即以榜撈于道，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斬之以狗，城中肅
 然。太平守備李善長，等率父老出迎，安。上慰問，李善長曰：願
 安風，實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諸將，安因獻言曰：
 方今四海鼎沸，豪傑并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
 帛，取快一時，非有兼罷放民，安天下之心。惟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馬
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有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
兵奔入城達率諸軍圍之土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二月長蘆謝元帥率來寇廣德守將劉愈等奮兵出城奮擊敗之
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
丁酉元至五十七年
春我師圍常州既久敵衆乏食力不能支僞將呂珍從潛遁去城遂
危
二月我師克常州立常遇春樞密院命向食湯和統兵守之○命耿
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
西門打虎走湖州遂克長興橋土誠守將李福安答失密等獲戰船
三百餘艘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為都元帥統兵守之未幾張
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
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毛貴兵到濟南城下元權擄官都元
帥有忌其功者請於太尉絀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擄官以老疾辭請
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擄官守河澗之長蘆
擄官以兵北行曰表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擄官方
經南安魏家庄元遣使拜河左丞甫受命管壘未完毛貴引兵
猝至擄官曰賊至當何如擄官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
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
四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師征寧國文之入不下上方親往督師
長蘆軍來援我師扼險與戰敵俘獲甚衆數日守城楊州英開門降

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將朱亮祖亮祖廬州六合人初
為元養兵元帥上渡江克太平亮祖來降上喜其勇悍賜以金
帛俾仍舊官居數月後叛歸于元數與我戰我軍為所獲者六千諸
將弗能當時上方欲取建康未暇及賜之金而去至是常州平
乃遣徐達等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鎗而還上自往督
戰達奮兵攻之亮祖兵敗獲於城下縛以見上曰爾將何如對曰
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而附
五月命通海朱德勝等以舟師入高郵山衝賊水寨降張士
誠將王貴繼澤蓋獲其衆而還○時群雄并爭民無定向廣德宣城
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援取之○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食何
文正率兵攻亦與張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
遂克亦興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壽鎮撫吳良率兵取江
陰張士誠兵據梁山以拒我陣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
潰我師據其山翼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擄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製
江陰地與張士誠客還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
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嘗言其每寇至輒
破走之
七月命御營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
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我我師擊敗之遂拔其城
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廣等逃匿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百種擒
獲性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汪同率所剩來降○時張士誠兵據江

陰之馬馱沙... 上命徐達督常遇春康茂才兵船截江攻之八月克... 馬馱沙○張士誠降于元士誠既敗馬馱沙所塞南攻加興杭州又... 為苗帥楊完者所敗士誠氣沮乃請降于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兒... 願就招安達識帖睦兒亦幸其降乃承制便宜行事授士誠太尉主... 議離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克之未幾復取安吉晉湖州屬州... 至一鼓克之降其統軍元帥張明鑑得其衆數萬馬二千疋置淮海... 翼元帥府命取再成張德林守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瑄等自銅... 陵進取池州 上命舍人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 春及吳瑄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天完將... 馮元帥斬之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僞平章廖友諒歛兵寇城... 以戰艦百餘艘來迎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汚陽漁家子嘗... 為鄉吏不樂會徐壽輝悅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 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 時友諒方強與我接壤茲為戰爭之始○元帥左丞楊完者自抗... 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城未完而守禦之罷未備胡大... 海將兵攻婺源未而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城下勉愈乃激勵將... 士大呼殺入復與御營兵出戰十一月朔大海被苗軍於城下斬... 其鎮撫呂才擒其帥胡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 戊戌元正十八年

太祖高皇帝嘉關之忠... 關固守安應以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 關有上流引軍宜禱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漸追薄城下... 關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關前死士奮... 擊敗之敵兵甚甚乃奔軍樹起飛樓來攻關分兵捍敵晝夜不得... 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關徒步... 獲戈為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有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 關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關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刎墮清水塘... 中死妻蔣氏妾十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關號令... 嚴信與下同其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衛天水... 以身代關開羅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指敵關必却之曰汝... 輩亦有命何殺我為故人乎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幸諸生講郡學會... 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關入... 朝以國步危愛辭不往其忠君之心益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 者守臣軼赴關不屈一家被害居民皆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 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等十數人事關關平軍政事追封顯國公... 忠宣關於五經皆有傳註為文淳古有氣詩倚江左高視謝徐庾... 以下不論也為策補亦工初關既死賊義之求屍瘞中具衣冠葬之... 西門外

太祖高皇帝嘉關之忠... 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正德... 初文詔祀於合肥故里

宋潘溪曰關守城十年小大二百餘戰必勝其所用者不... 可奪也雖不幸城陷而死而其忠憤之氣固自若也然關死於... 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宣又

二月以京茂才稱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種，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令軍務胥服用度為甚。理財之遺，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返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鄒愈遣節將王務孫、虎等取麥源，斬元守特帖木兒不花。○命樞密同食慶未安院判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其帥樂瑞率僞州判朱錠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發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錠等海舟，奪回馬駝沙槍藥。瑞、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灰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驕，莫有剛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勵，遂取淳安、麗僞，洪元師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鄒愈、胡大海兵取嚴州。上大書授文忠，懷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府嚴新破城壁未備，而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寇至城下。文忠出奇大敗其衆，後取所斬俘賊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見之亦遁。

四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池州，守將趙思戰死。○張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湯和與良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人。

五月，苗獠完者率衆屯徽之烏龍橋，鄒愈、李文忠合兵擊却之。

六月，李文忠兵取清江。○元帥趙德勝、耿再興率兵累石埭縣，與陳友諒戰，敗擒其將錢清、孟友德、張運道，及部卒四百餘人。○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永安又破士誠兵于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九月，元帥左丞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蔣英、劉震帥衆來降。先是，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為兵苗可用，遂有湖廣招至累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殘忍為害。士誠為所窘，既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識帖木爾亦厭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部下皆降。賊員成等遂率所請李文忠納款，完者既死，士誠益無所懼，遂遣兵據杭州，達識帖木爾無如之何。未幾，嘉興、若為士誠所據。

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萬千疋。○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卒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徐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悉攻城，遂破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既同徐達等拔宜興，復帥舟師擊張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僞僉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戰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憂，國無不練之兵，以

<p>戰則以守則固... 上固守</p>	<p>江東諸郡以稅四方之勢... 上命李善長徐達守慶</p>	<p>十二月師至... 和州人王宗顯去先往</p>	<p>上悅命預... 和州人王宗顯去先往</p>	<p>城未下... 元守將同舍</p>	<p>捷城請... 上許之因給以</p>	<p>院判石... 下軍中無得</p>	<p>二人進... 王宗顯知</p>	<p>餘學校... 始聞</p>	<p>比入建... 無犯</p>	<p>城得一... 不妄</p>
----------------------	--------------------------------	---------------------------	--------------------------	---------------------	----------------------	---------------------	--------------------	------------------	------------------	------------------

<p>避之... 非惟</p>	<p>吾言... 則事不難</p>	<p>正月... 樂平</p>	<p>第一... 及會試</p>	<p>可取... 英雄</p>	<p>天下... 不難</p>	<p>山規... 取州</p>	<p>領兵... 略浙</p>	<p>二月... 張士誠</p>	<p>動也... 有頃</p>	<p>明... 擊之</p>
-----------------	-------------------	-----------------	------------------	-----------------	-----------------	-----------------	-----------------	------------------	-----------------	----------------

寇侵常州良後遣兵間道截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倉
 皇旋軍自是敵兵不敢犯其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烽燧無
 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
 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為詩文以美之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合慶元三郡來附國珍台之黃巖人至正戊
 子起兵劫掠沿海州縣元兵不能討招安之國珍遂據有三郡王師
 克金華上遣使往慶元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
 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何莫敵今又陳下婺州恐不能
 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
 設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上曰古人意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
 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
 為哉乃厚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餽馬鞍轡來獻上曰吾
 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
 也悉却之○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上怒曰我取天
 下豈以女色為心耶命誅于市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等擊
 國府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萬戶程允同義士汪炳率兵五千擊
 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食院張德勝與戰于
 柵江口復破走之
 四月張士誠遣其將呼囉張侵常州吳復督兵與戰于高橋敗之○
 張士誠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率精銳西出
 烏龍嶺至衙口與戰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復窺嚴州○徐達與徐

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管大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艘進
 取池州擒偽帥洪鈞等時上親征浙江方憂趙賊劫剽聞捷大喜
 擢徐達同知樞密事諸將陞賞各有差○恢前結制親兵都指揮使
 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謹按馮國用之典親軍也表太祖稱其專從有方動合古道其
 功臣廟
 以常遇春為鎮國上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
 兒姓徐上養以為子
 謹按我太祖于國初時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使心與將同守
 兒即子文忠得廣州用養子合即朱文剛又有金剛奴也先買羅直
 張士誠據鎮江幕將劉清副將趙忠二人聞金陵兵至共議迎敵趙
 忠曰吾聞和陽兵勢最大所至無敵朱公子厚德寬仁乃命世之
 主非吳王比况鎮江金陵右臂彼必力爭我兵微弱戰守兩難不如
 以城降之不惟救百姓之傷殘且以順天命之有歸也劉清叱之曰
 爾受吳王厚賄不思盡忠報效敵兵一至便欲投降真犬彘之輩也
 趙忠曰我非不知食人之食者當忠人之事但士誠貪號不仁終無
 成事我等附之豈能立身揚名乎劉清愈怒曰須先斬此賊後破敵
 兵即時抽刀向前趙忠大怒亦持刀來迎二人步戰數合劉清力怯
 脫走趙忠見左右各有不平色恐事生不測急出過養子王門備言
 其事王曰事既如此若不速避禍將及身矣忠與附馳至家挈母
 妻策馬往東而走劉清聞知即鼓聚軍民一千餘人追趕趙忠正走
 之間適遇徐達兵來忠徑望軍中投拜曰某是鎮江副將趙忠因勸

<p>趙忠接 趙忠一計使抄後陣以去達乃催兵前進與御清敵清大罵索取 趙忠達曰彼乃達時變者爾乃領兵追殺欲何為也可速投降不失 富貴矣清大怒驅兵前戰達前軍趙德勝躍馬衝其陣清見德勝 威猛不戰而走達率兵掩擊清走至城下令守者開門並無應者只 見趙忠在城樓上大呼奸賊御清已取其城矣清知事變欲投他 往達驅大兵迫賊城下進退不得遂降鎮江自是以定</p>	<p>六月 上自金華運建康 七月 上以無為州逼退肘腋未附命元帥朱文遜奏交諒率兵進 克之</p>	<p>八月遣徐達攻定慶率張瑄等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岩擊敗 普勝部將胡德管兵追至潛山界陳友諒亦率兵至沙河迎 戰達等復大破之斬胡德等牛羊千餘軍資無算遂克潛山 九月帶趙春胡大海進兵取衢州元帥將張瑄判以兵拒戰擊敗之 齊入城數日後出戰復敗而入十月克之○張士誠遣兵侵常州吳 德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上賞銀白金五十兩紅刺繡蟒衣 一襲名馬一疋○會院命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破于陣</p>	<p>十一月胡大海取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貴州元處州守將秦 政石林室孫遺元帥葉琛屯桃花嶺秦林彬祖屯為渡鎮撫陳仲</p>
--	---	--	---

<p>命有在問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務易取大海即出軍抵獎塔合攻之 連拔桃嶺鴛鴦二寨遂抵城下宏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 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 宏孫戰死</p>	<p>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 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獎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 淑望者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p>	<p>正月元福建行省於政教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見王師下浙東 諸郡方國珍歸附知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上賜 書褒加之○以馮國用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 子誠勿上命勝襲允職仍掌親軍</p>	<p>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 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谷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 以處之劉基自勿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 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 方不合授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字文 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 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出焉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 諸君大駭以為狂狂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 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初國珍及海上省憲使秦基為行省</p>
--	---	--	--

御事基謀以方氏首亂... 招安授方國珍以官... 莫能制末幾行省復起... 折蘭而定因畫江守之... 君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 有歸于姑待之會... 命也豈人力能之耶... 赴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謹按劉基聰明廣遠... 太祖劉基之清故... 故見基聰明... 而與美伯溫受者... 上問左師即中陶安及劉基等... 劉基學問不及宋濂... 為江西華廬儒學提舉... 事基留惟... 五百餘級... 四月徐達常遇春... 必攻池州以廬城... 兵四合斬首萬餘級... 圍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

率舟師入寇圍城雲... 乃引巨舟泊城西南... 城遂陷賊縛雲... 遂奮躍大呼而起... 敵也曷不速降賊... 御民抱兒泣謂家人... 然不可使花氏無後... 死侍兒孫氏收卽... 氏恐兒被害以... 去夜宿陶穴中天... 江偶江濤中有斷... 不死忽夜半聞人... 所孫氏抱兒泣拜... 不見追之無所得... 謹按花氏夫... 太祖追封東... 立忠臣祠於... 陳友諒其主徐壽輝... 太平西... 國號漢改元大義... 既陷太平... 山有王氣欲奔... 或欲決死一戰... 太平西... 國號漢改元大義... 既陷太平... 山有王氣欲奔... 或欲決死一戰...

不官。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至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回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叛士誠同侵楚康詳議者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壘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我舟師十倍於我俸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繼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擊回百里越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于是相揮康茂才謂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交作書遺使德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臣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諸君家有老弱者善管事友諒其善令齋以往必信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請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三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間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間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間者尋歸且以告。上曰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交諒聞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馬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千南門外揚

環兵天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于龍山。龍山今改名今持械者偃青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紅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以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揚揚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遂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間者之謬即以弟號五王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棚其勢甚銳時酷暑上亦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莫之信忽風起西北浪更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棚諸軍競前搥鼓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將織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趨舟泊湖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槓劍山江海警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卅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蕙湖縱火焚其舟賊眾大潰追至采石江復大戰友諒復敗而走遂獲太平張德勝戰死于陣。謹按此戰我太祖神妙算計出千百滿舉巨敵如玩弄嬰兒上篇悼不已後進封蔡國公配享祀太廟功臣也

樞密同會守之
 七月故徐壽輝將帥陽院判于先丞朱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
 饒州遂以城來附 上命劉愈往鎮之僞漢鄱陽湖陳友諒數遣州
 舟師來攻城愈與光等連營以拒之屢獲其衆賊兵乃退○道千戶
 王時寶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祭元朝及察罕帖木兒
 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先是劉福通酒汴梁迎其主韓林兒都之遣將
 四出攻略白不信大刀教李善之等趁關中破秦鳳關尤已破頭滿
 等趁山西破晉其轉略上都至遼陽毛員田豐等據山東破河澗直
 沽州直逼元都其勢大振然福通等皆無遠慮兵無紀律惟事屠
 戮焚掠所過無不殘滅北方苦之後皆為元將察罕帖木兒所破察
 罕者汝寧沈丘人初與同群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志善用兵
 已亥秋克復汴梁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鳳關處火
 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天行日練兵積
 穀圖謀以復山東兵勢甚盛故遣將往探之○方國珍既獻溫台秦
 元三郡不肯奉正朔 上累遣博士夏煜楊憲等往諭之國珍答曰
 當初秋三郡特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今若奉正朔
 實慮張士誠陳友定來攻援若不至則危矣姑以至正為名彼則無
 名罪我况為元朝亂首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弟授以名
 我弱則不容矣要之從命必須多發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
 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破難秋奉正朔遲矣○時
 安慶為長江上流之要地先是徐壽輝將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及
 陳友諒陷太平徐壽輝疑普勝心不服乃誘殺之留別將守慶而用

斷勝帥將志雄使帥兵從僞建康志雄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關
 志來降因敵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 上命前軍湖將俞
 俞伯仲守之友諒尋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伯仲遁去趕至龍江
 上怒曰王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遂遣友諒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
 漢江熟習空曲救之 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人賜予赦一條令
 自盡樞密弟庸會行樞密院事
 十二月張士誠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
 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爾奉
 之何為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
 征伐之計
 謹按劉基定天命而表 太祖定征伐此時便見 大明天下
 大物歸於天不謀才與表 太祖就僞漢而取望混一天下乎卒之友諒相身無地聖天子
 於或自而轉士且 謙心也可謂與哉
 三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瑄舉城來降徐州沛縣人勇過人 上喜授
 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大都
 督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僞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屠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
 守遣人求援於胡大海即率師由靈溪以進德濟聞援至乃引兵

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獲戰馬器械甚衆上釋明道及漢二乃授以官因得友諒震是命為鄉導以取江西友諒是昌守將王溥漢二兄也命漢二招潮使歸附

八月 上親征陳友諒先是 上怒陳友諒悖逆犯我近疆爾我名將又聞其弑王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用及安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風迺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捷之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攻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為徑板江州傾其巢穴上從之遂悉師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即迎降師徑抵江州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其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蕪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傳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潁州後徙揚山勇畧寇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起兵轉攻剽入蜀李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乃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王師攻江州友德率衆降上嘉其才即用為將○遣使詔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陽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賜書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放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於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益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焉一落一笑契合同

死肺肺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隨之以爵財之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尚故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曉曉善戰以疑見侮猜忌若此事實何成走建康龍江之役所獲兵糧家法皆梁欽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欽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張瑄請九江降

大抵所用將如陳茂才朱亮祖胡瑛之流皆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謀利而無一息致其死力不他長張諸人而陳友諒有一難信大淵州縣舉兵盜賊不加疑忌之與瑛其效正相南北也

○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下瑞州臨江吉安諸郡○劉愈領兵襲浮梁僞漢恭政侯邦佐棄城遁取樂平擊敗僞蕭約管五十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

十月初愈駐兵于臨川之平博時劉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寔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掩甲夜趨比且入城克明單騎遁○遣都事汪河使元察罕帖木兒通好先是察罕既討平河南兵威大振是秋後總兵討平山東諸寇田豐王士誠等皆降遂近震懼命河通好以觀

之○戰士誠道其司法李伯昇率師寇長興縣十餘萬水陸並進敵
 勢甚衆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骨象等三路督兵往援之寇
 在夜劫營諸軍皆潰歌烟元嬰城固守寇悉兵圍城箱九寨為權軍
 下城城中運土石填壕屋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甚急短文於城中書
 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至
 十一月 上在死江關報塞道遇春將兵往援之援兵至伯昇舞唐
 八陣在 通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敗偽漢八陣指揮遂
 取瑞昌縣

洪武卷之一終

洪武卷一

廿九

皇明一祖十四宗增補題評斷實紀洪武卷

粵濱臣 東莞 陳建 蔡輯 瓊山 丘濬 嘉定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正月 上幸南昌胡廷瑞率其副將偽平章祝宗同食康泰等迎謁
建昌王溥餘于吳安蒙州歐普祥黃彬俱率來來見寧州陳龍及言
安孫本立曹萬中皆來降以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
昌命徐達率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
二月命華苗軍元帥將美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亂
仰率兵馳赴至蘭溪賊委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時處州
諸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與總制孫炎等李文
忠復調兵屯縉雲以圍之時二郡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

殺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各處屬將諭
以固守所部候同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壁方奉命往處起發苗
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符部千戶朱約等遂集合部將
士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州
謹按功臣錄云胡大海為將獨必克誠必勝體愛部
惟知有三事而己不假人功不受人賞不受人
遠近之人爭趨附之其死也發人莫不哀憐
成威名亞于大海云二臣之死也帝特命
夜出見其兩目爛爛有光若打及既盡
大海若生時或夜出火光滿野海若人馬
有陰助者人咸異之蓋其陰靈未嘗去也
三月世同食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衛信處諸全軍

馬○張士誠聞浙東亂乘隙調其同食呂珍率兵十餘萬圍諸全寺
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以兼密通洞庭賊境信
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張榜於賊境言大
兵已出諸路約會金華賊見榜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
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
門以守至夜半一鼓出城賊營驚亂自相蹂躪德濟督兵追殺珍兵
斤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以鄧愈為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
知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
知府葉琛迎賊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
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制引越
乃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

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
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初豐等之降也察罕推
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殺乃給請察罕行營遂為所
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大徹垣太史秦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
然山東必失一員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
所恃察罕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驚悼 上聞之亦嗟嘆良
久曰元朝無人矣

八月平章邵榮謀不軌事覺伏誅○池州賊羅友賢據神山寨作亂
欲通張士誠抗欽震動
十一月常遇春趙德勝等討平之斬友賢○偽漢八陣伯相餘寬建

柵南昌之西山

十二月趙德勝孫興祖攻敗之俘斬三千餘人○安豐人曹良臣率眾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為眾所推眾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東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將兵貧困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親望其誠可嘉命為江淮行省參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眾千人立柵捍寇至是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龍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玉珍弟廣勝州人初從壽輝起兵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已而陳友諒殺文俊殺壽輝玉珍遂自據成都稱龍王至是稱帝

元平章擴廓帖木兒遣使日煥章以書幣來通好擴廓者察罕之甥王保保也察罕無子養以為子及察罕為田豐王士誠所害元主命擴廓代總其兵討誅田豐等山東悉平至是來通好 上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其禮河至河南擴廓拘留之○時江西州郡雖附往往觀望狐疑未定臨江巨安撫州三城又叛趙德勝皆統兵復之

三月 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乘

求援珍攻破安豐投福通據其城

開入安豐

三月 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乘

求援珍攻破安豐投福通據其城

開入安豐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降于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物貨 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

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因謀叛遂執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

於義烏擊破之陳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謀以諸暨不守則

衛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

城已完 上大喜以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

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三十萬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

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

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

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 上遂

伐陳氏

四月偽漢陳友諒自將圍南昌時友諒憤其疆域日蹙乃作大戰艦

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為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

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統督促之攻

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禦賊且戰且築城壞

覆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眾於是院判

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等中其腰箭深入六寸

重傷而死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遣千戶張

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拾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

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拾命王於城

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

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

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

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以破矣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

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

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符許之至城下呼曰我見王

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釋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

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 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

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表

御機船鳴鉦集諸將中約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己丑 上親布

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為陣旌旗相望之如山我軍

舟小怯於仰攻往往與縮不敢前 上不憚親執旗四產石師小卻

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特劍趨進曰彼舟如

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 上然之即命

諸將分網縱火藥其中至贛將東北風起乘風縱火

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弟僞王陳友

仁陳友貴及平章普略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承忠通海及汪興祖

趙鼎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艦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

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

勇力愈倍合戰益力聲震山海敵兵大敗承忠等還 上勞之曰今

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勝舟大戰自辰至午我兵復大

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擊子口橫截湖面遂其歸路友諒不

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遣友

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

謹按

太師以普通友誼真王言矣况其知帝名而待其王之語不知友誼
見之果何詞以答乎友誼無詞以答則知

俞通海與眾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於戰其若入江據敵
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

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

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洲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
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自死突出

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
舟散走追奔數十里力戰自辰至酉友誼中流矢貫睛及頰而死其

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援船軍馬來降張瑄遂乘夜以小
舟載友誼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初上之按安豐

劉基諫不宜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
漢國南昌上謂諸將曰為一國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

圍援南昌及友誼敗死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
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

大事去矣今友誼不及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
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者雖多惟友誼兵勢強大號稱巨

敵既敗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慮矣○鄱陽之戰
上亦屢瀕於危而後安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賊眾不

退因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
奏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

與上服同對賊眾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誼戰劉基在御
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是役也大賊
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

帥宋青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
潤鎮府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顛者赴昌人年十四得顛疾

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指諸詭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
陵上每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上厭之

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積以糗積薪糧
之火息故視正坐晏然乃令居將山寺轉益狂肆口撓號諸僧良不

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
更陳之因閉廟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及遣問如故上幸

寺頗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為圖請上曰你打破一桶再打一桶既
而王師征陳友誼上問顛此行何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

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止容播手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所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
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曰只信行只信有風無風不
行使無風乃令眾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既而颶風猛作條忽達小孤
上諭眾問顛言報來白至馬常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當前行
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持繩去投之江久之眾與偕來上曰何不
死之眾曰損繩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眾若遠行
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你殺之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

遂去莫知所之後人有見顏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張士誠
稱吳王以其弟士信為丞相
 九月班師還告廟飲宴論功行賞賜常淵春風利忠及俞通海田餘
賜金帛有差
 十月上復親征陳璘至武昌命諸將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乃於
長江中懸舟為長寨絕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上還健康帝避春督諸將守之上初居臨陽幕下志未
得伸一日吹雪竹云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一朝紅日出依舊與
雲齊宛然帝王氣象見矣○上嘗醉中咏菊花詩云百花發時我不
發我若發時都赫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消身穿就黃金甲其後天兵
俘士誠糧友諒與兒元都之口皆在八九月間而大業以兵詩讎果
足徵云○上初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首看香片
雲片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成陽是洛陽又嘗遊都下金
事揚文府征南賜之詩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呂虔刀
甲冑乾坤勢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真有意穴中蟻賊竟何逃
大標銅柱歸來日唯使春深燕伯勞天龍應逐豪家去而首律和
暢酷似盛唐格局古帝王莫及也○上既有天下基廟以視歷代之
帝王自伏羲以下皆設塑像至元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污塑工頗
加修飾越宿如故上聞之幸廟對之曰疲弊于爾以胡人入至中
國傳祚幾百可謂幸矣乃今應數在予奄有天下於汝子孫曾不加
害但驅還漠北而巳則我之待汝嗣亦可謂恩而有禮矣汝復何恨
耶空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明日視之淚痕滅矣

甲辰元正二十四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常遇
春命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廟洋為右司郎中張瑄為左司都事論善
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子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
紀綱不立王堯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
廢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宏揚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
克位而已
 二月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
高冠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傳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
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腦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江人服其
勇為漢陳同舍者陳善舉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床疾呼侍
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墮地傷於江州張
率潭岳兵來援至夜登山我師擊敗之擒張英其家復擊擒其僮
丞相張必化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
尉張定邊請軍門請降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
書省以楊瑄為參知政事江西行省以友諒餘金床進上觀之謂
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潤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
父子窮奢極侈如此安得不亡即命毀之
 三月封陳理為歸德侯○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分府俱為
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為太史令時偽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
上誠及平定南北次第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

莫知之○新淦王豪鄧仲康聚眾二萬人據永豐鄧愈調兵破之擒賊首胡理閻勳石丞等五十餘人○愈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璣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禎先登挫敵擒其曉將樓完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滸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于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將臣確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於是中書省以死事之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錦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原郡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命建忠祠於南昌以祀平昔趙德勝知府葉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瑛有四人○時僞漢將熊大瑞尚竊據贛州未下 上以手書諭都督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今背違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念總兵往討既而復命督趙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八月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陵山寨遂進攻贛州圍之

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僞知院姜珪等以城降攻江陵爲州府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傳友德取夷陵○是月上痛愈起兵以來諸將臣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趙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愈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月上愈原永安陷於張士誠守義不屈通投光祿大夫柱國公江准行省平章封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日待左右記言動○張士誠遣其弟僞丞相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兵復擊敗之土信走還自是士誠奪氣不敢復圖長興與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時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上諭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能食所歡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一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逆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注至謂見遇春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濬立柵以圍之

十二月傳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棄城走永州○旬塞備士士備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真簡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况事有變急兵貴推空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開殺傷多矣吾故緩之遣備節級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殲破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力所得不亦多乎爾大悅服

乙巳 元至正三十五年

正月魏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雒
鄱州諸郡皆下。上褒諭常遇春等曰子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
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于載相遇
非偶然也捷書至于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
能廣宣威德保全生民予深賴焉

謹按表 太祖於遇春贛州之役前有注廣并之諭後有仁將之
後知斯等 之不知也

左丞相徐達道 胡海東寶慶路克之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
長官司皆來降。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郡
仲廉斬之獲薛顯為江西行省參政

二月僞吳將李伯良復率眾二十萬寇諸新城圍之胡德濟督將
士堅守遣使求援於李文忠。文忠即率兵由嚴陵馳赴援之。未至新

城十里曰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問道諸文忠曰家豈不敵姑室
避之以俟大軍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
我敵且八千之衆破八十萬之符堅庸非衆乎若未戰而退則彼

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
之有遂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彼之
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誓曰 朝廷大事在此

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
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眾乘之敵
遂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噪而出聲動天地莫不

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郊野漢水盡赤道指揮朱亮祖等追擊

徐寇燔其營落俘僞同舍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
萬人百委棄輜重鎧仗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能盡其僞五太子僅
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

先是士誠謀王惟弟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誠被擒椿被誘出
守淮安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泄士誠殺之
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

皆語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
士誠行終不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
惟恃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語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

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兩淮州縣多為張士誠所據
上欲先取之乃親問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

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嘗銀有差且偏給酒糧勞之仍賜
傷者醫藥因論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方馬不

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
敵何憂不克嘗實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日兵不貴

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為
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時福建諸郡皆元平章陳友定所

據故置兵擾邊
四月命處州總制參軍胡深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討之
五月胡深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於浦城之南敗之
進克崇安建陽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深率兵擊之
破其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深突陣與定決戰馬蹶被執為

友定所殺是日中有一黑子刺其腹東南兩處夾一犬將至是深
 果敢沒添有文武才守吳州五年感感注著一方賴之今死 上痛
 惜之追封贈雲郡伯○常遇春率吳復傅友德等取襄陽安陸時元
 同舍任亮擁眾捕守安陸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擄安陸傅友德
 督兵緣之身被九鎗死兵大潰遂生擒之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
 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以鄭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
 帥師擊江西劇盜姚木所斬之取永新州獲偽左丞周安等仍命回
 守常州○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
 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為東藩保障
 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及
 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泊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 上
 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猶豫不敢即
 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夾機乘戰之謀宜
 遣虞永忠運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
 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
 ○是月克泰州
 十一月徐達等進攻高郵 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
 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丙午元正二十六日 是年宋至德林兒卒宋亡
 正月遣兩淮都轉運使司○偽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駝沙沂大江
 復得鎮江江陰守將吳良與諸將以待 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
 將之至鎮江意已遁去追至太平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夾良等大

破之獲士卒二千 上臨幸江陰見即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
 之吳起乎稱嘆不已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 上有事
 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為之捍蔽也
 謹按功臣本傳曰我 聖祖取天下臨臨舉惟而類創之首領
 皆二臣者不計其數而吳良之封爵最顯其功最著也吳良字正
 得以此歷歷而述之吳良之封爵最顯其功最著也吳良字正
 向吳益而龍島何所歸息故亦不取理而仁先滅漢者以所以
 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能鋒却敵控扼吳之功則長與江陰
 禁種秫下令曰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役于民吾民
 效順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畝敵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
 爰因民造酒釀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
 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秫
 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
 萬民之實也
 二月客美洞官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
 官勅印查來請改命
 三月僑夏王明王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德母彭氏同聽政
 ○徐達等克高郵執守將偽舍院會中以歸○徐達遣使請以孫興
 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為備士誠兵寇海日率兵擊敗之將士
 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
 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壽輝遣政淮安構馬環港拔其水寨獲賊艦千餘為吳守將
 有本梅思祖封府庫精甲兵出降并敵所部四州於是上嘉其知
 命議欲以免眾生民膏鋒鏑後授大都督副使命韓政等進取漢
 州先是漢州自郭子興趙均用等棄守後屬為人所竊據後漢士
 誠部將李濟據之。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上曰漢州乃吾
 家鄉于今為張士誠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上即命韓政
 督顧時等攻之至漢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
 乃督眾兵以雲梯砲石四面進攻城中不能支濟乃出降。上幸漢
 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徐達等起兵進取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
 於城東龍垣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於是始破之元將忻都
 及左君弼皆出走進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
 竹昌君弼皆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真引眾兵來援救我師與戰復破
 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
 三州來歸。上甚喜之謂曰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
 是誠天時者也。上嘉之命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命有司
 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
 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
 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
 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官中無事輒取孔子
 之言觀之如飾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其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處

世之師也。○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括往報之括挾
 國工同往其山川險易以獻。上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
 本括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棄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為文祭之詞極哀痛後
 命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師師二十萬
 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號
 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
 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視二人所為其志豈在
 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
 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
 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
 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
 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
 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無恤犬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
 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而出。○徐達等師至太
 湖遇僞萬戶尹養石清等逆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昆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
 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
 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由大港入結營東阡
 復出敵背且填壘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復遣其平章徐乘統
 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

夫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
 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皆善戰士誠倚之於是皆降
 士誠為之喪氣遂以呂珍等拘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其守將李伯
 昇及左丞張天麟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命李文忠
 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壁攻桐廬將戴元帥
 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舍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
 守將謝伍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明原聞之懼遣其員外
 方斐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討緩我乎
 斐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抗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
 來尚存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款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
 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及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
 忠入宿于城遂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金即磔
 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府
 以上以原明全城歸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
 像刺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
 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張士誠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被
 之又敗之於鮑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
 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鏡於
 其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無不穿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
 其土誠屢出兵挑戰皆敗忽計無所出時指揮茅成軍登門徐達
 督攻妻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死事聞 上痛惜
 之道封東海郡公望係祭於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

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
 民大悅僑帥陳仁等率大舶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
 降松江路守將宋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王小明王韓林兒殂小明王初為劉福通等所立都于老
 自毫徙安豐自安豐徙都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
 入建康 上及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卒
 謹按韓林兒之立也與漢更始劉盆子相類皆為人所立君臣之
 時此用人行政見於陳文則曰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上下施行
 元年孔子有云三分天下不別建年雖稱龍鳳及其既殂乃始稱吳
 也巴嗚呼我太祖之子德祚傳文存光矣○又按征蒙士誠時
 有招諭榜文稱 吳王令旨是時
 小明王猶未卒也
 小明王既殂 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
 其營繕者以宮室圖進 上見其有彫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
 千古稱 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德
 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
 欲心一縱配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貧節儉是實宮室但取完固而
 已何必極彫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繕
 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圖今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
 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
 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必議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
 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

丁未 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太監
元正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廣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為廣廓所

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與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

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書致禮跋涉而來予踴躍與

起用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甲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

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

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

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

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刀於遼關李思齊

抗衛於秦隴愈費之兵善變於肘腋王信之眾生爨於近郊恐閣下

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

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使遣人奉書有懇者見予欲蓋一得之愚

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即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感頑等還豈

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北之兵端為

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二月元廣廓帖木兒遣其驍將左承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

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沂舟至呂梁拾舟登陸擊之李貳遁

去

去

友德生

諷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環馬奮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

李貳必益兵來圍趨遠城開門出兵陣於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

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

前鋒李貳眾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

五百餘疋擄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

有差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

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燭熱者思得清涼暑寒者思就溫

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

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火旌民力省臣傳獻對曰恤民王

者之善政至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嘆曰吾昔在

軍中嘗之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

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

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先太平

大軍圍姑蘇父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請事 上勞以手書曰古者

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佐成周伐罪虜揚奮與炎漢仗

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聲教隆於世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

古來

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靡群慝建無前

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定行者而誠慮周

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

古來

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謹按 莊南此書魏國之事求 太祖我 太祖之待魏國所以見

魏國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今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溢。及被賢者罰至。其乃下令曰：上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士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曉勉學，俟開舉之處，克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徐達撤俞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于滅渡橋戰敗，賊寇提兵桃花塢，其營中流矢創其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爾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衛士莫能仰視。

謹按：俞通海後追封諡，開公收其骸，因公配享于太廟。復聖仁祖忌日，上詣廟祭，車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七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念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朱升為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久不雨，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菜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于民也。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上曰：凡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終食矣。能耳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於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推，剗如畫。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禪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總未乎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極與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鳴，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諒于後，吾豈得不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利聖弄權，不由執政。本善長劾奏之。上命鞫二人。回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甯通。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兵與關戰，良久未決。遇春遣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汝濠運甚眾，士誠馬驚墮水，遂不救。與入城，計無所出。勢益窮窘。○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謹按：丁德興，字仲安，金壇人。後功臣。丁德興事我。太廟國厚表。

時結蘇國益急土誠收拾餘燼僅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
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為避卒所獲徐遠釋
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遺書報得
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困乏乃親督兵攻破之

九月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將校士卒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
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遣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
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上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達神
保大王等還元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

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諸將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
如陳友諒兵眾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
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勛於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為

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為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為鄂國公餘進爵賜金
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
謂群雄既平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督馮勝等鞠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
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降城下即納地來
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規我虛實為叛服計又

北通檣席帖木見南交陳友定國為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
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
為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爾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如徐達下
結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利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
吳禎引舟師乘潮夜入曹賊江東填通道追至盤嶼島合戰敗之○

復會浙江行省參政朱禰亮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於台州
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榮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瑛出兵拒戰擊敗之遂
拔城國瑛乘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
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會險伯
通亦降

十月上謂給事中吳去病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等皆鄉
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茂功甚非偶然今掃除
群雄撫有江南每中夜思之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
而忘遠慮乎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

李善長為左相國○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甲
兵二十萬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徽為副將軍率吉安

寧國南昌景鍾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瑄左
丞相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曲荆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
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

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衆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
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
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

昌親見遇春涉過淺水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
敵尚據城有糧運春為大將頗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
爾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等分
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
可各領一軍使當一戰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

制之權皆可成功。則專主中軍策勵。師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
能皆可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趙曰。關外之事。汝責任之。
能皆可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
能皆可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
能皆可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
能皆可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
能皆可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論友德曰。此行汝
能皆可當努力。首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
能皆可汝其勉之。論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
能皆可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茶政。或德從汝調發。二人
能皆可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衆兵

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其志。何事不可爲。今汝等凡攻圍城邑
能皆可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連等
能皆可拜命辭出。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沿河燕趙。秦晉之
能皆可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能皆可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能皆可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
能皆可置之嘆。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常降聖人。驅逐胡
能皆可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
能皆可徒使爾等戰賊。就虜。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
能皆可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
能皆可以濟私情。有衆以要君。阻兵祿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

華夏之至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
能皆可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
能皆可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
能皆可矢。目視夜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
能皆可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警
能皆可聖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士。民人勿避。吾號令嚴肅。無秋毫
能皆可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昔我者自竄於海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
能皆可命中國之人。以安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
能皆可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
能皆可撫養無異。

謹按太祖以斷言告天下。其美意也。蓋中夏之所以異於夷狄者
能皆可然於中夏而思者。進之也。不自原于外。故曰。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
能皆可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存吏易爲奸弊。自
能皆可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欲頒
能皆可成法。俾內外遵守。命相國李善長。衆知政事。傅。檄。楊。憲。太史。令。劉。基。
能皆可翰林。學士。陶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
能皆可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貪緣。爲奸。則所以
能皆可勝。弊。者。及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
能皆可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毋。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
能皆可史。院。屬。高。翼。以。所。纂。成。中。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
能皆可海。島。上。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

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既而親率兄弟子侄奔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進王宣降進攻嶧州下青州過元將也連兵傅友德率騎五百與賊伴敗走遼東後軍齊進得斬其家守沂州元將楊知院遁去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賊陷普顏不花死之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至東平章高德棄城遁去至東阿參政陳瑄以所部五百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忠出走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又取濟寧○胡廷瑞等帥步移圖路光澤縣下之進攻御武元守將李元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和偕廖永忠吳禎等自福州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

謹按表皇明之師無不利有依往試觀承忠之討浙東徐達之諸將勇猛之功漢又益嚴勝時奮勇而來降我蓋托天福順天德入而于我師之利敵無不利吾于茲益信天與人歸之休戚

上出視園丘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道之編歷農家親其居處飲器用選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故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下

可不可不體下情

謹按臣等曰昔曰知我痛之戰難乃逃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之是月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群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黎黎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為民陛下即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年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臣民之望上曰御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今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御群臣之請不已此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上允之

謹按此太皇太后武惠明皇后已足以克享天心豈有敬于一段能容推避之推委

皇明三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三卷

粵項臣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謂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

皆為帝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上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妻妾親臨

衣輓助給將士復分不寐常助上規畫勳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願若林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撫安蒼赤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上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冊立為

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馭興日倉卒塗炭享豆粥薄沱河麥

飲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

嘗從朕在軍舍卒自恐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

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

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

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寬緩卒免於患后尤難於長孫皇

后者朕或因服御語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朕為傷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云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韋溢為御史中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先是劉基問

安言於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奉以

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釋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

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君子年未長學問未竟

重事皆令啓問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制觀之謂

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

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兼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

不以付拙工於是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馬勝兼副詹事楊憲

傳兼庶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氣當啓問太子或有聰斷

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朕傳導之然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論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皆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之言不可忘也

勅李善長等言曰自昔聖明王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願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於是善長等奏行國大祀曰圓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且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脩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曰

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告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書曰刑期於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於律刑措斯亦不難被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有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二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納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專自是征伐率以為常

大猷素冠胡人雖入中國猶大難不得當正統又明失時天入之際淵乎微哉 聖祖以正月即皇帝位從中國之統星野天文之新化以開子曆年地志之歸天也

胡廷瑞等共至建寧元守將同令達里麻察政陳子琦謀固守不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嚴我師圍之數與挑戰不出廷瑞督兵聚於四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請營納款結且總官翟也先不花亦率眾出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琦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於元平章陳有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度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氣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怠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樞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於省堂仰藥飲之參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難遂械送京師○楊瑄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州平章阿思閣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瑄遣指揮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一千餘人

二月楊瑄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朱鉉離賊眾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建陽將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福州都察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

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攝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縱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資糧未有不降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瑄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雅韶州等衛軍馬會慶永忠等在廣求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瑄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趨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又命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奉同大將軍徐達併取中原○下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備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備祀於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鄆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帥中張申殺出降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為御史中丞蒞太子替著大夫○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

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效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閱闕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被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彛使守陳州上遣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養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他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說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困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壠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未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轉糠之妻獨居寒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子當棄前非仍舊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言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為廣東衛指揮使事○楊瑄等兵圍萊州月餘不下瑄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魯溫開王師至率眾夜遁齊萊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近州寧州桂陽監山帝

是月

將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相
諭元分省左丞何真廣州東莞人少共備好書劍元末仕為河源
務副使領海鹽動察官編鄉里率衆保隘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
王構亂真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王以歸成築塔自守閱之久
不下真募人能得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
公奈何養虎為害成懣謝奴求賞真知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為諸轉
輪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成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
車旋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王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
炊火奴一號則辟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王者視此於是八服其首
割有童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德惠三州

元武待 蒼頭子 密不能及也 競歸之 遂併有 德惠三州

元武待 蒼頭子 密不能及也 競歸之 遂併有 德惠三州

元武待 蒼頭子 密不能及也 競歸之 遂併有 德惠三州

元武待 蒼頭子 密不能及也 競歸之 遂併有 德惠三州

元武待 蒼頭子 密不能及也 競歸之 遂併有 德惠三州

元武待 蒼頭子 密不能及也 競歸之 遂併有 德惠三州

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絳綾綉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
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焉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議所歸
者次也百固偷安流毒生民身免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
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瑄等兵
克永州先是瑄攻永州各軍下乃於城外築壘因之劉祖勝戰屢
敗其萬戶何義十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參政
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瑄閉祖勝炮督其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
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
其城瑄引兵進攻清江○命御史大夫郭彥統領襄陽等衛官
軍征取淮漢遠北未附州郡僉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

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絳綾綉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
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焉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議所歸
者次也百固偷安流毒生民身免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
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瑄等兵
克永州先是瑄攻永州各軍下乃於城外築壘因之劉祖勝戰屢
敗其萬戶何義十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參政
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瑄閉祖勝炮督其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
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
其城瑄引兵進攻清江○命御史大夫郭彥統領襄陽等衛官
軍征取淮漢遠北未附州郡僉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

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絳綾綉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
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焉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議所歸
者次也百固偷安流毒生民身免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
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瑄等兵
克永州先是瑄攻永州各軍下乃於城外築壘因之劉祖勝戰屢
敗其萬戶何義十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參政
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瑄閉祖勝炮督其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
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
其城瑄引兵進攻清江○命御史大夫郭彥統領襄陽等衛官
軍征取淮漢遠北未附州郡僉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

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絳綾綉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
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焉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議所歸
者次也百固偷安流毒生民身免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
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瑄等兵
克永州先是瑄攻永州各軍下乃於城外築壘因之劉祖勝戰屢
敗其萬戶何義十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參政
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瑄閉祖勝炮督其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
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
其城瑄引兵進攻清江○命御史大夫郭彥統領襄陽等衛官
軍征取淮漢遠北未附州郡僉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

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絳綾綉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
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焉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議所歸
者次也百固偷安流毒生民身免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
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瑄等兵
克永州先是瑄攻永州各軍下乃於城外築壘因之劉祖勝戰屢
敗其萬戶何義十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參政
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瑄閉祖勝炮督其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
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
其城瑄引兵進攻清江○命御史大夫郭彥統領襄陽等衛官
軍征取淮漢遠北未附州郡僉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

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絳綾綉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
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焉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議所歸
者次也百固偷安流毒生民身免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
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瑄等兵
克永州先是瑄攻永州各軍下乃於城外築壘因之劉祖勝戰屢
敗其萬戶何義十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參政
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瑄閉祖勝炮督其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
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
其城瑄引兵進攻清江○命御史大夫郭彥統領襄陽等衛官
軍征取淮漢遠北未附州郡僉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

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絳綾綉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論
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焉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議所歸
者次也百固偷安流毒生民身免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
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瑄等兵
克永州先是瑄攻永州各軍下乃於城外築壘因之劉祖勝戰屢
敗其萬戶何義十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參政
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瑄閉祖勝炮督其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
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
其城瑄引兵進攻清江○命御史大夫郭彥統領襄陽等衛官
軍征取淮漢遠北未附州郡僉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

南陽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敗被執
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
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安在翰林 上嘗賜
以一對曰國朝 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以山東州郡新附
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柏樞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
邵武延平汀州三衛將兵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未幾樞都督
命事○命工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載伐之事為圖以示
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
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忍久遠易忘後
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
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者○命儒臣學士朱升等脩女誡諭之
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
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
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官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或人
其於為難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誡
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斬州進竹簾却
之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
玩好之失今斬州所進竹簾固為用物但未命而來獻若受之恐
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
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謹按竹簾之進亦常人所共知以爲斬州所有自斬州進亦姑妨於治
太祖知之似爲過計不知竹簾實其子有玉玉之

五月大將軍徐達討都魯郭興守潼關先是馮勝倪俊擒關請於達
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為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行益兵
為戍守達遂以命與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
郡善謀取元都○廖承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交梧州元達魯花亦
拜任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
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即欲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
開州守吳鼎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榆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
海貴等州郡以次降附亮祖分兵進克平樂府○時王權出
為漳州府通判上書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新天承
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折之者在乎人君脩德而已君德既脩
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脩
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
家之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
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先於急人心
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
其間雷電霜雪有時而轉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何使
雷電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
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
庶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賦既
廣利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

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
越此者也 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
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
奏 上嘉納之

謹按此我朝開國名臣也一入家疏其言精確切切洞達理要
六月楊瑄等充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捕據靖江險要
以絕其聲援瑄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
平重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瑄遣指揮丘廣攻奪關口關遂克其北門
月城及其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朱亮
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
窮慶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茂高楊天壽等

環因使彦高陰購其把水元師張宋宋麾下裴親以善射瑄等約降
至二敵觀維城出見瑄隨言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瑄乃
給白皮帽百餘畀歸為識約四鼓從背賢門入至期瑄命諸將率衆
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進執之瑄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
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

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賈
印章請軍門降○廖永忠遣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率父老
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
屯日千戶朱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任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
童命其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
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知勢不可

為乃率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是年八月十五 上夜為嘗大兩日月齊出諸雪雜亂紛飛倏爾底
定 上謂徐達曰此變何解徐達曰 陛下憂兩日月齊出即大明
明字諸雪雜亂紛飛即胡元等賊擾亂我中原我 明命將出師一
鼓而擒之即倭爾底定此吉兆也是年鄧愈進兵克蘭州元守將石
丞王誠降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
腦山寨擒偽副樞張成同食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
於是葉陽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以中原兵難之後
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時潼關以東皆平 上命諸將旋師進
取元都 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
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合父母妻子戰

關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於心然非得已
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
急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極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
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
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
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虜毋焚蕩毋
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符
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
皆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留守汴梁○是月癸
酉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晨方息越二日己亥及思氣
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實至已方消

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合父母妻子戰
關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於心然非得已
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
急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極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
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
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
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虜毋焚蕩毋
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符
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
皆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留守汴梁○是月癸
酉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晨方息越二日己亥及思氣
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實至已方消

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合父母妻子戰
關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於心然非得已
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
急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極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
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
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
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虜毋焚蕩毋
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符
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
皆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留守汴梁○是月癸
酉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晨方息越二日己亥及思氣
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實至已方消

帝謂群臣曰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至尊惟天張正當以天師為號棄夫其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為真人

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德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

上郡

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齊化門填壕登城而入大將軍達察齊化

門樓執元准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執之獲玉印二

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以兵守之宮人犯王令其

官寺護持號今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謹按得信錄先是元王官召一術王問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

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

此術王亦神奇矣惜遺其名

下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謹按我太祖建國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承而歷代

興隆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名矣而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及後漢宋齊梁陳之故有北京之

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
命以銅為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
 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者汰之原廢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
 大也○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語中書省臣
 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
 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允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
 美意也
 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 上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之追
 封姑熟郡公
 元將王左丞自河中率眾攻潼關守將郭景祥之兵始接指于光
 持示大呼橫衝其前敵眾披靡乘勝奔擊之追奔數十里元兵大
 敗李思齊等有是不敢復窺潼關○大將軍達達孫與祖俞通源等
 帥師進克永平府常遇春傳友德等略保定中山○河間俱下之
 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李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
 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何以干戈擾攘繼
 年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
 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
 士懷其居歟抑朕昧事不思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
 行思致竟齊君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
 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
 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十月詔改元燕京為北平府置燕山等八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
 守之○常遇春等進取真定府守將孫平章棄城走○司大監進元
 王所製水晶宮刻漸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者有益也
 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成亡命左右碎之○以者儒學真王儀為
 太子賓客秦鑄盧德明張昌為太子諭德○時御史大夫湯和平章
 楊瑛俱征南班師還京 上復命楊瑛俱為備將軍統兵同大將軍
 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出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涉下
 懷慶元平章白領任棄城遁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元守兵奔
 潰進取澤州元平章哈宗哲棄城遁破唐寨獲偽參政俞仁獻之
 進克潞州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克定趙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
 及平未附山寨遣使友德薛顯將騎三千累至定州擒其將湯同食
 取七塚寨遣陸聚攻車平等寨友并徑鳳山鐵山城山寨皆降之復
 取故關山寨水寨○鄭愈討河養恭獲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
 之境○馮勝既克澤州元攢郭帖木兒遣部將韓札兒來攻楊瑛與
 副將張彬往援之遇元兵於韓店大戰瑛等失利○召劉基還京師
 手詔曰爾昔從朕於群雄未完之秋君則臣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
 察列宿之羅布喻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塵
 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隱首諸軍納賊雖鬼神也悲號自且至暮如
 其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
 勳冊庶不負昔日之多難但看鞭一來朕心悅矣其至京詔贈基祖

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其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謹按：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此語見於《魏書》。基之辭，蓋以自謙為名，實則欲固其爵。其意謂：天授之功，非臣一人之功也。臣受此爵，實為先人之福，臣不敢貪天之功。

胡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解髮髻，著胡帽，衣胡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解線腰，習胡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其甚者，少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心久厭之，及元初，乃

制庶服四帶巾，雜色纓，衣不得用黃，其髮髻胡服，胡語一

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

建大本堂，選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觀侍。太子說書

○遣使領詔報論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

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于有七年四方。遐裔信

好不通，朕淹其江左，揚群推定，華夏臣民，推戴已至。中國建國，就曰大明。建元洪武，項者克掃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輿遂通。相安於無事，以其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尚帥等，遂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取太原。曰：開闢剽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崞，以攻元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扼其樞者也。若彼遷兵，救太原，則彼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募兵，徑進擴廓帖木兒關之果，遂

在其鋒，其銳，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敵軍於城西，指揮郭英、惠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破。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眾可亂。眾亂，王將可縛也。遂從之。

會將部將徐昇、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遂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炮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

入其營，舉火鳴炮，伏兵亦舉火鳴炮。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

援，敵軍大潰。亂日相殺，殘骸滿野。方燭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張納帖木兒既一足急踰帳後，出乘快馬，從十八騎，逃去。追之不及。

遂至太原，密遣馬師傑、梁隆、符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延德、傅友德、薛顯將步騎，擊賀宗、香軍於石州，敗之。醉忻、霍終、孫氏、平陽

等處皆平。○前未使汪河，自陝來歸河，自交州，族奉使，仍於陝石

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來歸。上嘉重之，擢為史部侍郎。河衛

言房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取敗。○詔來春，舉行耕藉田禮，諭廷臣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務。見神之常享，必也為農。乎故后稷，備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五穀，而嘯嘒之頌興。古者天子藉田于祿，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

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藉田。○一日朝退還宮皇太子詣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儉戒。○又一日朝罷。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官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若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傲。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溢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起。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喪。朕何敢驕息。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編實軍士。實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衛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有廢之時。勿為驕奢淫泆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隆遣使朝貢。○定三師東官儀。帝以東官師傳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官。雜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旌蘇廟。京師以霜降日致祭。○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京師四方視效。送終尤禮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舉尸故有是詔。已酉洪武二年。

廢苑為宮。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咎矣。○諸軍攻大同路克之。○敗元將脫列伯。○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吳永安。俞大海。張德勝。張世傑。配享大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朕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省。直抵交廣。以極於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至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群雄並起。以致兵戈分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其渡大河。濟魯之民。權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之主。深恩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蕪。都下。晉冀。于地。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燹。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沂濟地方。洪武二年稅糧。亦以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本大軍已入矣。其西北。澤州。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鄆。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燹。困於徵歛。其洪武二年夏秋稅糧。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眾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屢興不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郡創業之初。與師旌定。群雄軍需。錢糧。俱備。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了。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蠲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再興。

獨免其登國廣德及祿和無為等州亦與獨免以避吾民稱朕意焉
 ○遣使賈勳往西山諭說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所左平關中平章
 楊瑒胡璠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為大將軍等城胡木還故
 也於是再遣各偏將大將軍征進其環兵出澤越里道與賊相拒
 雖少等以累軍此亦古今無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
 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並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璠居和之
 下協力同心剪除餘孽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慮○勅中書省臣曰
 元未政亂時及生靈朕倡義驅逐以全鄉曲繼率義軍渡大江遂西
 取武昌東定宛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
 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親其成建功而未食其
 報追思而勞痛切朕懷誰人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

建忠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湮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
 臣願於鸞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
 雨鎮海濱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二月 上耕籍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登於北郊以為祭祀
 承服○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寶錄元雖亡
 國事當記載元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
 召前起居注宋濂潘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
 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闢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又
 遣儒士歐陽佑等往括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汪克寬
 等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
 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至中國殆將百年其

初君臣杜厚政事簡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醜滑
 胡虜之俗制度疏濶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
 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
 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
 稱者今命爾等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
 合公論以垂鑒戒既而進瀟翰林學士棉拜侍制○元將也速兵侵
 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兵萬餘騎營於白河守將曹良臣謂
 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眾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
 計破乃密遣指揮許勇等於沿河冊中各樹赤幟巨三十餘里鉦鼓
 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駭遂引眾遁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追之不
 及而還○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瑒等遠征肅州先是鄭愈下唐州以
 指揮宋其守之後唐州兵亂殺宋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
 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瑒至南陽首諭協應者曰今天下
 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為效尤早
 歸田里轉禍為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專攻唐
 州一破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
 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
 三月大軍至西安列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劄士民迎隨遂
 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 上以責詢之曰前者遣
 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
 不能應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
 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

足下在秦中人以兵眾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詠力孔與等
自爲保守橫耶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
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簞伏
不能
秦已失此
機

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
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巨測
一旦變生肘腋才然孤弱寡寡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
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
漢賈誼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李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
之與西入吐番思齊感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俱遂率所部奔臨

洮

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
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
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
其人足以備戰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走
胡東走就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鞏州
及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
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惧亦以慶陽降願時賊德
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思齊赴京入見上以其順天
愛民善籌之良視元將岷強北奔者爲優深加慰之命爲江西行省
左丞相府官食祿於京師○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

德三德者一莖二穗者其衆群臣皆賀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德
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
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會何損於聖德○時倭
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剽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
患之太倉衛守御指揮俞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
幫及其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
舟悉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給帛白金有差職
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
命上穹爲中國王惟圖貧民罔敢怠逸茲彼倭夷屢肆寇劫瀕海州
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
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帝與待臣命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寢
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待坐因取大戴禮及書誼疏以進且曰古
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美而盡也
帝深然之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趣至涇州諸將咸以
師來會達恐良臣常與相角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命通源
將騎略其西傅文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帥諸將
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
六月帝諭瀛曰古之帝王當安安之餘多奸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
民安心神恬康仰神仙也瀛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
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元也。帝深然之。元也。遂復僭通州。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還。復命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行進由遼化度龐兒。敗元將江文清於歸州。獲其士馬千計。至天寧也。遂逆戰。敗走進破關。至元君又北奔。追至托河。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大破之。斬其將。任全歸還京。

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帝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聞。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祔至龍江。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轡。尚選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於功臣廟。位皆第一。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鄉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為皇太子妃。○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為

張良臣。遂按遣部將乾兒。攻破原州。守將指陳壽等皆潛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開原州之衝。道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雲州。密正守。亦州。薛顯珍守。彭原。以遇之。札見復攻。西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以守。又以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齊援。有宗哲等。為羽翼。姚應等。為爪牙。故欲距守。以圖大劫。及主帥圍城。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為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首問不通。糧餉乏絕。至。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宗哲。皆北遁。追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

師還京。謹按。王保保。即劉順。弟木兒。征南將軍。宗忠。副將軍。朱亮祖。等有廣東班師還京。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慰甚厚。復命皇太子送宗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偽身主明。身歸。巴蜀未下。上命楊瑄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偽丞相。壽瑄至。瑄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率於群議不決。瑄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接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天回。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圖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

遂由代出。屬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奔至。文忠與賊戰。擒其將平章劉哈木。進次白楊門。文擒。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遂令。後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問行。達大同。城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乘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皆令死戰。自實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餘餘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運孔興。至東勝州。齊會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成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圍不濟。無復南向。意矣。○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號都。來朝貢。

師還京。謹按。王保保。即劉順。弟木兒。征南將軍。宗忠。副將軍。朱亮祖。等有廣東班師還京。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慰甚厚。復命皇太子送宗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偽身主明。身歸。巴蜀未下。上命楊瑄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偽丞相。壽瑄至。瑄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率於群議不決。瑄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接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天回。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圖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

遂由代出。屬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奔至。文忠與賊戰。擒其將平章劉哈木。進次白楊門。文擒。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遂令。後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問行。達大同。城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乘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皆令死戰。自實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餘餘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運孔興。至東勝州。齊會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成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圍不濟。無復南向。意矣。○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號都。來朝貢。

遂由代出。屬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奔至。文忠與賊戰。擒其將平章劉哈木。進次白楊門。文擒。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遂令。後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問行。達大同。城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乘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皆令死戰。自實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餘餘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運孔興。至東勝州。齊會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成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圍不濟。無復南向。意矣。○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號都。來朝貢。

遂由代出。屬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奔至。文忠與賊戰。擒其將平章劉哈木。進次白楊門。文擒。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遂令。後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問行。達大同。城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乘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皆令死戰。自實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餘餘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運孔興。至東勝州。齊會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成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圍不濟。無復南向。意矣。○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號都。來朝貢。

遂由代出。屬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奔至。文忠與賊戰。擒其將平章劉哈木。進次白楊門。文擒。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遂令。後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問行。達大同。城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乘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皆令死戰。自實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餘餘輜重馬匹無算。遂進兵。運孔興。至東勝州。齊會不見。虜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蓋里。命成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圍不濟。無復南向。意矣。○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號都。來朝貢。

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論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而夷狄，上下之間，波瀾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禮宜，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為急務，當速行之。○其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賞。定中原及征討諸將，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廉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禱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表裏。馮勝、顧瑄、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其處以兵來襲蘭州，至城上，守將指揮張溫令諸將校曰：彼悉眾襲我，我兵寡難與為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聚，乘其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少，却道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時指揮于光守警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園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堅，敵人何夜二鼓登城，守兵擊却之。○御史中丞董濂卒。

上憫悼親製祭文遣人祭之。溢有文武才，流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撫世醇物，一本於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析衷於理，而後已。允有評論，上委曲從之。平生喜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若母喪。

悲感過度，嘗產親負土石，感疾而卒。○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權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周之權傾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成。朕親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感於齊色，嚴宮闈之禁，賈賤有體，恩不掩義，文儒之禍，何自而生。不寧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閣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餒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備武備，謹邊防，來以時觀，寬亦不窮，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大訓焉。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帝典，以垂示後世。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列基謂善長勸善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皆汝汝乃為之地耶。○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存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禍深，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將覆轍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謹按：國初將才甚眾，相才却取陶安輩，蓋德存當時，抑者實無相。相者，國之綱領也，使使其受立事，當有可觀，此其相才之良乎。

上御外朝，召翰林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等，王禕等列坐，進饌賜酒。

上履命蓋履瀟灑以形能飲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賦詩。命各以詩進，復命之。酒醉而退。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上曰：彼為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庚戌洪武三年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在戰陣之間，提兵鏖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聞若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為監，擇其善者而從，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爾州國解王保保自去冬關關州至是日，餘日相持，日久，乘溫設方略，乘其怠，擊敗之。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將軍至，乃引去。事聞，陞都督僉事。詔再免山東河間北平三省及應天太至鎮江等國，廣德源和七郡今年稅。其徵州、廬州、金華、廣信、池州、嚴州、安慶、慶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給供亦為煩勞，今年稅糧亦與免。

謹按：建曰：時中原甫定，遺留軍費甚多，平仰慶詔。湖廣慈利土酋，屢屢結諸洞，騷亂命，命楊瑄帥兵討之。勅諭瑄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帥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瑄進兵抵州，壘寨攻之，賊聚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

三面最險，而下俯江水，一而僅有路，絕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險阻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瑄遂以兵逼之。軍壘乃遣人詐降，瑄不悟，使部下黃承謙往報為所執，由是盡知其虛實，拒守。瑄欲為持久之計，遣使來請軍餉。上降勅諭之曰：爾違君命而妄動，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爾之部將，爾之智異何在？今再命余政，載德以兵從爾，化諸小蒸，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民人，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併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四月，勅至，瑄乃督諸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庶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

實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棣為秦王，第三子樞為晉王，第四子棟為燕王，第五子橈為周王，第六子榑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魯王，第十子榑為蜀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謹按：南昌王標之子。以危素為弘文館學士，未幾請居和州，素撫州金雞人，字太朴，以文學知名，與同邑黃學字敬以少同學，問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學為待制，徐楚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學約死於難，學從人張千勸勿死，學不從，竟被活，贊坊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殺并寺僧大梓，掘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遂乃以素編。上雅聞素名，仍命為學士，時年

六十八矣。一日上鄧東閣。則室靜坐。素至履。終家。微燕內閣。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頓首。流汗浹背。上曰危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去遂有是請。余願元忠臣守安。處為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上嘉其節。立和州祀之。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為人。至是既許。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謹按一統志有恭于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顯官。元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者。大畧謂。此大之。姚遂。京師。命。與之。願。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二。食其祿。終身不二。朝廷重之。命。於。儀。禮。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君。君。上。知。其。志。不。可。奪。送。之。出。塞。危。素。之。夫。始。願。子。英。其。死。不。願。矣。

詔開科。凡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語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美。律。五事試之。○以濠州為中都。築新城。建宮闕。先是。議建都汴梁。上意不欲。群臣多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詔改為中立。府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義。郭曰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新城內。營。官。城。官。殿。立。郊。廟。社。稷。置。建。文。武。官。員。公。署。一。如。京。師。樣。○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主陳日桂卒。來哀告請命。上召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管王廉往祭。別設日桂靈位於殿。前而布宣。其君臣拜伏而聽。成禮而還。○徐達等兵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古城。夷其營。獲王公以下百餘人。降其眾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逃。塞。而。遁。是。後。也。都。督。孫。興。祖。遇。胡。兵。於。三。不。刺。川。力。戰。死。於。五。郎。口。右。丞。胡。德。濟。與。虜。戰。于。寇。浪。亦。失。利。大。將。節。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上。勅。曰。德。濟。固。是。樓。功。然。

前守信州。救諸。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曲救之。仍命於達所。聽。調。孫。興。祖。事。聞。上。其。情。之。進。封。孫。山。侯。望。像。祭。于。功。臣。廟。

謹按。先。是。劉。基。言。必。上。口。臨。濠。雖。非。都。之。地。三。保。保。走。汝。漢。不。知。所。終。以。孫。興。祖。中。走。汝。漢。不。知。所。終。以。孫。興。祖。中。海。而。卒。亦。不。若。也。皆。竟。如。基。之。言。

文忠等師出野狐嶺。將其守將至察罕。騰兒擒其平章。視真。次白海。子之駱駝山。元天尉。子平章。沙不丁。孛兒只八。刺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關。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殛。于。鹿。昌。府。文。忠。等。進。獲。鹿。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諸。王。并。玉。璽。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罕。玉。答。元。太。子。愛。猷。識。聖。達。獵。僅。脫。身。遁。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橋。元。將。江。唐。因。公。降。其。眾。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太。尉。孫。子。軍。擒。元。平。章。伯。答。兒。德。魯。馬。駝。無。差。大。軍。所。至。剽。庭。途。空。是。役。也。指。揮。孫。興。祖。率。兵。至。洛。馬。河。與。元。太。尉。買。的。里。八。刺。戰。死。之。事。聞。追。封。榮。安。郡。伯。○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泰。政。等。二。十。餘。人。遣。傅。友。德。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洛。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汧。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嶺。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收。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迎。降。遂。克。之。留。龍。興。莊。鎮。守。其。地。達。還。攻。西。安。○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無。俸。失。所。○今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浙。西。等。處。災。莖。水。壑。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曠。地。立。為。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謹按雙龍成狀云 太祖嘗與學士問安登府京城樓閣焚瓦之
胡俗或交而致骨於水中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及於此
甚乃平此今我 聖祖
是乃平此今我 聖祖
天地之 聖祖

正月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 上親祭之王泗州吁貽入太
后陳氏父也。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
王保保李文忠為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

二月北平守禦使龍攻下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魯石永哈海等
大同守禦使龍與東勝州獲平章荆麟等十八人
三月大同守將江與光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餘人。
戶部奏蘇州通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屬附之物軍
府之用多辦其方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其官必責之於民

民畏刑罰必何資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遺免
之。詔定鎮海清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並改正止以山水木
草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夏
久不雨。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
出詣山川壇設案席露坐。晝晷於日

皇太子捧檯進殿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凡既而大雨四郊。帝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
恃功驕恣則名益毀。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
兼全所向無敵。若之仁寡智雖有勇敵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
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

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之仁寡智雖有勇敵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
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

莫不備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驕悍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
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
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爵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
矣。李文忠等遣使奉捷至京詔示巡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
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
蓋因與申之君稱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
到日九逾北各枝諸王各愛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稱
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
一視同仁華夷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
或執迷以貽後悔

七月僞將吳友仁率眾寇漢中守將金興狂張龍出兵擊却之明
日友仁復來攻我師與戰興狂面中流矢被矢殺戰斬首數百級時
城中守兵僅三千友仁兵三萬興狂等以力寡欲其入城遣使叩道
去寶籍請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壘壘攻益急興狂嬰城拒守發巨
礮播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鎮
先命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宋楷關斗山岩下令軍中
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營棄夜遁去。脩元史成

○詔諸儒脩大明集禮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
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分
廷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安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
諸儒皆曾仕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青凶軍有嘉及冠服
軍輅儀仗角簿字學樂律八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

○詔諸儒脩大明集禮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
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分
廷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安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
諸儒皆曾仕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青凶軍有嘉及冠服
軍輅儀仗角簿字學樂律八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

○詔諸儒脩大明集禮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
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分
廷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安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
諸儒皆曾仕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青凶軍有嘉及冠服
軍輅儀仗角簿字學樂律八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

○詔諸儒脩大明集禮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
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分
廷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安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
諸儒皆曾仕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青凶軍有嘉及冠服
軍輅儀仗角簿字學樂律八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

○詔諸儒脩大明集禮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
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脩分
廷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安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脩元史
諸儒皆曾仕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青凶軍有嘉及冠服
軍輅儀仗角簿字學樂律八者為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

具備者成九十五卷。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縷錦綺
行綵綾羅止許用網縹其首飾銅錫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
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各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押比對有不同
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於道 上聞訃震悼追封斬國公親
臨奠祭○大將軍達師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倚鉢
南首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
禿于於是河州以西甘肅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
北數千里始還○爪哇國西洋瑣里國各遣使來朝貢○左丞相李

善長病在告 上以中國無官召注廣洋爲右丞相楊憲時爲左丞
持龍專恣不法曰挾私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誅陷大臣放肆爲
姦 上命按治之憲伏誅○詔徵江南諸郡民九解大家者悉起關
道之於庭親訓諭之九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
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
也則刻而爲書以摹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

遣人往祭之
九月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 上親爲文述其功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盧復初楊
瑛攻厚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爲寇故命德興討之是月兵至
慈利盧復遁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
江上明日文忠上平沙漢表獻俘 上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去
特益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
降者皆授其官○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
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
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
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之
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
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
缺之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搃頑勞勩若多此二人

者已列公勳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加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濟不惟德賞不酬功勳等宜耳論之無得後
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帶國公食祿四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
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 李文忠曹國公 馮勝
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炳文
長興侯 吳良江陰侯 廖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穎川侯 趙庸
南雄侯 楊瑄營陽侯 郭興華昌侯 藍勝濟寧侯 吳楨靖海
侯 唐勝宗延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
夏侯 陳德臨江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祖
永加侯 韓政東平侯 俞通源南安侯 梅茂才子德勝春侯並
食祿一千五百石 尚志陸安侯 鄭遇春東陽侯 曹良臣宣寧

侯 黃彬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侯 陸家河南侯 城食祿九百石
黃彬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侯 陸家河南侯 城食祿九百石
 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汪
 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食祿三百四十石 封止其身不世襲徐
 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鄧國公命
 通海號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謹按漢高祖謂帝能用三傑所以有天下元功封侯十有八人而
 臨信別誠意之智計均於張良乃若當過秦李文字忠傳文德功人
 片無非三傑之倫而觀十八將經乎其後者 朝國國元功觀
 業之及也世傳然哉
 封汪與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有而弗問然弗與語
 芬俾仍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封與祖盛州果縣人張德勝
 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連等並食中書平章祿
 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十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鐵券惟賜
 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
 賞實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
 昔漢高帝非軍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
 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
 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於法耳今右丞薛顯始有
 肝膽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
 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賊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

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為世烈烈朕屢戒終不能快至於殺督
 吏殺醫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使天長衛千戶吳鑑此
 志不可恕也當自勿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軍高殺而奪之朕
 屢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
 仍論功封以侯爵爾居海南分其祿約三一以贖貧之家一以贖
 軍之家一以養老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
 所為卿等宜以為戒禮部尚書商輅請專選東官罷李善長等兼
 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
 才望熟德者兼東官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官僚有不相合遂成
 嫌隙或生誅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克之事可謂明鑒朕今立
 此重職公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時偽夏明昇尚據
 巴蜀未下 上乃詔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
 將軍同楊瑄承忠周德興管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
 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漢陝西及
 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
 討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進討自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
 在蕭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
 等慎之諸將陸師 上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
 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
 直趨階文門戶既破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慮不勇耳友德頓首受
 命○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益甲士巨糧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
 群臣莫不感勳○大明志書成

辛亥庚武四年

正月上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

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一十家○詔善長重建中都宮殿

○以右丞相汪廣洋為左丞相奈知政事胡惟庸為右丞○詔給賜

公臣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

劉基歸老鄉里○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

爾况北邊荒涼之地水厚雪深念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

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舟為劑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邊

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

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斯况守邊

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二月唐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望像功臣廟○親策試進士吳伯

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

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章臺溫陽關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重慶茅岡寨○故元邊陽

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之數并送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玠率衆來犯友德怒奔兵急攻破之丁世琦僅以數騎遁投文州

○楊瑒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連其平章莫進

藩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開王師臨境又遣僑丞相戴壽平章綱與

相若飛天張益兵為固守計善於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

坡寨懸兩岸壁引船為飛橋三於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鏡等

物傍橋兩岸後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環進指揮董權統兵出赤甲山

以逼夔州指揮李邦山白益山下逼瞿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瑒與

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要瑒戰不利亦甲白益之師

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安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

傳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傳友

德遂克歸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將蜀人

雖克階文猶恃漢水以自固及聞造船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

漢川欲以軍中消息透湯和而山川懸隔迤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

千言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友

德每節進逼漢川僑守將何太守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遂馳騎突擊

敗之時僑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王漢江乃留郭興等守瞿塘

史 32-70

提使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大蕩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而後進師豈不失機候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

五月詔至廖永忠遂率所部先大獲獲府僑平章邵興等率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隊前軍既接乃遣後軍兩翼衝出與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興與殺溺死者甚衆

六月永忠至羅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阻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葉衣煎賣出於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兩道

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鑿船頭置火器而前於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渚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箭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參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永忠

師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畏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城都不過延命且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

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遂遣使請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嘶嚙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登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今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傳友德克城都先是友德進兵圍城都戰壽何大亨率眾出城拒戰以象焚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戰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城都

招諭壽等遂無聞志舉城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至宗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慶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舊同為

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弊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克位而已也○尚書詹同陶凱

及協律卽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成其曲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天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偕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宣尤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

位者即隨不稱乃命執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之命協音律者
 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教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
 俱廢惟淫詞聲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其者以古
 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庭殿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
 本所制樂章願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詭譎靡
 之樂悉屏去之
 謹按嘗聞治天下者不可無樂故顏子問爲邦夫子則告之以樂
 大雅卷之其詞命辨律調
 者歌之其詞謂得治天下之大法欽
 冷謙字啓敏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
 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爲大常協律即郊廟樂章多所裁定
 諫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
 所往焉慎勿多取以過其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橋守之令其人敲
 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益 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
 不覺迷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論因
 併逮謙將至謂謙者曰吾死矣安得引水以救我渴者以瓶汲水
 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者聲曰汝無然吾輩皆
 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暨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
 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曰有罪不敢出 上怒
 繫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其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訪之
 竟不能得
 謹按所載冷謙事與廣左慈絕相似似或誤幻然現其人似有
 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於彙編長篇諸書則其事固不可
 無也

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爲王
 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乃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
 而 上以稽諸典禮古無其義於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
 設祠祭者每歲春秋奉祭○置定北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
 爲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劫益既來附校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
 彥瑄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高擄彥瑄殺之保保走故元
 將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遺
 書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
 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
 佐高俱爲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又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乞
 益兵爲備 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爲之防無以保固疆圉
 杜絕侵軼於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鎮撫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領兵荊州招降故元參政
 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
 安
 八月 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爲雲霜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
 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謹按殺運直上承業
 南峇暹羅國王泰烈耶昆牙勃泥國王馬沙漢三佛齊國王哈喇禮
 入刺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
 ○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衛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管于牙

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蓋俘其士裝脫馬復至上都大石軍攻克劉學士等寨擊敗監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揮孫英等領官軍口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之花衛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鑾子等并前下將上悉降獲金寶一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牌二皆送京師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帷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侯賜居第京師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慶二將之功

按按草太子元俊以海州戰明昇及歸義侯陳學仕向是與張然入於海矣

十月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開禱祥則有惡心開災異則有懼心朕常戒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隱而不報或舉而不實使朕失

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具行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傳文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三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揚環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於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是年彩鳳喜雀交集於殿廷上不以爲意而生驕心惟兢兢謹業以而維國家耳

壬子洪武五年

正月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恃據帝臣遣翰林侍制王禕行奉政具奏持詔往招諭之○廣西右江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吳良爲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邊東命靖海侯吳禕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瑄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浩爽之券成

上給賜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前元太子阿魯溫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移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陝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前將軍爾時轉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海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噶王兵于別力篤山力戰敗之斬首數千級而取甘州趨西原敗元將失刺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於虎口獲牛羊駝共十餘萬進接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洲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賓丘勝等分布戍守流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擒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喇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負重乃留韓政駐輜重於駱駝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發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以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余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勵遂力戰虜却追至聯海虜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衆有伏遁去單遺失故道之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驛水脈忽所乘馬以足踏地泉隨湧水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爾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之不能戰時奮勵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平馬還士卒獲大狼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

與房戰沒事聞 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

即與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為偽偽○其張州一十

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節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尋侵掠

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楊璟為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

八洞○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實慶衛指揮胡海等

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洞濠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誅其首惡撫其

餘黨使復業凡平同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

○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于字允泰吉安永豐人至正間授泰和學

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幸矣謝官遁去會 上即位屢召至輒

以疾辭 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魯叟謂其嗜義

如飢渴及是卒未濂銘其墓

五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

行卓異者里坊寔自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定開表門

閭如制○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室馬品式○詔天下郡縣立孫老

院民不能自生計者許入院膳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

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為養濟院○詔有司舉行鄉飲禮○夏至祭

地于方丘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灰二同帶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禱祥實由

厚德 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

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命禮部

議官女職之制○作鉄榜申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飛諭懸

于宮中定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與戰

不利稍獲重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征西將軍馮勝

自比肅班師至京○上念驛傳繁雜諭中書省必以丁糧備度者

免役非軍國重差不許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增海侯吳禎還京師先

是廣督餉定遠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

固可喜亦可懼願曰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後何憂 上曰君天下

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

隨厥可不懼乎願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虞唐宋皆有會要經載時政以資稽考今

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

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議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魏徵貞觀政要宋李燾長編皆

位說明極方敷其所載以修元史後其以史記而後者皆行也則事

至漢至公小善不決而後其為明君及臣而後者皆行也則事

不為証也此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於此必請依漢書

以宋瀾馬太子贊皇大夫先是瀾坐失朝降編脩政司業又坐考祭

孔子禮運慢論安遠知縣朱幾召為禮部主事途擢是職○今有司

考議必書履歷學校之績

之新

癸丑洪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 上賜酒饌明日陞辭樓諭以勉脩厥德廣施惠政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謹按○洪武六年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置六科給事中掌察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

賜太子諸王

八月 命詹何宋濂等纂修大明曆日。詔西蕃土蕃各酋長舉
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故元 僖帝帥喃加巴
一為熾盛佛實國師分設烏思藏并朵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官
欽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首長自是蕃僧
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開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
者俱賜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九月賜臨濠遣作軍士衣米論中書省臣曰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
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
王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思天下軍民之飢服一衣思天下軍
民之寒今臨濠遣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飢寒也○

詔禁西六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表可為法者遂以
韓愈賀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頒為天
下式論詳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
法魏漢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表而古法蕩然矣
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

漢唐舊厭其雕琢異古體且使事定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詔諭臣
之辭須宜遵古以華變習耳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
毋用四六對偶方為典雅

謹按 初此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今學官為之書
定式如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前惟書牒以進而已其他
如謝除官謝領賜表之類一却筆去不用以恭繁文至今便之
詔翰林孔克等以恒言註釋群經使人皆得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

又應請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鮮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為之
克表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 上賜名曰群經類要耳○天順目
錄云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不嚴故常每排朱文公集註常呼為宋
家迂濶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辨曰夷狄貪欲
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
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
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之而欲精
之為害也豈不謬哉 聖祖深解簡易明白如此

十月涼州廣為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
渠帥也速兒擒斬其部落甚眾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

○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
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未宜有
乖中典命儒臣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十條取進 上擇其可者從
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至是復有是命

十一月律成宋濂撰表以進○濬州遣官買人參 上謂之曰朕聞
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
徐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籽割獲之
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大原進蒲
萄酒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
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物其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并延禱奉詔至雲南

詔翰林孔克等以恒言註釋群經使人皆得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

詔翰林孔克等以恒言註釋群經使人皆得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

見梁王君臣論之曰。皇上聰明神聖。隆起大業。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天地一民安堵。如故。高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為中。國抗。不聽。館於別室。數日。又諭曰。予將命。遠來。非為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衆。不欲。破於鋒鏑耳。曾不聞乎。元細解。紐陳友諒。據荆。胡。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王。球。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鐵。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橫。靡。帖。水。兒。之。屬。或。降。或。竄。皆。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修。及。宗。乃。今。自。料。勇。悍。強。橫。孰。念。陳。蔡。土。地。甲。兵。孰。念。中。國。度。德。籌。義。孰。念。天。朝。推。亡。固。存。孰。念。天。命。天。之。所。廢。孰。能。與。之。不。然。皇。上。命。將。將。能。驥。百。萬。會。戰。於。昆。池。爾。猶。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禮。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微。服。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規。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追。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祥。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太。少。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是。年。有。一。夥。人。長。八。九。尺。相。貌。奇。怪。上。不。問。其。何。處。人。恬。然。不。以。為。介。意。及。後。群。推。滑。澤。元。君。建。通。天。下。混。一。乃。知。天。兵。助。旋。而。與。大。明。

謹按。王子。元。君。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當。有。可。觀。不。幸。死。於。雲。南。身。後。其。志。君。子。惜。之。

甲寅。洪。武。七。年。春。建。閩。江。樓。於。京。師。之。獅。子。山。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三。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為。之。記。命。曹。國。公。李。文。忠。總。兵。北。伐。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牛。車。陳。安。禮。木。屑。

乘至順。陽。門。者。斬。其。將。珠。璣。至。白。登。者。俘。其。公。字。羅。軒。木。兒。四月。上。趙。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於。新。城。賜。名。鳳。陽。著。以。其。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濂。等。築。脩。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皇。明。實。訓。五。卷。

七月。李。文。忠。領。兵。攻。太。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孫。孫。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師。至。鹽。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家。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谷。梭。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魯。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時。有。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遂。以。侯。禮。

九月。誠。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杖。期。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為。禮。近。人。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於是。上。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陞。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上。自。序。之。

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煙。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若。任。給。與。耕。牛。殺。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民。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二。萬。詣。鳳。陽。命。官。

監聖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一月廿五日於鍾山勅基作頌以賦

詔由是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

布衣削髮定禍亂敗元洪武今紀七年矣但才疎德薄日夕慮

上帝有青恩之再三惟兵後苦瘠者朕失撫養存恤益軍士為朕開

拓疆宇奮不顧身沒於戰場尸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

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今年避難父南子北

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傷今詔

天下有司各令其名以聞朕當會召存養使不失所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野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

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

今已數年暇中東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憂者髮為氣壯當

辭雄捷捷之秋披堅背重提三尺之鋒鋒帥六軍而四出其野宿風

飛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秋戰于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

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正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

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功

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

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

憲章

乙卯洪武八年

正月命申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以衣糧無所依者

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

愛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饑寒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厥生

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

故拊捫師旅者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入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

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朕之初志於天之工亦不能盡

也爾等為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

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為小人近

北方喪亂之餘人不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大學諸生中

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

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纁衣賜衣服而遣之

○時上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

郡縣九間里皆立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居僻壤莫不

有學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行條章使教

民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

起京者皆無系統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勅中書令有司

今後敢有無系統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

律究焉○德慶侯張永忠坐累卒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為不可。既而

上竟相胡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

蒼生何。因身憤積疾。增時。惟庸潛蓄殺謀。深惡基。乃遣醫視疾。飲

其藥。二服有藥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

遂篤。上御製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

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服闕。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

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瑄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清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間。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情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

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聖主留意。基劉毅儉。有大節。且論天下

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

能測其機。上天成。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於中。

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

得諍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御云。所著有郁離子

後。魏集。寫情集。翠眉公集。謹按。公中之毒。以太直故。而奉簡。其以謂。故其不肯。為

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過。不宜。獨任。以政。恐。滋

九月詔改作大內官殿。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始極奢。曷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九鼎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傷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所司如朕之志。

十一月廿。露降於員丘青松之上。時上請齊宮省視壇場。親觀甘露。凝脂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入口甘如錫。辨諸臣從行者。其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開災而懼。或蒙見休。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九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速。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

十二月。故元大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張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衛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常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問絕。遂獲之。虜勢大阻。納哈出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作河。遁歸。

葉旺其將退先移兵汴河自連雲島至霸駝塞于餘里綠河泚水為塘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鐵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掩旗伏兩山間戒以聞砲即擊旗令指揮周點等各肅兵以候四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虜騎倉皇北奔趨

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阱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虜人馬及凍死者甚眾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嶺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丙辰洪武九年
奉遣使齎勅獎勞邊東諸將擢馬雲葉旺並為都督食事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處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衛元通臣伯顏帖木兒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處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

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為之備後恐久而懈情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

四月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來列

侍從為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越今取子孫官之以子孫為中書舍人孫俟為儀禮司序班復以適契於行步選良

馬以賜之上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之以寵禮焉濂素寡飲嘗侍

上上親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

一章以賜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謹按御製文集詩文有日爾遜雅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

今儒者以文如斯者其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交卿翰林學士承

時欽天監奏五星未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

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

陳言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諸髮拜官徑受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

平遥訓導葉若昇字伯臣乃上言三事繪切直云君昇浙之寧海人

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

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

下之士網羅樹檟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虜因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違彼所學或非其用而用或其所學泊于居官一跌於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於亂世之餘偷理絲於莽亂之後緩之則多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令病民之不安姦邪之不正朝夕累令賞罰不準若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為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人後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易倍御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書奏 上恚其疎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茂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

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頤州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承檄雅播等處收治城郭關梁於是金筑普定甲坪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十月詔改建 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為正殿後為影殿尤開以一間為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世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邊門為思藏使者於其轄重

十二月命備國公鄭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汝州為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丁巳洪武十年

正月進封湯和信國公食祿二千石世襲

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金華

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獲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藏石室中俟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授察御史復擢江西泰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負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覽群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父母為子之道致父母恩處安得為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圓丘之舊壇為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饗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秋南番淡巴國入貢○先是強茶欲跡回夷率服進貢殿廷皆金銀寶貝獅象異物 上悉去之異日不許再貢

九月詔中書省免浙西今年秋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難故也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皆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曠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且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後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朕既情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

志業廣惟動爾群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會秉正為通政使

十月衛國公鄧愈自河州領師至靈春愈以疾卒計開 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諡武順車駕臨奠親視塋地命配享 太廟仍省像祭於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廣德宣城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封沐英為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俞瑄獲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因勅從崇義以忠勇被遇有功陞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兵士

上曰朕真當配難秉義不屈忠義可加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曰并起群將志邁群英特與子與生甫數月即獲保中封為西京侯以報真功○有內使以文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

上怒責之終不復用 論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諍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得預謀者况闈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雜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倖專恣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雜事

朕日久不可姑息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御內侍不許請書

字

謹按傳信錄云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請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愚觀之 高廟之思慮預防可謂深遠矣或謂 聖祖此論 幽書閣寺之精深得處 聖子 神孫宜為一 通

四川松江等處蠻寇為亂命御史大夫李王為平羌將軍帥師討之

觀心亭成 上臨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為朕記之傳示永久

洪武三卷終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洪武卷四

粵濱臣 東莞 陳建 纂輯 瓊山 丘濬 鑒定

戊午洪武十一年

正月給朝奉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姦偽○李玉計松潘營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蕤安等考績入朝 帝命吏部曰各營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付司知所激勸○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實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當不次用之

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堂於陵所 上以前所製 皇陵碑

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鑒乃親製 皇陵碑論述昔日之艱難以示後世上徵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助其善地

以葬 皇考妣即今之 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切念劉之恩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妻姜氏為義惠侯夫人親擬誥文具

道其事仍親擬祭文遣官祭之

八月丙午帝幸國及百花園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

皆未嘗通中國○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州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

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

九月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臨

江廣陳德卒追封祀國公○以梅殷從子為附馬都尉尚皇第二女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相為湘王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

升壇星縮昭煥祥慶慶雲光彩燁燁 上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

歌九章以勸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具其儀大祭乃以

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

祀而上下悅若有饗谷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歡格

謹按論曰我 太祖勸民育物敬共神明博考經文禮正祀典三

而始 仁祖太公遺于漢祀我則廟焉而宗人自其來之至存

以有加矣當其時字善長宋漢唐回國安崔崇牛諒明殷乎不可

風細諸君子皆能循則夫形取象華漢條之品式以授嗣官樂

之益之未盡後古聖王之德而矯矯效聖奇乘巫覡諸不在祀典

者莫不峻制而而而之亦可謂解者 聖賦一洗汗俗矣豈非

夏之稱烈于九犁裝帝之功於于二正時與實實然乎必敬咨三

禮於四侯侯而生于百年亦為迂遠而而於於事情矣

二月曹國文忠督理陝西西寧軍務

三月樂風詔為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官陳正

心誠意之學。皇太子亦欲尋改典藉。○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上臨朝之殿。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其不學。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上親臨奠塋。塑像祀於功臣廟。○命都督俞大猷督遼東海運代吳禎。

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莊曰。秦皇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誠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王重遷豈肯舍桑梓而歸異鄉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慎無與彼生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閉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和。彼果不賊。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逸患將由此而啟矣。○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承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棧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步封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八月遣使賞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建周王官殿於開封。府初許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積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十月定致仕官。虞鄉彭之。惡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疑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命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取有凌侮者。論如律。○永嘉侯朱亮祖領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按劾。復奏言其數十事皆實。上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洪武中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痛於獄。獄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以祭。事聞。上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平殺其子。絕倫滅理。宜急捕之。遂逮伯兒。候一百。誦戍南海。乃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宜。

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狂言其所居第井。存醴泉湧出。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雲奇走街。躍道。勸馬。街言狀。氣方勃。雲奇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搗。亂下雲奇。右臂將拆。垂斃。將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見惟庸。內兵甲仗。屏帷間。數。匪乃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及都督李王皆伏誅。

上命召雲奇已死矣。深痛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酒掃。戶六人。惟庸。薛。韓。國。公。李。善。長。群。臣。請。罪。之。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謂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物。時。朕。心。朕。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庸。又。語。侵。言。安。侯。陸。仲。亨。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父母兄

翁俱亡。以為亂在所掠持。升。來。歲。伏。章。聞。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
 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吾。物。起。時。朕。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
 宋。瀟。孫。慎。坐。當。逆。波。刑。籍。其。家。械。盡。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
 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瀟。親。教。太。子。諸。王。豈。
 宜。若。是。慈。況。瀟。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瀟。遂。得。赦。
 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瀟。博。極。聲。名。滿。天。下。文。傳。
 四。夷。而。於。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之。困。雋。龍。門。子。無。相。
 勝。語。等。書。傳。於。世。○。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
 衙。門。分。理。天。下。庶。務。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會。設。立。丞。相。自。秦。始。置。
 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相。僅。雖。有。賢。相。然。其。開。用。者。多。有。小。人。專。
 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
 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
 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
 時。劾。奏。將。犯。人。凌。刑。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中。自。昔。號。號。
 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徐。常。二。大。將。統。
 兵。二。十。萬。圍。姑。蘇。百。戰。而。後。克。之。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
 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佃。戶。付。有。司。俾。如。
 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曉。也。至。是。乃。
 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舊。十。之。二。四。斗。三。升。
 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時。元。僞。國。公。火。脫。赤。

知院愛足屯銀和林為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討之。由亦集乃路。
 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
 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脫。
 火亦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護身殿。大赦詔曰。朕以非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勳。
 民於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茲種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
 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蔓。爰及餘黨。然刑。
 戮之際。不無過焉。其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
 護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
 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編鄉里命韓國。
 公李善長理臺事。
 六月詔曰。朕荷上天眷佑。君王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吾。
 民之所供也。今民未甦。詔告有司。今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糶盡行。蠲。
 免。○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特良。董建。齊王。
 府宮殿於青州。美。董。建。齊王。府宮殿於長沙。諭之曰。朕者。
 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謹按。三。八。兩。降。人。罪。過。及。而。俱。免。充。補。天。戒。未。有。和。我。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於。太。
 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謂。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祐。龔。欽。
 為。春。官。杜。政。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
 每。鷄。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

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此戰送麻
楊子江邊。獲家妻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明密使一老嫗。常送花粉
往來。久之甚熟。一日夫出外。周氏邀嫗同眠。將僧鞋一雙。安發上
途。夫歸。見鞋。怒責周氏。道和尚。善去之。周不能自解。年二十三。生一
男。歲餘。明日將與夫辭別。泣謂曰。去無有。婦期去。婦長別。妻有堂
堂。夫妻有。呱呱兒。撒了夫與子。出門欲何。有聲常嗚咽。有淚徒漣。
此病。更有更移。吁嗟一女子。方寸有天知。既歸。婦家。惠明。蓄髮。托謀。娶
之生一女。一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何謂。惠明
以夫妻情厚。吐露前情。周氏密擊大明。敬伸冤。上親鞠其事。惠明
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去僧衆六十名。連達克軍。

辛酉洪武十四年
諱按。此紀。辛酉。至。辛酉。九十二年。
正月。詔。求。賢。○吏部。以。邪。正。為。難。辨。帝。曰。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
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編。賦。役。黃。冊。以
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八。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
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都。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
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縣。某。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一。百
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
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一。次。檢。為。定。制。

命。魏。國。公。徐。達。率。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
花。至。北。黃。河。虜。騎。聞。大。兵。至。致。謝。友。德。等。遣。驛。騎。夜。襲。灰。山。克。之。擒

其。平。章。別。里。不。花。及。太。史。文。通。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五。萬
州。及。其。所。屬。之。部。池。驪。朔。河。榷。知。院。李。宜。并。其。部。眾。而。還。

三月。大。赦。○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諱。按。此。紀。洪。武。十。八。年。詔。免。五。郡。秋。糧。之。民。天。下。既。平。
願。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侍。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
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
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
籍。廢。缺。學。者。雖。有。羨。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
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與。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効。亦。未。必。不。本
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為。正。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
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及。直。學。士。侍。制。應。奉。之。設。至
是。官。制。始。定。

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
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髮。鏃。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
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盡。智。勇。力。之。所。能。及。禦。災。捍。難。終。其
身。而。後。止。若。趙。克。國。圖。取。西。羌。馬。援。請。征。交。趾。朕。嘗。懷。柔。請。古。有。其

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
爾德興奮然請行朕心與年老不敢煩卿卿乃固請愛命為大將軍
往靖南服嗚呼忠勳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
旋賞有以報卿也

七月師至五溪蠻人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時四川水賊
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傍近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
歲諸神於龍江曰上帝好生九有國者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
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為邊民患斯也稱自堯舜以至於今化
弗漸教征弗畏威益恃崇山而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
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克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克副將軍
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道將發兵必欲推堅極順以靖西南時

德興方搜捕五溪即是命即借仇成等後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
德興還京上頒勅慰勞賜田一庄○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
八蠻莫不稱臣奉賦貢惟雲南恃其險遠設我信使納我逋逃
九月朔命鎮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
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別侯吳傑金朝興仇成張龍王翀
都督張瑄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遠方行師之際當知其
山川險阻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
自承軍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伺其撤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
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
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何為撤應承
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

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
苦煩及師行上出餞於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
都督湖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承寧趨烏撒友德等帥大
師由辰沅趨貴州
十一月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瓊羅鬼苗蠻花從聞風迎降○時閩南
廣東群盜為亂勢猖獗命南樞侯趙庸帥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
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往擒之并討
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上痛悼輟朝親為文祭
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祭於功臣廟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
瓦爾密遣其僮司徒平章達里麻特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
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其無備心乃可破也於是
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瘴之霧霧則兩
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
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
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擊之岸
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起師濟江以猛而善酒者先之長刀象盾
破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
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搗其中堅敵眾被靡遂大敗之生
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眾二萬友德悉縱使各
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友德自率眾數萬歸烏撒
分遣沐英等帥師趨雲南於王間達里麻敗棄城元滇海島中先盛

其紀自飲藥不死

其紀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溘王金印弁首府符信國籍德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近百里雲雨平諸蠻亦被友德所敗○初友德自曲瀾率兵循裕孤山而北以應承寧之兵遂檄烏撒時元有丞實口聞潮海等兵進自承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既而潮海等道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大振實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舖方具發寇復合眾來戰友德屯兵田圃稍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實卜合勢迎戰有晉郡王酋率眾來援我軍鼓譟趁之戰十餘合其酋長被擄墜馬死我軍勢益奮

率勇爭先

率勇爭先變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眾遁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懾皆降風降威楚曲靖中慶江武定及諸路亦降

謹按

謹按一貴日雲南之地近于邊陲山川險峻道遠絕域元人太亂為華英至視天下身一家宜恐使一隅之民被虜所擾而不為之一振故我軍奉命伐之三捷獲數萬之衆無平百年之亂頭目克昔矣之後勢如破竹百日之間城寨不守亦決矣

壬戌

壬戌洪武十五年正月沐英等率兵星徽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左副將軍藍王等復進兵攻天理克之城倚雲蒼山西臨洱河為西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尾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眾五萬沉下關美自將攻之半不可破乃令王弼等以兵田

洱水

洱水更趨上關英以兵緘下關為犄角之勢別遣湖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雲蒼山後擊水緣崖而上立我旗幟聲明我軍勇躍譁呼賊眾驚亂斬關而入湖海之師從山而下克之賊腹背受敵眾潰遂拔其城檢段世乃分兵屯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潑金蘭由是車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又畧建昌故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悉爾悉平○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賜之○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

江西

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閩

閩二月遣使請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詔勅使任本州知州等官

江

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

有

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糧

商

商中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可其奏

三

三月南雄侯趙瑄籍黃戶求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

巡

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

謹

謹按本衛鎮撫司設以非洪武後復申明勅刑之素凡罪

武大治 四但法司原謂以刑部三法司又改領總司權轉多此一司
 矣只宜依法司原年文對各其且於大龍基其抄治練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諸部諸警復叛 上勅諭傳友德曰諸警伺官軍
 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湯除諸部警寇其酋長
 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亦英會兵進討
 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
 平乃以烏撒得蒙各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詔天下
 遍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顯為國子監祭酒○詔
 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銖家為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
 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子豈可職位論哉昔
 周太祖知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
 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
 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贊乃魯儒臣定議宜儀從之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
 兵千人守之復造船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為試刑部尚書
 謹按濟洛陽人元季嘗為蔡平韓木見書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
 四轉 以母憂未終至是始
 才 徵入親政起權之
 法正心 上問朕與東官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書
 悉從之○管陽侯楊景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
 封沂國公○勅春侯康慶附征卒于軍○旌表直定孝婦劉氏

劉氏 謹按劉氏神太初與太初故元特賜如甲洪武七年例遷加州
 以進如劉氏神太初與太初故元特賜如甲洪武七年例遷加州
 不龍是劉氏神太初與太初故元特賜如甲洪武七年例遷加州
 之合劉氏神太初與太初故元特賜如甲洪武七年例遷加州
 賜劉氏神太初與太初故元特賜如甲洪武七年例遷加州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守侯曹聚為副統領官軍往普定
 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
 聚聚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循
 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 空印紙
 填寫次呈循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弊贖我遂大行考較將各部
 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縣官多論死輕者謫發開軍或斷發工役
 內外官員坐累大半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其勘合之制今在
 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三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
 寫字號印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省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衙所收
 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勘合科填寫
 號紙下各地方比照朱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
 盡絕照字號編核如前各該司府州縣衙門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
 粘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違為定制
 ○時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致事 太祖怒責之即日遣
 還鄉終身不復用○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請置
 鐵冶鐵 上曰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群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
 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

若朕終夕不寐尔等其議立屯田之法以備長久之利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既貴服綉之衣而衾綉雖不
必身毋製衣裳餘帛絳為巾縵工治綉有荒蕪而棄者亦俾得而
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絲枲之不易當為天地
惜物也后初未有子撫育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
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
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諱切懇至諸王
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
以寬仁上每殿前決事后必潛聽之如聞上或震怒回宮必
詢今日處何事恚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眾子正好積德不可

縱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從之
決罪多寬○是時風調雨順國太民安上以為太后所致凡事每
決之不敢自持惟斷以積厥德○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上誅其
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
平被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
勇也况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
復出怨言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
疑而殺之故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太學還
后聞太學諸生有携挈妻妾者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
遂為定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

死生有命

雖屬賜何容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
醫乎妾不恐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
為汝貸之耳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慟悼終身不復立
后

九月葬馬皇后於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
註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君未有如我 高皇后之賢聖者
故按故備著之宋慶元年六月加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憲承天
順聖高 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討平之先是 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
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謀有土官楊直者尤
狡黠給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
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卻督謝熊都指揮馮誠督士卒嬰城固守

多置強弓弩於陣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
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捷
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語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
愕轉相告報投營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
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萬餘人諸部悉定雲南
復平

上命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綱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國至治故勅天下徵聘遺逸
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足
濟羣庶爾士張率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朝等欽入一敘

濟羣庶爾士張率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朝等欽入一敘

○北平都司言按所割開隘曰一片石曰黃上嶺曰董家口曰箭幹
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戍守其地 詔從之○詔選
高僧分侍諸王僧道衍往撫府任持慶壽禪寺

謹按道衍即姚廣孝也姚廣孝人幼出家為僧好讀書工詩文過異
文皇帝時為燕王庶子自請於 文皇帝曰朕下若能用臣臣當
一白帽于與大王庶也姚而 文皇帝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蓋
王上加白乃皇字是特廣孝之謀也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徑
奏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徑
奏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徑
奏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永樂初由僧錄司左善世徑

又按傳信錄記 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文皇帝時天寒甚
因亂其志王不出頭作王 文皇帝大喜及情難非特起令釋日
出師大風雨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 聖殿下是龍龍正要大
風而方助得勢起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急行毋愛其大

十月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開賢為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
蕭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

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
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

沉為東閣大學士
十二月封都督僉事李新為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令長興侯

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訓練士卒陝西二
十二衛校卒凡一十萬六千餘人得驍勇騎十三萬人習馬二萬三

千五百疋

謹按國初所置諸官皆以耆儒為之其後漸次以武臣代之此兵食所由

癸亥洪武十六年

二月命魏國公徐達等進種穀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聞古昔聖賢
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
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
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命復鳳陽臨淮
二縣民雜差○傅文德等平家化府鄧州破佛光塔過金沙江攻

北勝府擒偽平章高生復平麓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
餘級營民陷者數十萬戶 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文德班
師沐英留鎮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
皆請內附○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

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太
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 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老

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
致卿等不生所學而卿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為恂等後固辭翌日賜
初放還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遠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
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姦詐之弊
但遇入貢咨文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
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安陸侯吳復卒於貴

謹按國初所置諸官皆以耆儒為之其後漸次以武臣代之此兵食所由

國初所置諸官皆以耆儒為之其後漸次以武臣代之此兵食所由

國初所置諸官皆以耆儒為之其後漸次以武臣代之此兵食所由

國初所置諸官皆以耆儒為之其後漸次以武臣代之此兵食所由

州進封黔國公勳像祭於功臣廟○華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興
 一名子興以與徐陽王同名故止名興以別之
 謹按傳信錄所載功臣云興之父名山南晉齊人 太祖趙淵
 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志 上去山南諸諸子日吾視若曾
 皆非田舍即往往可封侯今始知所以此公宜進封之後以女入
 其亦封武定侯徐成 驍騎指揮
 十一月建徐陽王廟於徐州以報祀郭子興子興女亦為 皇妃生
 蜀王豫王及如意王
 甲子洪武十七年
 春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為定制○是歲又令各布政
 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舉再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
 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姓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
 驗言親書別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謹按是亦始頒科舉成式既後申憲舉之令 聖訓之意益欲二
 之法誠萬世治
 手之範範矣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暨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為政必
 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
 善於此縱官官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面緣為姦假藉成權以亂國
 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交受其禍延及
 善類漢唐之事亦可鑒也朕為此者所以戒未然耳
 謹按三代而後人君謹內臣之防未有如我
 傳友德等凱旋至京諭功進封友德諸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葵武
 定侯胡海東川侯 陳桓晉定侯 張劉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

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成 張龍 王弼 先已有功身受封
 侯今功者征南雷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 吳復與
 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
 三月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是月丙戌卒
 年四十有六 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
 賜葬鍾山配享 太廟賜像功臣廟位列第三文忠器量沉澗人莫
 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必勝東征
 西討挺立殊勳威震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
 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可觀
 上嘗命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始
 定都察院官制國初置御史臺從一品衙門設御史大夫中丞侍御
 史等官 洪武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正七品衙門止設監察御史
 至是始置正二品衙門定今官制
 七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命附馬都尉李祺等同有司賑民戶口預
 為振恤祺善長子也
 九月江寧陳邁卒邁初為元温州路教授矣亂退隱於家國初以泰
 元之為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書禮待甚厚稱為先
 生而不名車駕為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常命為翰林學士
 者再又命為太常卿為禮部侍郎最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
 賜坐顧問賜賜肩輿校尉十人昇其出入前後錦囊無算群臣以
 邁被誅者遂為赦解 上亮其誠未嘗為性命其子克宿衛亦辭蓋
 恬淡靜退始終一致至是空遣中官賜祭及賜賜鍾山若邁者可

謂既明且否以保其身者矣。○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多至為大統曆元推演開曆勸司王道官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幾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權稅為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矣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之法方今天道既泰元統復爭之。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是年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是年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胡海榮陽侯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魏國公徐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轉守歲鎮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乙丑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五為翰林學士。○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陶岳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許岳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岳仲還官聞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度後卒于官。

謹按 岳仲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重之陞為按察使時編修多滯以吏索賄為奸岳仲至治賊吏數十人盡

二月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 上憫悼罷朝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攻城不屠與人無戲成功不矜財色不近志無威服昭明日月 命配享太廟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 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增福左都督應緒都督命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次 代王妃

謹按 徐武寧王天性純謹重厚上下咸敬而及之傳信錄記其一侍送至藩內為吳王時所居宿馬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藩內也即起趨前下北而西拜二拜而退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前無任勤勞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聘之日且不和納當為後期及御族備之使人首意令其適適友父聖求與女以待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贈數十金以助其資且謝約武寧之厚意如此

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濞又次之而受翰林脩撰

謹按 賈子濞名賈子寧功名安俱以子行校也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邊夷奉貢惟沙漠未遘海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志士馬疲費饑餉難 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皆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善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賊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善其言

謹按實案在承平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

豈可遂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

懼以至災異之變起矣蓋夸侈之心生則謙悔之志息故鮮克有終

可以為戒○惠州及五關山諸洞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

周德輿率師討之時蠻夷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

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蠻夷驚潰乃於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

戮四萬餘人振旅還京湯和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太祖大喜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諭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

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處築城增堡固設守備和行海上築數十城

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是歲周德輿卒

謹按前代功臣錄諸功臣之卒凡祭賜卹恩與昔備載之

時戶部侍郎郭桓等犯罪賊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連天下

諸司官吏繫獄獲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等借滿天下被指者皆至

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逼令桓等妄指平民皆屬誣朝廷於

是遂將審刑官呂庸等凌剝示衆以息天下之謫乃編榜天下詔曰

罪盈有已苛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關部等兵部侍郎

王忠閣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關部等工部侍郎秦志德關部等

禮部尚書趙瑄關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陛下落供招大

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為民設官欲為民造福必欲除奸而生好甚

是極望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給朕不效以若

君位誓不云乎天位難哉朕食不安以國民康仰觀俯察求治如食

今者如此人心為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

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元時三吾為廣西提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

茹瑺薦召拜是職年七十二矣

秋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即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惜

民為念奈何內外之臣任用弗當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

相仍今開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栽種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

秋根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

若不來聞本處有宿逋名赴京呈懇災由以憑優卹朕於有司則罪

以極刑

謹按前代而臨人君憂恤小民未嘗如我

八月命都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論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

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

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

九月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

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養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

自什一之制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

食一女作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

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

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十月命平原侯齊魯為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府叛酋平之

○命蜀王閔武於中都蜀王上第十子也諸藩最有賢德博通經

藝考及釋典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

有禁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荆蘇伯衡及各僧來復重與之講道論
文殆無虛日復建實訓堂尊奉 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
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後福州知府

朱季用原官

謹按時憲章有司之為民宰者生於論罪並作樂職役有朱季
一一切論罪任禁城役日用錢糧一緡季用又病喇被禁謂其子
曰吾力豈足堪此吾且死矣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敢離左右後戒二守其守不以某季用由是不召而友同役者
今日吾無所歸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甚無所歸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後其官同轉錄其辭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若于吾官同轉錄其辭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若于吾官同轉錄其辭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辭異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

存心錄又命編漢書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

錄

十一月乘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

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作者依律釋放○宜

稟勝王溥王復春不肯服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世常幽同知仍遣

庶吉士楊靖齋勸勞之

丙寅洪武十九年

正月命禱國公傅文德長與侯耿炳文等勦平雲南貴州等處蠻夷

二月遣行人司○上與侍臣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儉不可

儉者實乎然實不可儉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推尊者無差業

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幣一疋絮一斤若
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
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
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短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
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教諭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者
為令未幾 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敬事長所
以教順成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
孝弟風俗淳淳治道隆平養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
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七月詔舉經明行脩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

部臣曰此來有司不謹朕意士有者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

重文王用呂尚而昭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

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

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陸安侯王志寧進封許國公

十二月御製大誥三篇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天下臣民滌元之汙

俗往往不安職業觸憲章欲做成周乃法大誥治之製以訓化之

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

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

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篇大誥其意益切至

詳盡焉 上親為之序

謹按此是戶部傳知事舉發連生者與因此違作大

謹按此是戶部傳知事舉發連生者與因此違作大

謹按此是戶部傳知事舉發連生者與因此違作大

謹按此是戶部傳知事舉發連生者與因此違作大

折獄存
一節之
文
丁卯洪武二十年

二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諭之曰耕籍

古禮也一以供米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

使民盡力於農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朕

於此非徒為燕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是年各省大豐民

安事治 上甚喜之令光祿寺設豐年宴以享太平盛事○特殘元

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尚據象金山時為邊患命宋國公為

勝佩征虜將軍印率列侯郭英胡海張龍王弼等統師三十萬往征

之師至金山納哈出懼而遁勝選精騎窮追之至乙迷河納哈出知

不可免乃乞降并降其學士也先帖木爾公官等所帥共二十餘

萬悉驅入上海各城屯任捷聞 上大悅旋師城大寧○御註尚書
洪範成命替善劉三吾序其後○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
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
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
欺府縣笑百出謂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
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
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員次其事悉書
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謹按宋季末子如濬州以既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
者無稅田無稅自非田之法而得兼井自限田口分世業
之制不行何謂者田連年而貧者地無立銀君子也為長大臣

笑至此後增增增增之樂焉富者生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
稅富者稅取而差稅者稅多而後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
美惡者前代禍亂多由於貧富不均使富者得以為亂我
聖祖所以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飾也今日此弊視國初
子其可忽乎

上嘗微行暮至朝天宮前一婦人衣衰麻而大笑 上問之曰觀爾

被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
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

笑也 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四十步是吾
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 上因識其處明日命使往視之則

黃土一堆草木翁鬱掘地數尺有誌石焉視之晉下壘墓也面如生
色兩手皆拳其指甲長出手背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壞

上念其忠臣也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司春秋享祀之

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先是真
既歸附歷江西山東秦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

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二子
九月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
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年每歲一行拆衝風濤動

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軍糧餉有功封勳
侯食祿世襲與赫同

十一月永成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高鈺為
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
征北虜又命增置侯爵并管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管定等處蠻寇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諸國公傳友德統番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極
蠻叛結皆為馬龍他印甸之摩步勒總兵沐英道都指揮密正擊破
之斬首千五百級

三月平緬復舉衆三十萬寇定遠勢甚肆沐英自將精
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
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
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
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
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
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有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

旁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特以飛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軍
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後中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
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助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
既交彼象為前列我前軍火箭砲連發星流烟飛雷聲電走霹靂
之聲不絕山谷為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然死
戰我左師少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披
刀飛騎而下塵衆後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塵不移時賊衆大
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刃刺爛以死

渠帥刀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擊象背其餘象走死山谷中生還
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
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襲賜八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

見五色雲

見五色雲

見五色雲

見五色雲

命其子榮發對東亮伯

四月藍玉等進兵至哈刺哈河前鋒探知虜營不遠來報玉等帥輕
騎衝放捲甲倍道而進出其不意直搗虜營虜王脫古師帖木兒大
驚帥十餘騎潰圍走其將蠻子木剌來拒我師奮擊虜之獲兩營輜
重金寶及馬四萬餘俘其衆五萬餘人復追至捕魚兒海生擒虜將
咬咬司徒十不刺王子及後宮后妃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疋牛
羊輜重無算都督俞通淵何福又帥師至曲律連河招降平章阿魯

木等獲人口馬駝一萬計乃旋師是役方大軍之追虜也進次遊魂南
道無米軍士渴甚至一小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
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之餘流溢出如溪泉咸呼曰此 朝廷之福
天之助也先是 上嘗憂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
而止至是泉湧乘輿符玉等遠至京獻符 上大喜賜賜褒之進
封藍玉涼國公食祿三千石賞郭蓋白金千兩鈔八百錠彩緞四十
疋餘有差

謹按初元順帝遣于沙漢既風聞人益日惠宗太子受獻職理
值蓋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焉所獻其命高皆其
後高自是日微皆君親臣強今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正統中之
也先近日吉囊能吞不臣
之屬皆小王子之族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劍三吾進曰事物之祥徵於治世禱之時與於

見五色雲

見五色雲

見五色雲

詩歌此實聖德所致。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懈，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紫昇等

兵至晉定，勦平陸軍，白照水，腦等洞蠻寇。

七月復進勦東川，託達烏路大發等寨，皆平之。○傳友德率兵至雲南討南靖普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蠻寇，叛復不常者，戮之。會從者論道歸業，都督張銓從征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達兵，隨征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

八月，安征北諸將於奉天殿。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之。○御製諭武臣勦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息。二曰：遠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脩築城池，其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

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日：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為遵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改建歷代帝王廟於鷓鳴山之陽。

十月，納哈出所部達兵有安置陝西者，中途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街等處，勦平之。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築，成和率妻子謝

上降手勦襄嘉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幣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未幾，遷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

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

是年進士。上親選拔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異。一

日，寓太極西室，諭之曰：爾精試舉，今日時政所宜，直述以聞，毋退，即

草封事九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嘉其誠，時兵部侍郎

沈潛忌縉，才諳其狎侮，首諫。上不聽，罷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

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者，縉者，縉筆立就。歷試其

奏狀。上慮縉少酒，養將為衆所傾，召縉父至，諭之曰：才之生，其難

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偏益進，其學又論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

恩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謹按：縉封事其要畧有云：陛下選人不察，於賢否校職不量，法為最之餘，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陛下聖明，則天下無事，每多自悔之時，無有不及之嘆。又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非人道所當可以禁絕，縉老之化，又言：大當非俗眾可肆其放

徐光祚封魏國公封常昇開國公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其王燧立叔明子日熾王國事

已巳洪武二十二年 此是天下太平時勢功在隆時

三月 上以天下無事 憫諸功臣欲保全之 詔其公侯各還其鄉

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安南侯俞通源各陞爵 上賜王弼

解錢五萬造第鳳陽銀二千錠與昇先坐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

銀二千錠餘段三千表裏安富其家英通源各賜春有差

謹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七萬五千貫文綺百匹別賜銀五萬番鳳慶建第賜 上諭之尸朕

周諸處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英遂回國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

正月朔清道獲利數凡五十七人功高望重連歲賜總兵者八

人曰 魏國公徐達 曹國公李文忠 宋國公湯勝 衛國公鄧

愈 信國公湯和 長興侯耿文炳 江陰侯吳良 西平侯沐英

拜舞書而應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起而封者三人榮陽

侯鄭遇春 陸安侯王忠 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

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安侯周德興 肇昌侯

郭子興 南雄侯趙庸 安慶侯仇成 崇山侯李新 南安侯俞

通源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 靖海侯吳禎 東勝侯汪興

禮 普定侯陳桓 航海侯張赫 船艦侯朱壽 德慶侯廖永忠

臨江侯陳德 濟寧侯顧時 延安侯衛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淮安侯華雲龍建立功者十五人魏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靖

寧侯葉昇 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 武定侯郭英 景川侯

曹雲 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 安陸侯吳復 宣德侯金朝

興 永成侯薛顯 東川侯胡海 嵩慶侯張翼 永嘉侯朱亮祖

因父功而封者四人開國公常昇 斷春侯屠麟 全寧侯孫格

西元侯瑄與持兵有重於兩關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東平

侯驍 宣寧侯曹良臣 營陽侯楊璟 河南侯陸聚 汝南侯

梅思祖 宜春侯黃彬 汝南侯胡美共五十七人

謹按洪武金氏所封功臣皆以戰功起而封者不載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禮按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厚矣其對等重其

對以此知功臣
錄亦尚未盡

文皇北征沙漠至遼都山擒虜將乃兒不花而還○命東川侯胡海為征
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

三月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甲洞擒獲蠻酋是三八古皮等

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

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賜賜海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銀一千錠

幣帛六十匹賜老於家是年海卒

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

有以胡惟庸黨類為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

長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

皇明實紀 洪武四年

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謹按韓國之獄當時韓臣皆不敢救惟解縉代廣部郎中王國用

以肅清逆黨奉命刑部尚書楊瑄備錄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公

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顏時陳德華曹龍王

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全朝與黃彬都督毛謙薛顯陳方亮耿

忠於琬凡二十人○詔求仙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處

人洪武初入武當山脩煉手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

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倘若無人時呼為張進道有問之者終日

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宏宏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

先知之所咳唾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或登山涉水其行如

飛或隆冬卧雪中躬躬如平常既入武當往來天柱峯五龍峯紫霄

臺

程朱天

人張三

程朱天

未嘗

聖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雷平在玄清過之求為弟子三丰使居五

龍有結草庵於展旗峰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往至是

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進朝了不可得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監

察御史賜之固辭不受起擢太常卿

謹按雙龍成狀記云項枝王樹居仙家未幾人間亦此花清致不

浪游便欲回天上去年從梅望借靈樞此詩三丰進老詠揚州

現花以自死也永樂初文廟復崇道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有若天

下豈有個人盡教支耳今觀因物周顯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歷

仙九路隔不可盡以為說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但

秋詔宋國公馮勝平侯費聚還鄉各賜金銀釵幣有差

十月命劉基孫劉萬襲封誠意伯初上封基爵止其身不世襲也

既而基積忤胡惟庸為所害基子璉為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布政

使沈立本所脅發憤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上甚憫之至是命璉

子應襲封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賜璉孫子孫世襲○命

禮部試侍郎張晉翰林學士劉三吾同徵至者儒臨安錢宰等皆

善儒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九蔡

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蔡氏名書傳會

選命禮部刊行

謹按野史云高皇帝聖母起靈以尚書蔡義和惟天陰降下民

以蔡氏新說對上曰朕自起矣迄今未嘗步其履焉可與儒生

專談因命諸儒臣正焉書傳會選制示天下學者其書曰九經

元科崇奉者專以蔡氏為不然而其文一節已自是謂謂其外

天而左也今如洪範內惟天降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

陰陽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之事天之能降下民者何

不得舉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傳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臣之意哉。○時并令監臣修孟子節文先見上覽孟子至亦亦冠編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請去其辭享子有諫者以不致論且命金吾衛之刑部尚書錢序執事入諫與自揣祖胸受箭而孟子配享得不致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九不醫院廢其箭而孟子配享得不致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九不以尊君為至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為翰林侍讀。○置其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翰古史。○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為禮部試左侍郎。鞏昌教授李本立為翰林院編修。○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待養乞放還鄉里俾得養。奏上憐其志從之。

是年潭王梓暴卒。○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謹按赫以從平西番功封侯至是九十子與赫相繼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江蘇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許觀貴池人觀會試俱第一後後性黃定文中仕至禮部

敬元遼王阿札失理寇遼忠於願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

五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遣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為然越二日復起師深入

六月至黑龍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足甚多

七月遣至金鞍子山復征黑龍山至磨子海打蘭尖山追虜

札都達征黑龍山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定生員巾服之制。上以學校為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欄衫用藍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線緣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始有古風。

謹按我太祖有天下飲秦民臣情偽數為微行一日微行至神廟以異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上去明日朝罷上曰名紳中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乘與貴戚皆有網巾為定制

以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

謹按友信以貢至京師。遇帝微行口占玄覽詩二句云誰把青衫入朝友信知言飲久不至遂入朝。上大悅問其姓名曰友信上召友信上殿前問故具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俘獲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緡錢金段造第鳳陽優老于家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三曰擢夷狄以為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臧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上曰所言知時務。遂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必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易怯。邊之田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克國班起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敵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察

院右食都御決。○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為新化縣令。

謹按初選進士於新化。今在官以勳勳。無私。諒吏卒不敢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文。刑。射。理。之。吏。有。不。得。為。奸。能。詐。從。作。氏。安。然。安。業。流。民。之。歸。若。此。豈。非。考。課。最。隆。考。功。主。事。既。而。縣。民。前。後。等。請。關。乞。命。再。任。上。令。吏。部。俾。後。為。難。今。仍。命。部。實。負。而。選。比。

湖廣督學衛百戶令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

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志欲定都

洛陽為圖以獻○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

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籍

者悉毀之○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屠繼

不許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教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

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歎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

之何以為勸懲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權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為燕

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憲為周府左長史○敕言訓導秩滿例陞

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難里其道則等不可以

資格論途實授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命通淵進軍首克銀額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鑼蠻
二月克龍里四寨克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
三月克楊湖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通淵班師
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薨謚曰懿文○是年皇太子薨長孫允文立

○抽糧度朱勳率舟師海運

五月命通淵回京 上以通淵曩立戰功克緝父兄道烈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越萬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

券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于雲南英聞 皇太子薨號不輟遂致失聲少

飲食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追封

愍寧王謚昭靖望像功臣廟仍配享 太廟贈三代皆王爵英為人

寬弘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

有功不伐居貴不驕九得 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

雲南節官僚脩惠政馴致靈輿學校治水利通鹽井來商旅墾田至

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足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

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謹按琉球在海南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船七日可至漢

諭亦不從洪武初因分屬三中山王察度出朝至宗山北王怡死芝

官誦讀○遣都督朱瑄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

八月至懿文皇太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

阻治溝洫架橋梁以通道路

命普定侯瑄往陝西脩運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

九月立嫡長孫允熲為 皇太子孫以脩撰子澄為兼少詹事侍東

宮誦讀○遣都督朱瑄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

皇太子

皇太子

皇太子

皇太子

皇太子

皇太子

皇太子

皇太子

皇太子

二千五百牛洋十萬而隨○道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執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撒爾山天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徹心上疏切諫謹按其界曰國祚猶短在德薄非所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為國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曰御聖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可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聖非寶也且戰國之若璽先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今高取寶使兵車動軍民困若思真正之大寶而易用之小寶也聖人若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彼受用之此即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倉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孝孺台州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知濟南府有異政註誤死獄中孝孺聽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讀書一目十行供下方醫亂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年二十持所為文謁宋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愛

謂孝孺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願肯從我遊耶洪武壬戌以學士吳沉薦詔徵至京上使人覘之見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耳察論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解連孝孺有司籍其家械赴關下上立命釋之已而家益貧會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授徒石鏡若將終身至是復徵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禮中府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

十一月藍玉兵次栢嶼遠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送京師伏誅遂于卽卞州築城置越雋衛鎮守之

冬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

眼尊者及周顛仙遺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三片一曰溫涼石二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酸以服上服之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遍體抽掣藥之功也其藥味香若苜蓿而酸底凝朱紅彩

適異是夜病愈精神日壯

謹按天之恩相我大且非偶然也蓋天生下民不可無主無主則我大則身任君師之責為中華主豈一日熱病天心能釋然哉故赤脚僧之進藥奉天之假手耳語曰吉人天相不虛也

蔡因洪武二十六年

二月涼國公監王謀不事專其靈皆伏誅王始以常開平妻弟
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捷素狠戾不學恃功暴橫於奴僕子數
千皆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極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比
度喜逢關關吏以夜不覺納王駿門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
元妃王 上詰責之王不為意每侍 上宴容止停傲總兵在外專
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定征西歸意望進爵府已封涼國公上命加
太傅王據決曰我高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王退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帥令收集士卒并家奴伏甲為變將發
為錦衣衛士將獻上告捕迅伏誅并大誅逆黨九戮數萬人連坐者
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建德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
靖寧侯葉昇及吏部尚書詹徽翰林典藉孫養等凡數百千家

七月選秀才張宗濟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
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聞陳宏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
事日以為常

謹按教諭太子似此舉尤
善善世所當法也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遣官簡
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今自推舉乃以鄭濟為左春
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

謹按浦江鄭氏自其祖始子孫勿異幾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
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子孫馳行孝謹親親與夫三年不
御酒內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其家僅種麥稻親與夫
不觀亦三年不御酒肉其為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為教長數以
事入觀上誠之後披人安許其家與權臣通財賄與與與與
之錄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後其家其宗長鄭濟與與與與
兩人爭先跪吏上傳傳之日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誦之耳權與

九月詔曰朕荷皇天眷命削平禍亂今二十餘年矣邇者朝臣其無
忠義者李善長等陰為搆禍聖人各伏誅今年監賊為亂謀泄捉
拿族誅已戮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姦頑無知向生疑
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詔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未
擊者不分胡黨監黨一舉赦宥之○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有司如
式製造以祀孔子

十一月擢秦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為右贊
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
不稱自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權 上召二人謂之
曰朕所以左右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謹按近日有梓行流弊者雖亦稱年終洪武之世然徒詳於
而無多道如此年庚分五六事皆謂及之人者而此紀不載一
焉也可知矣且其間詳錄多而詳錄可矣先不如此安謙四
表險易謂冊師可以復大等其兩縣電掃雷九之技可以破北廣
之類益出於避險村字究好事之所為非名學士大夫之筆其失
也宜近日新詳多喜聞國初之事而或未知此紀之失也愚故辨
之而廣精詳考訂焉此版運之編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善於歷代宗室諸為虐悖逆者以類
為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
中外群臣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勅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
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詔武官子弟習騎射○改中都留守國子

監為鳳陽儒學。○梅示天下。示觀停道俱不許奔走在外及交構有
 司以書冊稱為題疏。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脩禱及學全
 真者。聽三四人。不許得私。私庶。庶者。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
 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周者。挈送。有司。問。克。軍。不許
 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命。戶。部。行。文
 普。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果。每。一。戶。初。年。一。百。株。次。年。四。百。株。三
 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自。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論。工。部。臣
 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
 荒。則。茫。然。無。措。也。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
 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者。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
 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論。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果。或。遇。凶。歉。可
 為。衣。食。之。助。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定。海。人
 五月。定。武。職。比。試。職。例。九。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未。及。二十。歲。者
 擬。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擬。職。署。事。食。半。俸
 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乃。不。中。者。降。克。單。
 議。按。此。而。今。不。行。矣。
 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於。其。鄉。置。享。堂。樹。碑。於。先。墓
 皆。官。為。給。費。
 七月。上。因。改。定。書。傳。請。儒。臣。劉。三。吾。等。曰。朕。每。親。天。象。自。洪。武。初。
 有。異。氣。發。於。奎。星。本。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富。興。爾。等。宜。考。古。證。今。
 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紵。衣。被。

十二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朱。晟。剿。真。率。兵。討。之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勒。之。先是。越。州。蠻。寇
 海。子。阿。資。勒。龍。高。縱。殺。掠。累。為。民。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
 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後。討。之。眾。以。為。難。進。兵。紫。溪
 山。嶺。其。黨。者。宗。春。謂。眾。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
 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謂。土。酋。悉。從。征。設。謀。讎。詐。俾。不。能。過。復
 多。置。營。壘。相。犄。角。制。其。出入。投。首。必。矣。乃。進。兵。至。赤。高。里。獲。阿。資。勒
 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餘。眾。震。服。
 四月。宋。辰。兵。過。溫。隔。江。分。兵。為。三。道。遂。至。鎮。克。口。與。虜。戰。大。敗。之。斬
 與。獲。千。餘。人。又。遂。北。路。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廣。西。南。丹。奉。議。驛。等。處。蠻。酋。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為。總。管。官。率。兵
 都。指。揮。副。使。等。官。率。師。十五。萬。往。征。之
 八月。貴。州。土。官。阿。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
 二。千。餘。人。曹。瑋。等。長。官。司。作。亂。成。後。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
 子。餘。人。○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風。陽。暴。年。多。疾。上。春。念。之
 每。歲。必。一。召。入。朝。賜。以。安。車。入。殿。慶。其。養。備。至。相。對。語。嘗。為。無。厭。感
 泣。賜。錢。鈔。預。為。營。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朝。親。為。文。後。復。有
 以。祭。道。封。東。院。王。諡。襄。武。想。像。功。臣。廟。復。祀。享。太。廟。上。之。初。起
 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命。惟。謹。故。上。喜。焉。恩。禮。之。隆。時
 莫。與。比。

謹按王沉... 免五府糧

九月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 免五府糧

供給遼東軍... 免五府糧

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 免五府糧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免五府糧

八月詔復免太平... 免五府糧

九月大賚天下... 免五府糧

十一月詔翰林院... 免五府糧

十二月以破瀾木... 免五府糧

丁丑洪武三十年... 免五府糧

正月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稱爲考官
取太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是年殿試景星
會於聚奎 上以士氣克斗牛關係不小命考官致意毋得視
爲泛常

三月殿試賜進士闕縣陳郊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上怒命
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
黃章紀善周銜蕭樞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信信稍受其所囑以卷
之最陋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奉進益怒謂其胡監
餘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稍及司憲爲監書錄皆胡黨惟其不
與焉詔有三吾請成邊條者凌遲於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此
人也

六月朔殿試再舉闕以山東韓克忠爲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謹按同林記云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稱吳曰太子天
下易動事竟成又考 文皇帝封建諸亦稱 三吾曾欲立厥爲
嗣則知 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於泰管二王不果用也
末二王相繼繼而 聖祖亦果欲更得一二年在位而立
文皇帝爲嗣無怪而天下虎狼年與爭之若矣嗚呼豈謂運祿所
未除耶

以勸令事未完令天下官吏有實職先是刑部尚書開濟刻深有條
建官各立文簿一編凡有所行事今逐日牘寫并草本改抹字跡
歲進呈者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勸令文移所行之事皆要依條結

絕如有未完及有無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付刑部等
衙門問罪煇煉慘酷無不誣服自無所輸皆以寄借爲名動以數千
萬計九所舉連皆至破家既而開濟亦被誅○時勳人表其精相術
姚廣孝薦之無欺 文皇使人召之至使者與飲於酒肆 文皇服
衛士服侍衛士九人同入肆沽酒使者因謂其試看此十人共趨拜
文皇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文皇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
官也琪不答 文皇還宮命召人詳扣之琪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
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
地重瞳龍鬚玉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洪鍾足底龜
文有變應侯年交四十輯過於臚即登寶位
謹按瑛字英王從弟其皇太孫開其名亦召見使相馬瑛言官最
謹按瑛在西北方人宜豫防之同縣金忠性成州不樂行瑛一見
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登舟即順境矣
忠誓上無印不至問以瑛忠忠以上大吉吉瑛召拜太常丞奉屬差
兵部尚書其相術奇瑛類此 文皇登極召瑛拜太常丞奉屬差
瑛子忠徵克備其術官至尚書少卿

川陝寇發勢猖獗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漢中之
後河生擒賊首高佛興及其黨數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請誅之
屬從者勿治 上可之○五開等處蠻人作亂
七月命都督楊文輝觀師二十萬從楚王征之復命都督顧成率
貴州都司軍馬策應文輝進兵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等九長官
司所屬喇寨用機設奇擒殺蠻賊一萬九百餘人俘賊屬一萬六百
餘口顧成亦勦平壽部六洞蟒蠻天柱天堂大坪小坪等處苗寇而
十月詔天下郡縣夏秋稅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許

亦轉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運之勞每金一兩折米二十
三買五百文折米一石每金一兩折米四石
折米一石每金一兩折米七石折米二十
馬都尉歐陽何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于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
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開陞不意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
西使以已茶私出境貨易尙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其藩閩大臣皆
奉應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
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州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謹按倫尙 帝女安慶公主 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網
羅國公李景隆還自京師先是景隆奉詔齎金牌勸合直抵西番令
各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五千五百餘疋回

京分給京衛騎士 上有序皇明祖訓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
皆在始受命之君初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
展泰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
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有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
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獲差後嘗
練兵少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慮防微近二十載乃能事除
強敵統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爲國
法章元朝始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
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行猜至難奪也而朕已齊
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者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過數經今十年
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編立焉

大德 謹按 洪武六年太祖錄已作更改其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
長自古國家治日當火亂日
常無不嚴此爲戒速矣
祖訓首重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
偽無不涉歷其中委積刀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赦者特令法外
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
非非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
許用然則刑罰開創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
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
府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
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
來侵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惠而我與兵輕伐亦不祥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無功無故與我致傷人命切記
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謹按此二章見後 聖祖慎重兵刑之訓焉見治內政外之事焉
見治外之事焉

家法大書揚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九七聯稿至今
方足豈非難哉蓋俗備多是古非今更常舞文弄法自非博採衆
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真能有所主也今翰林編輯成書禮部
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得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
不可改也非但不肖朕垂法之意而天地 祖宗亦將予佑於無窮
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謹按 洪武六年太祖錄已作更改其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
長自古國家治日當火亂日
常無不嚴此爲戒速矣
祖訓首重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
偽無不涉歷其中委積刀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赦者特令法外
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
非非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
許用然則刑罰開創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
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
府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
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
來侵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惠而我與兵輕伐亦不祥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無功無故與我致傷人命切記
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謹按此二章見後 聖祖慎重兵刑之訓焉見治內政外之事焉
見治外之事焉

戊寅洪武二十一年
春以齊泰爲兵部尚書齊泰溧水人也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

春以齊泰爲兵部尚書齊泰溧水人也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

一德受知於 上改賜今名物授禮部主事一日書護身殿
 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禱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
 是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國籍泰出袖
 中手冊以進其悉自是益承眷遇

上皇于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四
 王子 成祖文皇帝幼封周王 高皇后所生也次楚王
 齊王 淳王 魯王 蜀王 湘王 代王 大肅王 遼王
 唐王 唐王 南鄂王 伊王 皆諸皇妃所生也祖訓九東官親王
 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開付宗人府立雙名每
 一世取一字以爲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爲雙名編入王
 際至二十世後照例續編承爲定式如 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
 騰和見祐厚載頌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是也親王子除嫡
 長子襲封外餘皆封郡王 親王未一萬石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
 外餘皆授鎮國將軍 親王未一萬石郡王子 郡王曾孫
 授奉國將軍 親王未一萬石 五世孫授輔國中尉
 王女曰郡主 親王未一萬石 皇女曰公主 親王未一萬石
 王女曰縣君 親王未一萬石 郡王女曰郡君 親王未一萬石

四月 上不豫五月十日 上崩壽七十有一是月十六日葬於

孝陵上尊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
 號太祖 皇明玉牒曰 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及江狩群
 推多滂泗肆傲自驕爲帝獨克已下人旁求俊傑以有禮聽受
 其言晝夜不倦勤於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日晏始罷稍聞即與
 諸儒講論經史聽政至昏乃還宮隆冬盛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
 強不替九有陳論無間卑賤皆小心鞫問有小警終夕不安設思頑
 愚之宜節於自奉非燕群臣不得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杜謹於
 禮度對群臣必正衣冠漢皇之威躬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群臣
 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諒自爲詔勅頃刻即成思知宿構用其
 科敵機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
 嚴於禮祀秉主藝藝兢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尤於貧穢語及稼穡
 艱難辨爲滄泣於大姓兼併官僚貪濫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
 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已高彌
 勤焉治飭馬政備慮防較兵籍孜孜不息山陵之制皆預營度務從
 簡儉器用陶瓦鳴呼其謂聖神之極矣

謹按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取天下多從重典漢承中今稍有睦
 已位先矣矣以故召職當備懼恐不能奉
 又按州志曰洪武間朝廷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微而不錄惡無
 如山西平陽縣民郭先是也有人入村爲郭先史應事果及許以
 他縣郭先名字職職相連而遺去者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問是也
 此類甚多不可枚舉然事亦貴不
 免於誅一時嚴密氣象可想見矣

四卷終

皇明太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建文卷五

粵濱巨 東莞 陳建 蔡輯 瓊山 丘濬 鑒定

建文皇帝 洪武之孫太子標之子也 已卯元年 立在他四年 建文元年 承樂始即位 事見下

閏五月十六日辛卯 皇太孫允炆即位時年二十三初

懿文太子生太孫頂顛頗倫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 甚聰穎一夕 懿文與之侍側 太祖命咏新月 懿文詩曰 昨夜嚴陵失釣鈎 何人移上碧雲頭 雖然未得國圖相 也有清光過九州 太孫詩

曰 誰將玉荷甲 妬破碧天痕 影落江湖裏 蛟龍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國圖影落江湖裏皆非吉兆也及立為 皇太孫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 太孫坐東衙門召侍講讀

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

事為對 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 太祖建御金陵去邊塞

乃輸六七千里北虜時出沒塞下捕殺更卒以故命並是諸王得專

制國中拔兵防禦地大權實效驕倖 洪武中葉居升應詔陳言甚

論分封太後 太祖大怒繫死獄中後無敢復言者 太孫既即位

曲加恩禮黃子澄齊奏議欲稍削其權諸王遂與中朝浸相齟齬

謹按洪武二十五年正月 太祖皇帝患病初為急命並遣王相

一欵云當處調將領兵至門外朝服與皇長孫孫及口舌語勅諸王內

庶使欲加職以口舌或命侍候詩觀處于室編修吳言信錄卷

聽命會之上 頌皇長孫曰汝等聞之當使遠處不動聽汝以

安也建文後進諸王得從兵專制緣此 高廟自以為安遠長

命之基矣豈非天哉

是年 孝陵接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蔡官外皆尊屬各擁

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母

得奔喪今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罷朝廷節度詔下諸王怒

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于 帝令人賁勅勅使還國○追尊 皇考

懿文皇太子為孝惠皇帝 廟號景宗 皇妣懿敬皇太子妃某氏

為孝康皇后○尊繼母皇太子妃呂氏為皇太后 立妃馬氏為皇

后○封 皇弟允熲為吳王 允熲為衛王 允熲為徐王

六月丙午日赤無光○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直

文淵閣同郡王叔英時為漢陽知縣道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

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 賈誼

之於文帝未能有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

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

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絀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

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

於今者如夏時問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

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

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

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謹按後世方者以官輪建文君更更舊制似亦未得

滿前監察御史解縉為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今繪船進學許十年

來朝權用未及十年期間 太祖質天縉趨赴臨 大臣謂赴臨非詔
 旨遂護河州○權戶部主筆夏原吉為戶部右侍郎原吉湖廣漕陰
 人母廖氏慶三問大夫降而生舉動端厚好學甚怒不形有鬼物白
 誓附人言禍福不衷里中或強原吉往觀無所言他日果役有言或
 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舉卿士太學授戶部主事以勤敏
 名遂起陞本部侍郎○召雲南學官董倫還為翰林院學士先是
 帝為 皇太孫時倫為春坊大學士以誣譏謫雲南至是召還○擢
 中書舍人憲義為吏部右侍郎義四川巴縣人初名瑤登洪武乙丑
 進士授中書舍人 太祖見而問之曰得非憲叔之後乎瑤叩首不
 敢對 太祖喜其篤實令更名義御書義字賜之義居吏部與時浮
 沉國子博士王紳以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固
 繫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
 器則有獲僥倖之思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議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
 債事則是執事雖欲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休
 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紳縉之子也○廢周王橐為庶人先是周王與
 燕齊相代岷五府通謀 帝一日罷朝召黃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
 東閣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也然幾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
 欲先無言燕棹重兵奈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消
 傷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而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
 公李景隆調兵奔至河南圖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周宮春屬送至京
 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為護衛燕聞齊泰黃子澄等
 用事周王見執且將加兵于諸藩故也○燕榮感守心四川岳池教

諭程濟通海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
 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以工部右侍郎張昂為比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
 時燕齊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曰燕王久
 禮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募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
 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
 邊報北虜漸息俱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
 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及也 帝善之乃
 選用黃貴德察 燕府動靜徐為之計○遣代土如蜀時代王貪虐
 將為不靖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侍教于蜀下時蜀王素
 以賢聞故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通軍
 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
 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募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
 天文謂圖大事必成 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遣
 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 燕王妃姬祖之妹也輝祖雖與
 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常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
 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謹按道衍天洲姚廣孝也初配髮為僧城姚智德僧改法名道衍
 姚道衍字斯道時相城監造道士唐應真曾讀書學道法兼通兵
 機道衍師之蓋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姚道
 古詩曰然燭午未滅紅乾烟花猶自半明殘五州山近朝雲散
 故樓前夜月映江水無潮過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滿家樂事
 何在北頭青眼倦看共雲宗弟見其攝跡高吟笑之曰此道
 子前和道斯道法薄前朝失脫而宗弟來道衍在燕任持法平
 慶壽寺或道衍文詞異才 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

吳音通野曰會和開標出太平發五路王自脫連御之脫王日
殿下得無作皇命子王叱曰和物說道行然而退他日
寺遇珠琪相之日奉命和向乃爾目三角影百形如病虎
託以分逃軍丁召洪至無使者與飲于西殿王亦開珠名
亦入肆琪一見即趨拜王前占其馬曰太平天子工大喜
錦琪于道行僧舍傳二語云辭幸相于嵩山僧寺識黃子于長安
酒家此也王時時與道行語多奇秘者王甚道之道行時或誤
爾誤王前王帝之責也境筆之則實是于道行云
賜大監諸生高等襲衣束帶師省親○吏部尚書茹瑄居位日久多
私親識是月保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賊跡右都御史恭昭劾奏瑄
貪卸奉職無狀黃子澄亦議瑄有心計而無典術不宜居宰衡統百
官遂令致仕瑄以此怨二人
十二月召齊王禧歸京師時齊王有異謀為其下所告命之入朝赦
不罪惟拘得之○召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為吏部尚書統陝西富平
人洪武中雲南即以統為右叅政陞左布政使化于民遠近安之
凡土地官職法令條格壇祠公署創置皆出統裁定中國衣冠流徙
雲南者不問識與不識皆厚恤之秩滿入覲高皇帝嘉其能稱焉
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
今有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今布則四野惟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
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加茂績
命仍治南汝往欽哉遂還治至是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思慕如失
父母屬朝廷更化旁求四方隱逸日集闕下悉委統試統識鑑
精明擬在仰掖滯滯才授任各得其宜士大夫起爾籍者彈冠相
慶焉○召韓宜可為右副都御史宜可初為山西布政使累請罷歸
為人敦厚高潔持法廉慎時齊黃建議削奪諸王宜可常言其當從

夏大密加沙範勿邊請討後竟借事人乃知其為老成持重之言未
又宜可卒
已卯洪武三十二年 創建文元年
正月冊皇子文奎為皇太子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命宜
順民壽藏田租
謹按先是帝皇學既諳文帝又曰允攸及皇子生後命名
建文年號燕王問之曰臣下儒生之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名
月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初太祖定親州諸王位各立
二十字以繫于孫名燕王位下則曰高瞻和厚敦龐常由
慈和怡和神簡靖迪先讓讓者高瞻仰法天也厚敦龐察地也天
在國籍必有天下望氣者後言燕地有天天子氣時雖之聞由此而
所為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燕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燕內
庶庶許諾至燕後命王
二月以都督會事耿欽掌北平都司事左食都御史京清署北平布
政司參議等名還時聞燕藩將有變使欽偕清往視馬以防邊
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使術士袁忠徹執酒壺相之宴畢忠徹拜曰
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骨張易年三十六面方五小行衣
如蛇謝費年三十一擁腫早肥而氣短俱王刑傷景清身矮聲嘶
顯骨神發色如飛火二人相亦凶皆不足慮也忠徹即珙之子○
詔開史館纂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
為總裁侍講學士高選志侍詔方孝孺副之命右都御史暴鵬戶
部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
間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夏原吉採訪
建康縣採訪北平具得燕藩事情密封以聞且請預為之備燕王

深憾之○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員正二品左右侍郎仍舊時 朝廷於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等衙門官名品秩俱稍有增損更改

三月 帝用齊黃之策命都督宋忠訓練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訓練忠麾下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清都督耿繼勳兵於山海關而張勇謝賈則密伺之約期俱發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訪見於天是以地震執政者惡之出知福寧縣

四月 燕王使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燾至京師尋請歸國時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或曰宜偕行 王曰使 朝廷勿疑也及至 京齊奏請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恐事覺彼先得

為倫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世子兄弟三人皆親國徐輝祖之甥也輝祖察高煦異常欲 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物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射騎非惟不忠抑亦叛父他日必有大患 帝以問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附馬王寧皆力為庇護保其無他 帝乃遣之歸國

願行高煦竊入輝祖殿中取其良馬馳去比追之已渡江矣世子等既還得京師動靜甚悉 燕王喜曰吾父子相聚此天贊我也吾大

事濟矣及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為多 帝始大悔不用輝祖之言○削岷王榑護衛所為兇悍與西平侯構怨 帝降勅切責之章其

護衛謀其逆惡指榑宗麟○湘王柏自殺先是湘王偽造寶鈔及殘虐殺人 帝降勅切責議發兵討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斧躍入火而死○廢齊王榑為庶人初榑留京師日久使人往封

國起兵青州中護衛軍曾名派告王謀及事由護衛指揮榮宜勳實策真極刑遂廢榑為庶人○遣北平右布政使曾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建至京師時北平倉庫湯宗首告瑛受燕府賞賜結為腹心辭曾昱及瑛於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官瑛于廣西瑛為民理陪

六月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諫上變告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陰謀詔逮赴京皆波產伏誅 燕王亦被詔議乃無疾狂奔走市奪食飲酒語言蹇亂或問土壤或暈仆翊日張昂等皆入問疾 燕王推烘爐猶呼疾昂嘆息而出葛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遣中官

往逮燕府官屬張昂謝貴以兵圍燕府王城時燕山護衛百戶鄧勝奏事至京下獄訊之言 燕王將起兵狀 遣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起兵望北平布政司事工部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高誠伴讀余逢辰死之先是 文皇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起義期對不可至是遣速官屬又密救張信手致 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女所能執也

也不如轉禍為福信因請見 文皇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勅在此當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也次召道衍謀事

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定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昂約盧聚內應一西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道竊其草獻府中 文皇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擒貴昂餘無能為矣

文皇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擒貴昂餘無能為矣

文皇曰不知以計取之依內官來遠所坐名收下說今內官召真
 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
 伏兵左右肯馬不深虞果入為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爪
 今校尉奉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於是兩麻伏兵盡出梓
 皆斬之國者驚相告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克其
 入西直門不下燕將給守者曰毋自苦 朝廷已聽言王自制一方
 矣亦下王親詰問貴高不服皆斬之
 謹按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兵起之日泣謀以死彭二見謝貴報
 都指揮使馬官巷戰不勝走朔州俞瑄走居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
 居庸退休快來舊瑄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
 屬以丘福張玉未能為都指揮使事權布政司更及直屬本司右參
 議戍卒金忠為提府紀善
 謹按先時燕府上書云 皇考太祖高皇帝百歲定天下傳之萬
 支葉則李諸藩皆守臣所為也末云休提田訓如朝魚正人內有
 奸惡則親王調兵討平之則歸川有名矣
 燕王既殺謝貴張昂等乃諭將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
 臣謀害 祖訓云 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
 恩今禍迫于躬寔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
 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
 等其體予心毋違命於是去建文年號止稱元年以首誅奸臣齊泰
 黃子澄三司官不同心者既被擒而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司副使
 畢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之凡三日而省城定矣金忠浙

江都縣人精於上靖難師將起召忠下之以大吉告遂署為紀善命
 督惟用其謀策○靖難兵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進取薊州都
 指揮馬宣死之○靖難兵破居庸關遠克懷柔執都督宋忠都指揮
 命軍以歸時宋忠守懷柔命與守居庸關相為聲援將謀攻北平城
 惡王謂諸將曰居庸關路隘而險北平之襟喉也百人守之萬夫莫
 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今聞軍不量力欲來攻我城莫若乘其
 初至乘心未定易以取也若稍緩之彼增兵堅守則難取也諸將皆
 曰昔於是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瑄方部在末定燕前鋒將千戶徐
 祥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瑄軍敗走遂拔其城於是瑄走依宋
 忠○王謂諸將曰宋忠雖兵懷柔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
 擊之諸將皆曰彼眾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論彼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狼慢
 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掩甲倍道而進
 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
 平城中皆為燕府所殺委棄積滿道路宜為報仇將士聞之或信或
 否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先鋒眾遂譟譟又識其父子
 兄弟無恙相呼報應皆喜曰我家回安遂多降者忠帥餘眾舍皇刻
 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
 而入忠隱匿于廁搜獲之并擒斬首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
 于陣獲馬八千餘匹餘眾悉降靖難兵既克懷柔山後諸州皆不守
 而開平龍門王公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靖難兵抵永平府指揮
 陳旭趙雲報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谷王植

遺歸京師。封國于宣府。宋忠既敗。宣府震恐。乃與其妃妾等遁歸。○遺長與侯耿炳文佩征虜大將軍印。帥師三十萬北伐。時命將出師。多出黃子澄齊泰二人籌畫。建文帝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弄。而巳。○開設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府將北平布政司。為燕所據。故也。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使司事。
 八月巳酉。耿炳文帥師次于真定。遣先鋒將都指揮楊松進茂。雄縣。王子靖。進兵破雄縣。楊松死之。甲寅。戰于莫州。都督潘忠兵敗。被執。時炳文帥師三十萬。駐真定。分遣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澗。潘忠屯莫州。楊松帥先鋒。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應。燕王聞之。射環甲冑。帥師至涿州。王子屯于藁。乘今軍士秣馬。辱食。廂野。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破其城而入。松敗。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謂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樓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擡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復背夾擊。遂生擒忠。餘眾多溺水。○癸亥。耿炳文等及諸將戰于真定。敗績。副將李堅。等忠顧成等。皆被執。燕師既勝。莫州回駐。白溝河。燕王語諸將曰。炳文在真定。不慮我師至。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軍澤州。河北由西門而直抵山西。次日。燕師未至。真定。二十里橋。其樵採問之。炳文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王乃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擊破二營。於是炳文率左副將軍。射馬。都尉李空。右副將軍。齊忠。及左軍都督顧成。

等與燕將張玉。朱能。譚淵等交戰。王與立。幅以奇兵出。其背夾擊之。炳文大敗。奔入城。李堅為北軍騎士薛祿所執。齊忠等亦皆被擒。斬首三萬餘級。屍填溝壑。涿州死。淨泚河者。無算。獲馬二萬餘匹。北兵攻圍真定城。二日不下。乃退。薛祿以擒李堅。功超授護衛指揮。餘事。○遣曹國公李昇。隆總兵北伐。代耿炳文也。特炳文敗。報聞。帝大怒。召群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取之有餘。區區一隅之地。豈足以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眾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為討子澄。曰。曹國公文武全才也。向者不遣長與侯。而用曹國公。必無此矣。帝以為然。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許復賜之。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戮之。召耿炳文回。○詔削大寧三護衛。初。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末。燕王嘗奉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其性。建文帝既立。諸藩皆有異謀。於是燕王與寧王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約。大寧傾眾。顏等三衛。多胡人。驍悍不靖。而戍卒皆中州。迂徙之眾。北地苦寒。日夜思歸。燕王知之。至是朝廷以寧王與燕合謀。削其三護衛。燕王喜曰。此天替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為書告寧王。以勸。寧王為和。解。陽為不知。詔削護衛之事。寧王得書。大喜。燕師兼程。遂趨大寧。九月朔。監祭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恭嘗即彼諸王。既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太祖之遺體。

二帝在天
 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
 之靈有子有孫身爲天子而使厥子厥弟殘廢是則其心爲何如
 哉臣每慕念至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此皆殘廢堅儒持一己之偏
 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臣削之權衡疑之太過慮
 之太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叛
 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
 父子流離播遷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曆亡齒寒人人自危
 理之常也矧周王既置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皆王反矣焉
 言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朕
 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
 可乎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
 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預國大事者方且洋
 洋自得若無事時由此觀之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
 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察
 此臣愚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與戒繼絕
 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遣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
 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舉以厚親戚之恩如是天下不勝幸甚
 疏上 朝廷不能用
 謹按 康帝此疏推 祖考之心以成建文斥謀臣之謀
 前都督府試斷事高親上書借漢爲喻畧曰昔漢高提三尺劍滅無
 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遭文景以不治之朝
 疾賈誼所謂股大于屨指幾於股者也願文帝寬厚不容之量尚不

不
 果尺布之誣景帝寬厚既已弗類又輔以蕭錯之深刻徑創諸
 侯遂成大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封建諸王星列棋布比諸古
 制雖分封過當然猶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
 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虧朝廷制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買道
 曰欲天下治安若莫與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國小則無邪
 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奉從真裁制諸侯之良
 策也其在於今蓋亦師其賢勿行蕭錯削奪之策而效王父優推恩
 之令金蔡晉燕四府子弟分王於楚湘齊楚湘齊充分王於秦
 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書奏 帝奇之
 命參督李景隆軍務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傑帥師圍永平○李景隆帥師次于德州時景
 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
 于河間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齊漢監子耳寡謀而驕
 矜色厲而中餒伎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見賊陣而輒怯以十萬衆
 付之是自航之也趙括援見於今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雖援衆
 坐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爾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
 將曰北平兵少 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守則有餘且世子
 能推誠任人足辦機變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
 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承平直欲誘
 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兩得承平且
 破九江也遂行諭世子嚴爲守備戒勿出戰○靖難兵至承平吳尚

等道走靖難兵追敗之遂進攻天寧時 燕王議授永平諸將請守
 盧溝橋 王曰李九江方圖深入舍此不守使彼肆志將受困於堅
 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既而吳高開 燕王將至引師
 遁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級 王遂議攻天寧諸將咸喜曰天
 寧必道松亭關今劉士亨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猝恐難下
 遂留日久李景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景隆
 徐取天寧萬全之計也 王曰今劉家口徑取天寧不數日可建天
 寧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俱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
 日樞密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
 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
 如拉朽耳第從予行無憂也○鎮守天寧都督劉貞執都指揮上萬
 子秋天寧之爲鎮也居遠東宣府之中在喜峰口外俯視北平之背
 寧王藩封在焉天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都督劉貞陳亨
 都指揮上萬朱鑑四人統之真性張儒不斷而亨有二心陰與靖難
 私通惟萬智勇起衆一心 朝廷 燕王忌之乃設奇爲反間計作
 書貽萬盛稱獎萬而極詆毀亨織識牢密石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
 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窮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爲者
 守者曰遣歸過意故得厚賚卒跪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暫行不致
 望守者者如言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養者終不卒至即變其
 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萬力辨卒不
 能自明
 十月靖難兵破天寧都指揮朱鑑戰死上萬亦爲北軍所殺松亭

關師清都督陳友都指揮房寬都指揮徐理陳友長藤千戶朱榮等悉
 降皆將也惟劉貞單騎負勅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靖難兵以
 軍王還北平天寧既破 燕王駐師城外遂舉騎入城會軍王執手
 大勳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
 官稍精入城陰結諸胡并恩贖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
 兵擁軍主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天寧城爲之一空
 難兵自此愈盛矣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携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
 自後天寧棄與泉類諸虜其行都司遷于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
 藩籬矣○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 燕王在天寧遂帥
 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
 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薊州村親督之以待 燕王之運今壘營
 八合爲戰非受今不得輕動遂攻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謙與燕將
 梁錦等拒守甚力世子殿前都督選勇士時時夜縋城破營南軍
 亂退營十里惟都督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破門
 銳不可當嗣後軍不繼乃勦兵以待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
 軍向進城中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
 可得矣 燕王至薊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未
 能以天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午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
 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得休息凍死及墮指甚衆 燕王
 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

陳暉領騎渡白河 燕王帥精騎等遊擊之戰敗僅以身免
乃悉精銳攻一營盡殲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
刻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背道登日九
臺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臺諸軍始開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
奔景隆遂還德州燕王將領首負 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
大寧而 殿下不從庸弄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剛何其神也 王
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
耳此不可為常法但後有商畧無難於言
謹按自謙而表其謀此一言 文皇帝故事
謙辭自謙而表其謀此一言 文皇帝故事
燕王上書罪狀左
班文臣齊奏黃子澄等奸惡且曰乞將姦臣齊奏發來軍前究問
如 陛下不察臣必不休兵抵京師赤地千里後移檄五下○遠
王來朝時大寧既為北兵所破山海關以東守將或遁或降遂王懼
遂渡海來朝時諸王入朝有從御道馳入且不拜者御史會鳳詔抗
童幼之言諸王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行家人之禮叙叔姪之
情今桀桀不恭亂 朝廷之法制非 太祖意於是聞者愕然懼之
十二月靖難兵起大同時李景隆在德州復調各處軍馬期以明年
春大舉 燕王請將曰李九江集眾德州將謀以乘大舉我欲誘
之以敗其眾兵法所謂趨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帥師征大同必
然皆怠 督李景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卒脆弱不堪使敵疲於奔
命則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
而屈人之兵者也請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荆關攻屬昌克之靈丘勝

○加李景隆太子太師初景隆之將命北伐也寔黃子澄薦之故景
隆之敗于澄等盡敗不敢以聞 帝一日問于澄曰外間近傳軍中
之不利果何如子澄對曰聞父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
州待來春更進景隆復以扼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使齎紹奏文
幣白金珍賜賜之○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 燕王
表列二人之罪也二人名雖罷退陰與齊泰治兵如故○召茹常後
為兵部尚書
庚辰洪武三十三年 卽建文二年
正月靖難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召河州
御史解縉還為文淵行詔重倫薦之也先是縉請河州通華山題詩
云謫官西來登華嶽黃河東去一秋毫可憐開却黎天手萬古雲霄
日月高 帝聞之故召○湖廣左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大畧言帝
憂之德始於親臨九族今當務悻悻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則
本根廢矣詔被其職安置潭東○李景隆帥師救大同時燕攻大同
急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援之 燕王帥師由居庸關而回是隆軍凍
餒死者甚衆景隆者什二三委棄執仗於道不可勝計
二月魏國公勉脫列于司徒列哈利帖木兒等自漠率衆助燕
王大加賞賚既而謀報胡寇將侵邊 王以書諭魏國可汗坤帖木
兒并諭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曉以禍福○改都察院為御史府
三月朔集進士奉天殿賜胡廣王良李貴等及第出身有差改廣名
靖廣對策指斥親藩 帝喜擢為第一且曰北邊方與魏國為亂胡
豈可廢乎即日賜廣名靖廣校尉及王良李貴并為翰林脩撰二甲首

名以下吳澤... 爲給事中... 人博學有氣節... 曰民將無食... 雨不止復雨... 四月朔李景隆... 風雨壞舟... 聖不肯盡力... 伐命魏國公徐輝... 郭五等過你定期... 安王謂丘福等... 縮平安後而自用... 無能爲也... 左則右不應... 而政令不一... 甲非不堅利... 魏奪夫將者... 其甲兵雖多... 揮舉之如拾地... 之策審矣... 蘇家橋其夜大雨... 平地水深三尺... 王坐高床以待... 且見兵及有

名以下吳澤... 爲給事中... 人博學有氣節... 曰民將無食... 雨不止復雨... 四月朔李景隆... 風雨壞舟... 聖不肯盡力... 伐命魏國公徐輝... 郭五等過你定期... 安王謂丘福等... 縮平安後而自用... 無能爲也... 左則右不應... 而政令不一... 甲非不堅利... 魏奪夫將者... 其甲兵雖多... 揮舉之如拾地... 之策審矣... 蘇家橋其夜大雨... 平地水深三尺... 王坐高床以待... 且見兵及有

名以下吳澤... 爲給事中... 人博學有氣節... 曰民將無食... 雨不止復雨... 四月朔李景隆... 風雨壞舟... 聖不肯盡力... 伐命魏國公徐輝... 郭五等過你定期... 安王謂丘福等... 縮平安後而自用... 無能爲也... 左則右不應... 而政令不一... 甲非不堅利... 魏奪夫將者... 其甲兵雖多... 揮舉之如拾地... 之策審矣... 蘇家橋其夜大雨... 平地水深三尺... 王坐高床以待... 且見兵及有

名以下吳澤... 爲給事中... 人博學有氣節... 曰民將無食... 雨不止復雨... 四月朔李景隆... 風雨壞舟... 聖不肯盡力... 伐命魏國公徐輝... 郭五等過你定期... 安王謂丘福等... 縮平安後而自用... 無能爲也... 左則右不應... 而政令不一... 甲非不堅利... 魏奪夫將者... 其甲兵雖多... 揮舉之如拾地... 之策審矣... 蘇家橋其夜大雨... 平地水深三尺... 王坐高床以待... 且見兵及有

名以下吳澤... 爲給事中... 人博學有氣節... 曰民將無食... 雨不止復雨... 四月朔李景隆... 風雨壞舟... 聖不肯盡力... 伐命魏國公徐輝... 郭五等過你定期... 安王謂丘福等... 縮平安後而自用... 無能爲也... 左則右不應... 而政令不一... 甲非不堅利... 魏奪夫將者... 其甲兵雖多... 揮舉之如拾地... 之策審矣... 蘇家橋其夜大雨... 平地水深三尺... 王坐高床以待... 且見兵及有

火光如...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王喜曰... 此必勝...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火光如...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王喜曰... 此必勝...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火光如...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王喜曰... 此必勝...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火光如...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王喜曰... 此必勝...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火光如...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王喜曰... 此必勝... 帝慮景隆... 謙按文皇... 不任也... 已未李景隆... 吳傑等合... 兵兵迎... 自河北岸... 清被執時... 互相殺傷... 庚申景隆... 王與高... 收軍還... 曠亭將... 曠能及其... 斬數百人... 過日中... 王先以七... 如注射其... 擊劍鋒... 入平安...

陳忠兩指被欲未斷自斷而憐之裂衣裹瘡而戰高烈見事急帥精
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烈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于墜能
後引其隊而前大呼欲斷其騎百餘人前懸橋侯命通淵陸涼街
指揮驟發復引衆赴之合於風起王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
後突入馳擊與高烈騎合遂斬能父子于陣平安與朱龍戰亦敗
於是利陣大崩奔北之聲如雷通淵與衆等皆死北兵追至其營
風縱火燔其營壘郭其等潰而西李昇降漢而南委棄器械輜重不
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月棧橋殺溺踰死者復
數萬積屍百餘里哀聲單騎走德州其後白溝暴骨如莽過者莫不
悲焉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為殿獨全軍而還

五月督領山東秦政鐵鉞秦督軍務高魏還守齊固先是李昇降南
奔魏及鉞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潰時方端午魏及鉞酌酒
同盟協方固守濟南以須後後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遂趨濟南
募兵并收集潰下士卒以守○李昇降秦德州走濟南指難兵遂入
德州時且隆聞北兵將至遂拔德州之衆奔道往魏鉞鉞燕天德
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嗚呼至濟南魏鉞
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

文皇方率其衆而西于漢乃中教人之所幸焉在其時魏鉞于
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降也則必有所保于漢之魏天將以成我
是德之流乎是故漢文之不終 文皇之增難皆天也非人之能
也

靖難兵進攻德州

五月督領山東秦政鐵鉞秦督軍務高魏還守齊固先是李昇降南
奔魏及鉞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潰時方端午魏及鉞酌酒
同盟協方固守濟南以須後後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遂趨濟南
募兵并收集潰下士卒以守○李昇降秦德州走濟南指難兵遂入
德州時且隆聞北兵將至遂拔德州之衆奔道往魏鉞鉞燕天德
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嗚呼至濟南魏鉞
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

之義何如途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江西吉水人
謹按多難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而夷齊乃讓而無死而我
柱而死者與我
奔其性同心

靖難兵進攻濟南李景隆敗走遂圍城鐵鉞等固守不下時 燕王
爾李景隆南走今諸將乘勝追之倍道而進是月庚辰詰旦至濟南
時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出戰布陣未定 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
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圍城逼攻甚急鐵鉞督衆悉力捍禦燕兵不
能下陞鐵山東布政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為征虜大將
軍右都督陳璘副之景隆還朝帝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
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願將士不聽副都御史練子寧
亦憤激執景隆於朝班且哭且訴其罪頓首曰敗 陛下大事者此
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卒不聽 帝之仁柔無斷類
如此

七月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品官階勳微周禮卿大夫士之制正一品
為特進資政上卿從一品為資政卿至正九品則為保義士從九品
為保下士徐皆類此後命翰林詞臣參訂積益洪武禮制而頒行之
八月承天門成詔改為奉天門先是承天門災詔營建之至是告成工
尚尚書鄭瑄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方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為
聖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心殿 帝從之更定監
閣學士即東宮官廢翰林院官制不可悉紀改侍讀學士為文淵博
士即以方孝孺為之

謹按自古人若繼守其業其大於法祖故詩書所稱不日絕其祖
大業蓋 則日繼下先王成憲日華作應則亂世章聖謙洋洋也矣

<p><small>東之</small> 完城守粗俗滄州土城垣地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濘脩之未易 督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祥言往征還</p>	<p><small>德之</small> 完城守粗俗滄州土城垣地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濘脩之未易 督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祥言往征還</p>	<p><small>德之</small> 完城守粗俗滄州土城垣地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濘脩之未易 督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祥言往征還</p>	<p><small>德之</small> 完城守粗俗滄州土城垣地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濘脩之未易 督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祥言往征還</p>	<p><small>德之</small> 完城守粗俗滄州土城垣地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濘脩之未易 督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祥言往征還</p>	<p><small>德之</small> 完城守粗俗滄州土城垣地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濘脩之未易 督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祥言往征還</p>
---	---	---	---	---	---

考 東文載年開官制為重更命也此已大不是矣
日 凡我子孫承法之命而後作明也夫我之之法一不字不可改
非 但願其承法之命而後作明也夫我之之法一不字不可改
承 承法之命而後作明也夫我之之法一不字不可改
承 承法之命而後作明也夫我之之法一不字不可改
承 承法之命而後作明也夫我之之法一不字不可改
承 承法之命而後作明也夫我之之法一不字不可改

德 十月請難兵襲破滄州執都督徐凱程暹等 燕王以盛庸之北何
德 也下令往征 滄州將士聞之頗不樂行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今
德 密通敵境而動師遠征况地早寒士卒難堪此行恐非利也
德 王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
德 完城守粗俗滄州土城垣地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濘脩之未易
德 督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祥言往征還

德 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
德 督徐凱等屯滄州
德 老矣於是徵圖還選平欽遂及盛庸等兵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
德 振權欽為兵部尚書兼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
德 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
德 督徐凱等屯滄州
德 老矣於是徵圖還選平欽遂及盛庸等兵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
德 振權欽為兵部尚書兼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

<p>使朕他日有殺叔父之名 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 <small>德</small> 莫敢加刃 王騎射猶精迫者每為所殺至是兵敗北奔王獨以</p>	<p>是西南狃兵漸滿 王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 <small>德</small> 遂北奔 肅趙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先是 帝詔諸將戒約軍士無 <small>德</small> 將曰且易與耳彼既之糧而出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持乎燕師所 <small>德</small> 恃慶勝見庸旗纓往往即鼓譟而前盡為火器所傷俄平安兵至與庸 <small>德</small> 軍合於井陘厚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玉于陣騎兵往往有棄甲而 <small>德</small> 降者庸軍厚集圍 燕王數重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於 <small>德</small> 是西南狃兵漸滿 王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 <small>德</small> 遂北奔 肅趙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先是 帝詔諸將戒約軍士無</p>	<p>由城東北肉袒而登踰時遂拔其城先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 <small>德</small> 及都指揮俞瑛趙計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眾悉降燕將謂淵蓋坑 <small>德</small> 殺之械送凱等還北平</p>	<p>此可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 <small>德</small> 之食時掩至滄州城下不知有軍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乃覺 <small>德</small> 致命分守城堞眾皆股栗倉皇無暇禦甲燕兵四面急攻玉摩壯士 <small>德</small> 由城東北肉袒而登踰時遂拔其城先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 <small>德</small> 及都指揮俞瑛趙計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眾悉降燕將謂淵蓋坑 <small>德</small> 殺之械送凱等還北平</p>	<p>日彼所備者惟青綠長盧今堪堪兒龜兒坡數程無水彼不為備趙 <small>德</small> 果不為備遣軍四出伐木晝夜督軍備城燕兵過直沽 王語諸將 <small>德</small> 未令衆知者慮洩也王與能叩頭稱善徐凱等謀知燕兵往征德 <small>德</small> 破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為力且機事貴密故 <small>德</small> 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息其心因其懈怠機事貴密故</p>	<p>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息其心因其懈怠機事貴密故 <small>德</small> 破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為力且機事貴密故 <small>德</small> 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息其心因其懈怠機事貴密故 <small>德</small> 破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為力且機事貴密故 <small>德</small> 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息其心因其懈怠機事貴密故</p>
---	---	---	--	--	---

十二月盛庸移營東昌燕兵進次臨清○靖難兵攻東昌盛庸鐵鉞
德 督師與敵大戰之斬其大將張玉將庸等開燕兵且至宰牛宴將
德 士誓師勵衆聞開精銳背城而陣其列火器齊以待 燕王謂諸
德 將曰且易與耳彼既之糧而出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持乎燕師所
德 恃慶勝見庸旗纓往往即鼓譟而前盡為火器所傷俄平安兵至與庸
德 軍合於井陘厚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玉于陣騎兵往往有棄甲而
德 降者庸軍厚集圍 燕王數重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於
德 是西南狃兵漸滿 王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
德 遂北奔 肅趙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先是 帝詔諸將戒約軍士無
德 將曰且易與耳彼既之糧而出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持乎燕師所
德 恃慶勝見庸旗纓往往即鼓譟而前盡為火器所傷俄平安兵至與庸

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近適高懸領指揮率眾等兵至獲虜師
下指揮常其等數人而去 燕王喜以高懸為肯已甚獎之

正月辛酉朔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仍預軍事

辛巳建文三年 舊曆洪武三十四年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謹按 燕王取東昌之敗道行日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貴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二月 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張玉等涕淚如雨自統所服袍裏之

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

謹按 燕王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數匝 王已衝圍而出王不

知王所在突入陣大敗敵數十百人王亦被創而及 王笑之曰

敵之勝我之敗一良策也 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

正大統行報功之與願侍臣曰 王才簡智勇論功當第一

惜其早歿也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 燕王謂朱能曰賊勢鴟張漸來

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之不可坐受兵制師途南出諭諸將士

曰爾等懷忠奮勇協力同心陣陣敵敵百戰百勝比者賊戰即退

前屢勝之功深為可惜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白溝河之戰

南軍怯懦見敵即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刀鎗在
前而不畏刃鏖在後而不懼臨陣舍死奮不顧身故能出百死全一

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舉此近事為喻不必遠鑑于古此實爾等所

知也有違紀律者必殺無赦恪遵予言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

爾等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 王曰野戰則易以成

攻城則難於收效况盛庸聚德州吳瑄平安頭頗真定相為犄角

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西來則先

擊其西東來則先擊其東賊賊一軍餘自破膽諸將曰二百里不務

進我軍分兩賊聞彼合勢奔攻我腹背受敵矣王曰百里之外勢不

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此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

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

三月戊寅盛庸進兵營于夾河平安駐師單家橋靖難兵由陳家渡

過河逆之相去四十里 燕王語諸將曰敵每列陣精銳在前匪騎

在後明日與戰以勁師當其前摧其精銳餘自震懼中軍管云敵五

六里列陣嚴整以待之我以精騎先破其陣繞其背而擊之如掩匪

之勢推之使前彼急行五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俟其奔過隨而擊之

我臨其後乘勢逐北賊必敗慎勿逆擊之彼不得前奔則必致死

於我矣切記吾言

辛巳盛庸兵及靖難兵戰於夾河殺其大將譚淵

王午復戰敗績都指揮莊得等死之盛庸走德州時兩軍列陣相對

燕王先帥三騎視之掠陣而過遂塵兵攻其左掖虜軍擁盾層疊有

戰矢不能入燕軍預作鐵長六七尺橫貫鐵釘于端釘末有逆鈞
 今勇士直前射之連貫其盾不得出動則皆牽連不可以戰遂乘
 其空隙攻之矢下如雨敵棄棄而走燕騎兵乘之而入南軍奔潰燕
 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遂出兵逆擊之莊得帥衆死戰不退淵與
 其部下指揮董中峯等皆為得軍所殺會日暮各飲兵還營明日再
 戰燕王謂諸將曰昨日譚淵因敵走避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兵法
 曰將寇勿追故我先戒中軍令整兵以俟俟敵已過然後順勢擊之
 蓋彼雖少挫其鋒尚氣汝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死聞大抵臨
 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汝曹當慎之特盛
 軍於西南燕軍於東北兩軍交戰自辰達未勝負未分忽東北風大
 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睜目咫尺不見人北兵乘風大呼縱擊
 之南軍大敗秦兵而走斬首數萬莊得與驍將楚智宅旗張等皆死
 焉追至海沱河溺死及蹂踐死者不可勝計盛庸單騎走德州是戰
 也燕王輕身出入麻輝將士守上戒諭不敢加及以至於敵
 詔寬逐齊秦童子遊於外責以付託不效今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
 有司奉行徒爲文具而已其實使之出外募兵也
 閏三月己亥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兵戰於慶城敗績先是夾河之
 戰吳傑陳輝等引兵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勝敗乃退還保定
 燕王謂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爲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
 戰是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
 言取糧政令校尉衙衛抱嬰兒伴作避兵奔入保定城報云燕軍各
 散取糧營中無備吳傑等聞之以爲信然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

軍海沱河距燕軍營壘七十里 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
 請侯明且都指揮陸榮進曰今日十惡俱家所忌不宜進兵 王曰
 將機不可失也若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爲力矣
 小忌者謀大謀遂進與南軍遇于藁城傑等列陣於西南 王謂
 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
 餘自潰乃以軍糜其三面悉精銳攻其南北隅相與大戰王以驍將
 數百循海沱河繞出其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箭集
 王所建旗如蟬毛焉燕師多被殺傷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師乘之
 傑等軍大潰追奔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生擒都指揮鄧敷陳騰
 等吳傑平安僅得入城南兵陷於燕 王悉釋之南還自是南兵愈
 解體矣 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曰善哉之使後世勿忘
 也○靖難兵徇河北郡縣多陷遂次於大名
 謹按前此白溝夾河與今此慶城三大戰靖難兵皆有風助之舉
 矣嗚呼昔漢高以天風而破秦水之關我 成祖以天風而敗
 勝之功自古帝王之得天下何性而非得天以爲之木
 四月 燕王遣人上書於朝時大名官吏迎靖難兵送謀者言齊秦
 黃子海皆竄逐有司已簿錄其家 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棟謹奏爲
 息兵養民事凡數百言書成 王以示左右喜謂曰君臣于燕之上
 其義稱知之乎皆對曰不知 王曰予名與帝音同 皇考太祖皇
 帝命名之意有在令以臣先之即神燕皇帝此其兆也左右皆頓首
 稱賀○遣大理寺少卿薛昂如燕將 燕王書至帝以示方孝孺及
 侍中黃觀二人閱畢奏曰此機會也燕軍久駐大名暑雨爲沴不戰
 將困矣今遣人報之以弛其備且各處兵馬漸集調遣軍以攻承

平德州以授于燕根本受敵彼必歸援我軍追躡其後破之在此舉
也使人往返之間師已畢集矣投機之會火不可失帝以爲然乃命
觀軍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之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
爵家爲藩籬道薛昂等齊往燕師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數千紙付
之界

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昂等觀之僅
數日乃還

謹按方黃此策其言則美於用則疎夫以文皇料敵如神
其敵即必不然矣且方黃惟務集兵不知選將似此舉措尤未爲
得何也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兵雖衆不
足恃也取師以六十萬兵集於此矣然非以精兵以精兵以五十萬
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集於此矣然非以精兵以精兵以五十萬
矣且數千宣諭大類掩耳竊多言而可使燕將士歸心耶有詞哉

五月燕王使指揮武勝等來上書言得總兵官四月二十日驛書又
有會合軍馬之旨遣使息兵誠耶偽耶張機所以相掩爾令人豈能
自安如此欲令息兵可乎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 朝廷以燕不肯
息兵執武勝繫獄

六月靖難兵破濟寧掠沙河沛縣焚其軍資糧運數百萬京師大震
先是北兵獲諜者言武勝等繫獄燕王大怒謂諸將曰自古敵國
往來理無執使今若此吾必滅之彼軍萃德州資糧所給甘道徐和
宜調輕騎數千變彼糧船則德州饋餉不給眾必瓦解遂遣其都指
揮李達等率騎兵六千擾其糧道等至濟寧殺其並焚軍輿以來
儲積立福薛祿合兵攻濟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濟兵掠沙河河

兩軍不之覺也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石悉爲所焚軍資器械俱
燬河水盡絕饑饉甚死漕運軍士盡散走歸京師大震德州糧
餉遂絕兩軍自此益不振矣

七月靖難兵襲彰德軍攻其城不克時都督趙淳守彰德燕王
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搦其無探清進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中之
薪折屋塌欹既而主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
果遣兵出誘入伏內槍殺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出 王遣人招清
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
也 王悅其言獨之緣攻○平安有真定率兵攻北平營於平村離
城五十里搦其新收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靖難
兵遣次定州遣其將都指揮劉江救北平

八月靖難將劉江及平安戰於北平安軍敗績初 燕王聞北平被
圍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
往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顧得扶圍去不住爲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
矣 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 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衝爲號二次
砲衝則決圍三次砲衝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
城中既開外圍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
三次砲衝之後爲發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來平保
見必駭散矣 王大喜然其計保兒安小字也至是江與安戰果如
其策大敗之○獲數千人獲馬六百餘匹安走還真定○遣錦衣衛
千戶張安如燕方孝孺言於朝曰今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獨道又
絕事勢可憂所以能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則當別用一策安可坐

史 32-124

周計子 視臣有一策。帝曰：試言之。孝孺曰：燕王素寵愛次子高煦，及幼子高燾，其世子嘗為其二弟所讒，恒不自安。今但用計離間其世子，使彼父子相疑，則必趨歸北平，而吾可以徐圖其後矣。帝從之。遂令孝孺草書貶世子，令背父歸朝，許以燕王之位，而今張安齋詣世子，世子得書不啓，封遣人并安等，送赴軍前。時燕官者黃傑素附高燾，乘此譖世子與朝廷通密謀，高煦亦助讒言。燕王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王覽書歎曰：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君臣之際乎？乃囚安等。

燕王 十一月朔，燕王將校上表，燕王勸建宜早，即皇帝位，以慰天下之望。不許。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尚太祖女寧國公主。

燕王 最有才智。太祖最眷注之。臨崩時，皇太孫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嗚呼！太孫曰：燕王最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言訖而崩。太孫既即位，殷以至親，嘗在左右。至是，靖難兵漸南逼，諸將多異，觀望乃召募淮甯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既而燕王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違者為孝不遵者不孝。王大怒，遣使復書，言今典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制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詞甚峻，且曰：汝口回去說知也。燕王懼，遣使以都指揮丘福、朱能、張信、劉才、李達、張武、火真、陳珪、李彬、陳賢、王忠、徐忠、陳文、房寬、並為五軍都督，食軍。陸紀、李忠、為右長史，餘將士陞秩有差。○都督楊

文師 文師潘東軍圍永平，瑄難兵劉江擊敗之。○以楊士奇為吳府審理副士奇江西泰和人，幼孤，貧力學，客遊湖湘，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於朝，召入翰林，脩書方孝孺亟稱之，奏為副總裁，監視諸局未幾，令吏部試諸纂脩者，授以官，尚書張統讀其策，喜曰：明達解務，有用之才也。以為第一。奏授吳府審理副士奇由是著名。○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檢送京師，洪武初，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為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橫，危害士民者，即擒縛赴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

十二月 十二月，燕王帥師南伐，敗南軍於蠡縣，靖難兵自此有進無退矣。

謹按 謹按：燕王帥師南伐，敗南軍於蠡縣，靖難兵自此有進無退矣。

更定六科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制。

壬午 壬午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文皇即位。

正月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

指揮 指揮賈榮等兵敗於衡水。○靖難兵攻破東河及東平，指揮賈榮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謹按 謹按：鄭華初為行人元年，誣與講東平吏日共起，勸謂妻蕭日，無錫丞趙治，連北兵薄城，時諸長歐悉奔城，走華，獨佐，慨率吏民，悉守之力，不支，請使山東，又不至，乃不食五日死。

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縣蘇伯

及至薄唐子清典史黃謙眾之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為先鋒追驛之

壬辰燕王至泗河安進至泥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

木兒皆被執安等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

縣鄭恕死之

以蘇州府知府姚善恭養都指揮儲欽軍事兼督蘇常鎮嘉興五

郡軍馬入援京師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愷悌初朝廷以吳民

蕭深夷俗借廬達式明法以齊之隱者或更藉待短長賊請降起難

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物事且每數造請詳賢才求

治道商畧民生休戚風俗淳漓以為興革由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

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官誦經善以訓士一日饋米于貞

合允不稍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先

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荷

明公私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請

管經善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公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耶

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

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為芹為行軍司馬

靖難兵破宿州遂取徐州於是齊魯營堡諸文武將吏皆降軍士或

散為群盜及抄奪糧糈助北兵為勢矣

四月丁卯總兵官都督何福敗靖難兵於小河斬其大將陳文輝

時北兵至小河陳文於一粟處為橋先度坂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

史 32-126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王庭

上馬其下掖之登舟遂單騎脫走北兵喜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
 是日遂攻下附船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宜先取鳳陽經越餘和
 集船渡江或欲先取淮安有高郵以達真揚即渡江可無後顧之虞
 王曰不然鳳陽糧糧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
 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則力屈威挫援
 兵既集非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趨揚州真兩城軍勢可招而下
 既得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懼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京城震駭
 必有內變吾於此時乘取發惡事勢迫誰能固匿之必有縛獻軍
 門者吾得而甘心焉以雪昭逼之耻後諸王之困可指日而收效也
 諸將皆頓首稱善○遣禮部侍中黃觀往安慶脩撰王叔英往廣德
 都御史魏子寧往杭州募兵入後京師三人奉詔皆奮不顧家然
 勢不可為矣○楊州都督王禮以城陷於靖難師先是燕遣都督
 揮吳玉招諭楊州守備指揮崇剛監軍御史王彬不從募兵守禦
 玉飛書募人擒之禮先謀應北兵為副等所執繫獄至是禮黨千戶
 徐政等半策破獄出之遂執剛及彬閉門降
 庚子北兵至天長禮政等縛二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
 命禮同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鳳陽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靖難
 兵克復其遠立大營于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
 鎮江守童俊送款建文帝雖下詔天勤王然而無及矣○呂太后
 遣慶成郡王如靖難師議和時北兵既克儀真方孝孺曰事勢未定
 以計稍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稍延數日東南召募丁壯當畢集大艦
 之險北軍不長舟楫相與決戰江上成敗未可知也帝嘗其言乃

以後命遣郡王往以割地分南北為請燕王怒曰此特欲緩我
 師其行將與諸將相見無多言也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括船于瓜州燕王將渡江也命都指揮長
 高郵備茶船于瓜州命內官狗兒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狗兒後賜
 姓名王珍
 謹按靖難粉不獨益詳如林而內臣智勇兼全者亦往往有之王
 即係兒輩雲南人雲期即益哥田嘉禾即哈刺帖木並胡人皆內
 臣從文廟起兵者難出入張輝多建奇功後皆為各監太監或
 出銀錢
 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督魯事陳璘率舟師接
 庸放箭燕兵部侍郎陳植死之
 謹按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理合高庸有胡璘至大章據走
 即陳植
 陳植以
 幸請職直隸副都督不存上方遣新寧金華陳璘率舟師往
 接璘璘乃隨陳璘兵部侍郎陳植有師江上麾下謀逆陷金華
 後欲叛植以大義責之遂西所殺金華乘勝燕耳還賞文皇立
 沐之具都督植漢官漢將於白石州
 庚申靖難兵次于龍潭時建文帝附益庸後敗沿江舟師皆降憂懼
 不知所為問計於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尚勁兵二十
 萬蟻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固守以待援兵
 至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重傷幸與收集士馬以
 為後舉帝然之乃命谷王穗安王樞分守都城門道李景隆及兵
 部尚書如瑄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為辭以待援兵景隆
 等既至見燕王俯伏惶汗不敢仰視久之乃以割地講和為請華
 王笑曰公等今為說客耶割地何名公何為忠臣之計景隆等懼
 不敢對既乃以君臣上下之義為言王不悅遂遣景隆等歸

蔡奔廣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復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而令皆棄我去乎徘徊廢度長吁不已
謹按各正守就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徵在逃難于澄復徵就
不加之
蔡奔廣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復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而令皆棄我去乎徘徊廢度長吁不已
謹按各正守就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徵在逃難于澄復徵就
不加之

蔡奔廣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復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而令皆棄我去乎徘徊廢度長吁不已
謹按各正守就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徵在逃難于澄復徵就
不加之

蔡奔廣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復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而令皆棄我去乎徘徊廢度長吁不已
謹按各正守就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徵在逃難于澄復徵就
不加之

蔡奔廣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復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而令皆棄我去乎徘徊廢度長吁不已
謹按各正守就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徵在逃難于澄復徵就
不加之

蔡奔廣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復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而令皆棄我去乎徘徊廢度長吁不已
謹按各正守就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徵在逃難于澄復徵就
不加之

蔡奔廣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復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而令皆棄我去乎徘徊廢度長吁不已
謹按各正守就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徵在逃難于澄復徵就
不加之

蔡奔廣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復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而令皆棄我去乎徘徊廢度長吁不已
謹按各正守就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徵在逃難于澄復徵就
不加之

蔡奔廣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復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而令皆棄我去乎徘徊廢度長吁不已
謹按各正守就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徵在逃難于澄復徵就
不加之

是日文武臣知者吏部右侍郎寒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
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朴劉季亮大理少卿薛昂翰林學士黃倫侍講
王昂侍講胡濙李貞補脩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尚書侍郎解縉
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陳合兵部郎中中方有禮部員外宋禮
國子助教王達衛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
臣或列諸名臣云○是日 燕王楊榜討左班文職姦臣計二十九
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
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嗣寺丞鄭璠戶部
尚書王純侍郎郭任盧澂刑部尚書侯泰兵部工部尚書鄭賜侍郎
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泰中給事中陳縉之御史董勳曾鳳韶
王慶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倫侯
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敷先是出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鄉紳奸
惡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二級鄉紳官軍為首者陞二級為從
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私讎劫掠
財物者紛紛誹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純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
附自陳為姦臣所累乞宥罪今後其日以茹璠李貞隆首并有張統
復為吏部尚書餘皆不宥尋後楊姦臣榜于朝堂增徐祖植葛成周是

是日文武臣知者吏部右侍郎寒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
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朴劉季亮大理少卿薛昂翰林學士黃倫侍講
王昂侍講胡濙李貞補脩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尚書侍郎解縉
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陳合兵部郎中中方有禮部員外宋禮
國子助教王達衛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
臣或列諸名臣云○是日 燕王楊榜討左班文職姦臣計二十九
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
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嗣寺丞鄭璠戶部
尚書王純侍郎郭任盧澂刑部尚書侯泰兵部工部尚書鄭賜侍郎
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泰中給事中陳縉之御史董勳曾鳳韶
王慶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倫侯
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敷先是出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鄉紳奸
惡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二級鄉紳官軍為首者陞二級為從
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私讎劫掠
財物者紛紛誹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純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
附自陳為姦臣所累乞宥罪今後其日以茹璠李貞隆首并有張統
復為吏部尚書餘皆不宥尋後楊姦臣榜于朝堂增徐祖植葛成周是

是日文武臣知者吏部右侍郎寒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
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朴劉季亮大理少卿薛昂翰林學士黃倫侍講
王昂侍講胡濙李貞補脩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尚書侍郎解縉
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陳合兵部郎中中方有禮部員外宋禮
國子助教王達衛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
臣或列諸名臣云○是日 燕王楊榜討左班文職姦臣計二十九
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
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嗣寺丞鄭璠戶部
尚書王純侍郎郭任盧澂刑部尚書侯泰兵部工部尚書鄭賜侍郎
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泰中給事中陳縉之御史董勳曾鳳韶
王慶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倫侯
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敷先是出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鄉紳奸
惡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二級鄉紳官軍為首者陞二級為從
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私讎劫掠
財物者紛紛誹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純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
附自陳為姦臣所累乞宥罪今後其日以茹璠李貞隆首并有張統
復為吏部尚書餘皆不宥尋後楊姦臣榜于朝堂增徐祖植葛成周是

是日文武臣知者吏部右侍郎寒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
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朴劉季亮大理少卿薛昂翰林學士黃倫侍講
王昂侍講胡濙李貞補脩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尚書侍郎解縉
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陳合兵部郎中中方有禮部員外宋禮
國子助教王達衛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
臣或列諸名臣云○是日 燕王楊榜討左班文職姦臣計二十九
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
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嗣寺丞鄭璠戶部
尚書王純侍郎郭任盧澂刑部尚書侯泰兵部工部尚書鄭賜侍郎
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泰中給事中陳縉之御史董勳曾鳳韶
王慶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倫侯
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敷先是出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鄉紳奸
惡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二級鄉紳官軍為首者陞二級為從
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私讎劫掠
財物者紛紛誹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純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
附自陳為姦臣所累乞宥罪今後其日以茹璠李貞隆首并有張統
復為吏部尚書餘皆不宥尋後楊姦臣榜于朝堂增徐祖植葛成周是

條鐵鉉等共五十一人

謹按清江蘇英日增壽... 條鐵鉉等共五十一人... 條鐵鉉等共五十一人... 條鐵鉉等共五十一人...

丙寅諸王及文武諸臣請正天位

燕王清官三日諸官入文官內官多誅死... 丙寅諸王及文武諸臣請正天位... 丙寅諸王及文武諸臣請正天位...

丁卯諸將上表勸進

戊辰諸王上表勸進... 丁卯諸將上表勸進... 丁卯諸將上表勸進...

己巳 王謁 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博

爵土初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 己巳 王謁 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博...

壬申簡天子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先建宮中火起皇后

馬氏亦赴火死及 上清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 壬申簡天子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先建宮中火起皇后...

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

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湯武侯謚忠愍... 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喪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

襲一門二公至今咸休並盛 國朝武臣鮮與並焉○革去典宗孝...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喪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

王允燧為懷恩王徐王允燧為敷惠王尋後除允燧允燧為庶人允

燧改封魏寧王三人後皆不得其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 王允燧為懷恩王徐王允燧為敷惠王尋後除允燧允燧為庶人允...

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怒

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供輝祖默然輝祖惟誓其父開國功勞子孫... 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怒...

免死而已 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文輝中上徘徊久之竟從

寬典止勸輝祖第重其祿未而已○召淮南總兵官麻馬都尉梅殷... 免死而已 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文輝中上徘徊久之竟從...

已去及上既正天位命寧國公主以書召之殷乃罷兵入見 上慰

之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召愧耳 上其卿之... 已去及上既正天位命寧國公主以書召之殷乃罷兵入見 上慰...

○齊恭被執至京族誅之妻蔡教坊司勿子甫六歲給配特詔抄姦

先發與州克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其肅衛多道死者蘇... ○齊恭被執至京族誅之妻蔡教坊司勿子甫六歲給配特詔抄姦...

州府知府姚善被太倉衛總兵陳斌等綁至誅之先是 上賜賈子

澄意子澄避于善所約與航海善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 州府知府姚善被太倉衛總兵陳斌等綁至誅之先是 上賜賈子...

被執 上詰之曰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臣各為其主

耳遂命磔之善友黃鉞者常熟人仕為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飲丁... 被執 上詰之曰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臣各為其主...

親喪家居聞善被刑悲慟不食起登琴川橋西向拜祠而哭曰吾與

君受國厚恩不幸同遭國難志同死國今君已死吾忍背義獨生乎... 親喪家居聞善被刑悲慟不食起登琴川橋西向拜祠而哭曰吾與...

遂赴水死○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

富福等六十五人皆死子澄妻林皆發教坊司逮其九族外親四... 遂赴水死○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

獨獄既而族誅之先是 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
有所託 上曰何為道衍因囑曰南有方孝孺者素行武成之
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 上有肯之較增
難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即持衰服晝夜號哭至是為鎮撫位
雲等執以獻孝孺不屈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既而議頒仰位詔
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自獄斬衰而見悲慟
不止 上降榜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又曰先生為我作
詔命授以紙筆孝孺大書數字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驚謂曰汝焉能遽死朕嘗滅汝十族今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
支蓋抄沒之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經死
每抄捉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
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亦皆坐誅然
後詔磔於市九種磔者悉皆凌刑之刑凡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抄
捉發興州等衛克軍毒調三萬衛再調其肅衛外親自抄捉後死者
復數百人孝孺學術淵源伊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忠義之
氣凜然蜀王嘗聘至蜀賜號正學齊世因號正學先生所著有周禮
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以時
禁厲皆致不傳惟遺志齋集四十卷成化初始梓行於世
謹按英維言唯難抄齊方錄上謂天怒俱罹赤族之誅於是
遂按文選區有行遷者黃詩順眉上齊一節忠臣九族俱全身
臣齊力為君王固首陽
又按方正學之志至矣然則似其不死於金川不守之物官中自
今人有餘忠焉嘗於印建文諸臣論之周氏之死彼家就義者也
方氏之死殆言人所謂周氏之忠必而過者也一時行遷諸臣亦

各行所志其在忠與智
之前御史尹昌隆先是噴難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
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
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
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
不報及是披名捕治姦黨昌隆被舉新就刑當陞大呼曰臣當時勸
上章當以位讓 陛下奏願尚存可覆案也 上乃命停刑閱其奏
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臨禍朕亦無此勞苦也
詔貸其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往事之若能盡誠輔導不爾
志以為北平按察知事○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
謹按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難敗不然則本臣愚以為
其本而末是固非上策也且其責難速有持久之策而後已設有
生則耳 上聞而惡之故發○初郭任論滿漢不交與惟敬密
至是郭任言于文也矣道衍曰向者好臣者謂郭任欲欲從封內也
許要廣物耳敬言誠用道衍言日我遂殺敬
陳建曰二子之言皆忠言良策而 建文一不能用者非天耶
族誅兵部尚銀鉉鉉被縛入見正言不屈反背立庭中令其回顧不
可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不絕口鉉色目人○族誅禮
部尚書陳迪迪宣城人執至陞前責問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同日
就戮臨刑罵不絕口命剖鳳山鼻舌熬熱界迪食之迪唾之益指斥
遂俱凌刑而死○族誅刑部尚書暴昭昭潞州人被執抗罵不屈
上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焉屠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謹按三商者禍烈至此猶且至死不交其銀鉉張漢英考章陳

守安慶府侍郎黃觀被水死。先是觀往徵兵上江諸郡無何而
 上渡江入正大統矣觀自恨大事已去乃朝服東向再拜於灘側
 滯慮處投水而死妻翁氏在京師被逮將給配象奴翁携二女沉於
 通濟橋下亦死。○守廣德翰林修撰王叔英自經死叔英聞靖難兵
 渡江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首經命詞曰人生寄壤聞忠孝貴
 死全嗟子事君人自有多過行有志未及竟青疾忽見經肥其空在
 索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顛
 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踰遠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
 勿稱希賢又書曰生既久耳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
 世遂自縊死後錄其家叔英妻亦自縊二女俱赴井死。○御史會鳳
 詔自刎死鳳詔吉安廬陵人嘗劾諸王馳御道一時憚之及朝議遣
 使持詔北平群臣皆往獨鳳詔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還
 上既即位嘉其直欲召用之鳳詔卧於邸不應命乃刺血書憤詞於
 楮畧曰生居盛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
 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時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
 天祥矣昔畢遂自殺妻劉氏亦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自焚死
 良河南祥符人靖難師既入京良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
 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御道中忽遇家諫諫而逃奪使者去良
 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携婦與其妻訣妻先自投於池而死良遂
 舉烈猶攜印與家人同赴火死
 謹按 右皆一時有蓋諸臣而及其妻女亦難情不汚者
 謹按 廣德胡氏婦曰華陳諸臣子嘗方許留室性烈九不顧命者

七月能學士董倫以待講王景為翰林學士。○權前燕府長史金忠
 為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聞侍詔
 解給名命侍左右編奏錄取言。上喜之遂見信用既而侍書黃淮
 政中書舍人入見。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特命准與給立於御榻
 左以備顧問。上以初登極高機叢委日御奉夫門左室每夕召
 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談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尋權兵
 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編脩政給事中金幼孜柯城知縣胡儼為檢討
 尋復解縉為侍讀脩撰胡培為侍講編脩楊榮為脩撰黃淮為編
 脩。○吏部尚書張統自經死。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願侍
 臣太息曰只為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
 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就懼退而自經
 八月既望左金都御史景清犯。駕伏誅清陝西葭州人洪武甲戌
 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脩尋其才能命著左金都御史建文
 初改爲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勸靜。上聽之清言論明率大被稱賞
 尋遷舊任及建文崩官自焚清現知其出亡也。○思恩後乃諸
 上自婦。上喜曰吾故人也。即厚遇之仍以官清自是恒伏利劍衣

任中委蛇侍朝人疑焉至是入早朝清衣新緋衣而入朝畢
 上出殿門清衣而前將犯駕先是飲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帝座甚
 急至是清衣辨果獨鮮也 上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劍清知志不遂
 乃躍起奮立投刃 上大怒命拱其齒且拱且罵頃之下血近前直
 噴心御衣 上愈怒刺其皮草積之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碎磔其
 骨肉是夜 上憂清仗劍繞殿追迫明晨獨過其寢忽斷索行三頃
 為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詔賊清族蓋掘其先墓焚屍焉抄提九族
 外親尤燦真寧一邑幾徧蔓延於鄰郡縣云○召前北平按察使陳
 瑛至京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請廣西
 上即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既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
 不厚身王叔英周是脩王良顏伯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于建文計
 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 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遺餘力
 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省而
 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
 心耳悉勿用○提戶部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
 還 上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宜置之高位
 上曰原吉父 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 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
 於朕哉逾月遂進權尚書
 九月四日封賞奉天征討將士封都督會勇立福淇國公祿二千
 五百石朱能成國公祿二千二百石封張武成陽侯鄭軍武安侯
 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董食祿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
 侯郭成安侯董食祿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

平侯李遂安平侯董食祿一千石封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濟
 新陳伯唐安新昌伯孫康應城伯趙雲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
 張輔伯安伯譚淵子譚忠新軍伯董食祿一千石已上並子孫世世
 承襲封爵免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封房勝富昌伯
 食祿一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同知以曹國
 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陳瑄有然相李機之功增景隆
 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封茹瑺忠誠伯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
 昌伯陳瑄平江伯並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
 不知時勢以權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高下陞
 實有差○權工部左侍郎夏原吉為吏部尚書兵部左侍郎劉傳為兵
 部尚書○權工部左侍郎黃福為工部尚書福聚州昌邑人由鄉貢
 洪武末為龍江左衛經歷上嘗論國大計 太祖奇其才識起陞工
 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上登極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御前并
 指福為姦臣屬屬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則非矣 上知其名特
 宥之不問遷左侍郎遂進尚書自是益加寵任焉○移東勝左衛於
 永平府東勝右衛於蓮化縣
 謹按此實錄所記洪武初以東勝與開平大字為邊至永樂初
 開平與和寧之東西失地各三百餘里
 遂以延綏大同宣府開平四州為邊矣
 皇上於東閣門內 命解縉胡瑒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七
 人入居閣中論以委任朕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璧不得與
 焉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捲展前呈文字商機
 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方退時後名唐壽等七人其五江西

吉水廣德陵王奇泰和幼攻新淦鎮南昌惟榮福建安入滬浙江
 承舉人。建谷府長吏劉瓊下獄自縊。瓊意伯刺基仲子也。日少
 勝林賊。廣博通經書。先兵客嘗同兄瓊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
 瓊明秀。阿瓊。瓊重。伯溫有子矣。繼而基與瓊相繼卒。
 詔瓊襲以遺兄子。即封廣德意伯。瓊貌豐髯。說英傑。
 太祖愛之。欲今在左右。做宋制。授瓊開門使。且金書除。殺敵仗四字。
 於鐵簡賜之。令糾止不法者。時御史奏泰事。忤旨。瓊當大廷。其
 其項舉朝。憚之。成欲其遠去。其燕。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精
 難兵起。瓊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上既登極。瓊
 母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連繫之。臨別。姻戚舉食。放之。
 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也。良允為魏徵可也。蓋承順天心。
 不宜自底刑。確瓊。日。曰。爾請我。學。魏。徵。耶。古。死。生。之。分。決。矣。至。京。
 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稱。殿。下。途。大。忤。旨。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
 謹按。當。時。自。更。事。諸。臣。外。無。非。稱。以。觀。變。而。對。仲。勢。乃。薄。魏。徵。一。而。
 立。至。而。一。時。之。臣。在。其。死。如。呼。承。瓊。則。當。官。列。朝。神。許。則。法。也。
 固。初。天。下。人。心。風。俗。竹。商。民。後。後。再。見。之。矣。
 十月初重脩。太祖高皇帝官職命會國公李景隆為監脩都總裁
 官。尚書孫瑄為副監脩侍讀解縉為副總裁。○以循道衍為僧錄司
 左善世。○命解縉等繕。閣。建。文。群。臣。諸。章。疏。時。上。于。宮。中。得。建。文。
 時。群。臣。所。上。章。疏。千。餘。通。覽。有。一。二。千。犯。者。命。縉。等。繕。閱。關。係。軍。馬。
 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
 有。之。案。縉。首。未。對。縉。撰。李。曾。對。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為。賢。
 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廷。侍。獨。無。一。言。可。乎。朕。

非思乎盡心於建文者。但惡道誘建文。喚社法。既經耳。爾等前日
 事。彼。則。思。於。彼。今日。事。朕。則。思。於。朕。不。必。曲。有。違。也。
 十一月壬辰。冊。妃。徐。氏。為。皇后。○性。解。縉。為。翰林。院。侍。講。學。士。胡。廣。
 黃。淮。胡。濙。皆。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侍。講。○論。守。城。功。陞。北。平。
 左。布。政。使。郭。資。為。戶。部。尚。書。仍。掌。北。平。布。政。司。事。保。定。府。知。府。韓。愈。
 為。刑。部。尚。書。仍。掌。保。定。府。事。
 十二月。擢。右。通。政。李。志。剛。為。刑。部。尚。書。○以。江。西。儒。士。軒。伯。昂。為。山。
 東。布。政。司。左。參。議。上。初。即。位。詔。求。山。林。隱。逸。之。士。茂。才。抱。德。之。人。
 江。西。自。以。伯。昂。請。故。召。用。之。○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請。難。詔。至。勸。
 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固。不。出。迎。系。其。徒。伍。性。原。陳。思。示。林。
 珏。柳。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慟。不。已。郡。人。執。送。京。師。
 恩。賢。暨。六。生。咸。以。身。殉。
 建文五年
 建文五

皇明一祖十四示增補標題評斷實紀卷之三十一

粵漢臣 東莞 陳建 定

成祖文皇帝 御名 姓 太祖 第四子 仁孝 慈惠 至孝 慈自

謂之北京 癸未 永樂元年 在位 二十二年

癸未永樂元年

正月 恭 皇上表請立太子不允 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
兵之民 進陳瑛左都御史 定官俸米鈔兼支令在京文武官俸
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 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
六分米四分鈔 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 每新鈔一錠折米一石九
品雜職及吏典旗庫並全支米從口部尚書夏原吉等之議也

郭省雜食並為行部尚書所職 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 清史司
北平府為順天府 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 遣使責
責往述北諭 繼可汗鬼力赤曰 元運既衰 我皇考太祖皇帝受
命于天 撫有天下 朕太祖嫡子 奉藩于燕 恭承天眷 入繼大統 嘉興
萬邦 同臻安樂 北開北地 推奉可汗 正位 特差指揮 朵兒只德等 資
織金文綉 綉四端 往致於意 今天下 大定 海內外 皆來朝貢 可汗能
遣使往來 同為一家 使邊城 烽火 無聞 彼此 庶然 共享 太平之福

不美 故并遣勅諭 席太師右丞相 馬兒哈喇 太傅左丞相 也孫 白太

係樞密 知院 阿爾哈 等以遣使往來之意

三月 朔 文武百官 復上表請立皇太子 勅答曰 朕 朕具悉 朕承大

醫 思惟 永負 負荷之艱 夙夜 祇 祇 禱 在 長子 知 識 未 廣 德 業 未 進 儲

承 之 任 豈 當 遂 承 必 欲 以 正 元 良 濟 成 其 德 業 未 允 所 請

謹 按 宋 史 宗 廟 禮 儀 志 宗 廟 禮 儀 志 宗 廟 禮 儀 志 宗 廟 禮 儀 志

遂 東 都 指 揮 沈 永 有 罪 伏 誅 先 是 虜 寇 遂 東 三 萬 衛 亦 不 能 追 襲 又

既 不 以 聞 來 朝 復 隱 不 奏 上 以 欺 蔽 誅 之 令 兵 部 榜 諭 天 下 都 司

衛 所 凡 有 草 賊 及 虜 寇 聲 息 不 以 聞 者 鎮 守 官 以 下 職 無 大 小 罪 與

衛 所 同

藩 陽 中 屯 衛 軍 士 唐 順 言 衛 河 之 源 出 衛 輝 府 輝 縣 西 北 大 行 山 下

其 流 自 縣 北 經 衛 輝 城 下 抵 直 沽 入 海 南 距 河 陸 路 五 十 餘 里 若 開

衛 河 距 黃 河 百 步 置 倉 版 受 南 方 所 運 糧 餉 轉 衛 河 交 運 公 私 兩 便

上 曰 此 策 亦 是 命 朝 廷 更 詳 議 如 議 可 行 亦 候 民 力 稍 甦 行 之

按 此 亦 不 可 不 考

四 月 初 論 中 外 文 武 羣 臣 曰 帝 王 國 治 必 審 于 用 人 或 取 諸 亡 國 或

舉 于 仇 怨 惟 其 賢 而 已 若 唐 太 宗 用 王 建 魏 徵 尉 遲 敬 德 宋 太 祖 用

范 質 王 溥 石 守 信 權 相 與 協 心 同 力 共 建 功 業 載 在 信 史 垂 光 後 世

昭 然 可 鑒 也 朕 立 祚 以 來 思 惟 文 武 羣 臣 皆 皇 考 舊 人 推 誠 用 之

織 悉 無 間 比 聞 聖 臣 猶 有 懷 疑 不 安 于 職 者 此 蓋 不 明 天 命 不 明 朕

心 故 也 凡 爾 文 武 羣 臣 皆 皇 考 所 教 育 以 遺 子 孫 者 皆 異 國 隸 從 怨

之此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慨然希
冀故人前任幾務之重有密之嚴者非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
明見而共和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誠共事可
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
水府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說無成績故有是命
○以鈔法不逾下今禁金銀交易犯者准行惡論有無稱捕者以所交
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銀一兩鈔四
貫易亦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
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收工墨價直然鈔楮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
命然收受規避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
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物賜書戒之岷王所為不法擅拘諸司印信

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謹按附不效若此其罪可歸下明事也
進封駙馬都尉李讓袁容侯爵時容尚永安公主讓尚永平公主前
在內地皆有守城功封爵木及羣臣以為請 上曰朕非忘之候諸
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乃封容為廣平侯讓為富陽侯子孫世襲
○續封功臣李彬等為侯伯 上慮封賞難功臣有未當者命洪
國公丘福等擬議以聞於是封都督李彬為豐城侯改陳亨之
子陳懋為寧陽伯金鄉侯王真之子王通為通國公通為式義伯王友
培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遠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襲
七月曹國公李貴隆及侍講學士解縉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

二百八十三卷○戶部尚書勸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波運
糧艱難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北河至陳州
潁河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
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
命內臣齊魯提督廣東市舶內臣提督市舶始此
九月以高唐州民王政為吏科給事中言稱旨也○鎮守雲南西
平侯沐晟奏重里宣撫司土官刁選各侵威遠地捕其知州請發兵
討之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
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兵加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
之既而刁選各悔懼還所虜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

上御右順門與時臣論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官中
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諒然計何郡近雖饑饉常加優恤何郡
地迫邊鄙當嚴警備且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
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屬死炳文長子燾尚恐文長女刑部尚書
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價奢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
死
謹按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景盛及于安訂稱景隆初軍已歸
死後遂葬月關河而後來俱不得其死有諸人之死現據景隆之
歸書之為能自培而無他乎
日本入貢○魏祖堯方亦及阿魯台率眾攻瓦剌馬哈木大敗

十一月上諭知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奏我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廉潔治體知恤民者下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上謂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汝等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士人言者夫郡縣之問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然况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丁祐下獄舊處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時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遂令法司拿問

十二月上謂塞義陳瑛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特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悉其才行必考察才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年歲之久者察其能否否貪廉之實具奏○定新舊武職

謹按此武職條例今成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慶功前者武職官于每午十五出知縣備此武職元年后後發功者出功武職條例

選天下富戶從北京今選各布政司及直隸各府無田糧及有田糧不及五石殷實大戶克北京富戶附籍歸天府

詔今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備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數奏○勅吏部臣曰朕以政躬續承大統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于求賢其令內外諸司於舉臣百賢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潛

下俟或可刺策而優游放地或迫道謀才隱居田里無聞遠近並以名聞毋始嫉或致母徇私濫舉書曰舉能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甲申永樂二年

正月遣宗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肅重書召世子及郡王高勳赴京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

三月廷試賜會舉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平江伯陳瑄克總兵官都督宣信克副總兵帥舟師海運江南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有是歲以為常

四月戊戌册立世子御名高燾為皇太子郡王高煦為漢王高燾為趙王命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陸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應麟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儂楊榮為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召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修撰本廣為右中允陞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洗馬修撰善司直司諫清純較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為之初上議選諸文臣惟金忠餘皆增難時股肱也武臣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不定遂召解縉預議解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指宜廟也上又密以問黃淮亦曰長翁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國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册立長子如張氏為皇太子妃○擢左善世僧道衍為太子少保始復姓姚賜名廣孝

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蓄妻妾居止多在僧寺常賜
 二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
 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實
 乎知要。知要。便足爲治。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領侍臣
 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成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爲若名曰儲君昭鑒
 錄。此書補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訓大訓。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
 誠能守此。足爲對君。皇始。皇教太子。以法律管元。帝授太子以
 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奉
 東宮。從容開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
 主。○上師奉天門召召八科給事中諭之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惓惓。惟
 欲軍民安。少者安汝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于軍民利病
 何也。可退而思之。修折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夫立君以養民。君
 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責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汝等皆
 不可不勉。又一日諭六科曰。朕日臨百官。可否萬幾。或有失中。爾等
 宜直言無隱。又御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敢
 爲者。強于己。敢言者。強于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
 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六月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
 謹按。相傳。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爲僧。尚欲營世之心。
 蓋知其好也。及稍。歸。其姊曰。汝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
 孝乃易僧服。而往。其姊曰。汝何人。曰。吾家。爲不納。廣
 孝乃易僧服。而往。其姊曰。汝何人。曰。吾家。爲不納。廣
 孝乃易僧服。而往。其姊曰。汝何人。曰。吾家。爲不納。廣
 孝乃易僧服。而往。其姊曰。汝何人。曰。吾家。爲不納。廣
 孝乃易僧服。而往。其姊曰。汝何人。曰。吾家。爲不納。廣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前司以綿絲進。獻。禮部請百官表賀。不許。

○饒州潘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關。獻所著書。粵毀濬洛。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其
 罪杖之。焚所著書。

八月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審縉等曰。人君誠不
 可有所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求。此心爲
 切要。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勅諭。夏。德官兵都督何爾等曰。寧夏。多屯所。虜。猝至。恐各屯先
 投降。可以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濠。濠廣丈五尺。深如廣
 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
 于此。無。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
 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過。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謹按。通川。道。通。無。所。不。能。久。臣。此。何。於。清。野。之。策。也。

周王。敗於。鄧州。獲。虜。虜。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
 既而。四方。奏。其。霖。風。降。加。禾。呈。瑞。野。蠶。成。爾。外國。獻。麟。白。雉。白。鹿。
 白。象。玄。兔。白。象。靈。犀。之。屬。甚。衆。榮。與。解。縉。胡。廣。金。幼。夜。梁。潛。等。咸。作
 歌頌。以進。

九月。夏。原。吉。浙江。治水。訖。先是。原。吉。至。浙。西。按。視。容。訪。利害。奏。言。浙
 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抗。湖。宣。歙。諸。州
 溪。澗。之。水。散。注。溪。山。等。湖。以。入。三。湖。頃。爲。浦。港。烟。塞。漚。流。淤。溢。傷。害
 禾。稼。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浦。浦。港。港。其。壅。遏。以。入。于。海。上。從
 之。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松。浦。浦。港。港。其。壅。遏。以。入。于。海。上。從
 水。一。自。加。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流。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

三入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以胡儼為國子監祭酒○侍講學士王
建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繫儲戒為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
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戒之說達不合義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
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表言此常
人得此爻亦舉此說耶士奇曰陛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
爻有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眾人有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
所不通 皇太子悅
十一月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
月十八日始復舊○戶部尚書郝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上
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餉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
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承輕感言知百姓艱難計
象一日所飼穀常幾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
不令朕知而為此事如復敢爾必誅不宥○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
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諭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
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
公此律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公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
以治天下其論如律○通政使趙葵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
可復器用 上曰此俾觀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
得寧息今文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
帆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用 ○設天津衛于直沽 上以直沽
海運舟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合調治海諸衛軍

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儲海運糧別以小流轉運北京○上聞中
官以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命歸承衛遺治其罪且召府尹向者
之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人非有重廉汝何
畏而輒聽之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汝若復敢前非
必誅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黃淮楊榮
楊士奇金幼致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書同給等入謝言恩禮太
過 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且多在
朕左右勤勞贊理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
是凡有賜賚等皆與尚書同
十二日安南貢正且使者至 上命禮部勅陳天平見之使者歸
下拜感泣美伯者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秋
至某位暴虐國人攻奪隣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為蒙
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已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實勸往
諭俾其篡奪陳氏之實以聞○贈徐均壽世襲定國公綢曹國公李
必里元者亦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

賜印及諸俸仍舊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于
北海悉境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遐置奴兒爲都司一爲
衛者三百八十四爲千戶所者二十四爲站爲地而居者各七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
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謹按合德縣洪武十三年歸陝西河南山東北京等布政司及淮
寧等處山東河南兩省開墾地不絕利近且朝尚書世宗亦查
太祖皇帝聖旨總令北直隸等處原地荒及空閒地上不納土客
官民軍舍住力開墾永不納稅此等之說 阻守舊務厚于足
大不務利民富國深得其意可謂盛德也已項禮
歸順當賜民開墾地原法
歸未當財利無制正指此

乙酉永樂三年

正月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於是
縉等遂修撰書樂繪修周述周禮簡庶吉士楊伯欽彭汝器王
英王正余鼎章敬王訓榮廣敬王道能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金
學夔羅汝敬應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

也命增悅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膳禮部
月給薪燭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仍命解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
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且搜奇書僻事以驗所

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數廚備膳從人莫不敬其榮○北京

刑部尚書魏僉言事語滿諱諱 上以其奏示羣臣於是都御史陳

瑄等奏命居官食錢甚廉在作威顯十餘事伏誅

三月改工部尚書黃福爲北京刑部尚書陳瑛劾其不能存恤工匠

交也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
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官中偶忘一事
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知之朕以一人之智慮萬幾
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慮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
事之繁難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未有合理亦當直諫朕
有足矣以來遠謬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韃靼酋長把都帖木
兒率衆歸附北虜日益聚近邊遣使總兵官都督宋瑛遣人諭以朝
廷厚待其酋長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家五千馬駝萬六

千來歸附

七月賜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賞賚有差居之湖州把都等歸上
哀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吳允誠都兒灰爲後軍都督僉
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任爲陝西行都司都督僉事賜姓名
楊效誠僉爲指揮千百戶鈔撫復賜冠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
有差命居深州仍給與允誠等牛羊數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
餘有差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
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衆以官軍三倍
于塞外鎮運非但禦威亦以招徠未附者仍賜勅諭宋晟招撫之
功

三月改工部尚書黃福爲北京刑部尚書陳瑛劾其不能存恤工匠
交也

四月 上謂侍臣曰致治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
失生民休戚人不言 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官中偶忘一事
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知之朕以一人之智慮萬幾
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慮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
事之繁難者爾等宜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未有合理亦當直諫朕
有足矣以來遠謬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韃靼酋長把都帖木
兒率衆歸附北虜日益聚近邊遣使總兵官都督宋瑛遣人諭以朝
廷厚待其酋長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率部家五千馬駝萬六

千來歸附

七月賜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賞賚有差居之湖州把都等歸上
哀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吳允誠都兒灰爲後軍都督僉
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任爲陝西行都司都督僉事賜姓名
楊效誠僉爲指揮千百戶鈔撫復賜冠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錠
有差命居深州仍給與允誠等牛羊數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
餘有差其隨來軍民每戶牛六羊二十家屬給衣鞋布鈔令總兵宋
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衆以官軍三倍
于塞外鎮運非但禦威亦以招徠未附者仍賜勅諭宋晟招撫之
功

禮部尚書李至剛有罪下獄降為儀制司郎中○戶部尚書鄒新卒

九月收刑部尚書鄒賜為禮部尚書權宜定府知府呂茂為刑部尚

書○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召前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

劫掠居民初道義捕之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戮其黨類 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緞金線銀二百匹綺綉衣六

十月廷試賜進士林張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視太學禮

部尚書鄒素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闕

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禮部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

閱書史或召翰林備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

曰經史粗備子集多缺 上曰士人稍有餘資皆欲集書况於朝廷

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密脫脫

襲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先是元肅王勿納失里王哈密安克帖木兒

者勿納失里之弟也 上登極遣使來朝貢焉因封為忠順王尋為

鬼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王

帶遣使送還其國撫恤其民○命鎮守廣西都督俞寧黃中呂毅以

兵送前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其慕國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

引兵還

先與安南國王陳日煚為其臣黎季犛所殺季犛上表復姓名在

明一元子孫名余餘計新陳氏與附在為明朱履男國事 上從

正月遣使責重妻談論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島等島海寇

五月齊主博有罪入朝留之先是神結無賴養賓客有告之者上
 不忍罪之但賜書諭令改行於是博入朝既至廷臣交章劾奏博罪
 不當有博厲聲曰奸臣又欲喋喋效建文時離間耶理當盡斬此輩
 上聞之不憚曰博剛躁出于天性此猶不知改也命罷去其隨侍
 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京師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 聖
 德所感召請率百官賀不許○回回結牙思進玉璫 上不受命禮
 部賜鈔道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快
 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用又曰虜食而
 請今受之必庶厚養之將有奇契于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雲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諸酋來朝貢詔置宣撫使司二
 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往諭諸
 夷至大小古刺及其隣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
 人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刺等部皆在西南
 極邊有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八民皆願內屬乞設官
 總理仍招諭邊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大古刺酋族的那浪底馬

檄曾朋阿伯並為宣撫使除皆授長官司長官遣官賞給印勅符往
 賜之
 謹按二宜懲五長官今一志而制皆不效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滅
 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會汝等將兵討之汝等由廣西入西平侯
 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為眾也仁義之師天
 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
 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
 官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輔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將軍豐城
 侯李彬為左參將寧陽伯陳旭為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儻參贊軍
 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治督軍餉置神機遊擊橫海鷹揚號
 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皆兵分道進
 發命沐晟為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
 府應州州人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武臣有言黃福建
 文舊臣且有過不宥復任者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
 疑慮太宗為君時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用之不疑兩人終盡
 乃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
 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汝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
 待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推誠
 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
 有言

七月文武羣臣洪國公丘福等請遷北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遷工部尚書宋禮請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達請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請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請浙江右金都御史仲成請山西督軍民孫木合奏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造磚瓦從天下諸色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節所府州縣各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半年更代每人月給米五斗

十月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慶祥度披聖閭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齊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直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昂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還入來會時賊恃僑東西都及宜江沱江沱江高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綠

江樹柵邊臨增築土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勢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綠江置柵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柵內諸江海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廣嶺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辨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計聞 上震悼祓廟五日極還 上親為文祭之極其悲愴進封東平郡王謚武烈

朱能既卒即命張輔佩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

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倭寇劫瀋門島瑄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始盡殺溺死者甚眾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軍都督會事朱榮敗賊家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沱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轉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城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

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于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啣枚昇攻其過重濠上炮炬齊明銅角競響城下將士俱奮力攀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走散我軍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宋廣等以轟神象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文為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城家潰亂官軍乘勝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奎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西都城聞之亦焚官

室倉庫進入海於是三江廣宣江沱江等州縣大第皆請軍門降○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神樂觀河神宮修集金錄齋法薦皇

皇妣車駕幸齋七日而畢○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

考

上在藩邸聞為恩藏有尚師必立厥者異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使
顯齊書特往迎五歷寒暑乃至 車駕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丁亥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在藩邸所
謀易儲事頗泄於外漢王高煦怨縉言於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惟
解縉泄之上怒遂出縉廣西尋復改交趾左中尹昌隆亦改禮部
主事後給與補隆皆坐事死○張輔調兵襲破安南洞江寨及萬劫

江等賴山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收黎賊于木凡江斬首萬餘
級溺死者不可勝數都邑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
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
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

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其肅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考 皇妣
尚師率天下僧伽舉場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卯雲天花并雨甘露

舍利祥光青島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槍拍生金色花佈于都城金仙
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壯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絕

又翻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
應歌頌自是之後 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普應佑國
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
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裝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率

等皆封為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善蓋殿○張輔沐
履等大驚駭于富良江時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眾拒戰每舟勝
巨十餘里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
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
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驅至黃江直抵閩海江後賊舟無算

等皆請軍門降
四月 皇長孫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其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諭
林待詔專禮鄭禮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
為至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

天帝王天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
性純而器質廣也異日所資甚大非如儒生釋章句已也

七月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

上於念之不以小才而比之何言曰廣孝未明則正不以小過而
棄之不以小失而無謂焉外家上泣曰臣等亦身沒之日矣

命婦入見賜冠履每歲且給之曰妾之事夫共道豈止天恩乎
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其夫之德
言有德有行夫之德助其夫之德

不以生民為念承嗣多矣見賜金幣

<p><small>今新翰林之臣...</small> 八月勅管建北京衛軍人力惟無塔矣</p>	<p>九月張輔沐旌等道都督柳升等齊進布糧送黎季榮黎登等獻俘 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大臣皆侍郎方寶讀露布至秋 至黎國借號紀元等語 上使問季榮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 榮父子不能對詔以季榮及子蒼及其偏將相胡在等悉付獄赦其 子孫澄茂等令有司給天食</p>	<p>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其清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 勅諭勉 上復親製詩賜之</p>	<p>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 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復命翰林臣解 編揚海儒士陳濟等二十人重修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文○ 設四夷館選國子監生教習四方番夷翻譯文字分爲八館曰韃靼 曰女直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命戶科給事中胡 淡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三手去年始還朝或曰此舉爲踪跡建 文君也○以張信爲尚寶司丞信秦州被縣人性至孝母嘗病醫弗 能愈信焚香額天到股和湯以進母病遂愈事聞 上嘉之下詔旌 其孝行徵爲尚書丞○改造海運船二百五十隻備使西洋</p>	<p>戊子永樂六年</p>	<p>三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 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 瑞 上賜勅賞之旣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栢花爲瑞 上曰近蘇 松諸郡水滂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爲瑞者已責其</p>	<p><small>栢花瑞</small> 松諸郡水滂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爲瑞者已責其</p>
---	--	---	--	---------------	---	--

<p>欺君今文官槍花小人之務決脫者可惡乃降聖旨切責之○詔中 外軍民子弟自創髮月爲僧者並其父兄送京師禁五臺山輪作舉 日就北京高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至僧檀容罰者亦發北京高民 種田</p>	<p>交趾總兵張輔沐旌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闊東西一千七百 里南北二千八百里遊說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p>	<p>七月諭平交趾功進封新侯張輔爲英國公西平侯沐旌爲黔國公 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 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俞事柳升封安遠伯賊死都督雲南</p>	<p>士文進封建平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榮軍人爲首者王柴胡起 陞指揮使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俞事先是交趾平 上問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賞 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賞有 差</p>	<p>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賞于後日無窮此爲權宜也惟陞元 功餘皆班賞此則祖宗朝賞功良法也至正新將王驥龍川之役 封爵至萬餘人天賜中有一爵官至二千餘人者夫成化中 天子軍賊至萬餘人天賜中還輸十萬夫使軍朝賞功皆應 宗良法夫豈元蓋至此者日</p>	<p>建文元年</p>	<p>建文元年 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執死刺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只</p>
--	---	---	---	---	-------------	--

自相仇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學
羅為安樂王○上御奉天門頓首曰近日郡縣致奏水旱朕甚不
聖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
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
事不修願侍郎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德更須擇賢守令守令
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之理
八月交趾寇寇簡定等作叛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定降民故官先
是已歸隨將遣赴京師復逃回去與化州僑官鄧悉阮宴等聚眾謀
作亂悉等推定為王僧統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勢
日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辰務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
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儻督集潞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倍臣來

朝尋卒命其子魏越進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剌加入貢詔封
其王西利八兒刺刺為滿刺加國王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按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
盡北海地盡則止流沙西或隔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
未有安天子命者皆自稱王耳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刺國呂宋國合裡里國
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恩國占里班卒國甘把里國麻
林國各遣人來朝貢方物

謹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承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委羅國彭
謹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承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委羅國彭
謹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承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委羅國彭
謹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承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委羅國彭
謹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承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委羅國彭
謹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承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委羅國彭
謹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承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委羅國彭
謹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承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委羅國彭

十月上巡幸北京詔曰成同管洛陽啓二都有虞動民尤重巡省
朕君臨天下祇率典與統馭之初已陞順天府為北京今海內清寧
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
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諸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
見非經過之處無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飲食之費及合宜動用物
件一一皆完備之於已初不煩於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播告中外
咸使聞知○涼州總督都督督事吳允誠之子吳谷蘭柴業誠之子
柴別力哥等有陳誠朝廷恩厚又居邊境願率精騎巡邏漠北以圖
報效從之時吳亦赤錫所戍北虜迎立木雅夫里有不相附而奔清者
故吳谷蘭等請出塞自效

十一月命立福塞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以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英華英明寬仁大度
年未一紀體具志靈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
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
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云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儻
都督會事呂敷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於是賊益熾攻陷
諸郡縣于交州完守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
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山西靈石縣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
巴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為護

國此民效靈昭應弘仁普濟天祀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

命皇太子監國

二月車行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

與朝直達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附處分仍命吏部尚書兼

詹事兼兵部尚書兼詹事令忠右春坊太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

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議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

忠簡請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

誠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

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伯除名如常有罪下獄死先是帝既以罪除

名還原籍既而家人茹輿安告其不應事都察院行提至京父之符

釋放還家道經長沙不朝谷王都御史陳瑛奏瑛有違祖訓實真

重典復逮之下錦衣衛獄瑛知不免命其子鈞市硃纒藏米中送入

獄服之而死既而法司以鈞下毒殺父奏開係謀殺父母律全家問

擬死罪幼男皆被殺局習匠婦人送浣衣局後以鈞承父命非真

謀殺有死發戍邊○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燧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

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食事平安自經卒先是泥河之戰安換長槍

馳馬追 上幾及之會馬駭乃弗克前及安被擒 上問曰何非馬

跌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殺下如拉朽耳 上壯其言歎曰 高皇

帝養下好漢因慰勞之既正大位仍命為都督委任無間至是 上

在道中因羣臣奏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聞以為恨之也遂有經死

○是月壬辰 車駕至北京○都御史虞瑛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

兩淮府州軍民缺食請發庫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

困乏待哺嗷嗷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波跡何如人也即發賑賑之

勿緩

四月遣給事中郭璽等齎書使北廣諭令通好為本推失里所殺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鼎傳本 聖

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提擢公朝

傳百行之也

五月營山陵於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

書趙鼎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

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命武毅侯王通督營山陵焉○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采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要者為書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為之

序○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戎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

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殺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勘合

無算生擒賊黨偽監門衛將軍滿城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

酋阿世每都景囊脫身逃○左福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

真王忠本遠行死之先是聖諭謂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為虜

所紿一舉未捷復再舉將軍衛志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

先馳馬士卒行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衆卷至圍之遠總劉五
百騎突擊虜賊死及嗣等並爲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爾丹爲寧遠侯虜酋脫脫不花王祀
亦集乃運軍中封之○遣楊榮勸諭福曰脫脫不花等能來而止於
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楊榮勸諭福曰脫脫不花等能來而止於
亦集乃運軍中封之○遣楊榮勸諭福曰脫脫不花等能來而止於
王汝正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
人馬詩者其尚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其喜起之歌甫風解
極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
之作則所尚者勳力者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西漢陳
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製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
觀非獨文辭尚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辭不足爲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留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美其文章
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爲君不
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皇太子即召翰林典給取閱大喜曰此爲治
之條例益成不可無遂命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又嘗命士奇
及養善陳濟按刻歐文謂其雍容醇厚諫疏明白切直數舉以屬羣
臣焉
十一月張輔進兵追交趾賊首于美良獲之並獲其酋將相陳希爲
阮寧等送京師惟陳季擴都督吳玠于文安未獲

庚寅承樂八年
正月朔輸收賊寇阮嗣格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峯
生擒二千餘人斬首運解奉國監公沐晟雲陽伯陳加等討餘
寇而自帥師還京
二月朔上將親征北虜命皇長孫濬守北京令戶部尚書夏原
吉兼行六部及都察院事轉導皇長孫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
學士胡廣侍講金幼孜扈從
三月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可飲人馬皆渴明
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
足賜名神慶泉
四月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大潤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野雞隴凡
七河注其中
五月車駕至幹離河元太祖始興之地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
庭前鋒連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往去
六月班師至靜慶阿剌白復來戰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
擊阿剌白敗走以其家屬遺還時衆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
車駕次嶺南山勅銘曰嶺海爲嶺天山爲鏡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又次清流泉勅銘曰於嶺六旬用靈應嶺山高水清永彰武成既而
軍士之食上以御膳所備糧餼散給之且下今凡軍中糧餼多者
許借貸同家倍關其價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日春得未食
中宮具糜糜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犬開平安旁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又系食非之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

味故寧已之

七月 車駕至北京

八月望海侯何福有罪自殺...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十月 上還南京... 皇長孫生長深宮...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太祖皇帝創業之難...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河也元都於燕...

北京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將其家琬初有寵
 凡所有舉劾 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益以聚斂苛刑建文諸臣
 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而給事中耿進等劾瑛誣職官中允劉子
 春劾其方命廢事 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其私職無狀乃坐罪
 下獄死之○溥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為患修築隄防民用因弊
 至河決壞民田地甚事開遣工部侍郎張信性變之使循故道則水
 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丁夫十萬命與安伯徐亨工部侍郎
 將廷瓚相度開浚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勝
 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
 諸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侍郎曰守備固不可單藉若兵
 食不足亦難與守 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雷什之四天城
 湖北雷什之三荊州雷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六月 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
 兒并其家屬時苦奈兒貪暴不輯陸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
 皆告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苦奈兒并家屬頭目番兵復圍
 城和與戰敗之遂以歸 上曰曷夷貪嗾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
 族屬之賢者立為王遣還國並赦苦奈兒還歸○徵交趾奏議解籍
 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 皇太子而歸 上還京趙王
 言縉賊上遠出觀儲君傲慢無人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儼亦以罪
 請交趾縉借儼趙廣慶煖嬉山水立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賴江以便

往來 上大怒曰為臣受事故勞民如此併併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朔胡具孫景等于九月州月常江
 華復敗黎莊兵於福安斬之○滿剌加國王拜里速刺率其妻子及
 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兩城縣飢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
 有奇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瑄等官
 心術不正文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
 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為 皇太孫
 十二月六部尚書奏義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任承
 流宣化以樞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盈選精嚴薦舉有法
 宜令在官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
 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畫者
 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推用其所保非才或投職之後聞其
 貪污舉正連坐 上是其言命所可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
 納款且請并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
 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
 實非好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
 地所見惟目則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鑄承樂通寶錢
 壬辰承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慈臣民赴午門外觀籙山三日自是歲
 以為常 上或御午門外示御製使備臣奉和以為樂是時尚書原

吉侍其母往觀鰲山。上聞之曰：此怪母也。命宦齋銀二百錠，即其家賜之，以爲賢母權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馬、鐔、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戶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子孫年長，有智略，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往北京、山西、河南、四川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送京師備充隨從。

九月，工部主事商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甚。今于中灣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圍，若欄圍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于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擢商芳爲工部右侍郎。芳，山西夏縣人，儻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上即位，擢吉安府知府。先是，金華朱大智爲吉安知府，寬厚廉潔，刻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今被召改重慶知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芳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數語即決，如無所容其奸。芳以愛民爲心，處事曲當民

更大喜，自奉儉約，日嘗晡食，服無綺綺事。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受教不違，尋坐事請去。遂超陞侍郎。吉安有芳去，其民思慕，守必曰：朱蘭云：○瓦剌順軍主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峇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東海人，初舉鄉薦，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京師人因稱爲冷面寒鐵公。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京，所奏諸無不從。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後異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究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人稱爲神明。初來時，道上繩劍迎馬首，而乘使人尼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鞠之，即劫布商賊也。悉以賊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背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婦語妻時，搜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新巡屬縣，微服屬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視，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縣吏聞風股慄，莫敢恣肆。僚來一日，饋以縑衣，懸於室後，有饒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顯時，妻治縑以給，及同官內宴，各盛飾，惟新妻荆布，以往大類田野婦。盛飾者各相慚，更爲清素，其風節類此。故當時同憲使之名震天下。雖三尺童

史 32-151

子錫其美... 新捕治之千戶脫走... 上命官校速新至陸前...

蔡已承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詔免智及宴... 先是洪福寺奏智正旦賀儀...

日食... 復有自契丹回者言... 是日麗安仁宗深悔... 今免智誠當... 上從之...

燕吉士... 偶獲免然恒為鄉人所持... 智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 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 使練子寧今日在此... 朕固當用之... 况智禮乎... 即日下令...

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 皇太子監國... 始置黃州布...

改司及思州等府洪武中止設黃州... 南府官撫宣慰司管束土民...

侍郎夏... 以思州所轄三十二長官司... 分設思州新化黎平...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 加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 及在京...

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日華夷畢集... 朕有一言... 爾當思對之曰...

大宴羣臣... 命儒臣賦詩... 盡歡而罷... 山東曹縣破曉虞尚書呂震奏...

此為上瑞... 瑞何與民事不必賀... 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遺當務為...

國為民汝能效... 李沆為人則善矣... 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

術者也... 上命禮部侍郎儀智... 智侍... 皇太子孫講... 講先是上命吏...

七月封... 韃靼大師阿魯台... 為和寧王... 先是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

偕中官李... 達使西域... 詔國... 按先是西域大州子蘭... 亦力把... 甫國皆來朝貢乃... 達...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于愛子江覆陳季擴時輔併沐晟等進兵
順州賊黨阮師等屯愛子江設家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
擊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為奔還賊陣自相踈踐官軍
乘之大收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眾死者無算
季擴走追擒之交陞復平

永樂卷之六終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通鑑斷代永樂卷七

東莞 陳建 象斯
瓊山 丘濬 盛定

甲午永樂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素衣袖敞垢納而後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自念富貴物故每泥濯更廷昔 皇妣躬補緇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動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為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焉有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王侯陳德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

侯王通都督諒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先鋒三月庚寅 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茂易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武備不可備廢營中稍閑爾等節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讀及創業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情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

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諫校 庚辰 張輔監送所獲賊首偽大越國王陳季擴及偽國公阮師等赴京仰誅之

六月 車駕進至撒里怛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等帥眾逆我軍發神機炮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後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偽眾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鎮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所以慰撫之者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特勇引 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殺危 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

八月 車駕還北京

九月楊石剌國獻麒麟

謹按 永樂中諸蕃進麒麟者三

遣使建尚書舉義學士黃淮論德楊士奇沈馬楊溥黃善及司經局正字金間等至中途有旨宥其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并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 車駕還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有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間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間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尋召士奇至前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幾下孝敬誠至 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間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

十一月晉王濟堪有罪降為庶人。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求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所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義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倫，庶幾以垂後世命脈等語。其事果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脩開館。

東華門外。是月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成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前交趾參政解縉死於錦衣衛獄。徙其家於邊初縉及王偁之下獄也，獄吏考治索取同謀，縉不勝楚囚，書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賜禮部郎中李至剛中九李貫善善王汝王編脩宋統檢討蔣驥潘幾蕭引高等遂皆下獄。既而得賜賚汝王統引高相繼死獄中。國史本傳稱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為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畧，故及於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赦還。

謹按：順天日錄云：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亦傲然。而巳若得其地，不可以為縉，縉亦不傲。仁宗居東宮時，縉有責文皇甚不善，而縉漢府知府不宜過寵，致起怨。文皇怒，縉聞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宣廟初漢府果及文皇亦被縉如縉言，又曰：一時諸公縉才高，使縉漢府太宗其論縉宜下於縉。

若留於仁宗時。其事當有可觀。二月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命翰林脩撰梁潛王洪為考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船三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司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西南府，聚川縣間大岩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四月兵部尚書金忠卒。五月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發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發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姦惡為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能。

九月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學士胡廣等上表以進。上親序之。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王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南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答失於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徧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倫錄其所經山川境壤人民土產之異，飲

<p>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口 水人○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馴罪 十二月勅鎮守寧夏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慮阿 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己害擬七月率眾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 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蓋慮多謫惟有備斯無患矣大 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勅大同開平遼東皆 如之○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朕自即位以來常不受 賀至是夏原吉等東請乃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明年始賜 其表賀</p>	<p>丙申永樂十四年 正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 物阜豐請封禪太山刻石紀功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 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 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 之事望太宗爾欲廢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微之愛君矣帝王之有 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p>	<p>四月以胡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為翰林學士並兼春 坊原職○權戶部都給事中胡濙為禮部左侍郎○錦衣衛都指揮 金事紀綱以賈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 輔經管交趾前後凡十年</p>	<p>九月元京行大僕寺卿楊瑄言近年馬蕃息而以牧養之人請令民</p>
---	---	--	-----------------------------------

<p>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疋立群頭一人五十疋立群長一人養馬 之家歲免其租役之半從之尋令民養官馬者一歲納駒一匹凡種 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遂為北方民害</p>	<p>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軍事命群臣會議於是文武群臣上 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輿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俯 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 比年 車駕巡行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 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 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p>	<p>十二月楊士訓等奉命編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上覽之謂侍臣 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慮天下未有不治 觀是書足以見當代人君之重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 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 刊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p>	<p>丁酉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為庶人穗 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 多智諂巧初國官府增難師起穗通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今守金 川門靖難師渡江穗即開門迎入 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算致 封于長沙後陰奉免士造戰船其隨侍都督齊與密言加 上上曰 朕待穗厚於諸王豈宜有此其同母兄弟王廢書戒之穗不聽會蜀</p>
---	--	--	---

王子崇寧王悅得罪於父逃竄所獲詭眾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王聞之遂且其言德特能無憾有無若之心藏匿亡叛造作舟楫弓弩器械教習兵法戰鬪之事秘度僧千人晝夜祈禱祝詠與指揮裝成使者吳智等日夜秘謀號張成爲師尚父親造圖識謂十八子富有天下傳播於人又令巧匠製燈於上元節獻於廟於伊訥內府架橋俱何動靜又選將士習音樂獻於朝供應殿庭以圖間隙上得奏嘆曰朕何如待德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

降爲庶人憫閉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初高煦受冊封命居國雲南以不欲遠去辭後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上在北京懇辭遂南京高煦所爲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琮犯善周樂等不能匡正

皆然交趾爲吏高斯猶不悅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諫籍兵部從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殺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

驥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蔡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謀殺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視其衣冠禁之西華門內

皇太子慈爲救解乃免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諱今創

南漢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足甚遠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

也○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蕭嵩等審義翰林學士蕭德揚士

高侍讀蕭嵩等奏稱 皇太子監國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南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義悉且有書成朕且及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善書今之學者得此書豈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

諱明無從視爲虛文也
七月行在通政司言驛臺縣人進金丹及方書上曰此妖人也奉

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今自食之方書亦與錢之母令劑欺人也○冊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喇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毛刺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奏寧侯陳珪

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霧縹緞流動爛徹香

漢庫申金水河水變異瑞瑞具諸象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圍變

化卷舒蒲蒲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

西慶宮苑映上今所御殿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奉都臣上表稱賀
永樂十六年
正月上以玄菟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以書謂曰此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群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至有

感召和氣變及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

既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
流徙之民亦未嘗無登至理之時哉而一免之異喋喋焉欲夫好直
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
不可不審之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謹按永樂中一時臣工往往嗜一怪異違常之物即指為瑞應歌
教諭一舉而無所不至我 成祖此諭可謂洞物情治體微詳情善
非可為萬世法矣

交趾清化府徵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漢李彬遣都督
朱廣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季擴交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
為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第黎石為偽相國段養為
偽都督黎景初掠廣共討收之榜斬數百人利遁去

謹按 黎景初召逐而黎利專作交趾自立其理失思謂當時只存
利國交趾既平初命英因徵守之焉得保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遠

高祖初命沐英守之英沒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回夷率
服而聖廟焉吾中國有也何而高祖之所畏服者世沐氏非也
若所能鎮壓也今交人之所畏服就其論於英國者乎交前二載
非英國總師師年英國三召逐而叛亂俱不旋踵彼作夫交人所
畏也英國總師將國及知也使英國久結於茲焉餘威振乎殊然
歷三三劫依臣職變風後而交商長為吾中國藩服與與重商
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二州紳士民後論異域不與與重商
同當聖化也可勝惜哉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會榮侍講王英為考試官取
童璠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祺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
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肅廣孝嘗考道錄錄派程朱識者非之

○皇太子手書賜養善徐善述言云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手
采清雅實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恐難為勞似卿朴直若口者
百無一二面諛頌頌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躬成余業惟望藥石之

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鱗之處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
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指
不多及書函曰 皇太子致書養善好古先生 好古善 皇太子臨
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
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者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
有佳致納諫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
平時醉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順

五月尚書其原吉學士楊榮等重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共
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實訓十五卷計十五冊○殺養善
梁潛司諫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離數千里
小人陰附漢府者謀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

有陳子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諷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
軍功宥之有諍於 上曰初 上所諷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
逮陳十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
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諡自姚廣孝與廣始

廣居官敦厚周慎自處澹然性之骨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故
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端應有頌却封禪有頌
無非迎上所好以為媚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纖芥之憂其沒也
復官其子禮為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
人祝詩假士奇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

兩養充却教名姓正相同譏之切矣

謹按 胡廣字文淵洪武初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同其等
諫按 胡廣字文淵洪武初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同其等

鮮而笑曰一指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蓋初皆無意於死也... 六月詔築脩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崇金勿致總之... 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陞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 秦來書秦字頃大晚至我即欲觀也... 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動臣其者語謔侍衛槌之仍當... 口秦有言不問既退登宣侍衛者賞銀若干... 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陛下之仁明也... 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洗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 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 大悅自是不復疑... 皇太子○權吏部都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 謫廣東番禺人舉於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劾果彈劾不避權要... 嘗奏事聲譽甚天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 生也每見呼為大器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 上大怒命為坎壈之... 遂其頂七日不死遂釋還職... 事陸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 忤旨落職罰使僧其家房同事者先舉功階職去謂貧不能倩人乃... 躬自為之值... 駕至問治屋者誰也... 謫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諤... 直且憫其貧命復官... 癸巳春命者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

署刑部丙申夏又移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署工部所至俱有聲績... 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越風無何竟坐事出為湖廣按... 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誘為人劄介然賦性恢譎嘗被... 瘞時嘆息謂其入曰吾今日乃為火爨所苦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嗟... 汝不知耶朝廷瘞人常以瘞瘞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于... 皇太子曰周易固為上筮作然文王周孔... 象象上翼之詞凡脩齊治平之道悉具... 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 周易本義... 十二月勅脩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山有七十二峰... 三十六岩二十四澗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 上軟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燬... 新建之紫霄曰大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又有興聖五龍宮... 玄天玉虛宮遇真宮清微宮淨樂宮又即天柱峯頂治銅為殿飾以... 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 耕戶以贖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一... 己亥永樂十七年... 春吏部尚書孫養正父喪歸詔起復之令還南京輔國監如舊○夏... 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將封江為廣寧伯江初至... 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壩築城... 築立煙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濱海襟喉之... 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 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船直逼壩下登岸魚貫行一賊

貌其醜惡。揮兵率參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猶師秣馬。畧不為意。以和
 捐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
 之約曰。旌舉伏兵。砲鳴督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塌下。
 江統擊賊。旌舉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駭。死者橫仆。草
 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
 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剛有潛
 脫而走。翰者又為隆等所縛。皆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
 賊意。思安開。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
 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敵之
 道。賊如魚貫而來。蛇陣。倏作此以鎮。賊之雖愚。士卒之耳目。可以
 壯士卒之威。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
 可以生
 士卒之
 壯明實紀
 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開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
 上賜勅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
 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美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
 東南抵閩。浙濱海無不被其害。及是大為剽劫。所控寇害。并自著者
 數十年。○秋。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
 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
 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如相畢集。
 願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
 漢。天花。鑿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
 和御史王彰。齋持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渭州。
 頒給神明。協應。履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稱賀。

上甚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兩京城內。
 外云
 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
 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御血昇
 入奏。榮皆股。陳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校改。怙終者。不赦。○頒為善
 陰陽。孝順。事實。二書。於天下。學校。先是。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
 所紀。為善。陰陽。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錄。古今。孝
 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并係
 以詩。各次。為十卷。上親為之序。既成。頒於文武群臣。及天下。學。在焉。
 庚子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權用
 人材。十三人。為各布政司官。權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廣。江西。
 俞景。則山東。周克。養。廣。西。右。布政。三人。孫。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
 江。右。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魯。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教。福建。李。春。廣
 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謹按。洪武中。錢。唐。卿。浙。甘。以。布。衣。而。極。權。尚。書。之。尊。今。永。樂。中。馬
 某。知。瑞。等。亦。以。布。衣。而。極。權。方。而。極。此。殆。昔。人。所。謂。漸。倒。覆。條。
 二月。山東。海。鹽。縣。妖。婦。唐。氏。見。聚。眾。作。亂。焚。見。縣。民。林。三。妻。夫。死。案
 兒。祭。墓。回。往。山。山。麓。見。石。鏡。露。出。石。匣。發。視。之。中。藏。寶。劍。妖。妻。見
 兒。取。寶。劍。行。途。遇。通。曉。諸。術。因。誦。佛。經。自。稱。佛。母。以。其。施。教。於。村。里。頗
 能。知。前。後。成。敗。事。青。州。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為。人。馬。扣。關。啟。

山東
三月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集中食盡且無
水東門僅有沒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驚官軍營與賊多被殺傷
都指揮劉忠戰死養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蔡明升等始覺分兵追
捕獲其黨劉俊等百餘人而養兒竟不獲○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
大敗賊衆于安丘先是賊黨廣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煥縣丞馬橋集
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守賊不能攻復率莒州鄆墨之衆合萬餘人
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
猝至城下奮擊賊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賊大敗廣

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
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請升怒其不待已俸出之青
不為屈是日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賊賊衆於諸
城盡殺之山東賊平論功陞張煥山東左叅政馬橋左叅議衛青陞
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下安遠侯柳升獄刑部尚書具中
等劾奏升奉命征勦賊聖諭諱指授方畧諭以賊徒憑高無水
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又不設備致賊夜攻營
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來攻忠身先士卒幾破賊壘升忌其
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及衛青敗賊後三日
開始至反忌青功而推辱之不忠若此宜治其罪上亦謂升方會
天機矧功忌能皆不可有遂下升吏尋殺出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諡忠武江號果善戰所向無敵士卒明紀律
有恩信於諸夷欽塞者級備至及卒人咸思之
五月交趾石叅政侯保與賊黎利戰死之左叅政馮貴亦以討賊賊
死保實定督皇人由國子生知襄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
權治權交州府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于要
營禦之賊來攻保與賊不勝而死實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
陞交趾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
每出擊賊輒有功後中官馬驥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
皆勦捕獨以驥卒殺百過賊兵寡賊衆貴力戰而死保為政廉恕貴
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

皇太孫講議
謹按我朝宗廟最重事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為九筭備書
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蓋宗廟而下不論也現承樂中所遺
遂以輔導宜勸者自微而漸下厥其職倫等無非輔導學官之人
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漢文員之滿依者其起家學官焉重也見聖訓
守正廷臣未見其此可見當以起家學官為重也見聖訓
當府為學官者皆極奮興樂自修出焉世用形影多得人之心
以勸世庶幾有此其也通則學官日難以其家學官焉不爾道
日收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向何空廟世之效乎嗚呼世豈何可勝嘆哉

道戶部尚書夏原吉召皇太子及皇太孫于南京以死原官禮成
將御新殿受朝故也

十月皇太子薨死原過臨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駭焉
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為食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
皆衣百結不備體隨金傾仆不治歎曰民饑不上聞若此乎願中官

天機矧功忌能皆不可有遂下升吏尋殺出之

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輒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屬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奉乞停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勸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但發廩見上當自奉也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亦赤乎○封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權工部管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侍郎以董營死京宮感告成故也

辛丑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

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砥勳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

立兩京為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

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奏願毋至輒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竟置之不較

二月虜酋阿魯台冠冕宴○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

三月廷試賜官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護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勅尚書官等十三人佞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

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皇太子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未幾卒○翰林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饑荒清理刑獄罪黜臧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允其十四事而行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節惟炬羅通俱為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許直歷試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指斥工部尚書李慶等不能平言於上請罪之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暹等才堪牧民於是皆陞為知州而慶之建方○殺王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曰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辨時御史王彰等懼

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且將干上命中使用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呼罵言官

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勸替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省

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然非原吉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庶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服○西僧

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

倫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

倫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

乃米山勞也。且法王入見。止命原吉拜。原吉曰。王入難。微臣於
 請使之上。九夷狄。即長指而已。
 十一月。王尹部尚書長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兵部尚書方。有自殺
 特。上以此。廣被。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
 而。嚴勸。邊將。制。未。奏。會。上。召。原。吉。等。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
 召。原。吉。問。邊。備。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樂。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
 煩。年。師。出。無。功。戎。馬。資。糧。十。喪。八。九。災。疢。間。作。內。外。俱。疲。况。聖。躬
 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得。即。令。原。吉。往。視。開。辟。糧。儲。既。而
 吳。中。入。對。與。方。同。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
 獄。於是。有。權。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言。有。與。中。原。吉。皆。儉。刑
 誣。罔。上。信。之。命。戮。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
 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任。重。德。薄。才。力。或。不。及
 儉。和。未。之。見。也。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壬寅。永。樂。二。十。年。
 三月。阿。魯。古。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上。遂。決。意。親。征。戒。善。將
 士。詠。日。啓。行。駕。次。龍。門。山。曉。聞。之。夜。遁。
 四月。次。龍。門。雲。州。
 五月。次。石。門。至。威。遠。鎮。
 六月。次。通。川。旬。至。王。沙。泉。
 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謀。逆。言。阿。魯。古。開。車。駕。親。征。大。懼。盡。棄。其
 馬。駝。牛。羊。輜。重。于。湖。梁。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於。其。輜。重。故
 其。驛。舍。遂。命。旋。師。召。諸。將。論。曰。所以。有。此。阿。魯。古。驛。舍。驛。道。者。元。帝。

之。寇。也。當。遣。師。討。之。遂。簡。加。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衆。驅。牛
 馬。輜。重。西。奔。上。應。從。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遂
 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並。收。其。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
 九月。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朱。瑄。卒。禮。部。尚。書。人。有。才。幹。然。賦
 下。殷。刻。小。過。輒。繩。以。法。所。至。民。頗。苦。之。○下。向。書。呂。震。榮。及。學。士
 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序。班。言。震。之。婿。戶。部。主。事。張。鶴。朝。奉
 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震。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
 有。備。併。下。獄。已。而。皆。釋。之。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
 三月。蜀。王。榘。寤。曰。朕。王。性。敦。厚。孝。友。循。禮。執。法。无。好。學。讀書。不。解
 喜。延。接。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為
 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
 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先是。上。以。疾。多
 不。視。朝。中。外。事。悉。廢。皇。太。子。處。分。儉。邪。之。徒。不。便。而。宦。官。黃。繼。江
 保。等。素。厚。趙。王。常。隆。為。之。地。日。諂。皇。太。子。之。短。於。上。前。希。得。進
 見。且。詐。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熾。以。誑。誘。外。人。由。是
 賢。等。遂。萌。邪。志。而。飲。天。監。官。王。榘。成。與。賢。密。語。賢。曰。觀。天。象。非。久
 當。有。易。主。之。變。賢。等。和。謀。益。急。與。其。弟。孟。三。羽。林。前。衛。指。揮。陳。旭。通
 州。右。衛。鎮。總。陳。凱。與。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日。夜。潛。謀。結。實。近。關
 廟。官。中。進。毒。藥。於。上。上。覺。寤。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及。符。寶。而。分。兵
 執。有。文。武。大。臣。孫。全。高。正。僞。撰。詔。付。中。官。楊。廣。養。子。至。期。從。禁。中
 頒。出。發。皇。太。子。而。立。趙。王。為。帝。布。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護。衛。官。

三旗王瑜瑜駭曰。舅氏奈何為族族計。泣諫不聽。瑜遂請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鞠之。召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覽所為。撰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斬之。上顧高燧曰。爾為之耶。皇太子為之。管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人所為耳。

遂悉伏誅。辭沒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權。錫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陳懋等為前鋒。車駕遂次宣

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具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隨時不散。又山石產靈芝之柳梅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於是禮部尚書呂震。率百

官進賀。

議按。胡心安。觀瑞光。而亦進瑞光。圖相率。其何也。其觀日。震

九月朔。駕次沙城。虜中偽知院阿失帖木兒。古剌台等。率其妻子

來降。備言阿魯台。今身為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口。孽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之不暇矣。敢復前。向之

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駕次上莊。坐韃韌。王子也先土于。率衆來歸。時前鋒寧陽侯

陳懋。探知虜在飲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鬼山口。遇也先土于

率妻子。部屬來歸。引入見。上喜。謂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

上等七人。皆馬都督。賚馬指揮千戶。所鎮撫。復數十人。

十一月。車駕還京。師賜金。忠。詔命。繳券金。印。玉。養金。百兩。銀。四百

兩。紵。五十表裏。紗。線。綾。各二十疋。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屠

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

賜。把。罕。察。罕。等。銀。鈔。織。金。衣。紵。布。帛。冠。帶。鞍。馬。牛。羊。薪。芻。居。室

器。用。各。以。等。類。給。之。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勅。緣。邊。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堅。言。阿。魯

台。執。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效。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班。奏。阿。魯。台。所。部

侵。掠。邊。境。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之。且。告。以。忠。勇。王。之。意。群。臣。皆。請

從。其。言。遂。勅。諸。邊。將。整。兵。以。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榮。侍。講。余。昂。為。考。試。官。取。葉。恩

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拜。試。賜。刑。寬。梁。孫。曰。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已。酉。車。駕。祭。北。京。後。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

為。前。鋒。

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

陳德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七月。駕文翠微岡。上御帷殿。諭楊榮金幼致日。累官歷歲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致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悅。○是月十六日。已丑。次蒼崖成。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五等。密詔楊榮金幼致入御帷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帷召匠入銷錫製為柙。柙成。推欲而細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遺命。密勸計於皇太子。比龍舉入關。寂無知者。

八月楊榮等奉。太行仙計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太孫類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皇太子類待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大行皇帝初授。下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即取授。太孫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宣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雕鸞呈遞。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出前戶御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今出視事。巨谷以時政。原吉首陳。東南民

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無此。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間等。于獄。准等擊錦衣衛獄者十年。謹按。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俱食。久。數。絕。根。不。比。此。口。事。已。如。此。請。者。何。用。答。曰。朝。開。道。夕。死。可。矣。五。經。諸。子。諸。之。數。中。之。殊。云。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夏原吉言在禁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夏制臣事。陛下之日未艾也。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如卿以親喪。則朕亦不當在此。遂留贊輔。今遣家屬歸母。喪歸葬。命吏部給驛舟。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上諭吏部尚書。養義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養義為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致等。轉導久積。有年。勞陞榮為太常寺卿。幼致為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率蓋殿大學士。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謹按。我朝以九卿等官。兼職。咸賦北直隸山東。粟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請。上望見士奇來。笑謂。養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雨下。而情。新司傳旨。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斤。以供香。其數

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戒四十萬復願

義等曰汝二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

下西洋諸番國取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

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內府該庫交收

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光明廣運聖武神功純

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至嘉靖中改廟號曰成祖○癸未禮部尚

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一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

帝遺命做漢制以日易月釋 從吉服為紗冠素服黑肉帶臨朝

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辭色忿然震義

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肉帶群臣皆從君

服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寒義

夏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

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官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

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乘輿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頓戰

曰汝所拆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進餐義少

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

金幼孜太子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

月間自五品起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次日賜養義楊士

奇楊榮金幼孜銀圓各一其文曰紀德糾綱諭之曰卿等皆國家

大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官續接老成今當嗣位之

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力輔九政事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朕

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

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

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冊妃張氏為皇后冊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后河南永城人

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麒為彰城侯○冊立 皇太孫為

皇太子封太子瞻堦為鄭王瞻墉為越王瞻墻為襄王瞻桐為荆王

瞻垣為淮王瞻瑞為騰王瞻垣為梁王瞻挺為衛王越滕梁衛四王

後國絕 以翰林侍讀學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謙

記汪於 聖政聖訓之當備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謹按詞林記曰我 太祖初其國未建別革首設起居注以觀

品卑神祐齊同其在書動以為日曆書言以爲國書訓示衆洪

熙宗親在翰林從事於記注宣德後以廢矣成化弘治中

宋朝殿房之制著未舉行天世之門生故吏于其所掌事者猶

有司記其姓名於其後以爲國書訓示衆洪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工部尚書陳洽鎮交趾

蕙掌布按二司事福洽交趾視民如子徇其所好革其所惡勞輯訓

傍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咸脩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不

細成盡心焉於是交人皆蒙戴之如父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

加溫恤疾疢躬造視之核其贖者與之其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

驟怙恩肆虐禍裁裁抑之職謹奏福有異志 文皇深察其妾曰此

君子不容於小人殺其妻福居交趾十八年 上念其久勞於外召

環交入扶老携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別 謹按是時交趾所恃者一人張勝善用兵... 諸刑曹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 大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 攝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 羅織煅煉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若不留意... 其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決... 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選舉... 性悍為行止端方或才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可稱識見優遠者... 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 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悉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有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并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賜緣邊將士鈔幣時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願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始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敕建文致堂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制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沅水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屬言事失當請貶克軍者亦有為民

謹按切治姦黨齊太一子前六歲給配至是得有還鄉黃子... 上諭戶部尚書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仰年饑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積遺者守令處重罪... 趙王高燾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群牧千戶所... 今直隸及近京各都司官軍... 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做此意無廢屯種令里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致誤... 謹按外衛官軍更番... 中官馬駟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勅命慶復往交趾措辦金銀珠香時駟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罷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閣多方請求朕恐不容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謹按馬駟傳今使非本館覆奏則為失不細矣是時... 觀之中官之惡... 後視直廣理... 翰林學士楊溥密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發諭之曰覽卿所奏為

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
休威卿忠懇特用酬報今賜卿彩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進
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諡忠襄以其子廷為翰林檢討連年始十歲
今還鄉支俸勿童廢官始此○進塞義為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
少保仍賜原吉純德糾謬圖書○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諸辭願謂
楊士奇楊榮金勿汝曰卿三人及塞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
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當盡言朕親前代人
至有一廢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
顧言誠然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然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
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
戒君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安久因取古人誥辭親筆增
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慮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
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
忤旨後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
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有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
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起仰位進用絕前史黜之上覽疏喜
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階粉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
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玉之言誠為忠良
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
言今覽此奏朕甚歡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
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齎卿白米十石彩幣二表
裏鈔二千貫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加陽武

優錄祿祿五百石時奉命帥巡邊通北虜入寇雲州祿督兵
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上喜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
勞之加祿祿子孫世世承襲○上詔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
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
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
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
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
違者處重法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召吏部尚書兼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
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督覽其有善政則各踞手下故當時所用
之人皆思奮力致治斗米三錢外且不附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
名於武英殿南廊間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
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
雖或聞其賢不亦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
不善而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各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種歷揭諸西序朕得聞暇觀之以考察其
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買胡入
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曩
嘗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為大臣當存國體恤
民窮毋侵削根本曠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莖長陵○授試事
太科監生長信等二十八人皆為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

行者六十人俾翰不嚴試之核其尤者二十八人命談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

洪熙

仁宗昭皇帝御名高燾成祖長子兼天勤民能誠至德弘文欽武乙巳洪熙元年在位一年乙巳洪熙元年在位一年

乙巳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樂不作群臣止行五拜三叩

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彥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

海內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黃淮請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

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等四人論曰臣等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

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

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所悔自今

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

裏世通政使蕭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俱三俸並

文士奇准請辭尚書一俸從之於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屨從勤勞多矣况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

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瞻几寤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為過多卿

等勿辭罷給朝覲官車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今歲北方之民首為願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任操用尚餘數千

欲散民間則民其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自

給馬一疋今牧之其畢生准民間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校

上今與衆議受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諫不可曰

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按方面郡守次者按百執事今皆役之為馬以

賦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言誤朕顧士奇曰火頂印批出罷

此今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許臣罷散馬之令乃後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自此

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資陪償破家廢產累及子孫所故不及

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目前稍緩

耳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忘之初聞汝

言即遣人視李慶昌覆董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為衆所傷故不

欲因汝言而罷此今有各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

察所以肅朕官貞有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悉網捕

上曰爾就據此草初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

孤矣 上曰繼今今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多不識大

體不夫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謹按此與宋中楊崇敏言請司務郎 文蔚崇使使御

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

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閑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

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

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濤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濤曰

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

如有建白即以此封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兼義復奉
學錄楊敬訓道河澄淳官印授翰林編脩澄禮科給事中皆直弘
文閣與進同事云○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王曆祥異賦 上諭侍臣

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焉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慎脩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
之遂命刊賜○ 上諭禮部尚書呂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

鄉展省其得誥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
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
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品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士金幼孜左

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焉
二月國子監祭酒蕭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以

解頤期為中書舍人頤期籍之從子也籍下獄死籍其家徙邊至是
召還以頤期工書故擢用之永樂中 文廟嘗與解頤論群臣御筆

書褒善等十人名命各疏于本十人者皆 文廟所信任之臣亦多
與頤善稱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

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劄劄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朝賜曰可為
君子顧短於才於李至劄曰諛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

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執道而苛人
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聖僧之

心既奏 文廟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徐徐驗之至是
上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

向所論皆定見也○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為恭順侯封其弟都指

柳吳廣者為廣義伯其父允誠本鞮鞞平重抱都帖木兒承樂中率
衆歸附嘗從大軍征亦魯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率携妻子亦

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克忠官者並能以忠節自勵
效勞於國克忠後從征虜寇力戰而沒追封昭國公諡莊愷弟克勤

亦累官都督與克忠同沒於陣追封遼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
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事

柳濟左替善徐善連並太子少保賜濟諡文敏善述諡文肅命有司
立祠墓制歲致祭焉先是勅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於

上曰禮貴得中 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
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 宗廟等 上曰吾過矣過矣

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遂召禮部改春秋祭
禮浙江餘杭人善述天台人既而後贈善王汝玉為太子賓客諡

文靖遺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謹按 汝玉仁壽時重傳之禮之隆前代鮮見四時之祭亦君子
三月 魏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薦舉知

安樂縣遷署丞父早卒事母至孝母病顧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
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

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起程是職時有替善王諱者益都人亦
以孝行知名嘗慮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學錄權為石替善後仕至吏

部右侍郎○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宜 上頗憐其矯激尚書呂
震吳中御史劉觀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

上曰謙不悟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起程之恩欲圖報效古人

有言至聖則臣宜惟陛下答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為戒矣
上曰不擇途免議朝奉令專坐司治事自是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召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言免之議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
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來之遂命士奇就榻前
草勅引過命之謙如舊朝奉令百官言事毋以譴為戒因諭士奇曰
上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於言也
○以將行廟享禮詔陞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瀾王謚忠武張王加
封寧國公謚忠莊王真加贈少師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
王宋能並配享

謹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呈朝皆有之或明建廟有
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廟應時而出為之朕心朕心朕心朕心
四海與同成休是故在仁宣時則有若襄夏三楊諸人在英
廟時則有若秦韓曹傅李賢王顯諸人在憲宗時則有若彭時
高幹劉翊諸人在孝宗時則有若王鼎諸人在神宗時則有若
在武宗時則有若謝遷文原諸人在世宗時則有若李承先諸人
在仁宣時則有若謝遷文原諸人在世宗時則有若李承先諸人
一代明良之迹下以感一世豪傑之士固無不可者此景朝錄典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
閣事○禁民告誹謗 上諭刑部尚書金紳都御史劉觀大理卿廖
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
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竊民欲駕禍良等輒飾造誣罔以誹謗
為說一星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政
治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誹謗况今所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
朕心有今告誹謗者悉勿治

謹按誹謗之刑部御史陳典學院時馬基此風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
有至有兩京者 上問道路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
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其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襄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內門召大學士楊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
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古仁君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
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固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官
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內樓書詔 上覽畢即命用筆遣使頒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千餘里其
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
主寧肯與民寸寸計較耶

數以間

謹按 欽行科舉之法 原用會定補之 言不為 益頃放 特舉一
本之 論及 善於 存揚
皇 太宗 治 安 安 說 倫 言 之

命皇太子往陪都 謂祭 皇陵 孝陵 因晉南京監國 陪都
奏地震群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非 皇太子不可

侍 太祖明於星象 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 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
忽也 及是月十四日甲寅 義借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 曾見否 對曰未 上曰義等三人 雖見不能知士
奇知之 對曰士奇愚昧 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 歎息而起 明日

早朝罷 召義及士奇 諭曰監國二十年 為護應所搆心之艱 危吾三

人共之類 皇考仁明 得遂保全 言已 泫然 義士奇亦淚涕對曰 今
已脫險 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 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 卽吾夫世後 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遂出 二勅 二印 賜二人
義得忠貞印 士奇得貞一印 皆受而退 其賜義勅曰 曩朕監國之

時 卿以先朝舊臣 擢兼詹事 日侍左右 將奉建兩京政務 方殷 隨事
體道中 為難 卿以善媚君 以義狗 固勞心 焦思 不恤身家 屢載艱

虞 未嘗有吝嗇之意 及朕嗣承 大統 贊襄治理 用濟斯民 喻朕於道
不懈 益恭 二十餘年 來夷險 一節 朕篤不忘 茲以 已意 創製 奏忠貞

印 一枚 賜卿用 藏於家 傳於後世 俾爾子孫 知前人顯業 於國者 良
不易 致宜 加保守 朕之子孫 亦知卿 孺子 於難 體憂國之心 以保爾

子孫 庶幾 上下 相安 而國 休書 曰惟 后非 賢不 久惟 賢非 后不 食

子孫 庶幾 上下 相安 而國 休書 曰惟 后非 賢不 久惟 賢非 后不 食

子孫 庶幾 上下 相安 而國 休書 曰惟 后非 賢不 久惟 賢非 后不 食

有古君臣相避難矣 往績惟茂 永終是圖 欽哉 楊士奇 初意與此同

而謂異云 特言進言 太平之政者 上召塞義夏原吉楊榮楊士
奇以其章示之 已而以今朝無關政生民皆安 義等意皆謂然 惟士

奇以為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 認書勅旨 無非仁
政百姓無科歛之擾 爲役之繁 可謂治世 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

恩澤已覃被天下 但流徒尚未歸 瘡痍尚未復 遠近猶有艱食之人
更須得二三年休息 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 吾意惟爲此也 朕與

諸卿相與出有誠心 去年各與絕怨 針諷固書 切望匡輔 惟士奇會
封五章 進來義 三人皆無一言 豈朝政果皆無關 生民果皆安乎 三

人皆叩首有慚色

五月 上謂塞義曰 御史朝廷耳目之官 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 新

進小生 遽授斯職 未達政治之體 而有可為之權 遇事風生 以喜怒

爲威福 以好惡爲是非 甚者貪穢無算 費入君子正而不阿 往往披
其濼 辱小人阿順從諛 則相與爲膠漆 其於政事得失 軍民利害 畧

不用心 安在其爲耳目也 爾更部自今 須慎選 權以清風紀 既又款
目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 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 各道御史 雖間有

不才亦當知畏 慎今之不才者 無畏懼 爾其咨訪 可任 都御史者

以聞 選方面官 於於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 整理文書 商確機密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同則山東 奉政沈因 宜府則 奉政劉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奉時勉 羅汝敬 俱以言事 改爲監察御史 尋下之獄 時勉以時政違

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欲亦言事俱改爲御史。今日間因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騰內外不相着及用機棍而斷骨怒有接人謂忠誠所感卧病一月而愈。

謹按仁宗自臨御以來言納諫爲務以諫言非諫爲戒。於改弊一時不能容然於知悔時勉之得罪使帝非獨留不速其翻然而改。帝之怒則求言改過不吝。諸臣如帝心之失中之以諫詞重之。以絕怨。仲諫諍之。揚有一言必聽。如嘉必資無非誇之使言者臣何憚何疑而不爲。時勉一申救也。知而務欲得言。此益使術矣。使來林長。然陳祥之。因諸臣亦救無言之責。諸臣至此益使術矣。使來林長。然陳祥之。因諸臣亦救無言。故有其怨。此何有君無臣不能不勤。千城志士之一說。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寢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恩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道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前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群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六月初三日皇太子還自南京官中始發喪。是月十二日庚戌皇太子即位。

七月上。太行皇帝尊諡曰敬。益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重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聖母皇后張氏爲皇太后。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東聊平人。罷弘文閣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命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與侍臣論科舉。樂揚士奇對曰科舉須取南北士。

仁宗曰。此人學問遠不及兩人。對曰。自古國祚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德。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御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與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忌情成風。汝言良是。命與奏親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開議定未上會。晏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撰封南北中卷。以百名爲南。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雲南廣西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濟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訓導李春進端本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權善爲兵部給事中。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參政。今致仕。謹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

上以其年老令致仕。進權東宮舊僚。以左勝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沈馬張英爲禮部右侍郎。戴倫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產爲鴻臚寺卿。贊善蕭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翰林知州。既而運載論出鎮交趾。初。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間。命歲時出獵。長懋及倫每諫不聽。倫因其言之初不知本。文皇意也。故最爲宜。廟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辦事順旨。被罷。未幾長懋倫皆坐怨望下錦衣衛獄。上得倫奏親詣之。論枕藉辨論激切。上怒。禮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放出之。論諸父河南知府。貴大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皆被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官賜名。侯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

八月秋脩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孫喇尚書兼長原
百為監偵員楊士奇楊守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瀾為總裁

九月壬寅筮 獻陵

十月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為左都督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
我使臣優游覽

仁宗詔英忠壯漢兵勦之英設伏出奇搗其巢八廣安定王俘其部
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三萬追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復總兵
討平西番

洪熙七卷終

皇明一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新實紀

宣宗章皇帝 帝御名裕基仁仁
十年壽三十
一前生於院

丙午宣德元年

正月勅儒臣脩歷代臣鑑外戚事鑑。擢文選郎中鄭誠為吏部右侍郎。

四月太傅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為禮部尚書。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密疏疑之。改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上知其忠誠召陞是職。○巡按浙江監察

御史尹崇高奏言朝廷近差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悉皆停止。

五月。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詔侍臣曰。朕祇奉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曾祖肇建國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

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俱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贊機務。

謹按宣廟之柄用。山與仁廟之柄用。易士奇黃淮皆青宮。謹按宣廟之柄用。山與仁廟之柄用。易士奇黃淮皆青宮。

禮部進春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事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憂血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創業艱難。憂血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

奕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成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以四川按察使陳璘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璘廣東莞人。舉于鄉。初為桂林教授。遷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璘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權知許州。改滁州。以寬厚為治。均徭役。時征歛繁。璘暴民。

用太和。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隱。治有異政者。加陞擢焉。梁言。滁績最勝。人恐失之。請關乞留。遂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嘗再同考。會試進。巡符領平胡頌。統鼓吹。權四川按察使。治績尤著。會吏部言。璘素有文學。乃召改是職。滁民思之。祀之于醉翁亭。歐陽脩王禹偁為三賢祠。云。遼東總兵官。

武進伯朱榮奏。榮類衛指揮哈喇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上曰。古者御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遂加以兵。非朕柔之道。遂勅榮曰。取夷宜寬。用兵宜審。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平之。高煦既之國。時思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煦發謀。益決於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

知州朱道為兵部尚書... 內應輔即其人白於上... 上親征... 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 楊學言是... 陽武侯... 車駕親征... 出師九月初六日... 海永清... 二人之力也...

謹按... 聖征而命將天下... 清大然永清宗社... 趙王... 上召楊... 趙王... 上領之命... 天地鬼神... 平今錫... 赤白... 朕何以服人心...

惟三子... 上親故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 有良則... 皇祖在天之靈矣...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故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 道乃封群臣言... 聖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客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

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 利兵部尚書陳洽... 命為清化府知府... 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 利害且陳方畧... 還自辰至未力戰... 少保太學士黃淮... 三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乃言前時親文簡打劫賊人固宜有及爾之類矣
 又按好景同列事固有不與宜亦所願友之報焉二揚諸公所
 龍故即以光緒帝時四領諸臣似亦未嘗備恭和友之我死三朝
 東論諸公如德之隆尤著

政山東安樂州為武定州○交趾叛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死
 之池州入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至是黎賊侵圍
 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畧使俛奏請王師忠夜拔走出城二百餘里
 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
 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恚唾地罵曰勝狗效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
 食奮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順途遇寇事聞 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
 賜諡曰忠節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
 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何方終有日生運北關

定無期英魂不返西風散願助天朝殄叛夷○始遣御史分行天下
 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單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
 徑授良民充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贖從之民多在此比定遊一轍
 上知其弊從令御史四出清理今無枉民縱姦○賜御用監太監王
 瑾玉帶瑾交趾人陳燕也 上為皇太孫選侍左右既登極即陞太
 監賜姓名王瑾字潤德 上親征高麗瑾扈從有功遷遂賜玉帶及
 金鞍底馬金帛等物又嘗被賜詩章及範金為圖書四曰忠肝義膽
 曰金貂貴客曰忠誠有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
 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焉

十一月 上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賑寡孤獨立設養
 濟院意正在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衣之人行乞爾為親民

之何得便不加省其家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
 府之囚後其官○禮部奏德不銜總族衛整女母驛馬劫肝者決
 飲之而食且蔬素 上曰為妻有違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則朕制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 太祖皇帝已
 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
 所請不允

丁未官橋二年
 正月以上元節赦賜百官假十日俾各燕飲為樂以重太平之休自
 是歲以為常

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翰林夏義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之曰
 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為臣者匡正之
 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朕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
 逢千載一遇者也卿等當極事我 皇祖 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
 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喜悅茲特賜
 卿等銀全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無改賜朕圖書曰忠厚寬弘
 賜原吉曰全私負請賜士奇曰忠方貞請賜原吉曰方直剛正賜洪曰
 清和恭靖云

禮部奏文華殿召翰林夏義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之曰
 禮部奏文華殿召翰林夏義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之曰
 禮部奏文華殿召翰林夏義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之曰
 禮部奏文華殿召翰林夏義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之曰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宗謝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成復見楊

王帝等令人進瓊欲一議而瓊曰某忝科勃之任無相議之理且
三揚于班行中尋就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歎不已
得
且不可

三月冊 皇長子御名和唐為皇太子。封孫忠為會昌伯。皇后
父也。

三月命英國公張輔尚書。兼義夏原。旨揚土奇揚榮等及翰林諸臣
凡十八人從遊。西遊。詔許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賜登
御舟泛太液池。上諭諸臣曰。今天下無事。雖不流於安後。而政務
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也。復網魚射鹿
賜宴盡歡。而罷。尋召諸臣賜遊東苑。○工部尚書李新自河南還
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

逐民死之者多。上諭戶部尚書夏原言曰。民饑流移。其得已。仁
人君子所宜軫念。昔當游知青州。飲舍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湖
泊之利。聽民取之。不棄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
仁甚矣。其即遣官各往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賑給。發倉廩給之。隨
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六月揚土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趨通請。上召榮賈之曰。卿
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
若不登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工部尚書吳
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瓦。遣太監楊慶作私第。其壯。上登
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七月。皇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成鐵備。上命工製鐵備。與之。謂左右

曰。古人謂節者。修也。所以緣邪。納之於正。王之意。其在此乎。使
雷難無當。新製與之。

八月。車駕還遼。武。
九月朔。至薊州。遷化。駐師石門。遠報元良。哈葛餘騎入寇。已迫塞平。
上曰。天厭其惡。俾來就斃也。將士皆踴躍請擊之。上曰。兵貴神速。
朕以鐵騎先馳赴之。當令迅雷不及掩耳。將士以次徐來。即日
上率鐵騎三千出喜峰口。翌日與虜遇。虜駭愕出不意。上率鐵騎
為左右翼。前犯虜陣。飛矢如雨。虜狼狽。伏者甚眾。餘眾悉退。走
上以鐵騎數百。繞出陣後。盡獲之。斬其酋長。遂命將士。荷虜巢穴。悉
收其部落人口。駝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

收其部落人口。駝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
謹按。北征。謂知用兵。故遠能如此。亦由去。因初未遠乘。祖宗百
戰之餘。威威。士皆於。成。克。因。非。然。也。至。正。統。之。末。宗。百
家。承。平。已。久。英。宗。生。長。深。宮。王。氣。不。知。而。欲。效。之。遂。致。東。唐。之
禍。故。建。國。謂。正。統。土。木。之。役。宣。德。敗。沒。崇。禎。之。也。
加大學士揚榮。少傅。先是。上率鐵騎出喜峰口。擊虜。文臣獨榮。意
從。既。遠。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敵功
最也。

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請居。遂
東。先是。上召揚土奇。揚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滋源。之地。
年來。食。瀾。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食。風。求。樂。之。末。已。作。但。至。今
日。甚。耳。上問。承。樂。何。如。對曰。十五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
出。屢。從。之。官。放。肆。無。顧。藉。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
舉。察。耳。未。曰。是。時。賦。貧。方。有。最。甚。上問。今日。之。食。誰。最。甚。有。榮。對

出。屢。從。之。官。放。肆。無。顧。藉。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
舉。察。耳。未。曰。是。時。賦。貧。方。有。最。甚。上問。今日。之。食。誰。最。甚。有。榮。對

曰莫甚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有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
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
本因問廷臣中有誰可使掌憲者 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
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 榮曰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
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
陞佐右都御史勅令考察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其屬不肖者二十餘
人罪甚者發遣東充軍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廢食狼藉并奏其子
編符制諸道驛私城公皆明著實跡遂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
宥之發歸成遠東而今觀隨往

謹按天朝日錄 宣德抄許臣體恭崇以香相尚數故肅前紀經
惟按為之不振自顧佐為都御史廉潔食送糾正百餘案用高故
制編始於天下想聖其手來當時
惟佐正色立朝元勳其威俱神之

權福建按察使邵玘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縱弛
御史尤多貪婪效尤成風賊璫狼藉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
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聲名震臺為之一清○冬一
上以尚書蹇義原吉太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禮之
賜勅嘉勞命轍部院職移朝夕侍左右備顧問謀議其勅蹇義曰卿
歷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誠論議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
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尚高尚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故當
况師保之重責尤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
朕左右相與講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竭
忠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顧老成之意欽哉

已丙寅宣德四年

正月 觀見于南京城內之來安縣守臣得之以獻
二月 軍機兵部尚書吳忠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遺墟
為國祝聖之所舊塔損壞之後民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
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顧佐自為都御史廉潔嚴明宿弊
消擊下至吏卒悚厲凜然吏有違言者指撻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故
歸悉其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肅乎
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
資于皂不得遺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
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
以增朝臣之俸 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詔者曰朝廷用一好
人觀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家事不足上干 聖怒
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免士奇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
曰汝皂歸耕使給薪薪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
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悉其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
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後
有囚告佐累累狂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
必有重囚教之使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于
月報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馮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
何以行事立命確清于市

謹按 蘇海而新勢無資因非儲臣之遺歸也而後紛紛亦非正
道事也之休後宋終此理有來辨皂隸之故似似代後助名正法
可行

七月廣東海陽縣進一白鳥禮部率群臣上表稱賀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京南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暨俱罷內閣之任

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權用皆不厭人望 上亦察知之一日

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君

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寡學多慾而昧於

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崇

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潤也數日併瑛

俱罷內閣之任 上幸文淵閣謂輔臣楊士奇等曰朕聞有道之

君願治之王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

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

上巡邊校撤開武尋遷京

十一月內閣學士楊溥以母喪去位 太僕寺奏請遣官閱華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

定規其孳生不及數月亦屬下今免償未嘗以馬傷人蓋農民終歲

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

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上居南齋召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

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稱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無

難而容受直言為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

十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

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

政脩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

比

惟國家有願爾亦有關於後矣其德勉之

謹按宋馬之政漢唐皆教之必監范至宋與我朝始於大儒柳

行其焉法使爾等民而無益于 國宋實附此樂極當慶之故也

文莊於大學行義補詳言之愚於治安要議尤究言之

庚戌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卷實訓一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實訓六卷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

諡忠靖原吉德量寬弘嘗有從吏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原吉

曰汙可洗何懼為吏壞所寶視石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

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檄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汙

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自咎不謹被

汙 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昔夜聞文書機案歎

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

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淚沮而筆不忍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

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原吉曰君子不

以冥冥辨行其微慎如此

謹按治天下必先擇相相天下者惟賢量故書稱休休如有容

諱按才不與焉夏元吉公所行皆敬慎德量寬弘而不以冥冥辨

行誠有古大人之風也然天不假之年而至是乃早卒國家失一

股肱之幹亦斯民之無賴也雖然夏公之風其無亦必死而至今

其人乃至今存亦可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儀禮考試官取

陳詔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林震龍錫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清明節

上侍 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長陵 以春和煇寬恤之今勅諭六

比

上親署錄名起發之時年三十三各省
軍校巡撫始此○以起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
運糧儲特起王已故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十年未完者朝
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舉忱任之
忱江西吉水人為人謹素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被崖岸為之
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
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之米甲于諸省○權兵部郎中榮車
為兵部左侍郎車湖江錢塘人舉於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
以清慎得名權江西恭議入閣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
初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備密一壘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
笑曰故人知君若不知故人竟不受歲餘復入為職方郎中職方事
最繁車治之有餘乃會傳言湘藩常有變詔設沿江諸郡郡守以
車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後召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治事至是
起陞侍郎○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府知府鍾江西靖安人始為
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
奏蘇州等九大郡統繁劇難治遂擬鍾等九人為知府授以聖書假
便宜從事馳驅之任鍾初視事為木訥有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
可弊意微默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唯唯不校既期月一旦命
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諸僚屬以下亦集鍾言其有朝廷勅未嘗
宣今日官初既宣中有僚屬不法徑有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
駭坐堂上喚里老言問郡人多狡武每輕詆善人吾有彰輝之術
終不能如爾輩老子自為剖別今以屬君等速以善戶器戶報來善

君善德觀之甚則發教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吾則善服一
僕君善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概應
爾君若然乎某日某如之群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日出曰吾不能多
耐煩命裸之俾其有骨力者四人與一荷柳空中擲死之皂如少
投去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虐成耶高投之立死
不死死若狗曹豈懼如今立斃六人命屠人鈞其髮曳出肆諸市後
不為官會暴者五人備懼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慄革心奉命惟謹
蘇人稱之曰况青天當時同陞者工部郎中袁應隆常州府知府戶
部郎中徐鑑陞揚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陳本深陞吉安府知府臨
安府知府何文淵陞溫州府知府後皆為名宦
鍾按宗時用人不濫一錢未嘗大分注品亦未嘗輕肯與夫
未嘗有無才之世鍾所所以按揀舊之者何如耳夫是年所
用諸臣皆奇才果能極一時之選聖君知之賢相舉之聖君起授而
失任之至十餘年不為其久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焉是
以諸臣皆爭自濯磨奮求無遺於君相之知臣國字民之功也
鍾備策 鍾宗致治之盛有由然矣夫大抵起鍾久任與不始
之法三者不可不一不超選對不能談鍾策志不任則鍾才無
以成其功而鍾策則使人自置而無其向上之心其有為之志三
鍾之策皆鍾之幸而才使之所不不便國家生民之尤甚不便也
鍾宗朝三事或謂而近日則三事皆集焉是故今時人才宜無由
以自表見於世與無才同矣乃鍾於天下曰僕嘗人本不加古鳴
取其其無才者其不善用才耶鍾謂者欲思之太原王氏環曰
取士者而不論其才多寡及既用才而不論其才之長短去久之
科不必能備鍾策其知如鍾以處實揚士奇以備士奇之外未
能之士士未以事而論其才之士進士舉人貢士之信也又甲
是之能也世人才之用而論其才之士進士舉人貢士之信也又甲
是之能也世人才之用而論其才之士進士舉人貢士之信也又甲

一切言 議按聖利切乞正偏而限氏後得為殿後之辭耳其實利一何其
不一與 議一固改英公謂此出聖利之請至此其情益明且與兵

十月 車駕巡遊至宣府而還 十一月二十夜含眷見于九旂 太如輝九色黃白光耀有雪群臣
表貢 戊申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遥見耕者以數騎往視

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有勗不知為上
也既而中官詣之乃驚躍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耜已不勝勞况
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各賜鈔六丁錠

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 辛亥宣德六年
正月 授胡尚書張本卒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童賜尚書張本大學士揚士
九天日月綉祥光萬歲 慈帏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優裝有道

頌賢長○今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內事例民間新開
荒地不問多寡家業不起科先走戶部官奏會得 洪武二十八年本

節節該款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
入籍田地應徵徭科外新開荒竹田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

氣力的賃地種飲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小 菜勞尤甚乞要比例
節奉 聖旨准令照例
謹按我 聖宗溫下裕民厚恩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出治切

外天 謹按我 聖宗溫下裕民厚恩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出治切

不可不 也當時後不越科後乘進致難參與爭戰之擾王守慎其
今北方平康沃野千里物產豐盈不越科於此可法乎明之法
倫謂以先帝三代之道輸其君則分則新賦則國有歲法榜東

建德核江西御史陳林下詔獄并籍其家拘蘇州吳縣人 永樂中
由廣吉士為河南右憲議以言事請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後者

十年 宣德勅召為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馳疏劾 上經進進
講大學衍義大畧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
陛下備有聖賢精經之曲未甚與衆講學之功未有程度於聖賢

情散之遺古人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其德亦大學衍
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聰朝之暇命備臣講說非有大故

不可問使知孰為忠臣之可親孰為奸邪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
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
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身於信任邪佞以奇功蕩上心者自見於疎

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其中含譏諷差官校逮繫至
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數年

七月 上御行幸楊士奇宅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
以四騎出臨土壩宅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

門立月中士奇深伏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樓
樓埃埃昏暗中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 車傷

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慮自此慎出半變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 車駕臨幸身不謝對曰
 車駕夜出邊臣追令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
 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欲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
 居九重深澤豈能過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不
 慮僕何能備衣衛獲二盜焉 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俟
 車駕之玉泉寺挾刀伏道俟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
 如盜入盜群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
 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蓋先是崇義嘗
 以天下太平勸 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飲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
 如士奇之說云

九月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
 天珍資乃以施僧且承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之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等以保益文靖幼孜簡易沈默不伐善為
 行及疾重楊士奇楊榮問之幼孜惟言國恩重上無益於朝廷下
 無益於生民復何言或言請廢身後之澤者幼孜正色曰為子築議
 君子所耻遂卒

金文粹卷內開垂三十年在位亞二楊因事竹二楊決之顧
 可謂述者傳其簡易沈
 默不伐斯則其為人耶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
 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後者得以兼井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
 為國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壬子宣德七年
 二月 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五月其爾爾齊官論
 恤事且兩閱歲氏事不又有可恤乎士奇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
 賦租役一事 聖思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
 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 永樂末年多如此
 往年高煦友以夏原吉為姦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 上曰今再下
 詔寬恤舉此為第一事却於其未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實寬恤者士奇
 以處遊民貧賤課蠲會禁廣實路數事為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
 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
 按察為舉後犯職罪併坐舉者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勅頒下矣士
 奇復曰臣愚二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惟廣
 聖澤 上曰不可今多人知恐勅令未下事已遍播于外矣胡波謹
 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同漢議增十數事通錄明
 且進呈 上允之

三月朔勅諭文武群臣曰朕以非德躬承天命嗣祖宗之大統夙夜
 惓惓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民為要當春時和萬物發生顧念
 兵民有未得所祇體造化之仁爰敷懷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
 以仰答天與 祖宗之心爾群臣宜同朕志各行庶務勉務欽承一
 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理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
 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部行移
 在京三品以上官候舉必取公廉端厚誠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又

行之王
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王自二十五歲以上今所在有司及布政

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選用吏部審其所保舉當且各奏

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
謹按楊文員以吏部推選性校不足以待人乃今在京三品以上

吏部至聖文欽奏則又言推選吏部之弊不若歸其權於
缺行會推數言予預今百官推選奏爲一官關吏部推所議最多

者奏校之不依臨錄輕信一人之衆而遂授吏部之吏庶幾於孟
子所謂滿大夫國人皆曰賢之公庶幾可死於子矣矣嗚呼斯

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板術蘭保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

意其荷蘭標曰蘭生幽谷今雖睡其芳賢人在野分其道則光嗟蘭

之茂分衆莫爲伍於乎賢人今汝其予輔招隱詩曰人之生者道

厥身切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孟皆士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

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宜非遠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

百年草木同腐余謝 祖宗統區萬邦求賢圖治有肝皇皇群賢借

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奪有世之責縮彼山林豈無避道往而不來悠
悠我思激石枕流建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風

鳳爾其幡然予將爾揚
六月 上親製翰林院銘其辭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

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

識克勵翼之用光厥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
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柳孟以陳辭尚與質淳海是戒謀謏所
屬出茲於外心存大公罔攸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

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駭
七月 上燕閑閣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風圖因賦長詩一

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曲風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由興與民
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體此朕愛

斯圖爲賦詩欲揚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
右 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育蚕絲製帛累寸而後成疋

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
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語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蚕勞動之

狀作爲詩歌使人誦於前必繪爲高揭於官掖布於殿里使皆知民
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十月八日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道人貢方物且云波勒昔以土

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

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中
國之人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

勅諭使致睦和好保境安民○南番曰葛達國入貢時又有西域天
方國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天方國舊名天堂國默德那國卽回

回祖國也○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年武事終
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

於務致武備不勝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勢將帥雖才亦不得展養
焉小人所壞大抵宋亡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癸丑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製作精緻鋪張繁盛 上侍 皇太后性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奉賜上壽次日勅群臣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往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楊士奇撰太平 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皆有獻焉

謹按大臣以陳善格君臣民為職不以阿諛媚悅為事楊文乃因陳極之盛作太平聖德詩以獻焉去歲何以取諸朝臣林大猷陳祥之四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申叔二人之章之為賢乎宜乎李文達進解解之而為聖德而謂諸人不免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

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太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淮父往卒賜祭葬以一品禮至是淮赴開謝 上命淮與英國公張輔及參議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於萬歲山之麓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為考試官取劉哲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取曹勛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敕真定普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入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禹河洛象數對稱旨 上親擢

為第一授翰林脩撰為人明敏疏通楊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於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仍 賜金織衣一襲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風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 永樂聖人臨御初勅躬務

首陳嘉謨 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寓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後

相見霜髮滿秋滿而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節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涇碧草楊柳芙蓉相映好是

王歌鳳 登瀛揚弄膺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教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廷闕身江湖風高樂不及中有謝公舊遊跡探之劇不可長年感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亭

謹按庚辰新編錄此祖宗在內閣八月戊午景星見於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進頌○西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謂其盛前古所未有○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運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

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累行之○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脩撰馬榆陳循林震曹勛修林文華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太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楮

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岩巖崇文閣乃在城北隅壁高一盼望臺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為天冠講席處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儲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又今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

進士胡瑞禎康莊宋璉教諭王純徐惟超訓導姜升七人 上今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平江伯陳瑄卒。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浚。命專理河運。自儀真至北
通州四千里。漕河事宜皆其經營。創設疏濬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
鴨陳口以免淮河風濤之患。浚瓜州儀真三塊湖港之煙灘。呂梁徐
州二洪以平水。築築沛縣刀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
以通大江。築高郵湖。既內作渠亘四十里以通舟。自淮至臨清。相水
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落閉。緣河堤植樹鑿井。以便夏月。行者
皆毋載。永遠通行之利。凡於事慮之周。而為之。國初歲運二百萬石。
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巡按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
之法。尚議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
多聚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於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於是民
益逃亡。而租賦益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為憂。思所以濟之。壬子秋
諸郡歲稔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
與蘇州知府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
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
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贖。忱乃復思廣
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
逃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
蘇州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分之一。又三府常運糧
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藏。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致一
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於此給之。
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是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
請于朝廷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貯積之。蘇及前平

糴所儲。凡六十餘萬石。奇松道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
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借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倚岸。海河道
有之。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併之豪。農民無失所
者。田賦治賦稅足矣。及冬。朝及師具以聞。朝廷皆從之。於是令諸縣
各廣濟農倉。貯焉。橋。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
納。每歲插時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
一齊給之。秋成抵償。還官。凡其條約皆忱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
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倉以賑貸之。而民不知饑。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諡忠襄。○今天
下開津。但遇刑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江西吉安府知府陳
本探言。廣陸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脩。周必大楊邦乂
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上。論禮部
曰。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請。今有司春秋
祭祀。仍以時脩葺。詞宇。
甲寅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宴公卿於史館。是日天雨。時以為豐年之兆。上喜。羣
臣奏。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
以議事。至亦豫焉。凡二十五人。
二月。開平守將秦遜務數事。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
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廢。不服不常。古人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
堡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警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洪崖以此戒
勝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一或或事

妨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之
 謹按洪武初李文忠等破虜取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
 明安陸寧四驛接獨石永安初大寧既棄而開平失授驛守
 宣德成邊城獨石而從開平衛於此棄地蓋三百里宣德以
 後之開平非開平之開平也
 不花為王居沙漠之北哈喇噶等部皆慮之
 六月太常寺卿蕭翰林學士楊溥九載秩滿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謹按宣德初十載巡邊開武者四為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暢
 諭按邊防有備於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帥所以不警也近日
 防玩愒之餘聖子神孫能勉祖武特一行之其于安邊不
 也為邊防武宗之憂邊也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篤尚理學教人
 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
 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右足着
 兩碑處皆穿靜專之功居多其事父母 養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
 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事浮屠巫覡詣縣上書
 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
 從之於是作夜行燈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
 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無為道非率性之道入由之路其言其精
 在霍庫十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于禮義鄉人亦皆薰陶
 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請之凡考校諸庠生必
 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庫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庫弟子亦

上車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
 泣其德化之能感人如此學者稱月川先生
 謹按月川先生行在兵革與陶之右揚方震理學鎮乃載
 稱月川先生本朝理學之冠欲舉從祀孔子廟廷皆致書河南李
 漢公至公於朝事之傳則自月川先生始也尚論君子宜考於斯
 甘肅獻龍馬○鑄宣德通寶錢
 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願
 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
 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帝
 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悞甚可嘆○差監察御史
 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
 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
 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擾擾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
 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庫無闢防致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
 令後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按巡
 視禁革奏弊至今仍之一年一代云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 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
 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
 哭臨畢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
 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
 廷大政白于 太后然後行

謹按 咸國雜記 宣廟 宣天時 張太后以爲國有長壽社稷之
止息按二楊當王少罔察之時而能難然不
少師吏部尚書奉義卒年七十三贈大師諡忠定義爲人沈靜和厚
虞人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獲坦坦
無一日之憂然性之骨鯁遇事無所屈撓故王紳識其與時淨
沉李賢識其依違承順之不取切中其爲人矣方之前代蓋宋之三
青宰相唐之蘇復稜之流云○恭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
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尊聖祖母皇太后
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皇弟祁鈺爲邸
王○命禮部尚書蕭翰林學士楊燾復入內閣恭預機務溥自丁憂
起後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翰林知州林長懋之囚復其官

○後前監御史陳祿之囚後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祿父母皆死於
獄葬葬且未成服祿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
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
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黍禽獸者今京師糧官不下萬餘以
俸言之損糧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糧官則實支十七石又五千
是糧官一員實支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
佳臣之比况夷狄人而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而代五胡之
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至計勅吏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
省國家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謹按此實國家大計三楊當
楊士奇上言 皇上座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 大明昇弊

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
曰明年春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
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陛下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
然此事至重伏願山陵早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宜慎擇備臣及左
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遣使不得
上感聰明示社生民之福實關於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后皆加
納焉

六月戊申 景陵○命刑部尚書福泰兼南軍務時楊
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軍政傍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
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管理軍
務有事回議而後行庶幾無闕從之南京參贊機務自此始

九月 勅脩 宣宗皇帝實錄○北虜阿台兒口伯樵柴寇甘肅
西陲驚擾乃權監察御史羅亨信爲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莊浪等
處練兵以備邊備○權兵部郎中徐椿爲兵部右侍郎趙繼任
任等延緩手處邊備○權兵部郎中徐椿爲兵部右侍郎趙繼任
國歸常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爲人謹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勇有
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初脫貧無可餽具酒席令妻勸觴而出避
之妻有麗色歸絕裾而定徹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
卒爲脫免他事類此在即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督曹輒罵意在職
不爲意後主事沒貽爲準殛送之歸後至兵部勸書

○謹按此實國家大計三楊當
楊士奇上言 皇上座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 大明昇弊

○謹按此實國家大計三楊當
楊士奇上言 皇上座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 大明昇弊

新洪武... 三人皆... 吏自... 御史... 廉而... 化廢... 權兵部... 王振... 即位... 權權... 諸大臣... 殿最... 命事... 殿後...

王振... 即位... 權權... 諸大臣... 殿最... 命事... 殿後... 宣府

宣府... 王振... 即位... 權權... 諸大臣... 殿最... 命事... 殿後...

宣府... 王振... 即位... 權權... 諸大臣... 殿最... 命事... 殿後... 宣府

宣府... 王振... 即位... 權權... 諸大臣... 殿最... 命事... 殿後... 宣府

宣府... 王振... 即位... 權權... 諸大臣... 殿最... 命事... 殿後... 宣府

宣府... 王振... 即位... 權權... 諸大臣... 殿最... 命事... 殿後... 宣府

八卷終

皇明三祖十四宗增補題評斷實紀正統卷九

東莞 陳建 增補

英宗皇帝 御弟 宣宗 長子 九歲即位 正統十四年 北狩

丙辰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荊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

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樓馬愉曹壽並充經筵官進請九卿掌印

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謹按是時三楊惟德請開經筵以進聖學而李考功茂弘已稱有

實之舉三楊如之何哉 夫明之興也李茂弘私嘗言可

矣昔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又其而已下 楊士奇太平氣象未

必於外之禍年五十六即推章致仕而去後 朱果監蓋智者嘗見

又按宣宗以前天子無日不與文學書畫薛岳薛岳薛岳薛岳薛岳

存錄之所以深矣此

推侍讀劉永清為廣東右布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

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首後既取

三卷未定問同事者曰有識周旋者否狀何如或曰白而儒益疑請

厚安周旋也遂首旋既傳臚覩甚醜為之愕然詔增鄉試取士額

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

缺員吏部遂建議請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

以為科舉取人之濫爾念於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

子副榜庶幾訓導得人賢才無滯於是議增科且有差今兩江嘉

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

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

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

萬石他府有差○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奏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

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追索

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衆請置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

金三十兩文綺三表裏○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至京以為戶部

尚書○召應天府尹鄭瑄為兵部左侍郎瑄湖廣豫章人初為陝西

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裙寄之父大怒曰此

子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

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瑄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為教職居間

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一倅友往請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

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請於人又以書罵之瑄一念之孝為

此舉不恤其他迺書聽誦泣受其教而已繼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

愈高遂召為兵部侍郎天順日錄稱其端謹小心行事縝密云

謹按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他迺書聽誦泣受其教而已繼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

實近世忠孝之風也

北方郡縣多選遣工部侍郎邵安等分道督捕之○左都御史顧佐

以疾之致仕許之

皇太后

一切玩好之物

五月皇太后命能宣廟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之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智武昌誠實人初為御史

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

布政使宣德末永豐賊曾子良作亂聚眾據大寨官兵掠而戮之

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因饑而被

誘殺者不可令瘦死倡義捐俸為粥賑之奏上得報快其首惡三

十餘人脇從者皆有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今日

所告虛實未可知苟無實宜自來眾悉請官自白智諭之曰果若人

言下諸吏謂訊尚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民當

貸爾粟稍瀕流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至是召陞右

都代御佐掌院事○撥賜河間府等處安插外夷歸附官員田土指

揮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所鎮撫一百畝尋又

今來降夷人每名與撥德州田地五十畝○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

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

專一提督○優免聖賢子孫差役 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

賢道國周公敦順豫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司馬光徽國公

朱熹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謹按子孫聖賢之益也理學淵源道德傳芳其正脈莫若嫡派故

賢之子孫亦不可差役亦明矣而我英廟悉詔免之則史至此人

人酒然稱快也

十月聖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

惟駙馬都尉并源等三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聲徹天地

上亦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主太監關武紀廣慶陞三

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杯酒已耶

謹按武紀廣慶陞三級而并源只一杯酒此王振之權其權也王振

令僧錄司復照 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洪武中凡僧人給受

度牒令本司造冊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申

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冊以下頒示

天下僧寺凡遊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拿送有司解京治以重

罪容番者罪如之其後不造歲久詐偽者多至是令覆照舊造

謹按必周知冊造而後僧徒無冒濫之弊而妄惡無所容此今後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命都御史羅亨

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將貴用都指揮

安敬謹守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

用汝糧重兵為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執若死敵貴等色變以芻

糧不繼為解印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教怯懦不忠侵剽軍餉乞正

其罪以振軍法勵將士 上乃命王驥巡邊整頓邊務便宜行事

丁巳正統二年

春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召大臣董國

公張輔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大臣左右女官雜

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

有獎勵之辭因顧謂 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賂 皇帝凡有行

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

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

於是女官加及振頸 上罷焉之請諸大臣皆聽 太后曰
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謀人家國多矣我能聽 帝泊諸公留振
此後不得重干國事也

謹按天順日錄正統初年天下休息皆振太后之力 宣廟
不差人謂太后中奏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
今附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會何事來問稅
即以前閣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
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惟無忌也

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
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浪先是驥受命馳至
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火烽候不飭軍無紀律
嘆曰邊防如此而欲防無侵凌難矣翼日大集兵衆于鞅門問先年

大軍連度于海而先退者誰與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術
於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八兵謹烽墩嚴部
伍勒訓練利器械重容肅然既而虜酋已禿字羅入寇莊浪驥都
指揮衛榮受以方畧擊敗之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兵道知院阿魯

等納欵于朝驥以甘州官軍冗亂徒費糧餉乃選營二萬五千餘
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咸輸之勞驥尋遣京師○遣行
人齋勅旌江西義民曾希恭等復其家先是宣德乙卯江西饑希恭
及新造鄭宗魯各出穀貳千石於官以助賑濟吉水胡有初千五百

石盧陵陳謙千二百石巡撫侍郎趙新並上其事乞旌之以示勸於
是遣行人齋勅書賜希恭等旌焉義民勞以羊酒仍命有司免其家
雜徭既而希恭等請願命光祿賜酒饌賜歸○右食都御史魯穆

卒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今職為人剛正清慎寡
嗜慾歷任中外二十餘年廉介之操如一日家無餘貲既歿無以爲
破聞者莫不嗟悼公卿贈治其喪而還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
十月勅王驥復讀其肅總督諸軍以備之時勸衛陳儀言於 上請
以寧夏甘肅簡精銳俟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
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之計也 上然之儀平江伯陳豫子也
○召温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
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
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預焉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
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制東守稱爲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

傳長慶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起權令職
謹按何文淵後據居家率多不滿意而治郡聲名實卓冠一時
所以雖中才之士而皆爭自濯磨奮勵相與而善深刻者變爲仁
厚刀筆者變爲儒雅也夫天下惟中才最難用也若其下者不常
何如耳我 祖宗所以勵勸賢才之道無所不用其力重其初除
也必重其終必重其終必重其終必重其終必重其終必重其終必重其終
朝廷勤恤如此是以諸臣上焉者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焉
安民第一義焉至近日此義滅如其遺餘一切付之尋常實格而
來之治不如 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
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間故事皆令吏部選
除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

如洪武
永樂間

天下惟
中才最
多

教化安
民第一

如洪武
永樂間

天下惟
中才最
多

教化安
民第一

如洪武
永樂間

天下惟
中才最
多

正官必保舉
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

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狗
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
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
舉造為謗語專欲壞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合只依先皇帝勅旨
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異不敢
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謹按天順日錄宣德初楊士奇章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
之既久公道者以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下議景泰初始
罷此例又曰西陽公而無後尤持公論當府天下方顯亦得人
正統六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
難遂後於中官邪正倒置矣於李文達此語亦公蓋非法之不善
人之不善也故

進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三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
玩童前後凡數十上或沐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
或不悅其所為車亦惡其樂宴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滄泊以自處凡
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駁而後
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員功得陞賞車奏
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
非一人臣方按察管請罷今有能如諸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
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
進從二品祿

謹按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華之股朝廷處置頗為得宜蓋
後功罪核付王驥以便官而後關外專官舉奉之忠誠而後人
之盜賊者勸守法者不據此西師所以終奏厥功而在虜卒心

戊午正統三年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以師楊澤進少保

春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以師楊澤進少保
餘進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王驥等帥敗虜于塞外
虜酋阿台朵兒只伯死走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
虜一戰雪數年之恥若無何虜人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將
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動殺無後相見貴父子感奮
以往繼道趙安率兵由東涼州諭白鴉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
犄角之勢貴過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曹安都督任禮帥
馬步出鎮興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為號貴襲阿台及朵兒只伯
巢穴與士盡奪糧共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將虎都丹等三十餘人

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
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建旗毒死○遣行人員懲齋勸善
江西秦和民歸善義民以作義舉出穀千二百石以備賑荒也○
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河○直隸淮陽地方被災預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
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貯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
糧其米在場聽令賣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
米食用于時米貴鹽官得預貨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河南秦政孫源自秦楚督事故汜水縣典史會泉始由進士擢任御
史以事降職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遇事勸學典禮督農
事精女工尤恤貧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棉花者借與紡績時歷

鄉村察其動情。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
 通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精運。置棺以
 助。死。喪。歷任三年。俗。陋。除。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
 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明。聖。在。上。郡。邑。率。多。後。又。然。求。其
 用。心。之。勤。治。事。之。能。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廢。已。三。年。民。之
 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為。天。下。士。風
 之。勸。泉。吉。安。人。
治。事。之。能。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廢。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為。天。下。士。風。之。勸。泉。吉。安。人。
 謹。按。雙。龍。成。林。謝。泉。論。官。蓋。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稱。舊。派。
 其。按。雙。龍。成。林。謝。泉。論。官。蓋。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稱。舊。派。
 楊。士。奇。楊。榮。楊。清。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
 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
 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為
 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
 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
 行。之。時。兵。部。侍郎。郭。楚。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
 其。弊。外。將。誰。歸。卒。不。動。
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郭。楚。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外。將。誰。歸。卒。不。動。
 謹。按。二。議。三。議。之。議。為。長。蓋。南。北。更。戍。不。習。水。土。不。習。且。道。遠。亦
 宜。月。時。損。益。豈。宜。膠。柱。
 十。日。詔。王。驥。等。遠。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太。理。寺。卿。一。俸。並。支。崇
 重。陸。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御。史。羅。卓。信。陞。俸。一。級。封。都
 察。御史。西。伯。任。禮。部。尚。書。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石。
謹。按。柳。庭。王。氏。直。曰。朝。廷。之。于。西。事。益。慎。重。矣。前。勅。兵。任。長。為。利。回。不。為。勢。屈。者。無。幾。是。以。安。內。填。外。無。患。於。上。仁。於。下。不。令。將。帥。而。王。崇。諸。公。夙。夜。商。議。推。舉。綱。維。社。稷。興。政。明。賞。罰。以。示。勸。懲。

正。入。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林。是。漢。唐。影。疏。踪
 絕。而。天。賦。孤。勁。於。萬。聖。仲。矣。然。王。振。由。此。歸。心。遂。生。以。中。國。之。富
 又。按。一。時。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歸。心。遂。生。以。中。國。之。富
 則。之。業。卒。致。已。已。之。矣。神。聖。興。隆。老。子。曰。福。分。禍。所。伏。傳。曰。數。戰
 則。兵。災。治。者。也。斯。言。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
 存。天。下。之。至。德。歟。
 雲。南。麓。州。官。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已。未。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蕭。從。善。為。考。試。官。
 取。楊。鶴。等。一。百。人。廷。試。賜。楊。鶴。楊。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遣。御。史。基。遣。中。官。吳。濬。護。送。且。促。歸。尋。還。京
 師。○。逮。巡。按。胡。廣。監。察。御。史。陳。井。下。獄。按。湖。廣。益。壽。風。紀。上。言。違
 王。不。執。教。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勇。自。覺。乃。宥。之。改。南
 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會。事。乞。致。仕
謹。按。陳。井。以。言。事。屢。中。奇。稱。永。樂。間。請。假。武。靈。山。者。十。年。宜。志。功。勤。若。心。如。金。堅。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所。論。以。此。喻。列。元。城。無。漢。云。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不。利。都。督。方。政。戰。死。晟。以。疾。卒
 先。是。麓。川。思。任。發。叛。擾。邊。朝。廷。遣。刑。部。主。事。楊。登。往。諭。之。不。從。乃。命
 晟。討。之。晟。遣。第。弟。及。政。等。以。邊。備。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賊。破
 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時。春。已。半。晟。慮。瘴
 發。非。利。遂。旋。師。至。楚。堆。疾。作。卒。追。封。定。遠。王。諡。忠。愍。命。其。子。斌。襲。封
 黔。國。公。仍。鎮。雲。南。○。新作。京。城。九。門。成。其。役。者。太。監。阮。安。也。○。召
 山東。右。布。政。使。王。管。為。戶。部。右。侍郎。督。鳳。陽。人。始。出。教。官。歷。授。御。史
 薦。陞。今。職。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
 為。王。太。監。

為王青葉在山東有惠及民召作戶部與論權然尋遷戶部尚書○
京城大水為災詔求直言勅戶部侍郎吳頌順天府尹姜溥存問軍
民被水之家具奏賑恤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
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
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朝
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兩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
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徹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員自代六言武臣
子弟宜習籍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勸節恤貧九言丁憂
十言宜令終制宜遇僧尼既得中木下○陞蘇州府知府况鍾祿正
三品仍知府事鍾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
鍾德令復任揚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

又再期以疾卒于郡民就立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自持之亦
其清操之操一塵不滓其執守之操千夫莫回一時鮮見其儷○陞
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本深漳浦人治尚寬簡未
嘗任智倣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郡民自
耻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
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潘憲及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
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家尸祝
之

九年高廟中有符致者聞者皆後加官仍其舊任是以自安其
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途之勞若者無送迎之費百年以
來幸備是道近自選法濫濫以米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
甚非祖宗立法之初意矣借哉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額詔書史
丁儀力圖之○今大同宣府遼東陝西緣邊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人丁儘
力耕種免納子粒

謹按近日朝尚書世享榮職一狀欲廣屯種以是邊儲夫屯種
不常而租有定額則國儲者利未得而害已起科得利也夫歲收
若比照太宗皇帝聖旨則國儲者利未得而害已起科得利也夫歲收
土不納土官軍民人等盡力開墾不取科及正稅四年今各邊
空閒之處許官軍戶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
害而人樂為之矣蓋所費乎墾種多收民財才谷價賤發銀可
補則邊儲易足矣

又按邊儲之策有三難在國之費田連中轉重華之昔田代比者
終歲歲收中待哺哺下矣此三策其為得夫上下人莫不
然近十餘年以來行下策而棄其上也中策行之猶格高爾之何能

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諡襄毅雲鎮廣西十
餘年能廉以律已號令嚴賞罰明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
應變毋以身先士卒其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無前
夷情服其後者皆莫能及云○冬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
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篤意愛民
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
時散歛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開渠以備水旱而上下之
民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孽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
凡諸水利亦多湮沒或被占奪稍過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
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令所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
司凡豐州州縣各山庫物平糶入以備荒陂塘開渠皆令修復具實

奏開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為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隱
息廢者具奏罪之莊嚴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
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 祖宗良法美意也命該部亟
行之

庚申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大保謚忠宣○今
六部都察院選推屬官領勅分按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
預備倉廩所在庫銀平糶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
復其家

謹按大明會典洪武初即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倉官為儲穀收
貯以備賑濟厥後本地年高貧民人等理三揚備荒既正
後此

令天下有司之職必循築圩岸既濬塘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
考滿以憑陟黜

謹按此二事可見 張大石是聯翰能
召守備南京奏成伯李隆提督京營

謹按年錄之以靜恭誠大休言實尊嚴操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
者之禮尤恭士林集之仰慕手采 正統中以前見其能
京師始近聲色為自安計戰年卒自後代者敬其人終其能
七月少師太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榮請告還鄉省墓遣中官阮
江護送既畢事遂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 上輟朝贈左柱國
太師諡文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雜著等

謹按水東日記 宣德 正統間名臣三楊先生以文貞為國
文徵為東楊益因居傳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徵則

每言兩朝因以南海文定為天順日錄東楊天象明敏有
一至於此矣文定與大文定決其未嘗不重其仁而
下而供職使二楊先生決其未嘗不重其仁而
知即此之類片言折獄或生法皆察院莫不其仁而
不離而正亦由於此其輪理之功在文定宗廟其
統軍尚少項雲雲三楊同官最久者之非引之當道則
無制宜廟英武乾綱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
為太平三楊之命西揚以著昭信命過重因公過輕直對皇
府同知大石之功揚揚之政事南揚之清雅皆人所不及
所推也然西揚之文學東揚之政事南揚之清雅皆人所不及
今論三楊必先曰三楊蓋三楊所善者身也三楊皆云一時賢
西此三楊也

謹按三楊先生王振謂三楊幸士曰朝陽三楊先生
因死而後生東楊曰先生休如此此三楊幸士曰朝陽三楊先生
歸後生報次東楊曰先生休如此此三楊幸士曰朝陽三楊先生
手而心今力也士奇服其言

命侍讀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鼎入內閣參贊機務

陸廣思恩州為恩府禮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以復其

僧也先是建文帝既解髮被縶執務應能處際出走雲遊四方自湘
 湖入蜀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獲通逃為名徧物色之
 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後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僊壽寺居
 壽者十五年人不知其徒歸者甚眾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
 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思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
 之自稱爲建文帝自滇歷閩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御
 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僊途次賦詩云流落江
 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
 來官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
 休及至京 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會經侍膳使之審視老僕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使殿時乘片肉於地汝
 伏地飯食之何謂不是亮伴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後
 莫究所終

按此中禮部主事蘇州人楊吉嘗奏請追諡建文帝以素
 謹按仁宗定景皇帝及元順帝此謂元之手王非天命歸我
 太祖避位而去其後也得諡爲元順帝元建文君又非命歸我
 若乎以親之言之固當視景皇以應位言之尤當順順帝則告于
 高廟而追諡之豈可已哉
 又按順帝其前又稱建文之無辜釋其因而聽其婚娶出入有
 在今日推 祖宗之心加以諡號使得此諡皇帝固無不可也
 遣使齎勅旌百安府義民周怡等後其家先是今天下州縣各置預
 備倉軍民自能出粟以佐官者旌之於是吉安府諸縣民履慶周怡
 周仁俊吉水蓋文志李維憲朱勳楊子勳羅倫陸煥瑋朱勳實析
 年官五運安倫張濟泰和楊五辨各出粟二千石以糴有司備賑濟
 上命各除勳旌爲義民遣使特詣其家勞以羊酒蠲其緡役怡等請

調謝各置勅書樓以候上賜焉
謹按此只據王邦彥文集所作故書樓記舉一府而天下可知當
 而而人所以樂進北事者只以一黃紙聖旨之榮耳夫以一黃
 紙而賜二千石豈可以消二千錢民所保約而財濟轉救荒良策
 其勳于此矣 成化以後乃稍變以爲生員補粟入監之途遂流
 於焉謝勳官之失焉 顧宗良
 法美意無復有矣可勝慨嘆

時廷議參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貲宜勿問然王振方倖用
 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
 務太監曹吉祥監軍定西伯將賈克忠等自率京營湖廣西川貴兵
 共一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瑄蔣琮等爲參謀陞驥
 上賜驥青等金與參細鎗弓矢璉衣以行

辛酉正統六年
 春命定西伯將賈克忠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大監曹吉祥督軍務
 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便宜賞罰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
 發兵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督畫太僕少卿李貴郎中侯璉
 楊瑄主事蔣琮等皆在行陸驥賜貴等金堯綏鎗弓矢璉龍緋衣
 ○侍讀劉球上言帝王取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
 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郡深謀入寇而思任
 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窮狼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圍邊徼
 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瘴疢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
 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埃煇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備器械庶爲
 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賜
 諡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楫學士溢文節承樂抄凡建文所設施悉
 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諡者至是義烏水劉杰復請于朝乞加卹典

乃有是命

六月右副都御史陳智龍

十月修葺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赦天下

謹按三殿自永樂辛丑建歷法歷官德至此蓋二壯方修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

在其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

洪熙初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各稱行在至是官數定仍定

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謹按陳建曰自今天下大都曾有四日長安日洛陽日汴日燕日

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便利二氣運三兵馬四財賦五人心

三教公而後可以言建都矣安雖形勝而道遠則不深居四方

之中而手無險阻則受敵惟恐湯三善威備而宋元神海皆

都而所神神作漢有德焉國初諸文大元受命自和都也亦以洛

陽志上仗建都宜矣然北太近胡兩犬遠城北距塞不二百里

無險勝之固而天子自為完南距珠瓦大詔詔萬里而不一百里

為居中國則胡騎自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

日紫朝則胡騎自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

黃巢所幸者國家福作無疆而胡人胡利材披髮來無去無爭

王欲帝之志見又安如丘文莊所慮胡騎披髮來無去無爭

無兵之強國勢之盛皆前朝比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也

京師九門為之費則昌平後發焉之震焉亦府榮則焉房垣遠矣

不知其所發決死人深有憂焉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

擊術放明江東舉校官不施永樂末舉監生至南京仁宗監國開

其命教功臣子弟遂拜監察御史歷世命都御史乞致仕

訥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

諸弟所著有思齋前後集性理辭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辭體等子

世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多所闡明家居環堵蕭然周忱巡撫江西見

其宅宏敞欲為建新第于城中訥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

以重吾罪耶忱乃止

蘇貴王驥等討麓山大破之賊首恩任發遣去先是大軍至雲南賊

攻天侯出甚急樂道兵敗之遂進至孟齒芥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

江者賊若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驟縱火燒柵因督象乘

勢分戰斬首五萬級賊敗走保隆高相驥等益慶兵深入破連環七

塔于長沙未龍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任發遣

乃遣

壬戌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良為

考試官取姚夢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拾破麓山功

軍督戰有功陞進禮部右侍郎軍刑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

謹按天順日錄記定西侯孫貴起自行其勇於孫能與士平阿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當先直衝于敵及士如如建隨以死何戰性性取勝所無

謹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徐行海運後來不知何許始廢又
 正統間徐行海運後來不知何許始廢又
 紅文法也欲使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備倭寇
 在之志不慮欠焉呼天下之事行於前而卒於後豈獨此一
 今日其國首能按其地而行之亦無難也但上下來因循事與
 命石金節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將屢統朝廷以為憂乃命翱往
 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守將以時下庭來翱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
 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
 關直抵開原高橋垣深溝壑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連營
 貫千里相望仍簡閱成卒吏老弱賑貧窮配練寡俾成室家人人感
 激謂邊境不可以法津治九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
 發粟贖罪雖人命亦令贖之曰慎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
 其用故行之不疑在邊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疋邊
 用充足器械犀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守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
 司經歷承樂初預靖難功累遷至今職居工部二十年卒追封荏平
 伯諡恭襄
 七月禮部大寺卿王文為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
 工部右侍郎承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屏署役繁事
 殷選勤厚平恕知本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承和者遂擢焉
 謹按王永和以一教官而遷御史承和當特用人惟以才望不拘
 官階資望如此近日則以教習而望九卿不啻天然矣嗚呼任
 之資格雖平至三代之治矣
 始置戶部大倉庫○吏部尚書郭璣罷都御史王文疏其貪墨之罪

也○擢禮部左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倭寇破大嵩跳諸千戶所
 殺掠居民浙江食事陶成討誅之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
 謹按大山野記 太后大崩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
 年當命史官修其朝實錄仍用建文手筆 太后曰昔日已御
 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實錄萬世 信史豈可家洪武
 之言以亂其 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
 言箋字者論死乞地其禁文不係四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然
 然未嘗士奇等即下印願稱受命命而此記揚文貞所對
 言謀正邪不識當時果有此事否竊疑文貞累朝元老自洪武
 來即得君行志言應計從使果有此意何不予 仁 宣二祖對
 言之何不于正統初年言之直符 太后臨崩而仁 宣二祖對
 乃言之乎按此記當出於德齡然其詞道甚確足為正論未嘗
 方氏文字久已絕矣行第首一事尚存待耳
 得命定西侯將貴克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
 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
 軍往取之至雲南檄緬甸使思任發緬甸人懷詐意思任發不
 世貴等促其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族
 各三有石
 謹按順天日錄記麓川初叛王驥等稱收其心閣下議謂廷
 以驥與不足較且驥守計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其意驥
 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驥功驥封靖遠伯以次
 始不可言後其驥所殺者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驥使驥軍民
 川不知中國一大驥縱得其他與入何有利益驥與兵軍當所
 費萬萬不可計而驥之俸又萬萬不可計豈出於民以所殺
 人以驥功之首不知驥罪之魁也
 癸亥正統八年
 春擢監察御史馬昂為刑部右侍郎昂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
 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以薦擢御史巡按有聲至是刑部禁囚獄

獄而逸尚書以下成禁錮捕陸則侍郎掌印事
四月雷擊奉天殿賜賜詔群臣言得失自張太后崩王振推益專侍
講劉球上言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
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
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
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脩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
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為禮德清
卿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
覽其奏言大怒即欲置之死適編修董璠自陳愿為太常卿得罪下
獄振即令其堂僮衣衛指揮馬順苦拷令召球董此謀陛前拚去囚
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 太祖 太宗自是人
獄口不敢言振之過球魂附順子數廟之罪順亦不安命編流誦經
之過

監文書房則至之可否特出於內此公孫不得而與矣故三陽廷
宜宗時言無不售至 共宗初則棋手唯命無知之何一人之身
前後所遭不同如此 皇明策要記我 太祖臨前代危官之失
當此錄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內宮門宜
正 皇宗時每有重大國事必置牌示備今午門外所懸紅牌上
又核 皇宗時每有重大國事必置牌示備今午門外所懸紅牌上
內臣預政之戒 皇宗時每有重大國事必置牌示備今午門外所懸紅牌上
聖明在上此牌宜復置官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為民物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
用者士奇薦瑄時瑄為山東提學命瑄乃召為大理少卿瑄至京士
奇謂瑄宜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後遇諸途瑄又
遠舉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事持
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
御史王文怒譖之於振振嘆言官効均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
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扇扇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大臣
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南原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
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直隸巡撫周忱時亦
在京謂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忱請敬宗達之敬宗曰某
恭為人師表而求請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
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謂謝矣振然之乃遣綠緞羊
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祭
酒十八年竟不遷轉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矣敬宗浙江慈谿人
○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從楊士奇等議也
冊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附魯

台併吞諸郡勢既強盛也先益橫暴犯塞北邊自此多事矣○不
 撫陝西石都御史陳鑑選轉左都御史掌院事以右都御史王文代
 巡撫陝西銓蘇州吳縣人為人忠厚端謹用法寬平臨事簡易錄陝
 十餘年兩賜時若年殺屢登民親愛之以其美稱呼為蘇子翁命
 嘗以議事還朝民託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鑑
 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惟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
 得雨儀必賑濟民益戴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聚願為鑑昇轎不
 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羣人爭昇之雖禁不忌也及鑑去民多圖
 其像事之如神其得民如此及文代之欲懲其寬而濟之以猛識者
 亦以為宜然民陽畏而陰實戴之且旱潦相仍逸事日作非復昔時
 之氣象矣倭樂亦已編解鑑父孟玉平生好善一夕夢神人告之曰

吾今降生為汝子以大術門遂生鑑觀鎮咳異政理或然也
 十一月宣德廢后前慈德師胡氏薨○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
 司奇以疾在告久不出 上賜璽書勞之曰卿歷事兩朝
 祖宗實惟簡在暨朕嗣統敕沃務養厥勞允多足卿以疾適朕左右
 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心惓惓惟卿子既垂家訓于國朕不敢

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石早圖康復以副望望士奇感泣
 謹按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病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
 兩附錄子之善者印以為實來告士奇及稷子之譜而疑之有
 者者連奏其不善之狀 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
 曰左右之人非良物之為不善也已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
 言 朝廷不得已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猶恐安之
 預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正統九年

春新建大學成 上臨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大學榜因元陞
 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大學所
 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弁矣若重脩大學雖極壯麗不
 過一佛寺之麗請及時脩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所著有沙羨稿

右臺稿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謹按吳郡楊氏循古曰楊文貞為達士類多政清華如吳蘇一郡
 惟於周文襄處見其詩述為之令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知有
 一人焉何氏孟春曰權衡之地餘兩可務勢之所使不若犯雖千
 文貞在爾時其智來京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雖千
 萬金往是聲譽至數千為其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以文貞
 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遠一使待食食至院云楊少師與文貞
 分書述其遺囑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不違

勢者人小人之豈不壞哉按楊文貞在朝時其子楊稷有罪
 不可則止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也夫文貞之初王振之權已
 彰時事大矣文貞年七十可以言矣去矣矣文貞之始王振之權已
 播天下且不能正矣如正何何所恃何所恃而去哉且于稷之惡既
 天下之人亦指而議之矣矣何所恃何所恃而去哉且于稷之惡既
 雖鳴呼而後已矣矣何所恃何所恃而去哉且于稷之惡既
 於此不能無憾楊文定後二年亦有如之乎惜夫以文貞之賢而
 朝彼黃淮與文貞同入閣者急流勇退為賢其與文貞不殊為何
 人哉吉水周學士叔與王卿應書論楊東里先生請其舉措究
 其底衷士大夫公論不能掩也我朝書論楊東里先生請其舉措究
 深恩熱慮以任其責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
 故致已巳中朝之禍同學士與
 楊東里為同朝其論說不誣矣

會朝於學士陳循入內閣恭預機務
 五月柳園子祭酒李時勉于監前既而釋之時勉為祭酒宗廟耻柳
 本說別賢否示勸懲微胡安定教條隨其材器而造就之待諸生恩

義勇盡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諸生感之先是
 改建大學上命王振視之時勉待之不能加禮振領之令人廉其
 事無所得倫嘗前有大樹時勉燻其一而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
 伐去傍枝條遂開以為樹入私家用傳旨并司業趙瑄皆
 柳于監前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用者蘇州人獨上疏請代罪曰民
 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時勉擅伐官樹薄示枷號切緣時勉年已七
 十兼患風疾况值炎熱無日乞容臣代加以全師生恩義疏上
 併釋之大用由此知名是秋中京闈就餘得戶部主事
 九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為四軍成國公朱
 通出喜峰口由東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與安伯徐亨出
 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諭寧河渡柳河經大
 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馮福餘遊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孕顏又
 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通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伯懷平
 鄉伯餘進爵有差
 太子賓客致仕胡嚴卒
 是年內官陳景先送女官員淑清獲楊剛索取府衛白金綵幣等物
 且治私事論期復命由是言官文章劾其貪戾不法侵國害民等情
 詔錦衣衛鞠實○王振之構也公卿皆拜于其門上亦以先生呼
 之○三殿既成其有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
 何禮極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
 上感其乃命東華門開中門掖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掖乃曰
 豈可乎至而拜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乙丑正統十年
 正月癸天下來朝官能官布政使丁鑑等于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
 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敕吏禮二部訪有肅行慎檢治行超群
 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奏薦
 擢用上從之於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廉能者稱治行超卓
 賜以勅諭各賞衣二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候吏部權用
 謹按此實益隆長慶與 祖宗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為考試官
 取商輅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洪漢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商輅浙江嚴州淳安人鄉試亦第一宋朝舉三元者凡三人
 故將有翰林進士商輅之盛致然然蓋國初文選惟江西編查
 各氏並相州省山川氣運之盛致然然蓋國初文選惟江西編查
 之不及
 五倫書成凡六十二卷○進內閣學士曹鼎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
 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並兼前職又擢侍講學
 士高谷為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執等同辦事愉尋卒
 謹按馬愉定晉寧人籍江西奉和人論山東臨淄人表鳳陽定遠
 諸人各揚州興化人此五公繼而三楊後登庸當國者又別是
 如三楊進矣此亦世道漸磨之驗歟
 始命內閣學士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群臣面議
 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嗣位幼冲而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赴內
 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
 江白軍等府久旱民道殍死其象乃遣使齎香幣往祝南鎮以獲民

屬莫至紹興天雨水深二尺灌狀之夕兩止月星明日又大雨田野
霽是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為御製感應
記刻石於廟

十月戶部左侍郎李進卒進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請
清河監監副嘗被濬與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察馬
兒罕凡五往返還奏親英備言辭辨正遍歷諸國皆得其歡心

朝廷加之歷陞至令職○諭監察御史李儼成遼東鐵嶺衛備在光
祿寺監收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請
之○錦衣衛卒王永為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揭控
王山家衛第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

丙寅正統十一年

二月少保太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謹按溥官進送遺之勳江陵知縣范理始不為神溥聞而異之
後廉知其能而薦之勳江陵知縣范理始不為神溥聞而異之
理曰半相為神建人非私于理開溥卒乃祭或哭之謚曰文定
成風何美焉詩此等人物網史謂三楊同為內相士奇有相業索
有相才溥有相度斯亦確論也夫國難記云內相士奇有相業索
聖臨朝每至日莫不進擊食惟欲遠四顧以天下之言其宗以
勿冲仰位三楊皆老慮聖體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只許言事
八件前一曰先以謝本諸閣下預以各事處分陳上過奏止依
所陳傳旨而已矣溥亦謂三臣無事無功後宗之宗者皆依
今遂為定制天順日錄云溥少惡佛老見人有排其像者即斥
其非以爲名公鉅卿問之則曰佛室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
世者必失笑嗚呼見其首肯將誰望也一幅觀之乃觀音像
三月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奏請國子監監講等借於伯二十餘人
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請國子監監講

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是日輔率諸侯伯請監祭酒李時勉命諸
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飲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
列坐惟英國公與祭酒抗禮飲甚歡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
抵暮而散亦太平一盛事也○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
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調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童舉參政孫原貞主和
以有代許王振意嘆言官勿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
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謹按水東日記于謙每入京議事未嘗掛土物顯當朝人皆
謂其詩曰手帕磨成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礦產所損
天去免得開闢話長以不
能補權貴在銀凡十八年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 命襄城伯李隆率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八人入東閣習制誥選讀以下儀表 文備有才
望者侍讀江淵恭倫侍講杜寧謝璉王玉倫樞劉徽商輅編脩陳文
呂原李紹劉俊等今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內
府進學蓋備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

○巡撫大同宣府總督中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覲
瑞圖為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脩各衛土城備之不然
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恭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丁
取一為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檢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騷
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饑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
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
之

謹按前時邊患惟安福劉公球與吾邑羅公亨信明炳燦先事於
未然而無警言之而惜乎王振其然罔覺悍然無備也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督理部事先是謙丁父憂詔起復之累疏乞終
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壘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備而
復開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翔石
都御史以征勦遠賊斬獲有功也○下霸州知州張需獄戍邊需才
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善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其
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谷種粟麥黍稷績之具雞豚之數遍
曉示之暇則下鄉取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
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益以生道使民其易如此後朝觀至京
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

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答之須牧者譜于
王振補之下獄極楚幾至於死竟詢成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養楊承等下獄先是銓
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薄責
諸御史詰且而日晏不輟霖承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
上之詔徵銓請獄銓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
於是諸御史或降或請而霖承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承念死獄中會
恤刑霖承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戊辰正統十三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內閣學士高穀翰林侍講杜寧為考試官取岳
正等一百五十八人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內閣選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珣劉吉
李泰等二十人

七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
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
小甲統帥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
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小甲佃人田
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
遂者今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
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之數人縣聞於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
之格闘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軟血普眾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
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

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為左右叅將食都御史張楷監
軍事討之
謹按天順時錄福建條政米彭交此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漢得
貧乏不堪者遂為所逼於是鄉民七聚聚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
遏不兩月間天下騷動浙間風而作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
如此
秋慶廟賊葉宗曾及征關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敗死遣工
部尚書石瑄都督徐泰督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
南經陳留入滎口又經家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奴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
款子思機奴思下發一孽後獲孟養賊梁為患 朝廷復命驥總督
軍務以都督官製總兵張軌田禮為副調率征夷兵十三萬以行

王振補之下獄極楚幾至於死竟詢成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驪作浮梁渡兵以破之乘勝進
至五峯賊飲衆據鬼哭山及苦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
州都指揮洛宜九裕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
死於亂兵爲大軍殲盡善至孟那等處而還孟春在金沙江西去幾
川千餘里諸夷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
至此真天威也驛遞詔增祿百石通前一千六百石賜鐵券令子孫
世襲伯爵○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英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
留與其黨陳謙胡爾精二糾衆作亂軍敗官軍殺都指揮脫網道明
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而命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榜諭賜
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
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
等尸于市賊聞之遠遁遁去
己巳正統十四年

三月都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雅茂七兒子伯孫爲王○北方
來直事發兵寇逃時虜囚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
柄怒其詐滅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貴州苗反
謹按彭氏部口先是貴州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
謹按王士登死於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等乘間竊發攻圍城壁
於是貴州東路開矣與苗等官軍張就等先赴苗寨後至人
逃泣乞通苗苗曰苗與苗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殺後至我
軍無獲也律死亡苗數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餘乃解賊死
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雖苗亦不得其首矣惟苗首唐天寶之
盛面有事東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難忍焉苗意也苗唐之樂
於是有數存焉苗
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恂入朝留爲戶部尚書
謹按天順日錄記周恂如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於附勢
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
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權監察御史韓雍爲右都御史巡撫江西蘇州具縣人才議
敏嚴明政焉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符重按一年回京復罷食都
御史時雍總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凜然恩威大著凡
臨案決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疎濬設施最愜輿情其
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曰韓都倒權之者皆以爲不及云○浙江食事
聞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謙胡爾精之權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泰尚書
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集又獲遂遣師老
財計計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與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
禍福言辭慷慨宗留等環跪陳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爾精二不受
招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
六月南京官殺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護身殿火起延

入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蓋下詔赦天下

謹按天順月錄記自王振擅權上于天象災異見振畧不警畏
不敬聞又地動白毛福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死人
數千戶一處山崩有積尸三日移數里不致詳矣又黃河改徙東
而蓋又南原殿宇一火而蓋是後大雨崩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
高始不可回前定乘機大舉犯關焉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諡文簡○是月英惑入南斗時侍講徐
程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程曰禍不
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程怒曰爾不意去直欲作韓子
婦耶乃行

謹按通鑑編目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庚戌入南斗去而後還留
以徐之 時魏主高歡所逼自洛陽奔長安梁主聞之嘆曰虜
亦在天象耶嗚呼夫不虛生天人應從從七如此深調天道應耶

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
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征百官
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命太監金童輔廊王監國

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
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議急急邊將并源等
敗報踵至隨 駕文臣建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

已之糧糧足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
恣迫脇成國公朱勇騰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飲
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勢不警不可復前若有陳危陷 乘輿于

草莽誰執其咎乎士曹稱曰臣子固不足情 主上係天下安危豈
可坐視也恣言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其有星變如鐵罩雷雨

大作蒲官人畜驚候候恐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昂全軍

震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
益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符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
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鳴山兩翼激阻夾攻

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鄭瑄請 車駕疾馳入關而嚴兵為救振怒曰
汝腐儒安知軍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哺去懷來城二十里欲
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暨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
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

水已三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使持書
來通和召曹福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倍往振急傳令移營南
行既行之未三四里虜復四面環擊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

不能止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來
裸袒相觸藉死敵野塞川臣侍虎賁午公體如蟬 上與親兵乘馬
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鄭瑄王佐學士

曹燾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壁谷建日饑餓僅
得建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歸
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

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虜酋也先奉 上君知院伯顏帖木兒
營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而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焉
不利其兒來曰此非九人舉動自辨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列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子賽列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

大明天子先召先... 大驚見也先曰... 使中國二人問是... 元一統天下... 大明天子雲端... 安得害之... 營今護之... 日 皇太后遣... 請還 車駕... 機於午門... 日 皇太后誥... 朝 卿王今... 擅權誤國... 社稷今日... 王起入內... 英懼復傳... 各官起去... 案今日至此... 仇人之... 天意之... 有在見... 不... 萬世美名... 營今護之... 日 皇太后遣... 請還 車駕... 機於午門... 日 皇太后誥... 朝 卿王今... 擅權誤國... 社稷今日... 王起入內... 英懼復傳... 各官起去... 案今日至此...

流于庭中... 今旨蕭振宅... 王亦疑懼... 笑明日移... 斬○皇太后... 城下索金... 與登有姻... 隨侍校尉... 萬餘兩出... 肅給我耳... 壯士七千... 謀激以忠... 者既濟... 震死也... 御帳廣... 而去... 掠得侍... 侍焉... 流于庭中... 今旨蕭振宅... 王亦疑懼... 笑明日移... 斬○皇太后... 城下索金... 與登有姻... 隨侍校尉... 萬餘兩出... 肅給我耳... 壯士七千... 謀激以忠... 者既濟... 震死也... 御帳廣... 而去... 掠得侍... 侍焉...

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人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率馬設
妻兒 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
乳二人每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羊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
頂差雜項管起管下○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全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遠行萬幾 邸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正國
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敵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群
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有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

辦事○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偕
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
在郡獄踰年所財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

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破桶中破鉢鉢越獄而出凡
十九人其當嚴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月間
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饑死者如登製

雲梯呂公車衛城幾為所破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
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避若遊賊狀
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蕭養其軍賊擁清至

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賊而死者蕭養既屠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
驛為行宮授偽官者百餘人

九月初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
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邸王即 皇帝位通尊 上為 太上

皇帝大赦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至書

朕奉 天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 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
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禮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
存一宜急遣官分設名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

清輝官軍令其悉練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
局嚴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鏗領等統
領軍士出城守護刻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玘輩分

撥巡視勿致疎虞從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勿為虜所掠通州
壩上倉糧不可稍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
數實為兩待 帝嘉納施行之○進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

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奏劾去○擢 府左長史儀銘
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勳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

審理副余徽遷金都御史仲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勳為戶部郎中
先是 帝在邸邸 吏部奉勅擇備官為宮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
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為出階撰為長史綱及徽由中書舍人為

審理山與由訓導為侍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及
此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為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與空戶

部侍郎綱遷入內閣加太子少保人之功名富貴不可預料如此○
權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

○命侍讀徐達揚勳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
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同率領操練遇
警調用

命武清伯石章總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魁發垂至膝望之踈
然先協守萬全生不敗 乘輿被繫語試救出之使總兵營兵馬退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 禮京 為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
關京師戒嚴先走友監喜望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蓋以中國虛
實告之遂為鄉導奉 上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被指揮滿清等都
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討侍講徐
理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下詔
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咸在萬姓帝戚倉儲
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離此英是
謹言宜於眾曰死則君臣同一處耳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

正統九年
謹按水東日記言巴已之變徐元王最原有時名太監金英趨開
馬太監與安所部二事似皆未得也每讀史日已之變蓋
與北符在蕭復掩土重來勢益張一碑文臣武將之變蓋
任張皇如一二內臣如英如安乃能滿識卓見與之以靜不少焉
浮議所播也然如山不震不覺惟其若以遷將兵而後治維
石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神聖與危而後安天下將亂而後二人
聖定以固帝心於內則雖外有于道數百輩亦無加之何而宋前
無英安匹所以雖有宗宗澤之才無所施表 朝之不為趙宋
其機只爭老髮嗚呼是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豆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
瀾閣處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不待報諭日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遠慮此持
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初九日寇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今石亨等軍于城比于諸督其軍
都督孫祥守城西刑部侍郎江淵泰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備
將王通等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眾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
不可與爭鋒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宜伏兵歸路擊之倘寶司
志勇賊無所恃得獲氣沮然後出其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
賊入吾地其令苑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
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
一謂我軍依城為營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
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殉容而不斬者同罪士畏法而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不長敵矣詔趣行其策遣夏原吉子也○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
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
四散抄掠亭樂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咳也先遣
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
郎中曹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後等至虜營又來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曹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
來復辭歸 上皇諭王入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
復發騎四面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
支矣先是陳循等疏勸宜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募勁騎與官
軍夾擊至是又請焉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轉輒及漢人有能擒
斬也先來獻者賞銀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理監大監黃安

云約誘也先入陣前其孤軍合兵動略許之為也先璽卒所獲
既而官府檢更安至我軍大板石等處子彪等拔力持巨斧突
入虜陣所向披靡皆殲虜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
璽復遣使以 聖皇死告亦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
關亦北遁 上皇出塞則關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無難遇
險則哀形執在結節亦隨之既入虜營也先來見幸馬被刀割肉瘡
以進勿勿使殺之遂使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開
朝廷却之胡漢臣自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開
之從其言使水日歸來使酒金帛祝常年有加○二十三日遣
柳骨楊洪孫登浩等率兵二萬擊餘慶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同安
遂至關塞藏之奪回人口萬餘其賞胡人不過百餘騎散各郡

人蕭以自衛衛之若萬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于俊幾為所殺
○命都指揮使李其督河間潘陽等衛緝捕盜賊時獲虜安置
畿內者乘時逃走尋殺故也○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
林學進入內閣兼禮部尚書○權吏部侍郎何文淵為吏
部尚書文淵由刑部尚書遷刑部侍郎數年以病乞歸 帝是廷
臣乞起之乃召為刑部侍郎至京途經尚書加太子太保○改戶
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除松潘運不繼仍命
邊疆修築民運穀百萬石水造官器數萬件皆歲次奏運未嘗逾期

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為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便詔褒
手內臣在擊于外便賊有股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
險賊流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言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共擊
并糾集忠義從門入後先以殲昔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
御傳集忠義從門入後先以殲昔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
險賊流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言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共擊
手內臣在擊于外便賊有股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
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為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便詔褒
有差○時大臣有奏留糧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
之事慮關為急往者為馬營獨石不棄則六師何以宿土木紫荆白羊
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
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茶
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
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寧化人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
欲遷棄其城莫敢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勿坐當門拒之
下今日敢有此城者必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嗷呼曰吾屬生矣因
設東得標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鎗鎗賴以保全
亨信之力也○郭登者登昌侯都子與之孫初為勳衛從征麓川有
功是年秋權都督參事協守大同時我國屢被邊陲無元地大同軍
士賊沒之餘城門盡閉人心土崩有變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
何登曰天若存 國家必無可憂之憂若胡虜莫道吾與此城皆相
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理
御傳集忠義從門入後先以殲昔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

答書
謹按郭定舉此舉壯哉不及行而風聲所至亦足振中國之氣
平則亦何功
之及處矣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灑等討福建盜執邵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
榜詔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
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遂賊將張留孫

勇而捷關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以自新使謀
伴若誤殺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
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街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

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
卷以兵部侍郎孟鑑管理軍務會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廟名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捷刺阿哈刺今
使女設帳迎駕羊瑄杯進膳尋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

裘筵宴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離齋也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配
上將譯使吳官童隨侍言於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爲胡婿耶

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
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覆復却之曰

留侯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也先益敬服 聖德難聚
每夜遇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

不見鈴鐸與衰絺俱常宿 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絺以
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

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
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
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於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

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人洗濯我待巾脫亦當進一言伯顏
嘗因獵得一雉并初一自來獻因銘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

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
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着淺水這大

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無及矣○
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令人畜悉入城保簡精銳

選騎射躬環甲冑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
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冊妃汪氏爲 皇后冊

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卽 皇太子所生母也○追封英國公爲定
興王謚忠烈

謹按天順日錄記乘轎爲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爲公位拜
重四夷莫不知名王根專權視職職大臣如馬史獨加體于轎以爲

不敢侵轆既衰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乘矣
茲焉轎馬人寡言笑管力過人
重臣錄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改刑部尚書金灑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灑淮安人
謹按天順日錄記金灑初爲御史有聲自宗崇以來巡按廣東者
史進欽賴以克足後歸京師奏對曰此 上傷之拜刑部尚書願

弗先國課商民困疲或不敷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大
抵亦豪傑之士也後卒進封沐陽伯諡恭毅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也無他材

主員宜廟
能以生員為入翰林詹馬。宜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廊府得理正
至其以能思謀進得預密勿時以為異入關三月餘又改為南原

禮部侍郎。今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依照北

直隸事例給糧分養
諸按以官軍易於林守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未京師有
舊乃選取以備軍儲養於順天府近京為縣謂寄養馬及京
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學生附補之法
多北方民疲弊

乘輿時
時寒下大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異之往覘天容穆然危坐亦
無寒色咸極駭愕効順益篤焉○時虜傳言欲送 上皇駕還衆論

將母嘯廟司○尚書右選鎮守官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

王通守天壽山○金都御史王斌守居庸城昌平○都御史鄒來學

提督京師軍務○平江伯陳濂守臨瀛○卿王即帝位時京師糧糶

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台諫者莫敢昌言國是長洲練縉以卿舉士歷

事和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日謹天變二日急先務三日正軍法
四日布恩澤五日廣言路六日屏奸邪七曰公荐舉八曰選群吏援
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福惟在君心一
轉移之間 帝命諸司知之

惟在君
心一轉移
之頃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通鑑斷代紀事

身皇帝紀 傳名相紅其宗之命

庚子景泰元年

正月朔帝受朝免賀

上皇在虜營為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幸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斷頭奉酒○初七日

上皇幸至率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群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衣衣

有旨有能識

太上皇帝者有甚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進內閣學士商襄共

部尚書尋致仕○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

衡高執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鐸侍

講學士劉欽論德趙琬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宦

掖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執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

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衰頹

選按各臣錄直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宣朝儀金鑑史

故事其來久矣

內侍軍增有罪下獄時增持龍騎縱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

武弁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倍六科十

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

乞優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

東莞 陳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身山 在 蔡 鑿定

然不敢復肆矣○都督汪全持威嚇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

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於民

議按此二事 景泰二年之末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襄伯虜自屢勝以來出

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

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虜賊入境登率兵蹙其跡行七十里至

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

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眾我寡莫若全

軍而返為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

來追雖欲自全得手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

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

二人手及一人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其前後斬首

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虜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

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騎自虜眾入寇以來此

為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

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曾挫衄常恨馬少坂卒追賊

不及乃以已意設為覺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

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撥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

謹按定襄郭公以神帥先與賊力戰而破賊二萬賊人皆望風遠

遁一勝英山顯武也

真守古良將之風耶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二曰守禦賊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

文授... 其能必此... 前侍講... 秋痛父死... 子孫科第... 四月叛臣... 上皇深惡... 上皇意救... 高麗與... 宣府將... 賊黃自... 受命巡... 信民率... 之曰此... 賊有白... 有...

兵則... 三月初... 至是興... 餘黨悉... 五月... 先已招... 却以避... 入城為... 國公胡... 試告就... 操法兵... 有總兵... 至誤事... 督總領... 把總每... 操練統... 歸二行... 而命為... 備將永...

又以私怒都指揮閩忠挾接凌辱而免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
營操練既至譴併勿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孽極死邊將
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于是逮
禁法司議罪斬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
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來將完者脫歡徐希文赴京請和
是時鞏韃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頗少
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再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
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徐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
使迎復當從明日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群臣諭曰朝廷因通和與
事欲與虜絕而卿等果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悻曰當時
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
議但欲答使盡禮行邊惠耳於是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
退群臣出太監與安復出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
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虜聲曰豈可如此言
今日群臣皆朝廷人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與
安語塞既而唯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
克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等語請內閣白

之過與安被詔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遂偕使北行
謹按水東日記與安鍾子才滿於僧佛谷信二三故實大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失入兒禿之地也先見實

等語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
大明皇帝是我仇人有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裡聚
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
早晚恭敬不曾怠慢從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足見太師仁
厚之心也也先曰你們來得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
不來呵我們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
紵絲四匹及糯米魚肉煤炒燒酒等實泣下行禮畢現 上皇所居
者皮帳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
實等曰當務朕非以遊畷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
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登臺次阻住因問 聖母及今
上安好 上皇凄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

等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衣粗陋不堪因極言王振昔
口龍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陛下蒙塵之禍 上曰振未敗時無
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重更涼腥癩克腹非天祿草野爲居異帝鄉始信姦
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蓋南旋省楚章也
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
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皆在這裡又做不得我們的
皇帝是一箇閑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纔留好名兒你們回去蔡
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
再三言二十四日實等辭 上皇賜也先遣其右丞相亮同赴京使
差人同羅綺往大同調河山西大同一帶接邊人焉○時虜虛脫脫

史 32-219

又按宋帝當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討轉危為安易... 帝嘉其功遂陞尚書文進克安莊西望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 帝嘉其功遂陞尚書文進克安莊西望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 帝嘉其功遂陞尚書文進克安莊西望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

十一月。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帝親親。南京... 部尚書魏。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考。時所取... 已。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與。浙。江... 亦。禮。重。之。贊。見。惟。翰。一。方。板。亦。不。較。口。大。同。泰。將。許。貴。言。請。和。乞... 亦。禮。重。之。贊。見。惟。翰。一。方。板。亦。不。較。口。大。同。泰。將。許。貴。言。請。和。乞... 亦。禮。重。之。贊。見。惟。翰。一。方。板。亦。不。較。口。大。同。泰。將。許。貴。言。請。和。乞...

六音曰好御御史不然... 吏部右侍郎文耀... 行坐不離時以文耀... 謹按...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何前君臣相與商確... 廟室之美自正統以來... 官員不得召對... 輪流向前說事... 宣海于外時不能行... 謹按... 由起自上下之情... 同治... 宣試天下舉人...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七世孫祿亦授是職... 大抵言朝政開道... 上之身心者或累... 臣以為... 陛下... 一身家同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

之本也正其本... 陛下之心既正... 次第推行之... 疏謂李... 尚書楊... 帝頗... 關笑... 顆顆... 墜... 紫... 食... 塵... 百... 錦... 帝... 輿... 傷... 西... 客... 陛下... 命... 守... 太... 監... 黃... 廣... 盛... 得... 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其矣惟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隱必以
秋慮以與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
車德其運乎運則必凶勿用故也或運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
年必有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
乎自在歲數更九確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于衡午也其君位
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右宮暮下召即休
登寅筮之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焉果敢去踰年也先
欲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
不敢發言言曰聖人順天棄義我中國及失奉迎禮獨不為夷
狄笑乎遂與于謙謀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上皇來歸授寅
節衣衛百戶 閩浙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為兵部尚書撫鎮兩

省遂為浙江置立 宣平雲和 麗澤 泰順 四縣 福建置永安 壽寧 二縣
地方以寧 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
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上任既專忱亦盡
心職務為人謙恭不立崖岸 謀慮深長善採衆論 征輸有常度 貢賦
未嘗稽欠且有贏餘 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
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榷鹽鈔關鑄錢等項該徵
者盡出於所積餘米益民賦 盡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
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 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脩
葺 漕治一切取諸米人爭為立生祠 沒因以祀之 其後戶部言濟
米失于稽考奏遣曹鳳蓋括歸之於官於是徵需雜然通有自若
人益思忱之功後二年忱卒諡文襄

謹按 皇朝朝綱果得官和 大夫家多不賢
又按 皇宗朝 翰林學士入內閣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兼翰林學士
以祭酒 蕭鏞為戶部右侍郎 蕭翰林學士入內閣 兼翰林學士
和入 以禮部右侍郎王 一寧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兼翰林學士
江山人 擢文選郎中 李 賢為兵部右侍郎 中書舍人何 觀
調外任 親時辦事 文淵閣 奏言 大臣舊老 知尚書 王直 胡 濙等 正統
中 皆阿附權豪 今此輩老 庸不宜在左右 及言 北虜之來 朝宜 驅置
於南方 忤旨 下六科 十三道 議以 聞 吏科 給事中 毛 玉為 奏稱 為 觀
誣 陷 大臣 擅開 邊塞 宜正 親罪等語 同列 林聰 葉盛 皆勸 玉勿稱 不
從 盛曰 朝廷 大開 言路 未嘗 罪一言 者 雖 罪親 猶 今我 曹者 議 甚
其盛德也 君獨 不念 剝 珠 乎 珠 之 死 人 至 今 以 王 振 馬 順 為 恨 此 諸
君所 親見也 雷霆 之下 萬一 不測 是我 曹為 之 而成 朝廷 不容 直
言之 名且 諸君 亦官 獨不 為他 日身 計乎 王 意 改 乃 稍易 數 言而
奏之 有旨 命 錦 衣 衛 杖 觀 調 外任 明日 盛道 過 錦衣 門 謝 二 鐵 棍 語
及杖 觀事 一人曰 按何 可 添杖 罪 惟具 數耳
謹按 此者 毛 玉 何 謂 不 然
壬申 景泰 二年
春 虜 虜 也 先 遣 使 來 通 好 同 遂 我 使 往 報 居 言 路 者 以 為 虜 懷 類 伺

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待講訂
 定之言宜遣使聘之使我得得益備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
 絕之而令廷臣共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取輕中
 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
 撲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馬車若衛育之武
 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
 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勢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備
 鏡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
 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
 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
 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
 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若此
 謹按李文達亦謂敵立文法皆得車之利而或有以馬為馬車
 與性平涼州朱起石如輿車者用車制勝若不一備首節
 勝於涼州之被敵何不聞之以為馬車耶愚故於治安要策以論
 車制為首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又有文學才行堪授
 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
 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其京考
 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半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彝奏宣社
 軍務總督邊備東山東曹州人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之軍
 民耕種收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此處以剽掠男婦易糶
 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處不從素曰是重物而輕人也

每日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驕例梁曰何必使吾赤子為夷人耶耶
 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典之後聞帝以乘為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為山
 西右叅政協督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盛
 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援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
 安授以方畧又命盛督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為八條以進次第行
 之與盛學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入城完復如舊盛以請官銀五千
 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職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九軍中
 買馬除勞功恤食諸費皆於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
 歡給歲亦屢登○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期
 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舊廢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閑
 田地又被各處鎮守總兵奏將并諸指揮等官占為已業軍士無近
 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克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
 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令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克實難
 傾府庫之財鳩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着該
 司議行
 謹按王氏差口夫國家邊費最大欲竹料運之費莫若與屯屯兵
 國田法取一錢當香二十餘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克
 國田法內有屯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生屯田而西漢唐諸將
 番田之利東起廣武西逾雲川極于中受降城處處皆錢千三百萬
 此目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何在也而人以焉不可行者何
 陳建嘗論諸國耕墾田邊塞前代有屯田之明效也世有屯田之
 公之小法而今且無能行之者何耶愚故於治安要策與屯田之案
 大加詳悉以列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身濟為皇太子生母統氏為皇后廢皇后氏

居別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次子見清為燕王。見淳為許王。易儲詔草。陳循等也。命廷臣俱兼宮僚。少傅尚書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少保陳循。高穀。子謙並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楊善。王文。王翺。並加太子太保。內閣侍郎江淵。蕭銑。王一寧。並加大子少師。學士商輅。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太學士。餘不能盡紀。先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咬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董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恩明府知府黃瑞。庶兄黃玠。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茲欲奪嫡。陰使人殺瑞。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俞。武毅。發功。情罪。置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可得。已亦若給事中李侃。對衆。流涕。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能止。奏上。憲廟出就。汗即而。只。立於。是。陸賞。太。蓋。有。蒲。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歸。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變。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陸。詹。事。府。丞。聰。陸。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玠。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毅。以。事。降。勳。案。因此。致。仕。及。上。皇。復。位。玠。飲。藥。死。斷。棺。鞭。屍。子。政。等。皆。伏。誅。

召征苗總兵官保定伯梁實。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猖獗。故也。命左都御史王賜。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東西寇賊。擾攘。兩。將。官。互。相。觀。望。不。仰。討。捕。故。命。總。督。之。○。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其。私。息。非。人。望。也。卒。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今。侍。郎。李。實。疏。奏。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請。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應。官。之。不。職。者。

直隸及十三省考察應官之不職者。按。大。順。日。錄。謂。洪。英。備。推。若。子。自。往。浙。江。考。察。為。被。黜。者。安。許。人。難。載。而。運。者。及。無。是。非。之。口。不。知。此。又。何。也。恩。謂。考。察。使。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前。廷。當。時。公。道。不。明。如。此。又。焉。用。考。察。焉。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奏預備務文。保定東鹿人。初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罷任。思行以問之。乃疏請增內閣員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眾。都。御。史。蕭。維。禎。遂。舉。文。奏。上。果。用。文。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初。上。議。冊。懷。慈。為。太。子。尚。書。楊。善。以。潛。即。舊。人。自。具。入。賀。會。事。陳。許。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矣。賀。為。善。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為。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按。陳。循。許。曰。南。城。之。銅。已。歸。子。城。之。鐘。亦。歸。之。衆。益。益。於。帶。之。天。願。下。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餘。有。良。也。

癸酉景泰四年

秦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

天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械所以稱之者命群臣議之禮部郎中章

論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則非儀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

漸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吏

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乞治其罪文淵自

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

對也乃令致仕

謹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恭儉一郡大治召爲刑部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文淵守溫州一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家華其於

陣簡閱軍伍其疏繪圖以進曰臣通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

帝波里尤之陣夫古之軍尤即今之兩旁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

軍編中專主旗號八節旋處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

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

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

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

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

下莫能知之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

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

八卦小陣則法天文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

造適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

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

而北狀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廟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路致死効其操練不知法當因者遂

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

阮安治張秋河道卒安交趾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

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

塚場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

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謹按我朝宗廟時內臣不預政事各皆代於無進正統而後司

陽山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漢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隄天洪
山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於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
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
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員名上遂擢用之有員先名理
以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所劾遂懷恨歸因以玉帶獻之陳循循
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也乃更
名有員至是遂使沿河有員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
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載始訖工○召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
史王翔運為吏部尚書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將何文淵既去 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副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
召翔還

甲戌景泰五年
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
輅洗馬李紹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海徐
幹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士濟
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大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
又舉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
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
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德 帝覽疏即日罷
行先是虜也先結其主并其衆浩請棄虜使未還出其不意劍建東
陝西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大學士西安姚

顯疏言王振塌生民膏血備大興隆寺極為壯麗 車駕不時臨幸
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
凡內臣僧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
能行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
聖於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論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見濟 遺疾
殤殞鍾同手疏請朝兩宮復 沂王為 皇太子未上以示御史劉
願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不致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
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論疏陳倫德相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帝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

崇之禮而又復汪居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宮以定
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時
帝覽畢大怒日已曠官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
捕入獄諺訊又二日并鍾同連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
臣并南宮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
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敕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
部觀政進士常熱楊集以書上于 聖曰姦人黃斌進易儲之說以
迎合 上意本為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傍之賞而不
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處杖下而公坐享高榮清議何謙以書示
王文文曰書生不知 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
安州知州我 朝進士選知州始此○時有給事中吳汝正奏請

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立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
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官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怒黜為雲南衛經歷
從春所請者未行乃請成鐵嶺衛又有御史滑懸入其亦言南城多
樹事臣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
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受凌剝之刑○召薛瑄為大理寺
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巳之變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
陞南京太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
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嚴松篲
民貧粟昂家不與遂焚其台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其謀
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重力辦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岷強

猶言 謹按金英不以薛卿為簡已而頗盛稱譽之其之賢加人數等王
救儒臣纂術宋元二代史書做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
共為一書○是秋復教禮部纂脩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
請天下蒐探○詔班君鑿錄于群臣吏部侍郎李贇擇其中善可為
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為鑑古錄上之奏言
上代聖賢之君事迹浩漫難於遍覽今特錄堯舜以下二十二君每
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為一帙臣於每段之後更為解說數
句欲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
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
謹按天象日錄 景帝覽此兩不肖問中官王謙問此未欲何為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又按正統景泰以來至尊與臣臣推讓不得不得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莊以庶吉士給事中陞大理寺
丞再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廢
廟拜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樂與未復虜餘未報為
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敘五典之心也願郊廟神靈皇上勝箚
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會時朝見以叙天
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
丞時親上皇即位之初遣大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為正副
使冊封皇上奉有大國每過正旦冬至令節群臣見皇上于東廡而
自官感上皇兄弟交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洽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
萬親親之恩篤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
治道仍令群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
家貞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
下之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
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
心益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
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
溢災異屢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為彌災召祥之道莫
過於此詞意悲切皆中不報

乙亥景泰六年
正月命太監莊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兩廣始此

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為能還鄉里哉拂衣出○夏憲字通志成德裁
 十二矣○欽賜大臣子陳英王給為舉人舊制南北京開例令四方
 之士遊大學及依親仕宦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
 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謙為考官時內閣陳循于漢王文子倫入試
 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謙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鶴同邑林
 挺亦在中列壯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知洪武間罪劉三
 君等列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
 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奏稱少保臣穀有事聞上說因
 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
 命欲構考試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珙倫得旨欽賜舉人許社會
 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為暴才屈失大
 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職不報

謹按是年鄉試有二具有效賜舉人有再舉者試馬景泰癸酉吉
 是科使中江西第廿九名解士倫後以字行馬景泰癸酉生
 論成選成化中選有歸竟取進士官至尚書歸附九與
 又按周學上叙疏謂承集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抵既退各衙門
 朝也建謂萬世聖神能純祖武勿廢庶
 通上下之情庶幾勿廟堂之美豈不偉歟

丁丑景泰八年

正月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閣官者因起異意大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十一月左都御史
 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與安自內出曰若
 朝廷耳目大臣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耳即日維禎集十三道

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者皆達其意否朕曰身微一立無他患矣
 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書曰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皇
 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稽於
 朝奏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不在此陳循輩知文意不言奉賢
 問學士蕭鐵錫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為早擇笑曰吾意
 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子有三日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
 會視朝待正月十七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禮部尚書胡濙令辦
 事官報各衙門論請立東宮事今本都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
 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今來報知會名遂會議于禮部草奏其
 畧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 陛下宣宗之子沂王
 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子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稱卷正本
 會同同姓氏衆字書多訛至十六日脯時方完擬明日對伏陳進○
 上之有疾也武靖侯石亨知 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
 請太上皇後位可得功賞徐張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
 謀扣太常許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盍圖之徐元
 王亨奏軌等從其言徐有員亦時常往還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月
 十七日夜亨等會有員有員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
 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
 日前有陰謀者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員言南城已審報矣計將安
 徐有員乃升坐覽步乾象亟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以密語軌
 遂詳言聞處騎且薄都城奈何員言當以兵入內備王亨等駕說

王文子諱已矯取金牌勅符迎翼王世子去矣又曰上令內官
 張永等捕翼王入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自皇太后即下塔旨
 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最重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
 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
 於國家宜等具率兵以迎吉祥即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軌
 亨有員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
 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員運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
 宮城門鉄鋼牢密扣不應有員命取其水怒懸之數十人舉樓城門
 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軌等人見太上皇崩
 下衛出問曰爾等何為舉伏合敵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登
 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員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臺有員等又有
 挽以行忽天色照明星月輝光有員等前道雲通屬軍至奉天殿侍
 衛都督汪廣德等戰死關下時大小群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旨
 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朝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鐘
 鼓鳴上皇御樓矣於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為復見太平會本
 遂不進

皇明三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 入順卷十一

東莞 陳建 纂輯

現山 丘濬 鑒定

英宗皇帝

英宗此通元年丁丑五歲 按法云英宗年號曰英 與若備者大率所行多有善焉 實有是語

丁丑天順元年

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第邸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遷文武群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宜期監國之人遠權當守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虞尚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及為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末

久而亡杜絕諫議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肅人心共憤迨今月十七日朕為公侯驎馬伯及文武群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示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御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昇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六科十三道劾司禮監太監與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銷印內之門易東宮之位與王誠舒良等為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而伺榮養機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為何背乞其首以戒權姦 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勿令視事○是日有直達火保于謙王文及徐督光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有自等言其謀逆立外藩故也○其日命徐有自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與機務明日陞有自六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

士陳循蕭欽商略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暉王備古繡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夜縱也○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權為禮部右侍郎○權太常寺卿許彬為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傅瑄為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自同視事高穀乞致仕許之初石亨輩迎復之謀欲遷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為彬老矣無能為也乃薦有自亨遂與有自謀以成功焉至是亨與有自薦彬于 上瑄亦為眾望所歸故並用之○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軫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軾軌並英國公張輔弟也軾尋改名賜○論陞為功權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

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大江淵俞士悅項文暉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承遠克軍蕭欽商韓王偉等原籍為民初謙等下獄徐有自猶謀張軾彬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于謙惡行實曰 英皇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輩貪天之功掩焉已有假奪門迎復之功以欺 朝廷証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說心蓋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高不大殺股肱重臣則威不立不搆成黨逆大獄則權不專乘機嗾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覓見存禁中則無顯跡石亨等場言雖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謝徐有自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憤及釋方辨謙首不辨但言亨等已意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譴奉粉真須有之故智也 上猶懷良久曰于謙曾有功

會成獄蓋譴奉粉真須有之故智也 上猶懷良久曰于謙曾有功

發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遺讓於死地今日之事焉無名

上意深決讓與文等皆斬于市籍沒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

謹按御史大夫周勃所撰獄詞謂文等欲行王立并當依謀反
新嗚呼亦難矣○天順日錄曰王文初謀于謙等謂及故御史
不遇因而死其後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不必皆知王
之仇謀也死王以爲其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與之
等拾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與之
而卒等遂相繼離職作威福恣意妄爲矣○魏懷綱曰正統
已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爲重力辨群議選將練兵坐擁強虜光
中與厥功非細當特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推功在社稷
之秋故重賞一變于公於走乎難免矣程監坡謂于公之受誣
王于柄臣之心和于官官之口

子慎少
身佩重
危言在
後身忘
之公
以千戶盧臣爲錦衣衛指揮使二人召京黨也一日亨引二人
侍於文淵殿前上問曰王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
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
謀其功實多乃特權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且獲功隲職
者至四千餘人○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
儲故也於是李經林文蔚諫改尚書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還
政參議俱兼翰林讀以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吏部
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許之濙直子楮爲翰林檢討濙
子長壘爲錦衣衛世襲鎮撫

二月朔皇太后語諭慶景泰帝仍爲邸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邸王
所立皇太后具氏復爲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復爲邸王妃
○天順元年除景泰年統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
九日邸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諡曰景妃嫡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

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
謀其功實多乃特權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且獲功隲職
者至四千餘人○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
儲故也於是李經林文蔚諫改尚書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還
政參議俱兼翰林讀以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吏部
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許之濙直子楮爲翰林檢討濙
子長壘爲錦衣衛世襲鎮撫

○追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履其子○召前南原大理少
卿劉國輝召張莊還復前職尋陞南原禮部侍郎○出左都御史
蕭維禎於南原都察院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掌院事召南原督餉副都御史軒觀爲刑部尚書觀九疇二人皆肅
○介苦節之士樸樸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觀初爲進
士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冰水救出身盡濕得一綿被自裹有
司急爲製衣一裹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推監察御史衝振水漿
之漉召爲浙江按察使德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破則
補之蔬食不厭異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親喪
次日遂行僚屬尙有未及知者九疇初爲兩淮鹽運使廉名大振嘗
坐水傍一童子白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九疇河南廬山人觀河南

鹿邑人○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司參議譚謙待謙呂
原爲考試官取身積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祭淳徐璣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徐徐有貞
奉天瑯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謹按○林氏曰李文淵閣事有貞自許也閣在翰林大內非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機務尋進吏部尚書
廉仍舊○廉則檢中諸成錄續徐正至京礙誅之以其在景泰
○中嘗行離間也正被至引見時悸甚出養湯皆青人謂其破膽云
○還謂于市○簡吏部尚書致任何文淵卒先是景泰勿備之詔既下
吏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

文淵閣
命吏部
廉仍舊
○中嘗
○還謂
吏淵嘗
人曰詔
語天佑
下民作
之君父
有天下
傳之子
已所屬
對

文淵閣
命吏部
廉仍舊
○中嘗
○還謂
吏淵嘗
人曰詔
語天佑
下民作
之君父
有天下
傳之子
已所屬
對

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及上復位鄉人意其
 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文淵遂
 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榜請官家屠與文淵子主事喬新構怨奏文
 淵之苑實諸子逼以脫禍新奏精絕撫廣東時嘗為黃城及代城
 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鞠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逮巡撫
 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今致仕時富被石亨姪恭將石彪奏害
 且大同逮繫至京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
 能事宿弊上曰此必有慮彼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亨因此與
 張軌等固請蓋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滿漕運右副
 都御史王竑為浙江石叅政尋除名為民安置江夏石亨輩惡之也

○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王翱廉謹老成
 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翱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
 隆官其子竑為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鄭
 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
 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
 卿言是朕以第婦年以未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汪妃甚
 賢其泰欲易儲時妃執以為不可遭廢廟在東宮意極感之所以
 禮之甚恭妃與皇太后及錢皇后尤相得既而上以妃居宮
 中不便乃遷之外王府東宮今議持令營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妃至
 正德初方卒○山東饑發太倉銀四萬兩賑之

四月調禮部右侍郎童綸于南京禮部以與石亨輩善不協數短于

上故也○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下才識經濟居高蹈不求聞達者
 所司具奏聞

謹按後來江西處士吳與謝得舉曰綠此成化以後薦舉始廢專
 經今則科舉為重其舉次之舉舉不行為舉也○立民勞曰夫
 者能深翰為文俱舉仕輸此上屬之舉以益倫也○立民勞曰夫
 諸科下至富戶老人在所舉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茂明行修
 不能故以此待之使成蓋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
 而專用科貢二途甚非祖宗之意也臣愚願復制備科以收拾天
 下之遺才庶幾國
 家收得人之效矣

襄王兩 襄王瞻培來朝先是王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廊王
 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是時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
 嗟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谷府後鮮朝久矣自遷都北

京來朝禮絕至是始一行之

謹按 變觀黃氏喻曰天輔物王舉以謀迎立襄世子披謀反製
 則迎立之謀其責未發豈可知矣蓋等之死宜於終觀無問然
 上之盛德焉皆以累歲要之襄王既諸官為至論情謹文陳惟華
 見不
 及此

迨復王根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張益恣肆作大第于
 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右以祝慶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
 權誤國或有謂今陷廟中反為廟用者張益黨並生誅與第宅沒入
 官改為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張益為虜所殺朕親見
 之追責言者過當皆貶革詔復振黨官刻木為張益形招魂以塞怨像
 於智化寺北祠之勅賜詞衛曰旌忠憤然奉其香火云

五月建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復遷都御史耿九疇屬

內閣亦有員中... 御史... 奏右和... 有自及... 如注... 即赦出... 等謂知縣... 上復得李... 其謀... 不止於此... 見幾而作... 六月命... 務自許... 對曰四十... 人間治何... 年... 上益喜曰...

正事... 不平... 上曰... 兼翰林... 未晚也... 七月六日... 先是... 秉... 馮士權... 俱下... 四士... 謀作... 其逆... 奮... 會... 為... 節... 之... 子... 既... 有... 自... 全... 盡... 有... 盟... 士... 權... 亦... 無... 自... 得... 論... 皆... 重... 士... 權... 之... 義... 而... 得...

有自焉。謹按... 時... 三品職... 上令內閣... 賊責兵部... 天子自出榜... 欲窮治其事... 知勿究時... 尚書軒... 曰昔浙江... 岳正廣東... 節制。上曰... 益深。會承... 切直。事大... 節侍即尋... 衛先足... 免後患... 內閣辦事... 李實許... 上重... 意別... 以成... 之由是

亨... 上... 八月... 為名... 失... 謹按... 遠... 兵部... 嗾... 所正... 上思... 大... 恭... 九月... 山林... 晉... 上召... 莫... 之... 泰... 宜... 重... 亨... 上... 八月... 為名... 失... 謹按... 遠... 兵部... 嗾... 所正... 上思... 大... 恭... 九月... 山林... 晉... 上召... 莫... 之... 泰... 宜... 重...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其恬
勢亂法賊賄狼藉也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
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於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
間任于謙久且專汝言未嘗何得賂之無等耶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
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備言于謙臣濬多
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實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
詰石亨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
何臣言耳於是上深嗾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
亨輩卒不免由於此矣○太平侯張賜卒賜物名軌先是景泰初
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有罪不可用景帝宥之有是

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翰林院官行四拜禮
成寅天順二年
正月上皇太后徵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太后母太夫人董氏
壽九十兄第五人長孫繼宗廢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授
官○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
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始以左廊
居皇子卿可定議講讀等官請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
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
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以左都御史馬昂為兵部
尚書○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與安崇信佛教每三
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上謂李賢曰
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
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已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
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勅內閣及翰林儒
臣脩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元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
書未成景泰中重脩葉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上復命李賢
等再脩刊布焉○李賢日錄曰翰林實給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
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
之徒無由而退因上欲將通志重脩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
自知不可居此托閣院建其音願補外職乃言於上命吏部除
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為之一清
謹按永樂宣德間翰林不尚進士出身而不關委靡昏鈍之弊方
孝孺楊士奇胡濙濬非進士而文名顯一時今李文達乃有

此論豈非世變然即自是歐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
起家不得居職死焉孤獨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有舊典
宗時大
建文君皆無後
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
居鳳陽今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昏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
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
建文君皆無後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臣不
得逞因請罷之君無何遂微駭然上召李賢謂曰如今邊警雖且
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
卿為朕舉進才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
此六處要入最急上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
定議以大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會都御史李秉
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璘在寧夏陝西布政芮
劍在甘肅俱以京官遷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叅政葉盛至京
右會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
而兩鎮守將頭項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立總
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眾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
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皆八百所獲

斷數萬人而還
謙按何番新樂朱與神道碑云葉與中地德兩廣合兵勦賊
并建城等語蓋開國以來朱公力平其非尋日遣使諭諸公
班師時所謂數萬八百餘斬殺萬平民屠殺如宋泰永平類者不
知其幾矣葉文莊嘗時頗被殺降之誘亦亦有出嗚呼火災見聞
玉石俱焚天吏德益于烈火古今何殊莫不皆然不獨斯一役
也佳兵不祥是故聖
王不得已而用之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
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及命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
戒之侯病既出見其弟乞恩終不允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
有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之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翁徵至京詔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與翁
既至上謂李賢曰與翁當授其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
老成備者輔道之宜授官俸次日發玉音召東部命為左諭德朝
士皆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翁具疏辭上召入文華殿
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諒特聘爾來如何不就職與翁對以老疾衰朽
實不堪供職上曰官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
柴米太監牛玉送至館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澗者務令就職與翁
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翁謂物書太重以伊傅
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爾執矣且朝廷致
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

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與辦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請醫乞回醫言於
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 上復召入文華殿賜裝嘉壽以銀幣丁寧
無恙著遂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乃命行人王惟
善送歸於是與海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謹按 聖賢之難得也 聖賢之難得也 聖賢之難得也 聖賢之難得也
副也李文達即文淵所以不致之故謂勸學伏重以伊傅之亂聘
之却以此廣板之使不受然則謂時使即如傅說之委立作相則
衛之至他日復石亨族譜則目稱爲門下士嗚呼以奉宮論也
爲小而不省爲顯感推軒之薦而并爲門下士嗚呼以奉宮論也
即此舉無所發明有目所共觀至於日所錄皆多說妄而無實
至再至三嗚呼大儒如周程張朱道學聖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者
附聖取康文而世所同贊然衆好必察吾誰愛譽春秋之載黃倫

澤州布衣陳直成詣闕上程朱正學集要不報真成字刺大初治舉
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
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管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
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是用伊川故事請闕上書不報乃歸聞吳
聘君與翔名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廟綸脩止布衣宿叩其所
學大加稱許謂得程朱真傳許磨齋吳章虛三子亦未是如聘君者
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謹按 聖賢之難得也 聖賢之難得也 聖賢之難得也 聖賢之難得也
查典廷詳作書切實之末云備上告朱王正名詞罪宜谷先生文
府廷廷詳作書切實之末云備上告朱王正名詞罪宜谷先生文
府廷廷詳作書切實之末云備上告朱王正名詞罪宜谷先生文
府廷廷詳作書切實之末云備上告朱王正名詞罪宜谷先生文

皆是不便。上曰：吾亦悔之。
十月，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樓，
唐虞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
蒐獵如此，每獵則海戶合圍，乘騎士馳射於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
圍既合，羽毛畢集。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獻之。既
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虜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
既許其出，內臣以為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
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雉兔而獻之。內臣以為獵所獲，道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校而懸之。
○上一日與李賈言官，將見雖會劾勞，其是諛亂小人。朕初復位，
時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何如。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罷選宮人，
充用。既選乃曰：太后慮不必知，朕曰不可，更復於。太后慮曰：上
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諛說珍行，有
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甚矣。○虜酋字來寇延綏，守將都督
命爭欲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虜
諸將兵欲副彭武伯楊信守延綏，字來入寇，神木縣欲出兵禦之，手
等處，俘其將兒里赤，獲駝馬，兵仗倍于。上憂之甚，遂有是命。
先是也先以殘害為其部下，哈刺所殺，哈刺獲焉，字來所殺，諸虜酋

自為雄長，自相讎敵，久之始定。於是字來毛哩孩阿羅出字羅忽等
相繼入寇，東掠延壽，北掠西便，曾大北遼，無寧歲矣。
己卯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薊州，女真先是。朝廷謀開薊州首置山，將結
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誘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成詐
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使制書還報
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使急往問之，可伐其謀。上乃命
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事，示
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擢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李
賢薦之也。○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死。彪魁梧勇健，身兼中相，立邊
功，遷都督，為大同遊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凶暴，合役
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果皆虛
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遠繫，詔獄論死。○禁朝臣交通，初石彪等奏言
官奏奏明日大班，勅之，即有漏泄於彪者。上召李賢曰：群臣黨惡，
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所言，乃勸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敢不
許往來，此待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禁。於是朝臣肅然，交
通之弊始息。○冬，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亨會各日甚，賄賂公
行，強預朝政，易骨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所養，屠燒灼，天
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于天象，慧出星變，日世數重，數月不惠，遂
群陰圖敵，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督目指揮董先手出妖言曰：惟
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與其黨嚴，乃敢壯勇
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於石，應在彼先遊擊，將進，亨令

彰代李文和鎮廣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備游
 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虛肝守東河一帶是年春寇寇冠綏命
 亨帥師禦之章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
 除代未週待週爲之未晚也章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特一失
 不可復得亨不聽章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帥無功而還已
 而石彪事發連坐於亨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能其兵權命以本
 爵賜第未幾家人傳訛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卒死獄
 中其黨皆坐死
 薛安李氏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當時若以石彪鎮大同誠爲可身
 言按李氏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當時若以石彪鎮大同誠爲可身
 同約有愛對門外起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患非
 附勝之門在朝文武之士居然成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賄
 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後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上亦
 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而德之理年節日恭其四五又
 數月十其二三又明年九百自開其勝路之門使開而已物野
 有美妻職事一舉謀之如蛇聚蟻爭欲得之自後得雖多而謀之
 者無一入其用之柄在上推賞不與焉雖欲賄賂何亦技手何
 可見上風之振否區上人何如耳
 上二日從容與李賢言及奪門迎駕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
 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
 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
 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
 足惜未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將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
 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將極知此輩之非亦有邀
 臣預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者舊依然任職

世有狡獪陽熱之惠致干天象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
 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辨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上曰然
 庚辰天順四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
 旌其才行起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人賜以鈔幣仍賜宴
 於禮部命太監牛玉及禮部王鞠待宴隨於其中召布政使蕭暉爲
 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賈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
 不稱名對乃以銓爲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爲
 戶部尚書府戶部尚書缺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富執法不燒可居
 此職左右不悅富者其聚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推舉一月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
 愈見其難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
 遂召用之
 二月今身報迎駕功陞官者俱有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屬
 陞官者俱各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
 查究則不可但此等身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未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昌報陞職者
 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揭依擬者賢曰不可戶部奏
 請得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閣讀書上皇嗣六長望太子次
 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絕○會試舉人以學
 士呂原尚賢少卿許學士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賜王一葵李永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有柳順者廣東清遠人遂學問廷對當為第一以其姓名近 御講於傳 隨弗使也乃柳置第二甲第三云○召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 輒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死 上每念二人為人廉正 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焉

八月廣樹學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 文不交接其不敢當其鋒也而虜衆有抵屬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 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 此虜鋒之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 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 不敢深入久停會其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被賊 上曰緩不

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積慶領兵赴紫荊關 領兵赴倒馬關然北虜既有所獲日我軍不動去而後來遂復勦 二關之重赴屬門人以此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管管操侯伯都督指揮皆騎射 以三箭為率 上親接籍記中否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 如之有畏避不觀者有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云○ 命右僉都御史韋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 亨通坐有請敬會遊亨至直房同飲欲坐朋黨罪曰律之本意謂交 結朋黨者親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豈不與 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會宴會者何以罪之眾以為然敬得 從解坐○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僧寺火卿

仍掌監事

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等不行救護 上召大 學士李潛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等如此因言湯序掌 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則書中 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朕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是 盡忠之道曾曰自古 聖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 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為吏 部右侍郎恭北直隸廣宗人劉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 督捕盜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廉辨冤獄在萊州卒感 惠大行遷湖廣右布政使巡撫蘇松等處先有楚遂播左吏部

謹按茲聞雜記天順中南直隸清軍伍御史郭觀存法頗刻嚴 山縣有一人誣首至連逮二十四人充軍若欲請免於刑 崔公或云更無與御史各領數者行事詳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 亦察刑獄情必大理寺詳允無碍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若 無人刑獄情必大理寺詳允無碍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若 崔公果為平友之二十四大竹後為民時又有提督學校御史 若考校士去留多不公被黜者相率訴於前司公并不為 理崔公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更其可者送入學其 後多 名者

辛巳天順五年 二月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陽。王。敗。倫。事。波。虛。上。召。李。賢。曰。宗 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成以為實今却謂無此事以此視之其餘 所行在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一日 上復說校尉行事亦多在 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門邊問之實無此情又聞 行事者法司往往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太息惟門達能

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會宴會者何以罪之眾以為然敬得 從解坐○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僧寺火卿

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挾仇害人。濫虐者。治以重罪。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及法司辨其行者。處賞。

四月。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李開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十餘員者。在京軍官有老弱殘疾者。實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其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以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六月。虜酋字來寇邊。西涼州莊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鏗帥師禦之。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吉祥在正統景泰間。歷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惠。收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廢。昌功者俱筆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自享死。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上原之。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鏗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其兄都督鏗。從兄都督鏗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

也先等。乘機謀殺孫鏗等。就擁兵入宮。為亂。而吉祥為內應。是日。統都指揮完者秃。亮請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驕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犯關。直抵東西長安門。殺錦衣衛指揮達泉。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太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執王勳於東朝房。時禁門覺變。不開。欽等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惶散。比時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鏗。將之。孫鏗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進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鏗敗走。斬之。璫為欽所殺。相拒至西。鉉以百餘騎突陣。鏗發神箭。射之。斬鉉及鏗。於是欽走入其家。斃并中。伯顏也先。縋城遁。追獲之。是晚。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旌死節。追封吳瑾梁國公。

○起前都御史王竑。奏請起用。陳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故等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陳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故等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李賢。官為刑部尚書。蕭維禎。上曰。此人嘗在吉祥處。通情。言解力。為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恤。開言路。先是李賢。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

有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道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
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禮用之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自
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朝廷之闕失與夫天下生民之
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是皆有益於國家之事於已無益也不
但於已無益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明王有見於此故倦倦
務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厲已必欲塞之以肆
其非為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絕嗣陷於大惡而不悟也上曰此事
吉祥石亨張軫楊善並實為之今可於詔書內開列先是從天順初
御史張鵬楊瑄之獄言路閉塞由是權奸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
賢亟以為言故降此詔言路始開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舖金
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
因得極其薦欽之罪上自有寵待特厚賜資無虛日衣有號撤哈
刺雖諸勲戚不可得者上以賜昂可謂殊錫矣時謂昂相貌有禡
如昔人所謂禡時云○權吏部郎中黃祺為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
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
於是研精以上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督辦事吏部神其術
拜鴻臚序班進玉簿景泰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
有議招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家他求刻期復
辟與金寶筮占及徐有貞仰觀乾象合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
日權吏部驗封主事索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李賢時祺在
傍欽問之對曰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
公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欽乃

稱王李三公而退事平上甚壯之召祺賜宴為高遂陞太常卿累
遷至工部尚書○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曰此
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長補進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
有眷被甲躍馬呼于市曰奸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
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
獎勵士卒賊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
謹按正統初元奉乘與入京師時虜情巨測人心惴惴榮時
之遊公二善
其肅總兵宣城伯衛溥破虜兵于京州都督毛忠為虜所圍溥提兵
往救全師而還○冬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週廻三而
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東備頭關西至寧
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
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
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
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來漸
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禦
之築墩臺墩臺創緣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放調延安懷德
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各兵助之剋營積糧以遏寇路景
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焉鄉導遂知
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便時時出沒遂為邊境剽膚之害矣
十一月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言
祥敗稍收欽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

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何由過來今日不可
恣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當時告
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日
自有朝廟行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毋后畢復親政務既
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擇揀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亦不為
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 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
富庶 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開一行焉

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開一行焉
謹按 祖宗朝行此令者以拔科目所遺不使卒老歸下不使天下
無才之輩也五氏漢曰洪武永樂開入仕之途科舉有定
額歲貢有常格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
未聞淹滯近因言者謂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
後又因因計不足立額累上馬人監等名目于科貢之外別開缺
徑途致人才散散於前無次十年不得選者往往衰老是選用
天順十一年
衰老之人皆能消沮本
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

壬午天順六年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曼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
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
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
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越河開
之勝暫退軍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
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糧草軍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
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誤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
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
軍馬應爲允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鶴知蘇州府

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飾飾焉奮然曰塑像
非古我 太祖于大學易以木主百年矣俗乃革其舊猶當毀之
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曰此土泥耳
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焉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
席地而坐正不如此也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懿
九月四日皇太后孫氏崩尊諡曰孝恭章皇后○少傅吏部尚書致
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使適陝饑患以松民爲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
其惠開繼毋喪重民請闕乞留詔奪服返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
後赴闕借留時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軍民喜復來爭焚香迎
廷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也浙江嘉興人

癸未天順七年
正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文江
西廬陵人
二月會試場屋災舉子焚死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
肅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
之復命賢上覽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
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
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
執之數四 上不從只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言其懷同列亦

高齊俱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舉國
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涉終不以爲忤也
擢吏部左侍郎姚夔爲禮部尚書○擢通政司參議尹旻爲吏部右
侍郎○追諡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孝泰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
死也人畏太后廢皆不如禮物 上復其位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
以爲不便一日召李實問之實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皆
之然臣之愚必湏以陵殺享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即命舉行之
謹按 宣德皇后素性孝謹無懈思 興廟北街每夜
之所有在迎駕之費 其廟在南城不自得后每冠之復府之行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講學士錢
鴻儒考試官取吳誠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次辛
年八十九歲贈太保諡忠安淡蕪節寡慾有奉清薄居官敬慎立朝
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勞始終世莫與比然爲人淳謹多膏
願風節是故明恤建文之難免有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身泰易所
之讓液職司宗伯皆脂肅所匡剔未免縮保身之意重云
謹按 王文端清忠安者 奉朝元老 顧德重望天下仰之而彭忠安
重有餘而風 節未若也

袁彬頗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
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遷卒樵彬於職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
彬沮論之曰從汝拿問只受一個詔袁彬遣我既下獄拷掠欲置彬
死罪有彩漆重囚楊暉者憤然爲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傷留慶
廷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
雖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聖怒聞鼓以聞 上令達連問
達遍顧令供李賢主使賄賂楊暉于獄楊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
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鞠待我對衆言之彼
無得辭達后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膾大言曰死則
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鬼神照應此實門達指揮教我反指也達失
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贈亦得免
謹按 宣德朝李賢以楊暉不而而免世爲常無義士哉正德之
爲有自符天幸耳焉彬二義士有取
經撫大同會都御史韓雍還京請事留爲兵部右侍郎樵山東按察
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經撫大同越大名諸縣人時吏部舉可爲經
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論李賢曰大同經撫須得如韓雍人品方稱
賢以越對及越至 陛下見 上復論賢曰王越是英利武職打扮
遂用之
謹按 王越與趙瑄皆武臣而能任總兵備後起制三邊
李賢爲門達所誣既自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燕者民茹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
無錫人承樂初隨其父從燕性坦易志慷慨善書史而遠勢利其善

固有所自蓋亦國之瑞云
謹按在統日年之貴於天下也貴矣有堅實之氣其體雖壯而不敢
謹按在統日年之貴於天下也貴矣有堅實之氣其體雖壯而不敢

甲申天順八年
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白占使書
其二東宮即位石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各分其三命勿以嬪御為

李賢陳文彭時驚惶捧誦歎曰所言闕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
而止一幸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 上崩

謹按 我朝自太祖以來皆以嫡妃殉葬至英宗之薨則
失仰伏能 英宗崩始幸自是聖朝始從之也呼 英廟之仁至

以推推深因天下幾危及此於時年而後於是聖朝始從之也呼
夫以之輔國也知之矣聖後登大寶遂成親政授太子太孫好精學

其間歷農家以備親其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也垂訓遠矣而
孫宜深念之

二十二日 皇太子即位○尊 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 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為 皇太后先是 大行既崩 上在 東宮即命

太監劉永成及侍傅茶會昌侯孫繼宗懷宗侯孫向書王朝年高
馬昂內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為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宗

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日即命議上 兩宮殿號其時偈言 錢皇
后久病今只身所生母 周娘娘為太后李賢曰太子新即位四海

願望宜遵道誥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
言是也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經常令若只尊所生恐損

聖德夏時曰待請命火頂出傳 仁壽宮言曰子為 皇帝毋當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宜德自有制彭時曰今日事與宜德

年間不同胡石骨上表辭位還居別宮政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
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界人也所以不敢不極

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
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命

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上聖例加二字不
然無分別乃於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只稱 皇太后焉

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內旨有後患皆隱隱不言惟牛賢開
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類 上幸事兩宮如一故委曲勸諭 仁壽

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溥欲請廣廟德知縣出衣部侍
耶韓雅為浙江泰政溥於江華中人呼喚者進正統中進士時太監

王振訪有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溥欲為書大加稱賞待授檢討
累全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彭內侍每來請溥

必邀文並飲及 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受養尋伴讀 東宮至
是來請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道詔行事已而內閣置遺詔李賢當秉筆
文起在其筆白無所已有草之若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

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雅代之賢以聞乃下溥獄論外韓雅亦
貶

二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行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
孝睿皇帝廟號 英宗○葬 裕陵○錦衣衛指揮門達有罪下獄

調成南丹衛召袁彬復提督職先是廷詔徵任情張威大興羅織境
 官校通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駭
 然至是言官劾達狀則故殺諸大臣數十謂成烟障達卒死請所彬
 復職錢送達山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三月後前備樞密正御史楊鼎張鵬等官○加李賢以保華蓋殿
 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廷
 試進士賜彭教陸欽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其肅親王官宣城侯
 衛涇巡撫會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
 亂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其涼關擊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
 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路駝山駕御沖殺唐川俘斬共千七
 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翰林編修張元禎上疏劾行三年喪
 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南京吏部
 侍郎章綸上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以
 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議婚禮
 臣竊以爲不可伏望帝教待來春行之亦不報
 五月五日大風雹擊我木壞却增○戶部尚書年富李謚恭定富
 鳳陽懷遠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肅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不火
 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
 南定給事中王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
 內臣宜遵舊制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維愛之及其敗而
 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耻大臣與之結交或行叩頭之禮或有
 翁父之稱因而勸託需索實官極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伍

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
 九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能開大臣計議則天下親清明之政
 而臣堅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諫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閭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補
 韓魏公得以兼召而諸殿近習梁彥俊言利某傑射顯得以選至
 攻事坐而勿徵之也何如矣見韓林王露三代而下制置顯能之
 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無所容而不及宋百餘年來中官之權極矣其言
 我朝內侍之制迥唐而不及宋百餘年來中官之權極矣其言
 宋之幸而惜矣
 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重論昂不職乃改戶部○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登性至孝有文
 武才母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
 上重疏皆自爲之尤善吟咏有聯珠集行於世
 六月禮部左侍郎蕭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瑄
 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其出處光明峻潔
 於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惓惓於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行
 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棹而還珠也所著詩書錄
 二十卷多名言
 謹按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瑄內閣中書總管致其子儀
 無地起塚墓昔人以爲羨談今文清
 高風介節觀之不獨居其右也耶
 七月立皇后吳氏
 八月 上御經筵賜諸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賞飲
 十月發 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爲朕
 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壽期不意內臣牛玉備狗已私

律考
中書
之法

融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 毋辱厥親吳氏
仍遵 先帝成命册立王氏為皇后 明正牛玉之罪○調右金都察
盛巡德宣府時盛以右金都御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
等合意舉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金都御史巡撫
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
補賦焉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乃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謹按 按水東日說宣府官田成化初置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
不在此類然按 朝邊臣
當心屯種者無如黃文堪
章太平侯李達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愆天順初因入直
迎駕而陞拜月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父于彼特復之
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 上曰白石京軍

聖考
聖考

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舍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
議事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
而下供奪爵于是肩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懇者始息矣
謹按 按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者從房吏同
者供事不准陞職 祖宗朝之取武職而不選如此李之進步文
憲當國之功也厥後萬安劉吉當國而在直用事旁見焉不可勝
言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叔汝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官莊莊田
其地原額二十頃十二畝初吉祥占過軍屯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
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于此
謹按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
他可知

禮真定府取鹿縣知縣盛頤為武府知府陞常州無錫人初為御
史以言石亨調知東運使豪士聞其來相戒口是管勅石總兵若其
人不可犯也頤至變為擊傷備置吏民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
之不可俟其服闋和立請 閱乞得頤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
論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伏辨隣已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頤拆之
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謔邑界真定二府間
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為清
官店累陞右副都御史

皇明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

憲宗純皇帝 御名見 深美 亦其子 德天 崇禎 文廟

乙酉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成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自便王之子宗美子謙之子魁謙之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見自詣闕庭即上疏訟父謙之冤 上聞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馮瑛往祭其墓勸見世襲

十一月後奏換階文累官德天所尹

謹按王宗美後第進士官至尚書亦來

召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瓌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

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坊為都察院恐左右有間寧以奏章

請教於內閣李賈且求調護賢詞章哨之謂寧曰為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其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坊於兵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籍田禮田在山川壩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什

祭服乘耒三推 戶部尚書馬昂捧耒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取牛二人曲躬按耒耕教坊樂工執絲旌夾鹿龍歌一唱百和旌旗而行

上乘耒三推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

各用耒耜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

賜宴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慶誕壽慶禮部尚書姚夔奏會大臣

收買燈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禱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報隆恩釋老不為 大統香非可祈祝行之移壞風俗傷

名教不報

謹按按名臣錄張寧為給事中選事敢言直諫上嘗有大議

寧不與宗泰天顯間為諫官第一等浙江海鹽人

天雨皇泰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彗星見西北長三丈

餘三個月乃沒○權河南府布政使王恕為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

諸府如陝西三原人知揚州府有專政屢辨疑獄威儀整肅不俟報

楊民立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令職

謹按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詔授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至明世宗崇禎

救忤賢。僕有忌岳正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亦對之。會兵部清慎官
 缺尚書。王竑借部院大臣。合薦。堪任。公都。正堪在兵部侍郎。賢乃
 假歷練之說。條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
 引疾致仕。不復起。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襄陽流民
 引疾致仕。不復起。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襄陽流民
 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民聚襄陽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衛千戶
 楊益者。奉使河南。聚其不早制。必反。上疏言。流通之氣。宜選良吏。賑
 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藉者。聽盜礦者。宜絕。外民與通。不得
 食。勢自不可久。辭甚諄切。不報。後。劉使。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請英
 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比於反陸徐福云。
 五月。兵部尚書王竑。乙致仕。許之。先是。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
 李賢。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遂以疾辭。歸。河州人。性剛毅。少豪
 傑。尚氣。然。其所當。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
 不平者。輒奮腕。腕自廷擊。為頃。後。所至。令行禁止。人聞而畏之。曰。此
 捶殺馬。順者。城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之人豪。家。居二十餘年。
 至成化末。方卒。蓋莊毅。秋。虜寇延。延。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嘗遠
 伯任。瑞。與。巡撫。延。授。都御史。虜。祥。合。兵。糧。之。虜。賊。敗。引。去。
 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親。政。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
 請。學。士。等。官。二。員。於。玉。河。橋。翰。林。公。著。教。習。與。
 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於。燈。油。筆。墨。及。酒。飯。等。項。循
 故事。耳。內。閣。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為。去。留。之。地。雖
 設。會。簿。多。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然。計。議。遂。求。解。命。不。復。以。進。脩
 為。事。至。是。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命。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

久。奈何。遂。欲。入。仕。許。禮。杭。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
 生。從。何。處。來。實。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
 年。矣。謂。未。春。開。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旨。各。授。職。罷。禮。親。政。刑
 部。尋。授。京。刑。部。主。事。
 謹。按。詞。林。記。云。宜。依。禮。親。政。事。入。禁。中。侍。燕。關。承。額。閣。上。以。儲。材。皆。為。致。則
 下。必。以。函。奏。進。格。自。不。能。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亦。藉。藉。亦。故。類。焉。不
 然。其。流。弊。必。至。如。弘。治。甲。申。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
 閣。會。集。注。病。假。而。去。乃。願。一。絕。云。同。海。家。家。領。薪。若。白。日。都。滑
 病。將。休。食。大。官。無。寸。積。儲。底。高。且。海。醫。高。鳴。門。天。下。事。死。將。誰
 宜。為。此。哉。
 丙。戌。成。化。二。年。
 春。選。陝。西。王。兵。賚。延。綏。守。臣。會。都。御。史。盧。祥。等。言。管。堡。兵。少。而。延。安
 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為。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
 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
 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
 什。伍。號。為。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
 石。常。存。二。丁。貽。其。方。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
 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嚴。調。此。陝。西。王。兵。之。所。由。始。也。盧。祥。廣
 東。竟。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
 却。之。
 謹。按。禮。記。云。新。歲。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
 上。今。民。有。田。者。每。石。出。一。人。馬。兵。而。就。食。之。以。即。計。之。未。二。十。萬
 石。當。得。精。壯。二。萬。八。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其。之。費。而。二。十。萬
 之。遺。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事。豈。豈。阿。行。愚。於。治。安。要。議。有
 制。兵。之。餘。有。因。屯。田。制。邊。備。之。說。亦。同。此。意。

二月大率士李贊丁父事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太監林興讓送賢還鄉觀墓○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倫吉安永豐人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

大監劉永成卒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為伯爵彭時力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其在誰敢違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以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會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

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永陳珣遊擊將軍和勇率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建官從遊擊由廣領入廣東大軍

則從河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閩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

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擾高雷

廣東可以應兩廣西可以收椰慶北可以斷陽响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於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師以禮義戰

惟勝之而已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

兵貴拙速不貴巧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總帥諸道兵徑進用土兵

為前鋒先破倫仁務浦遂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蠻巨數百里

山湖險阻有巖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直抵其上崖崖紀歲月而

邊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名斷藤以志武功乃遣將四出雷應高聲諸寇以次

削平自此蠻夷畏懼兩廣安寧等之力也雍性剛果至斷無疑賞

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功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

襲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應雍一子錦承

衛所鎮撫餘陞賞有差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先是賢既抵家

親葬親林與即促賢上道至京師人見辭不允○請脩撰羅倫

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

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諫內批

出倫毋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

誠為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倫俯首引文彥博待禮

介故事請賢留倫贊曰潞公市恩歸德朝廷吾不可棄雖敗出而士

論益榮之
謹按救國難記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凡此皆是天賜
有存情起復者皆出朝廷如留非復
前首之語是則聖主一視之也

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散。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諸將大將。謂英多獲賊。賄。稱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實封興寧伯。加圭太子太保。

秋比。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彭武。伯楊信。嚴兵禦之。虜引去。時虜在牧河套。秋冬。則舉衆為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為常。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蒲都魯及能加思。南聚衆益為邊患。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其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信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雜買。或預徵。多方整理。糧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奏。贈太師。諡文達。
謹按。王氏。雖曰。國朝。有三楊。以。來。相。類。無。如。李。斯。者。其。得。君。最。久。運。與。賢。不。特。都。給。事。中。張。寧。有。特。名。因。言。事。失。賢。意。賢。即。曰。二人。京。室。皆。備。之。抄。外。二人。自。是。不。振。索。索。因。言。事。失。賢。意。賢。即。曰。二人。其。文。當。公。文。為。不。善。賢。因。以。韓。非。之。劫。曰。無。若。葉。盛。之。殺。相。之。賢。曰。吾。不。能。辦。情。如此。也。

命太常少卿蕭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定之。江西永新人。
丁亥。成化三年。

二月大學士彭時。省親還京。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蕭翰林。學士商辂。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召羅倫。還後。為禮部右侍郎。林院。僉。樞。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機。作。亂。破。四。川。合。江。諸。

縣命。張。威。伯。李。理。為。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梁。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舊。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勲。勞。必。出。自。待。恩。錄。用。其。子。孫。不。在。此。限。

謹按。初。因。前。代。廢。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廢。子。一。人。以。世。品。叙。用。後。一。品。子。則。從。五。品。叙。用。二。品。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主。事。乃。得。每。廢。一。人。是。我。朝。廢。子。無。後。前。代。之。失。然。國。初。必。須。試。經。書。能。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書。學。再。試。故。恩。濟。而。無。濫。近。則。推。論。父。任。自。崇。或。等。續。附。史。白。有。所。不。論。矣。

封周太后弟恩壽為慶雲伯。周或為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為侯。壽子瑄。瑄子瑄。瑄子瑄。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姦民魏思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庄田。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塵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上虞寇在邊。此正側身待行。思慮預防之時。伏望以故為所。以愆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且銀且。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為。寇。榆林。孤山。泰。將。湯。勳。勳。力。戰。死。之。○。太子。太。保。史。部。尚。書。

史 32-253

王顯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贈太僕。諡忠肅。為入端方嚴毅。清
白儉約。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謁。推勢
訖。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屢遭變故。無他慮。思仇一不介意。嘗曰
吏部嘗報復恩仇之地耶。

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成

九月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死之。徙縣固復。○建州女直寇遼東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清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
董山等二百餘人。○召李秉武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滿翰林編修章德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簡討莊景為
桂陽州判官。尋改懲昭為大理寺評事。是為行人司司副。先是有旨
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麓山燈火詩。為明年上元賞玩。德與仲昭景

同疏上言。向因災異。勸諭羣臣。同加修省。今日之舉。或所官在上。欲
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為樂哉。比虜毛里該窺伺開陳
所皆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亦未易
悉舉。宜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
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充費。以活流離困苦之
民。當征伐勞後之士。則于大息。災異濟百姓。安奉養。兩宮其幸。豈
有大於此哉。恭養也。奏入。忤 旨。廷杖之。並調外任。給事中毛弘
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險絕。不顧一身。敢言直諫。是盛時事也。
乞復其京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懲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
南京翰林院編修。時稱翰林四諫。
十二月初五十二團營京營之制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翼

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
得神機火筒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若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
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
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
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
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
復置。抽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教勇。果
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震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
選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倫營造差
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壯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
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經營制度之
大畧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既而釋之。外戚周。或與直隸武強縣民爭田。部
檄公正法司官。往勸量之。部推韶往。至田所。環視周。徑。上自
劫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頗
年出賦。以急公上。早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汗下。安
有空閑。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
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錦衣衛獄。科道交
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峻。倖進。事下獄。尋有復職。至是
復下獄。直隸。一時。韶建前四人
謹按。并田之法。後世不復行。夫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漢。野
法。為。清。渠。取。會。公。私。不。起。對。使。勢。要。得。占。田。十。此。果。飲。月。田。之
分。早。凍。不。備。不。亦。乎。

權山東左布政使彭誦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詔東莞人景泰中奉勅修理張濂次堤有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倉
都御史提督軍刑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遷紹興府知府民告
飢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誦曰待請而發轉漕數者多矣
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逾月而倉復盈
先是和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通有誦請計起耗減重墾輕民便
之又因嚴禁白馬關幽屋不入洩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九載補
權山東布政使遂拜轉副都巡撫
謹按 和官田者多入在近日則官田是如轉令起自前籍者尤甚
逐化難理之圖何望庶民利國之益厥豈承叔詩云若
若歲二如即傳謀得三年作主人請新言也古今同病

二月大學士陳文舉以保謹莊靜文性枝羅倫之誦文有力焉既
卒士人有為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過兩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觀
此文之為人可知矣
四月夏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友蓋石城官軍討之失利 四初
洪武元年涼萬戶把冊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高牧射
獵為生天順末屬酋李來毛里謀內侵把冊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
有比從意乘時劫掠燕匿逃避事覺上司捕之急會泰將都指揮劉
清守備指揮馮傑復繩索各土達懲之滿四塗料聚友
蓋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
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都指揮那瑞申達率各衛軍往捕
戰于城下申達死之那瑞通降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 朝廷命

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琦軍夏縣兵廣義伯吳琮延
都御史王敏恭將胡愷各統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
不知兵不候延緩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軍士勞困飢渴為賊所襲官
軍遂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朝廷差官校逮繫陳介任琦吳
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太后 上嫡母也 可禮豐傳旨命大
臣議葬所 眾相視莫敢先發 大學士彭時曰 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附廟 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 此正禮也
太監夏時曰 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 兵宜別葬 彭時
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 此事關係非
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 后世內臣不以為然 彭時謂風列曰 此事

當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
前問議 上曰 慈懿太后葬當如何 彭時對曰 只依正禮行厥全
聖孝 上曰 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 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
等合議 務要合宜 商輅曰 外議洵海若不合葬 則人心不服 且于聖
德有損 劉定之曰 孝子從義不從令 雖 聖母有言 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 今葬固是孝 若因此失 聖母心 亦豈得為孝乎 時
曰 皇上太后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
如一 今若安厝於左 而虛其右 以待後來 則兩全其美矣 後來指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 王色甚和無怒容 時因曰 臣等未盡
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即日
晚時等具疏進 備言稱聖稱廟 所以體 先皇為夫婦之懿 昭今

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謝夫有出妻之理。子無素母之道。此等關係。常不可有失。胎萬世機。言其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讀。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襄。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天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讀大行。慈懿皇太后。命附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有疑。事有相妨。未即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閉命。咸呼萬歲而退。

李全孝 謹按。此奉祀。夫。而。正。正。國。彭。時。等。周。事。之。力。而。憲。皇。由。全。孝。道。之。美。亦。不。可。誣。皆。可。為。萬。世。法。矣。

七月 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

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蒲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後以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彗星見掃三占先是 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上於東宮司監樞密智善等及 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大監段英掌其宮事。父貴為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皆授官。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與劉玉皆附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無耻希進者。群趨其門。彭時因言見乞休不允。因疏請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為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繁。然數年無一生。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令其舊而

新是國務正名分。均思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上優詔答之。

十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曰。星變。勅。駁。不。職。因。及。夏。泰。中。易。儲。事。輅。來。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誅。誠。輅。奏。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加。納。如。循。樸。羅。倫。輩。皆。後。收。用。今。日。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從。之。乃。釋。誠。後。其。職。

李全孝 謹按。商。文。毅。此。舉。李。文。有。功。於。國。而。輅。有。愧。於。矣。

戶部尚書馬昂龍以星變言。在交章劾之。故也。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蒲四擒之餘黨悉平。初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至固原。分兵為六路圍之。賊前衛深溝高壘。不與戰。伏者伯毛忠侍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我軍遂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徇。眾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襲伯郭登。議以蒲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開隘蓋危。交章請急討。其月華出西方中外。詢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處害生靈。曷貴酒。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群。去。疑。昔。李。晟。討。朱。此。英。威。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符。授。師。至。即。據。賊。水。草。諸。其。旁。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與。馬。飢。渴。勢。日。困。朝廷。惟。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城。軍。不。諳。賊。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虛。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李。京。軍。四。萬。以。往。承。後。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無。其。張。皇。欲。止。之。機。

旨令姑整軍裝待再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
 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
 府曰前者賊黨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固守甚固不
 一兩月賊必窮困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獲項忠布置賊
 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
 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成尤彭時
 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曲折無慮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坐困之
 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勢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日密出降者衆
 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蒲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
 語軍門楊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今其回寨橋蒲四來獻虎狸許
 詳請誘使出賊橋之途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蒲
 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
 蒲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於是諸營
 軍馬悉撤回原籍提奏至人始伏彭時董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
 先是忠日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賊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累
 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

傳奉 聖旨方實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也宣
 德正統間二楊用事敕方而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
 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備
 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
 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
 宮意也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理等合題請兩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
 部過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查典故至是吏部題以開上曰
 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皆不欲朕舉行何耶中外頗有情樂其
 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數月薦權者頗愜輿論乃知保舉良法
 而楊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內閣吏部薦舉惟據按皆
 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宮傳奉人以爲恥然則
 用人出於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戶部給事中彭亨上疏言
 十事謂保舉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
 政以急先務却虛名以脩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
 臨午朝以諫治理謹門禁以備不虞時時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
 賦役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抗暴故民邵紳妻陳氏弟縉縉
 黃氏貞節按福建御史徐崇言正統十四年鄉茂七作亂攻上
 杭縉紳兄兪俱避亂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
 金山巖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給曰幸存殘喘適河入人家可
 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

行至梅落渡俱投水死越三日屍浮出見尚在地人成悲之

已丑成化五年

春論平浦四功權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成加俸二

子石餘隆實有差罪失機等官等連任確廣發伯吳琰都御史陳

介俱請成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

部尚書李秉德秉介劾不阿人意朝士皆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

庶職不得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親言書判四事律之四有三者

為上四有二者為中四有一者冠帶回家於是人益怨焉大臣有忌

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

鑑為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

天下傳誦焉○權吏部左侍郎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旻調右侍郎葉

盛為吏部右侍郎○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珣

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閤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海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事高

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机務安四川眉州人體貌

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如長者而內深刻剝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

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乞子永昌素以為後泰遷至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內閣缺入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思不至故安得

先入未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嚮托會賄為事認萬

貫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援朝臣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場

之用之○搢賊餉厚料聚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俞寧

董寬討擒之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於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察為吏部尚書

○召巡撫軍夏右副都御史乘鑿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

築鑿至始鑿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承樂所置

墾墾湖四之叛朝廷慮其為憂憂受密勅撫安之得無事鑿松江

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

謹按唐書曰張亮鑿導河田之事考古學今而有故焉蓋公輔

皆外因而清渠內資水利灌溉外禦東夏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

一清云陝西次渠者得人方為開辦之三邊軍餉不煩他運自然

又按九邊圖論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淤於甘可

御用監左監丞龍閣秦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為妻事覺上曰在昔

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庭以其絕生道無外親也今閣在外娶妻何異

帶人其印離異閣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庚寅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

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總府於梧州居

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

○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察官

慮又設法勸分得米一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

八千餘人

七月初三日巳卯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妣紀氏先是巳丑九月 上辛昭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既有孕 萬貫妃知而善之 百箴苦楚胎

竟不墮 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病報而嗚呼官照官至是聖嗣
誕焉 皇妣乳火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至瑞月西內廢后吳
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綬等三
邊軍務尋進右都御史時越帥師巡邊平崖黑川擒達賊四十餘人
斬首百餘級進左副都御史又於黃草梁擒賊五人斬首百二十餘

進右都御史
多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與太
監總兵不相能以邊儲為意倉無再歲之支處規知之聲言入寇
誼獲諜者訊之盛稱林騎阻糧少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哀救
乃免於是反諫語之曰汝處待林騎汝不見中國匠刺木器乎道萬
卒持之使人刺木器不終朝可盡也勿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

之山斯積矣汝處何恃耶諫報虜未以為然秋發餉實缺額三萬諸
衛相繼於道誼乃大閱邊將調兵建大將旗鼓出遼陽塞部次嚴整
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其馬足器械輜重虜奔潰
自是達遁邊境稍寧○兵部奏准武職總制許從軍立功一祖子孫
承繼其原籍瓦族不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且許子與孫承襲等
復令納粟招軍陞職者俱承襲三輩章

謹按 嘗謂官已非矣後許子孫承襲此尤前代所無也
中亦有納餉承襲一輩之令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饑身教無收百姓嗷嗷
待哺刑戮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
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

不無之
之工為
不無之

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 上命罷之
辛卯成化七年

春京師餓敕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肯有乘時
射利者戶部侍郎陳俊請于 上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
與饒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
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於通州
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哥提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
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至是右副都
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今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

江船費視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矣至今為定制
謹按 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 朝之漕運也以軍 國初之漕運
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軍然其勞民而致失農月不若
勞軍之為愈也蓋廣運軍承平籌備所事事不以運糧一
命彭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
有請與十萬之師以楊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以河套地
曠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
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只請三萬人巡邊禦敵 朝廷乃與
信二萬人今巡邊而罷糧運之議○命刑部侍郎曾瑩都御史滕昭
等巡視浙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缺命大臣分道巡視民瘼發
願勸分興舉利善罷黜貪酷不職有司○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
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徇流民為亂
思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還鄉者百四
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進忠左都御史

本朝于
李胡子
本朝于
李胡子

本朝于
李胡子
本朝于
李胡子

六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陝
 兵部尚書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茶替機務以白圭為兵部尚書○
 設常州府靖江縣設金華府湯溪縣○設汀州府歸化縣○置榆林
 衛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驥致仕家君二十餘年
 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冠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
 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冠以遺書辭從之賜諡文靖

十月立 皇子佑極為 皇太子高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諡曰
 悼恭太子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諫言者謂君臣懸隔情意不
 通請時召入內閣大臣而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象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
 可說時等語之至期方入後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戒京官皂隸與
 休文職尚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 旨仍書以慰安之

上曰卿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裕皆同聲叩頭
 遂命賜酒飯而退有後再不請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
 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
 官初懼有言戒約至見後喜無言反見譏諷為所誑侮矣然先是御
 史所建言欲戒京官皂隸條皆承太監蕭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
 虞武職洵洵致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 旨批出

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

謹按此條出尹淵老所撰尹天云余在內閣時嘗欲請見萬
 歲閣老止之日性年彭可謂每面見一語不合即呼頭而退
 謂有言今我輩每事或言此大監而轉聞無不允從然亦不得
 而每事批中官轉聞則人臣之不得已也乃以為萬歲閣老
 宜中正有職之言而尹遂廢乃以為有理何耶嘗謂萬歲閣
 老之謀萬萬教之再不召見萬歲閣老中官相表禮為之而
 為所困則至注用事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
 三十年則以能阿附階者而為之表裡之效也萬歲閣老之治
 大率為萬安

命吏部侍郎蔡盛往延緩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為西北邊
 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抵東勝徙
 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同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
 春逢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後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
 為邊關宜令守臣剴創邊境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戍士兵以
 守不但可資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

十二月太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
 奇警懼之至即漢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條德大端安
 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
 民上嘉納之○諭德廟一變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
 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
 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悉斥之

壬辰成化八年

正月星變免慶成宴

春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為考官

官取兵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權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子俊美
 蔡邊牆開設榆林衛聖屯田以守邊子俊受命至延綏相度邊地每
 徙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
 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
 來犯延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
 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邊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
 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
 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焉請于沿邊一帶墩
 臺空處築牆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
 剷削或累築或挑墜延引相接以為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峯
 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若石連比
 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敵月狀以為備敵避箭之所九
 為堡十二崖若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幾兩月而功畢又請即榆林堡
 置衛遣兵當勾及成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為屯
 田歲獲數萬石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凡軍器用皆範銅鐵為
 之榆林俗初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事皆悉心
 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
 川清神人

揮門廷帖罷作威私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斬下廷鞠之廷傲錄
 以為反狀已具須會審審明其免廷怒語優諭曰法司所執者
 祖宗之法吾安敢在人以戚族之罪耶廷請謝欲出反者
 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廷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
 曰廷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為順則有間矣廷卒
 得不死瑜平恕寬厚類此至是以疾謝事歸○北虜寇臨洮董昌廷
 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
 命董昌歸三邊

九月虜復寇常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
 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
 石紀功○以大理寺卿王察為刑部尚書

癸巳成化九年

二月兵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權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
 部尚書○加總制陝西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仍增從一品祿時
 越奏報吳平兵塞下斬獲達賊數多也上嘉之乃有是命○以彭
 華為翰林學士華江西安福人大學士彭時之從弟也其同年友福
 建按察副使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
 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不能知但見陞一官
 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其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其以通書政府
 而得之其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
 之巧宦者悉皆權要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
 既狗利以進身發事之秋肯拍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

人固未易大抵爾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
 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極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
 也。果小人則熱而趨之。親不可私也。嫌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拘
 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揮之。不去。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
 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
 素矣。經廷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鳳陽永
 叔。司馬居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
 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
 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給事中韓文梁。疏王詔等。以
 都御史王越。邀功。啓慶會。劫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尚吏部尚書李秉
 王詔等。

兵部尚書王滋。徵於內。頗涉。兩宮事。上怒。派至文華殿。榜訊之。
 王詔頓首曰。臣等愚。屬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為國。

上怒解。乃釋之。

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
 上大嘉。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
 督五軍營。

十一月。勅翰林儒臣。脩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嚴。松。常。鎮。湖州。五
 府。并所屬縣。勅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州。平。谷。等
 七十三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
 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謹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難。稱名事。久。

數邊軍如曾遇賊。率衆對敵。反棄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
 視。見賊先退者。乃坐失機。

謹按。前。門。生。觀。之。謂。賊。先。入。無。備。無。忌。正。以。機。軍。非。重。
 今。後。竟。不。行。以。故。至。今。雖。思。有。加。無。已。思。於。治。安。要。機。備。備。此。尤
 詳。言。之。

新會縣民劉備。與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和。與其弟金童。
 擊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初。遣出傭工。銘。狗。見金童。毒色。笑。
 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益魚。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
 在清民。關道安。聞金童。呼。欲救。不果。銘。解。莊。氏。交。歡。不。允。居。數
 日。金童。屍。浮。銘。門。道。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屍。無。視。之。研。厥。死。然。得。銘。
 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隨。夫。死。屍。滿。三
 屍。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鄰。李。逢。香。買。棺。收。埋。銘。夜。潛。發。其。屍。棄。之。

甲午成化十年

春召總制陝西邊務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都察院事。

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盛。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
 節。言。動。思。古。人。居。家。敦。孝。友。泄。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
 釋。卷。考。古。辨。疑。殆。忘。腹。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
 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其。大。用。未。究。云。○起
 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為都察院者。能制十三

道過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學院事諸御史
 時有所彈劾當畢者厭之謂聰不能糾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
 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以禮部右侍郎劉吉董翰林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

秋刑部尚書王榮卒以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尚書○勅公侯伯并
 駙馬初裝校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
 者奏聞

十一月復御王帝號 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 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駱等力贊之駱等手
 加額曰 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群臣曰蓋若
 朕叔 卿王踐祚維難保邦莫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將疾弛邪僻之際
 奸臣貪功生事妄與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詎枉深懷悔恨以次
 抵殺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業一紀于茲敦念親親用
 成先志其卿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諡云

謹按 景帝位號 懷恩 董翰林 駱等 皆係 奸臣 貪功 生事 妄與 讒構 請去 帝號 先帝 尋知 詎枉 深懷 悔恨 以次 抵殺 于法 不幸 上賓 未及 舉正 朕嗣 承大 業一 紀于 茲敦 念親 親用 成先 志其 卿王 可仍 舊 皇帝 之號 遂上 尊諡 云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
 以法繩下不貸大會感震百蠻百司悚懼于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
 者 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乙未成化十一年

春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太學士彭時卒諡文淵

謹按 彭氏道南口子明可嘉祐乃見文淵公之自井非若李文達
 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不語于時以 政事於乎今之君子向彼不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讀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榮等
 三百人廷試賜謝選到武王榮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
 郎劉翊董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瑯琊山東黃光人性剛直善談經
 在講筵最久嘗時講官稱第一受知于 上簡入內閣持齋秉公
 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恒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允所建明入告於
 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
 曰嘉猷贊翊然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謬云

五月手勅禮部朕 皇于年已大歲未有名慈禮部會同翰林院擬
 來先吳悼恭太子禮禁中漸傳西宮有一 皇子 上心甚念之然
 慮為真貴妃所忌至是敢敏厚結貴妃王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貴
 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辭 上仰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勸容
 出語定度不允 上撫之大喜真知其腹進賀名 皇太子母紀氏
 厚賜之遂令內閣擬各不稱旨 上親名之從紀氏居西內承壽宮
 禮數視 皇妃中外聞之大悅既而文武大臣請立為東宮
 上命待 皇子稍長行之

六月 皇妃紀氏祖先是妃受萬貫妃傷遂有疾是月二十八日卒
 京師籍籍謂是子也追封淑妃○擢南京侍讀學士錢溥為南京
 禮部左侍郎初溥傳知順德縣尋擢禮部起掌南京翰林院學士司
 禮太監懷恩嘗奏于溥力薦之遂有是擢

十月命國子監科員劉果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謹按 時雨途監生各執一議禮部科員乃 祝宗推制劉果實
 若仍錄溥規以次取果是使的果者得以遂其舉之願而科員者
 不能無溥因之嘆宜教國子監而遂其後舉分序撥歷

上從
十一月立 皇長子為皇太子 御名祐橙

五
丙申成化十二年

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憲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饒能怙勢貪縱道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提徑往安南求賂允朝拜遣使往安南督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使傳聞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怒往巡撫其地怒既至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惧赴井死沒其寶石于官械其黨至京師誅之怒上言昔文臣鎮守匪人致一方陷沒騰衝聲震敵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且勸

上不嘗異物凡花木禽獸齊玩宜一切拒絕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英湖廣桂陽人先是韓雍經略斷藤峽等地方用度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備節數年府庫頗充有言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於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荷進以希寵則他日餽餉奚從取給乎每有建白皆以愛民為主 朝廷多採納之官雖貪自處如無主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舍人自桂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大抵英其人端方儉約清靜簡易一時名聲皆自以為不及○經理流民湖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州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四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從都御史原杰之請也成化初陝西至刑襄慶一路皆長山大谷稀

亘千里所至流離載糶糶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今有司拯之弗率今者皆憂戍邊衛當益憂涸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讓憤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麻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及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乎今千載寧論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建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遂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有乃授洪讓說疏上之 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杰往視其事杰受命馳至遍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

附籍為良民杰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潘泉合謀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墾田畝今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陽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河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及析商州南陽汝州之地為商州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者參錯以居又仰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而好德也養德從之當登岸登岸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蠲除其心佩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棘盡去入貢於版圖之屬反側養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奏鄖州知州吳

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開墾田畝今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陽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河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及析商州南陽汝州之地為商州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者參錯以居又仰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而好德也養德從之當登岸登岸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蠲除其心佩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棘盡去入貢於版圖之屬反側養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奏鄖州知州吳

理少卿游治三省八府州縣進杰右都御史尋擢南京兵部尚書未
 至卒遼南諸郡縣之民間之莫不流涕皆為立祠原保山西陽城人
 謹按 漢之有古之而制置之術莫不善於西晉東晉於此
 子孫北舉西晉流民失處遂使李特據有巴蜀日固天下我
 國家編什無種遂無此等耳昔江統徒或論不慮於時識者至今
 以推行之為悲此可為後世法
 不得專美矣此可為後世法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真定南宮人凝重簡默善怒不形公退即閉門
 半卧請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卧不事事
 之勝一中官請託不入今逢卒陰伺其短以扶之圭密召四司官令
 戒傷侍吏而已竟不從圭嘗得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
 待官此尤過人者卒諡恭敏○改刑部尚書項忠為兵部尚書名錄
 守大同右都御史方為刑部尚書
 七月京師黑青兒時坊郭細民家男子夜當露宿忽有一物若黑氣
 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闖入雖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
 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血水數日旬城皆獲釋夜多持及張燈自防
 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馬槍尾狀類
 大狸一日早 上御奉天門觀朝侍衛各營授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請遼東
 整修邊備○命廷王皇祠于宮中商輅力言其非礼乃止○妖人李
 千福伏誅于龍本山西僧人候得權年二十餘亦誅詭異人物俊秀

無幾類小臣監嘗遊陝西御過一道土妾傳謠諺遂請與改名所
 至感感進入京會錄潛任太監常合外舍令身敬之妾以美子之
 女處以正殿時引雜官豎入內或吞萬歲山中悲息御床上面京
 之禁久而無蓋司屬諸官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為佛有非分之冀刺
 事旋按知之三人於其中亦以投禮得名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
 往京定府稟事即自於太監黃賜賜奏 上請搜捕之果獲其所
 黃籍袍覆著冠等黃合及子龍等皆伏誅
 丁酉成化十三年
 正月置西廠命司設監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少便默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
 于蘇濟官兩就西廠以別東廠也後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貴大
 政小事方言便該悉錄以聞○結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入百
 謹按 南官軍日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
 其地度與會合龍海相望在唐國時其互市乃至西朝
 海而平與中國人實涉海不測所寄附略城印涼抄活既往性
 為地海州郡之害也
 皇朝初見其情次漸趨之者別
 皇明祖訓可考於山東海濱去歲象說衛所以焉會
 後復委命節制一員失其為衛近年又復增設衛道而一員車
 督可謂防範嚴且者矣其何兩來事及而與法玩而致其甚時二
 年來更宗詔入頁涉餘城江級機被掠劫與府場今欲其圖
 望馬而走匪民家守臣棄廉而無賦賦以城門之鎖鑰付之賊
 手以日本之圖說封我東廉東該所領係表不過百十餘人而
 如兩部軍民何費百餘金方任波攻策至于旬日之久發之
 而去軍克無與為難此固有人乎其可也也公守陳亦謂倭
 來時高軍時以刀扇小指委實 天龍標年大利也
 二月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璠兵部王事楊仕傑下西廠獄璠沒福建
 都指揮楊舉家先是單以歐犯人命案差刑刑均衣衛官擄提單逃
 匿京師其夫中書董璠家璠前係衣百戶常璠嘗解璠正欲從

汪道、利華而無由。即潘報於直。謂里東陽少師之會孫家出鉅貲。遂
汪道、利華而無由。即潘報於直。謂里東陽少師之會孫家出鉅貲。遂
惡百端。特劾生人於第。卷之今事。乃孫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
外將。欲招納。上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官校。捕單等。謝之。控
得一單。擬送各官。道謝物。商閣老。及三法司。掌。上。直。司。禮。黃。陳。二。太
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道。所。挾。黃。白。單。與。衛。衛。刑。具。如。所。謂。者
錦。衣。極。酷。之。刑。每。用。羅。縲。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後。復。知
是。者。三。妾。供。皆。任。其。奴。楊。律。所。直。即。令。數。校。徑。往。兵。部。拏。縛。以。來。拷
掠。如。畢。仍。令。數。校。索。賄。入。楊。律。宅。緝。其。妻。妾。婢。僕。至。殿。刑。責。復
命。押。回。追。搜。獲。債。債。債。物。皆。故。搜。晝。夜。自。楚。責。道。不。已。哀。號。徹。天。聽
者。流。涕。數。日。畢。竟。死。殿。獄。復。連。奕。奕。至。閩。籍。沒。畢。家。資。財。入。口。是。日
往。還。所。過。鳴。鼓。吹。鑼。有。司。畏。其。威。前。趨。狼。籍。畢。父。泰。亦。坐。死。于。獄
三月。池。西。厥。命。太。監。汪。道。回。理。司。政。事。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嚴。刑
大。獄。內。外。悉。恐。商。賈。流。直。十。罪。稍。近。日。何。察。大。集。政。令。太。急。刑。罰。太
密。委。委。聽。斷。于。汪。道。一。人。而。直。又。倚。耳。目。于。群。小。如。高。英。王。英。同
惡。相。濟。擅。作。威。福。皆。從。從。會。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檢。察。財。不
見。有。無。驚。帖。人。心。河。海。各。懷。畏。懼。使。大。小。臣。工。皆。不。安。於。其。職。前
不。安。於。而。行。放。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太。享。之。世。豈。宜。有。此。嚴
之。思。臣。實。懼。焉。劉。羽。亦。言。東。廠。之。設。實。有。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結。網
誅。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一。時。權。宜。因。而不。華。人。增。設。西。廠。非。舊。制
也。止。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乞。聖。鑒。以。安。人
心。上。覽。疏。書。曰。用。一。內。臣。為。得。保。國。家。安。危。之。樞。樞。傳
官。詰。責。等。後。使。其。政。會。兵。部。尚。書。情。九。卿。亦。疏。直。及。重。英。惡。忌

王慈即去西廠。瑛瑛滿成宣府。後瑛瑛坐誣。蘇外言事。於新于初。而
人莫不快之。○出司禮太監。瑛瑛瑛瑛生於南。宋汪直。直坐廠。士大
天無與。往。惟。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流。久。相。得。一。日。項。忠。過。直。於
途。既。過。始。覺。追。謝。直。不。為。禮。越。素。垂。奕。代。忠。後。發。短。之。直。以。是。恨。越
殺。拾。其。過。不。意。覺。先。既。攻。之。直。泣。訴。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遣
賜。陳。祖。生。二。人。所。獻。使。也。直。中。以。他。危。事。不。容。二。人。出。辭。調。出。南。京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依。舊。制。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職
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罷。直。遂。奉。命。仍。舊。坐。廠。縉。亦。驟。進。用。歷。陞。都
御史。其。復。有。御。史。王。億。亦。言。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
法。傳。聞。四。方。莫。不。唾。罵。之。億。由。此。得。陞。湖。廣。副。使。○下。兵。部。尚。書。項
思。獄。除。名。為。民。汪。直。既。復。坐。廠。首。蔡。忠。過。欲。置。之。死。忠。起。辨。憤。慨。而
類。直。直。不。能。屈。竟。坐。落。職。除。名。
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煊。戶。部。尚。書。薛。德。待。郎。程。萬。里。在
部。侍。郎。陳。鼎。俱。被。劾。罷。職。既。去。汪。直。權。勢。愈。熾。錫。衣。千。戶。吳。紱。等
求。從。直。書。辦。紋。類。知。書。直。任。之。屢。陞。指。樞。堂。與。直。司。事。言。應。計。從。而
一。時。諸。大。臣。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勢。勢。熾。利。道。排。抵。異。已。許。各
自。陞。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召。建。德。張。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為。兵
部。尚。書。先。是。民。山。嘗。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從
聞。上。喜。賜。勳。章。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
應。陽。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提。虛。部。侍。郎。周。洪。議。為
禮。部。尚。書。洪。議。會。手。製。著。瑛。王。衛。國。以。木。代。之。完。製。工。巧。議。者。服。其
榜。所。皆。有。四。書。辨。辨。洪。議。四。川。長。寧。人。初。御。試。以。減。場。中。磨。元。成

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有丞張璠不以爲然，言曰：會師重傳，理當如此。

謹按：賈誼傳傳言曰：天下孝弟，皆由有節制者以奮其之所與。正言行，正道在，右前後皆正人，不與見，能行故太子生而見正。太子供商外朝，講讀之官，不如簡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深其爲言，易入，苟皆正人，其視外廷，蓋不啻若手而功倍是故。孝宗惟得一單官，遂基命，仁宗而弘治之治，至于今，仰之。武宗在東宮，所與宦者，乃馮永成、劉瑾等之八黨，卒亦無所制，制馮流連荒亡之王，純外廷講讀，劉忠、吳寬輩之多賢，亦何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遠次多在文而內廷朝夕侍從，乃有益焉。嗚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與。

福建上杭盜賊，詔起終養，食都御史高明討平之。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一，母病甚，明焚香額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登進士爲御史，有壽，歷陞今職，持正敢爲，以二親老，懇乞終養，明征閩盜，既平，勅留巡撫福建，明復上章乞骸骨，納符教，徑歸後數年卒。○南京翰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皂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倫不受，旣疾，辭歸，結茅屋於金牛山，取給於隴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攜粟糶矣，之旁舍求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家居垂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

正德中追諡文毅。謹按：章叔山語錄曰：第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者，一峯則有，而飲飲水浮雲，實貴之意，其一峯則有，而飲飲水浮雲，實貴之意，其一峯則有，而飲飲水浮雲，實貴之意。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繼宗知嘉興府，有園亭，積熟，嘗嘉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

春差太監劉備鎮守江西，先走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後去，天順間，後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未取回，因地方有事，一何停差，至是始復設。謹按：先共各處鎮守，太監輩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可證，蓋達鎮守官之盛，後矣，今正統時，天下十三藩省，無不無鎮守之設，則至正德中，聖天子龍飛，始然，一切軍器不復設，斯世何幸與。

春差太監劉備鎮守江西，先走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後去，天順間，後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未取回，因地方有事，一何停差，至是始復設。謹按：先共各處鎮守，太監輩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可證，蓋達鎮守官之盛，後矣，今正統時，天下十三藩省，無不無鎮守之設，則至正德中，聖天子龍飛，始然，一切軍器不復設，斯世何幸與。

六月建整饬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請戍四川，重慶衛將巡撫陳鉉行事，華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法，直亦來巡邊，鉉懼見罪，乃服違迎，除道飾館，供帳鮮備，厚賄參隨，見直叩頭，趨鉉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視其左右，鉉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安起還，舉謂安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及。

已亥成化十五年。春差太監劉備鎮守江西，先走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後去，天順間，後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未取回，因地方有事，一何停差，至是始復設。謹按：先共各處鎮守，太監輩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可證，蓋達鎮守官之盛，後矣，今正統時，天下十三藩省，無不無鎮守之設，則至正德中，聖天子龍飛，始然，一切軍器不復設，斯世何幸與。

春差太監劉備鎮守江西，先走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後去，天順間，後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未取回，因地方有事，一何停差，至是始復設。謹按：先共各處鎮守，太監輩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可證，蓋達鎮守官之盛，後矣，今正統時，天下十三藩省，無不無鎮守之設，則至正德中，聖天子龍飛，始然，一切軍器不復設，斯世何幸與。

春差太監劉備鎮守江西，先走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後去，天順間，後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未取回，因地方有事，一何停差，至是始復設。謹按：先共各處鎮守，太監輩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可證，蓋達鎮守官之盛，後矣，今正統時，天下十三藩省，無不無鎮守之設，則至正德中，聖天子龍飛，始然，一切軍器不復設，斯世何幸與。

春差太監劉備鎮守江西，先走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後去，天順間，後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未取回，因地方有事，一何停差，至是始復設。謹按：先共各處鎮守，太監輩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可證，蓋達鎮守官之盛，後矣，今正統時，天下十三藩省，無不無鎮守之設，則至正德中，聖天子龍飛，始然，一切軍器不復設，斯世何幸與。

恐遂朝廷遣定西侯將馳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勸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勸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

文升所禁者皆微器非廢器也士論惜之
謹按文升所禁者皆微器非廢器也士論惜之
文升所禁者皆微器非廢器也士論惜之

九月罷戶部尚書楊昂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達等時
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昂王復薛達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昂乞致任從之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文等詢江西時事溥答以南

直諫大執請以歸諸公比直諫大水皆溥與薛基當之受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眾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且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達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奈薛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乞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於汪直復喉科道重劾王復薛達與禮部尚書柳幹當罷直從中主之傳旨並賜歸

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銳諳熟馬文升復說汪直正功固能已亦得傳進於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者欲糾三衛人馬入寇請出師討之有旨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余子俊以為禦

我宜先守備建州邊備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僉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於上命撫軍侯朱永總兵陳銳提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陸實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規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捕焚其廬舍而遣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庚子成化十六年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為辭擁聚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傷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確春火蒸以泄其忿槍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敏以前功賞在卽乃隱匿虜情不報恐阻其實於長遠地巖然屯堡屏跡弗克耕耨矣○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水三

千石進朱永保國公權陳敏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憲陞太僕少卿遂進右金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太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後託外戚萬壽言于上固留之侍讀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敏等有罪詔各罰俸一年時巡按遼東御史益珍劾奏謙敏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於陞賞故將虜情隱匿待陞賞事畢然後陳贖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

請旨詔從輕罰俸時敏已遷戶部矣○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廢五丈餘

犬餘

謹按雙龍山小耳特屬陸軍官把事置軍符以定遊衣服男僞以從
上益愛之
 七月下御史趙珍欽請成遠東珍既劾陳鉞等被旨罰俸欽怒學院
此其志也
 事王越繼珍既而汪直起遠東欽出迎至五十里所訴珍奉趙風
何京廷
 旨見勅直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迎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心腹
宗義等
 指揮往同王宗義審勘宗義等何直意証珍遂械珍赴京直粹珍入
宗義等
 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拜勅無敢與辨
宗義等
 旨請成遠東共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 旨各罰俸○
宗義等
 議征安南既而罷之特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
宗義等
 汪直因欲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
宗義等
 事大之禮不虧叛越之形未見一日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猶
宗義等
 未已傳 上旨宗永樂中調軍數將劉大夏亦在職方故置其兼徐
宗義等
 以利害告子俊力言沮之乃寢。
宗義等
 謹按程璧後世陸軍力事其汪直任安南之事尤偉夫汪直是時
宗義等
 矣安南之役使直復得志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本兵諸公
宗義等
 力沮止之豈非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宗義等
 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中官
宗義等
 有朝鮮人獨之地事下兵部議時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
宗義等
 朝鮮貢道自稱獨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行四百三
宗義等
 大儀此
宗義等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
宗義等
 其請○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紱下獄既而釋之謂巡撫河南
宗義等
 時秦府校尉橫民苦之紱悉檄治不少貸秦主不能堪秦紱就秦

賜秦紱
 親藩 上怒遂絀下錦衣衛欽命內臣黃章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
賜秦紱
 故衣數事等回奏絀貧狀 上親閱其貨喜欽良久詔釋絀繫且賜
賜秦紱
 欽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
賜秦紱
 勢震赫擬 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絀獨與抗禮署不為屈直
賜秦紱
 以 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絀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
賜秦紱
 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營否直獨稱絀廉能 上以絀疏示之直
賜秦紱
 叩頭伏罪稱絀不置 上釋之
賜秦紱
 冬封王越為威寧伯時越借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勝處
賜秦紱
 營所任亟發兵襲之擒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
賜秦紱
 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史汪直及越子姪家人員功陞
賜秦紱
 實者衆汪直餘孽都督王喜陞錦衣指揮○兵部尚書余子俊丁憂去
賜秦紱
 位改陳鉞為兵部尚書○進國子監祭酒汪直禮部右侍郎仍掌監
賜秦紱
 事子俊弟潘廣東梁山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特士子為文以奇怪相高或
賜秦紱
 不可句潘考南京鄉試及會試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悉誦不恤也及
賜秦紱
 為祭酒尤詳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焉
賜秦紱
 詭異之行以徵名潘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禮於中正其筆太
賜秦紱
 學論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微密過之
賜秦紱
 謹按 特行嘉獎舉子樂悅時才放曠號江而才子文詞放誕傲視
賜秦紱
 謹按 特行嘉獎舉子樂悅時才放曠號江而才子文詞放誕傲視
賜秦紱
 兵制日異四路以此西征文莊所撰使談終身不第立文莊之
賜秦紱
 慶業也無與歐陽公之引別裁
賜秦紱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蕭春所請造辦買進貢均係
賜秦紱
 餘戶因言 國家具年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
賜秦紱
 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

經營戰伐之事無創造營作之大富強反有不可及何哉以害財之
 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
 遠近親疎日益繁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官賞有節今四
 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廢修廢
 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
 以堅今街衢克斤矣初土風淳質今人情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
 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變措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為繼况又更啓它
 端而益以雜用何以善後哉
謹按成化間去國初時尚未遠風俗猶未至如今日俸祿之甚而
 謹按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何如焉言世變江河可
 嘆也

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勸東宮莊田時京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
東宮莊田
 東宮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怨之訴於朝乃
 遣通備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瀟曰田如歸我讀官可
 得也瀟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
 迹卒以所占田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賦率三升同事者有所忤瀟
 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留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山東民穿
 窖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懸樹上作聲怪而破之識者云此寶龍能
 照數里

辛丑成化十七年
 春命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守士徐溥少詹士王獻為考試官取
 趙賓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河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關奏乞遣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

容言獅子固所獻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駉服
 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諫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塞獲達賊十八斬首百
 餘級加越太子太傅歲增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俞事王信上
 言湖廣鹽課雖曰腹心之憂實無能為但我軍茲點之徒利其糶發
 可以邀功為今但選精銳常加限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
 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欲種未竟饑饉已空機杼纒停布縷
 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守今大加存恤三司方面
 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
 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眾職為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
 都督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靜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
廉公有威
 福尋自解不為亂增州及武崗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
 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酋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
 虐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役尚敢反耶因請
 為信舉肩與以示敬信為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襦飯間居數
 展玩經史出入省闕從人莫敢犯屢領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
 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道也總兵權
 者皆為子弟奉官信絕不為只令請暫台力劉大其嘗言云予在本兵
 且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謹按我朝行臣廉正前如山公等
 王公信有所謂絕無而確有者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刷祥卒祥蘇州人木工也能王大營繕永樂
 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

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右吳興補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遂絕意舉。于樂築一室名揚春。日杜門。獨默其中。以明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昔始從吳。則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盡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扁白。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倦。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合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為學。須在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後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評讀竟之。龜山不如也。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符樸羅倫。檢討莊景章。皆樂與之遊。既而獻書編。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使彭韶。既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汪。大。監。汪。直。有。罪。獲。職。其。黨。威。宰。伯。王。越。章。爵。編。管。安。陸。州。錫。不。指。揮。具。細。請。成。邊。兵。部。尚。書。陳。誠。工。部。尚。書。葛。綽。並。除。名。為。民。餘。貶。請。

有差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跡。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請天。下懷懼。有中官柯丑者。善懷。謀。毋。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諷。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醉。酒。一。人。伴。曰。其。官。至。又。罵。如。故。又。曰。獨。至。亦。知。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道。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始。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鑿。斧。趨。踏。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鑄。等。劾。丑。欺。罔。弄。權。請。先。與。王。越。兵。綬。戴。緒。等。結。為。腹。心。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竊。又。聽。信。陳。鉞。誣。執。楚。州。進。百。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仰。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見。竊。偷。之。謀。為。要。竊。陞。官。之。計。賄。地。極。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屠。戮。致。使。北。狄。積。怨。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使。九。重。宵。旻。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藉。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塞。之。戒。上。納。其。言。即。令。三。法。司。會。多。官。參。核。覆。奏。遂。逐。直。并。其。黨。黨。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憲廟安遠大... 政綱多王... 姓名各塗... 又按三代... 又廣西通志... 人多論世... 似此...

癸卯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東宮每起
 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
 如禮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麓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差
 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礮器械為戰守備喬新獲虜
 謀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獨之會虜引
 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璽都督俞寧克總兵官鎮守代州三
 關時虜酋太師亦師馬亦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過夏米
 莊中軍失利璽遣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銳甚重大呼虜
 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則無道類矣於是聚爭奮死戰斃虜
 齊發呼聲震天地璽營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鐵甲益急斬獲十餘
 級金盞驛將軍劉寧兵至公為一營中軍散卒多來歸兵勢益振賊
 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陞職○權賊方即中劉大夏為福建右

恭政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賢澤甚著時虜寇大回邊帥失
 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
 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於尚書莫一往見大夏異謝辭之卒不往
 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
 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
 行其事當如何能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
 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河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
 福建恭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得至今日乃恭政
 布政之力也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忠至弘治中始卒蓋襄毅○請巡撫陝西右
 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右恭政時陝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法因
 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教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
 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諷之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湯上
 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為名黃緣傳 旨與官不由吏
 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致至有脫臼除太常卿
 者名曰傅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汝省繼職皆芳之所薦引尤尊顯
 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為芳發也故芳輩譖而論之○起前兵部侍郎
 鄭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竟給雪詔

獲其官致仕至是起為巡撫文升於遼東凡三任樹勛績東人尤

思之

冬旱無雪十二月詔然傳奉官十餘人翼日大雪先是鄭時論梁芳

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

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申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

官不論有無勅書俱擬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

六人於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議

謂納諫純狃格天之應○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

務自古命將出師謀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重

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

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

用步軍十人駕拽行日繼以為陣止則積以為營車空缺去處用鹿

角作補塞九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

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田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

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頂

車營取便策應用有足之城策不伺之馬此復萬年守邊簡易之法

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軍營圖其二棧兵軍營圖其三棧鹿角柵

營圖其四下柵柵營圖其五棧柵營圖其說其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教士卒

甲辰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

二山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庚子劉健為考試官取儲繼等三

百人

三月廷試賜李長白錢王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改巡撫兩

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奏養務○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

英還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少保其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

餘民多積在鋒鏑及走散嚴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川

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覘用兵得成其報英深

其弊蓋及前政竭力勞來下今撫韓韓韓各安生業約將士寇來

自守不許輒進兵諸喇珉有倡亂者將首惡誅之而釋其有從之

道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皆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

四十餘萬如天河湧浦粵閩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

貢上手勅褒獎編其協謀撫治使對營之氣化為緇珉視彼勞師

殫骨殫成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

謹按有國者之於民也豈可不無德義之仁亦不可無智德之

宜也無則即放蕩公棄不存不存則天威既廢武備弛懈之非武

安陽泰不則公莫不不得不反前政策而後之非始也亦宜也

之誠實者際焉思通乎矣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于人士少學舉子業稍厭之既而

聞其聘君與稱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於是盡棄

其學一以求道為心專用心於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

以故名稱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

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為不倍數夢秦然感為之慮或曰以

仁義潤身以牙豕潤屋足矣入與學者講學為第一怕識其不真第二怕
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而入於神學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焉
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哉學舍事李齡聘請至教白鹿洞書院
准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
素錄

謹按本傳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一出於正未有
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錄于湖敬齋所居素錄其言精確清言
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所見之外惟此耳蓋國朝敬齋讀書
力行可畏其讀書錄由涵養體察所得非考索於詞義然其書
者其尚有以錄此哉一
亞氏致明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字做成併李錄中言
敬齋詩卷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畿內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皆旱道虛部左侍郎兼學士徐溥代祀
極鎮河濟諸神

秋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之許便宜
行事○東廠太監尚錦有罪擬職以太監陳準代之銘提督官校刺
事怙寵弄權濫織縉紳中外畏之黠貨尤甚於汪直時天下諸司朝
覲群趨其門惟湖廣按察使張悅不往至是卒以貪敗省不誅以準
代之準廣東順德人為入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
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濫受其
家者今準按之準不忍巡邏屢日閉門自經○建大鎮國承昌寺下
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敬獄并請遠州先是僧繼
職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資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
術得傳為法王賜美珠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於上發內庫
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新毀民居擬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於是

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後震動搖日月繼野
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餓
死填路賑濟無從可為流澆而僧繼職乃欺罔聖德發內庫銀數十
萬建大鎮國承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怠人怨日興
臣謂不斬繼職曠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
引用奸邪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官買辦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庫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
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
芳繼職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
畏死不言以為陛下仁聖之累耶上覽疏大怒下俊錦承衛獄
張敬上疏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論俊雲南姚州判官徽蔭宗州

知州時言路久塞奏諫噤不敢出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天下俊福
建莆田人徽江西吉水人○以山西陝西等處屢次饑荒今天下生
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
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五石六七品四十五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
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從太
學士萬安等之言也

謹按是時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承昌寺而今生員納粟
而量錄亦無一人言其非者時事可知一語為林公子然為
而量錄亦無一人言其非者時事可知一語為林公子然為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還將失利命定西侯將宛與總督尚書余子俊
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琬等出大同出野口開虜已徙帳而北
俘斬其有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益困請班

詔許之

謹按何者新與太學士劉爾書曰爾謂之我不可數勝我則民生... 詔許之

今天下殷實須備倉無者創之先年曰旱上令朝臣議求所以禦... 災之術大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飲之於豐稔之秋散之

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工部王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騰... 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璉上言

日食

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戒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 蘇重因疏星變為聞堅干疾妖僧魯應死任千金廣遂忠良所致又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 承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誣我不然彼安知我官中事舉所

用御視櫛之恩免冠冕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為鎮撫司曰若等語梁芳合謀傾俊... 死若等不得歸生乃徑歸卧于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使者旁

尚書王恕上言切直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三月泰山震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
未相繼震震于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救災漸繁上頗有易樹意
而未宣露會飲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往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為兵部尚書尋復改兵部
史巡撫大同

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珣乞致仕許之時李孜
省左道亂政動輒國本珣力諫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於
位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構以飛語假借優以中傷之又使邏卒嚇
之求退珣即疏乞致仕歸養珣性至孝母沒廬於墓側三年父繼沒
復廬於墓側竟致厥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
諡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於上賜額曰昭賢

十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奏預機務
謹按彭華字天順中彭華為編修以多支府歲生除名彭華大諱
諱按開卷若狂如尚書李華彭華之文與萬安結為心腹以故
陳銘與彭華同列彭華相繼斥逐華之力多與史累百
言皆其詞云
守澤長記化中一萬安食校劉珣任職劉吉成制皆為
天下所聞時彭華官好考玩中外有結內臣遊玩則與彭華
以是府庫時彭華蓋三人不出一語詩故故時有低語三則老
雙六尚書之歸吏部戶部與劉珣皆山東人亦一黨萬安彭華
一黨彭華則歸劉珣被安以請珣去之是亦一黨萬安彭華
彭華去之一空建按當時內閣三人能劉珣為彭華去山東人
彭華或曰彭華歸國史正為明辨此証云然則自論江日後數年
朝小弊漸大不測冰消或與

食御御史高明平明廣信人除不職吏宣泄冤枉所議獄條多著焉
令成化初擢都察院副都察院不職三十人理兩淮推諉劾清巡撫法

狀又造券亭平揚州益寇置未定縣風即才幹時望有然至于以河
徙無常不欲定賦稅之額民大便馬活無辜之衆釋為從之民陸德
尤匪細云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當錄後
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
保今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者無與比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請恕南府通判○罷巡撫大同左都御史余子俊于俊
在大同議脩邊備依倣榆林所已行者為之工程已有次第有忌者
論其廢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謙借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俊
太子太保今致仕○召南京禮部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
學士令人內閣奏預機務直江西大和人李孜省薦之也舊制無
有南京入內閣者有之自直始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初
為御史督學南京累官今職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官買備賑濟務
為惠養計市舶中官常春倚進貢為姦利役戶苦於供需時減三十
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通販販易詭稱門答刺國使臣春利
其貨不問選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海以獅子來貢將
浮海還國云欲往蒲刺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買胡為圖利耳使
墮其謀必貽諸番之訕春怨選每事沮抑乃誣奏以他事詔遣官往
劾文致以罪竟遠選赴京廣人數萬號訴於詔使擁盾之不能得選
在道病作行至南京卒選立志以古賢聖自期待有奉其儉操復誠

避勝曰此名言也
今人知此
此三言
謹按情者亦難
有亦難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

從之舊例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

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

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為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

品級調簡僻衙門用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為

定制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故為此以為相察之術然人亦無譽之

者○國子監生鹿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臣鳳翔驍遊人

慷慨有氣節買入大學通問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上帝之祭酒費聞弗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

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過百勞之曰衛言是也棕棚

即拆卸矣命吏部銓選時與臣七品正官聞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

下後授雲南碑知縣知縣卒○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

府知府李孜省恨守隨不置諱之于上會守隨以朝覲至京既辭

朝行矣忽中官傳旨問吏部何不聽守隨部無能對乃令其履歷

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南寧

知府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董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獨考試官
取程楷等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廷試取費宏劉春徐瑞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進李孜省工部

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五月工部尚書王二薨卒

八月上不諫是月二十二日上崩

九月初六日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皇太

后母后王氏為皇太后冊免張氏為皇后○上皇考太行

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號憲

宗○李孜省有罪伏誅情繼廢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御

常恩等俱請伐遼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

奪累次降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居住○罷吏部尚書

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璋等以附李孜省也

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流飛起西北巨東南光芒燭地瓊瑩如龍朝

寧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鄭裕上疏言星變見於

朝廷益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

少師萬安持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傅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

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

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城秉節勁可察大姦巡撫

直隸都御史彭學謙純正可決大疑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

不退豈無自哉官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
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皆曰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
二歲能文章詳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卷竹無繼晷之給則

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屋且如是者三年文思普拔數千言立就
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
偶賜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借道出三
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
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怨笑而不吝是年王城
卒○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
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璧延款于家遇題畫
死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術
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數斥且晉惟與都智及御史楊萬中書舍人
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謂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皆有名
人
目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納諫
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與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
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麻績
遂補咸寧○莖茂陵○詔集議桃廟 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
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於制當桃廟乃下禮部及群
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 天子禮七廟禮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
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以功論不
以統論也宋之信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圍非稷契比議
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
太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何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憲廟升祔
請并祔 德 懿 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祔盡則以

太祖擬周商稷契而祧三載于後寢拾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讓及侍
郎倪岳議以為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
哉 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
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懿祖當於太廟
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
仍居舊位以應古祧祭之制 上從之○建祧廟於太廟正寢後奉
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第一室 仁祖
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
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祧祭之禮○召王恕為吏部
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
還頃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謂正力言于 上請去萬安而召恕
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 智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
以事君苟且老先王勿受官職先請見 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
於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
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 上曰朕用憲親王直故事
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
尚書喬新久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繼陞之
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今喬新姓去南京
萬安默然○擢少詹事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
彭韶為刑部右侍郎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為

東莞 陳建 纂輯 鑒定

孝宗徽皇帝 御名祐生 憲宗長子 敏天明道 誠純中正 聖文

戊申弘治元年

正月權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從河南洛陽人○召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

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二月上耕藉田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樽劇承應或狎語馬文

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資亂宸聰耶即斥去

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仰位之物不宜報罪言官於是得釋

時論題之

三月上視太學謁先師○勅脩 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

事儲燾上疏薦舉諸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

士教額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唯借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

五人以直言殉國必不愛飾厚身今昔棄之變夷後南之間毒霧瘴氣與死

焉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實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

與其旋求敗練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之○

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何

墓所賜額曰旌功侑有司春秋二祭特於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

稷宜酌諡廟祀從之

謹按于公謙起為河南府公廟在馬軍營舊天順初公被誣死

諡按于公謙起為河南府公廟在馬軍營舊天順初公被誣死

諡按于公謙起為河南府公廟在馬軍營舊天順初公被誣死

諡按于公謙起為河南府公廟在馬軍營舊天順初公被誣死

諡按于公謙起為河南府公廟在馬軍營舊天順初公被誣死

記之李夢陽為之記杭州後復以下謹觀仙于習格良仙也

少詹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疏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於王前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

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詢于四岳闔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

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官僚伏觀陛下儼然

端拱朗誦經書備臣肅然進講略陳訓詁未嘗降一席問以考究聖

賢之與旨帝王之至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

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能如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

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手儀而已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言

語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群吏之

情弊萬民之疾苦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

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伏望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人臣之

執為忠邪政事之孰為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為而興亡皆

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復日輪內閣大

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

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隱字與義則錄示講官

使解或召問使對陛下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

時少則慈察而心清或少而理明則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

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殿而內閣及府印院寺大臣及科道官

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殿而內閣及府印院寺大臣及科道官

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殿而內閣及府印院寺大臣及科道官

輪番列侍遇有大政會議使人各盡其謀 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
 本進者則召內閣面議而批答之凡內外官員辭赴任或自任所
 求見者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論時政或詢賢才以及地方之利病
 兵民之休戚俾各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忠邪而加黜陟焉既行
 焉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以天下之耳目為一已之
 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網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
 高談詢岳連聽為好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政事不必與群臣
 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九百題奏皆
 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臣恐積弊未革隱禍已深不但
 如目前所慮而已 上蒙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講保治奏狀言正
 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
 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大臣與左右之人相見者不
 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聰明於門客門客之識見
 未必盡合公論或得於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是故以直為枉
 以枉為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真必須 陛下日御便殿召諸大
 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
 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落沃 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謹按王端毅之言正與傳文相合 孝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
 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
 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為
 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致瓦傷物飛驚擾 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

俯省先是大學士萬安拜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
 諂昏夜欵門祈免種劾建言欲起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九科道為
 聖情林納者悉謂由已自此人無復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蕭侍
 讀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當以輔道之臣為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
 獨劉吉尚留深結科道昏暮欵門乘夜取悅無所不至首啟萬善依
 怨宮壘凶焰燦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數吉十罪自謂李
 林甫之密口劍履買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宜亟譴斥以應災
 異以回天意可也既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
 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
 遷御史湯鳳及壽州知州劉繁下獄為人所抗奏喜為大言以風節
 自負先是印馬語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
 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
 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裁日司禮監宣稱人傳旨以疏已
 符中疏大言疏不出時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身然遂出益肆
 志自負多以草疏示人已而安直皆免為與李文祥等日夜嗚呼以
 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
 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利使伺察萬家善也知州劉繁與書言嘗蒙
 一人牽牛陷澤中荷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 困姓此國
 勢傾危賴翁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萬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
 勸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鵬及築下錦衣衛獄
 六月建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給事
 中林廷玉言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賞有象

軍機處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欽法慎重
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
吏部得出爲茶政容泄浙江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察
者其言有法齋稿救國雜記等書

謹按以文重之賢而當待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道時行人
對以罷去忠諫之士胡堪等請近年考察多將到直有爲不
肯遠避交結之人則之致令人才缺乏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謂
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受人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古庶幾之
持其所親者自志兩經考得完壁時有處落不來天波眼
庶幾重現地無虞之謂是謂我
朝考考察之德以爲影響之術然其如多私弊公何哉

已酉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子俊嘗語人曰
大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

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而思爲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
云○請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爲成
寧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

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奏議朝政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邊
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迤寒至兩河城曲河水陷溺死時年三十○
請御史湯壽知州劉景茂甘肅賊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更
目先是景茂等既下獄馬文升等都察院以勸受察覈遣諺朝政問
克軍察比擬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爲繫
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克軍時古懋智嘗
勅已願歸衣衛因爲獄連及智併下之獄逼供與等往來誹謗
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諫疾不爲判案獲免乃請石城後二

年卒年二十六

謹按名臣錄中爲豫詩有日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首史
蓋其府則如何日望見衣榮只此特位顯大不無一事孤臣萬死
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志溢於言表余于其言謂人臣以王道爲
心生靈爲念自宋諸儒沒後如郭汝愚者世不多見使天假之以
年其所成或固未可量而不幸短命死矣惜哉其謂郭汝愚之尤
大類方

大理寺評事夏鍬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
言得罪大官無流罪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請從之若則愈足
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
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
無其名非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

謹按周鼎書天下之士亦以此多而後之近世之士大夫亦每
效之以矯美名于一時及其既成則皆懼之日此何傷哉是故仕
宦之第一等也其人亦自謂曰吾善者之能者耳矣不死則必能
宦士君子立身事君而願如是哉建請受大理之言爲人君不可
不知少谷之言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滽
回掌院事○謂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嵩爲
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
備官奏其刀證劉吉票旨今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昂奉命點軍
不宜調吉不聽復票旨云周紘張嵩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
展轉刀證挾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想復奏言天下大事實難
而已實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及
實縱點操之官何以使人哉吉猶不從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其聽

高乃得政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為務。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怨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皆守備南京許奏給事中方向等吉要旨貶請殆盡慈憲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大僕少卿曰思明為會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嫉嫌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西域撤馬兒罕遣使進御夷人所過橫為侵擾禮部給事中韓昂上言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遠受夷人貢御恐無以方來獻者况淨梅之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上不置如嬪嬙體不立焉後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

大十一
女十二
女以備
上嘉納之

謹按李夢陽曰孝廟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嗣之不適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事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漂溺死者甚眾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關失○時皇莊屬民戶部郎中周幹

天子藏富於民皇亦有莊願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亦宜革竹莊如例限三分貧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疏入詔中

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觀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文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一

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伍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流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至剛等各有所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自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謹按國初定律六賦計錢定罪不知何時始受例為估鈔矣自估鈔例行後贓銀二兩估鈔八十貫坐死贓銀一兩估鈔四十貫坐絞罪輕重不倫故不得不變為雜犯許贖失二者皆律法之失而許贖之禁嚴重文獄亦請大刑律有詳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案為之禁嚴以法輕易犯贓吏益肆其非聖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即大翻制法犯贓吏益肆其非聖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即法亡如應都察院所請決贓罪臣益貪不恤成宗深重發凡成法而珍孔已如此况於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推幸有重其賢欲授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婆娑也守制三十年今已老矣豈曰直而攻節耶○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

按生員史與錄事判治以兩制行後生人教育有限今因
得已不則焉然其志之則矣何能為按清軍旅既荒之用出於不
復有學識之者也
世變于茲益變

癸丑私治六年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任洪武永樂以來凡百
司朝觀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
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面而少微瑕黜之黜者亦不敢
訴大學士丘濬因言干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初官
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三十人乃
初九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有會集實迹者亦勿

黜
一謹按我朝考績之法利權而與黜陟小而害大茲此法止解于
異已之弊一定下司阿諛承迎折衷下考之弊一也在位至顯要
前後來事備尤百多變異於國成然受而之善者什一變而之不
善者什九

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請旨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倫練子寧鄭道輝公
易齊秦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
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
言此皆不知

顧宗之心帝王之業者
太宗嘗謂群臣曰入君立賢無方學于字若在朕國皆用之
石崇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批沒有
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色行者且仁宗既罪李靖勉而日
後又有文忠之謫英宗既誅于禮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推
尊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表諸臣九廟聞之豈
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火癩
蒲併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蘭為考官取汪俊樂
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毛澤徐積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
彭韶罷先是元舉求言詔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至英
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蘭萬通高承之刑皆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
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
太子少保諡惠安

一謹按我朝考績之法利權而與黜陟小而害大茲此法止解于
異已之弊一定下司阿諛承迎折衷下考之弊一也在位至顯要
前後來事備尤百多變異於國成然受而之善者什一變而之不
善者什九

以右都御史白昂劾刑部尚書○權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副
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役決後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
侍郎陳瓚治之瓚乃命大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
學士在滯亦陞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滯以內閣主恕上
恕以色澤等不宜居禮書下途噴有頌言與滯成隙道太醫院判劉

文後例來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愷怒遂許奏怨變亂選
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三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處并封所刻傳
進之上疑知實直名恐上疏自効乃下文奏撤陪御醫恐不自
安懇求致仕時人皆疑文泰之奏謂陰險之然海實不知也於是
言官交章劾奏始嫌妨賢乞賜罷黜上不聽待濬愈厚○改禮部
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禮部左侍郎倪岳為禮部尚
書○命孔彥純為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衡州孔子廟配彥純宋傷
聖公孔友端嫡孫裔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衡州為闕里子
孫乃世襲衍聖公號入元始廢進祭田五頃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
職以便奉祀

甲寅私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第九人 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
秦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敬華
奏乞增辟地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察歲荒
歉祿米多缺故也○夏命大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協同都御史劉大
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十餘里具察利害乃
塞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急張秋乃下流襟喉未
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
患候其稍乾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塞遠
河水盡東流由東南舊壘河以入于海決口瀾至九十餘丈根連愈
期時說言津勝謂河不可治宜復而元海運或謂陸戰雖勞無慮乃
復命與等協治之○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顧長沙府同知賈

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
而財力匱乏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官屬焉
夏秋宜戒飭后戚防禦慮疏上與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遂
奪銳衣衛衛尉道交章論救乃滿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
秋堤更名平安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兩浚黃
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齊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
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一派
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滿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昨城經
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至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上命
工五旬而事竣

謹按承業中曾發丁夫十萬于中梁下二十里開濬管黃河亦
世之制也治初白公身獲自東于東北至興濟壘小河十餘引水
發於二投去今皆未建其壘跡尚存也至嘉靖十年河在兩堤
而人滿奔塞黃河皇陵後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
無所分而一注不足以及并塞全河之委也便用宋張謂君王之
又按金堤古原有開封府東陽縣東堤大名所濬雙南樂縣東
吳堤呼稱金堤之遺跡黃河之故道合諸壘之草更馳永樂之
茂功推古壘今均均可行昔人有作趙均李之見或有取于黃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會事候總經督哈密還京下欽哈密在肅州西
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盧唐之伊州魏都回回雜處之國也其
北天山與危刺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
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今為西域之喉嚨以通諸
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及字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
國事成化九年王魯番王鎖糧阿力便哈密虜王解金印以去其

逃居蕭州及善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送。十四年續種阿力死于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長善兒種也二十年遣使入哈密耳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毀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教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諜聽三種頭目音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鞑靼別部強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服心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駕亦浦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賁勸諭阿黑麻順天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備加峪關捕通阿黑麻詐回夷二十餘人奏殺其勇成廣西海等遣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秦政議任倅問任駕亦浦速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間。

上命加峪關絕不與通
謹按張海侯謙來則撫之報則絕之不可加兵此
初遣臣之與哈等始有苟且歡功之失焉行成化弘治以及正德嘉靖數十年間靡克有定也特有其未敢先詳其本
乙卯弘治八年
三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諡文莊濬有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師家眷注馴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

德聖期多病自庚戌以來無歲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免朝奏專令內閣辦事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瑣瑣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於世。

謹按名臣傳曰在文苑稱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心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清遠之真無出其右者
又按聖朝抄曰丘公集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及至老手不也歷官四十載廉節所入俸得指揮張淮一國而已京師城東第始終不易其直諫三也馬學以自得焉本以循理為要而實至事則不面檢毛抄撰治廷對策多出小學史蹟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陳白沙王三原皆指其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二公之歸人皆疑其在沮之操公素養子詒法例得文正文法而體得以此夫
命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入內閣
參預機務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李東陽早有奇氣四歲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脩累遷至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也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奉
聖旨李東陽謝遷着內閣同徐溥每辦事○召治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為戶部右侍郎○安南侵古城古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時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飾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

若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
梁章濤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蹟于祭祀。時謂帝欽臣等。請實
屬書。若邪說。僅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若實欽其
議。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務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
悅也。上嘉納之。

謹按。內閣學士之職。疎未敢請實。蓋之居此職者。宜知所以自盡
不為得十八年
之治。取有由也。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略哈密。入其
城。而遷先是。張海等。既標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言領兵一萬
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夷數百。株哈密時
肅州。撫夷指揮楊勳。以奏爭至京。肅熱。詔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詞

以策殺牙蘭之策。謂從軍東。銜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謂軍東。番兵三
千。為前鋒。以漢兵三千。為後援。各持數日糧。餉程。取之必矣。
文升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翁策。進借軍至。慶州駐師。嘉峪關外
侯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
預知。率眾遁去。惟餘番夷八百人。登臺有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
屠之。進不可。乃止。世斬首四十餘級。而還。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
裕。卒。謚文恪。裕遺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
約蕭然。無異寒素。奏儀。精神世濟。其美。

四月。張敷。擊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標山中。為述朝議。且用兵。馬文
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校。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十二月。瓊。嶼。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爵。臣。同。加。脩。省。直。言。開。失。戶。部。主。事。燕。汝。胡。燿。上。疏。
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燥。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不。保。
災。之。大。者。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有。知。者。而。李。廣。揚。麟。引。
用。勳。良。輔。等。左。道。惑。亂。聖。心。齊。懸。糜。膏。腐。瘞。連。在。外。如。虎。狼。橫。行。
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贈。
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贈。前。額。後。苟。且。塞。責。陽。徵。陰。盛。災。異。曷。
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惡。消。乎。疏。入。人。皆。為。懼。危。既。而。廣。
等。果。以。賍。敗。由。權。啓。之。

丙辰。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
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璣。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推。吏。部。左。侍郎。周。經。為。戶。部。尚。書。時。王。府。多。委。欲。自。領。河。汜。所。購。
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奉。
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菜。食。以。
濟。邊。且。各。有。分。地。若。今。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
鹽。勿。給。文。有。旨。取。天。倉。銀。為。鹽。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
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推。禮。部。左。侍郎。徐。瓊。為。禮。部。
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徙。祀。孔。子。廟。度。○六。科。都。給。事中。
鳳。洋。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

丙辰。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
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璣。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推。吏。部。左。侍郎。周。經。為。戶。部。尚。書。時。王。府。多。委。欲。自。領。河。汜。所。購。
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奉。
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菜。食。以。
濟。邊。且。各。有。分。地。若。今。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
鹽。勿。給。文。有。旨。取。天。倉。銀。為。鹽。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
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推。禮。部。左。侍郎。徐。瓊。為。禮。部。
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徙。祀。孔。子。廟。度。○六。科。都。給。事中。
鳳。洋。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

丙辰。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
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璣。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推。吏。部。左。侍郎。周。經。為。戶。部。尚。書。時。王。府。多。委。欲。自。領。河。汜。所。購。
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奉。
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菜。食。以。
濟。邊。且。各。有。分。地。若。今。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
鹽。勿。給。文。有。旨。取。天。倉。銀。為。鹽。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
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推。禮。部。左。侍郎。徐。瓊。為。禮。部。
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徙。祀。孔。子。廟。度。○六。科。都。給。事中。
鳳。洋。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

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王王許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洋等率同
列交章論救 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耻不得致
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重言官爲國盡忠
而繫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關失誰肯言者 上乃釋之○時中官
李廣以燒煉藥被罷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泰外不得一觀
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
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
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
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
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殺方士柳泌
竟亦何補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祀師殿及番經殿皆燒燬無遺神如
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
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於感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豸木異
四方奉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從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
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于己私治十年
奉命內閣及翰林儒臣恭侍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查出
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脩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
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
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二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命司禮大監希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

陽謝遷至文學殿叩頭畢次上曰看文書司禮監大監取摺臣奏
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數溥等者相與議是批詞以次陳奏
凡乃錄於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
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該從各顧問謝謙
當然後此各叩頭賜茶而退李東陽燕對錄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
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擢天
之明曆廟筭之周詳無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召前左都御史王
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先是越奉
諭居安陞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越至鎮以勇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擒之斬首百餘級
奪還所掠人畜甚衆○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根草將托邊
倉場告之大夏受命經理湖行向書周經謂曰北邊根草半屬京中
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割以取禍大夏曰處
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使至彼國之既至召
上父老日久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簡云其倉穀糶幾于石
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糶者米自十石
以上草自百石以上俱准告糶雖中貴子弟亦不兩月倉場官積
有餘養往時糶法有來告糶者于石草于萬石者方准以致中貴
子弟各相爭爲兩方轉買邊上軍民糶草性極難運至自大夏此法亦
有糶草之家皆自往告糶中貴人家即欲收糶無處得買也邊上軍
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雖見
此耳夫夏專以病乞餒○天國皇府謀報虜犯邊命巾官武臣

管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金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
 已引去。湖廣左布政使蕭廣東按察副使魏治兩廣地方商榷卒
 湖廣西邊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陞授廣東新會縣丞年二十
 滿縣署地廣西徑賊流劫雷連高慶勢熾其將及新會會率其民築
 其城置堡素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遷去一時稱其功。遂陞
 知縣進府同知權按察使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後山賊
 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平縣。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後平
 廣西邊楊務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
 被數十傷。後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蕭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
 撫治兩廣地方。截殺賊寇。民咸稱焉。三廣公云。論功蔭魯子錦衣衛
 世襲千戶。

五月京師風塵各自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
 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戊午弘治十一年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 國之儲祿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宜
 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上嘉納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
 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諫。隨才罷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
 獄保全善類云。

謹按 徐文穆在出閣承劉吉為成福報怨之後溥一以安社稷
 中外咸尊行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是
 位之度測其大矣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無人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
 人城非宜奏奉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
 謂同列曰然之馬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有
 處有火災。禮部總督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殿焉。或問孟春做于古
 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承加災前數日
 有能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緝曰然為字能火郡
 甲寅復火燬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
 也。

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後奉
 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
 權傾中。

主恩道廢。乘其效廣飲以待水遂竭。宮中方歸答于月才。

軍官公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何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
 一旦灰燼。廣懼欲鴆死。上意其所殺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
 索。命者遂封其家宅。搜得一帙。納明簿。首進之。簿中載一禁法。
 黃米幾百石。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
 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極廣。雖盡如此。遂籍
 沒之。科道請出。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皆其星夜各赴戚。

十二月總制三邊。曹泰左都御史王廷。卒。諡襄敏。

己未弘治十二年

春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已入恰密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
通貿易且夷使等亦滿速兒等皆安道國屬不得將乃遣使將陝

巴及金印送至拜州以求駕亦滿速兒等後通貢如舊王越至鎮府
奏言哈密為土魯番所破久弗繼近番酋引通運所使地宜封其故

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王衣冠服令甘肅
鎮巡護入哈密論與後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處撫都御史

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謹按是時陝已歸入哈密不數年復大之馬兵曹之作與後哈
密有也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不欲勞十國以事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為
考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倫文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遠程敏政
及給事中華泉林廷玉下獄詔罷敏政官調泉廷玉於外敏政事卒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泉劾敏政受賂請罷下泉獄
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

屋閱卷可發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各官廷鞠問奉子唐寶
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泉南京大德寺典簿廷玉海州判敏

政未出京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太學士李東陽妻之以女
至是亦卒所編書有皇明文衡宋儒名錄道編諸書

謹按正德日進致政若得勢利二字當為我
朝第一等人情共不能可嘆

兩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保天下之安危今我

國家水平日久朝士安下秦秦位于因循蕭節掃地趨相成風以通
達為高致以蕭退為解激以推委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

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嘗
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

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趨避以為賢否
事竣回還原籍則觀官府囑託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

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
圖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家何如生民何識微君子寧不

為之隱憂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田

田數百頃欲併其附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加稅銀二分戶部
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此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遲潦

驟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以稅三分而此獨加
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一廟后妃家亦有私

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
國戚異矣厥至三四上後有以推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歡
手不得肆

十月命株珠于蕭州珠池實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到二萬八千兩
有奇

謹按廣東地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官并奉隨人員舟隻
經費萬有奇而所採不滿所失夫今嘉靖

聖天子年既各鎮守中官并守珠池官馬國政珠則獲銀案前

于商而為教亦有
 皇太子儲學少聞火倉事具寬率俛屬上疏曰竊惟東宮儲學自來
 暑風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中不過數刻況其間
 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
 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
 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庚申私治十三年
 奉命法司副定條例時法司奏景朝制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
 會九卿大臣副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大學士劉德等上言自古願
 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
 祖宗親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親有親朝太遲散歸或至昏
 黑四夷朝貢奏所規靡庶府文移多致廢閣則今各邊奉慶四方嘉
 突尤為可慮京荒是戒屬帶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北虜入寇大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銳總兵兵戶部右侍郎
 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禦之銳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
 銳職閉任進亦致仕

謹按 倭寇掠抄云京軍出征人各給銀一兩有二疋炒二升然則
 前無遊避以稱人心小勝則犒軍也攻以爲已則用失連帶則
 此言之京軍出征非徒無益而又有害不如不用之為愈而實成
 違將之得也紅文萃諸京軍只宜駐屯近地以爲邊軍訓練不
 宜調遣實切中軍情可行如漢邊將軍副亞夫屯細柳到邊次
 上徐厲次棘門我
 制天順中遣都督顧應 駐紮荆前高平駐劄馬關此正屯近地為
 之例也

夏以星變兵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滽禮部尚書

戶部尚書徐汝璣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乞致仕
 許之滽並加太子太傅經璣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夫人夫賜璽書
 給賜以帛○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右都御史似璽書
 戶部尚書堂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關珪
 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召南京刑部尚書戴
 潮為左都御史○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

六月 上召大學士劉德李東陽謝遷至平臺 上出諸提督官
 辭任本各議去晉德等請 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孫本令擬旨
 留之及保國公朱應憲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鏊等晉伯劉
 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德等皆對曰 聖諭極當皆極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祐亦言其短長者東陽
 對曰譚祐在營實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營務
 營提督副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濬代之因問濬如何德等應曰
 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 上親書之德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自臨陝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謹按 謂其說曰唐宋以來官後章素九有所批否皆臣下代言中
 由以出納其後章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素皆上御
 御覽斷大事洪大嚴臣下惟而與取古有所謂可否則命則林
 天語清溫也亦無法然二朝每召內閣進講未嘗委之他人也自宣德時
 倚畀之意甚重然其本出御覽未嘗委之他人也自宣德時
 令內閣各取取以進閣之餘皆中易紅書批出
 御覽觀者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既定傳旨處公不待批卷
 自後始專命內閣批旨然中每依違或徑向中出制是若正統初
 年止去中官玉振一至於此上下家嚴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

正德... 李嗣... 河決... 曹... 兵府... 射... 育... 害... 察... 東... 皆... 以... ○... 應... 衛... 用... 姻... 好... 邑... 長... 護...

監... 十二月... 辛酉... 正月... 癸... 入... 二月... 今... 臣... 首... 海... 斯... 益... 將... 勝...

聖旨覽其見忠愛，都准行。○命保國公朱輝，征虜將軍印總，謀
 略兵赴榆林，擊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卿等至邊境虜所在，潛
 歸河套，構其巢穴，會夜大霧，虜則破寨遁，其虛帳斬老弱百餘級，
 而還。○權大理寺丞陳壽為右舍和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節侵犯，劇
 甚，邊堡失事，鎮城並閉，壽往赴任，先卸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
 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後振開，雖精
 探探探，不數月，自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翁姓，各戰
 精中，當有功賞，壽曰：「君子翁皆不諳方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保
 定府獻白鴉，以為祥瑞，禮部尚書海瀚，勅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議按：白鴉為祥與捕野鳥為害，何異其哉！且臣之好說也，斥遣
 者，大率白鴉為物。
 秋廣會火，符從德家，獲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遣使諭，賜馬文升，以尚備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
 公朱輝等，整飭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墮備戰具，既而虜引去。
 輝城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價銀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
 宮室墳墓，皆官為營造，成化中始定，為則例，定價自行營造，湖廣楚
 邊，限刑吉，等府，房價，銀五兩，中對并，銀五兩，至五百兩，銀四百六
 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對并，銀五兩，至五百兩，銀四百六
 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中對并，銀五兩，至五百兩，銀四百六
 十兩，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銀三百五十兩，銀國將軍，二百四十
 兩，將軍，二百二十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對并，一百
 兩，縣君，一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十五兩。

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墾銀，名器銀，及壽糧麻布，俱
 各有差，私治物，以宗室日繁，支費甚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
 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奉國將軍，麻布，通並免。
 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王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折
 鈔，六分矣。○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舞，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
 之源，夫人才選之科，真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
 納粟之例，仰他日，貪利管民之媒，習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
 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
 則舉倫之堂，竟為錢房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願深察，斷絕，雖國
 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於提徑之當塞者，專止
 是議，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
 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屬員，
 實為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為冗濫，請從京府之
 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寧止是哉！○裁減光祿
 寺內，臣供辦，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喪宴，享而已，
 近成化弘治以來，漸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三
 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費，已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自
 聚市片，除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陽，蘇松，等處，民饑，
 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自辦，阜而不勝，登，日，無慮，數
 百，既以損民之財，九虧愛物之仁，既入，上為之惻然，即下令，裁減，
 官民，乃，雖後，光祿，御史，劉東山，此奏之後，歲省，光祿，銀八十
 餘萬，百稱，仁人之官，其利，博此之謂與。」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岳父謙翰林官禮部尚書諡文信諡祀北岳禱于神岳母姚氏夜夢神人入室而告岳岳為岳神所感也因名岳岳及長體貌魁梧目光炯然望之如神為翰林學士進講 上前敷陳剴切音响洪暢人方之范祖禹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云○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壬戌弘治十五年 春禮部尚書傅瀚卒擢左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待講學士劉機為考試官取舉人等三百人廷試賜湯湯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陞平涼府開城縣為原州開說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套虜未

熾平涼固原之關隘為內地得以休息所備虜虜一面耳自大同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周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上以兵事為中官高達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為不可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朝廷德德乃獲獲免 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

上聖武固同于太宗太宗今將帥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倉卒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事乃寢○兵部尚書奴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為戶部尚書文山西洪澗人○發保定京操軍

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禮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將保定兩班一萬餘人回衛團練奏入 上可之遂粉都指揮該營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於宮門以誣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念不得私後此軍者所為耳○威修清寧官軍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部檢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益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奏請咸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誅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為重率意減去人工耶 謂旨來切責大學士劉從口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討等語人來替他

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十二月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喬新性剛介寡與自強仕即善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友朋風儀文學友在仲深以為知已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體兄椒丘文集所編有文苑群玉續百將傳助賢瑛瑛集等書後有司請諡謂其仕也 有功有烈其處也 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於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將贈太子少傅諡文簡

大明會典成一百八十卷 按嘉靖中修會典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與前朝臣監所修會典不同其詳惟弘治年間修及失考不及皇朝之所以限其官制之防建康代之現立萬世之

物者人不少 物下可無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物

海陵法事何如今日日教何如

史 32-303

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謹按：唐中書省直轄等上諸書疏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洪武十五年，亦類此。洪武中戶一千二百萬，頃有七百餘。已後年，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二百萬，頃有七百餘。已後年，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二百萬，頃有七百餘。已後年，不知何故，至此也。

又按：我朝有天下，垂今二百年，元費不窮，而日增。田賦戶口，不敷賦而日增。正德、嘉靖、萬曆、崇禎，歲歲入不敷出。而後五十餘年，見於史文之賦，可考也。東山、西面，天下可知。陳、隋、唐、宋、元、明、清，賦之深，有憂焉。勤、惰、富、貧，言之不盡也。臣等之憂，宜今日當國者之責。與今高、麗、公、子、使、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節、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於茲言子，應教誨之以為人臣，深固者，忠告。

奉命翰林浦臣，俯歷代通鑑纂要。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寺事。志端，終身神樂，觀樂舞生，以音律洪暢，儀度闢雅。權太常。齊、禮、郎、景、運、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歷、姪、承、祖、焉。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帝疑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變端，上不允。令開具變端，大夏。

陳十事：一曰京任官軍，善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固于私使。做。工三日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日靖。軍民之力，運糧而浪食者，禁。六曰養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合禁。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九曰。

上曰：召劉大夏，便發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宜。

致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針封墨勅之禁也。陛下所行違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存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

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刑部。尚書閔珪，識重獄，竹批各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性性，屈意從之，闕理所為，無足異者。上領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奉事，大夏至晚，御榻前。

上稱視左右，領近侍內臣，即退避，敷支地，候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索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某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願賜福壽。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舉他人也。某今日求退。上曰：李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其有與老太監跡跡疎遠，不知。

何以如此榮白當朝大臣功名第一一榮何救廢辱也

謹按名臣錄之自公受知於
殿前與泰來所談事雖左右貴戚元勳諸公亦不
以告人王帶聯承元贊之賜始出諸大臣之上公之得若如此不

貴州女苗米傳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
平之米魯普安主知州妻也知州死魯王州事廢其庶子欲白襲夫
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諸集官

共十餘萬計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軾湖廣公安人
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龔性上所請皇明政要凡四十篇性江西上
饒人○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旣而罷之特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
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

事可爲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則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靈財感衆何期
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誌
命及封號等儀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常與夫誥命

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
祖宗勅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號一二字此輩何
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

朝廷所以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謹按泰來所談事雖左右貴戚元勳諸公亦不以告人王帶聯承元贊之賜始出諸大臣之上公之得若如此不

甲子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適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疏曰臣生十

三年父善神不幸淪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
成立臣歷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養家
聖恩錄臣前任徵勞賜之初命舉家陶明歲被天龍攝分案堪固宜
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
若思猶可以再耐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就與調
御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
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臣子母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
使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之忱臣雖祗奉龍顏仰瞻天日念思恩

三年父善神不幸淪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
成立臣歷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養家

聖恩錄臣前任徵勞賜之初命舉家陶明歲被天龍攝分案堪固宜
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
若思猶可以再耐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就與調
御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
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臣子母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

使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之忱臣雖祗奉龍顏仰瞻天日念思恩
渥益屬初心尚期消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
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
勵志遠俗不與群兒伍查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必止之
乃翰燈點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
克已曾之口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
府推官明允公愆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貧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往救爲御史袍服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禁風紀
七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菘面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身體驗身心隨得地
人三夫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
勵志遠俗不與群兒伍查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必止之
乃翰燈點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
克已曾之口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
府推官明允公愆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貧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往救爲御史袍服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禁風紀
七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菘面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身體驗身心隨得地
人三夫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
勵志遠俗不與群兒伍查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必止之
乃翰燈點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
克已曾之口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
府推官明允公愆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貧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往救爲御史袍服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禁風紀
七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菘面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身體驗身心隨得地
人三夫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
勵志遠俗不與群兒伍查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必止之
乃翰燈點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
克已曾之口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
府推官明允公愆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貧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往救爲御史袍服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禁風紀
七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菘面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身體驗身心隨得地
人三夫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
勵志遠俗不與群兒伍查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必止之
乃翰燈點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
克已曾之口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
府推官明允公愆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貧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往救爲御史袍服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禁風紀
七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菘面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身體驗身心隨得地
人三夫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
勵志遠俗不與群兒伍查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必止之
乃翰燈點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
克已曾之口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
府推官明允公愆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貧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往救爲御史袍服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禁風紀
七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菘面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身體驗身心隨得地
人三夫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
勵志遠俗不與群兒伍查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必止之
乃翰燈點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
克已曾之口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
府推官明允公愆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貧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往救爲御史袍服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禁風紀
七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菘面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身體驗身心隨得地
人三夫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
勵志遠俗不與群兒伍查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必止之
乃翰燈點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
克已曾之口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
府推官明允公愆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貧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往救爲御史袍服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禁風紀
七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菘面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身體驗身心隨得地
人三夫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禮按：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出母于至情，無一毫文飾，長壽至今，誠
不能令人心之其也。惟此孝當
與李今伯陳情表同，至不刊云
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尊諡，仍
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太學士彭
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附葬附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諡曰孝肅百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
之廟矣。太學士劉養等議，乃上聖言，康懿光烈，事有異，臣
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曰：御西角門，召劉養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孝莊太后文
室與英廟皇室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禮正，徒等
奏曰：此事臣等物不知，今欲為登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
此事，都是內臣所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
章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因論附廟之禮，徒等奏曰：先年
奏議已定，孝在太后居左，今太皇太后居右，合附裕陵，臣
等以為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
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附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
后，尤為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故也。
上曰：事雖師古，末世御養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
舜為法。上曰：事關綱常，極重，豈可草率。稽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
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
后我

朝禮祭以報惟二帝一后，今若並附，乃從朕家起，後家無紀
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母，止尊稱焉。皇太后別祀于奉先殿，今
住舊宮前殿，德意欲奉。太皇太后於他日奉，孝穆太后於
後殿，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
孝穆皇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
行，以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可
宗，先帝何朕曾息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為尤
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處置，徒等奏曰：臣等計議
上聞旨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推執等上
言：魯頌姜嫄，閔宮春秋考仲子之言，皆於禮為別廟之祭，自漢唐來
亦然。至宋乃有並附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若
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附
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閣臣問曰：
此議如何。劉養等奏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
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上即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
區曰：朕於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徒等對曰：奉
上曰：位序如何。徒等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
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養
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禮按：恭維小孝宗此舉，至情禮相濟，及聖訓，時來至會，以
禮接恭維小孝宗此舉，至情禮相濟，及聖訓，時來至會，以

<p>太宗朝頻年出兵遠遼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日</p>	<p>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而論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p>	<p>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俾得報乃行免致</p>	<p>因倚言大同險遠本無尚可支持朔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p>	<p>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獲</p>	<p>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待其定徐議所何耳徒</p>	<p>萬萬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律等奏曰</p>	<p>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軍亦消憂熱但未宜輕動遷延</p>	<p>奏曰邊事固急京師九重重慶取輕亦須內顧家當</p>	<p>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連朔河川古北口</p>	<p>總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p>
----------------------------	---	---------------------------------	-----------------------------------	-----------------------------------	----------------------------------	----------------------------	-----------------------------------	-----------------------------	-----------------------------------	---------------------

<p>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詳請明白一心秉持公道</p>	<p>不得賞罰等語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p>	<p>居懷江○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後無接官考語後</p>	<p>人果舉山西提學會事陝西提學副使召為太常少卿至今職後備</p>	<p>先為雲南軍人祖父遊居湖廣巴陵遂為巴陵人幼穎異舉神童</p>	<p>為翰林秀才成化戊子年十三中順天鄉試壬辰舉進士授中書會</p>	<p>致督理陝西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一清</p>	<p>家失一 謙按 謙臣下惟赤心置人腹其至誠簡歷之意家人</p>	<p>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歸乎大夏以上語告瓊瓊泣曰吾不得歸</p>	<p>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為沿</p>	<p>草缺之軍馬疲弊將官得其人軍士玩弄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p>
-----------------------------------	-----------------------------------	-----------------------------------	-----------------------------------	----------------------------------	-----------------------------------	-----------------------------------	----------------------------------	----------------------------------	----------------------------------	----------------------------------

歷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乙丑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每召
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
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開朝親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
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
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廣西官軍討恩府
作亂土官知府空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先是濬謀叛亂襲破田州
府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劫掠總督兩廣都御史潘濬等奏請討之詔
召湖廣承順保靖三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五進征直抵舊城破濬
斬之濬等上言宜照馬湖例改設流官以丕變其俗從之

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謔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但有可行
的者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詹
事府太常寺卿蕭學士張元貞左春坊大學士蕭侍講學士楊廷和
為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
汗梁李秦陽應詔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
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嘗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
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于中義形於辭故
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仰聞之
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

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憂
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觀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 陛下法
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幾以加矣使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然而治
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
若去其病欲其利莫若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
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
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矣不安也矣不利也矣不令終而全
安也是何其於不察而求病愈也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具惟
陛下矜察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
無其形譬之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
士氣頗似之夫孔子曰非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入言見人張拱
深揖口吻不吐詞則有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圖巧而委曲則
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軌
踵獎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不謂之病乎臣竊謂此等不
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者何也
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
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為腹心之病
夫倉庫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
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豈

史 32-308

無全幸死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姦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會曰是必不赦必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

不行夫人情莫不逃於港而玩於彰彼末摘發姦尚有嚴心今其姦

繁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羸斥彼何所憚乎昔人有言曰官有

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削內官之權莫如有

罪不赦有缺不可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

是可感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

名而鮮食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

餘分爲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

已已統數十年耳後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一十二國營

之名國營至今文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

腰鞭弓力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戰艦等夫兵數不減於

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

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狼籍不閉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拙出而

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

名而鮮食者也夫騰壞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查稽其

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

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

且夫錫衣衛牙水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

內官奏之內兵又其專堂之

陛下乃情獨而不為之寒心耶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蓋以爲飲重而

民貧又會墨在位思不下流也今百姓苦愚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

也飲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到

刑貧者稱貸難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逃第一旦棄

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恚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

通者不忍居者標榜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

重飲使之也夫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也今油蠟皮張諸料等

較之私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

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

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

益又倍矣於是乎良日貧而飲日積當道不肯言以聞有司乘機而

肥其家如此而猶均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猶因官階降官存問失然簿數不減也科票不省秤頭如故賄

賂公行無懼此所以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會墨在位思不下流者

此也三曰莊場農民之害臣復觀洪武其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

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有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而今皇親之

家聽無賴光棍長祿正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 朝集亦兩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既奉

天子命焉已有乃遂行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其樹木於

是百年土著之民無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蹙然不舉

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肯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

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

昔嘗鹿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春責人賤焉故也今蘇州牧馬草

場與百姓爭利而積。百姓連年坐拘捕。相率引劫。廉本素男不
事。未女不上。幾。男。女。老。者。轉。而。死。泥。塗。過。半。矣。嗚。呼。是。何。賊。人
而。貴。焉。也。臣。知

陛下必有所不為矣。六。漸。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

雖然。其然。又苦。浪。費。各。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

曠。日。而。損。威。而。餘。費。更。使。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議。以

有。解。是。故。倉。庫。不。足。不。自。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

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

而。不。足。於。是。始。有。乞。運。之。例。乞。運。而。不。足。於。是。始。有。乞。內。帑。之。銀。臣。始

至。戶。部。太。倉。庫。餉。尚。百。七。十。餘。萬。兩。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

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乎。夫。今。疆。土。不。慮。於。前。也。鮮

甲。大。寇。非。若。旬。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給。不。足。此。其

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

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散

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就。非。造。寺。者。也。動。則。乃。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

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

春。氣。和。未。耕。在。野。

陛下乃不憂倉庫動不給賑不足。類。徧。察。寺。觀。等。物。給。費。傳。是。是。民

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夫。貧

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費。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與。內

取。則。已。匱。外。徵。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

臣以竊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因無食於
今。盜。而。得。食。即。死。不。償。愈。於。饑。乎。往。因。無。天。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

償。愈。於。凍。乎。性。有。祖。訓。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由。不。償。愈。於。追。繫

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凡。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

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於。凍。餓。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

以。臣。之。愚。竊。計。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

機。無。亂。之。形。也。今。夫。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

僅。備。歲。至。大。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

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掠。燒。村。剝。掠。婦。女。者。日。相。聞。也。臣。謂

宜。速。此。急。邊。良。有。司。也。餽。賑。粟。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

俟。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倫。無。慮。聖。王。之。政。况。今。承。平

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不。虞。之。憂。有。如。平。原。雖。陽。之。倫。乎。三。曰。壞。名

器。之。漸。夫。明。王。禮。聘。實。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

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

以。古。之。英。君。宣。柏。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

官。者。官。乞。甚。者。蔭。其。父。者。蔭。其。子。其。祖。者。蔭。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蔭有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蔭者既蔭其子孫。則

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廉乎。賞不足以調貪。緣。緣。刺

之。風。既。行。廉。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太學士萬安。簡。將。先。皇。帝。親。臨。影。儀

陛下踐祥之始。管。今。內。官。逼。脫。其。牙。牌。送。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

相。不。知。報。耶。耶。四。曰。魏。法。令。之。漸。不。無。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

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帝唐高宗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高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願者，

陛下弗止也，此又詔其地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教重之如神，尊其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天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教教於下，遺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侑

陛下何不速一試之，且彼能設一無，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止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弗聽，反聽其謬。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今日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嘆息以焉

聖王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其如齊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齊寧侯。乃國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況且有日矣。天下借則上陵，今齊寧侯招

網無賴，利而賊民，曰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

牙，運商貨，而又占種，擅橫行江河，張掛黃旗，勢如覆虎。此謂之

不借不可，夫情則隱，則通，夫通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

執，非快於齊寧侯者也。夫川潰則傷，不免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

厚張氏者，亦於漸明之也。

謹按：臣前請到切而無口，互舉石而鮮包，此蓋無愧斯法所處

三從此而，其才欲氣，一時可想矣。昔人論買，其

以通，其才欲氣，一時可想矣。昔人論買，其

尤一代所仰瞻者乎。

下戶即主事李本，陽欲既而釋之，先是，陽既既上，皇后母金夫

人及齊寧侯張鶴齡，切齒之，自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齊寧侯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前泣訴，求加重

刑。上不聽，既而縱釋，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旨，令律職惟刑律

三月而已。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

皆適還出遊，上獨召大張，語左右咸其聞知，第逸見大張免冠

觸地，蓋回春陽之官，而罪齊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察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首稱李本，中外憤

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齊寧本內事，聞感嘆，且言請在妾，朕不得

已而下之獄，鎮撫同本上，朕試問左右，皆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

妄，宜付錦衣衛，以釋之，朕極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

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

後，更不令法司操罪也。大夏頓首謝曰：

陛下此行一事，竟得之仁也。○掌詹事府太常卿兼學士張元頌上
 疏勸進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稱納之堅，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頌宮內
 閣，語勸將柄用之會。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營軍弁在外
 鎮守分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覈覈。
 謹按：此項官員履歷，各營及衛所二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之
 簿內，一覽則其人品優劣，歷任幾何，皆可按圖而知。不致為其
 欺騙。一覽則其科給事中及言官姓名，於治平年
 奉宗命，兵部武將職官姓名履歷，按季開寫，以便覈覈。正德十年
 捕賊，命在兵部，以後不知察於何人，惟察用事，此推舉一應將官
 無不資其補用。有月缺，故為停職，以待開單。此項官員履歷，若
 捕賊，神機營于崇禎間，備師按隊于邊境，是以刑罰軍工，兩出若
 得聊生，後盜賊散，而虛耗至今，難從查簡用之際，不過止恐其
 此舉則
 上召太學士劉德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德等看詳。因指
 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須
 為處置。務令通行。德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儲，邊儲空乏，行
 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錢錢一事，最為緊要。若若也田茶馬皆
 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益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
 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德等因極陳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天
 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在。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德等奏曰：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謝

馬夾取私益。
 太祖皇帝曰：我總行一法，乃首壞之。遂與極與此等故事，人皆不敢
 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益法速整理，德等奏曰：請下戶
 部奏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德等保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
 行，各邊關中雜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
 計議，俾當來說。於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鹽法積弊。凡奉奏
 請施行之。
 謹按：李東陽奏對錄，謂
 子之風，誠近古所罕見也。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德
 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
 上便服坐榻中，德等叩頭。上今近前，於是止叩榻下。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
 先生每相見時，少德等曰
 陛下萬壽無疆，倘爾等和聲，須調攝安得為此言。上曰：朕自知
 之，亦天命不可強也。可呼水漱口。德等樂奉大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馬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德手，告將
 承訣者。上又曰：朕家
 皇考恩厚，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
 可委今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璘李榮清敬等皆至。

疏楊外上曰授遺旨大監扶案李璋捧筆視義就楊前普之又
 日東宮聰明年幼好逸樂先生毋勤請他出來請書輔他做好
 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
 初七日 上崩。十八日 皇太子即位。

六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
 德教皇帝廟號玄宗。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
 上命保國公朱暉帥師禦之。右都御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駐大
 同宣府廣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琳太子少保。琳尋卒。

謹按 正德初。邸事申劍。無所不為。建賊犯邊。據遼京軍出。征。軍人
 不識。紀。以。此。故。可。謂。軍。而。格。格。也。嚴。疏。正。指。此。
 小入。則。小。利。竟。不。開。有。放。堂。堂。之。傳。正。正。之。傳。正。正。之。傳。正。正。之。傳。
 乃。西。魏。侯。其。志。欲。克。滿。整。賊。而。歸。其。所。望。老。盧。馬。行。不。能。遠。使。
 乃。魏。侯。其。志。欲。克。滿。整。賊。而。歸。其。所。望。老。盧。馬。行。不。能。遠。使。
 乃。魏。侯。其。志。欲。克。滿。整。賊。而。歸。其。所。望。老。盧。馬。行。不。能。遠。使。
 乃。魏。侯。其。志。欲。克。滿。整。賊。而。歸。其。所。望。老。盧。馬。行。不。能。遠。使。
 乃。魏。侯。其。志。欲。克。滿。整。賊。而。歸。其。所。望。老。盧。馬。行。不。能。遠。使。

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太子太傅。
 謹按 名臣錄曰。謝公。等三人在內閣。嚴。嚴。於。任。事。東。陽。長。於。苦。
 謹。按。名。臣。錄。曰。謝。公。等。三。人。在。內。閣。嚴。嚴。於。任。事。東。陽。長。於。苦。
 謹。按。名。臣。錄。曰。謝。公。等。三。人。在。內。閣。嚴。嚴。於。任。事。東。陽。長。於。苦。
 謹。按。名。臣。錄。曰。謝。公。等。三。人。在。內。閣。嚴。嚴。於。任。事。東。陽。長。於。苦。
 謹。按。名。臣。錄。曰。謝。公。等。三。人。在。內。閣。嚴。嚴。於。任。事。東。陽。長。於。苦。

八月 上

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氏為皇太
 后。○差承運庫太監王瓊。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等。奏。討。長。虛。運
 司官。盜一萬二千引。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時戶部司
 馬官李泰。陽王崇文。徐廷用。以氣節相尚。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
 之初。不可准。盜。謀。織造。於是。文等。執奏。再上。止。請。與。六千。引。半。與。價
 錄。上召內閣。問曰。戶部。為。何。不。肯。全。與。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
 臺中間。夾帶。私。盜。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官。道。先。帝。臨。終。銳。意。整。理
 法。正。盜。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事。
 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箇。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
 上。不。得。已。從。之。止。批。旨。與。六千。引。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派。溝
 皇。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

謹按 皇莊之設
 正德朝。內。閣。事。至。始。始。先。後。建。立。皇。莊。已。至。三。百。餘。處。其
 內。之。民。至。是。愈。困。矣。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遣。康。宮。內。使。馬。承。成。谷。大。用。劉。理。張。永。魏。彬。羅。祥。丘。乘。泰
 等。日。夕。近。侍。與
 上。同。臥。起。宴。遊。講。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理。通。文。墨。熱。世。故。而。性。剛。狠
 尤。派。惡。文。臣。專。權。廢。於。上。前。言。私。治。開。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

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

兼用大守隨路。如不信只將司禮監等印太監秋。有全銀可滿三
關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今他各備銀一二萬兩
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受。
上信之於長傳。百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得銀兩進京。方
得差出。到彼尋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庫。真敢不從者。

謹按。其廟有政未幾。軍探已。張八。當漸。遂。計。並。
比。廣。數。萬。人。身。其。乘。勝。直。抵。回。原。甲。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
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瓦亭驛。會總兵曹德
議方。見。守。備。房。國。各。馬。骨。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陸。德
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房。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二月。左。都。御史。黃。璠。卒。贈。太子。太。保。諡。恭。愷。性。德。和。粹。亦。耿。耿。

不。苟。各。而。謂。廷。無。禁。府。奉。職。守。法。不。苟。物。議。而。常。近。厚。祿。仕。十。餘
年。家。無。餘。貲。○。召。南。京。刑。部。尚。書。張。華。為。都。御史。教。華。江。西。安。福
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至。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數。華
與。尚。書。林。海。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謹按。其子之名。未。詳。一。時。南。都。四。君子。而。際。其。則。我。
日。矣。

權。總。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為。南。京。工。部。尚。書。等。疏。致。仕
廷。選。為。建。寧。人。由。進。士。授。蘇。州。推。官。廉。明。仁。恕。屢。折。獄。獄。民。稱。皆
天。召。入。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巡。按。廣。西。擢。為。冠。冠。仍。兼。廣。甲。民。
討。平。之。

諸。增。修。一。級。齊。白。金。文。新。歷。浙。吳。會。調。備。伯。翁。從。甥。殿。前。解。得。是。意。

大。款。設。賑。活。民。萬。計。官。浙。最。久。凡。官。舍。所。需。一。毫。不。取。諸。民。必。遣。人
於。他。行。市。之。歷。深。望。重。南。臺。會。薦。列。大。理。卿。翰。謝。多。所。平。反。以。都。御
史。出。鎮。兩。廣。盜。賊。克。斥。專。意。招。撫。梗。不。者。不。得。已。而。後。加。征。討。槍。巨
寇。卒。四。于。卒。通。寶。胡。扶。香。等。絕。其。醜。類。撫。而。後。業。者。甚。衆。累。受。勅。諭
金。幣。獎。勵。勞。引。陝。乙。核。俱。荷。

溫。旨。封。留。擇。尚。書。復。乞。歸。共。八。上。懇。切。賜。重。書。馳。傳。無。有。清。慎。才。名
功。成。身。退。允。遂。高。尚。之。衷。有。司。月。給。廩。歲。給。役。卒。賜。祭。葬。
贈。太子。太。保。○。善。于。玉。汝。惠。郡。節。推。廷。選。宅。心。忠。孝。制。行。端。方。巨。轍
所。至。皆。有。惠。愛。尤。惓。惓。於。作。興。人。才。其。興。衰。割。斷。紀。綱。肅。然。既。歸。林
下。十。餘。年。杜。門。自。守。有。樞。等。奏。議。乞。休。累。疏。薦。竹。田。詩。文。集。行。於。世
謹。按。廷。選。自。歷。任。以。至。致。仕。皆。操。自。持。其。立。心。特。行。來。矣。可。風。人
人。誠。不。多。得。矣。視。彼。依。阿。無。事。功。可。見。不。大。相。遠。矣。于。

十三卷終

皇明三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正德十四卷

東莞 陳建 纂輯
瓊山 丘濬 鑒定

武宗毅皇帝 御諱厚 孝宗皇帝太子在位
一十六年壽三十崩葬京陵

丙寅正德元年

春 上耕籍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惟懼以陛下為託。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屹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始畫。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煩擾。登臺舊弊。則謂之紛更。要在民生國計。則若

周開知事。干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息。接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惟虛御。或古從中出。而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平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緣。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上降旨。慰留之。

三月。閔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秦養恭。務瀚在南京。吏部尚書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已。而請老不。允。至是。家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跡。薦。瀚。學。傳。才。請。副。方。良。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二。事。上。幸。太。學。請。先。師。四月。吏部尚書。馬。友。升。罷。先是。御。用。監。大。監。王。瑞。以。大。婚。禮。奏。置。家。

儒士缺人吏部已奉 旨考選復有 旨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

校優劣文升方杜塞存門堅執不從瑞愾憤奏文升抗御大臣科道皆力為之辨事乃寢先是文升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蘭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 孝宗因言字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傑兵部侍郎龍濟普湖廣人傑與大夏相親結以廉者文升欲御傑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薦補往補之繼不樂于外請更部辭之不能得補職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劾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擢吏部左侍郎。傑為吏部尚書。方河南必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為方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六月。會。震。如。壇。門。木。廟。奉。天。殿。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德。皇。太。白。經。天。八月。冊。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實。妃。吳氏。后。父。夏。壽。授。都。督。同。知。尋。封。夏。壽。伯。妃。父。沈。壽。身。封。都。督。授。錦。衣。衛。千。戶。進。指。神。會。事。並。給。田。為。莊。田。○。南京。祭。酒。意。三。載。任。滿。上。疏。乞。休。不。符。報。而。屬。怨。浙。江。蘭。鄉。人。先。由。翰林。編。修。及。南京。大理。評。議。選。福建。按。察。司。會。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任。 弘。治。末。起。兩。監。祭。酒。至。是。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減。公。奉。呈。讓。吏。部。不。符。報。奏。請。東。歸。得。三。疏。始。得。許。將。朝。政。日。未。未。幾。劉。瑾。權。公。卿。多。遭。斥。辱。惟。恐。知。悉。而。去。後。起。為。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任。正。德。末。卒。有。小。清。心。大。乘。慨。然。有。孝。友。正。公。之。志。於。書。無。所。

致仕正德末卒有 小清心大乘慨然有 孝友正公之志於書無所

不謂身體力行酒寒派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或謂為文章曰小技
其身不帶假又有說者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則其無可也
卷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天
下高之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問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
諡文懿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
至老不嘗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
有子不當廢而夏恩澤者言官參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
子孫當得恩典大夏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勅合已
到太夏亦不以肩意通劉瑾專國事竟不行○召總制宣大軍務右
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書

十月命太監劉瑾學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剛健謝選
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得
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戲爲樂漸乘恣橫弗親舊內臣段教黃偉以
端慤斥不信用戶部尚書瑞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言數泣下
即中李泰謗說之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何益文曰奈何曰
北諫臣有章入公論諸閣下之關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
董其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
力以易轍爲辭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善仰事弗濟吾年足死
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今泰賜具疏草文讀而哭之曰是不可太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矣噫弗竟也疏且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
辨爲爲明入臣以犯顏爲忠臣寺伏觀近來朝政日非號今欠當視

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大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親
柳劉瑾丘聚等造孽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
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道舊乘之尊與外人交易御膳雜製無復禮
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
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盡
感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知赫赫天命皇皇帝業者在 陛下
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盡粉
隨何補於事乎乞將馬永成等革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
清濟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請急降群奸以保 聖躬司禮
監至內閣傳旨云 聖諭已悟痛加脩政所劾大監馬永成等姑不
瀆谷劉健與李東陽謝選上言此數人者豈感誘引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敢再跪乞誅永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等以
去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待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業已磨相對滂
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請閣議一日而遣
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監王侑者亦東宮舊臣也剛直
頗惡其解所屬獨是聞議明日有旨召健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
監李榮手執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
第奴儂事 上久不忍即遣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有處身兼甘備
博其對惟輸及累送釋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 今意
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益寤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
王侑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
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特明旨召捕劉瑾等下獄理等

外朝多官論劾
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特明旨召捕劉瑾等下獄理等

聞之趨至 上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致革
上為之憫因進曰夫狗馬畜犬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誅而無
已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徵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
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
察立憲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

司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
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 上久信之至是遂准令劉瑾
謝恩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德嘗推家矣 遷亦嘗瑾等用
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免留既而王在李榮芝徐智並發南京
克軍軍仍遣人縊殺王岳於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
誰何文臣慘禍始此矣初景即北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

免兵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特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
許進之變時不能從既而果如言卒貽禍綿數年之禍誠者恨之○李
東陽之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者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
以謝天下查屢上竟不允劉瑾謝恩既罷漸行東陽相繼被疏泣
徒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焉使當日出一語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
無以應

謹按雙溪雜記李東陽與劉瑾理有舊瑾與東陽文名及是東陽進
東陽初被眷言必皆以馬東陽素有文名故補及後劉瑾初造玄
其自于朝門外東陽為劉瑾文極其恭頌人始信進補理之事
為實一任理所為矣

戶科給事中劉進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進疏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朝廷新政日滋臣思方今
建康民樂與增年例之銀馬財無及廣東之海湖江漢

戶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特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
許進之變時不能從既而果如言卒貽禍綿數年之禍誠者恨之○李
東陽之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者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
以謝天下查屢上竟不允劉瑾謝恩既罷漸行東陽相繼被疏泣
徒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焉使當日出一語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
無以應

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乞留劉從謝遷詔下獄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雋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加芳太子

太保兼兼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謹按劉林記稱芳性嚴傲始北尹吳父子吳殿由侍講學士滿漢
阻由是便等相繼斥職劉芳入閣時意為奸尤受
其意

杖秋天監五官監候榜源時連日靈霧大作源奏言宜謹天戒以保
治道被杖請戍死肅州路○南御史潘考德等奏留大學士劉健謝
遷論及時事逮至與自狎劉健謝等俱下獄杖熟○調提督團營

戶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特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
許進之變時不能從既而果如言卒貽禍綿數年之禍誠者恨之○李
東陽之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者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
以謝天下查屢上竟不允劉瑾謝恩既罷漸行東陽相繼被疏泣
徒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焉使當日出一語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
無以應

不願勒停男坐除名為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王事士
皆皆坐為民○罷左都御史張華嚴華重瑞介不為說隨瑾
之裡旨令致仕尋卒詔簡蕭敷華初為廣吉士內閣學士李時彭時
敷華官備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公後皆以政事為名臣

石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房瀛為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蓋殿大學士

謹按西陲少入詞林... 劉瑾既入司禮監... 後瑾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開... 都御史房瀛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 見辭以爲常例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票... 奏有曰爾劉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務爲容悅云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 陛下當風夜恐懼增情德政以回天意... 左乘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子... 之樂而國政聖學則慮於究心... 其誤國之非皆之於先帝罪之弗赦... 先帝之重託而高風黃龍尤青宮... 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 若當與博士行人一體... 自此始

張和四
 千兩...
 又按...
 夫...
 者...
 大...
 製勅各處鎮守太監...
 巡撫都御史之任...
 中官挾勢...
 財備鄉野...
 山東沿海...
 謹按...
 使...
 不...
 何...
 建...
 有...
 復...
 詔...
 發...
 蒲...
 尚...
 大...
 八...
 當...

李...
 套...
 邊...
 劉...
 謹...
 野...
 御...
 目...
 利...
 道...
 原...
 現...
 得...
 皇...
 若...
 正...
 不...
 日...
 打...
 妻...
 謹...
 十...
 訪...

夏備事例給與管業蓋委民李良等控稱後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
開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雜糧無
徵元地但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上不從卒賜

一家為莊田永業

謹按嘉靖初年差升通官查勘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
而已皆因本縣地土盡為皇親勳家
所奪無後餘地可以耕種因輸至此

權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泰陝西咸寧
人性氣厲屬風度峻由進士為知縣御史憲巡撫所至輒有遺

愛紀緹蕭然人不敢干以私憲山西時以事挫太原知府伊珍為
珍所許泰繫詔獄左遷湖廣泰政尋權巡撫宣府泰將李傑不法部

下訴于泰將劾奏之傑廢於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傑大棍捷之

三十三軍股案倖有內援泰遂以擅打將官劫罷既而尚書馬文升

劾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後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

善泰薦于劉瑾瑾原籍陝西與平人以同鄉故起為南京操江副都

時瑾專國卿佐屢除皆厚賂行謝卿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奈

我何未幾瑾尚書又不謝瑾怒遂程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

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前米有差○取回各

皆巡撫官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勳乃累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

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
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賈
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
粗稅草泡爛者瑾累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領提差

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九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債銀皆沒官不
給由是商賈因弊邊備漸之○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沮抑同列茶

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補其獻計者

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衣百戶珙瑾力拒以為不可爭于

上前東廠太監丘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王

珣於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可奏令攬綱戶數人專一包納京

庫糧草所得利進于內珣自為官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白于瑾瑾

大怒入言上以為不知理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置之死

十一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南昌人自幼應悟博

涉辭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廣與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

理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元禎岸然中立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

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士

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集賢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誡其營求

入閣齋俟于京邸故論者以為不若意德然晚節堅志不出之為

高云
士月起獲泰為左都御史提督操江時給事中潘鐸等奏有敢死之
節克亂之才遂起用因辭弗允
是月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辦事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白焦芝王憲皆見任楊廷和後謀于劉
字訖朱應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讓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
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是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訖

源陳子玄真編述大悅納之

戊辰正德三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借債之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職除名為民調兵部尚書劉學為吏部尚書進不欲相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有中立之意焉朱壽者每為字謀欲傾進乘間言於瑾曰許尚書存為恭謹而外示仇直如雍泰平昔劉恭朝廷屢敗論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奉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素不置及聞此言大怒票旨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字代之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火傳大學士王泰望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俱備為考試官取都察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呂柟黃鵬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政翰林院編修顧清得為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實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為第一黃中居三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瑾或清等官殺黃中檢討及劉字之子劉仁等六七八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權相倚○下御史徐願獄請成達不行死於獄顧江西新淦人物知江陰縣政頗著過朝朝吏部奏願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嶺盤踞劉瑾欲令劉送該年徐獲銀兩顧弟從理深啣之後顧復命仗於朝門適遇瑾又怪不行跪禮即程有旨奪送錫衣備獄二次各打三十棍蔡肅肅衛來進免軍禮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伊男徐村起解補位及瑾敗始釋放歸家○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內閣參預機務加太子太保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於父春春春仕至提學會事卒近世所未嘗有也

○建前憲劉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累邊太費也王鑾言于瑾曰一清有尚才重望為國倚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糧報數不明枷示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延遲枷示于吏部門外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震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群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

出午門曉諭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蒸於烈日中多不能當嘗有仆地與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潛河通志介春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建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千石放歸理帳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程百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罰至二千石家業不能償皆籍資以給

八月建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先是大夏在兵部議率

贖贖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於數百萬近幸者怒不

大夏廷

悅夫憂既致仕歸有激怒于上者將禍及太監竇瑾素重大夏叩
 頭請曰此先帝意非到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字
 與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削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方亦忌大夏共
 儲之瑾因廣西王官谷濬獄許連大夏遂捏旨逮繫至京下錦衣衛
 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集
 大臣議都御史屠滽亦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守謀署大夏輕
 議夷人遷徙發贖州衛承遠克軍大夏即買驢雇車以行出都城日
 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進飲食亦有焚香密禱
 願公生還者○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克憐湯之不能得居常
 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鑿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守溪震澤長
 語行於世間多確論云嘉靖初卒贈太傅諡文恪○以南京右都御

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廣東順德人為入清介謙和成
 化中為御史嘗言官屬贖政被種幾死累遷長南臺所至有聲至是
 奉表入賀萬壽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銜之
 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奏姓名以請瑾捏旨令陞職致仕
 冬調翰林學士張芳為鎮江府同知芳為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
 劉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同知○以脩撰何塘為開封府同知亦
 以抗直不為劉瑾也○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陝西清湖人戶部侍
 郎郝志義之子也志義病故序援例乞外拜劉瑾以為洪武禮制無
 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兄軍瑾自置政大率專抑文臣右武臣尤
 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皆封父為都督造墳祭祭命祭文皆內閣
 李東陽等撰該部不敢執筆諫不敢言○罷廷各過年例銀兩劉瑾

以為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
 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
 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並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益自化間
 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
 銀以補不足然物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貳錢五分放
 支軍士其後大同等處缺之亦皆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
 送者至私治閩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撫之法令納
 銀運司解印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例銀兩多至數萬其貨不
 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邊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糶
 艱難不知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猶為得實益也今稱革罷之邊儲

安得不缺甚
 謹按漢雜記謂使顧佐尚書當制確查問之時若日計批謀在
 各邊如此理必不怨是方延撫而天正法法邊儲得實利矣感意
 謂此論甚是也

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
 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歸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清
 福建晉江人飭勸勵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種貧難位
 至嚴金恒借貸於人以足用嘗即其所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
 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
 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月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聽
 明而廢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

四方學者宗師
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象引四書象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
之稱虛齋先生

己巳正德四年
春罷學漕運右副都御史邵齊嘗常州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
古行知名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
躬課農桑做朱文公杜舍立積穀法行計口洗田法為備荒計提學

西敦尚道義以身為教遠邇向慕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權一
無所通理街之數令人以危言極之不為動乃捏旨勅令致仕費性
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
學於莽巴貨利熾熾絕口不言惟潛田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
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為禮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為

禮部辭不就卒諡文莊
謹按邵二泉行若此可謂明時全人矣其口願為真士夫不願
行相讓不相讓之謂而已耳近世談道學者往往言傷而辨行傷
而堅二泉之言殆有所感而發與

四月降典諸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侍郎尋改前職儲廣東順
德人弘治中纂脩大明會典成自李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
劉瑾以為壞

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儲因落為侍郎左庶子毛
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儲尋以纂脩會典完仍
復尚書

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
謹按王守溪與珪言曰非因死天下不後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

所稱信史也後世史官惟其官而無定職入主勅諭不預及政
事任職不及與聞惟史之職則分於史官而實於史官之手其非
半信半疑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非
前情或奪于後而不得其詳或後情或奪於前而不得其詳
情或奪于後而不得其詳或後情或奪於前而不得其詳
以寫世成而後信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後有史矣

不為禮屬及備 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悛不肯或嗾之謂文士不
習世故構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南都員外郎王事等官俾擴充政

務
謹按劉瑾此舉意難美而所謂文士不習世故遂陞謂有司俾擴
官上焉者惟微事於詩文下焉者惟恣情
于酒色宜微事於詩文下焉者惟恣情
道御史等官請各邊清理屯田劉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

納邊儲邊大墾之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備備屯田故
軍食自足後為募養所占以此軍不可給遂慨然備舉屯田分道
胡汝驤周東陽武顯龍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

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
心憤怨前輝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為名瑾初於
此矣遣御史某覈數時鳳鳴督捕盜賊於其定等處京師之南
固安未清霸州文安等地方京師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

往性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號為響馬賊至今聚眾益熾劉瑾不
勝憤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傅某於直定假殺於天津解鳳鳴於
徐津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某等令携家

徐津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某等令携家

徐津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某等令携家

徐津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某等令携家

春貴以成盜焉期鳳鳴在歸德與字備指揮在軍會飲令人歌舞為
 樂遣運卒緝知之傳官隔風馬為徐州守手殺在天津稍收飲惟
 泉乘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加禁盜賊入其定城用
 鼓吹前道金鼓之聲捕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悉
 姪張茂為大盜窩主吳親往捕斬之嘆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名
 名因是聚眾為亂瑾以捕盜有功陞吳與親皆為食都御史仍專督
 捕盜
 謹按起程嚴密而運糧則難於辦之也
 改典誥勅吏部尚書李士榮備為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
 已也
 八月榮王之國常使榮王祐相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雷京邸劉
 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縉謀逐王就國是時劉瑾方有逆謀故不
 欲天演血屬之在肘腋也
 冬四川保寧流賊劉聚眾作亂傳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
 有監拜瑞都本恣虐等亦保寧流賊併稱順天王胡地王桶地王
 果至十萬侵入湖廣助陽等處○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部
 尚書劉學憲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權吏部左侍郎張絳為
 吏部尚書陝西人私治中任文選郎中春病賜劉專政查京官
 養病久者悉逐焉民未久者令赴京聽除絳不得已赴京絳前在文
 選時焦芳為侍郎相得芳薦于瑾言絳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後
 補有任已而榜一清薦絳請職劉某任地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
 督學劉某入閣遂以絳代之錄嘗勸瑾令天下諸司有饋送禮物者

非敢于官庫則飲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納其言遂禁禁饋送者
 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飲銀欲饋送瑾知之捕下獄死以監李
 宣侍郎張寶錫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飲銀二萬兩饋瑾奏收
 其銀于承運庫宣等皆陪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
 時少息孫又嘗言於瑾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
 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終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官者以爲瑾之
 疎同類皆殺教之
 庚午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宣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
 征勦四川流賊
 二月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瑾之常也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附
 附權奸○出太監張永南京不行劉瑾專政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何
 間言于上謂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遂永出職道榜禁門不許放
 承入承慶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召召壘至語不合永
 即奮拳歐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恨瑾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鐫與皇長都指揮何繼祖周昂丁廣等
 集眾反殺鎮守使臣偽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為名刻期
 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運糧伯神英克總共官太監張永總督張璉起前右都御史
 楊一清為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鐫○寘鐫遊擊將軍仇鈺襲執寘鐫
 父子寘鐫悉平時神共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鈺為內應

遂子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
於是令神英帥師遺張永及楊一盾仍往軍夏撫安地方
六月早霧
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亦地
震房室俱動四川賊藍廷珩劇賊破通江縣延撫四川都御史林
俊調發官兵及僱回否廷等處土匪討賊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
惠被擒藍廷珩奔紅口會合鄂本怨越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
山後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擒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
軍事初一清之起征軍夏也實張綬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軍事連
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劉瑾謀不執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
年毒虐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軍夏平與楊一清
共定謀誅瑾承既回京獻俘與眾所厚宦侍張忠等乘間其誅
于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軍衷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著且
早擒之因疏大罪十七事上為豫永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獲粉
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
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涌下三敵瑾方熟睡令牌子頭入問日上
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技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者有牌子頭數
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利三日諸被害者爭取
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銀又五萬七千八百
兩銀元寶五百萬鏡文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千金甲
二副金鈎三千金銀湯盥五百蟒表四百七十鎗牙牌二擺穿官牌

五百袋龍袍八爪金龍歷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
六十束
謹按瑾之與平人本姓諷切自宮授中官劉姓者得進因月其
司入司孔世時上希親取且願苦言者瑾始知上意巧為迎合乃變
大侈利制軍使人皆自致不恭
小意不復親決
下吏部尚書張綬獄死獄中罷太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桂芳
及子侍讀黃中並除名為民天下快之論平宜錫功封仇越為成
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大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
間二難交作恐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弟張富張
泰安伯張容張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
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珉為承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並食祿一
千石給諸勳世襲後孫李東陽揚廷和子各一人為尚書司水楊一
清子一人為中書舍人
謹按正德辛巳六月詔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舉濫授武職事
監丞張永等起為已功後進謀伏誅永與有功以功進
結巧別禽專權出政乃以短符惟性出及棄崇見身封伯
帶珍珠行銀金帶先動問里身不出問門之外足不履
之地曾無且夕尺寸之勞而一榮大拜善得坐獲獲此士大夫
所共痛心而將臣之務所以解也
命大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刻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
禮監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誅
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門逐一查舉改正而又曰百官
緘默順從皆非符已又于入禁都不查究於是逆瑾等尚在而彬
永成等漸亂朝廷綱常宜山東河南西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

而天下不勝煩擾矣。罷工部尚書畢亨。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脩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劉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脩墳例耶？遂稟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勒亨致仕。

九月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改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獲以為功

魚菜四字為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折為窮苦之慮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論棄教進八子六

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請仕至南京戶部尚書遷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今兵部尚

書提督團營我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李東陽撰劉瑾父封爵皆

風行乎天下咸名雷動於八方為京師傳笑云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安為戶部尚書○四川江

津賊曹甫作亂備稱順秦王攻圍縣治殺按察使等具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劉忠寧奉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斬曹為考試官取鄉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揚煥余本鄉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太學士楊廷和子也

謹按冬序錄朱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元舉進士

四月大學士劉忠寧奉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斬曹為考試官取鄉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行方族各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至會試事出院後乞印歸省墓

者也忠聞之乞休後卒謚文肅○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全

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在

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遺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

謹按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識深遠如百太傅通達國

王受百姓如已千百姓感之如父母編當世未有如止者其方

遊擊劉古人有言委展如者
 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信之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監查會共
 討賊監廷瑞鄧本恕等于四川東鄉縣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陞俊右
 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既而江津仁壽通賊方四任劾于及麻六兒
 等後起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不聊生焉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八月擁衆北回京師戒嚴命兵部侍郎提督軍務陸元等帥師討之
 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人
 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 上遊幸之所及
 爲都御史齊景所追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景亦罷廢兵部尚書王徽
 行有司捕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
 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
 軍馴至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
 許之時官者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
 次陞賞後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
 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晉不得俊稱蜀人
 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謹按名臣錄云俊平生不受官爵不越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
 後爲上策威名大著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嘉靖初起
 爲刑部尚書
 改兵部尚書王敵掌海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
 賊勢日熾敵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敵不職遂改敵而以鑑代之○以
 監伯張偉克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

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燧
 洲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
 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燧借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燧
 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得爲賊久之劉六等欲分夥
 爲寇於是燧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夥寇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
 爲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
 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權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
 尚書尋致仕壽貫遼東衛籍在任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
 名爲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爲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
 旅寓南都環堵蕭然
 謹按昔人謂居官蕭條大臣則厚祿又謂貧乏不能存此
 是好消息而特公卿大夫踐此如陳公者能有幾人
 逮總兵官譚安伯張儒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
 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蕭遂化
 勸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儒統禱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徵諸
 路榜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
 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系兒圍駐兵
 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日今內臣王國事馬都
 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
 所掠金銀積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途大肆劫掠至數萬中錫
 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居屋財物由是詢騰謂
 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錫衣官校捕中錫及部下獄論死
 後中錫竟死獄中宥偉革爵開任

是時關幸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北端處黃河清
 聖天子受命之符也昔
 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二門噴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沸凡
 七日河無陸地大小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
 之瑞胡為不樂耶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
 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於前元而我
 大運祚異于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乘于江漢至長
 矣

伏老伯毛銳帥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復回京師銳甚老怯懦所
 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權豪自衛高坐堅城銳
 帥師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寺與戰大敗相折官軍喪失輜重無
 算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微
 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罪但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謹按丘氏謂日後世世傳之與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可
 謹按以將否從從無辜使以備員被賊辱不自知不以責疾痛有

國家承承
 陸提督軍務陸元右都御史先是內閣要員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
 斬盜賊三名類者陞一級時刻六劉七齊彥多等雖權豪數萬然多
 楊掠廢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
 驅勝從其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
 及斬獲賊首級級報捷音降粉糞論功陸營谷大用陸完得物
 獎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過
 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天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二人有
 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川并復奉帶推勢子翁僕從數多坐
 日功級日賞屢擢日山師易糧獨資至費天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
 為之虛耗○前少師史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

○遣太監陸閻監諸軍討流賊能禮部尚書傅珪陸閻以陸完
 特討兵未有成功乃立監銘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畏懼忤
 中書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昌功者致失
 人心賊勢方交民譁恐思亂禍旦夕及
 宗社存僭冠不備言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閻監諸軍令
 珪致仕○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
 其守府李承勛討賊之斬首三千餘級○流賊趙風子伏誅風
 子寇板河兩州縣為延綏軍其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
 之其眾多潰散下劉二楊虎邢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
 遇一僧脫其度牒削髮詐為僧欲渡江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
 軍人趙成等執之起校成止于戶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破掠
 軍民船入率于江上南京蘇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劉之敗
 劉六等欲過泰卷岸趨淮安復還山東蘇揚州官軍所逼
 六月復自冠州游流上至九江
 七月又下過南星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八月劉六等射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焉
 謹按南星江之險也

太監自淮西渡江以舟師于江浦楚定其金陵一中原有天下故
 江防視前代尤甚每操江之日船艦相衛旌旗蔽空所以備奸宄
 真南無竹此也自
 成順從前北京而南京操江之營乃玩習官忽忽為故常一切戰
 兵何處無事無可用一日有警束手無措任賊縱橫上下如駒無
 人之境使世有實生將不勝其窮天流淨長太息矣夫以劉六輩
 奔賊賊素不識舟楫不習水戰是誠送死之秋使我軍前有戰
 備而後之下會如難於然不識水戰之秋使我軍前有戰

是御史江良貴奏乞旌表從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先其請復學王護衛出請近幸意票旨出於楊
廷和以請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
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為宏嘆之乃其謀請宏於
上勸令致仕○命典誥勅禮部尚書勅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兼預機務
七月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
八月朔日有食之○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速增滿速兒既遣火者他丁丁占守哈密尋遣使遺
者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
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
御道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問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
差官往經界特彭澤在四川征盜通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界
戶部侍郎馮濬總督軍餉命澤徵召三邊人馬外馮番夷內逐達賊
仍勸諭速增滿速兒并火者他丁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
拜牙印送回本城居守特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麟各上言治病者藥
無二君奕和者局無一帥其肅諸路既有劉琮總制不宜復令彭澤
總督不聽澤至甘肅召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
慘復遣人來其肅道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為番夷可以利順道通事
火信馬喇爾段幣二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
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謹按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今其肅有總制又有總督夫總督之
職按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今其肅有總制又有總督夫總督之

宜以常時居地推德制者為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
貴戚不宜復為差使若輩為煩後也平之能濟物亦無奇謀深策
惟思以利害權之矣夫性以利害權之矣夫性以利害權之矣夫性
之矣夫大人能辨之矣夫性以利害權之矣夫性以利害權之矣夫性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為事為民提學副使李春陽落職開任時事王
憲澤為極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到
誅春陽後起用憲澤以憲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承託詩文交構為
而春陽與憲澤御史江萬言因事相許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奏
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春陽言語相激憲陽通謀憲澤遂執岳
隨門子榜掠逼供無名賍私若干奏差大理卿孫應勳問岳因為
春陽以士行有虧冠帶開任時以春陽附勢借威遂致誣善遂為士
論不與後憲澤誣春陽以交通繁獄幾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赦
之猶禁錮終身焉
謹按李空同一代其才文章氣節直欲凌雲其才力大
士君子其才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謹按正德日錄曰楊事中王君昂明日張瞻言天下事屢矣累年
朝廷不聽請丞休學到任期月轉推應天王君能不應權貴楊公
則受善請滿天下兩賢之舉御史王雲鳳上揚太等言曰山中
特滿公有此也說事於王昂一版七為人所傳聞不聞厚介初脫之
轉即等其取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選之青領則誰薦起監在
正次何身而取也前御史李文達通稱實相然思屬論者以死監在
一昨伏意可罪也前御史李文達通稱實相然思屬論者以死監在
示之職史氏記職之實可畏也一身之強弱貴賤富貴安在哉
日光陰之場去過者不可復得百年數月之無多來若未以可
可畏也且用舍之問士風所繫扶正人則善風而七風以乘竊送有奔
莫運邪人則善風而七風以乘竊送有奔

上在豹房同卧起遊戲而彬龍尤盛言無不從先是學導

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遠出關外太學士楊廷和等累疏請回禁

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末年

英宗皇帝誤為姦臣欺欺妄言親征遂致駕陷虜庭往事未述可

為明證不聒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復天雨水寇軍士有死者

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

駕奔大同又明日賊以衆數萬圍和陽轉掠應州

上命諸將將擊之虜尋引去

上命諸將將擊之虜尋引去

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象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

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衍驅馳或雜色貨利凡可盡賦

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朔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舉

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

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

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 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

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既上不省○改右副都御史王績撫治鄖陽總

督東東莞人為人清介端嚴先是巡撫南京請節上疏乞省內臣以

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助陽時聞

上欲安武備諸部有備供給勤以萬計有水活虎豹以獻者悉令罷

之有分守太監呂震以進珍異行勝禁抑之袖分太監李文繼下虐

商節絕以法後陞南京戶部尚書卒

謹按 唐氏謂曰正統間雖無伏莽而官之弊者深矣

如嚴服官人與列武夫打劫頭放人王西樓作一詞曲以

激之口則以喚曲兒小兒兒大眼見他交劇了這家吹樂了那

家蓋官百姓之家各應夫役以要圖窮皆此輩往來之故也

十二月末旬 上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為平虜伯許恭為安邊伯員

應州功也

戊寅正德十三年

正月朔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詔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四月朔 上以太行太后梓宮將梓宮親詣大壽山祭告大陵遂往

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初旬有食之○是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郊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壽為威武副將軍

從以行命內閣章獻廷和等上言謂書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

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

軍國公名號無故自稱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危履混淆名議爭讓自

天子

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

陛下假飾之詞始以為戲焉耳和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飾為哉
適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
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 祖訓指此為名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 陛下之左
右及臣等代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
足恤但恐 陛下之左右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
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陛下不省

謹按此輩太學士毛公紀等也可謂痛切矣
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采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迎命耶
對曰九事可將願獨此勅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為君
乃自卑而例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劍立曰
不草勅受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
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
促草勅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
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王采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尚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鎗矣邪謀豈可聽
狃兵部尚書王愛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七月魏德權乘派入陝西固原清遠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所
所
所

建秩新氏論曰此房自承樂舉慶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使
益便中國特其長技往往能不入風雨即如動輒動我軍禦之
亦已甚難我氣日本絕無望生一戰者其學騎出志強精有能
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即肉馬馬車馬車馬車馬車
利心益欲動而吉囊有復現其蹤最稱雄傑之士餘二十
萬益以中國疆域通遼之無窮知其地處實若一旦敗處不為
所終矣

上巡出居庸關遠歷宣府至大同
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西幸榆林
已卯正德十四年

二月初旬 上自榆林幸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秦晉歷徐揚抵南原下蘇浙沿江

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營農人情恂恂特江西宣潘久富具謀侯
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韓林及諸部司屬
咸起而諍之角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筆員外郎陸濟同職
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大常博士陳九州各疏連入太
醫院醫士徐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
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陸俸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
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傑副蔡時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
於是 上大怒下旨筆陸夏良勝萬潮陳九州徐養于錦衣衛獄

命欽差張衍慶姜龍孫奉陸俸等百有七人跪于午門五日林大輅
周傑蔡時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筆等六人亦跪五
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有橋高四

鎮巡奉乞獲獎孝行乃宸濠謀謀不可從張劍斌忠江彬共言于
上將准奏令楊廷和稟旨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違勅諭廷臣曰
淮所官關係宗社之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顧義等往
諭之華其護衛等遂行

六月寧王宸濠及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遠遂遣兵攻破
南康九江府先是差類義往元頗爾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焉必擒治
寧王不知止華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兼程馳報以六月十
三日至江西德安添生日安以巡三司官等宸濠大驚宴畢即召素
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
與謀士曹者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王詩善畫宸濠素慕之與交雅

以其子為儀刑劉養正風談道學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
文及兵法識識宸濠廣致之嘗言帝星明江漢密勸宸濠舉大事濠
深信之至是開類義等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安
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待旦議
既定即夜遣人急召士實機連數輩趨之士實知有變欲自裁家人
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久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
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
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性
南京汝保無不疑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耶

太祖法制在誰人敢違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遠及孫燧

論明其不可測曰許遠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
夫縛燧及遠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驟驟淡城中男女
無不流涕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撫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
惠金高及三司等官並械鎖于獄令參政李汝金等潘鵬持檄諭務
請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為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給為提督軍務
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
攻南康知府陳壽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顛等及
衛縣官俱遁走諸郡縣皆陷已而馬思惠與參議黃宏俱憤他食
而死

嘉靖初贈孫燧禮部尚書諡忠烈許遠右副都御史諡忠節立祠省
城祠之賜額曰旌忠馬思惠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宸濠自舉事即據廬壽兵備戰具
養正船期順流下南星運近軍戰聞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任湖口
旬餘候宸濠不出眾心稍懈遂近因得為備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
留其腹心宜春王拱樞內官萬能等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舟盡奪
官民船載賊聚數萬舟檣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
指揮楊銳與知府孫文鏡安慶衛指揮文集來督死固守令軍士
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遣駐師督某進士填壘內薄攻城城上矢
石如雨下賊眾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
持書入城諭銳手斬之文解其屍投城下以殮賊兵勢遂衰

諡按宸濠之敗天從之也宸濠舉事之始明諡之變南康九江
可知乃廷晉自備自備其城之下自其其統以促其亡矣夫豈人
謀不誠實天與其家其城以不使之成也

庚辰正德十五年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

張與

正德十五年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張與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執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根無人臣禮下視公卿積悻不軌將山西看字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番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字持正而讓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警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字字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字言拒之竟獲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字每得旨乃請而奏彬計遂不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蕭學士石寶待講學士李廷相

為考試官取張浴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相毛紀題請題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於

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見即時禘廟今俱改卜至再其為非

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

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行

伏望聖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

致事務久積致生他虞不報

五月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湖沂湖湖登武當之意

內郡縣供給繁雜梁儲將見有執事奏懇請題舉班師於行宮門外

自未至西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

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目下便要題舉備等乃起

十月 上調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是月

上有南京班師凱旋

十二月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樞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

其屍而楊其灰○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

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請成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

既而交薦起之遂有是權

謹按嘉靖中胡公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諡端

食節素士也卒之日家無餘積無餘果尤受時人志存經濟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憂國為國之心老而益壯觀其遺稿十卷可

見矣

辛巳正德十六年

正月 上還京

謹按世宗正德之際而和天意有作哉

政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廢元和其弊之當也流賊之擾及於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亂也宗藩之變無異於漢七國八王之禍也存也元紅巾之

召南原更即右侍郎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欽順管上疏言久任法而併及起遷之說大意以為起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注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起于後固無其前淹時不能用欽順江西

泰和人

謹按羅欽順守九升登臺山前林編籍累今官高靖初陞前高晉以吏部尚書以父年八十乞休時奏丁憂服後復起為御史為事足跡不履城市諸省籍家若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及古今事論論無不以如為所著困知記若干卷深明性命之理又按起遷之法與久任相為流注通初為補助此議治休養論西目

祖宗制諸行之法化弘治以後乃漸不然今日置使事於循寄述其先帝嘗感事時著其說於治安要議開因知三年作主人日夫起遷之法與久任相為流注通初為補助此議治休養論西目

三月上不豫

三月十四日 上崩無嗣 慈壽皇太后定議 遵祖訓 兄終弟及之 皇太后懿旨 下江彬詔獄 論死籍其家

謹按唐氏洵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正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

徐夫中伊泥江彬家產黃金七十餘萬銀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餘萬... 物不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而乃之於民則可以得民之心... 徐夫中伊泥江彬家產黃金七十餘萬銀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餘萬... 物不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而乃之於民則可以得民之心... 徐夫中伊泥江彬家產黃金七十餘萬銀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餘萬... 物不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而乃之於民則可以得民之心...

四月二十二日 皇上御幸帝位 大行皇帝遺旨 承天達道 英肅睿晉 昭德顯功 宋文思孝 毅皇帝廟號武宗 葬康陵

五月八日上 大行皇帝遺旨 承天達道 英肅睿晉 昭德顯功 宋文思孝 毅皇帝廟號武宗 葬康陵 功不言人過失施德於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孫戈者亦不較謗言

或不免貧乏 正德中兩廢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策迎立功 慶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諡文康

據按此說用銀米出入大約幾數也隱矣傷弱見亦未及計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禮按此說朝內府費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即此二者推之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私治間至三十餘萬 正德八九年
推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中朝扇缺內侍靴鞋各用紵絲紗羅皮
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民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足而宗室之費可以備法
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非如此則宗室之費可以備法
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非如此則宗室之費可以備法
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非如此則宗室之費可以備法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嘉靖初唐事霍韜疏謂洪武初年封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一
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
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衛不計也
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弟日繁其

上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皇太后願避位，奉
 上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山大明門入
 上迎於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慈二殿。○太學士內閣
 楊廷和上疏言曰：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所
 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
 上下詔諭之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聖考稱興獻太皇
 帝，聖母稱興獻太皇后。又曰：朕奉皇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
 皇字，毋為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
 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共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
 敢辭，爾群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
 壬午嘉靖元年

正月追錄平濠功。○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
 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
 何以告知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寧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
 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
 柳繼曾、王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上心動，乃從廷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與獻帝后
 為本生父母，不稱王，而給事中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揆厥咎，徵典
 禮失中，實為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特濫邸之
 私，而月滋始多亂政者，特謂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感嘆特宮掖之私
 始得乘其貴，近侍逢迎之私，始敢干預，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履嚴，為不報

陝西甘肅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銘之死實總兵
 李隆以私憾，喉部卒殺之，及揭報其部則孫銘，酷刻激變軍士云。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訓育朕兄武宗
 爵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聖祖母貴妃事我憲宗，隆隆
 啓佑本生，父與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與獻王妃莊敬勤儉，誕育朕
 躬，不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
 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
 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給事中史道疏更武
 宗弊政，教致乞休，臣工惡奸邪，開言路，慎賞罰，行仁儉，以撥亂反正。
 上嘉納之。○上念翊戴功，封廷和見紀為伯，給諫養世襲及壽安
 太后弟邵，壽安國太后弟將倫各封伯，壽安侯張鶴齡加太師太
 監，張鶴齡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廢官其部寺堂
 各賜金，給有差。
 四月陝西巡按喻茂隆劾總兵李隆以私憾殺巡撫許銘，命速勘以
 聞。○正德中比虜太師亦不刺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京州，與阿
 你禿爾敦萬乞我曠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刺怒，大掠保岩，往西寧
 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而海，其子麻八台復侵番，番有西土列

嗚眼班板冊打力諸部漸涼西境給事中張翀蜀人也上言西土諸
 茶南距松潘函騰耳肅開區千里土廣人稠國初廢以爵賞啖以茶
 利非徒藉其互利亦漢人斷句奴右臂也今虜乃併有諸番踰秦
 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為膏肓之疾乎昔吐
 谷渾以遼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為隋唐歷世患况虜既有定穴而復
 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為患不細雖下本兵御史盧璣言○景
 皇帝當也先犯順之時為正位守國之計而募修實錄止稱邸戾王
 附 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為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于焦芳之
 手未免是非倒置乞令儒臣改撰不允
 禁閑人 弟姪官 上從彭澤議禁閑人弟姪勿得乞錦衣官以撓國是者為令
 七月汪瑠疏十漸曰
 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移移險假一漸也初每
 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滿祠今
 乃稍七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声巧技進四
 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御覽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冗費
 初詔痛革今騰驥勇士不覈實是謂冗食御馬實數不稽是謂冗費
 六漸也初裁革錦衣日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
 也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犯法者率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
 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七條稍七營換倖門復
 啓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此曰不准有司上好
 罪未正直蒼曰有旨所謂諛也拒人千里十漸也疏下所司
 謹按必臣愛君必防其漸故特作此若其于有訓武王受釐召公
 謀猷有諫今汪瑠十漸之疏誠防微大訓也與魏徵後先媲美我

世廟疏下有司可
 可謂廉慎約諫
 八月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濫宮闈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勅諭文武
 群臣同加修省以品修後併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家
 十月給事中章傳御史梁世鑾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
 倡為異學者以陸九淵為簡捷而以朱熹為支離安嚴禁以正士習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
 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論焉
 上即位屏去舊關答大用立聚而司禮廟敬備任事給事張原疏言
 敬向通宸濠巡按程啓充籍出私書而好驚情狀枯槁尤明臺諫疏
 章榮上而陛下猶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恭厥養王諒
 皆為敬腹心招權納賄並互極竄不報○給事中張翀請查革名有
 鎮守內臣以復祖制不報
 十一月庚申壽安 皇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疏
 謝因上請學新政二篇上奏災之
 十二月群臣俱奏壽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古典御奉天門
 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癸未嘉靖二年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言太監蕭敬久竊
 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取由斯人乞速逐不報○太監趙
 山死以從權功廢其子雲為錦衣指揮太監楊恐立清死復援山例
 廢養子楊倫立麒麟南京守備戴義死復廢其從子戴錦數後太監張
 欽請廢養子李贊

上以爲錦承世襲指揮本兵部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禮安樂許相卿
 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食事史道諭臣再三荷
 皇上下道于獄而今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
 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終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
 忠臣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俱見休
 有容俟物明處分是日 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疏
 謝復溫旨慰之○先是
 上不豫百官赴左角門問安司禮監官傳旨朕躬已安大臣免問
 候山東盜賊亟互用心平定于是科臣汪應揆言彈盜大畧不過安
 之勝之安之之策擇守令而已勝之之策有六曰雖問賊黨收用索
 杰扼塞險要關科告奸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彈盜與
 禦夷不同禦夷之道逐之境外而已彈盜而縱之境外是以隣國爲
 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
 兩處鎮撫以下俱坐罪報可○巡撫何天衢言洛陽乃周公經營之
 地互建廟賜額令守臣春秋二祭登封縣舊有觀星測景二臺公遺
 迹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書之史冊從
 之○御史曹嘉極論吏部尚書喬宇奸邪狀不報
 二月請諫官出巡爲金丞曹嘉極茂州判官闕閱屬豪自懸承御
 史盧煥馬錄科臣趙廷瑞御史胡效才鳳州金縣官屬荒蕪而愛
 自充非人所居人皆曰聞等至彼不死瘴毒必有知望小人承旨而
 報之者一時遂三言官已非美政况有不可言者乎不報
 謹按人臣于君必有一段精神行于諫然後可以格心定國不
 謹按人臣于君必有一段精神行于諫然後可以格心定國不

鳳志賢于抱素來由曹嘉等
 三月廷試進士賜楊榮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等疏請斥逐僧
 道停罷齋醮九卿看字等名疏諫止
 上曰覽卿等言具且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五月丁丑雷用交作擊觀皇臺候風并連石座碎之
 七月興廟祀典太常卿汪象請用十二遊豆如太廟儀禮官實諫上
 言正統本生義堂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陸似宜少殺以避二統
 之嫌 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力諍不報○錦衣百
 戶張瑾監倉崇善人主事羅洪載擬劾之瑾故哀懇願受各洪載以
 爲實畏已而答之遂遂以違制擅權錦衣官奏聞命即逮訊科臣劉
 濟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科臣周璉言
 比來陳萬言營築瑤瑋言之不省下羅洪載于詔獄尚書與交二人
 言之不聽官閣待祀廷和言之不從恐非委任老成之道不報
 九月林俊致仕 前使以李鳳陽事被詰已有去志及執奏九
 御史素武言 皇上近日以來或以卷子而冒閣壁之封或以內臣
 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勅自
 中出而政府不得發其詞法以私行而六曹不能據其志待臣之禮
 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屢罷儒術和累修此天之所以示異也科臣
 彭汝實言邇者黃風異響春旱多雷天變于上若屋矣地震泉竭播
 沙雨水地變于下者屢矣群小漸張盜賊公行草灰木異人物之變
 屢矣昔人云怨予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可爲今燕閑當費于
 女飾麗心委托于貂貂二處諸張意備縲死李陸蘇猶得無素與

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霧塞冥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
 廣南齊豫楚間所在成群泗洲洪澤江洋盜艘動以數千疏納
 上卽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
 淮鳳二府江盜勅探江伍文定擒捕之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濶等各疏言
 皇上孝事兩宮當知一日興獻 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
 遷傳命婦免朝禮數煩殊闕保不小况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
 心驚疑乞別降德音以彰至孝
 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都御史吳廷舉上言大禮宜類編成書以正前代之謬時大禮已定
 上報聞給事中張橋劾吳廷舉首鼠兩端陰附邪說劄札又疏廷舉
 欺罔九罪不報
 五月修撰呂稱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以致災變所由起引為已
 不能獻納之罪甚切直下鎮撫司考訊
 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親德殿奉安獻 皇帝神主○霍翰赴召力辨
 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總章至復上條陳七事
 上俱留不報鴻臚寺少卿胡待言祖訓兄弟終第及蓋嚴嫡庶防親親
 耳席書齊不受命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為後哉帝
 怒謫為涿州判官
 六月員外薛憲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上命鎮撫司逮訊
 ○御史段續陳相各疏等假儀禮以干進不互駁加清秩
 上怒其排妨忠良逮獄謫補遠州南京尚書楊巨顏願壽沈冬冠李

嗣允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
 責之
 七月瑄奏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
 以前無立後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于雙圃斥為人後
 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經本生父母六曰祖稱天子為祖伯
 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為壞
 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空
 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於大行壽安 太后不得率百官終三年
 喪十二曰新詔七聖改正十三曰甚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
 罔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為論條辨帝切責之
 上罷朝齋居文華殿金文華徐敵民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為
 皇伯考矣何孟春曰 憲宗時慈懿 太后聖禮部尚書姚瑛率百
 官伏哭文華門力爭 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
 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避留群臣于金水橋曰
 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
 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 皇帝 孝宗皇帝帝聲徹于內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 上命錄為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等
 八人詔獄楊慎乃被奉天門大哭群臣皆哭聲震闕
 上大怒命逮馮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金獻民等
 二百二十人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朴謫豐熙等一
 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瘡卒者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晉淵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仰祝天井泉湧山病

念建無耐博有雙鶴飛鳴送城後毋卒王哀毀骨立官塚古栢生奇
花二異香襲入人以爲孝感所致下所司勸奮命勅發論

九月正備鄭征徐文華與惠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適曰祖訓如
是古禮知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總等言當于是書墓瑄叔天會公
穆齡侯助仇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武宗爲子不更立 皇上爲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

稱 皇伯 孝昭聖伯母也宜稱 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
獻皇帝主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 孝宗敬
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曰 皇伯母恭穆

獻皇帝曰 皇考 章聖 皇太后曰 聖母 詔論天下
謙按陳建曰定此大禮似不消多言只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一語
謹按陳建曰武宗無嗣 聖天子以 獻皇帝之子遵 皇

廟之
○安陸松陵
可以人爲君得假爲人君者爲之子之說及司馬遷國之議以

上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者請改工部尚書趙璜言顯陵
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 太祖不遷孝陵

太宗不遷皇陵可以爲法帝命多官集議席書等上言顯陵勢如伏
鳳氣結盤議之書與璜等復言不可遷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群臣有罪宜下司寇問
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輒行于殿廷刑辱加于大夫非所以昭

聖德也下禮部議開○評事高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今群臣
以大札忤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謫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

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匪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遺繫

者釋之而正計者之罪

上以商臣沽名清養降二級調外○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
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臣以閉命各鎮撫官逐捕並優

恤王冕○翰林編修鄒守益等言 太祖至於歷聖相接之統不可
一日不續特以武宗爲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孝廟母昭聖以繼正

於本生之昭穆特加帝之號則于私親不可謂不悖矣乃又加以 皇
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于正統畧無分別伏望與獻帝尊號避

皇考之嫌在始封之號庶于正統不至僭擬
上不悅以守益出位妄言而責唐皇張紳鄭本公阿意朋言各奪俸

三月
謹按大禮非可一時妄議天下后世實于此瞻仰焉世前以本
謹按陳建曰武宗無嗣 聖天子以 獻皇帝之子遵 皇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在
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

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
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

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十年歲差尚爾况至今已二
百四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

乙酉嘉靖四年

正月寧波知府楊宸言本郡僻處海隅地不產素額貢綺縠市諸
湖乞改貢價料從之○巡按江西陳洪謨言禮人子事親三諫不聽

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竊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奪天子廢與在其掌握大抵此曹以充使命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深察前轍自左右服受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之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禮科給事中揚言等從上疏乞罷世室之議其畧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於天下大統無一可者章下所司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於天下大統無一可者章下所司

丙戌嘉靖五年

正月御史張象乞有伏購諸臣吏部覆議俄報罷科臣李光祿駁不報

二月虞亦卜刺任牧宰夏爾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套鎮巡官以

聞上命提督王憲燕程赴任○科臣林士元劾太學士桂芳似尚書

劾論陳洗罪至極請相加大洗負不赦之罪而專乃欲援法以抗

君忿莫橫于胸臆攻擊加于班俸失大臣體章下所司○太真人張

彥順以府第災請再遣

上命有司造橋且遣中官往其車科臣黃臣諫乞罷遣官御史嘗

慮沈請罷光祿書院供養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林豆五千二百石

命所司罷教以聞

三月廷試進士與用卿等二百人及第出身行差

四月御史鄭浩言擬張勳劫費宏受王納賂是宏為貪夫不可以司

政本矣而人無非之者以歲垢納淫之量也以得等之言宏其所以

乘國柄矣而人無與少者恐其解脫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論宏

以止足之義戒懲特舉橫之愆各令罷職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五月御史謝汝儀言近日給事中備選御史五番浩以言忤旨尋復

其官天下莫不頌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種權輒賜斥天

下莫不頌 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泰請宥種權等罪 陛下既命

部臣議上矣成而復已之臣恐歲月彌深死日踵至 陛下他日

欲悔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祺論內臣谷大用不當召選而陛下

不聽臣恐起用此輩根株日固威福日移 陛下他日欲殺然去之

其可得乎伏願推復衛道無崔文之心者輒罷余嘗張漢卿郭栢呂

稱等而叙用之退王憲谷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七月朔享太廟遣騎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喬言廟享重典不互遣代

又况臨時差遣就位誠敬何存上以喬言奪奪金條三月

八月 上欲遷居德殿于奉先殿左閣于宏一請等對曰奉慈在西

恐獻皇神明未安

上曰遷觀德殿無慮勿多言賜前失宏等不敢復請乞勅禮工

三部卜日皆慶曆春等言災異非常大工宜罷不報

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示群臣上更讓

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坤和徹獻

曰太和禮官曰章和○魯述言錦一犀牛一上命殺之府因留皮

入奏之御史張錄力諫不聽

十月 上製敬一箴及託沈浚心箴體順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

士張宏等各疏謝○上奉章聖皇 太后壽見世廟

上禮稱臣曰聖切欲訪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 皇后

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聖母請廟不可上以問璽專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 皇太后中宮安先皇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璽專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曰 高皇帝奉古廟見禮為大婚册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册后止謁奉先廟璽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互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璽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禮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為不可因且議上庸書等不能難乃請皇上同行以王斯禮從之

七月編修孫承恩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為法戒者彙括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監古韻語

謹按我世廟從諫如流見善必為可謂仁聖之主矣而孫承恩乃為其盛心也帝如神且賜名焉則君臣一德一心明良喜起之風復振于我大明宇內矣

四川巡撫御史徐子建奏旌獎孝婦張氏

謹按張氏夫早喪有一子時年病篤二年餘事之如存一日嘗謂天而後願以身代若天見其誠手空有人語曰始食養好也人終不見婦以承姑新即產腹上語從之

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以雲南地震災異上脩省疏嘉納之領示獻皇恩紀含春堂併帝所製詩序于群臣

丁亥嘉靖六年

正月上御奉天門朝賀群臣命光祿寺賜宴大歡而罷大學士楊一清等各疏謝

二月降錦衣百戶王邦奇為鎮撫時王邦奇已陞千戶遇詔削級邦奇以詔出揚廷和子深怨之及奏復舊職又為彭澤所抑乃上疏陳邊事誣澤與廷和請誅此兩人疏下兵部復上言廣宏石璉俱楊廷和好黨得奏欲為彌縫而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蕪區舊績令前後奏辭皆不得驗彭澤弟彭冲又為交通請托

上命下倖等獄令廷臣會鞫科臣楊言奏邦奇心懷怨望詬辱大臣帝怒其為大臣遊說即朝中逮繫下鎮撫司鎮遠侯顧璉覆邦奇所奏皆虛妄 上謂任隆徇情曲護切責之以楊惇隱匿卷宗視職編

求楊言輕率妄言調外任邦奇陳言希用降之

四月貴州奏地震有聲如雷三日乃止

五月京師雨錢祥臣賀表上不允

六月初費宏議世廟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及侍即劉龍言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為缺典張璉曰王制祭用生者爵 皇上嘉獻皇為天子父樂願可缺耶且天子八佾為八六十四諸侯六佾為三十六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六十八人王國朝宗廟文武舞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王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進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 桂萼言周禮以司為樂舞樂統以禮為樂之賤蓋音貴人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若去所貴者可乎

上曰爾等經籍推論其間朕甚嘉之不用武舞為缺典即增之

七月壬辰南京兩直詔求直言以修修省

上諭請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撰其有闕君德政事者直錄其義以贊其所未曉大學士楊一清言經書淵微通鑑浩繁請日誦大學衍義從之○總理河道章拯言今濟漕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濰澤

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比皆可引水南流以緩河勢但此二河通

陽縣東南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等離橋出宿

遷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至其中壅塞者宏加大加濬治庶

水勢緩而困寢無患乃為圖說以聞上然之命即舉工

九月徐溝縣民薛良証張寅係妖賊李福達易名山西巡撫江潮巡

按馬錄撫拾其事生以謀反時武定侯郭勛遺書馬錄為訟其冤錄

并劾勛下刑科給事張達等復劾勛當逆命下禁法司會問時薛良

及証者而指寅為福達寅語塞刑部尚書顏頤壽具獄如江湖馬錄

言上令午門外更訊願壽仍執前詞

上曰朕親鞫于廷揚一清以輔成不親獄訟乃已仍會訊之願壽

等乃改擬寅造妖言律

上曰妖言不見妖書令取原勘官面質言薛良昔與張寅有隙將李

午妄作福達並無反謀等情上怒令下願壽江湖馬錄等法司用

刑推究時法司虛無人乃命桂萼攝刑部張翥攝都察院方獻夫攝

大理寺訊于闕廷具得張寅被誣狀

上怒欲坐馬錄以死專請張寅未決而馬錄受死天下不服互以故

入人罪未決者論丞成嶺南釋張寅順壽江湖併原問官亦政使

按察使李璋李廷章給等官既而上諭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罪人

罪有所歸與其像及後世不若誅及其身以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

一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不妄法外用刑上不得已從

之

謹按薛良之挾仇張寅之受枉馬錄故入人罪願壽扶同抗問世

斷蓋千載所無錄論其情故置之于死而按其罪姑重之以律一

清又折獄之妙也君不廢法民不狃寬即卑卑何以加焉

張璠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

以羅真才從之○李福達獄平賜璠二品服金束帶及入閣賜王帶

銀圖書二曰忠貞良貞一曰純愆糾總楊一清曰考德中正曰純愆糾

違覆鑒曰清譯學士絕冠輔德桂萼曰忠誠靜慎純愆匡違各銀圖書

書張璠等疏謝上又慰諭之

十月初哈密為土魯番所破餘眾走入塞散處諸城並僻處以居貨

田以耕迨臣因撫留之時其酋長以屋地不足奏請量給提督尚書

王德言主魯番獻款求和哈密與後計日可待而酋長忘其故國妄

有所求且夷性無狀將來何極上從之○詹事府論陳數事一言洪

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

災荒將安仰給必與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

也一言求樂中命資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災之民令誠能查覈兵

伴招集游民給以農器使耕造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為

衣食之源請勅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破塘湖偃可蓋可洩

言內外軍職七堂數有定額今陞授漸多乞勅兵部查覈其數一言
 洪武中軍職子弟至二十方許比試罷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
 試不中者降充軍制錫世襲職考選乃今悉賂權貴雖乳臭小兒
 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率比試之定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際實
 執便夏原吉日賞賚于一時有限陞賚于後日無窮故惟陞首功餘
 皆賞賚通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何
 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
 天下生員及民間子弟誦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
 為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
 固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
 佃種疏入詔下所司

此係行
務
 謹按與瑞登曰此處若經國是務非若生職說也此方之民不習
 文士以與相高而不事誦讀一誦律先官編誦誦誦愚俗奸雄
 則乘隙為非皆後因襲之與無軍和宗所已試者欲其廣行之其
 誦矣

江西初宸濠有反狀瑞州知府宋以方繼孫民兵以備濠使至不為
 禮徵索者不應濠中以他事遣警南昌獄明日濠及械以方舟中以
 方馬濠不屆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諫上其事贈光祿卿廢一子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任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享其饋之至受
 命總督能計擒逆兇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
 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賊少等備搜求餘黨永至
 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搥重權人心惶惑 武宗崩駕遂計擒之
 若永者誠不易得乞賜起用

上蔡之乃起永提督國營
 戊子嘉靖七年
 正月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瓚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時哈爾
 靖恐言其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瓚以寧西部
 上從之瓚因論九疇謹周謂瓚死實不死 上命瓚兼提督能
 邊阿執政意務掠備至坐誣罔斬詞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力言
 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請成邊彭澤金歐民奪官廷和獲
 免

二月 上勅戶部曰甘肅遺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
 曰甘肅米價漸貴由瘦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積鹽一引輸
 粟二千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種兼糶糴聚粟所以兵強食
 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焉嘉慶永隆
 轉販銀鹽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捋腹殍
 載道空復鹽法以紓邊困置額亦云空復鈔法以存電戶輕引銀以
 與 上嘉納之

三月南順巡撫汪瓚奏元日甘肅降于長泰等縣
 上賜銀白金文綺遣官祭告焉于宗廟○勅製志靖冠服
 五月非畿山陝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
 務在者舉不在多舉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
 煩苛督人不可言屬國有不足慎者五深可慎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
 不足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投人心以因邦本求直言以防
 蔽而已 帝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恩田賦平疏陳勞

兵事勤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 上嘉之○提督二邊尚書
 王德昌請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糧草以備軍需各商開納本色未
 有慮者之行總理糧草都御史會其肅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人情
 樂從遂儲有賴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 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延和為
 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
 謹按五元功皆不利 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謀
 逆被賜死 成祖建國元功太師漢國公丘福并殺後嗣
 國全家誦海南 景帝崇廟元功兵部尚書于謙諫修天順使府
 元功武臣中國公 石亨下獄論斬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盡
 世宗入繼元功大 學士楊廷和奪官
 七月上追壽安 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 皇太后尊號聖
 皇后尊號○吏部侍郎湛若水進所選格物通要百卷詔賜覽之○
 工部侍郎潘希哲上治河疏畧曰河之漕而畧者有三一孫家渡經
 長淮衝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
 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大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分
 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
 運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水
 徐呂二洪上過開河流水茫無畔援堤塞沙大為漕患然非疏其
 上流則秋來水漲沙雜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
 未過正在疏孫家渡以復小勢請勅都御史清填淤馬疏濬從之○
 新襄伯王守仁督兵討廣西諸寨賊平之授閩上命取白金文綺賜
 之
 九月河運總督蔣應期請開新河勅即中柯惟熊贊之甚力人頗怨

議朝議履後應期請緩一日毋停止保其終事惟熊極言其不便
 卻謂兩應之應期果殺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
 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年其遺跡疏之遷道至今蒙利云
 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
 聖君子勗哉勿偽尚書胡世宇因馬賦解上之上嘉納焉○國子於
 瀾領錄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墓賜諡
 上以錄清節者聞特令治祭諡文恪
 謹按四品天恩差時諡也 限資格也 特與魯錫非例也 崇清節
 是幸也 有闕 風教多矣
 閏十月册順妃張氏為皇后
 十一月 上親製顯陵碑文召楊一清等于文華殿論曰碑類卿等
 藻潤茲特酬勞賜一清蟒衣麒麟衣各三襲王帶一張恩麒麟衣王
 帶如之清養雲鶴衣三襲金花一各上疏謝○以通惠河成糧運
 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賞賜價一十萬兩與仲以運軍疲餒請
 暫給三分之一俸一二二年後併減減運以寬貧民庶應出民受其惠
 報可
 十二月朔凍兒令牙木蘭攜沙州以索所醫弟使牙木蘭帥老弱萬
 人燭帳二千奔賓州乞金塔寺住牧守臣留之賓州滿達兒以討牙
 木蘭為詞令席力喇納兒紉尾刺斃肅州副使趙載擊却之
 已丑嘉靖八年
 正月朔風雷晦如夕○太學士楊一清上言寤寢之中非祀天之所
 每旦拜祀似煩且費請已之報聞

二月王守仁因病篤離任道苑南安守仁方論離任不暇奏請吏部

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

上謂樞維重地非事君之道况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議科

臣周延疏救不允請補外○以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會議王守仁功罪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

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甄召生徒

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免投之江不免以情天聽

幾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宏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

邪說以正人心 上曰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

術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道至仗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

終身後有腫籠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三月僉事林希元上疏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

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六急曰垂

危貧民急飭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先貧民急蠶

漆遺弃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俾

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糞有六禁曰禁濠蕪禁棧蓋禁鴉片禁抽舖

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尙文戒遺使上以其切于救民

皆從之○五色雲現于東南群臣賀表上從之

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

有弗稱者今外補○上命大學士楊一清等脩會典
五月更定表裏及諸侯朝祭服制○大學士楊一清上言京營將領
多孫勳臣世胃嘗深統禱之輩宜依弘治則刻大夏所議凡邊將曾
經戰陣偶坐事居閑者悉取來示付以寬選之任從之
六月時溫州有海賊之警有遊軍之變江陰有侯中金縵王簿之亂
科臣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江漕控制九
江安慶准楊蘇松諸郡從之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每
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歲輸災傷差徭繁重存民多投充影射
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爲可慮海戶優免止空如故報可
謹按上方無窮耗竭益明習治帶于所習事所無借而楊一府局
中人廣以非法非
八月科臣陸粲言魏維俱慢自用執拗多私而其術猶疎爲害倍淺
若寬宥奸中實陰刻嫉惡之毒一發于心如蛇蝎狂獸犯者必死
空速加誅竄上以負君忘義朕不淑私于其本職還家省改以
省後用專致仕
九月禁濠蕪開彈劾楊一清致仕復復入內閣專復散官致仕
十月朔日有會之○虜酋吉囊備谷斃榆林寧塞王瑄督兵禦之
虜得利夫瑄請自願洗蓋榆林三千餘甲燒燬堅固民賴以安○雲
南巡撫歐陽重以衛軍多異姓有伍以養餉者令殺之諸將若怨聚
衆尾柵磔毀門重圍給餉如劫巡按劉景勳重及黔國公沐紹勳
大監杜庚命令致仕劉景勳劫太過請補外科臣夏言曰撫按節命

萬里之外操縱舒憐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重名分也軍卒一詳而撫按皆罷謂紀綱法度何上切責之○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倉事濟之為言臣自七月由舒霍逾汝寧自擊光息蔡穎問蝗食禾稔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獲喜而問之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為止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盤口溢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逢子封題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及陳大可憂之事三深可

情之癖回下所司十二月虜寇大同編頭諸閩本兵推都御史王憲提兵討之憲抗言

峻拒科臣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闕廷上怒即逮訊下獄林仕元疏乞宥削籍

謹按功高而受罪者受官人頁世居藩離族化後補七馬道乘虛入寇被入境即以次填其巢穴人畏之畏賊官與北征荒

上命原計之變計欲抵四千開必歸元案乃遊擊彭成都督劉文等以自同原至北派分據要害且地且關凡據定六十五款勦

有七十六款以寧庚寅嘉靖九年

正月上元上御文華殿觀燈臣民同樂不禁○上頒敕一箴于天下學校又頒太學行義于廷臣

二月太學士楊一清卒清為人量宏識遠有文武全才功烈在陝尤著嘗勸修花馬池邊牆而復河套及勦逐海西通虜者盡有成策事

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荐入多烈言者所誅已而璉尊以大禮議合力為存引清亦盡心贊助時璉柄國清稍示裁

抑其黨極力攻之誣以罪清既去復與許獄証成其罪削籍重居忽已不樂疽發背先已之前數日狃自疏解言身被賊汚死不瞑目

上聞而憐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諡文襄○給事中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莊田為親蚕殿公親園以備宮中之養上以其疏示璉

璉請擇建壇制詔如議行三月夏言疏古者祀天子南郊祭地于澤華南郊學北郊順天地之

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

上嘉納之賜四品服霍福言親蚕為亂成法分郊為奉朝政上怒福要名治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鄒文憲言郊祀親蚕之議

夏言未必是而霍福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蚕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勘酌裁定 上責福附和降邊方雜戩

六月禮官李時與璉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科臣高

金因請邵元節李得慶其人號上令錦衣衛逮訊所使禮官告撤廣孝以正祀典容元節以隆祈禱者國典之大者上悅釋金獄○大明

集禮書成上親製文序之七月戶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因災求直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至蓋綠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錄遂進耳露矣徐璣及

范仲斌進瑞麥矣指揮張揖又進嘉禾矣汪鉞楊東又進益花矣禮部又再請賀矣夫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鉞徐璣楊東等

叨列憲臣禮官李時官居八座乃亦昧利微我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而流涕者也乞嚴加禁遏因餘陳時務最大者四曰崇治本信諭令廣延納廉無恥最急者三曰惜人才固違圍正治教疏上下錦衣衛擄訊

九月總制三邊王璠奏字夏一鎮接莊浪墩營為西北第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墜堡遺墟從之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謹按 吳龜登曰寂法之于孫許屬其即于在大其烈而中不勤文定大察翁眉而不驚以故保

十月桂憲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序下部議以

蒙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為天下根本之屬為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為

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皆據之教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若互崇胎教以敦女習但醫隊人只許記百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

風俗不得記講經講道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啟奉 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慈豆用十象用六俯立敬聖公祠祀以梁統以類無

鮮曾點孟孫氏配從祀申公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蓬瑤等子卿增入后營主通歐陽修胡瑗蔡文定等俱從張璠議也

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

十二月朔日有食靈露如多自辰至午詔求直言時夏言上疏言目食如多主群險薄蝕之象也海內不時必有虎狼狀象侵犯中國互

連國稍加嚴緝其日為操練以張皇國之威靈也從之

辛卯嘉靖十年

正月上奉天門出朝群臣畢召張璠論之曰朕欲自今春夏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治月冬中旬擇日大治以 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

歲暮序行于奉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不惑即會禮官李時議上或否夏言助之應如論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樂如九廟狀舉太廟南向而群廟通遷就室各南向遷德祖于祧殿不預時享○詔更

禮二部備洪武十九年後弘治十一年前例三途並用務得人以稱朕用賢之意○桂憲乞歸尋卒贈太傅諡文襄

張璠以名有嫌御請易名 上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旌表貴州包琦孝子年十一知割

肢供親 上親書種子知孝四字獎之

三月定丙辛年舉行禘禮于大廟神牌稱皇初祖神也

上親行耕藉禮于郊○冊九嬪○尚書胡世寧奏為人風采峻整

貞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與政侃侃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建開留都新河及閉關以棄洽密一議

尤爲謀國石登卒贈少保端敏
五月早 上親禮甫于殿陛三日用大霧張李敬率群臣奏賀

上不許○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諡康惠

閏六月當震午門西角樓 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修省○行

入司臣薛儀言祖宗分封宗室留親王一人司香名曰守城王乞查

舊典釋嘗而親者迎取入京

上怒遂問追及主使佩與大常卿彭澤爲事夏言同年時言教以事

忤于敬澤以議禮故結欬平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儀備榜掠官所

自爲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儀瞑目曰張少傳趣我上者與言何與

上釋言出平教二密疏以示群臣斥其枝同着致仕去澤遣成儀

爲民○彗星見于東井有尾如斗柄

八月行夕月禮○無逸殿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

御史周相言國初舊制每引約銀八分 永樂中輸粟二斗五升價

平邊足歲定七十二萬引常服什七需次製之存積什三不時越於

成化中每引三錢五分正德中四錢今六錢矣而無籍之徒板托權

要有占中買膏之弊益商上納有輕犯包攬之奸各場官橫斗頭火

耗勸借需求守候盤踞頃刻名曰六錢竟將倍蓰商不得不爲

夾帶計矣此餘益之課納諸運司輸之太倉不若以利通商使之赴

邊遠以輸稅之爲愈也商人方苦正益越邊正引之難納銀運司之

費故累年報中引目不肯盡支徐爲夾帶計而各場餘塩悉爲夾帶

官司不爲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關中不時之需也而

其功中時務詔如議行○晉王知祥事嫡母郝妃及生母彭氏甚孝

謹母如養親痛幾絕有恙之產于寢宮白鶴旋舞祭所人以爲孝感

所致

十一月時貽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其貞祠祀之

連何雄下獄

謹按廉耻者人身之大防也節義者人之貞操也母誼慈恩人皆

謂死是良心存亡不至漸壞誰謂二女一女流也一女

世廟立雙貞祠祀之正以重廉節義之防也

壬辰嘉靖十一年

正月星隕于地光芒亘耀南北○南京御史馬駁等十人劾尚書王

瓊上怒詔下獄○駕幸西苑召張李敬李賡至大液池賜酒饌珍餌

大宴而罷李敬李時表謝

上諭之曰朕夙夜而思不知如何上同堯舜之治卿等當勉力輔朕

以休朕願治之意乎李敬扣首而答曰陛下此言何憂治之不古若

也○始行祈穀禮○御製西苑視谷祇先黍稷且賦手授李敬因食

庚和以爲徵戒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三月殿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虜人榆林寨大掠官

兵追走下海而去
五月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同李敬入閣辦事○夏言
疏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舊典今土番投入幾二百人
以索牙木蘭爲詞要賞不貲妄勒都御史趙載查勘定數勿貪款
之虛名失御與之上策允之
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瓊卒贈少保諡恭襄○尚書汪廷相條

陳江防事。一留太倉兵備一負督理海濱以備盜一禁道沙紅與
取私鹽以肆標掠一港口要害之地宜復置巡緝一督捕操江以時
巡歷江道其新江口宜設官軍以聽調遣疏上得旨兵備不必多設
餘俱如議行

彗星見東井芒長尺餘後東北行歷天津望宿苦漸至丈餘掃太微
垣諸星及角宿大門九百十五日而滅○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
運之功宜配享泰封與徐達並部議以晉益惟帳帳復中原基功實
多太祖召諭再三許以世襲冊書之誓俱存錄券載在國史願與亡
繼絕 上七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鄭愈皆許傳襲

謹按漢朝自孔明而下智妙靈異若劉基而征北伐左攻右討
身死後如神決機惟實可謂不世之功也而北太祖止封其
孫益諱不世也對基以天道焉心狀以盈滿覆盆力戒此斥世傳

九月歷代帝王廟版○以汪鑑為吏部尚書科臣崇洪劾鑑奸暴上
怒命奪洪俸○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見東方是君臣爭
明彗字入并奸臣在側張平教勞權驕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乎敬

孤游擊俱報聞給事中秦晉劾平教陰謀奸媚妖星甚乞嚴以
以回天意 上曰秦晉言出忠諫今平教自陳平致任○侍讀學士
吳憲郭維藩進請思請省無益之費罷得已之復維藩請去操切更
張之弊務致復傳大之體

上諭李時問之今條例以即
十月編修榜名上修省疏言汪鑑小人之尤郭勛奸面之性而
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盡是偏于怒也且工作不可廢真

禱祀不可累舉 上怒收繫破訊錄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為報
復 上益怒命王使名顯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
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鞠之楊名成違宗明調外任○清龍殿
翠芳亭錫芬亭寶月亭工成上親製文字書之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免汪鑑等各獻詩章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上元 上御文華殿親燈召張孚敬諭之曰君臣一德自古為
難朕欲今春更始一代維新之治親正人遠儉小而君臣上下皆一
德一心不知如何而可也張孚敬曰君擇臣臣亦擇君願 陛下持
明哲之體而不為欲奪斯所親皆正人無檢壬矣

上嘉納之○直隸巡撫馮恩上言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鑑方獻夫之
奸不測 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
敬根本之蠱也鑑腹心之蠱也獻夫門庭之蠱也乞斬三奸以慮更
新之象 上怒遂繫即訊○汪鑑許馮恩諸不法事摘疏者字時要

言當上言大臣德政律斬時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
立名非真即殺之吾儕任其若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當自敗
耳遂得長繫待獄及朝審汪鑑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關跪鑑令脊
卒拽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為厲鬼殺汝鑑曰吾且殺
汝侯為厲鬼來晚也且而自為氣節乎獄中受諸饒道何節也恩曰

思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囚皆有官爵貴人而受其貨乎汝愛
某金權相慮某王孫起廢罪可推發教即欲起欲以手批之為何儼
所格遂書情真慮決王廷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一年不殺一直

官音俾安得作備。上微聞其言。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于馮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有縛關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即其質之。遂得減死。戊戌雷州。○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而聖言請告廟許之。三月視大學。○初開經筵。○憂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褒獎。馬賜白金襲彩段。○御宴倫堂。祭酒林文俊。講原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願卦。賜坐。講畢。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互講。力求行以資治化。四月。應天巡撫陳獻可。白兔。上曰。白鹿。鵠。兔。至重。出以明示天下。勿來獻。尚書注錄作詩三章。美上謙冲之德。上褒答之。五月。召見閣學。李賓。復任。六月。出。畢昂。七月。本兵奏。耳肅在河外。歲費縣官官錢。乞復屯政。從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九月。荐西苑新稻于內殿。十月。朔日有食之。○星。隕如雨。○皇子卒。○大同總兵李璡。議于天城。左。沒濠四十里。以渴。屬騎而橫楚。其意。復卒。王保等倡亂。從者七十人。共殺璡。巡撫潘做。疏。值會。苛刻。激兵。悉。委。請。置。勿。問。總。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疏。討。渠。魁。實。協。從。降。筆。書。責。總。制。巡。撫。相。機。勸。做。乃。討。擒。首。惡。若。干。人。時。源。清。駐。陽。和。下。榜。曰。五。堡。之。變。朝廷。大。寬。奉。復。版。至。帥。天。討。必。誅。於是。五。堡。遺。孽。皆。懼。悔。○源。清。曰。甲。申。之。後。

胡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入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誣之耳。做乃更捕八十人。既夕。諸卒拒。不納。源清督兵入。先遣金事。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詎。言。兵。來。屠。城。更。擣。城。叛。允。中。又。擒。二十。人。餘。稍。解。散。黎明。源清斬。開。大。殺。五。堡。遺。孽。俱。亂。少。頃。卸。永。兵。至。亂。兵。迎。敵。殺。乘。將。一。人。做。馳。往。諭。應。曰。城外。屍。骸。道。矣。尚。給。我。耶。時。本。兵。欲。大。發。兵。勦。之。乃。以。江。桓。總。兵。王。繼。祖。巡。撫。既。至。繼。祖。請。假。金牌。入。城。諭。之。蓋。慮。其。比。連。廣。謀。也。源清乃言。宗。室。諸。官。悉。以。從。賊。本。兵。議。速。攻。之。源清令。郎。中。李。文。芝。至。壽。楚。書。穴。城。水。灌。之。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寇。以。賜。我。師。卸。永。禦。之。不。利。諸。卒。鼓。譟。應。引。酋。入。城。指。代。府。屬。爵。屬。留。精。騎。犄。角。我。師。而。分。掠。應。朔。諸。州。諸。路。戒。嚴。

上納夏言議。論曰。叛卒謀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赦人耳。卸永源清貪功。嘗殺妄傳。屠城。以致劫。因通。屬。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遣。必。欲。城。破。人。滅。變。使。成。功。何。由。與。復。今。罪。惡。二。人。別。遣。大。臣。倫。屬。查。擒。渠。魁。源清乞。休。乃。以。張。瑄。代。為。總。制。瑄。至。下。令。毋。攻。城。卒。登。陴。愬。曰。吾。等。非。親。主。帥。者。畏。死。自。保。耳。棄。令。楚。書。入。諭。用。兵。非。朝廷。意。也。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倡。亂。三十。餘。級。獻。軍。門。繼。祖。乃。入。駐。節。撫。陳。賑。濟。瑄。隨。至。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請。嚴。明。御。史。蘇。佑。亦。至。會。飲。城中。大。定。屬。聞。之。引。去。諸。聞。久。之。惟。源清。卸。永。下。獄。源清。卸。永。降。級。立。功。洛。做。孫。允。中。原。取。致。仕。張。瑄。繼。祖。等。賞。賜。有。差。○慈。壽。皇。太后。第。張。鶴。齡。延。修。先。朝。時。規。疏。條。

正德中。日者。貴。祖。有。子。嗣。為。延。賢。奴。父子。不。相。能。祖。素。延。賢。等。與。子。

聞不執狀指揮司取負延齡五百金索之急逐拾祖所首為疏以許
延齡事下刑部勒得擬實懲罰宅及獲殺僧輝司聰事有證其餘
誦不執事處遠無左驗尚書等以應擬親臣具獄詞識
上上怒曰延齡罪在十惡其跡甚明安從重罪第告變人亡無從質
証本但以罪此殺人不法論死親屬同惡相濟姑單爵爵賢不奉公
兼法住三月俸

十二月禮部奏今年災異地震八星隕有聲三天鼓鳴一雷震殺入
一火災一山東平山衛民家牛生犢身有文前兩足及尾皆成鱗甲
中皆義毛貴州嚴衛民家生一男兩頭四手四足奏上報聞禮臣復
言類奏災異異朝舊規歷年以來申飾修省今聖德謙冲似蒙採聽
而于臣工無所施行將請 陛下以災異為譴恐非所以克謹天戒
也 上報以教不修省仍戒臣工毋得視為故事

甲午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后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張平教
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
得挾私報復王廷相掌院請如平教議 上曰此祖制也掌院多事
姑息巡按放縱按司畏法殊非政體令通諭行之

三月金星昼見光輝與日爭明
四月詔理廣平獄特巡按李新芳按廣平門卒候撤新芳等傳聞知
府李應霄謀殺之飛檄徵兵購擒應霄夜經歷吳尚質捕掠備至
六比應霄欲不從權之死後收知縣周謙下獄推官楊經翰之

經承旨誣誣謀殺那使律斬遂以上聞又遣書巡撫周金共濟金不
從騰胥周謙亦各訴稱 上命新芳回籍而收楊經翰之周金巡廣
東士民遂訴誣狂經恨周芳者芳携經走周金効芳舉措乖違構案
妄報下都察院議

科臣董懷理言目前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與其弊有四胡馬克
斥鹽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無以
耕也套為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者按籍征賦非扣
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
創衛所或增墻垣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
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慮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關
中不得米價騰貴石糶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
守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
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
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回樂從然不以開墾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
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
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灶兩利而
國課克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鋒填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平教李時入
見以黃紙御書宣宗典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景泰和輿地圖詩一章
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誥莊敏
謹按誥實人即前家宰進之子誥學能文所著有通製前編圖
譜按誥身詩書傳于世

六月南京太廟災○建寧吳成于重華殿西時九朝寶訓及黃錄

史 32-368

八月御史李德裕曰江非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勢者甚且陵寢高墉皆在其地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遷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和替佐戒進之辭以進留覽

十一月建九五齋精一堂為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于東室繪敬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葷菜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于是孚敬等恭誦恭默室瞻龍馬神龜丹鳳三圖復賜賜親文華殿頌及詩以進優詔答之○侍讀康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

十二月岑邦相歸田州盧蘇林興復功益肆專橫漸與邦相隙除令黨刺之不克邦相糾黨伐蘇蘇敗還蘇乃攻邦相殺之都御史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立其子芝猛仲子邦佐爭立亂作事聞下督府及蔡經代撫亦曰兩江苦兵革久矣邦相逐母虐下蘇為殺殺怒耳其勿問官之如故諸王官相腐嘆曰殺人不罪弑王無刑吾肯手足豎賜皆懸于僕妾矣

乙未嘉靖十四年
正月上以御製元旦詩一章示張孚敬李時郭勛汪紘夏言等令之○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莊肅皇后崩武宗后也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建支祖世室為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教統矣廟制未成身祖敬宗之道謂何其甚

三月禮部請大行莊肅皇后諡字敬以為定用二字四字夏言李時以為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恭宗似應一體題稱謂皇朝事體在所當遷上不悅遂用大字字號莊肅恭宗安後皇后

有差○字真鑑巡張文魁奏屬西吉靈庵哈糾殺于花馬池等任彼意圖入危所有邊境俱應修築該鎮官軍勢儘不堪興作乞量起內郡民夫充復及秋清濟月備禦報可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齎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憂鬱成疾大臣疾者朕合藥救味神效茲賜卿一服以此得愈朕慰朕懷字敬奏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廉與疊存問有加

上曰故事賜食不落夾此佛氏語不雅馴十五日互荐新麥因為飯賜餅臣食感以賜常○改遷功臣姚廣孝位于興善寺祀典如故六月以獻皇帝諡降宮中即其地為祥宮康道南撰頌以獻優詔答之○遣官視學教疾召入朝道復病上疏乞歸詔從之
七月召嚴宏入闕辦事○吉囊入榆林塞掠內郡奏將魏祥炮之詔廷其忠賜其子金帛各五十兩○都指揮劉尚德襲屯田侵占者戊卒惡之遂亂誣德無呂經重欽刺單介而馳尚德逃乃屬經署鼓譟天震執經屠錫諸獄縱火延燒公署俱焚事聞論經激變命諸軍

訊官校至廣寧諸軍疑是詐為脫經者復訊併官校悉置獄
 等官臨下本兵議侍郎林廷昂請親詣訪捕報可
 八月科臣楊傑言建文諸臣銜張忱陳迪齊泰卓敬胡子昭景清
 鍊子宜錫子宜方孝孺等忠義凜然宜加官贈諡錄其子孫夏言獲
 諸臣悻悻國僕不識諱忌上責傑始宥之○貴州諸生附試雲南
 道理艱阻禮科田秋 請蒙省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
 五人○上與輔臣從容語諸臣曰王廷相賢矣梁材甚正正賢尚
 健恨奏養汪鑑無定見考察多狂抑贊宏曰近部中與霍綱爭
 上曰若爭鑑猶是時安使謂為尚書部事益敵他日又曰張孚敬忠
 誠才畧但不惜人材耳咸服上意是月中虜以數萬騎犯大同
 時總兵張鳳以八少不敢進敵有生員王邦直者磁州人力舉千斤
 是時是患孔棘詠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內無按官以邦直應詔備
 之戰勇殺我寡盾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
 何見賊不殺邦直耻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
 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九月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弘李時論之曰朕今日閒暇與卿等出
 遊因命出觀東華書無逸宮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露其後
 迹王業以農功為重西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所咏西風曲長
 句東西小亭二碑上有製文述創業幾廷之故而有微无切宏因存
 姚鍊為三邊總制上命賜酒飯錄起錄用焉
 罷吏部尚書汪飲下給事中薛宗鑑御史曹紳獄詔榜訊降給事中
 孫應奎御史會選等各一級調外任用先是宗鑑應奎交章論飲奸

邪誤國賊上章自定
 上慰留之召費鉉李時論曰鉉尤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類立朝且文
 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上意諭鉉始引疾賜還乃出卿等
 疏責諸臣廷杖降級有差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額上章○費宏卒于
 官賜太保諡文憲
 十二月延津民李世臣自言有女端履堪充下陳妻言請擇日選視
 上曰知享之初淑女適至天意也不必選擇命進大內
 丙申夏靖十五年
 正月三邊總制唐繼請初甘肅守臣積芻糧閱兵馬立重賞募勇敢
 令人分番海上密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搆
 之為間繼布之為差接伺屬間隙為立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
 從之○詔復彭澤官秩優加郵典
 錄平遼陽廣寧功陞巡按曾鉉為大理寺丞餘賞有差○處道南
 言九廟慶成謹撰程頌上獻命付史館
 二月兵部以 聖駕詣陵上履障防守事宜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勳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
 少田地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時曰營立瀾會諸
 京師當設四輔以離清為兩昌平為非分州份定為東西各屯兵
 二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兩護京師非護陵備增
 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勳議以聞
 四月詔上謂七陵遺遺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浚祭顯陵○

五月端陽節宴百官奉天殿賜助時言虎牙扇等物填之
 ○大善殿本新佛像
 ○大善殿本新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疏樸二京賦詩村史館
 七月御史上言三事一請許漕卒載貨物以通下情二請餘盜盡入
 塞下以寡獲備三請復設礦課以助工費章于所司○遣官視張字
 教疾傳諭諭之○皇太后成
 八月是屬西晉漢軍殺匈奴山後分危涼州副總兵王輔率兵
 逐之塞外孤山墩營酋長一人斬首五十四級獲馬百四十四匹已而
 屬復入莊浪境絕兵美與馳兵再戰再勝屬騎大集乘伏兵空口伴
 北勇追之逐頹伏中斬首七十餘級獲馬二百匹燒燬陞烈天和左
 都御史賜書書奏奏餘陞陞有差
 九月 上如天壽山遊幸肅 皇太后神王于裕後孝穆 皇太后
 孝惠天 皇太后神王于茂陵各享殿夏月時皇從遷宮祖考於
 內殿
 十月戊子皇太子生越五日
 上御奉天門受朝賀○更世廟名爲獻 皇帝廟
 十二月奉太廟神主于太宗廟列聖神主于昭穆廟翌日奉獻
 皇極神主于社稷廟○以上兩宮極神主郊廟社稷○命郭勛祭

時皇言訊法司因○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汪鏞卒○加授致一人
 聖元節禮部尚書以爲祀皇嗣生也○依聖濟殿祭先醫○初張延
 齡下獄刑部王事沈春以戚憾故不令入重獄後代相華寬復憐人
 勳東山拾遺殿在獄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當罰于端
 上怒下都察院擬奏等語斥有差○五色雲見于西北勳時等上賀
 以爲生皇嗣而雲見上喜賜助等酒饌大宴而罷仍各賜金帛
 丁酉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 穆宗莊皇帝○徵王輝得自冠擬續以
 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羣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謹按嘉靖十六年閏二月郭英中李翰謀逆謀意伯劉差值高廟位
 三國志徐盛又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言生於上蓋射那女
 英之功傳說宮禁勳人雖聞已乃亂乞祀英廟無文官本開國
 功臣而論定矣時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郭清言英廟祀
 諸臣仰次上下且不可見有無之類職職皆指于勳言往年逆
 基廟享以文臣放棄刑會然願從臣劉英武臣力紛然阻忌
 進英廟
 穆宗京師祀金山建造行宮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四月車駕還京○安南國世孫黎寧遣人奏稱首使不通由莫登庸
 不軌道路阻截請討 上差官勸覆以圍
 五月雷震護身殿賜吻○科臣胡汝霖劾穆宗行旣彰致論列
 不宜具奏有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妄有劾不得強辨○復起御
 史毛伯温到京上今之候任征討安南命條六事一曰正名二曰

用兵三日用人四日理財五日明賞罰六日一事體俱允之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書其屬刁鮮為詞察獲其

議者阮景等八名偽印一方大誥一通奏劄

上曰登庸寡立偽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刁鮮等授以官爵○

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言刻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官不書名

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嚴典試江汝寧歐陽衡廣東巡

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不得應試兩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濬卒諡文僖

十二月侍讀郭維藩卒上念講學勞特賜祭葬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如

議行

謹按天下之道大中至正而已世儒相習集取故釋人耳目黃庭

心壞不小也我世廟詔諸正之

三月 廷試賜茅璜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四月李時夏言郭勛屬黨請天壽山回駐沙河行宮言厨中失火延

喪三人行帳上以言不妄放失至是命省殿以副簡任○郭勛欲復

鎮守內官兵部許璜科臣光降等言皇上登極詔華內臣中外稱

快徒因取礦一事而欲并復鎮守恐贖貨殃民天下洶洶上從之○

五月大旱 上躬養雨御製稅文藝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

足塞臣表賀

六月朔朔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 皇帝廟稱宗以

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空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

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上謂 皇考稱宗不為過情嵩乃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

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胃疏諫黜為民

八月虜酋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級陞和共

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

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廟宗稱于是尊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

帝為成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奉獻宗祖王祔大廟

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諡布告天

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曠蕩之恩二崇安靜之吏三重撫按

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上以仁授議禮請戊諸臣令廷

杖編籍過限○御史葉喬休陳五事一禁奸弊以節工役二重懲防

以銷隱變三去匪人以重大臣指嚴嵩林廷弼張璠雲報聞

冬至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徽宗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

視天顏懷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李時卒于官諡文康○進夏言

養益殿大學士上議南巡科臣姜良輔諫止報聞

己亥歲十八年

正月加冕言少師顧剛臣少保皆武英殿○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

建遺骸監欲躬詣與大臣周旋十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

二月辛丑冊立 皇太子是日午時有五彩雲現言疏賀

上以慈寧九席未除免賀○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蔭子有加

上親按盜法以免身奉 上謚曰忠蓋特眷云

謹按張文忠諫狗固之純臣振古之人豈敢當其稱特傳朝文武不俸薛嚴義正一言即合世廟之心破新進之謀張與大獄及制法吏之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權蔽王相先之好豈世俗便也如也者皆謂政居功滿三十年不進一內侍不答一內詞不

文忠則其人可知也

尚書許瑣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上第以

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輝等太學士顧鼎臣張

瓚等協守○乙卯駕崩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上邊邊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

入負上出烟中閣婢有焚死者越三日乃行次亢村行殿復火

上大怒乃逮嚴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執以示儆○遣駙馬劉景

和往祭漢世祖墓亮羊祐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金齋

即御雲宮謂皇太子隆慶殿辛丑駕幸維揚山隆慶稽首騎登山陵

立廟于維陵之比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

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虞道南歐陽巡江漢賦命付

史館閱禮部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禱頒詔天下王辰駕發承天殿

思賦念所經供億良者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嚴都縣有吏毋其失于紀載今乘使親臨乞

廟祀載祀真從之○壬子上還京師厚臣以上遊幸歸乃作觀風賦

上閱之命載于史館賜湯候大宴群臣而罷

五月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疑緩上因責言不敬

言具疏引罪 上怒曰寡言欺慢不恭日選宮寮不愜人望密疏違

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并歷年論劄繳進毋匿革其勅階少師令

致仕尋召還為少傅復入內閣○甲申獻 皇后靈輓發京師

六月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如承樂初例○水火

金木四星震東井○南京考功郎鄭守益禮部尚書霍韜獻東宮聖

學圖冊凡十三事

上曰此冊語多訛訕無人臣禮姑不罪○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

文康榮諱

謹按王世貞曰方士之有也自 世宗始也

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七月遼東廣寧衛達軍終伏作亂提兵馬永督家丁三百人盡滅

之匪承左都督○二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勅輔大臣以神王升祔廟享禮成上表奉慰

九月 上諭輔臣曰朕命東臺國辭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

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

元氣而端拱恭然不遇聲色保復元神仙將不求自至上怒遽訊死

獄中○虜酋曹吉言那林台吉屯收邊外入掠宣府諸路參將賈英

應兵而前伏殺殺掠士馬無算總兵汪桓以不援奪兵柄

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欽嘗熱人正德中御史以劾漕繁考
宛達請贈秩廢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謹按自五堡之後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繼等又殺總兵李達鎮
無何汝無我我法軍今且在我不敢破網網俱因其家丁
內恐你不得用其與同其若五堡
諱震益身先之與同其若五堡
竟服屬不敢近塞卒贈是職

十二月太常卿楊孔暉卒諡文簡暉嘗邑人有俊才好古文辭行已
端雅士論重之及卒以有講讀勞恤典有加○致任工部尚書陳雅

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恩請加禮以云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一夫歲如例○

是年建紫新坡知縣吳瑛請京杖于關廷世茂退

謹按瑛為保定新坡知縣有清川衛軍餘府剛者瑛後妻言列其
誦之身百子足與處婦亮走訴御史金清徵保定府收理置對
因得用瑛後妻言欲非真不孝者清獨奏聞
上謂瑛專擅擅殺罪當死乃遷瑛至京廷杖一百發遣世茂亡命
謀之江道亦各論成

庚子嘉靖十九年

正月行邊使兵部尚書崔彥舉事峻選京詔以原職入閣辦事

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遂變為紅赤色暴風忽起環文德坊

等處上曰此異風也占謂王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遣事以聞○御

史地屬言助養河民就食應天受役而匠額不能過及仇死數道

陰風傳雨號泣悲呻在天之靈必有惻然者謹效歌俟為前十二以

聞乞命限嚴散遣詔從之○命修興創宮殿

三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詔令南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學士開任

慶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詔營仁壽宮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

謹按胡氏同邑李華順父南遠方始身氏在縱月與惡少張柳
惡少百計乘夜毒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始竟謀殺之
柳按上其事詔旌表為立祠名哀烈賜祭一壇

襄陽縣天鼓鳴夜星隕如兩群臣奏言以為王兵之召召募壯士訓

練軍卒詔

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良秦毒時良等聚眾馬駝

沙為寇是月舟陽道游滑舟由孟清渡江見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

百人商船被掠木盛執捕官繫檣竿財被之悉逐震勦南科劾該府

官不濟渠以致胃險恐危乞置于理 上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

職謂何令奉俸置理有差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刻手救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劉賢卒諡榮襄賢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改人服

其操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

金助工雷壇

上悅授是術後術卒不驗○叙孫虜功劉天和等陞賞有差大同友

卒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夫章高懷智等皆為曾目餘皆偽作

傳道流言惑負負同窺我虛實甚悉至是虜入大同鎮卒陰與約

勿入真亦不汝阻嘴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甘肅

領縣交城汾州至平虜衛投掠無算假道大同過其卒則以所掠遺
之撫總荷幸無事而宣府亦觀望不為應援山西巡撫陳請告急言
大虜深入十日不返禍且不測而本兵張瓚乃虜且退矣何事張
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營諸將以矢劍殉旣而守陴者酒
不戒虜登陴入大掠固原乃召驍帥立斬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千
赴虜而檄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大雷雨虜弓解馬斃虜
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犄角強弩大礮虜奔北不暇
殺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捷聞○上吉廟策勳歷子

九月火星犯南斗

十月大學士領門臣卒贈太保諡文康臣崑山人性樂易無畦町
自入講筵即受知于上及卒遣表勸

上親覽愛民保護聖躬。上覽之悲悼撤朝一日○禮部尚書霍爾
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敏繼南海人以議大禮稱旨陞詹事府王會試
充大明會典副總裁官語直好古行誼高潔當嘉靖長桂始倡
繼統之議舉朝皆非之至指為奸邪備詬以其言為是屢獻議助之
至定大禮願稱其力上以其才可任公卿不次擢用一歲中起拜
八座猶亦自以家祿知遇知無不言無復顧忌朝廷有大政輒
進論數千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論好高不能達時宜
初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訾夏言以論事不合並相攻訐如仇讎
久之上亦頗厭之其才有餘而器不足者矣○金星晝見
十一月慈慶宮本恩殿工成○虜入大同塞倭掠而去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謙進娶金道百問上令禮部校刻之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科臣李文進請禁入覲諸臣以書略問遣權貴者上可其奏
二月御史楊爵餘列五事謂失人心而致危亂上怒甚械訊禁獄
三月命公侯伯子孫拜單方許請襲○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
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而縛軍門獻欵請罪○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
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銀印取毛伯温回京
按莫登庸自測不可以修其老道也而謂其名侵掠人民而
謂其其微乃不計焉則不第莫之窺探術
不得行且造冊于那國黎民匪淺形也

宗廟於成仁二主燬○恭奉二主于景成殿○詔止一切工役
六月僧乞不許逐入寇邊官降黜有差大同鎮東南流其光如
炬俄而天譴鳴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相謀襲時嚴高
受賂為請得旨遷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縣
子惟燦與嫡孫燦爭立燦復受金亦為援允王妃擊登聞鼓奏之
因劾燦會狀上曰表和惟燦襲爵行所司劾之嵩妄意任事毋以人
言介意

八月虜酋俺答阿不孤以求貢不許入犯山西
上從馮亮等議命左都御史胡守中禦之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壽懿翊天濟聖敬皇后○
令夏言致仕○速郭勛于獄論死
謹按夏言劾郭勛欺罔狀助成諡○上復謂言之已而六科
諸臣意賢劾郭勛欺罔狀助成諡○上復謂言之已而六科

受委勢而... 上允之命... 同抗違一併... 斃于獄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朝辨學

十一月遼節臣往山西賑被虜郡縣

十二月南科王為論胡守中與張璠嚴嵩深相結納與助互為好會近因助敗抗疏陳許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脫禍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泊本兵議遣大臣總督劾遼

上特以守中為兵部侍郎及至顧乾沒幣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廣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將金錢巡接洪輝劫之亦不報至是諸邊諫連疏入詔遂至命訊論斬南科李華妻胡氏

○詔禁革餘鹽

○日鹽法壞于餘鹽即革之以後祖宗之舊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廣請出通倉糶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飢歉從之三月尚書顧璘與都志進呈 上以事多誤命部臣削訂○時議禁大同進垣樊魏祖恐虜隊圍不能築冀大有為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為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既設外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讓虜劫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危西河棄而甘肅危大寧棄而薊州邊三空河套而遼東棟乃修築則邊亦一時極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為力耳 上命整兵固守修垣如已之○北虜掠蘭州聞官兵即遁入海○夏言九載滿考賜段鈔勅

賜養論
五月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柳尚少保錄平安南功也
五月五月錄廣使石天爵
六月虜擁警營廣武天屹峽攻塘我兵敗績虜乘夜趨鳳門沙溝墩越關南代州○虜薄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火器應敵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
七月朔日有食之單大學士夏言取閣任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人奪級外補有差
○按初廷立登萊之官蓋欲盡計言之職有災使必開澤儲儲知世言失登以歸我我世廟俱奪級有差真所稱則則之朝而亦何時之有
○詔華周府將軍安濬為庶人時河南諸宗人缺祿米一百萬石諸將軍安濬等五百人請推行臺門凌逼無臣魏有本亦開澤軍濬爵
○雷紹曰洪武初年封周王子河南所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至三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賓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多而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源所由不給也

八月火星犯南斗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諡文簡稱高陵人性類敏誠確力學慕古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閩中以進士第一人除僉撰遂瑾以紳同鄉欲引附已唯以入閣糾絕不往來瑾憾之且欲中傷之會瑾敗得已後累至今官卒
嚴嵩入武英殿初機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應陳詔等名劾嵩為

役偷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虜始流入不報○楊英等伏誅
 上幸曹妃宮既寤宮婢楊英等以組經上頸謀弒有張金蓮者走
 告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後常憫如冤
 兵部尚書張瓚卒瓚屢劾劾上不為動而即興益隆海內異之
 毛伯溫為兵部尚書首禁措克命刊布中外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朔日有食之詔求直言上遜殿修省
 二月勅成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
 南○宣大總督翟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禦今虜警在春初乞增銀
 撥濟戶部請權發太倉庫銀四十萬應用又宣大米貴宜于京通二
 倉撥米十萬石赴宣府十五萬石赴大同併議軍餉裝貯事宜從之
 三月遣內臣往蘇杭福建監織袍服科臣種福吳諫上不聽○安南
 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上令發使知故第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陪臣禮
 六月遣科道官楊上林沈越清查官軍力士匠役之冗濫者
 七月焚感入南斗明年春江南斗米二錢
 八月虜入榆林塞敗之
 九月上閱山東試錄手批曰策語含訕訕禮部尚書張望奏曰今歲
 虜不入犯乃皇上廟謨所懾而策謂聚飽而去乞速治考官
 上曰省閒事出巡按教官徒看衙耳業經狂悖不道速速治之比至
 杖闕死布政以下等官俱遠謫○禮科給事中陳楚奏順天紳試以同
 籍中者十餘人得旨錢仲寔法司逮治中式者所司駁實以聞

南京左都御史何鼎卒後追諡文定履懷獎博學篤行古人自期嘗
 謂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塞仁義
 十一月勅禮部工部復太廟合享祭

三祖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十七

溫陵 臣 陳龍 臣 沈國元 鑒定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徵諸兵鎮戍天○木土火三星聚于房科臣
上言臣夜觀天象綠氣盈空不時必有盜賊之起况三星又聚于一
房則天變示警宜速諸各鎮撫募兵以防不測疏下本兵議行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

三月廷試賜奏鳴雷等三百七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科臣戴
蒙桂奏曰一量微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問謀凡降胡可用及
所獲賊聞勿拘文法任使養養因縱入虜中或刺其名曾或問其黨

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

擒王斬將者封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降降胡通事及將官駢勁

家丁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

大軍騎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縱刃直貫虜營內外合勢左右夾擊

則虜賊自亂四懸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

狹論將太嚴儒將混真虛文廢武彼秦趙燕之多勇敢精于騎射若

王直李大漢其人急召用之

帝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建州虜犯遼東

六月終賊犯南斗

八月內苑嘉禾生一莖穗穗六十有四雲瓊靈黍五出者一

科臣王文等劾少詹江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權益三子
汝儉汝斧連中卿會若持券取物而業師崔奇勳姻親雋清試既同
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聯以汝儉舊師故閱書經陽引燃而降

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蓋疏請覆試上以獎勵顯明下法司逮勸
變與二子汝璧奇勳清鳳俱削籍節兒軍坤一中熾得無恙○以
許璿為文淵閣張壁為東閣奏機務

十月科臣戴蒙桂劾朱方輕議撤兵霍鵬寡謀輕信致虜入犯命擊
桂詔獄戍邊○大同順聖川卒劉伏把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
告郊廟社稷○兵部尚書戴金條備邊十二事一別武材以責成效

二種分領以別勤惰三實缺伍以備攻守四選民兵以裨行陣五修
戰車以防劫敵六撥富厚以養馬匹七修關隘以固藩屏八重墩臺
以明烽火九謹齋誥以杜奸細十虜降人以收亡叛十一養死士以
探虜情十二選士兵以備調度疏聞

上命本兵議下詔命對酌率行之

十一月詔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傳少保如故
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三楊吏宰三王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
獨以真人踏宗伯領三孤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諡宜著為畫一之法禮部議以
為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為平奪則辨勞
之義存存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雜途不得以予惠父母不得以

嶺東有饑饉文何轉接內地乞罷之部格不行
九月大同總督翁圖達劾宗室充灼等誘虜入寇訊有跡令自經燬
廢餘礮礮以示

十月決囚建昌侯張延齡侍郎胡守中俱伏誅

十一月總督翁圖達請自今有安邊除人冒功者許巡按斬首示衆

從之○三邊總制曾銑請破常格發帑銀以築邊牆不過數十年計

而復河套則萬年久遠計部議不決上曰逐虜復套之議甚壯本部

竟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悉請以聞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

營田內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錕爲提督通判張應麟爲總

委官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

防便盜戶部覆守謙總理周密且官糧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

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

二月召夏言赴京命復原職先是言致仕數年多與同鄉劉時進在

園中遊玩一日有大鹿啣一根灵芝伏於席前頃之又有白鶴啣奇

花一朶伏於前言怪之時進曰此必

聖上復有取公之意故鹿鶴先獻瑞以報不數日果詔至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上及第出身有差○北虜傳言

去歲於大同塞求貢朝議疑之嚴旨戒邊臣毋墮虜計蓋是時有復

河套之議將齊兵出故當事者力阻之也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廉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六月曾銑劾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政巡撫楊博附和上詔各奪俸
○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屬曾銑遣參將李珍夜劫其營

破斬虜首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

上以銑有擒虜之功命賞銀幣

九月科臣馬錫勛尚書王景御史艾杜受諂司賄命即中余繼收的

銀色不足上怒下景杜獄戍邊後鎮撫司賄得張祿與其吏銀匠

僥弊詔行巡按追捕果死戍所士論惜之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刺所屬有舉無効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

長奸請加罰治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倉官

詰吏倍其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効乃敢違例廢法大傷體

體其職職閑任

十一月宮中夜大詔速放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

爵曰吾死矣自爲墓誌果卒○皇后方氏崩○曾銑陳邊務十八事

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牆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餼曰

進五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蒸餵車舟曰多置火礮曰招

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畜曰明戢守曰息詭言

曰寬文法曰嚴禁葺

上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營陣八圖上嘉獎之令本兵議行

曾銑劾薦十罪令盡罷訊治以王繼祖代之○海寇犯寧波台州上

本嚴爲備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總督翁圖達開邊務議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命

廷臣集議吏部開淵禮部贊宗都御史為禱言師傳以餘官致
任速統請京即訊○兵部奏虜酋優待與套廣謀寇延寧

上曰此會賊開邊之也會勦以開仇窩先破賊劫因討統冠取軍
權俾免重罪倡復養謀自解法司會擬統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

池例斬 上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以交近侍官員例且獄報可
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統死家無餘資妻子狼狽天下寃之

速憂言至京上疏自理為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
上如竟坐與統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

上曰蘇氏亦流入安得代耶亟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承慶

六月大學士許謨卒謨文簡謨實入吏部尚書進之子練言國家
典故醇厚不佞嘗以兩世掌銓大恨盈滿云○大同女年十七化為

男○鄭王厚烷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旁理克已存誠四歲
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意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諂諛者故效尤彼勤敬細物一無
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為焉之

八月京師地震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如雷○科臣姜良翰請申禮制凡民間宴會與
馬服飾悉為上等第 上從之詔都察院榜示天下

十月癸亥大學士憂言于帝西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嵩嵩其黨
一日 上思言謂嵩曰言何如人嵩曰誠實君子也然胸中夾隘未

免難以當大任及言復用位嵩上亦覺其然嵩奸後側媚內御之

而統敵之言益以氣凌為欲害之無隙可乘會三邊都御史曹欽上
疏獲河套不允言與統有親舊保奏統乃命下議行統既奉命總兵

仇黨乃勸統統不聽及出戰之餘為曹欽乃曹陣鳴金收軍虜乘勢
縋來擒折二十八萬軍統大憂上本請罪憂言匿之時嵩知情即令

其黨給事趙文華奏曰臣聞曹欽敗比有本請罪憂言欺
陛下乃匿蔽不聞罔給朝廷罪當何如

上曰速憂言訊之嵩又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又以災異密疏引漢楊
翟方故事激上致成大獄

謹按文大倫曰憂言乘過辨博果于有為曹欽傑傑任事不避艱
難振古之君也然不念救授內閣大外列劄目律察而思進者

息憤而在其素洽垣之語何嗚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
轂之王英雄無借箸之簡久矣奚感于二公之不終也

十二月金星晝見十日沒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以張治為吏部尚書文淵閣太學士李本為少詹事並入閣預
機務○陸養經為三邊都御史代曹欽戡尋復罷之經福建福州人

父姓張經為蔡家養子至是經上言復姓張嵩思已無子所有嚴世
蕃亦養于耳乃惡之言於上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經上本復

姓是孝於張不忠於蔡則忠
陛下之心安在上聽嵩言乃罷經

謹按經姓張父貧在蔡長者養經經生時門有二樹樹
為已子後果為三邊都御史

有二樹樹門並其微云

三月朔

廣晉使七瓦刺連子引萬餘人陷海州巡按易弘繼奏聞
上命咸宰侯仇密同戚繼光討之虜寇濟水○北虜犯宣府把總江
瀚董賜德之全軍皆沒遂犯永寧總督翁萬達親督總兵周尚文追
殿後虜遁去提開萬達陸尚書尚文加太保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叙功伐乞御曲科臣沈束請贈以封爵
上怒束肆欺市美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七月浙福巡海御史朱純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倭夷作
亂而巨奸閩通王厓年利因為海道宜正典刑刑部稟統何論未審
真偽宜俟覆覈科臣因劾純顯殺啓狀

上令統還里聽勘而訊海防諸臣○虜入宣府大同攻燉堡塞科臣
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大同築垣甚固今虜得衝入請治其罪令
巡抗勘聞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直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謹按廣澤長語云 祖宗時歲用以黃麻一事言之固初歲用不
其數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帑帑局缺內待靴鞋合用計
年七十二萬如此

九月謀報虜酋將深入尚書翁萬達乞餉諸臣在關北者必戰以
退虜在關南者必守以保邊上令相機戰守

十一月巡抚河南胡總宗以事核陽武知縣王聯劾請以殺人事坐

報子號走京師以長至日吸朝友隨班奏續宗以私御故入人罪述
其逆駕詩有稷王八駿飛龍三電湘竹楚皇淚不磨為咀咒上怒遂續
宗即訊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三月謀報虜移帳駐威寧海子又報欲寇朔州及擾寇海西開原傳
報不一部臣請先定周諫惟當急備鎮為京師屏蔽發河間兵一
枝駐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聽蘇州撫臣節制其涿鹿興州四衛
亦聽徵調隘口戍守詔如議○浙江巡按董威請寬海禁以便漁樵
裕國課從之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黃霧四塞

四月刑部尚書劉認會都御史屠倫大理沈良材勘王聯以死囚誣
妄續宗詩詞頌羨無誇誦語謂認以同里故党續宗

上怒曰既頌羨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續宗廷杖與認俱削籍僑良材
奪俸司官誣獄嵩平友公忠蕪交大學士俸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蹙見殺副帥
林椿以軍馬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骸子賜諡立祠祀之
科臣唐禹論張達子世傑世傑血戰功詔二子同廢併建總督郭宗
果巡抚陳輝各廷殺獲死宗果請送還召起復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關任御御史趙錦巡抚大同

八月虜酋德魯脫日辛受等糾合套虜同入犯宣府不得入遂擄殺
竄大同仇家乘隙東行且犯宣府近京師乃移師居庸以備不虞

及擊報自為乃條諸寇兵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軍府
走劄州奪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乃伴督
家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掠
懷柔順義圍保定兵駐城中遂逼通州巡按王忬先期駐通州收漕
舟懸瀛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密雲昌平諸州縣宵夜令人縋城走
京師請援

上聞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二人分
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疾將賈總督之虜大聚
營白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揚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游
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已而宣府山西邊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
萬人拜營為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寶器

封記口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團營
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譏察非常都御史商大
師督巡五城防內署者獄中邊將戴倫歐陽安從戎自贖分遣京營
兵屯內外巷陌聞京兵見敵驅之出皆泣不前時勤王兵皆輕騎不
齊糗糈上命犒牛酒諸費戶部無經以文移往復三日後人繞得
數餅既發粟而釜餽寥寥一無所籍士卒飢疲甚陸炳疏乏軍興
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翱等皆褫服視事幸已虜自比河東渡瀋
水西北行大掠民皆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
人去見俺酋坐坐帷帳曰若婦見天子好為我致書及啓書多獲
諸人入貨

上為國本階人便屢示以恩書最創令各書所見群臣相顧莫敢發
言

司業趙貞吉適被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開於事虜大舉入寇
震言關乃許之賈何異城下盟不可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
俟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諍語然中貴人業已開上矣議奏入時
已暮上懼馳騎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

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詔速獎故都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束獄以
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多肩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
金虜且立盡乃即詔權貞吉兼御史齋萬金在募首功於木虜由登
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

上出御奉天殿勅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即訊汝
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會仇鸞兵掠食
諸村儀令人捕之數諸獄覺兵大譁為御史所劾逮至以恆怯不戰
削籍起還巡按王忬為會都御史守通州時上下恬熙忽遭變本兵
束手無措即偵報無一當者毋往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詔言即返報
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即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為推警
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輒自號曰遼東軍蓋京師諸部處謀云海之
入寇者也儀考窺卷人不敢忤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為諸道先即
掠金足於軍亦自移其軍不絕以法汝獲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
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東軍人遂榜變山東人庇其鄉耳及
虜薄城而汝獲受計於滿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
戰乃汝獲有策勿戰語稍聞禁中而獲率兵故遠屯郊垣虜
薄城汝獲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驚遂避無從
戰自擊虜虜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突中貴在壁中貴遂誘汝獲

汝獲

守謙貳於虜帝乃命執汝變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丙戌刑部彭鵬都察院屠儒大理沈良材會訊汝守謙罪斬且妻書少纓帝坐營營趣且微不至怒熱等比周故緩獄以觀倖免亦建徽廷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蔡三臣于西市梟以狗時科臣接例三覆奏帝亦杖之削籍仍追理員吉廷議多訛辨謂其狂誣申理周尚文沈東而齋金不能得首功杖之誦勅滿典史已丑虜將金軍前人畜北去欲西套百羊已出塞而留餘架城外以疑兵會擊率諸鎮兵尾之阨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復東南行至昌平與虜軍遇縱騎蹂躪軍創幾獲虜將力援免虜循石北口故道出塞先後得二百級自効無功進太保賞其濕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踴躍獲首功比訊後功未減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即駱頤賑撫被虜郡縣掩骸埋骨李士翱先以乏餉職仍命削籍郎中皆戍邊

謹按夷狄之患自古有之然未有如我世廟時之尤甚何也國家州郡狹至京師上下猶然皇七無措則平日亦棄土卒在在處處而已吁積屬成山積血成池民何罪而罹此不亦殺氣之再結者乎

崇禎山云其夫夷虜之無禮也夫夷狄之與中華非齒列之邪也而敢肆其求入貢意在安盟胡毛起之惡就若足而時事可知矣自非負吉一言四天之力而許之必乎吁中國相司馬而速人處加以進則中國人材之盛實誠開夷虜之何者也

虜寇未寧總兵衛士安迎戰績死之知府章五以下相率納款數百里無復入烟○虜酋脫陷蘭州知府雍愷都司林茂材執戈與虜酋之屬賊不屈而死○虜遣京師劉驥頭率官兵大敗之追擒其將失第叭都魯斬七百餘級虜乃遁出塞顯福建邵武人有叔在陝

西顧家清漂流叔家住之對門有閩雲長廟顯常在燒香灑地心甚虔敬月餘忽有一僧自號為海雲謂顯曰汝乃壯士何不學武以待用顯曰吾有志久矣願聞焉海雲乃出書一帙示之候莫知所往又夜夢見雲長曰海雲語汝亦倫矣乃賊勢甚猖獗不可輕敵吾誨汝青龍偃月之法臨時呼我我即來助汝賊可大破顯候醒心私喜之于是乃披百戶劉寶部下選至賊營戰百數合不分勝負顯乃大呼閩雲長賊見一彪兵如虎如狼之猛首一將面紅如朱殺敵無前賊遂大敗後陞都督作贊于劉寶家

謹按顯氏曰余觀劉顯之傳頗有誤異可人者則開雲長之傳香只月餘則顯之傳則一命之善勳人方便顯存受敵之心顯中賊應者故書曰東史吉從逆由斯論真乃世之法言不也

九月即中徐學詩勸嚴嵩好食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聞有奏劾必險中之科道王輝陳道謝瑜董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十月仇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鬪于堂與可乎

上命宣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矣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海師與京營兵雜練京官請將分詣各訓練其士卒以備北伐鸞請師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子提兵部侍郎史道祖擊主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額倫軍餘工部尚書胡松額利器械上悅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遺以俟軍興

十一月鸞率兵聲言擊虜乃稍至近塞夜襲斬老弱數級還自効無功不問

十二月虜大衆薄都城分掠西山等處總兵高秉元等禦之不能上
書其部坐視不行驍勳德峇縱所屬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以其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因召對於西苑
上曰今事勢如此奈何嵩曰此槍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在城下
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槍食正須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須皇上主張
上曰正須大家商量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
宜權許以疑虜第恐彼來要求無厭耳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
有不能從者則奈何

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效之其書皆漢文
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賜賈之禮可退出大遼外另遣使齎播因
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此往反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
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選出與百官議議未定國子司業趙貞吉
抗聲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沒束手獄申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
上聞貞吉言心壯之宜貞吉手疏以上貞吉請急詣諸將營中賞軍
激勵士氣仍許開積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爲戰

上覽奏嘉之令貞吉兼監察御史令隨宜區處宣諭將士○禮部尚
書徐階言原任御史何棟副使身豹才識膽量迥異時流而豹守
平陽禦虜已有成效乞將二臣起用納之

辛亥嘉靖二十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鑿鑿訊編氓
三月湖廣有石開蓮花山鳴三日三夜平地高起五丈餘○擢李默
爲吏部尚書○虜酋德峇去冬責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
德峇義子脫七使貢馬互市德酋利偵將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聞
趙錦會仇鸞等議駁爲許允

上以問高云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爲準
上乃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
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讐二曰屢
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
大威四曰豪傑感憤奮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

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
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
九曰長胡虜狡猾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
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
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
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實則徒
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虜類日聚安能盡
欺其欺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
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墮入

上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識按 德盛之諫馬市語言切直詞意懇到誠治國之良規也而上
識按 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此之謂也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老堡。僱各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開通馬市蓋將薄逐雀鼠之欲以饒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為之經理耳。夫虜情詭秘無端而戒備不容。警弛之救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

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為仇鸞分調任劄包藏禍心。宜稍裁抑。為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機律擬斬。斃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亮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為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即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為賞格。擒縛之。○總督漕運都御史鹿權請

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謹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運道里甚近。工費不多。微勝河運。無以易此。

八月俺酋執蕭亮等來獻。詔磔于市。時虜旋市旋搶。詰之則指蕭亮等以自解。其實并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為有無。而首亞蕭源丘黨。虜腹心爪牙者。則宴然如舊云。

十月侍御何棟擢復彙顏。叛逆哈丹兒陳通事。訊鞠禮部。請告謝。壇效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祀仁宗神主。升神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甚危。并羸馬掠去。而虜眾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

止虜文請開市。遼東巡撫許應澂書本兵力止得獲至是。虜以市利。三寇大同。巡按李進時乞速備之。仍宣示威令。彼約束部落。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類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羸糜非策。上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虜侵大同。益數仇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詔仇鸞率兵赴大同勦虜。○命徐階入內閣辦事。

四月虜犯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諫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

七月虜寇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與疾出。本兵趙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往代。鸞督戰。上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御蔣應奎督軍。戎政遊擊陳時代之。鸞即命志極死。徐階因密疏。乞遣虜使。國狀上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為謀反。律當追戮。得旨。梟斬首。象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資。

八月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

九月虜分哨攻山西。三戰三日不克。尋遁。○虜入杭州。殺政陳。應。都司戴翔海及指揮賴進賢。先兵出戰。賊詐敗。應魁率少陵僧追之。至武林山。與賊大戰。敗績。先是官軍統少陵僧屠殺致有提賊大患。

之尋夜將三百七十名勇士令去頭繫伏于武林山伴來戰未久詐
 敗走過武林山坡令刺頭者雜于我兵寺僧不相認別遂致大敗五
 百寺僧剩無二三類進賢陣亡陳應魁戴翔海知中賊計漸圍走入
 加興上道中書羅龍文及孫德初二人往招降賊酋直徐行從
 參政陳應魁請也
謹按應魁福建莆田人割髮梅山性極敏捷為公車時家貧在風
 御賜綸二字賜子軒若梅山公亦父之如父母終時無遺言惟書
 勤儉二字賜子軒若梅山公亦父之如父母終時無遺言惟書
 科臣陸汝志劾蔣應奎軍子繼詔名于兵籍冒首功官千戶通政使
 唐國相以子繼為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籍其子行巡按
 板訊○汪直徐行引賊攻嘉興御史錢有威請和參政陳應魁止之
 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在彼列國天子猶且惡之况中國之與夷狄
 結紳之與匹夫盟乎有威怒曰汝既尚經史當賊之來也何不賦詩
 以退而乃效喬夫之嘯也耶應魁意不屈有威于是啣之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蔣國大罪入併選即萬來附權納賄上怒其
 誣謫遂州丞○以本兵趙錦附仇黨謫戍萬達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 上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
 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郎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頃之大雷群臣上表詔免○山東妖民吳天
 佐倡亂官軍討之屢為所敗佐善遁甲山戰則走水水戰則走山後
 被賊繼光敗之佐莫得踪跡
謹按大明聖天子之世而天佑不自端敢倡亂謀不軌殊不知
 謹按大明聖天子之世而天佑不自端敢倡亂謀不軌殊不知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薦顧政誤國十罪畧曰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尚儼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據者人主
 馭世之具而尚以擬言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
 令子世蕃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掩君美也高之擬旨皆子世蕃代
 票致機密罔泄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言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
 也逆黨以貪腐論革高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
 胡虜深入嵩戒汝斐勿戰及
 皇上逮治汝斐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即中徐學詩以劾嵩奪
 官矣考繁而及其兄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
 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為低卑故將官多駁削而上
 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詔諛欺君貪污率下
 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
 皇上之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謀奸一以趙文華為導政疏至必先上副
 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
 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提騎衛訪即與賊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爪葛奸三畏嵩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
 門者不得為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
 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
此等賊匪絕人亦奈何哉平被繼光
 討于身各賊亮呼是小天佑之萬幸也

二王使之面陳重則貶廉典則着致仕以全國體
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可即訊繼盛曰非 二王讓不憚焉若且
二王宗事率不慮焉高取歸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倍起乃
下刑部擬罪尚書何喬遠高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
朝賓持不可嵩閣之請補外任侍郎王學益贊其其徽尋遣一級
議按繼盛敢言之氣至今噴噴令人莫易大廉當推其勇勇
惟故當特百餘之臣舍口結告其敢言其非而阿諛承順之而不
呈極盛乃以私志有許志存安邦惟恐不進繼盛不顧利害謂
于德行之下也繼盛乎仇原可作吾願焉之批批矣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銘女為裕王妃○奉安先聖先師于文
華殿東室○延試賜陳謹等四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海賊汪
直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前自口寧嘉湖至蘇
松迄淮北浪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虜寇宣撫大同總兵劉柳郭都
死之詔各加卹成○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總督
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以旂江寧大為總督在鎮六年開誠布信
虜每深入前後禦虜斬首以千計其所繕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
之疾作致仕卒于固原第遺民號泣罷市詔贈太保諡翼毅
削勅諭世蕃好狀武選即中周景籍○詔城京師外城
四月海寇犯大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平海
寧等境焚殺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指揮千百戶琳丞諸官奪
舟而去
五月出盧鐘于獄為福建備倭都指揮○倭攻上海縣燒劫懸市知
縣喻綱科逃匿指捕氏尚文縣丞宗賢戰死撫倭官奏命太平同知

陳璋同知任理統兵無遺因上劾發十二事撫倭俱從之
六月吏部尚書高拱致仕給事中朱伯辰劾高拱時高拱致仕文華少者
文學高拱父子權通政使至是即陽都御史缺高拱願指會舉文華
吏部尚書總選以文華名上高拱既其懇辭而罷日彭志合議
而高拱憂受節堂呈稱精神共部閉謝高拱行臺憲何堪命使文
華奏係吏部務所親伯辰論臣者且許鐘以不得一品慾望
上乃出鐘削伯辰籍仍留文華
八月節尚詔為司市老人勝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獲橫謀不軌
瑞樂冠日舉兵郡以他事獲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投之以祭率眾後
薄城時已有中譚矣開關納之却庫獄相款去尚詔有令勿犯事官
勿殺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詔家多金珪娼婦詔既出攻城
而拓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活其姬姬識其人以語詔遂圍拓城索
之不得乃破城獲財之因據公私帑使復圍太慶索所怨者二人縣
有執其人總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
勢益猖獗至數千萬
九月上兩廣總督李養廉食何以嵩曰四方飢民來京求食一帶米價
騰貴請以太倉粟救濟石平價賑
上允之復曰先思必有弊諸途者暴性骸骨宜有所處請救在京
行五城御史在外撫按各督有司查覓掩埋至糶米一節中間恐有
奸行儲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嚴懲嚴密訪看發覺揭又言民有
身無一錢者仍坐監道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賑濟一萬石委
同官運城外長春集飢民人給一分上曰朕意正如此令

羅四分給賞者
虜犯山西巡撫趙春樂之政績總兵李深與其子松死之後贈沐

少保左都督松楫揮同知賜諡立祠焉

十二月空中有黑忽黑如夜自辰至午纒復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至 穆宗登極追封孝恪 皇后

三月京城外城完各官陞賞有差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
倭獲通州楊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死○倭夜毒崇明知縣唐

一火死之

五月科臣王國棟言招降賊有非計本兵覆言直本徽州人以逼書

入海後管勦寇自應有司不收之致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

上以國禎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

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之嚮導若不蚤圖區處必為腹心

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

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

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奉請陞授如此不惟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

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

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

賊年後或有如虜獮掠思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以王忬為右都御史巡撫大同行在浙中薦勇謀勦將士築城

德補愛淅浙人恃之悍云而副校矣

八月命騎馬鄭景和內閣閣徐階李本尚書潘燾王用賓都督陸

炳入直西內其侍郎趙文德郭朴閣如孫吳山以侍從大學撰文不

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

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

上怒曰和故出不辭語當擬怨誅律姑止章壽

十月虜攻前鎮進境警報至 上遣廠校往察其狀見博探甲登

陣宿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

上大嘉獎命金犒守城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

十二月有戶類築華蕩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朱熹孫源襲五經博上○海賊犯年浙監崇德覆政

德遣殺把總指揮孫弼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為進止

探洩泄盜寇之戰許國劉恩皆以符約銳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

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殲滅遂籍七以

玩寇為經罪矣

二月虜寇鐘馬蘭喇泰將趙傾葵等御之敗死○工部侍郎趙文華

奉命祭告海神并祭視江南賊情文華為嵩私人會錄為

上所劾用既出燬龍自恣所贖恥即立撰村百司震懼財賂競進比

倭寇焚掠更烈云

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

四月虜寇宣府青邊口堡秦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堡

金信敗賊光祿大罵於殺之并殺指揮黃承祥等八人○文華至於
 江蘇海神會很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汝等督賊相
 有新獲文華因厚犒之使進勤至漕運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
 等死之文華固急督戰獲獲焉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
 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聽文華遂御經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真興總督張經分遣泰將鳳輝等水陸
 攻之保靖宣慰使彭澤臣與賊遇于石塘灣中張經與鳳輝同進大
 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承順宣慰使彭翼南遂擊之賊奔于江經
 承順兵出泖湖攻其前繼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
 賊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柘林
謹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
 文華論經玩寇賊民之窟則已上矣從從

遺官校速張經李夫罷及參將湯克寬俱械焚來京論死經上疏自
 辯不報○倭寇常熟知縣王鉄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
 港為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鉄大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蔭子編
 衣百戶立祀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縣巡聞知縣錢緯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
 發狼兵悉奔領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緯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
 祠死所
小史
 代帝王
 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倭突入欽縣流劫劫等縣無湖縣亦
 為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御史曹邦輔聞賊于許聖關賊殊死格關殺指揮張大綱士
 卒多傷亡時命重畫河改把總曹守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救之功勳

一賊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追盡破之文華欲讓其功至則邦輔已
 奏捷矣而甚已而倭倭即為孽自將四千人約印輔會勦同力進兵
 賊盡殺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怒憤乃疏邦輔
 邦政難維易使倭倭功乞加重詔下邦政于總督選問○福建
 巡海副使大同卒同秀水人孝交風著為寇弗靖聞為禍首自受
 命巡海越之任簡卒伍謹烽堠控險要積糧糧賊知有備雖屢寇
 匪會吳越聞而閉絕得無恙
十六國
 本考
 國志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為奏請以官歸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
 榜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龍龍勸父子真得授以指揮職
 街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監請得汪直宗滿肯華為夷謀
 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竊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有難掩通應解獻
明史
 卷一百七
 關庭顯殺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孫宗滿就
 彼學示王汝竊處校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為奴嵩父子
 受賄欲擬投降有死且言
 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眾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
 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反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出言旨一再議三
 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會法司法
 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未減法司亦不命命嵩父子
 喞然不應竟言旨云汪直肯華引夷罪逆深重從處決崇示禁
 宗滿王汝竊既稱順報效統統死發邊衛充
小史
 代帝王
 十一月倭始犯福州○裕王第一子生
 十一月獻京城太神囚詔決九人張經李夫罷以失機軍不賞而論

高之揚盛與馬繼登誦朝露口吟云風吹柳綠滿城春
員外郎豈願同時稱義士可憐長板見

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齋生來歸視死此生原
自不隨楊文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
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高所抑
不得遂遂遇害

議按忠愍在獄中有吏應生者頗為驚愕書原係示之不為動又欲
識其手印諒其理其與事而王適以文計
配其子于廣貨而全其後嗣尤人所難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
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奇光祿
卿馬理祭酒王繼貞同日死焉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初上御奉天門朝賀群臣畢山西御史左傳疏上地震災變事
上聞之詔求直言以修修省吏部尚書李默上言曰災以人而生感
以類而應地險者臣象也外地得其職則靜內地得其職則受本地
道震動災變不寧皆是內閣大臣奉職無狀奸利貪濫之所致也疏
上嚴萬留之不報由是御怒益甚○日赤無光倏日鳴有聲

上詔設齋修省○陝西民饑安妻錢氏一生四子有司奏聞命遣京
殺之二子及錢氏至道上莫得踪跡

三月賜諸大綬等進士三百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青川望盡時一切而生八子至今美之謂得人文盛甚矣而錢氏
一生有四子也亦千古之一大奇也我世隔不問其美惡如何
即命懸之而初與子竟莫得所之術亦天之有竟于其如錢妻
傳之碑亦可知也高明者請為之置一辨焉

順慶宮殿於諸臣權宜有差○文華自江南旋李默以成氣非之文
華効其節漢策通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
股業不終為榜誦上怒速下刑部何養素曰默係大臣京官且恩威
出自朝廷請 上有檢其罪 上怒命督復議之蘇以子儒父罪擬
律殺竟死於獄○以工部尚書吳鵬為吏部尚書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劍死之妻聞詔加爵二級優卹如例

倭寇萬餘趨浙江寧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
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
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
參事○從遺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
上遂留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五月倭寇按阮鴉于桐鄉宗憲以計問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
陳東海葉漸進海為賊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其部眾
通者我兵追破其舟 斬海趙蓋○吏部尚書李默卒于獄高俸吊
之自身至脚一一視之有一人高聲罵曰滿老賊陷害忠臣賜為狂
吊以檢人之耳目乎聞之有慚色今左右捉之其人尋不見然禍
建人為入公直中正不私取吏部陞選衡平嘗嘗受人賄賂令默陞
權之熱數不聽對曰名譽天下之公物安可以天官私匪其人也高
卿之每欲嘗之無難至是因策題為榜誦命文華効之逮于獄卒年

五十八士論惜之

宗臣曰嚴為首害要柱淵火宵察半淵又害李在冲論是而後力
所許也即如錢妻天譴好無無不恨之之筆家憲法應行于
道謂非天譴之報耶日惡不
實不足以成其奇其斯之謂歟

史 32-392

六月倭寇破釜登城緝被禍甚慘省祭官杜德及父之明率兵討
敗于王家園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
萬槐亦被創墜馬先文明別擊賊于傷鵠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
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腰子有司祠祀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八月徵王載坫以罪廢自殺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
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
若其眾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寧○朔日有食如夜詔求山
林隱逸上
十一月欽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廢一千錦衣千戶○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地震上親詔命禮部頒行天下○賊首汪直寇福建福清縣有
良兵謝介夫奮力功賊死之賊倭掠而去屠戮人民甚慘
二月賊入台州知府譚論檄將戚繼光討之
三月吏部推鄭曉為南史部尚書 上曰曉宜任煩劇南中命王用
質往入咸服其英明
四月廣甯打來孫探衆入薊州諸邑總兵蔣水勦賊死
上怒查王竹右都御史以右侍郎兼食都視事巡撫張祉降大理丞
總兵歐陽安參都撫事○雷雨天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表護身三殿

平門及左右廊盡燬
六月止陝西採礦
七月詔順天府廣東各辦珍珠
八月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尋就職編氓○先是虜犯都門錦表經履
沈鍊抗言備父子入將帥賄誤國大計詔以誣詆大臣編保安州宣
天總督楊順承高竟會有白蓮社勾虜者托巡按路楷竊錄名于籍
以叛聞本兵計論附和權議斬首宣府市籍其家
十月建奉天殿皇妃嬪御暨各藩府及嵩本權助金有差○備存子
辛慶養挑松寨與收令哥通羊愛欲殺之逃入關楊順納之以聞帝
震怒之甚急順懼交齊朝廷歸之備備問備者釋殺人自寬遂不
是遣還辛慶和諸將獲獲之而實卒本歸將臣吳職來請賜
六十萬危至較委無其為松寨守連行獲獲其笑納之及歸
備備前來索文張皇前情及為虜所囚而經備路權勞備應厚本兵
所論比同為奸乞罪之止命速順楷詔獄與許論俱削籍方純陝南
十二月兗州地震○金星晝見○科臣徐浦劾胡宗憲額外提編所
費濫無稽考戶部覆宗憲款用止然之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光祿寺火肅寺丞下獄以不謹罪之尋請外補○金星晝見
二月屠人極怒遂將戚繼光率兵捕之又遣七總方以中破賊營
焚燬無餘賊首汪直無依又勾引倭寇寇邊掠以備所失○命楊
博覽嚴戶事往鎮宣天以刑部尚書鄭曉攝之
三月賊首汪直寇福建都御史阮鶚從誅士林念謀謬可漢五拜之

術以金花買賊匪密與約令引軍出戰彼即遁去任得成功臣
 是月發商賈漁然之民共百五十餘級稱功論官百姓若不能當
 科臣劉祐劾阮彌十大罪一曰買和倭賊二曰縱軍侵掠人民三曰
 加派丁糧四曰契文華為子父五曰賂嵩陞職六曰交通近侍七曰
 寵信盛生林念八曰集兵妄殺貧民邀功九曰倭寇作亂不報十曰
 冒功受賞奏上擬斬市刑密遣林念資金賂嵩乞命嵩納之嵩將斬
 乃乘間言於上遂削嵩籍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
 聖斷不貸而詭為轉歸王汝孝以三千而伴得遣成蔡克廉以三千
 而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廢其子吳亮會侵冒而三廢三邊邊事
 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樹勛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
 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罰美官以傾全而得與
 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富將百萬各親識位俱顯顯主事董德
 策言交二部選官持簿在場填發故俗呼文選即萬家為文管家
 宜罷斥以快人心 上怒各逮擊獄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
 滿成嶺南
 四月倭倭大至犯瀾陽沿海郡邑（瀾陽）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大
 肆殺擄攻恩安稔知縣林成
 五月議召還楊博科臣張學顏請假以事權令專意綜理不必還部
 乃命博留視事○大早上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群臣表賀
 乾清宮有鴉集其上夜鳴如雷
 上命占之兆云群鳥夜鳴和昌有憂宜遣巡撫往各省考察記如錄

行○滿州瀾州地震○東陽縣湖城折泐湯血凝為片
 六月遼東大水溺死人畜不計其數軍閩遣官賑恤之
 七月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勘鎮兵馬
 閩七月楊博以天回右衛築上堡墩臺接連左衛游漫一道各長十
 八里賜銀幣獎諭○大朝等門成○淳安諸縣雨雹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一曰審要機今日大同當先
 正紀綱以收人心宜府當先振懦弱以作士氣二曰慎選用言邊將
 多管帶以冒寵榮請記以脫罪戾故不得不巧肆侵漁掠寇三曰勤
 巡歷四曰明戰守言虜之俘戮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
 卒不以失亡為罪而反以斬獲為功自今必計斬獲與失亡略當乃
 許自贖五曰攻火羅六曰清耗糶七曰申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吾
 殘創以為百功其有曠莽崖谷之中誘人而襲之者宜下法司以妾
 殺平民律論八曰恤凋殘軍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
 請米至數百石無至數百兩名為助公實歸私察宜禁重之章下法
 司嚴勸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即仁聖皇太后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總兵楊照
 敗之斬首八百餘級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朔日有食○楊博上言三顧一歲中招降至千二百餘人乞錄
 諸將功許之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是科得士雖多然第一地蔡國傑曾司中書丞丞皆理學名流
 趙清介自持至先不與夏員吉舒化丁士美張佑德德標不妄
 沈商鑑與成剛選仲倍仰先倍選高向同家建請明則首科日
 之書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韶安漳浦
 者尤夥南嶺廟灣倭合眾來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將曹克新禦之
 賊敗溺死者甚眾提開摩子堅賞有差

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時山西參將高鵬有家養卒八百
 人駁之無術諸卒遂謀叛殺鵬及遊擊焚府縣廩廩劫囚掠帑一郡
 大亂印乃督兵討擊之寇解散

裕王長子薨○先是江井兵備劉景韶以遊擊立陞等擊原駐白蒲
 三戰皆捷

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阜東三戰于海安皆提共斬首百餘級及
 至于大寨謀犯楊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
 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六月雷擊奉天殿詔求直言以備修省

七月令倉場侍郎每二月具出納數進從科臣甄濟議也

十月工部侍郎程文德卒德篤學修行稱爲儒者命諡玄文不稱旨
 疏勸上享安靜和之福上怒削籍卒時貧無以殮贈禮部尚書諡
 文恭

十一月詔以朱應康籍發源縣子孫朱彭世襲五經博士○蘇州自
 海寇患亡賴子數查骨賈勇自畫橫行十百成羣市廛不敢正視巡
 撫翁大立撤捕之諸惡少歃血持刀各攻長州吳縣切獄鼓譟攻

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牆遁乃縱火焚其廨勸諭行驗係燬天賜斬
 爵門關入太湖學南命大立魁期殄滅○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
 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
 眾環擢參政矢志感德每喪歸卒至是科臣徐嗣會請贈光祿卿廕
 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嚴嵩令都御史鄧懋卿總理天下鹽政威勢薰
 天海內騷動

二月嚴嵩遣官新穀于玄極殿○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
 皇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嚴整
 等擬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舊例南宮軍月米有妻者一
 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嘆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
 七伶鳥用是冗食者焉哉于是故爲裁抑各衛送文冊必詰其姓上
 多寡又表俸補後軍十妻糧諸卒忿甚比歲大稔月已既望而關符
 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速設謀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牆而出諸軍激
 而撲殺之悉其屍于市營兵部尚書張黎求當發鑄幣不能應懋
 伯劉世延論之稱戰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牆死各軍
 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稱叛乃議發賑人一金始散事聞命擒治爲
 首者斬之

三月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狀遞繫詔獄竟死獄中○
 軍夏地震震興湖州地震屋塵皆揚如布帆

科臣王文炳請下兵部議安良苦衣絕冠策部覆以安良宜去不意

之務損無名之征履食酷之罰當兵至練行伍者責之軍衛其民間
 者責之有司絕冠宜令沿海有司嚴有部民與寇通者即置重典又
 無賴子及入軍中詔言報效者平居廢物有專習功亦將來憐本悉
 宜禁革俱從之○命侍讀張春侍裕王講讀○進胡宗憲尚書督師
 勳危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獨世子宜折進
 金于兩銀萬勛助工賜以金幣降勅褒之
 五月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奇添卒時夫
 人年甚少養姑育子備嘗勞瘁及是年八十餘歲遂見孫曾四世山
 西撫按官請旌表故有是命
 七月茂州大堂
 八月胡宗憲獻書乞自絕白鹿○御史鄭存仁承望高旨疏劾鄭曉
 既具疏辨上曰曉每事偏執終是自取禍敗
 十月侍御王忬乘市○時國本未定中外疑忽傳諭高皇帝主府
 已成教嚴當遵祖制令之國於是吏部請如舊制行報可士民無不
 歡呼
 十一月陶仲文卒文素習祈禳術以庫大使考滿既京師事邵元節
 薦于帝得幸賜坐稱為師官列爵五等死諡文惠以伯禮葬焉
 十二月陸炳卒炳以兩總督帶出火累陞左都督雄勇多智驍驍
 寵折節廣交以籠聲譽故終身無殊其奸狀者云
 辛酉夏靖四十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陝西商南山萬壽宮前產芝叢中土人得白鹿
 巡撫以獻

二月朔日曆官抽庚申酉間當日食霞雲不見有言日雖有雲而時
 國時不加膳是不合也請舉大禮從之○金星晝見○以光祿寺卿
 孫植為右倉都御史總理河道初植為光祿寺丞嘗劾從從既獲罪
 中官勢益張振動以應舉傳家無厭
 上亦以光祿寺多不經而獨察植為幹植矢心區畫振正裁占每
 總司禮尚膳之制遺亦時為中官所問有太監取清管目之為缺人
 而應聲亦聞於人時巡視光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之每
 歲止用銀十七萬而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
 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謂者九年後出為南鴻臚踰三年後召入掌光
 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漕渠久旱大承漕艘查不能前河流且北徒銅
 為相等處甚多故有是命時所司議請歲增洪夫植駁議曰中
 南北咽喉而徐州稱險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復又動以
 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困極矣可慮因乎力止之君教月
 河以治後直以任蒞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口終不言
 然植不務振舉為奇功循流而治故省亦累鉅萬邇年以來有職者
 始思植矣
 南京錦衣指揮徐繼勳獻白鹿○京師不用
 上獲玄壇三日雨沾足群臣表稱獨不久○分遣御史王大任姜繼
 從天下訪仙術異人符籙秘方
 五月晦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徑東南亘天
 六月朔日昏中有星流牛女間墜地如雞子光燭天○李本為翰林
 先是宣府邊外流輿史一史二等為蕭台吉以威逼屬因用為導內

江永平龍門間頗被其害然黃台吉淫虐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
 夷嬖有色者多為所漁史夷恨之求內附保寨邊臣疑其詐令殺虜
 徵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恩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六部官上賀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鄧懋卿五大罪索屬官銀累萬罪一受狀取財
 罪二宴會自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楊州商蓋幾至激變
 罪五懋卿說辨供戒如初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典應天鄉試同邑中
 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十一月以禮部尚書秉燭為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幾務○以歐
 陽必進為吏部尚書未幾令致仕以郭朴代之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楊博言薊鎮宣大邊陲廣境十室九空○種不
 給請發馬價銀叁萬兩分給三鎮以為方春播種之資上許之
 科臣鄧綬奏照查理薊鎮軍營盡悉其弊還劾許論調度失宜即中
 閣光潛劾勃出納不明狀而弊端所由有十虛填籍伍濫守家丁偵
 報不實請遣不時主兵代客兵出戰客兵代主兵入守門皂官盡
 食軍餉商民將領影射成風其他冗役浪費俱當痛革從之
 三月詔罷親耕親蚕○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四月鄂縣散官王金進貢五色龜
 五月廣東進外屬夷王果等道廣久寇一自東州堡一自核桃山入

副總兵黑泰遊擊徐繼忠等之屬裝大敗棄鎧甲循備禦劉晉亦敗
 虜核桃山共斬首百餘級提聞有功諸臣俱論賞○詔免考選庶吉
 士以賄賂營求者多也○御史鄧應龍劾嚴嵩于世蕃嚴勢專利於
 種爵賞而其孫錫衣嚴嵩中書嚴嵩家奴嚴年中書羅文龍等賄從
 不法上令高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烟瘴充軍胡文龍等成邊年錮于
 獄應龍超遷通政參議
 六月廣東賊首張璠等械京伏誅○鄧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
 勢張甚其妻從行裝五椽以十二女昇之令長騰行蒲伏至以文
 錫飾匱白金飾粥罷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
 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慈溪知縣霍與
 稔亦清變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表淳劾之俱落職
 重錄采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焉卷三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
 及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人抄本焉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燿條五事一曰寬民力二曰懲賍吏三曰
 肅糾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章下所司○景王薨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養行之時天
 下無可加之賜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
 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缺免存留費用幾何
 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系垂不易之規從
 之○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即訊削籍
 十二月順陵守備太監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於顯陵之松樹先
 是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其露即以是日降

上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以昭聖孝之徵許之續二月策士奉天
得士如李材周宗許子遠徐用檢商廷言皆以理學為時所推馬
文煒巡捕江右廉仁德骨陳有年位太宰清正有守林神守建寧不
匪循吏去後見思德文熙慷慨好義有節侯風而首甲申時行王錫
爵余有丁皆致台輔○宣大糧儲震異○州總督楊廷奉旨勸上糧
糧州主五六年例不過六七萬而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千
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五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
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一十二三萬矣此年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今皇上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此誠務本善後之良法要在極
樞官以節督行耳至若主兵日糧全資民運在河南山東巡按事煩
則以民運責成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按其屯
田于粒則以責成屯田御史各降勅賜之重其專權部覆督催民運
屯田則巡撫巡按及御史已更新勅但屯田御史原有專勅惟河南
山東巡撫中未載當增入之 上從部議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昌平有糧實成崩變停派寄養馬疋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
朝佐請復之巡按徐紳以地衝民困宜永停派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以張納為吏部尚書李春芳為禮部尚書
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浙江至福建區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
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八月御死龜生卵者五

九月嚴嵩上疏言臣年八衰願皇上哀其無告放歸子世蕃及孫鶴
以終餘年 上曰嵩有鴻待養已恩待矣尚過望耶
屬寇遼東遼東遺垣久圯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蕪繁在鎮處不
敢犯後為邊儲即所領帝以巡撫吉澄薦命為總兵照遣書志報國
子肯誓以死報至是遂虜出寨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有加
慶冠京東勅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趨諸鎮兵入援時守城者以
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揚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嘗
遇事而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
謂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
芳美應熊等相繼兵至遂虜通州裨將孫植乘勝逐斬三百餘虜
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勅芳等回宣大備虜火諸勤王功
十月泉州守備歐陽深率兵到興化獲倭賊千東肅死之
十二月無雪 上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
籍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焉恩不
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
閏二月廢伊王典據險善異志制軍羅善戰馬巡按顏師上之法司
請制重典帝不忍廢為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逐戚國○
京師兩電
三月審欽法司有死罪疑者二十一人成邊時沈束以繫錦不
獄不與審例東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

不保夕皆臣因夫無子為置一妾求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族舍淫
楚焉端欲歸養舅則夫體弱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
代夫贖獄令夫送毋終年仍趨欲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

四月大霽祈得雨表賀

五月上夜坐庭中御帳後忽獲一桃明日又獲一焉是夜白兔生二
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手詔答之

七月以論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上問太倉粟儲積計部對日出
入僅足相當頃因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微于

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手米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心而
警不時國計當裕耀上八事科臣李邦義言理財之要惟汰冗員節
冗費而已皆納之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劾籍禁錮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請從死又龍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誅
誘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即村林潤逮捕

至京○以言官劾速胡宗憲至京路塞死○林潤復劾鄧懋卿命削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上不諫

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初為聖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與宗以
直厲而歷布政使請多倣此意於雜流冗職中起擇一二以裨盛治

萬壽官扁額完
三月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嚴世蕃羅文龍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願証得旨俱屬
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道配宥差

四月勅嚴訥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衛王厚燭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準辭二千石勅賜
褒諭○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金書一帙併鉛藥命于王玄與何

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以通內監趙極獻之上問曰此云箕書
秩箕者何在田玉乃詐旨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轉來命

錦衣衛訊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詐傳林皆論斬極斃于獄

六月妖人張朝用以白蓮教惑衆天津副使黃忠捕誅之以聞

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八樵采三五散掠把總
江汝棟以餓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

西張騎直前我兵奮擊之墜馬幾獲之郭聚致死奪去我兵得其區
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勅邊境外屬夷夜潛踰箭壩至黑石生劫掠○巡撫浙江劉幾
直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而船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

寢市船之議○陸光祖在選司執法不撓多忤中貴人意會有議之
者上以詢內官皆毀其不敬君命詔落取士論惜之○山西巡撫張

橧言吳時來蕭傳策張珩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師摩厲乞宥過錄
用 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鞫○奏安慶宗憲皇帝慈孝獻

皇后神主于玉芝宮疏上詔如議行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畿內饑荒 上命御帑粟二萬令戶部賑之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剝奪積弊遠邁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子兄弟以爲疑優厚臣子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死而不送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自煩萬方懸諸諸臣猶修廢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委署修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璫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若夫文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萬代未有至今存者 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疏聞

上怒其授于地已復取司閔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

謹按海瑞之疏其言切中余心恨其批鱗之觸矣而現不盡人主不聽而愛人臣不爲或言又未

三月詔開新河時衡置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于百子等湖以防潰決即盛應致所開故道也術乃一意董督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田廢致所繫河形再鑿而深廣之行熱思諸泉滲沙諸河注其中築陂之河口流泊河築馬家橋隄壩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開八城水閘二十爲陂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二十里已又築舊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八以備旱潦蓋八月間河功成宜稱運由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通海堤岸坦平無關出于是薛溝乃息一五月帝又御西內黑急搜宮心疑之論內臣慎火六月慶隆大同塞馬芳傑却之

七月南朝提督吳百朋言江南賊首謝允椿賴清規等結黨搗亂攻

夏城邑且數萬請任臣討賊不效則治臣罪從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嚴衛巡城御史覆查

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聽

所在有司追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爲

一途恐投邪說聚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委

敵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

合內養諸藥王金等美詞于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

命大任敵俱授翰林侍講故不自安乞選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

齒 上雖修玄西內然權綱把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

敢譏慢中官欲畏無或千百司事者

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即與夜分至五鼓猶覽奏覽輒四五行下而

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

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

以強健陽力爲王性極燥熱

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

命出沈東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驟懸船以盜額爲功

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計之○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按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尤長于用兵沈機修算

威儀等處恭將世榮戰死

謹按威儀之故至嘉靖間始矣。威儀大則大利小則小利。蓋無不人也。始分而後兵日防。故已則家問。而後四將。遂至嘉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啓請裕王入主喪事。

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計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

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法皇皇考身教。一念倦。上惟敬

天勤民。是務抵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

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慮知風成。即皇帝位。勉修令德。無

過毀傷。諸凡附益。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歸。免

監者。即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

壬子裕王即皇帝位

詔釋海瑞獄。上素聞其正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世廟有不世之奇諫。六無競之偉烈。四而有震世之獨行。五正

世及之大辨。復四朝之大禮。黜胡主。廟祀華宗。國侑章崇。奉先師

除象設之陋。澄正諸儒。嚴迥德之選。六奇諫也。董藩鎮之諸閣。廢

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可供之乘用。四偉烈也。正嬪御之

數。內無女寵。放鳥獸之廐。外無僉危。不以親貴而廢刑。誅不以令

甲而拘。除權不以攝生。而廢萬幾。五獨行也。

謹按。夫大倫曰帝。大明曰祖。或曰。祖而心學。淵源直接。先微精

微。去行必果。即其外。始以政。天法。知人安民。乃得而後。將必

備。則果。則德。史云。爾匪敢。任意。則張。惟作。成

福也。自西漢後。創守。讀。居。動。政。至。其。後。禮。哉。

皇明實紀卷十七終

二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十八

溫慶 臣 陳龍可 梁嗣
秀水 臣 沈國元 梁定

穆宗莊皇帝 御諸親皇世宗子於世六年改元隆慶曰莊皇帝廟號穆宗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慮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

順順敏貞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 冊陳氏為

皇后李氏為貴妃 史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用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蒼高黃正色方新張檣凌儒申仲王時舉燕恩

徐學詩周冕張紳董傳榮劉世龍唐樞等宜遵詔錄用又言

布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祭若楊繼盛郭

何光祿張紹張原浦徐曾物葉禮周天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

戊邊斥地疆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曾李增豐張慎楊名王元正

羅洪先徐文華張紳張侃劉清劉琦馬錄程登元盧燾陳謙葉尚包

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實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興齡章鎰

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罪止罷職

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 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 刑部侍郎鄒應卿成邊 詔削奪故真 入御元節陶仲文官爵命 議盡燬修建齋齋宮殿禮部惜其費

請正去為類從之 吏科給事胡應嘉疏

太祖之制躬臨聽納列聖相仍弗替英宗以冲年未能面決輔臣擢榮權創早朝奏事例先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遂沿為故事惟

孝宗接見延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憑札牘上下竟爾睽違左右投

隙百弊滋與不可不防其漸也素入 上大怒編氓等請補外 上孝慈皇后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

免朝十五日復示 科臣魏時亮言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諫者以 先帝為詞子奏留

中 追贈王守仁為新建伯諡文成周向文為太傅諡武襄楊冕為

少師諡文定 鄧宇為少師諡莊簡江俊為少保諡文莊呂柟為禮部

尚書諡文簡石珪為少保諡文隱今改文介 追奪尚書顧可學

徐可成侍郎朱隆禮郭文英贈諡浩命 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 皇太子 上諭皇子尚幼先冊名而後冊立

科臣何起鳴張憲臣力諫命遵詔行 上乃詔所不載者勿查治等

復詔來查不允 二月內官太監李秀劾工部尚書徐杲監生王儒等六人前修蘆溝

橋侵銀巨萬宜下法司罪之杲以匠役冒躡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

完為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

以百數 上心惡之至是以芳言下吏部議單仍禁日後貪婪乞陞

一時冗員沙汰 司禮太監黃錦王本馮保等廢第姪錦衣千戶

皇后由閉自靜不見禮于上移居別宮中外以為憂御史王得春
陳八事一曰早正母后之位而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放出以消陰
邪一曰祀典甚大而師宗記者濫職太常宜黜之以正昭格三曰名
器甚重徐果以匠役而叨卿卿服緋魚袋世祿不可為訓四曰輪軸
白糧物料當合部科驗收勿委內使以困糧解及禁誦諛慎題重
選恤災傷皆切時弊奏下所司

三月大監李秀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祇候皂隸從
之著為命○上淵嘿湯穆朝講漸疎百官奏章皆閣臣條旨語涉貴
近者中貴入輒以中旨痛懲故宦豎日夕每緣內降以竊不次之屬
科臣魏時亮為成能周世選孫枝各疏動政御朝不報
御史龐尚鵬請延見李輔李叔和請敬大臣周弘道請勤政事疏俱

留中○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朝典二議朝請三議親輔四議慈
君謂 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
尤當議者蓋獻帝雖貴為天子父實未嘗南面君天下雖為武宗叔
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于心有
未安今日臣以為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邇遷若祀專世廟則萬
世不祧矣未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晏飲
吉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

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謹按治以同卿士未嘗慈愷蓋直于京師謂曰君位列諸垣
未可以言與治然良之
久即令代筆項上讀不潔

拜廟皇帝于承慶

上奏靈駕動哭慕亦其為畿內感之
四月重錄宋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級有差○上御文華殿日講
大學士李春芳面奏言事 聖容和粹優各簡確人心喜忭
侍世宗 皇帝實錄○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奪國併劾李春芳
勢相倚有旨切責康論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愛儒等交章劾康為
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專動國事休休
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

上納之降康二級前外○尚書高儀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
同遊造膝陳悃 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專嚴情禮不洽
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 上嘉納○御史王好問疏
皇上孝思純篤中外傾戴今山陵既畢羨瑞漸遠若乘時遊幸而動
或違禮對景娛樂而言或詠淫皆足以伐天和虧聖德非亮陰所宜
今輔臣既無由入侍而暫御不皆正人惟皇衷深自抑損以全至孝

報聞
六月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謚肅敏梁材謚瑞肅曾鑽謚忠愍楊
守謙謚恪愍商大節謚瑞孫繼謚慶謚清愍林俊謚貞肅吳廷舉謚
清惠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于應尾為國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
上書訟父行寃詔復行原職○傳諭 聖駕十二日幸藩邸高儀以
巡幸無名恐開逸游之端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
從○金星昼見○虜酋黃合吉寇莊浪銷虜諸處○俺答入邊駐牧

攻破石州城知州王亮采死之殺人五萬餘縱火焚廬舍數日不絕

復攻汾州破庄堡十七所相載徐歸官屯兵往太原不動俟虜去遂
乃拾遺虜及殺士民避寇者報捷以聞○大暑如盛夏雷震次日大
寒如嚴冬夜將半雷震達旦

八月 上幸太學賜輔臣宴飲鈞有差○取定何請南畿鄉試太學
生去血字號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避典試王希烈孫延道殿之
祭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宜釋難辨詔刑
部尚書孫植鞠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食同者生戌後復編
號如初 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觀外
即虜地邊報東虜上嘗欲犯喜奎口西虜犯都兒欲犯石北口李
柯輕試于危

上乃止○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錢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
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邊軍巨萬悉無所需
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
經理毋忽○罷提督營內使

十月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逮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請誅嚴嵩謫保安州為民高父子深銜
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適虜犯大同順妄殺被獲者胃
報首功鍊為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見頭顱之句順
恨之遂與巡按路楷誣以交通妖賊竟坐鍊死後嚴氏敗鍊尋以遺
詔獲卹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命侵匿銀錢及違儲銀七千兩路
楷共殺鍊七子藜亦為父訟寃極命還順及楷鞠治生交結近侍律

十一月甲申金星入南斗○虜寇薊州校參將吳昂○黃合吉寇備
關 上怒命逮擊鎮巡劉燾王之詔副泰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
文武臣條商禦虜策以聞○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
勢條陳上中下流三患請為未然之防命朱衡熟計以聞○本兵楊
博上邊議畧曰狂胡匪如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
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
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為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
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即為中策薊昌平聽督
臣備補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遙至道入達
垣皆賊徑所由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臺准門寧武偏頭均山西
門戶冠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衝衝邊長八百餘里兵
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龍泉
頗稱天險蔽以宣天必值廣南窺洪蔚然後乘牆拒守大同外與虜
鄰先年總兵梁燾海何虜入寇輒令勁兵據果廣農之今用此可以
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逼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稅
惟豐荒豈積足以稱雄矣

十二月言官魏時亮張由各陳用人理財疏○命王守仁子正意仍
權襲封新建伯○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宗削高牆至是復
國加四百石○甘肅衛奏天鼓鳴自西南而東北○山西奏地震有
聲如雷○甲午辰刻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天東行尾跡有光
芒長二丈餘至乃滅

戊辰隆慶二年

正月享 太廟先是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禮官請

上親祭不允于是太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時

首禮 皇上必躬奉祿將而後為孝為敬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且自宮至廟

其路不遠厥奠有數其禮不繁夫以臨祭 宗廟之重雖勞且不當

避况非甚勞者乎請 聖上親詣 大廟行禮從之

張居正高儀等復請立東宮命捧日具儀以聞

謹按 東宮者國之本也惟早立之則前星之耀臣民皆知太子之

禮按 儲建一杜宗室親屬之心一消群下驕慢之伺此其關係非

淺鮮也 居正高儀等見及此請立命捧日具儀其盡心為國也故

隆慶六年而崩而今終善始四海若不知我萬曆君之嗣寶也其

張居正高儀等

皇明實紀 卷之八

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一曰養聖躬 一曰勤聖學

一曰勤視朝 一曰速俞允 一曰廣視聽 一曰察說謬 疏入

上怒命廷杖四十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朝閣吏戒毋

納給事從人部郎楊文熙石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縱帥而

身自掖蔽星聞人共誓之文熙且誓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疏救

不報支大綸曰自市道交與而下穿石溺死灰者遍天下矣後文熙

其右之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登之于袁

文祭沈明臣于朝宗憲朱蔡卿于張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為

盾不欺死友者○以趙貞吉為諫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歲甚壯議

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石

得即林燦代之

二月上耕籍田禮于南郊○大祀天地于南郊上好乘馬擊控捷馳

轂有一男子馬軼犯駕上命黃之○張居正張鹵各疏請勅司禮監

選各監局人負捧持正通詩書識大体者居皇 太子左右口授書

史陳說民情以為親賢成德之助從之○上謂永陵行裕禮

三月册立 皇太子無何太子過爾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良苦

翊贊閣臣頌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

休矣唐音清粹步履開奉朝稱慶以為後日之太平天子也○太

三月 上 廷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士如趙

志舉張位沈一貫皆以正直忤 權奸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

屏為內閣有介直聲習孔放余懋學沈思孝陳德省忤居正為時名

臣徐大任劉應麒廉介徹底顧景才恬退無宦情李維楨劉紹恤方

沈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為士林所重元羅萬貫醉行

大雅至宗伯而閣臣陳于陛故內閣以勤子也二世殿學人皆馳之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高儀等勸上親賢遠奸講學勤政上然之

四月承運庫火累朝寶器盡燬

五月陝西民李真再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荷合為夫婦其弟良雲

以事上所司奏聞○勦遼保定總督譚綸條舉廢策

上言今之策慮者皆曰乘障日設險然計高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

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

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眾攻我一面聚寡強弱遠不相謀欲虜勢不

張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為為遊兵破虜誠為

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臣請各路選兵千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

得兵三萬人列為三管營分爲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敵每春秋兩
 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播以戰退之邊
 外此爲上策萬一乘機潰入亦願少也罪誅臣等決一死戰取系偷
 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
 責是爲無策上從之

正中宮
 以端治本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
 耶乃復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關雎之德棣木之實
 能待待卷之規使

聖后抑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者乎
 上曰待疾愈卽還宮不必多言○海寧人董涓妻虞氏少慧知書頗
 善吟咏年十六歸重甫兩月而涓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中防護父母
 欲奪志女不聽吟菊竹二詩以見志刻夫像敬事之五十餘卒人多
 其節○科臣張齊劾徐階上以先帝修玄係養聖躬齊齋爲飲福屬
 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已而
 楊博等復疏劾齊隨致仕朝廷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乞休尋許致仕
 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銀十餘萬引例謫戍監候追贖廢
 遣論曰徐階當國之時輔佐

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禁弊通絕中外奔競雜習仕階復清紀綱
 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始深原其枉直委曲之誠無庸過
 論可也然其藉言拜辭雖與王巨受金珠隱天書之偽迥不相侔若
 以責備實相全德論之則階亦引咎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

以無據賄賂擬議成處之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
 悉阻言階部院諸公乃疊疏甚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詬報復
 之跡則夫朝廷朋黨之疑理勢所必然也

七月御史馬明謙條陳四事一嚴徵賦之期二嚴扣存之數三重侵
 冒之罰四復屯鹽之積戶部駁如議行○南科張應治條陳修省災
 與七事一曰勤政二曰親賢三曰立信四曰足食五曰平盜賊六
 曰復軍儲七曰察幽枉語多切直

上頗不悅○內使許義拔刀嚇財御史李道學執而笞之其党忿恨
 不平是日朝罷內使存餘捧道學共擊之科臣以聞上命緹騎執
 首事十餘人杖百戍南裔餘皆杖遣戍孝陵

八月張居正條六事疏上嘉納獎之下部院勸議以聞

一曰省議論 二曰振紀綱 三曰重詔命 四曰嚴名寔

五曰固邦本 六曰飾武備

九月御史龐尚鵬上屯田四事詔如議行

一曰開墾拋荒 二曰清理侵占 三曰查覆原額

四曰追徵子粒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疏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珠黃玉綠玉黃金等
 項尚書高耀即時召商收買凡貴近有力之家以件當爲商人買送
 戶部倍索高價買完復出循環取利近貴大喜耀六年考滿遂加太
 子太保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珠金玉之類每執
 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之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進令
 齎本吏領回體乾仍令齎上忌者毒歐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

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閣署閣住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上命縱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究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十二月麻達王時張居正故隸遼王尺藉至憲癩頗驕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乃以反謀下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申洩反誣僅坐以淫醜憲癩高墻廢其府居正攘以為第卒又患朝選不附已以反律憲癩死刑居正謀殺朝選云○一冬無雨京師大旱

已已隆慶三年
正月朔大雨滂沱三月乃止○吏部尚書楊博以題覆舛誤罷科臣嚴用和言博自筮仕迄今四十年別歷中外民事邊情無不諳練及正徐衡秉公守正今以小誤輒命休政非所以存大體乎公論也乞留之以展所長不聽○內官監以製烟火延燒御史劾奏不報

太監滕祥孟冲陳洪統統弟任世襲錦衣千戶百二十人○太學士徐階致仕○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餘來說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太九劄一曰致戒慎言天命人心去就無常視朝宴惠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

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端嘗三曰戒嗜好声色等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攝人主以之喪邦四曰發給首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請邊祖設寶座制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要旨近來旨多舛謬皆云不經

唐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慎傳奏朕奉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旨意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令一切傳奏皆補本覆奏以妨奸偽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誹謗嘉靖末趙文華殺李獻胡晉殺楊允杜泰殺馮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

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訓練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難練無益之弊有四未謂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刺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通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巖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陛下更守臣浙兵戰守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

發十區使臣總領軍騎令練族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上是之
賜馬鄭景和卒景和尚永福長公主性恬雅好文每以章疏抵忠忱

高靖三十三年召入直衛以表賀。聖節忤旨奪職為民降慶改元
 詔復原爵直衛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為民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僞
 者既召用時特為上稱引祖宗故事多見採納
 三月土星逆行太微垣上將星
 四月論禮部 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脩內治其選民間淑女十
 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禮部即中戚元佐見宗藩日盛祿糧不
 給條議區處五事
 一限封爵 二議繼嗣 三別疏屬 四議賜賚 五議擅婚
 詔下禮部覆元佐所奏歷歷可行但事禮重大仍行各王府虛心詳
 議以聞上從之○大學士殷士儵言懇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羣言
 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聞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補
 實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若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收摺用
 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取也出納經常獎竄源委動有
 成筭而因單掣府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召吏部命其面對凡沿襲舊
 弊浮冗當革無問官府繳銀並許清查厘正更召輔臣面賜商議比
 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上泰和香稅即獲遣訶是大臣
 所言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為哉報聞○南京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
 一曰勤召對 一曰限輪對 三曰容直言 四曰崇節儉
 五曰正題覆 六曰復執奏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 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
 蘭龍鳳輦輦駕傳造監樞王盆之費使群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
 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

取不報○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
 取今密為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皆
 高皇帝喪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為 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
 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寮無內補之
 階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遂而居分餅
 而膳四十而未婚數載而不娶強者劫奪于通衢弱者浸入于輿皂
 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位今二百
 餘年宗支王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即盡歲供
 之輸猶不能給其半况乎十年之後所增寧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
 議者謂祗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段匹茶
 盞等用亦復相等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萬石不
 能給而于代肅遠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令出自已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可不變而通
 乎
 六月陸海瑞為右金都總理糧漕巡撫德天等處○總理河道翁大
 立上五患十二圖疏曰陛下念瀕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蠲租之令
 更繁 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遠遠有不盡
 見聞者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兌軍二曰運河築堤三曰
 黃河驟漲四曰昏夜守堤五曰糧船過河六曰黃河捲掃七曰茶城
 榜漢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潮噴溢十一曰災民避
 水十二曰糧船漂沒險阻艱難備載之矣 陛下惠然省覽知大官
 之膳飲皆軍民之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慮者五東南

財賦之數而江海泛溢米不登糧運難加徒殞人命此京儲可慮
也也邊疆關隘洪水衝激墜傾頗何特以守此虜患可慮二也五
隸河南山東皆股肱郡霖雨既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卒
有盜賊何以備此內地可慮三也海徼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
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產鹽之場鹹泥盡衝團匪俱廢此國課
可慮五也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奏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
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
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群疑奏上
奪俸二月

隆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胤舉有
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投牒國學矣勿子邦寧綠母發欲干
國計請封其母鄭以為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萬金
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貴宜斥以儆官
邪邦寧越法于紀如律坐監舉狗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且
請命宜追奪諡上下部覆議

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者科臣王楨承指劾植以訊報不
詳竟寃免植生平峻潔處閭閻未嘗有情客其勤徐氏獄各司但坐
不與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不駭歎植父孫魯舉進士正德已巳
為興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為請自仰自為奏詔赦用

租之半又賦民之飢者以萬數武廟南巡淮揚鹽以同知儲守珍
海民賴安堵泰州飢墾聚聚賦之凡活三萬餘人楊民至今思之嘉
靖丙戌為屯田僉事時賊賊貴近侵奪民田日甚
上以兩御史往勘之竟歸其侵疆於民而核貴戚中使之產歲輸公
帑銀七萬餘兩又以兵備巡歷雲貴大同雲中所至以廉直稱持身
執行並方古人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觀稱慶時以為曠典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直言無隱略云時方多故百姓怨
析而四顧無烟刑罰暴落刑勝之區也強梗憑陵而嘯聚浙直閩廣
財債之數也奸宄剽寇而師勞宗藩之坐窳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

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于女尾日月繼食于元春正微臣痛
哭流涕之秋皇上臥薪嘗膽之日也諒險已三暮矣曾召一大臣
質一講官納一諫言乎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
說珥之規日觀絕瞻咨之益回話屢懲內批突降言波官府輒肆阻
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迫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風行勢協擊積案
成會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愠悔于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茲
霜雖未水月已先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八命廷杖下詔獄

庚午隆慶四年
正月朔日食謝免朝賀○陳以勤疏言臣因項來多病乞骸骨歸但
風以海即舊臣不忍苟去謹條六事以補衣闕一曰慎擢用二曰勸
久任三曰懲庄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谷

上嘉納之因素疎乞休上不得已允之加太子太師○高拱疏言武友商政止于三事今陛下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皆先帝屬精之政而廢議及異尤非繼體所宜其師極權用亦多偏私如唐樞以避言劾籍迄積不錄者悉查例以行○尚衣監傳旨令南京加錦段足十萬部科執奏宜令所司亟進原造之數即官用不之民困亦蘇 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之一餘悉准廢造不必加

二月原任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謚恭肅賜祭葬如例○進賢縣人端嚴廉正曾劾奏武定侯郭勛太學士嚴嵩巨聲大震居官四十年始終一節○高拱請需才以待邊疆之用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領設侍即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務即

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文不煩于假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如此而循循之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磧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

上奏嘉並如議行
四月利科歸化以審熟請釋係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為民芳等充南京淨軍○御史邱陸請行各公候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器畧併選中式武舉及武舉官生之額出者洋兩以需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戶部李已陳君德節用疏因劾太監崔敏傳買金理科擾紛云上怒杖已百紫敏君德劾籍○都御史葛守禮疏言國初制虜內時確關外懸重鍊若然天府之固也○天軍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榮顏三衛為我藩離耳而夷情漸異向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登陴戍守無寧日矣始以倉猝至○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

邊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豈土民皆不可用乎直倣唐土女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戰守毋徒調製為也章下所司初以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之太倉又命買金寶兩尚書劉體乾多執奏不即奉詔至是雲南年例今過期不至有中旨詰責體乾手詔勸問勸命閉住科道交章留之不聽○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劫于俺酋挾其妻闖入

邊 總督王崇古留之遣更諱曰此孤豈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為市論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抵牾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番谷蠶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與威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為不可

陞西婦恐我成其孫日夜涕膺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級壓境崇古因論以存郵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懸臂盟世服屬無二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還貢市焉而諸虜亦念饑財物賸市于是俺答款塞縛叛入獻闕下誅之封虜酋為順義王諸虜皆解耕受封比屬國而俺答老把都駐牧上谷有

五千十萬騎強盛社與倫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
 子見利漢財從飽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缺虜功如
 小保兵部尚書世襲銅衣千戶賜蟒衣白象飲香廟群臣選實如例
 六月堂吏部太學士高拱言遼方有司實兼牧民御虜之責即以才
 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與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繼
 流即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
 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壯力強才氣超邁
 者除補上日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賈三近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向一寬也在進士則
 馬推字輩人則為鄉同嚴也在進士則為鄉明在舉人則為暴戾傷而
 嚴最甚莫如吏部侍郎長官每得偏重進士署印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七月御史張守紉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世蕃播惡流毒宜追
 戮炳屍連治其子緝姪繼籍其家得官始削其官追奪諡命子姪俱
 為民資產如數籍入

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城瀕為河時漕政
 大弛漕船五月入匯八月入圍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擱
 擱至八百艘湖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一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
 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
 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迫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
 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至淤淤既淤則必衝隄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
 下流擇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
 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

上以事體重大進工科胡慎性視之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額駙襲封為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十一月上海文華殿日講畢太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且
 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上曰卿等議當其即行之于是內閣知
 事由宸斷異議稍息矣

辛未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講見禮
 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間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親望二戒紛更三
 戒苛刻四戒謹短末復重秉政者勿用希有之人致令同仗異以傷
 善類更飭中外臣工必懲既往為戒將來奏入請外

三月殿試賜張元忬等四百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左都御
 史新守禮疏陳官箴士飾六事請職論今歲進士一曰端趨何二曰
 崇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戒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艱度上然之

四月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帑以陋庸間以遺京近邊
 卒餒瘠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者憂之○大學
 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
 夫學舍驛通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邊官或棄官而不能赴
 或去任而不能歸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聞發官得授本省地方其
 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殿正茂總兵官俞大節各陞賞

有差○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六月陝西巡按蕭顯上言留翰林顧人衛軍報聞

十一月張居正以少傅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十一月天鼓鳴

十二月上謁陵○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導駕窺竊

聖容微減于前矣夫 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過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潮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隆慶六年

正月以呂調陽為禮部尚書○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

賀畢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總督漕運孫汝霖言黃河泛濫數患漂流

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履履云風波天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右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象水所交激茫無山則趨避靡及東南水燥則政龍穴居故人海運多難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追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穴窟又其地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曠達以取其速而又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即覆宗沐言詔允行之

四月浙江黑霧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月光射電水

驚隨之○待詔劉喬庸條五事一曰保養聖躬乞凝神定慮忍性抑

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當衆欲之攻則

聖德清而聖壽永矣二曰總攬政權先帝英明果斷臣下莫敢弄權

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用舍國是更張果出宸斷乎

協公論乎即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取焉身便朝廷名器本屬世

之且而敢以市恩乞大奮乾剛獨觀萬化則上下莫測其機而政權

不至偏重矣三曰慎儉德近者內府取銀已數千萬求理作蔡山

鏤金雕玉國計日蹙所宜痛戒四曰番心章奏言官奏事皆以效忠

非有要挾乞于當理者庸之狂直者怒之五日用忠直即位以來或

以勤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非望風承旨而攻擊以

泄憤非迎合權要而荐拔以樹恩皆本忠直乃遭斥逐乞速用以盡其才疏上請與國州知州

文大輪曰劉符諸此輩言中家而控局

科臣曹大莖論高拱大不忠十事請如履嚴高故事特賜罷職

上素大莖妄言調外任○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報寧池太廣德地

里遠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今遷道安遂九江道近如礮

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閭閻太平軍民呼

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選制者報可○兵科劉伯聚言故總督

魯鏡樞復河套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

宜加卹錄以為邊臣勸從之

五月朔且諫罷日并化得酒 上不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

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

上高坐御榻 后及 皇貴妃成侍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

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

先帝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

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感痛哭叩首而出翼日

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餘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 上大行皇

帝尊諡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

宗 吳瑞登曰史臣曰先時法令嚴密有官就統

上乃寬仁大度熟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蜀非善之征絕無名之

獻至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甘及即位問以問左右

左右請詔光祿嘗供

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娛行

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候

上旨為豐約嘗取至約若歲省光祿萬緒其節儉如此雖震怒

言官然責讓後嘗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宮廬沙漢之表慕

義來王峭嗣馮林之遺免類就縛即史稱鳴鐘清渭縣首井闕未

足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儲貳之教編

久安長治之計皆備斷于寢衷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弘遠矣

友大綸曰帝寬洪恭儉從諫弗嗜使李秀不熱高拱早用內外夾

持而不感于膝祥諸奄之輩阻漢之孝文何以加焉

上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皇太后 上御

平臺 召首輔張居正至 座前曰先生為 父皇陵寢辛若受熱

又以 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 慰勞備至 賜銀幣 戒諭文

武群臣 山陵禮成十九日辰時奉還 梓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

奉安于 獻殿未時掩 玄宮 上賜輔張居正 御書大字凡五

日元輔曰良臣口爾為盪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筆法道古為

世名寶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 帝鑑圖說

十八卷終

祖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十九

溫陵 秀水

神宗顯皇帝

萬曆元年 癸酉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 經筵

御史鍾繼英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髮男子假裝內使趨走車皇左右之問其名

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輔臣張江陵隨景

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臣

既下獄隨有一辛儒者與朝夕同處使其飲食男女之欲備極款厚

因收之曰但稱自開老高拱所來欽陰行刺

上而厥校擬騎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稱向江陵曰此事關係重大

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心不憚太僕卿李幼滋

者刑人也方病注門船強起詣江陵曰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今

追究主使之入今稱主使者即是高老竊取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

以自解江陵備說以對刑科原格練相議具疏欲將王大臣送出

可審問江陵慮大臣泄其精力阻之疏候五日不得上御史鍾繼英

上疏請指其事而不明旨江陵不敢甚罪之乃景

旨前停半年等以他事降兩成符眾口時今錦承朱希奉等會審是

日方晴察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眾皆

駭懼肆易刑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



卷之十九

額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誣之我輩肯有身家妻子他日能

死誅夷之禍耶後時乃會同將王大臣先行夾責大臣揚言當初原

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奉等懼

事洩遂罷審而高老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

司然已中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訖自是臺官懼江陵威望亦竟無敢

有申言者

二月稍東平嶺東有梟白洋島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巖山深僻

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

奉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同紇冒項至 皇考時監一清積元爵

益為梟傑而曾廷鳳江漢王梁葉真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為

寇寨時督撫殷石汀以粵東故多賊往敵軍事雖舉兵自事然徒嘗

不取略取所獲一二以奉報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恐不大舉將為求

南兵宜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可化誨既稱臨撫而猶權堅巢

如故此何為者也自非望風解散已列為編氓者不得言撫于是大

誓文武將吏進揭其巢存斬監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

走匿壘巖谷焚燭死者不可悉數 捷聞賞賜有差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大意以絲

名實為先乃當事者視歲時月卒不能以實應即所敷奏徒文具耳

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請令諸曹官

紀籍與為期約而月令科臣枚之設所在撫按奉行 詔書不以時

奏報而謂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劾其事請 詔下所司

諸同員今對狀 報可

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長樂寬甸等六堡北池

北界王景東陝兀堂去靈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坐曰寶鏡堡巡撫張

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箇環視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頑質子

所在易置布工峻學顏疏請募市寬奠永奠謂東夷惟易米布雜鹽

無馬匹他遺棄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即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

詔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靈陽寬奠并有市諸夷亦利互易

無敢眺視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

而南抵鴛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

甲戌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遺唐家通巴笮開廣為

治道置吏其間諸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至純皇帝時

尚書李養蒙至願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霸蓋九經

凌雲等塞皆天險焚人屯聚其中出沒為寇殺掠我人民萬數方隆

慶政元蜀官事者告急江陵以曾確庵請于

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偉畧徵兵精餉為生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

易將兵家所忌偷買事不効當并闕事而速治之于是言者意始解

而頭克奮不顧身受會方略以平蠻有功凡越六月而凌雲九經等

塞悉平所擒斬俘敵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

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輔臣張居正進講章

皇上庶明日臨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

行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諸章重復刑定編定大

學一本屬會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呈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仰察

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希烈

文王試官取孫鑄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武賜進士孫繼皋俞慶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等官引

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面加獎賞

宴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進獻

聖母太后甚為嘉悅

十一日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各已得放而獨已土魯連把亥請封

不許故囑賂賊官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萬

曆元年犯鎮西堡過外秋七月寇鎮鎮寧時江陵當國今大築亭

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投當事者甚備虜入犯輒大創去乃糾建州

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酋王泉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僖大臨會替人貌不勝衣而

誠沉守介為講官諄諄以正心窒欲敬天法祖為言在吏部參決大

計所汰留多得其當符已寅畏周失而尤嚴于取予卒之日素無餘

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進士從子望齡己丑會元

謹按府傳與諸司里世如諸自禮待吏侍元也
乙亥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 國家設起居注
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責右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
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益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
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
以來史文闕略昔

世宗皇帝嘗諭太學士張璠曰日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殊名但未見居此職者蓋乃事
云是紀錄之職本自脩官贖廢之由實在臣下即如遇者纂修
世宗皇帝嘗徵臣等議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

刪潤優裕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筆跡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
摺入與大裨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
前朝之大經大法雖因政或遺而一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解
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

皇上聰明天授淑哲性成 踐祚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草
紙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圖盛美垂法無疆臣等仰稽成
憲恭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

一議分官責成 一議史臣侍直 一議纂輯章奏
一議紀錄體例 一議開館館局 一議膳致掌管
一議補修記註 疏上奉

聖旨都察院行

武清伯李偉請備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寶稜 世宗朝童聖皇太
后母家玉田伯將輸乞恩造墳塋事列題議折銀二萬兩
上議其薄下部覆議

九月北京重建育院成工始于二年三月計備三十六萬有奇費以
五萬金閱麗萊增遠查崇隈視舊制不啻三倍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視履驗賜輔臣及六卿與議
陞臣 賜一言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 郊禮圖考
是年春王景後糾廣盜邊副總兵曹盤厚市夷實謀泉匿酋阿哈納
察勒精騎剿得三十六級泉偽以蟒掛紅甲投哈叻脫走將枝王

委會撫順關廣市夷急購泉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爾原兵備
便質漆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于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
詔疎泉加台龍虎將軍秩賜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

丙子萬曆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劾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謹按 吳青到丁弘治十五年 吳正德四年司禮監刻甲辰
五年 吳呈禮部行其條 吳呈未用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
例大約出洛陽徐姚之手

輔臣張居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制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臨覽

七月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鄰國奉行不動督賦益急間聞愁嘆盜賊
竊發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穀
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

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勤
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閣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之三實公帑
實民力真兩利之道上從之

丁丑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
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是科解潘楊元馮琦俱以文行名世唐吉士
之凡

命考試就教舉人舊例就教舉人署府州縣學訓導之職仍准下科
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陞有司正官次則

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以其未經國學作養故資以厚給以
進學習事為將來用之地近年浸失此意不能驟後初制江陵議

以所考上中卷兩項內略示釐正概以上卷授州學正中卷前半授
縣學教諭後半俱授以府州縣各省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乃准會

試一次三年之後陞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員缺不敷者
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令盡縱回籍以壞政體餘照例施行

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宮首輔張居正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

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諱舉羸令辭臣實有頌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之○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告舍以木京師試
院改置禮部為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發
官舊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諭 奏請改之以前皆
于武學借用楮蓋百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楮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

然不如今之碑舍更為完固可免火災

六月帝西羅旁平羅旁樓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鷺江急吹飛
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徭窟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闖其藩者
國初邵申國用創築兵甯能定之其後馮恭襲葉文莊韓襄毅雖彈
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璉吳平事無論已至

世宗朝諸徭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

三朝不可撲滅前督撫殷石汀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
者多操築舍之見會石汀入為大司農首輔張江陵推較大司馬凌
雲聖訓 賜聖書屬凌雲聖訓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

為勸諭行江陵謂凌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今五指北三八寨諸
猛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
萬八道並進克木夷山摧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三千

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提問

上賜賚有差○首輔張居正奏聞

聖母慈慶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聖母慈慶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皇帝頒賞錄成 命閣臣撰勅 加恩監修總裁等官

上奉 聖母慈旨遣 諭閣臣以今歲不喜暫免行刑張居正屢奏以爲凡官吏軍民人等犯皆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鞠問既明悉依律處決不宜淹禁累年不行處斷奉旨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計音至 上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欵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燭

一百對麻布五十疋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奠

上同各上表謝 恩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上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張居正子嗣修馳驛歸官葬事元日即迎母來京侍養○居正上疏乞暫遵 諭旨辭休守制預 允歸葬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謹按 天官書曰斗星出斗牛文 謹按 天官書曰斗星出斗牛文

大內火○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復杖刑部視政進士柳元標○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

上疏奏爲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至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奏爲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 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其志親貪位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指額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表次爲之求解江陵曰 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畢

手索亦作列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二

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煊方以庶子充日講錄事王杯一曰班班者何下生淡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逐之永成器以暗中行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歎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錄鎖且禁獄連三日始食解發成爲更辛楚時初元標觀政刑罰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二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時申文

定爲堂齋侍即護持甚至 謹按 國事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奉情起復惟不知怪得罪一唯以綱常二字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御南草疏則入江陵能事而大意亦與一峰同

戶科給事中李涑疏言 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

事請乞改 命不允

是年會元馮夢禎以庶吉士皆歸既滿入京時流中庶常凡四人沈自仰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嘗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爾學風聲憂之蓋張方恣睢其子居二甲馮

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于父曰彼特會元決番館故爾因盡歸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侯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憂狀江陵懼問故且曰有心事

所不足耶蒲州應曰爲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歡方出次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墨所

述陸平泉留館亦籍座主張龍湖頗相似要之分宜難食江陵筆

懷決不令會元既入館後爲他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世

開皇禮成是矣然金甌等處不足以分發水怒以數千里巨浸而獨
今雲梯閣當水衝此勢不得為者也當是時有請漕海者有請開
那萊河者有請開伽河者有請開衛河者有請開集故道當棄者有
謂宋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鑿泥堤者有請開新興塘牛圍
浦導新陽諸水入海者紛紛籍籍迄無定論

上一日以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
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同出入又
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者下詔獄鞠治之于是
當事者人人怖恐建官舍河上胥賦隨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
事為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厥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

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繕水衝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斷
堤相望宛轉綿亘殆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歸仁堤勢
不得兩決其勢既不能及 陵巖又高家堰既塞淮不能奔黃浦皆
蓋趨清口會黃河山安東雲梯閣入海田廬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
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旋于轉輸入大可農矣

烏思燕僧領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即開化王吞觀刺麻也故號稱
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獨房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
國師萬曆五年食肉切盡黃台吉約德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
從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悖逆者其教化可知矣

詔更定時享祀太常寺御溫德等送閣下本開稱
太廟時享原廟九帝以冠服令祝文內稱 五廟 皇祖考妣

皇太后 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高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曾
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曾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睿宗
獻皇帝 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
祖妣孝靜毅皇后 皇祖考世宗肅皇帝 皇祖妣孝潔肅皇后
皇考穆宗恭皇帝 皇妣孝懿莊皇后等祔得 寔廟而下既備
列 六帝后乃又加以 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五廟內實止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該祭而祝文則多稱 二廟于座位未合
似應改正其歲祭 大禘東壁下配享設香案王以下共十五位神
牌按 帝系圖壽春王于 太祖為伯霍丘以下七王為兄實應以
下七王為侄有 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為皇
高伯祖實應以下七王為皇曾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
稱高曾伯祖查親盡 帝后止稱敬號今諸王似因改稱本爵庶于
名義為礙閣臣張居正等奏議曰恭照 時享之制止于 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 祧廟不與焉查得先
朝祝文弘治中有 憲宗而上稱 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有 孝
宗而上稱 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祧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益其特 世宗新升之
主即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與
奕乃 時享祝文有 皇高祖憲宗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稱於世
數名義委屬未妥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 廟尚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降降之時 帝后尊稱不宜登

從簡略。廟給世次尤宜序列分明。合無比照。大貽禮待。享祝文通列。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稱其。大貽配享。春等主。親屬已遠。稱謂未妥。宜將諸王神牌。俟。止。稱本爵其。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命。下。容臣等另撰祝文。進呈。御覽。候下該寺。并春等王神牌。一體。遵照改正。從之。

三月戶部進。御覽。稱帖云。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二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此不可不知也。于是閣臣因言。王制。量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况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便宜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夫舊制。夫閣臣力請停鑄。

上命罷之。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救死不暇。請酌減織造。段尺。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尺等項。准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

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得。殘。徭。編。首。冗。員。廢。食。墨。頂。又。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員。免。海。內。新。祈。如。獲。更。生。夫。然。尚。有。一。事。為。民。病。者。皆。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息。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

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徃。往。將。見。年。所。徵。即。作。帶。徵。之。數。名。為。完。年。公。費。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徵。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行。軸。空。而。民。不。堪。矣。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後。查。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購。適。足。增。給。盤。之。欲。其。至。不。才。官。吏。因。而。徼。取。侵。漁。者。亦。徃。徃。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凌。其。膏。血。以。寔。好。食。之。囊。囊。孰。若。施。贖。湯。之。恩。錫。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隸。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後。處。稅。糧。原。重。故。通。負。獨。多。其。間。固。有。數。右。奸。猾。恃。頑。不。

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辨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王。巡。撫。孫。光。祐。具。奏。請。蠲。戶。部。以。于。保。國。計。未。敢。擅。便。議。屢。巨。等。輒。謂。布。德。施。惠。當。用。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臣。等。愚。見。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通。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保。供。御。用。劍。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實。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官。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將。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開。闕。免。誅。求。之。類。食。吏。者。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于。國。賦。初。無。所。損。而。清。澤。洽。于。黎。庶。頃。度。道。于。寰。宇。民。心。固。結。邦。本。鞏。寧。久。安。長。治。之。道。

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徃。往。將。見。年。所。徵。即。作。帶。徵。之。數。名。為。完。年。公。費。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徵。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行。軸。空。而。民。不。堪。矣。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後。查。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購。適。足。增。給。盤。之。欲。其。至。不。才。官。吏。因。而。徼。取。侵。漁。者。亦。徃。徃。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凌。其。膏。血。以。寔。好。食。之。囊。囊。孰。若。施。贖。湯。之。恩。錫。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隸。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後。處。稅。糧。原。重。故。通。負。獨。多。其。間。固。有。數。右。奸。猾。恃。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辨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王。巡。撫。孫。光。祐。具。奏。請。蠲。戶。部。以。于。保。國。計。未。敢。擅。便。議。屢。巨。等。輒。謂。布。德。施。惠。當。用。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臣。等。愚。見。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通。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保。供。御。用。劍。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實。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官。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將。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開。闕。免。誅。求。之。類。食。吏。者。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于。國。賦。初。無。所。損。而。清。澤。洽。于。黎。庶。頃。度。道。于。寰。宇。民。心。固。結。邦。本。鞏。寧。久。安。長。治。之。道。

計無便于此者、本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者、戶部查節年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完納、選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奏來說

六月治河

同知加四品服俸、奏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官、應之軍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仇值、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實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鑄錢磨錢、上下皆不得欺、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謂所司令人密促其移、卒放起死矣、尋復越城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奉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後管理海塘採石湖州朱月溪親投役、見清從炭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厄、酒勞之無絲毫他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為盜、事發、建捕、獨獲、又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後關變、致、哭三日、初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始知為上僉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

疏球後、產最為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濂之來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年、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本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後、被一進賢司、九千金、官吏後人廉價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間、安月有延

實、隨從四百人、滄雷五六月、糧食極實、不可勝計、故督學編有、彼國邊臣、至、昏、城、便、封、之、說

三月會試、以禮部尚書葉文淵、開學士、申府行學、禮部侍郎金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進士張然、修蕭良有、王庭、讓等及第、出身有差、謹按、是科、品位、最著者、李汝華、黃克、曾、張、鴻、自、前、一、鳳、翎、元、舉、計、以、文、名

百輔張居正、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擅令事、居正辭、大傳、從之

行耕籍田禮、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但文副總裁、各警停、常轉、專在史館、遵照、勅諭、事、理、將、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稿、送、閣、中、湖、潤

十一月、詔、度、民、田、先是、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飭、滋、編、戶、不、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為、致、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說、曰、影、射、曰、養、親、曰、掛、產、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為、故、繫、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權、派、益、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

史 32-422

民愁無暇亡逃山林轉為盜賊則其毒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請大明
 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
 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
 洗其弊時勞中丞奉詔苑慶岡田間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
 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濬請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民敢有隳法
 若路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
 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
 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墾治皆
 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得以戒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莫幸有田以爲
 世業美

十二月百輔張居正等請數陳謨烈以禪聖學臣等謹屬儒臣
 將累朝實訓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編總計四十款曰
 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
 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官闈曰教儲貳曰睦宗
 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
 紀綱曰審官曰從任曰重守令曰取進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
 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
 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
 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遂難卒業
 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
 恭請文華殿後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即聖一面賜諮詢或臣等猶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
 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于兩後一面奏請
 教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棧績時日從容有可以開發聰明
 亦因以練智政事伏望
 皇上番神聰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
 聖傷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無無間即燕息深宮之日猶出
 御講幄之時則聖德愈進于高明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
 芥舉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靈陽萬莫已後人犯永莫堡我師卻敵炮奔
 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崖得虜級七百五十四提開會

辛巳萬曆九年
 正月百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人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談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其疏曰臣等伏觀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游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
 聖聖談洽慮慮清明不勝慶忭夫人生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
 聖聖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新業弗納于邪然後繼述之志不萌而引
 誘之奸不致故雖筆札小技非若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

以謂適性情收飲心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旨此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樂則相去遠甚未必非一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數輩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宏詞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展剛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于一榜進士中夜其英儒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備養德望以備啓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樸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臣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比皆備次待用者臣等據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直日講官在館

承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其所採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 面賜質問令其發摠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遐達益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于中矣

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時父良為族侄使以爭屋斃死孝子孔殘父屍不忍就埋乃伴籠其輪田讓和凡田所入輒易得封識俟有所

願亦伴受之雖錫銖兩有不計值封識者私論父像有像帶劍侍懸

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办銘之報營二字毋妻不知也張開遊邑摩不

事舉孝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于甫數月撫之謂

母妻自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相

醉歸孝子乃迎而憚其所購办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籍以白

其毋遂出其所內封識租價償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邑令欲白

其情曲有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

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聞縣焉遠近

齊喪者載道

謹按世各稱父報仇一節始而合於六年圭角不露是刑制之不

能而于亦父仇視死如歸雖或死於報復孝子能忍其智及多也

謂勇乎移父不欲以一此易三又法第令當官以身死全父尸雖

勇勇乎張厚厚為之立傳亦有動于天理民妻之不吝與滅也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章殿講讀有原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

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舟舟疏進 覽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

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飢或

相聚為盜大有可憂一

上曰淮鳳類年告灾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

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

米儘有餘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 聖心

上 俞允 聖諭云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雜色衣服繫雜色帶

都未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大非臣禮着鴻臚寺傳示百官

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

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獻

大興

上躬行

大興

大興

大興

大興

大興

首輔張居正請之優禮者預以光
聖治疏曰臣等伏觀先年 恩詔一欵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
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大
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
謝遷王鏊皆七十以上毛紀賈詒皆八十俱蒙特恩遣官存問是先
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
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 涇濁為清懲貪
以扶 聖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
官常振肅海宇稱為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藩邸 世廟一日忽有疑于
死帝命檢 成祖之子 仁宗故事階為之從容譬 解其疑乃釋此

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嗣登大寶階時為纂數首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預 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
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較庸抑又過之所有存
問一節似應從優厚以彰特典如蒙
皇上俯念階為 先朝元輔當代舊人 特勅該部查照嘉靖年間
事例差行人一員實 勅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宿優叙忠賢之美一以見嚴君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
皆太平之盛事也

本免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圖其傍似碧空滿月上有
丹桂花子番番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間兔毛纖澤意態安

閑真是神物益 宣皇帝文武全才游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
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御以詩
入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于軸並得
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 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勒之石

壬午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 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奉
初視浙節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諸郡民家子
頗選而故少保胡繼宗倚之起戰功餉資至糜縣官應不貴故尚書
趙文華來代稍稍為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

防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為急而士大
夫因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裁營兵廉三之一無
已而後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壘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
于兩臺使者樞臣具善言嘗守 節蘇州 德更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
令予錢自如乃洵洵為惡語莫以恫喝止吳 吳持之益堅 顧徐兩臺
使言之諸司道傍觀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點魁曰馬文英楊廷用積
其黨謀于治餉倉事主許之門許之跳遂闖入幕府其匪他室助得
之遂擁而至管所以寇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為請命稍稍解然猶
實其自書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點魁
與他籍者自相盟結更約東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依隊甲而中
連乃陽得將以詰其及兩臺使者吾二人寔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

史 32-425

然其皆匪勿務矣諸司謂知其狀始好而欲權之莫敢誰何而具其

事上聞

且其快則兵益驕而他鎮皆麻失擊振而起顧獨張佳猷自令至漢

文網漸密日相厲以東瀛弗堪而城中諸櫛各設後夫司于擲諸士

者尸稍錢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

既情不任又相率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擊亦怨王虐入丁仕

窮借麗素舞文與市大僧相結似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

忿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犬僧曰官易與耳

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編福于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

加喘息而獨奈我何諸大僧稍稍動而會仕卿坐他法常使者杖而

至張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志耶曰猶未動

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備恐無人色張談笑有

之哀白刃而向者可二千餘且欲技儲符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

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及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

苦與其不爭者以請夜夜告曰吾所苦若三受有乃者獨不受後

新說司即也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之情易者族

且得火先燭天其竟與卷卷聲連巨張果崩坐堂堂草檄諭以禍福

之不討兵胡受難已而計曰過可使也息合可也命遊擊徐景星

俾以二營兵各居伍長而櫛之曰前某府誠誤夫驛女死而不使女

亦無賴于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女曹例為我盡力討捕之毋多

殺多殺不女功果勇進軍命則又進馬文英楊起用曹謂曰自縛而

請者女耶然結地雖死罪無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

而名者女曹我信乘捕亂功成詎論賚有賞也即不幸死其義終存

各令奈何本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一點地亦踴躍聽命張乃石

徐景星出所使曉勇為中軍俾督兵次之郡邑士團又次之嚴部伍

明的東遂前導亂民敗之于葉市橋火場文敗之蕭家堂又敗之官

港曰又敗之重東橋皆即行到所就俘曹景友壽而詣焉者百五十

餘人而仕卿在焉前已夏暑使者至訊訊得其侶謀挾刃而腰金帛

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殺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于鳥獸狀

不顧國體不其情離離焉積必必消入兵變民變此時二橋亦

天上隱憂而張亦此者屬詩焉之動稍相厭悔機切言于

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爲奇貨可居也

武宗

宗武

文臣

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爲奇貨可居也

武宗

宗武

文臣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宗武

山西運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坑三五十歲

王念其節表將莊花紗衣一套放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

加奴欺手日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

勒兵出塞別將察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軍于谷得級

千三十九併獲喜皇溫河橋指揮使銅印一顆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有強奉諭文莊

祭未萬曆十一年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有強奉諭文莊

祭未萬曆十一年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有強奉諭文莊

祭未萬曆十一年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有強奉諭文莊

祭未萬曆十一年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有強奉諭文莊

祭未萬曆十一年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有強奉諭文莊

祭未萬曆十一年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有強奉諭文莊

祭未萬曆十一年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有強奉諭文莊

三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也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朱吉士二十八人以吏侍陳經邦禮侍周子義教習之李廷機美饒劉應秋史漢廉周應須鄒德溥姜應麟葉向高郭正域徐大化王士松楊國楨王士琦梅守峻徐應聘梅國樞梅鶴祚文登最著而葉李方朱徐張位至台柱

時申玄洛張首岑重舉南官親見泉條陳時事因言廷試閣臣為讀卷官其子須伏去任後方可預試蒲州不悅見泉條外李修吾故之亦恥有請于文定者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軍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觸及者以此為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余獨見泉條言之比得嚴旨各袖手旁觀獨李修吾抗疏因垂病

以為此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真能優容顧熟思之文定曰君言固是第有張老先生主裁回不得而強也無何蒲州尋歸文定日以親李二君為念比孫月峰在選司文定與商之即日具疏見泉轉南吏部修吾考滿至京文定復為言諸吏部權

山更念急劇至大用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 仁聖上加康靖 慈聖上加明肅

本月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為職然必其涵養德器極備名節不為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以大用顧其人品不同有難潛深沈待時而致用者有慷慨激烈因事而劾者雖稱之士猶能以養廉潔志而慷慨之士則每承嚴譴駭奇禍其得此

死而後收物者適幸而已故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選賞而優待之乃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為忠貞之勸猶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往以綱常義賊憤直言推辱禁錮幾不自保皇上憫其無辜遂之寬官海內嗚呼風愈然誦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如痛已深不宜但叙年資儘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及近言御史曹一鵬又請優權極之公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附履查得春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印信缺官掌管合無尺勅下吏部將吳中行重陞右春坊右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其右春坊印信即令吳中行看掌各不妨兼修事務恭候 聖明裁斷

浙江巡撫張傑疏延接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啟民懇減織造以寬民力

八月上期祀山陵

十一月雲南鎮兵沐昌祚起被劉世曾等報稱川岳鳳勾引緬甸

恭應要兵一攻騰橋一攻永昌因長月邊察路江難過暫將兵象收回俟秋後來

上命後處鎮巡官嚴謹陔備一應募兵操練分佈防守事宜看實其行 皇長女誕生 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倉多則倉地爛而太倉銀庫歲入甚以明年各邊 奏討銀例支給不敷跪請以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履禮禮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閣臣申時行等因言議折三分之一原非全折又止議改行亦非常折于理財經 國之務以

史 32-429

在可行但欲行三年則為期太遠水色太腐臣等仰體 聖意請暫
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

十二月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鄭元標御史范備建言
土怒翻休降請有差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爾遜堡一從上福林堡各深入前至潘
陽城南運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棧虜稍却阿台方獲千餘騎縱掠

應順邊運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第四方會議此逆難在
遼東未息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

三面壁立環壁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壁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
將泰得倫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上毛憐衛勇往彼莽子寨與阿台

濟恩亦果遂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耀遠勘前後功

次贖三千級釋日宜提告 郊廟錄督臣周詠樵臣李松及成梁功

各陞陞加成梁祿米歲百石果子孫自是應遺種東夷震悔遠夫一

數賊云初果自恃點額剽悍精日者術度出亡未即死然旋至台寨

就縛夫果以屬夷殘殺遺吏至磔尸剖腹督不畏漢法每取誅夷宜

也○時廷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房倭兒恍惚太等時可嘉

餘嗣猛身字羅并虎兒字子友商日尋子關府遂鎮已勅王果遣羅
阿台總督侍郎尉詠因念及商勅猛骨字羅嗣立黎未附請加 勅

便輝歷報可是歲十二月選加奴仰加奴乘冰堅復創虜及猛骨字
羅大掠犯吉爾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賞勅移

奏與總兵李成梁軍李將軍伏兵圍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
南樓上先期令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西隅伏因虜備禦登九單往

諭約軍中日如虜入恐惡無則張職為我軍申勿起不若若聞砲即
破行前知令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旬銳北圍請賞領三百勝前

請門頭積志自白虎赤劍破霍九單中虜九單友擊一虜隨馬餘

虜積殺我兵十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進加奴仰加

奴及白虎赤進加奴子兀孫字羅仰加奴子魯兒魯麻威焉共得級

三百十一李將軍兵開砲亦繼至虜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昔

廟 賜 差自是海西善服台千孫魯尙可數年而退加奴遺

孽一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字羅日夜圍報父連西房以兒都侵掠部

夷及及商數人威遠衛安堡而那林字羅尤狂許林索賞勅如二奴

甲申萬曆十二年

五月 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行 欽定建府籍

未見 通請於是閣臣申請行等請及時舉行以昭 盛典

故臣張居正蒙 旨抄沒 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乃其八旬老母

舉自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刑部尚書潘季馴等

上疏懇乞 聖慈保全餘孽
上聞之下 明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應釋的撫按官亦
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辜之意該部使行文與撫
按官知道欽此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九月撥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五命樞府自慰閣臣申時行等擬旨看得李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

功勞... 皇上... 門父子... 若伊男... 閣臣... 官軍... 方蓋... 易... 逼... 自... 等... 將... 平... 後... 督... 一... 而... 皇...
功勞... 皇上... 門父子... 若伊男... 閣臣... 官軍... 方蓋... 易... 逼... 自... 等... 將... 平... 後... 督... 一... 而... 皇...

臣等... 十月... 不能... 原與... 矣而... 紛且... 皇上... 衣... 爾... 列... 主... 戶... 然... 家... 謂... 其... 又... 千... 者... 兩...
臣等... 十月... 不能... 原與... 矣而... 紛且... 皇上... 衣... 爾... 列... 主... 戶... 然... 家... 謂... 其... 又... 千... 者... 兩...

以明其王叔師大抵近世儒臣，徒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
用之者曲而無所建，樹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徂于見聞而無
用之者所體，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記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
授此止不致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 聖化豈不
聖道一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併祀我 國家二百
人餘年。聖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殘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
關與昔人有云衆言淆亂，祈諸聖伏惟 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
列于薛瑄之次以昭 熙代文運之隆
 是年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皇明實紀卷之十九

皇明實紀卷之十九

七

二神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二十

溫陵 臣 陳龍可 奏輯
秀水 臣 沈國元 鑒定

神宗皇帝

乙酉萬曆十二年

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臺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用者茲因鍊言特賜停燒○時農間苦旱上佳勞步行祈禱 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

七月 聖諭云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饋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昨者南院御史倉肆已着重處近聞職吏濫受詞狀多問罪名賦罰之入者多半充私費方嚴旨切責今後部院大小臣工及在外撫按司道等官務要潔已奉公不得仍前沿襲舊套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八月慈寧宮完羨 宸衷悅懌 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聖母還御新宮

定鄉試王考官順天諭德張一桂洗馬陳于陛應天諭德于慎行李長春浙江修撰孫繼皇刑科右給事常居敬江西編修余士麟吏科右給事葉時新福建編修黃洪憲兵部主事蔡文範湖廣檢討張應元禮部員外李同芳河南禮科右給事陳大科吏部主事柳朝光山東兵部右給事王三餘禮部主事孫承名山西吏部員外王教刑部

員外魏允孚陝西禮科右給事由禮部主事蕭長壽四川汝科右給事唐應秋刑部主事王德新廣東吏科左給事楊廷相兵部員外江輝廣西工科給事中張棟刑部主事林兆珂雲南吏科給事中楊文舉戶部主事彭夢祖貴州工部員外周慶賜刑部主事龍敷科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存二三

九月湖廣巡按御史論同考官李樂侵各試官權多取中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救阻得 旨降級同芳罰俸三月 謹按是科鄉試各省解元順天張紹魁應天周繼昌浙江吳江西唐世堯雲南黃興與京貴州蕭聖望後 俱中進士共十一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十月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蠻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請土漢官軍議行進剿兵部題覆行令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當是時

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攝篆諸臣于要地并及 先朝言事者而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爵遂以有京石食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蓋天下稱賦差煩若管吏殘貪此曹弊味易為改未知能如願否耳至日觀者雜道路更相傳曰若知海都察台已來乎旋以為南吏部侍郎公且以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合黨為姦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應選欲督守令先可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關大臣及屬本

千君身疏甬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漢成三遷皆特簡也。南京
 為養望地。官就吏隱。右都御史稱獨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
 取相引為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稱積望。歲月遷北矣。瑞以
 為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為約
 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即論一人。至速訊。眾職又
 有一御史為戲。寔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
 院無不當聞。其五城兵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為嚴章。其苛細不
 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語。有大僚至丞
 即無不棄。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為大宴。寒雨。花牛首燕
 磯。諸處官舫游。履頓絕。往時。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
 求。公退。蕭然杜門。離處而已。
 房。實為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狼。藉。吳人號為倭房。公而
 振。阿。房。官。賦。以。志。恨。寔。故。知。瑞。嫉。貪。不。少。借。疑。將。發。瑞。者。遂。為。疏。劾。
 瑞。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供。職。寔。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
 誣。聖。自。賢。捐。君。辱。國。極。其。詆。誣。疏。獲。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請
 瑞。實。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為。當。代。偉。人。萬
 代。瞻。仰。庶。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
 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此。
 天下。瑞。上。之。所。知。也。房。實。貪。污。狼。藉。私。囊。巨。萬。談。者。欲。吐。視。同。臭。穢。聞。海
 瑞。之。風。宜。魂。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且。天。下。為。寔。甚。易。為。瑞
 其。難。實。不。食。其。利。而。反。笑。瑞。為。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

陛下幸察後。其犬敗。露。龍。職。又。以。侵。官。地。至。削。籍。○海。忠。介。被。論。李
 晉。陽。大。武。時。為。庶。吉。士。憤。然。不。平。且。疏。論。救。以。非。言。官。不。果。後。諫。臣
 關。之。偕。同。年。訪。晉。陽。即。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示。聖。節。義
 奮。遂。採。其。寸。之。六。為。疏。以。上。○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蓋。城。垣。尉。卒
 乾。沒。其。中。而。家。家。為。影。射。紛。紛。不。可。詰。瑞。力。為。釐。正。使。官。民。不。相。擾。傲
 清。文。田。法。以。區。畫。而。節。疏。之。無。敢。佔。占。無。或。偏。累。為。簡。可。照。煩。冊。以
 便。遵。守。科。條。肅。病。作。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而。食。都。御史。闖。人。王。用。汲。入。視。其。輶。敝
 屨。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贖。金。為。殮
 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自。衣。冠。揭。榜。素。而。送。者。盈。兩
 岸。無。隙。地。雨。泣。動。天。僅。食。鹽。菜。之。終。數。百。里。不。絕。
 海。人。未。民。作。詩。以。之。曰。批。額。面。奉。比。于。忠。苦。節。忠。同。風。竹。清。龍。隱。
 海。天。雲。萬。里。歸。歸。華。表。月。三。四。蕭。條。格。外。無。餘。物。冷。落。靈。明。有。來
 美。說。與。傳。人。不。信。
 山。人。親。見。淚。如。傾。
 詔。贈。太。子。少。保。加。祭。二。壇。 諭。文。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視。身。視。斯
 民。由。已。飢。寒。恥。厭。辟。不。為。堯。舜。矢。孤。忠。而。叩。關。抗。言。增。日。月。之。光。出
 百。死。以。登。朝。擢。勳。勵。澄。清。之。志。迫。起。家。于。再。廢。乃。決。疏。而。三。遷。巖。石
 且。瞻。皇。廟。京。之。望。素。絲。無。染。與。然。先。進。之。風。標。銜。務。而。議。主。懸。食
 領。法。書。而。政。先。善。若。金。在。治。雖。百。鍊。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
 莫。及。特。頒。祭。葬。資。始。終。 賜。諡。忠。介。遣。行人。許。子。儔。葬。瑞。于。瓊。之
 嶺。山。
 蕭。某。石。曰。海。公。撫。吳。之。德。德。世。以。方。尚。文。舉。公。誠。然。周。公。在。吳。三
 十。有。二。年。養。熟。吳。事。如。家。事。而。長。養。子。孫。矣。必。海。公。僅。九。關

聖明裁察不勝幸甚
三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竊惟國本係于元良主
子所以
聖明裁察不勝幸甚
萬曆十年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今麟趾呈斯
正名定
外宜在
升德明
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為皇太子尚
未周歲也蓋家嗣升儲所以明靈龜之重冲年貽哲所以端蒙養
之功
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
民屬心已久及茲膺齡漸長陽德方亨
冊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
皇上祇率祖宗之舊章深惟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吉旦
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
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廣體克寬次第上請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甚
謹按申公請早建太子以尊宗廟以重社稷言七切中國體事七
安策湖太子天下根
本古今如出一人
取哀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第宏道中道俱進士有才名履道致
道俱庚子舉人亦雋才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內

閣申時行等擬哀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
讀首楚上不得置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為第三弘志
巡撫應龍于年少兼奇麗而語多譏刺特政且便言官之橫者大臣
抑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
上神明且得人也
選庶吉士李啓美等共二人先是言官請每科
考選庶吉士其選數與留數俱不必多得旨如請故止二十二入
益少四之一矣薛三才王國勳雲象哀宗道全叙俱以文名而薛
官至尚書○輔臣申時行以連日塵霾四塞多風少雨陰陽失調遂因
災異陳言四言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刑款
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在井直則有真順廣大等府在河南則
有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西則有太原平陽等府在山東則
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有延安臨洮慶陽平涼華昌西安等府
俱以異常旱災報者在江西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
等處在江南則有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井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
常水災報者此皆國家真區邊腹重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
而播種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閣臣請懇
安撫流移禁嚴糶糴
十月閣臣王家屏等制回籍○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蓋駱
溪潛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
平而不知實王故方以請

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因群呼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輪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歲其兆已先見之矣

丁亥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及東阿陽谷等各州縣約有二三千人招集亡命往來密謀期以舊歲迎春日據城舉事幸有賊夥一人出首當即擒拿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因勘數未的先行揭報看得東昌與臨清相連乃兩州咽喉糧運必經之地若果有變即道路阻絕糧運不行關係非小幸賴 皇上威靈撫按道府俱各盡心任事隨發隨捕未至猖獗此誠 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但今年歲荒歉人民流離飢餓切身

起為盜賊乃理勢之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為然前

勅旨申嚴保甲緝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頃者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 朝廷焉得人人而濟之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米穀漕輸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朝廷視之莫非赤子况民既缺食乎水土又絕墾于他方是救之焉憂也臣等以為宜禁止過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各該地方應商民從宜糴置河漕則糴于江西山陝則糴于河南各撫按官互相開白

接濟轉運不許閉糴其糶本或于各布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撥濟河南直隸四府則以臨德三倉之米平價糶糴則各處自有接濟百姓自有餘給或不至嗷嗷待哺海河思亂也

閣臣申時行等奏請 宸斷並舉 建儲 封王吉典疏曰昨午

事諸臣屢請 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為

皇上親瀕宸翰諭示臣等 明旨昭然布告四方 聖志何常不定

而乃設不然而慮為此紛紛以故遂巡待 命踰年於茲矣及自新

歲以來則臣等亦不容已于言其益開自百帝王或遇天象有變

民生可虞則必深慮遠圖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群情導迤和氣臣

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稱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 儲開封

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孚而言者向

未之及也臣等論里陳其說夫國家有大綱常若父子兄弟倫序一

定而不可易者是已有大典禮若建儲封王彝章具在而不可廢者

是已皆我 太祖高皇帝三年四月之詔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

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大哉 聖謨其為

常典禮計至精至備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不違者伏惟

皇長子聰明岐嶽慶慶非凡前此誕生之年即已 詔告寰區奉

如廟今屆六歲矣天序既已默定人心又皆翕從此

聖祖所謂宜正儲位者也又惟 皇孫三子 祥發長索序屬宗廟

未及降衣趨拜之年亦已有礪山帶河之重此 聖祖所謂宜封

王者也查得 本朝故事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為皇太子即

情事全不相合。若遽將養議處則遺臣聞之皆將避怨畏禍不敢主張一事。參論一人。營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絨下鎮撫司勦問。招徠先年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上怒。命遣兵備任天祚與宿振武等質對。閣臣復疏曰。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辨。邊方御夷勦撫不可以不愷。先年開原地方屬襄王景壽。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景壽獻俘。閣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景之子連結仰逞。二奴為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景之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虐害。于是李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其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其理甚明。據王絨招內亦云。屢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遂子則絨亦已知二奴之不當撫矣。而又不敢言勦。其言似持兩端。此所以致巡撫之參也。若王絨自明其無他原未失事以祈。皇上寬恩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驅除兇孽為貪功以斬敵夷為妄殺。則朝廷當野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為不可也。且王絨自以兵備官且。不與調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面質。一以為有一以爲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項功次查勦明白。然後備獨始明功罪。始定願臣等猶有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為難。九邊將官中獨李成梁為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至云耕田百姓則遼外之田。類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萬無殺及良民。

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為妄。以其報國之忠為欺。則邊將曷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勦。邊臣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為害豈淺哉。今任天祚已考察降官宿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但勦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之偏。詳多生枝節。盡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付至難。伏望皇上特賜體察。止責王絨不究往事。尤為妥當。伏候聖明裁奪。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上勦御講。遂以熙聖。是年上止開講。一火未曾再。御日講于皇述。太祖高皇帝。皇祖世宗皇帝勦學講故事。懇祈。

上仰法。二祖則德及業宗矣。秀水思賢。獨有異為。集于樹人。頭為身領。下有白鬚。竟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火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杭州保俶塔山後積樞。幾至山半。流液成川。李見羅材。撫節陽改。泰將公署。為書院。十月初五日起工。是日泰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早離城六十里之遠。河舖方有。忍言米。激軍士。梅林王所能。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逼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文勒餉銀四千二百兩。克賞。欠日米入城。鼓吹。統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勒上疏。歸罪。遣府生。賈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若再。仍收城。外鎖鑰。李隱忍。從之後。開操行。當眾。即調軍士。吉加。

月糧折三分。增至四分。通副使丁惟寧入城見米。即云各官與將擁汝為主帥。米大怒。擁眾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廷秀棄裝。汝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王所等事得定。

字羅交商。剛立。至是以警虎兇。卒故。其心交商為非。關內應因約。交商發夷。向台卜花。交攻交商。擁資重。而猛骨存。羅以毋温。姐故亦助。康石陸奸。收交商妻。協誘殺。開原兵。備使王緘。乃撤參將李宗石。會游擊黃應。魁勒兵執温。姐康石陸已念。戮温。姐則猛首。携釋之。止囚康石陸。習命而猛骨。字羅。竟為非。關誘殺。從那。酋夾攻交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温。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守恩。奏革猛骨。字羅。勸劾。玩完。職職。

上遣緹騎。逮問李職。戊子萬曆十六年。二月。上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勳德。唐臣觀政。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

三月。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景皇上寢。鑿。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余志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李家。搶掠。事聞。撫按。斬州守徐希明。處左右。皆盜黨。致居民。斃。斃。曰。潘案。若托以捕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石。車。備。潘。案。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盜。縱。跡。次。年。正。月。慶。德。前。驛。往。來。長。漆。山。三。即。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家。殺。人。朋。倉。殺。殺。復。到。宿。松。縣。律。賓。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讓。進。兵。至。荷。麻。

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於營而逃。獲陳策尸身中三鎗。胸旬餘。而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四月。直隸江。浙。大。創。南。通。州。數。百。人。邀。搶。米。來。入。船。餘。于。縣。數。百。人。搶。民。間。糧。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糧。稍。遲。即。將。衛。官。圍。撲。倉。官。細。射。總。監。生。童。三。三。百。人。擁。入。士。夫。之。家。迫。脅。借。貸。事。聞。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尤。當。地。平。糶。之。令。禁。遏。糶。之。風。以。避。民。困。嚴。嚴。雲。南。功。官。員。緝。寇。猖。獗。已。久。近。擒。苗。罕。邊。境。始。安。此。項。功。次。原。係。蠻。夷。罕。送。拒。敵。之。功。乃。劉。天。傳。冒。其。功。李。材。又。妄。報。其。績。陳。嚴。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侯。扶。同。結。劾。科。部。參。看。已。畢。懇。治。有。差。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京。爽。閣。臣。請。上。時。御。講。經。籍。聖。學。貴。州。巡。撫。參。論。土。官。安。國。享。起。運。無。大。木。國。享。友。參。撫。院。委。商。搶。木。先。運。

上怒。巡撫于是。聞臣。申。時。行。等。奏。曰。先。該。播。州。宣。慰。使。楊。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欵。安。國。享。聞。之。乃。亦。具。本。臣。等。見。其。本。內。列。銜。是。宣。慰。使。心。竊。疑。之。國。享。在。先。朝。因。抗。殺。官。軍。革。去。職。事。止。稱。上。合。後。因。悔。罪。立。功。始。復。冠。帶。耳。不。知。何。年。復。官。遂。稱。宣。慰。使。意。欲。擬。票。詰。問。因。彼。時。獻。木。輸。誠。已。蒙。

皇上傳諭給賞。遂不深求。今其辨本列銜。仍是冠帶土舍。與原本不同。則前之獻木。為倉卒捏寫。先具奏。而後舉水。昭然可知也。及貴州三運木起解時。驗無本酋。大木故巡撫參論。彼時伊果有不自可。隨

史 32-440

幫而進何至半年之後方稱起解今尚在途則是前本無水而今始
 有水又昭然可知也商人深入土司地方探伐大木前後左右莫非
 國享之人豈商人遂能搶水運萬無是理今巡撫參論土官土官即
 反參巡撫巡撫參土司商人魏良海土官即參撫院委商何貴恃強
 凌抗逞辭裝誣是非徒辱商人乃辱巡撫也非輕巡撫乃輕
 朝廷也以一土司而敢玩弄 天朝蔑視綱紀即不窮究已為大恩
 况可行其言以驕其志乎且國享兇狡之跡備在隆慶寔錄臣等所
 熟知其獻木之情前後具有左驗臣等所灼見若又因其言并怪巡
 撫是重失 朝廷之體萬不可也今奉明旨擬令彼處查問伏乞
 聖裁 京省主考官順天庶子黃洪憲益納
 憲天庶子劉元震洗馬劉楚先浙工修撰蕭良有兵科右給事胡汝
 宇江西侍講陸可教刑科左給事陳燁福建修撰楊起元吏部主事
 劉學曾湖廣待讀馮琦禮部右給事白希綉河南吏科給事中張養
 蒙評事張國璽山東刑科左給事中邵庚刑部員外趙祖壽山西吏
 科給事中楊其休禮部主事陳應芳陝西吏部主事朱來遠禮部主
 事向東四川禮科給事中王士性戶部主事劉奕廣東禮科給事中
 隆慶龍女部主事朱維高廣西吏科給事中舒弘緒刑部主事朱傑
 雲南戶科給事中李廷諫工部主事陳所學貴州工科給事中洪有
 復兵部主事梁案龍
 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稿止五為李鴻文理難通
 潘之樞茅一挂任家相李昂張毓塘噴有煩言而王衛係輔臣王錫
 謂于疑信相半乞覆試 詔禮部會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

看得七卷文理平通王慈文理亦通奉 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
 都准會試
 謹按應天解元周應欽金壇人後中乙未進士應天解元門第交名之盛甲于江
 南是科各省解元後中進士者十一人王衛周應欽江
 西劉文輝福建潘洪湖廣吳化陝西武之聖宿有才名
 禮部覆山東巡按吳龍徵題生儒馮鍾等阻撓搜檢於斥為民胡廣
 朝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三鳳發國子監肄業三年今其改省臨
 期再考方准會試 詔從之
 九月閣臣申時行等奏為治河要務可以一言而蔽欲得人以成功
 云云○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
 問次輔王錫爵救 疏
 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鎮撫司勘問已又廷杖
 六十華職為民○閣臣王家屏屏閣有 旨召用
 豫章大稅新建縣十民卿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
 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妾共一飽
 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
 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此人捱手曰此非君所食愈
 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寘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
 違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召歸可延數日或別有生理
 奈何遽自殞為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
 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債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
 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
 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迷

一、魏然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
 二、蕭燕臣奏稱九月丙辰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謂吹
 有聲古之怪異多未聞有若此者人或以為兵兆未知是否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策進剿從威遠堡出塞申軍令無殺降下寨
 奔其師入那林字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搗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
 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輒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
 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開原其備使成選用眾議請并釋康古
 陸存歹商謂欲盡諸酋立商則康古溫姐首當誅欲和諸酋存歹商
 則康古溫姐首當釋叛而縛之窮而釋之為均 勅分寨給牛種與
 并開建州共藩東非便總督特即顧養謙亦謂歹商弱多疑即感諸
 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歹商諸酋見康古釋不復
 疑而又畏我因重交商歹商以諸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古再
 死再生德莫厚焉刑莫威焉且歹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中
 國而外以姻重寢非關謀此定東陸長策遂釋康古陸囚論之曰
 中國立歹商以王台囚汝以助并開侵歹商也汝亦台子終不忍殺
 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歹商安危汝則任之康古陸唯唯因令歹
 商以叔事康古以祖母事溫姐刑牲盟且進上寨那林字羅壁者論
 曰往若効順開原 闕廷並有賞江上遠夷以貂參之屬至必藉爾
 通若布帛米鹽農器你給漢耕田團獵坐收木耳松子山澤之利
 利大矣今貢市絕而江夷道塞藉兵怙忽太以守虜以千騎盛氣
 若雲索無藝部夷多怨我第傳檄部卒斬而首頭來立為長可無煩
 兵誅也漢今賞若不誅若何以報遂為均兩關劫蓋自求樂來

西屬夷勅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勒驗馬入貢兩關
 領之諸酋並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感不殺恩將項屬溫姐猛骨字
 羅無負 國又亡何溫姐以乳養亦死兵備使成選因令并開上寨
 那林字羅南關猛骨字羅歹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買
 已丑萬曆十七年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揚帖一紙
 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王衡係臣之子人情
 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
 臣未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
 之矣果才耶而臣為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
 臣為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請但行
 覆試為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則其發臣已甚
 而其知臣男亦不為不深矣覆試公典上可告天日下可明臣心乃
 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
 臣輔臣無一向上之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
 朝廷辱天下之主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
 皇上先年本以行誼 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越此覆試未
 行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
 公覆試之論始定矣 皇上慎毋再為臣體面計而不為臣生平計
 也臣不勝愧若銜控之至
 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時王太倉子衡以真才若解首
 高桂等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明

奸疏賈 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救之○應天巡按御史高璧呈疏
 爲輔臣屢辨傷激懇乞
 聖恩宣諭以全 國體大意言錫爵近日爲科場波及之誣二疏自
 明嫌于俟氣去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養任賢輔屢有論旨慰留已出在事高璧呈既稱頑輔難得
 何必多言且不完該衙門知道
 是月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詩國堂詹事府吏部侍郎王
 家屏克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考選
 庶吉士王肯堂劉日寧顧際明莊天合董其昌唐倣純林堯俞孫羽
 侯徐承登包見規羅棟吳鴻功馮從吾郭士吉共廿二人命學士沈
 賈田一備教習之得人最盛而王肯堂劉日寧董其昌將五育區
 大相黃輝馮有經周如砥朱國禎文望尤表著而吳道南位至東閣
 四月次輔王陽爵請 視朝建儲
 七月閣臣申時行等上疏 國家政務莫大于取重治民所以安人
 心固根本乞 聖明裁斷發下遵行
 工部題稱黃河初漲陝岸逃衝工科覆奏請 旨申飭河道等衙門
 用心隄防○進士薛敷教諭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
 三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于察室屬之分已定矣非京
 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南京御史有疏發行三日後送
 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兩道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
 向因而參論之乃科臣以爲阻礙言勝故吳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

起至是數教專論時來爲議定向 朝廷以新進小臣從輕處分
 八月十五日輔臣奏請
 上年萬壽聖節之日 御殿受賀 允行
 十月禮部官請舉 禱祭 上玉牒未安遺官奉代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妻叔
 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三
 面騰播土大夫率謂播磨處西南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種歷兵馳
 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勳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
 駁主勦 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按播州右夜即且蘭地漢始受縲廢 應龍初分梓桐
 北界播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
 募突突騎百餘出奇兵定之受武略將軍唐亂留播長子孫歷
 宋附屬稱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播州元世祖投楊邦
 憲宣慰使賜于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鑑內附改播
 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壘山爲
 關東南附江爲池鑿犍劍若然與區區蠻夷平卓犖二安撫真播
 百泥餘屬重安客山六長官司統七姓爲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祿
 自祀大事詔決焉田係思州宣慰使承繼改土爲流族多入播
 亦應虎山舍餘與楊世姻姪某婿相繼度子應欲奪嫡嫡妻
 張與子利權共逐相走水西客死宋西宣慰安萬餘族秦索火烟
 天旺地應應利即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繼
 應利即應龍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猛尤阻代者隆慶六年應龍

薛士報虜有侵掠奎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鞍自白
 奎鞭拔刀斫之虜人諫射奎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擊虜
 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為虜所乘敗沒乃以
 戎政尚書鄭洛為七邊經界使切責順義趨之東歸而聲火茵之罪
 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 召見閣臣等于
 星極門內履閣 面諭陝西邊事慘憺以 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為
 言且切責科無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踈虞及牽制將領廢
 弛邊務皆當其責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
 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忘
 備欲 諭本兵申飾各鎮 天語從容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
 八月閣部諸臣恭請
 王御門視事畢 召見閣臣等于
 星極門內履閣 面諭陝西邊事慘憺以 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為
 言且切責科無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踈虞及牽制將領廢
 弛邊務皆當其責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
 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忘
 備欲 諭本兵申飾各鎮 天語從容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
 八月閣部諸臣恭請
 王御門視事畢 召見閣臣等于
 星極門內履閣 面諭陝西邊事慘憺以 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為
 言且切責科無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踈虞及牽制將領廢
 弛邊務皆當其責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
 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忘
 備欲 諭本兵申飾各鎮 天語從容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
 八月閣部諸臣恭請

更及驚傷儒之論則其慮有不可言者又謂如虜人則我之指慮當
 愈暇慶去則我之畏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
 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
 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之何如是
 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者也如預製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為遠臣藉
 口逃責之資爾
 九月 詔停刑 閣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致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摺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少後時月
 朕自有百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推動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
 擬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
 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關視當嚴九邊宜各差科臣一員
 上有八月以來久未視 朝羣臣請于十九日恭遇
 聖母萬壽之辰幸 出臨受賀○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鄒元標調
 文選司○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上意欲追處邊臣閣臣覆奏
 御史荆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直素有時
 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本官至特署名題奏
 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宜降 旨令照舊供職○河道右都御史潘
 季馴乞休吏部題覆閣臣看得本官懇請河事前以蒙 恩再起感

激圖報奔走河道以船為家竭盡心力但因年已七十積勞成疾臥床不起河道事務須親身經歷難以臥理恐河道缺人誤事宜降旨准致仕

議按于肅懲改過崇德因傳玉春編端大宗伯于慎行雖功其

辛卯萬曆十九年

二月閣臣擇本月初七日恭請 上臨御日議有 旨暫緩

禮部尚書于慎行教育廣吉士○侍即田一備上疏告病

三月御史周盤詹事講疏請將李材釋放立功○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尺餘已而在東井方室壁宿度分尾尺約二尺○次輔王錫爵各得獻忠言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上上不允給事羅大紘都諫胡汝寧署承

是時交商死先是上寨亦以女許交商那林字羅妻則交商姊也而

交商酌酒好殺架稍訊交商往卜寒室室因過聯梯中塗那卜二酋

險令部夷搆思哈射商燈乃編罪擄白二夷執灑夷以獻總督侍郎

郝杰既謂交商與那上有風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難深求請

擬表示法交商于驛台住等並勿依外家應加厚卹所遺部夷並勅

百三十七道警屬極隨侯成立議給岳西請補雙貢其那卜二酋有

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孳修貢唯謹然南關勢

孤且益弱又日與非關相構怨效商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

定京省主試官順天諭德會朝節馮琦

應天諭德陸可教中允余繼登浙江編修李廷機刑科右給事中梅

國樓江西修撰朱國祿戶科右給事中葉初春禮部科右給事中

孟養浩禮部主事姜鏡湖廣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禮部主事唐伯

元河南禮科左給事中丁懋遜禮部主事陳泰來山東刑部給事中劉

為楫吏部主事蔡應麟山西刑科左給事中李獻可戶部主事梅守峻

陝西吏部主事麻察兵部主事于若瀛四川戶科給事中陳尚賢工

部主事吳鴻洙廣東吏部主事唐世廷刑部主事葉修廣西兵部主

事胡桂芳工部主事吳宗真雲南刑部員外莫廢戶部主事李開灑

貴州刑部主事王命謨評事黎芳

禮部尚書趙志皋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萬曆二十年

二月西夏哮拜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賜為會長劉東賜者靖虜

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為衆積輕十八日東賜

伍總兵任職拜主謀據城刑馬平盟僑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王
 文秀呼雲左右參將因快慶王代請黃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
 安等據城堡查張雲等至東陽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
 參專備軍器不若與虜馳潼關也承恩徇玉泉營游擊傅拒守為
 千戶陳繼武執執執執色狗中街狗廣武參將能國臣等弄城匿河西
 聖風靡惟土文秀狗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掠
 鳴沙州將趙河東全陝震動
 會試以堂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陞翰林院詹事府詹事盛綱克主
 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三月副總兵李响承總督魏學曾檄文攝總兵進勦統游擊吳顯超
 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趙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
 關徵調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州參將來保營
 死守賊齊書詐門拒却之李响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
 今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
 梁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等酋以拒我
 師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响乃分發渡河寇復各營堡來圍堡靖
 廣參將吳繼祖亦中衝擄勦捕王虎來獻石空寺王二十日于邵剛堡遇
 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天遠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
 復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為賊據二十五日着力鬼打正等引控
 三千馳金黃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于
 女媚廣至奉河東西地圍虜聲言已與呼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將
 聚胡康科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呼雲引着力鬼攻平虜使參將蕭

劫黨伏兵南關俾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駝賊是劫虜虜走塞
 因掠糧道殺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至泉營後虜因都督于
 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回撫切盡姚吉諭虜無助逆黨撤李响赴援
 圍始解响隨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時
 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誅熊國臣以激忠義併林岡
 金二十萬兩獨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率李首
 為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首非衝還才
 乃起麻書自謂代費以貴勇且多倉頭軍也李响等既抵鎮城賊
 于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
 四月五日我師衝鋒鎗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
 延援副總兵王通傷額倉頭軍而蓋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游擊
 俞尚德兵逗留被殺傷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以總兵李如松
 督陝西討逆軍務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戒服督戰時已
 推朱正色撫臺袁弁并肅
 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夢熊能慷慨令同督撫併力是時頭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
 迄迄無成功而日本商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
 大司成馬疏讀宣諭虜王嚴約松原皆回吳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都
 能縛獻俘獲父子賞一萬金封龍虎將軍轉獻劉東陽許朝王文秀
 賞萬金封都指揮使族同金十萬兩聽官大督臣蕭大享懸懸
 疏請厚市賞虜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劄一申命彙者五斬以循軍中念倉刻期賊

裴○廷誥賜建史新正春史繼繼種天壤等。及第出身有卷廿二
 五月會將出師機朝鞋而西夏方用兵備大入朝鮮教告急朝鮮節
 南商地無遠不備備實與地運委六千里三都八道統統有華風
 德水平火歸不戰其去李松河于酒而倭酋關自平秀吉起人奴
 澤山以集集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
 有倭戶流島往來互市通婚婚因聞朝鮮馳備于四月間分道巨廣
 行長清正善智叔僧玄慈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伴陪慶尚道運至
 山嶺五月港渡臨津京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至倉卒素
 望定令次于璋權國事春平壤已復走義州預內局倭遂渡大同江
 統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酋暮渡鴨綠則
 舊且中于流請接之使址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
 之地道行入薛滿論其至巨復揚言天兵十萬已環甲方撤海外疏
 球邊羅諸國橋樑穴遠鎮先欲游擊史備策以備師設義州已遣
 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校之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肅帶神炮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
 益徵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福勸募浙兵千人糗糧自備 詔加副
 總忠義調赴宣寧字是分爲五軍壹一奪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
 順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順許率游兵專待敵參軍孟孝吉護糧
 益于二十且並逼城下降拜等自此門出戰意親往虜麻貴率參
 將馬孔英麻和綱等先登却敵遂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
 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添相結日夜從着舊帳中
 便調渡至是穴城不敢後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六廿二日

師忠梅國慎督李如松統軍大山西兵備集軍鼓益振我師
 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為砲石擊却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梅夜
 半以雲梯上南城城上砲焚梯墜翌日游擊魏子敬提首兵攻南關
 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砲箭多擊傷已窺我兵會合總下奪梯牌
 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選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
 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樵火過番南火弗起城中果設謀大
 呼殺賊欽使選齡總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鏗鑼響承先
 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欲殲賊也賊遂修同事戚卿等許朝因欲
 開小南門隱見門外兵整嚴後遂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
 擊更詭招安李廣然城中糧久彈銳氣亦消耗矣
 七月總督與都御史葉夢熊等決策水攻撤練兵劉承嗣大治堤映水
 水抵城下賊晝夜警先是拜使卷子克力益往調着力兇郊松調知
 狀使拜將李寧追斬克力益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居有願屬莊
 禿賴與十失兇合部落三萬先使土味綢料雷等犯定遠亦追池而
 打正以馬駝從花馬池西沙漠入總督乃檄麻貴備擊以牽打曹別
 獲重 元乘虛搗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西關及鳴沙
 鎮總督因令游擊魏子敬提苗兵八百潛涉游口東趨定遠與董一
 元合亡何董一元報稱土味巢斬虜三千餘級虜營引去而打正還
 至沙維苗兵前扼虜橋虜圍十餘匝大潰魏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
 擄獲散賊援絕矣
 十六日獲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諧地利馬奔逸不能止
 擄獲盡盡者之懼承瑞體以身免報至願議慶動海上登萊

天津族順淮陽所在添募設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慶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關謀者于是游
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奉後營刺情形歸報星大惑之以待即
來應昌為經界員外即劉黃裳王事袁黃為督畫石星以沈惟敬可
佐緩急願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開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黃歸遣
小艇控與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多殺士
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與死相屬翌日賊數出舟師遇補
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飢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棟檄賊以
飢民報為治鏡殺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意不應虜亦數關入
李剛堡會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十偉等劾總督曾感于招

權詔罷秩以夢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
時謀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俟虜撤突二十一日
着方鬼果以八百騎入集北堡已又擁眾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
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宜等馳赴黃峽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
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酋擊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
斬相酌二人會麻費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羣突交李率手槍二虜
虜遂却追奔至寶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戰
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

九月水漫北關城崩兩關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水患許
朝東趨北開慶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濟以銳卒襲南關雲梯乘綠
而上賊營散總督遂入勞苦百進承恩見南關以下則盡氣奪乃急

趙張傑下城懸賞

趙張傑下城懸賞總督楊誥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開
已關民李登執原給制濟諭呼氏殺劉許有續十六日圍愈迫東賜
顯足數曰遂至是即伴為風疾殺士文秀曰好頭項毋令他人砍之
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
殺東賜督撫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順
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
西將軍印各一而呼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巨日不城呼
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
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呼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槍秉忠
趨出拜眾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趨闔室自焚李如樟部
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靈表于呼洪大文秀弟士

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變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
棟隨入城問賊宗室王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詔遣前總督曾感免為民已獲輿致承恩等獻俘
十一月大司寇營承恩極刑承恩斬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
長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覺遊王宮中
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夢熊石都御史廢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
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棟太僕少卿各廢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
本都督廢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官保示酬勩如薰
署都督同知廢一子世錦衣指揮食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
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
太子太保廢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氏力贊

檄隨入城問賊宗室王庶寧夏平捷奏

檄隨入城問賊宗室王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詔遣前總督曾感免為民已獲輿致承恩等獻俘
十一月大司寇營承恩極刑承恩斬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
長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覺遊王宮中
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夢熊石都御史廢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
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棟太僕少卿各廢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
本都督廢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官保示酬勩如薰
署都督同知廢一子世錦衣指揮食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
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
太子太保廢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氏力贊

制物旌賞尤異數云給事中曹大威等劾穆來輔隨府依違緹騎逐
 間竟過贈死事穆子敬都督會事穆一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
 勿絕久之廢着力免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放霸等請市宰僧
 即打正也始厚塞上以夷丁敢戰精收養寧嶺為甚而時氏父子與
 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率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
 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時氏為鑒先是拜任游擊時循
 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時氏為鑒先是拜任游擊時循
 謹按外史氏曰甚矣時氏父子之狡也初穆難說劉許以名事
 之功此實其本謀方賦泰時久稱帝制劉許已就謀時氏
 乃揚上賞我將士誤信讒飲其家神已壞矣督臣日軍臣
 梁東紅花梁形如金底北西最下水攻一快時氏遂無噍類而得
 其乃在肥勾處以金底北西最下水攻一快時氏遂無噍類而得
 在肥勾處以金底北西最下水攻一快時氏遂無噍類而得

十二月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以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亦未
 至因謬借惟敬廢倭西向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
 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
 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
 速揚應龍詔重慶對總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
 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
 効詔可釋回籍齊行尋報罷巡撫王繼光至嚴提勸結遂抗不復
 出而張時照等復請奏 閣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奪得
 旨戒以貪功妄殺

謹按是歲順島集津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象人面四目而有耳
 田禾及林考之山
 經云順島見大早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蕭寧倭酋行長遣將吉兵朝三
 即餘倭三十一人同通其張大膳來安定迎迓惟敬親處實李將
 軍傲游擊李寧生縛之倭倅起格開止獲首禽三輩李將軍拔軍申
 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
 壯丹臺最高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倅退是夜
 倅李如松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論無割級攻圍止缺東
 面屬游擊吳惟忠攻壯丹峰陰取西南以倅易麗兵令祖承訓等
 效裝潛伏八日黎明破行抵城下倅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執
 一人我師氣齊奮震天倅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
 臨甲倅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松等
 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
 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吳端出火塵
 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留百後勁已踵突舞于煤倅遂氣奪
 宵遊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職備宗逸平秀忠率鎮信餘死于火及
 從東城跳溺無算腹間十里真首捷也余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
 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得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倅乘勝追襲于九
 日李如松遂奪開城得倅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
 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敬親道為倅會清正拒守開關城已破
 則並奪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
 忠清為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

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鳥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停過後圍數
 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擄李將軍急相指
 揮李有昇以死護及數倭竟中鈞墮為倭交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
 遞揮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墮馬會楊元援兵砍重圍入倭遂潰
 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水解泥漲騎不得馳
 樓背岳山面灌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植飛樓為鏡自穴中出應時
 我師乃退駐開城

閣臣王錫爵謹瀝密誠請立 東宮疏奏
 聖諭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
 嫡不立庶之訓况今皇后年稚尙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
 封王是背違 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
 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
 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 冊立上怒甚華
 職請成閣臣王錫爵特疏懇赦有 旨免成

撫臣王繼光馳至軍慶與總兵劉永嗣議分三軍以都司王之翰一
 軍軍川南經黃平清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軍川北經永寧麻
 入奈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營安穩松次入三道並進前龍臺山等關
 屯自石口應龍伴令黨穆昭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開衝殺為奮奮
 之翰軍覆餘殺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兵乘棄重略盡歸建師
 協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也而劉御史
 吳禮嘉劾郭成等奏

上謂本會朝廷原無慮必法大矣一至慮自縛軍內請死今御史報
 與本會奏辨順逆殊殊行嚴查奏毋姑息郭成等軍任立功移屬新
 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賞州縣銀兩相繼征勦填之承嗣
 以疾乞骸骨兩省諸無堅夫 詔遣兵部侍郎邢昺總督以車駕前
 張國軍主事劉一相養會應龍屬揭黃白金入燕行間為原奏何
 思執請其差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體不報
 閣臣王錫爵請定 冊典以信初 詔時謀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
 聲聞自揚帆入犯徑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問金二十萬兩佐軍與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家
 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把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
 為登校查大愛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開侯將平秀氣旅龍山
 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愛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傷死士倭
 食○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職劉嘉祥數教于孔兼願允成張
 納陸隆三級調外任者以攻訐輔臣故也

東師議款初我師獲平壤錢銳其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
 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氣大索父頭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疾
 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教款議始用而倭營糧盡虛衆生惡寒
 聞我師發虎賁等砲及戰車列江上聲日張其會行長亦燃平壤之
 賊有歸志惟教古備廉已可聽因得乘機張金而封賞之議自此起
 經略既得請于 朝赦不窮追且得後報惟教書乃益令游擊周以
 謀企惟教往諭倭使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

四月十八日，王京通李將軍，經界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菽豆稱是因以大夫臨漢江尾，倭後討乘間整情，而倭女戎焉。管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統帥兵五千，尚州島嶼，為編廣巨。七十餘里，懸崖絕削，中通一道如絲，潭木叢，驕不得成列，倭向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錄一道踰槐山，出島嶼，倭大營，前移。釜山浦，築危屯，種為久成，謀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統祖承訓等屯。大丘，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候慶還，謂我與倭何，警為屬國，動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李兩都，授之存亡，與滅義，蘇蘇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又渡海外，以次撤歸。

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地朝鮮境，有如倭視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交前功，且養考與國，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保，朝鮮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故朝鮮非神，鄰國比朝鮮固則東保，朝鮮並無慮京師，于泰山矣。今日撤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善後餘糧，撤如前議。

閣臣王錫爵，疏曰：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臣言不已，而漸離，漸離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置置之

聖言臣之憂也。朝中議論已分兩岐，即使彼此一成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今言倘已成極重難返，即不當激之過，續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勸劾宜審，者是也。

閣臣請進講詩經孝經，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監臣李林，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六月，沈惟敬歸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平核南陽，約經移陝川，已係稟分犯我師，如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非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遲，無故請款，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危急，宜節制征勦，遠鎮都御史趙燧亦報款責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羈羈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省餉，而經畧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担因諍，依違其間，然策後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款，而諍言款局奏揚前後異，同終無堅決。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上出御朝講時，星漸近，雲霧微垣紫微垣，者于象為君子，地為藏神布政之所，故關部力請，上于視朝，臨政之外，慎起居，官關縱橫，善于左右，象變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惠，及為修省之實，而可默慰上天垂戒之心矣。

閣臣王錫爵等請九稜教分別長幼疏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心
 知道了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奏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
 在壯年不妨待婚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
 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為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
 行不許奏說又來滋擾其一應禮儀看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奉
 聖諭朕意亦應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表
 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
 着常服出閣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欽此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

正月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甚
 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啗之朕雖
 居深宮之中念切痾瘵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何若奉
 行小民有無沾惠况值此公私交誼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
 糧或蠲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略不其各處礦徒劫劫嘯
 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插備邊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
 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職業費用
 羨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羈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
 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
 撫按官亦只知請賑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
 痛絕冗費務省虛文乃求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

甚憂之又如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械練
 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據既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
 文吏又習為儲虛取與自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為多處以強力
 幹事之臣為廢材好議論而不好成功信身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
 今第一弊風最能誤事者則盜安民得人為本以後巡撫官缺你吏
 部務要選用老成敏練曾經歷外任若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
 望其要審地方非但可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最
 宜慎選優敘毋得盡拘資格如有前項不修實政不備兵防縱有浮
 名小才下地方百姓何種若權按官不亟行參劾以失職連坐你部
 裏替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奏聞即便議更調以安地方近來人
 心玩愒朝廷詔令通不著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亦不
 用心參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出標準凡
 遇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而盜實政為樞按有司之黜陟宜
 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玩視欺隱定行重治不宥故諭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閣講學

謹按故事講學已前通按各傳是定以實封亦不傳先
 入直官講而講案前南朝雙湖故事即願單從朝閣下轉東西面
 立一閣內侍曰移細講可近前也雖不明前朝故事亦不
 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者辭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切安
 則非非化詞臣之句而實指之更覺明切誠恐相誤以為真事天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儀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 河南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儀民所食屬書

閣臣勸請賑濟奉使雲雲論云非若朕覽備圖說實責從閣說自願
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見卿所奏
著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

五月 閣臣王錫爵入疏乞休

上御筆特厚賜允歸 閣臣王錫爵疏云疏十二款一曰戒過怒

以謂養身心一曰親祀禮以習勞勤政一請御朝曰御朝之事則天

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脈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刻

臨 御朕千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手勒百言中第一義也一重

詔令曰詔令不重則天子為無權乃今非但朝令夕改蓋有上禪于

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一曰錄廢業以重爵職名一曰核浮實以是

非議論一曰戒留中以可石章奏一重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當審

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舉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致之必不

以賤昧投抄此乃所謂真精老成也一曰慎謹罰以一人累眾一節

財用曰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必衆半畢竟

節之一字較為穩着

皇上省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一備優處曰今天下爭談兵矣

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後而在廣後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取

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一曰察

廣情以不受其絀一惜邊臣今內外諸臣惟邊臣在最鉅心最苦亦

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輒譁舌侮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為邊臣非

大欺大罔則小欺必當容小勝必當賞豈可使之不與敵而反與

敵也一曰罰貪黷以安民弭盜

鄉試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為例○廣州增中額五名著為令

議日本封貢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教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謔云和好

親密係制即中何番還等乞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朋欺

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募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

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

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疏御史郭晉等 詔小

西飛入朝決計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 關不下

既集多官面議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

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于左關詳定語加周禮大略士諱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

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高李宗城充正使副以

都指揮楊方亨向沈惟敬往

謹按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煥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

字其小掘甚剛作字如破口大揮毫其味益神重也或曰有物焉

之米可知也海寧城外海濱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為塘東直海鹽

塘塘相望大年沙沒海水漲即塘塘以長竿測之不得其底眾均

懼將掘塘塘之無何大風雨來及清鹽令亦於印瓦既息城無恙

沙漲尺許久之復舊

是年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陞入東閣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末諭存亡關白或另擬二

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王量授指揮銜賞有差

上竟推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雅授都督。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稜極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統。互異乃與。寇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運。諭。燕。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備。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成。矣。

三月會試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克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謹按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見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試。目。為。欲。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其。可。馬。牛。問。不。章。所。謂。晉。元。帝。者。晉。是。天。定。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為。可。馬。牛。恭。默。思。道。是。詔。言。其。年。會。元。是。天。定。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為。可。馬。牛。恭。默。思。道。是。詔。言。其。年。會。元。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高承祚何宗彥白瑜。董志清孫如游。陳之龍。劉。餘。澤。郭。淵。但。祺。劉。綱。南。師。仲。趙。用。光。朱。延。禧。鄧。士。龍。劉。一。煜。梁。有。年。林。秉。漢。顧。秉。謙。以。侍。讀。劉。元。震。劉。登。先。教。習。

總督邢玠乘傳至蜀中察承寧。因賜錢馬千斛。皆與龍通姻。而黃。平。白。泥。諸。司。父。焉。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激。曉。響。應。龍。大。署。稱。引。李。劉。王。景。事。宜。國。威。後。龍。來。當。待。而。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

命陶應其開文。幸龍受母以為。科。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請。龍。所。問。狀。檄。檄。基。江。為。江。兵。諒。奏。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永。西。宜。慰。安。疆。臣。請。交。國。章。郵。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實。拿。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之。疆。臣。益。有。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大。累。總。督。特。檄。詰。基。江。趨。應。龍。安。穩。聽。勸。太。守。屬。基。江。令。及。經。歷。李。應。春。游。擊。吳。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諸。待。郊。迎。叩。頭。致。餽。資。餼。奉。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委。氏。也。使。君。幸。枉。車。騎。臨。眺。松。坎。敬。布。腹。心。基。江。令。具。言。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勸。地。也。即。以。

五月初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而縛道周泣請死罪。驟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兩守。爾。亦。被。許。懽。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基。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太。守。為。請。總。督。委。兩。督。畫。及。道。府。並。以。

七月廿四日詣安穩。應龍因服郊。郊。蒲。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輪。四。萬。人。助。採。木。仍。革。職。于。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寫。府。追。贖。黃。元。等。集。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經。應。龍。文。罔。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精勞。可其奏。獨。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泥。餘。贖。重。安。五。司。暫。改。屬。黃。平。倭。事。黃。平。倭。治。獄。訟。賦。稅。而。五。司。難。督。言。馬。老。氣。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慶。最。上。吏。給。事。中。陳。尚。象。疏。如。檄。便。總。督。請。于。桐。梓。婁。家。丁。山。赤。水。間。

方。大。司。馬。欲。經。應。龍。文。罔。專。事。東。方。上。亦。念。應。龍。向。精。勞。可。其。奏。獨。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泥。餘。贖。重。安。五。司。暫。改。屬。黃。平。倭。事。黃。平。倭。治。獄。訟。賦。稅。而。五。司。難。督。言。馬。老。氣。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慶。最。上。吏。給。事。中。陳。尚。象。疏。如。檄。便。總。督。請。于。桐。梓。婁。家。丁。山。赤。水。間。

設撫夷同知東溪巡司移置松坎並允從論功賞 賜總督邢玠以
下金加玠右都御史稱 朝重慶守王士琦即陞川東兵備使無治
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忿五司七姓奴輩害我必盡刀
姐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分遣夷目置開據險僭立
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奏氏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
以推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于是諸苗
人願為之出力矣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謹按奴兒哈赤姓故遼州枝節也其祖呼場父塔失並及于阿
高歸海約為奴酋器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七于撫順諸堡迭所
掠人口自結于漢者填之充五十等掠紫河堡奴酋即斬克五十
以獻乞陞賞又因貢馬三并連祖父與圖王景阿台有殉
國忠今後身年三十二齒保塞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奴兒哈赤

皇明實紀卷之二十終
皇朝實紀卷之二十終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
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盟善冠及地圖武經又
驅壯馬三百兩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
磅子誅親從言倭臣側

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奔印勒道遼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
上逮問宗城議賊守會副使楊方章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
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督學程子理意以方章充使加惟敬神機營
銜為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方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

皇朝實紀卷之二十終

皇朝實紀卷之二十終

皇朝實紀卷之二十終

七月楊應龍建逆磔餘慶王走毛雲乘棺磔其尸又掠石阡都羅
劫餘慶堂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貴
平毅及重安司長官張真家
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十三酋捍廣勞苦之折賞及授廣孤
徑例恭燁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
是年輔臣陳于陞卒謚文憲

皇朝實紀卷之二十終

三祖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二十二

溫陵 秀水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督憲曾廉府城步縣獲印照屠猪養種係請種苗方畧洞悉苗情布置最當可謂職中幹練者矣

三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成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是沈惟敬始投表文美驗潦草前折用豈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方亨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權二百艘屯機壁方亨始直吐其不委罪惟及

并本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極序 國及本兵編錄罪狀奉

旨勅如律于是以總督的書刑玠經夏麻貴從延經改備倭為大將

勅命都御史楊鶴天津亦開府申鞫備

三月楊鶴龍流劫江津縣及甯川

五月九日將將軍曹瑄等議陽十八日魏楊鶴東所統兵止萬七千

陳龍可 沈國元 鑒定

沈國元

沈國元

沈國元

沈國元

沈國元

沈國元

沈國元

沈國元

沈國元

沈國元

人請濟師經界疏請募兵并請制邊宣大山陝兵朝無惟閉山

水兵一校稍動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別經齊川漢兵六千七百

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密報快宜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

山經是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等處九如雨覆朝

鮮即守安山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過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二

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揆事不諧便舉足入倭經畧向切幽謬為

慰籍惟敬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畧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

其營兵後惟敬聞

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為起宜寧會行長之說指

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開即擊執之惟敬執而倭道

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逃入慶州倭閉山

七月十五夜韓察川為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閉山要營倭駐巨濟

閉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

城去麻將軍... 州道相逼... 將軍日夜... 人心始定... 相中允... 其戶部... 馮有經... 山東吏部... 理寺許... 科給事... 嘉訓廣... 入沈時... 詔加兩... 林少詹... 謹按... 此謂... 九月... 彭友德... 黃濱備...

萬且甚... 羅王克... 十一月... 諸勝兵... 兵分將... 上復賜... 惠州為... 近宜城... 暨合營... 我師陸... 十二月... 皆依山... 蔚山恐... 諷等赴... 二十三日... 擊奔島... 級六百... 攻多損... 理以爲... 發命中... 來接行... 關于...

再舉而登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錫長師黨欺
 上選編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勸併勸大學士張位閣住位
 察楊錫長情破倭今乃朋欺債事故也
 時楊錫長合江索其銀表于升鎮城下樹割之○石柱宣撫司土
 合馬千駒入播先是千駒毋單與德龍私置龍千駒謀奪長子千乘
 傳于是聘德龍次女為娶接因緣朋奸所從來矣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蒞募江南水立請海運為持
 又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鄒子龍以浙道兵先後至而天
 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錫或語經夏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
 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為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
 協馮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
 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劄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路
 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特
 釜山為根本西路則行長據萊林曳橋建堅若數重憑順天城與南
 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并恃晉江南
 通大海為東西聲援慶州兵剽悍勁敵而行長水師蓄休濟餉
 往來如馳尤倭擊重經畧慶州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
 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他師以重一元代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侍郎會朝增克主試官
 取預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昇堯預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二十一入黃國興張文光楊文瀛立未定洪曉祖趙師
 聖周道登溫體仁李忠誠楊希聖胡賓臣何如寵張邦紀周如磐張
 鳳翔黃陸王毓宗張光裕盛以弘孟時芳曾舜淵以禮部侍郎會朝
 增克
 稽教習
 諭按先是御史曹璽呈請改試期故事三歲開科八月鄉試明年
 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國朝御史曹
 璽呈請以會試重委以進便於懷秩請改三月用單夾衣則
 弊可清李廷祝駁之曰如此則四月十五日殿試日便如何
 又其甚者不舉科舉子即於三月其便有一在觀史後從舟可
 移期費二便于雲貴士子三城衣裘防閑甚易四勝錄無兩味之
 若五歸家無開河運舟之阻為望星之恥止得其一而未悉也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進行長營挑戰倭斬級九十二
 入大城陳璘舟師協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
 險制其根柢然溺甚多重一元進取晉州援登晉乘勝渡江南連燬
 永泰昆陽三寨倭退保泗川老營嚴賊下之游擊盧得攻殺于陣得
 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以
 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其游擊穿國龜彭信古
 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崇登科四營後繼
 和榮步兵游擊曹芳威攻東非水門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
 彭信古用大槓擊飛門碎城壕處處兵奔至壕砍護城橋湧入忽
 營中橫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倭亦至我師騎兵先
 潰奔還晉州經畧登察 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狗彭信古等定
 為軍官董一元革官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

功泗海撤兵大學士趙志舉請令總督歸領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
經理萬世德重留兵將分布

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
爭乃一意進勸會福運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
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通麻將軍貴遂入蜀山西浦劉將
軍挺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
師收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深尚數百艘
氛甚惡陳將軍璘統蒼龍船追擊并林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
水為赤副將御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
歸山磯焉

謹按子龍南人號勇善戰領兵征倭渡江有物能射
香木與首或發或傷而為一後死于倭賊尸頭其元取香木
為首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況香其始憐而先知願與作伴
而用行異哉

董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茅國器稱泰謀史世用持經理諭文往
石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遵諭先撤各奔潰東西始結局
云捷聞上發帑金十萬兩犒賞丁應泰再賂倭賈國

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勅東征勅功改給事中
楊應文○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各統苗兵大掠貴州洪

高平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秦營民宋
世臣父及羅承恩等率家臣備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
城中得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而夫淫妻或謀

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即制湖廣三省兵事决
意征勦○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
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御後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
擒倭六十一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烏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湖廣將士先撤
總兵萬營自餘諸將軍慶并調集鐵炮家各處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勦兵犯茶江分屯冠水猶兇同輩國等以

羅坐木難射笑樂或燒蛇從險入腹人始俱驚又掘墳墓焚屍灰
殺天巡撫曹川都御史汪東之疏請防禦詔令檢獻慈日正法巡
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于合江茶江各置游擊一員合
江兵二千二百名扼兩門茶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灑自以恢復放罪視莫
察庸有間焉立而肅容狀閱驗嫌其僞令改籠俯伏焉鑄其背曰安
南黎氏世孫黎惟灑不得滿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
十五字

謹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獻唐太宗者
謂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獻唐太宗者
已亥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磨時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
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
落賊伴走天邦國誘罷我師賊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為斃斬後經
歷潘汝資等俱于是是賊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
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即制湖廣三省兵事决
意征勦○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
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御後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
擒倭六十一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烏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湖廣將士先撤
總兵萬營自餘諸將軍慶并調集鐵炮家各處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勦兵犯茶江分屯冠水猶兇同輩國等以

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即制湖廣三省兵事决
意征勦○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
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御後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
擒倭六十一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烏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湖廣將士先撤
總兵萬營自餘諸將軍慶并調集鐵炮家各處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勦兵犯茶江分屯冠水猶兇同輩國等以

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即制湖廣三省兵事决
意征勦○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
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御後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
擒倭六十一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烏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湖廣將士先撤
總兵萬營自餘諸將軍慶并調集鐵炮家各處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勦兵犯茶江分屯冠水猶兇同輩國等以

說不得要領或謂曰居清正則臣節事出之全不礙問其所以
 弄臣行則生是故戰王與不其然如命出受命而固執其常
 亦豈在朝也余嘗策非有大志只不於海生心封事唯勞常
 不可無人亦有言定之速以生定變念操
 練消災未形在官事善自為謀之早矣
 唐子萬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
 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鶴鳴潭止士官安民志部卒五百
 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鑾妻子並死于賊
 謹按龍泉係思南石門兩縣一夫則要川孤懸賊
 方務兵進攻則金竹筒擊賊固不果
 石砬官梅馬千求重御賊乘懈千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
 奔擊連破大竹青岡兩處賊關七寨西陽官梅再御龍進攻官壩斬
 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遁蓋二捷有以幸之矣初洪遠

兵卒應符統宣慰彭元瑞等由匪陸而偏橋分兩界統兵陳琰統宣
 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受受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
 泉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道糧及九股惡苗盤據故
 也督餉紀功為江則參議楊國棟沙溪則副使洪源總監以按察
 使楊樹秋副使尤錫顯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
 議李啓東紀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興和紀功以副
 使賈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養正其屬巡撫郭于章駐
 貴陽支司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于重慶盟神作軍
 登壇慷慨期
 三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哥
 王壘山忽剽命謂昔年平九經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淡旬
 而暴江旋至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竹輪木山羊簡壘幸峒奇
 險為賊目穆煥等盤據則將軍統于十五日進兵連破三峒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甚我師夾攻數陣朝
 棟大驚潰圍定幾為我獲始棄江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息
 統威名莫首挫其鋒屬親子悉勤兵勸道相角日爾破寨江龍南川
 盡林精察渠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益為守禦計矣而
 諸路旋音相繼南川則西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封森木關為江則
 獨陽示明兵先登十一日遂封高江關翌日赴河渡關陳將軍璣及
 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匪賊連敗乃乘略
 出奇兵前突偏橋沙溪西溪灘會哨益勝寨賊兵斷橋淹死我師無
 算上怒重元鎮失律遂至屏或飛請米酒在賊者總督檄諸水四

百盡撤理既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之將宜博採一練兵嚴
 大驚時寒若而長衫大袖非厚胃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益
 山與對峙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狹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釜所
 必經我發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火之宜各守以重兵一修險隘
 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瀕海濤四塞而志州左右為竹三嶺羊腹
 繞曲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其踰向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
 思孤軍火成倭不敢窺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
 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為便而平壤西北鴨渚二江俱
 南過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攻一造
 砲城傍戰便海以船制軍大不利攻擊令准福曉造千百艘為奇兵
 而添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訪異材朝鮮僻處世官賤世役如錚七自
 負不宜一切銅之一修內治此八事誠善後之策也

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燠耳尚未曉爐火亦未舉
 光廟方出禁登和明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
 論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辛苦讀書得
 此一官奉清筆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不履越太甚嗚
 班從速取火禦寒氣將中官各圍爐煖室特無人倡率不敢用固
 郭言盡後出奉 光廟意向始覺燠適怡顏完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後最受眷

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寇請到鹿屍陳朝棟北龍等市易示各
 夷并戮田民馬于顯其宋承恩以先絕細釋勿誅

時司業傅君德奏請為孔廟以琉璃先是曲阜廟創于魯哀公十七

年遭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開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洪武
 初改建國學于鷓鳴山下卽六代樂游苑亦古戰場也分為二東則
 小校場西則魚鱗學堂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支廟成
 太祖初建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行聖公賜語如一品法
 新大成樂器于天下舞用八佾示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
 朝列聖登極禮官致祭成化中加遊豆十二重建正殿板瓦九間
 樓閣門簾皆所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災學士李傑奏告發符金十五
 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簾下其盤龍雲花石
 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嚴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
 已卯梅臣趙賢重修甲午撫臣鄭汝璧連檄等復開闢城重門以開
 神路是年易以琉璃奕然一新矣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
 朝權充主試官取許鼎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徽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
 士二十二入項則敏王陞李胤昌錢象坤許備王元翰王基鴻表慈
 兼雷思震龔三益莊石日邦燧公侯曾六德鄭以儉薛三省陳宗龍
 蔡毅中戴章甫宋壽文在茲馮奕垣以吏部侍郎為禮部侍郎會
 朝權教習 閣臣趙志昇致仕

冬冊立 元子為 皇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瀛撰元良
 碩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昭廟為壽場獻皇太后崩就群臣奉表稱賀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勅曰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前屢有疏
元子 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竇直沽名之輩屢求激詆故
從延 從延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尚被于懷今元子氣體克勤學業精進已
冊立 冊立 皇太子冠婚並舉暨諸子封為福王端王惠王桂王李文武
百官 百官奉冊寶加上
聖母 聖母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慶溢官履
念卿 念卿等家居係心良切茲遣官齋勅存問仍令該布政司官辦備羊
酒花 酒花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一同持奏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特
諭知 諭知之
壬寅 壬寅萬曆三十年
三月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疏曰 茲者伏遇
皇上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尊號因降 勅諭遣刑部員外
王玠 王玠齋至臣簪存問恩賜龍涎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往年
儲官 儲官議起雖嘗從同官及覆覆不過即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
敷陳 敷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可市為名者既蒙屢旨渙頒吉期可
待臣 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思而未曾伸者今日之舉如天之清如
日之 日之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綠萬勝渙然水澤以臣之愚越在草野
但有 但有傾耳下風伏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獻一曝而以
九重 九重萬里遺簪棄履之思於坐玉露之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
環翠 環翠可酌腹心之感非披瀝難盡臣之所願
皇上 皇上弘賜孝類天庇聖壽推本遺德臣之心因并推諸臣感恩圖報
衷心 衷心在焉為禱謝臨有所欲行故託而求果有一切承人以自月

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忱也 湖廣巡撫相惡 詔李布
政使 政使程正誼官
謹按 謹按湖廣巡撫程正誼於壬戌化七年鎮守內倉初止二千五百斤七
四月 四月始命內官造排如七年數年止二隻至是則又屬之有司
數之 數之加增不念言矣嘗聞劉府編定城營營總制等之類一日
上日 上日今後勿復進 可如劉府史禁此何處香來待者以部外封
關非 關非後以香來為甚也
癸卯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 遣給事中晏子陽行人崔德 勅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習歲壬寅
封 封 營封請于 朝時主頒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出使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通均出
入甚 入甚便坐其中者八應玲瓏開爽明豁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為船
也此 也此則船口與船面平官檢亦止高一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數
于出 于出入面雖較闊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
衝低 衝低則避也前後船外猶護以遮波板堅厚高大前後上下種七
出異 出異風風波如平地焉
京省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雲舉中允翁正泰應天諭德陶望齡中允
周如 周如砥浙江檢討高克正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江西編修郭潤吏
科右 科右給事中陳治則福建編修陳之龍工部員外李之奇湖廣檢討
孫如 孫如游吏部主事董復亨河南尚書司少卿趙標兵部主事王一楨
山東 山東王科給事中宋一韓兵部主事徐鑾山西史部員外王士驥
戶部 戶部員外李作舟陝西刑部主事費扎元工部主事馬從龍四川戶
部員 部員外江盈科主事崔師訓廣東兵部主事龐時雍中書舍人呂圖

南廣西兵部主事沈光祚行人謝廷諫雲南刑部主事程震大理寺
左評事姜志禮貴州兵部主事卷化李行人張國備

謹按長科各省解元順天沈朝輝應天王紳陳浙江陳萬言江西
謝廷諫與南安龍苑林秋振湖廣鄧士望河南侯應理後俱成進士

十二月妖書事發 上怒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大聲論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
事汝但去讀書寫字莫開門早些開門仍遣司禮監由義傳

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啓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子云
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
盡知近有送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

有嚴旨緝捕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恐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
言教訓你有齷齪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速

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
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官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

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後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
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甲辰歲曆三十二年

正月祭掃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
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
部侍郎各廣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從原官陞
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陞左都督廣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

英搜都督同知加塞職二級吳磨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
應祥贈左都督徐陞賞有差已據監軍司道派棟楊寅秋各贈太僕

寺卿朕一子入監安疆臣瀟澄母鳳氏各賜金紵袿衣裏前兵部尚
書田樂隆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靴

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著本兵刑部尚書肅大享改兵部尚書于
原履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欽推用前速治總

兵董元傑已滿戎得開任
謹按二十四將軍止言正統間田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
半天下而界人終遠嘉靖初田之役以剿始以撫終至今為諸
夷口實是後調兵凡二十萬出師南陽百日計三省征剿防守約
二百萬而後歸授首關要至萬曆初年田之役用兵十五萬轉
皇上獨斷而臣宜力當不至此或曰應龍井底蛙耳何能為獨不
勝匹夫之金與其屬難知于中朝宣論故輔時繁時稀時到時
一建于白如再建于燕城三運于燕江以為漢終不奪我權事

無過一推完局乃增督當車至天知四象而商蟻足知海賊怪
矣搜虎附我死不得音然猶場天下之全力環而攻之以山陞卯
何能不敗而我亦已疲其率美不轉於我而成于敵方首領伏以
一太守草騎幸臨皇恩之誰生此屬得不得不償夫益考楊西察其
終始信然壽子人為其此商始因重慶年頃耳乞憐臣有差
及者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虞章翰林院禮部侍郎唐文
獻充主試官取榜守勳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勳孫承宗吳登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二十二入駱從宇任士毅周炳謨王翊鄧澄魏廣徵劉

士驥黃立極王象楨徐光啟韓文輝黃耀汪元極唐之璽江灝來宗

道姚士慎黃儒梅之煥張允燾曹彭浚清以吏部侍郎周應賓

禮部侍郎唐文獻教習

閏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
 七月初五六等日。元其晝夜不止。京師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商
 門內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
 民。濟寧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雲城亦塌
 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衝決水勢比嘉靖甲寅更深五尺。阜
 澤流殆盡。捐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海外運軍二十六
 人。不知名者猶多。公私器物。民間田廬。一切流溢。雨霽三日。正陽宣
 武二門外。猶然奔濤洶湧。輿馬不浮。前城堦不可涉。誠近世未有之
 變也。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處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
 照以前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
 以兼餉。官廷機務。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拜。命。未及
 三兩。即杜門。乞休。年歲之中。疏凡四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邊屯政
 考定。朝廷長慮也。其辭曰。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糧粟之所。事編
 巨數。千里于焉。耕耨于焉。捍禦蓋即古寓兵于農之遺。而漢趙之國
 諸葛亮。費羊。趙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應動于上者。初。聖畫于下。將。臣。經。累。年。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
 屯政為投。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
 異也。高。皇。威。臨。海。內。之。輿。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
 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協。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
 寧。撤。守。關。士。卒。僅。備。講。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秦。州
 民。若。千。戶。願。應。募。受。屯。官。以。創。設。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

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果。布粟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果
 植粟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苗。禱之請。官為牛。鑄錢。至欲廣屯于瀋陽。而遣人徵牛
 子。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
 開墾。示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
 不歡奮。動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客軍積穀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
 福。激勸。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可以征。後。後。擾之。令毋擅發。勿。農。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御。享。屯。田。子。粒。數。多。勸。管。官。之。論。功。如此。其
 核也。提督。必。選。老。成。夏。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
 燕。豐。進。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濬。輸。粟。易。多。至。二。三。千
 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
 天。順。中。却。御。史。葉。盛。巡。撫。管。府。修。復。官。牛。官。田。法。集。一。廣。積。穀。益
 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
 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
 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一。硯。不
 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田。空。閑。之。區。咸。歸。歸。建。帥。士。卒
 無。紅。田。可。耕。如。商。賈。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突。虜。輕。犯。有。可。耕。之。田
 而。不。能。耕。如。桑。林。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園。務。咸。廢。堅。貯。後。侵。欺。後
 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終。以。典。屯。而。來。者。信
 道。書。而。不。敢。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博。之。以。弗。靖。持。之
 以。太。急。今日。曠。地。明日。徵。通。驟。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尙。滿

遷民洞寮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燾所陳者矣恬憚既久因循弛廢
 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矣粟不繼土馬不肥挖運餉銀所費不
 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幹吏屬荒蕪華蓋
 費乾沒修亭障遠斥候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
 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趨
 時爲邊帥募方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勸適生厲階夫與
 土沃田勸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能有開墾者悉與爲業毋
 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吏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
 蓋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
 指大都任人庸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
 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於垣土慶於任內有
 亡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捷處其誰與敵哉
 謹按言屯者甚多而明切切據使人有所推事無端是者才又陳
 言益駭不可不慮也其屯政相爲表裏李沅成先生相兼大
 子此矣
 初平秀吉將以源家康領東非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
 協輔七歲孤秀賴有曾景勝叛據關東家康悉兵擊破之盡誅其黨
 行長等併取輝元專國政秀賴因喪家康孫女而隆慶州兵最勤太
 守平義弘稍與領元及家康老兩會錢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
 岐島外盡與其子爲難勢且中變在丙午朝鮮偵報家康已代秀吉
 爲王監及前職追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賴於
 大坂止給康食頃則復以兩首各獲來報然竟未審情實
 皇朝集編法宗尊象人前張張及康物故事狀之數錄登行如平
 德而猶疑元無事已見自隆慶下成立不知如色編二文作於上圖

重千之皆取則身先姓數十世已復驅重子使之丁未不
 歸至燕集作妻文皇遺親賜召使治水利見殿上文皇
 此傳及萬聖除左右以奏發文皇推家監日後城我果
 百萬民命奈何宗弟預首言出昔生不在守且父老不
 合文皇也不休有早天人長乘國請乃已宗弟其年
 三雲沈杜產姓人相輝食宗弟偏風凌病序
 戊申方曆三十六年
 三月閣臣葉尙高上當今第一急務疏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
 澤綿江湖泛漲自甯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淹沒週迴千餘里
 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種而寸土難藝岸岸無不
 衝決廬舍無不傾頽骨骨漂屍懷涼滿目棄妻妾子號哭震天甚至
 舊都官關隘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爲水御街衢而肆盡成長
 河舟航備於陸地愈覺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
 謹按吳國水加以前雨水句城中架木而居鄉民數百而食出
 版有聚安行掠者無至問世德素所
 咸望氣成數人而東南兩以填請
 初三月 詔蠲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課儀直稅
 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
 閣臣葉尙高條陳時政揭曰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
 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羸弱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惟
 戎政尙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憲工部侍郎元霖三人而道憲
 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疾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絕無九卿之跡
 言嘉靖庚戌歲閣如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即九門亦各使大臣
 分守今新編報慶五萬騎幾幾難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震向萬一邊臣不戒如嘉靖時令何人任督

鑰之司效奔走禦備之力助臣竊憂之戶部尚書趙世勳以邊餉無
 乏無可設處困苦恐號幾無生起日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實處無
 措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忤
 臣每擊掣此等章疏則茫然莫知爲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
 可奈何又復濫情苦旨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竊迫如此尚可以爲國
 乎京民困苦商賈破產傾生逃亡流竄每聞號訴盡爲酸心叩其受
 害之故半爲鋪墊平爲奸胥于 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
 膏填此窟窿其亦倒置之甚矣倘有風塵之警及于 國門九列無
 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卽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持也人情
 洶洶無可委登蓋稱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
 極慮于慎行之及臣慮以爲矣今廢已垂危而臣廷機亦真病矣臣
 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屋然之肉其足食乎日夜憂惶不
 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
 謹按案報國此揭條陳時政言七激切中當世美滿稱頌
 時福州軍蘇九即妻鄭氏一產兩男兩女
 輔臣朱庚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悃可掬後諡文懿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揚云照得 東宮駁議已將四年中
 外人情莫不感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等屢夾題請未蒙
 允補此猶從來所無之事也按之典制祭之時宜元良輔導之職
 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石春坊右庶子兼翰

翰林院侍讀翁正春兼翰林院侍讀顧天峻左春坊左諭德兼
 翰林院侍讀李應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史繼備右春坊
 右諭德堂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堪充講讀官備諸房辦事戶部山
 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事范可懷俱堪侍書內各官資
 俸已深吳道南兼詹事府正春兼詹事少詹事但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顧天峻兼左庶子李應芳史繼備右庶子但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之兼春坊兼翰林院侍讀其范可懷向經侍書日久量陞禮部儀制
 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

二十一卷終

二祖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二十一

溫慶 臣 陳龍可 奏輯
秀水 臣 沈國元 鑒定

已酉萬曆二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議賞而民間訛傳至街市喧擾妄定盜勝
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因閣上揭云今日民間訛傳遂致
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惶之情狀亦可樂見矣刻
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傷
一潰邊而入其地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為他
日之實乎部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軍事誰能心誰獨
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政政兩費日奉化前一人其威聖才
其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倥偬一人之身何以答應况化能今尚
病此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夫僚當補臣已屬請
皇上縱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 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至
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戶部餼糧若稱慶之
只有老庫八萬何使盡於所府能幾而太僕寺雖尚存火許警急之
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勅諭臣王象乾楊邦彥等情急迫軍士饑餓非但
不能禦虜恐生中變兵部請中飭京總漕設法保關部請
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
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謂那移令其日後備
源伏候 裁奪

臺臣請東官出請時經已踰四年矣

關臣葉向高疏曰往者聞臣得聞其忠全在票據票據不行全賴
揭今章奏書中疏票若必呈而不官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
報名為聞臣其陽絕之勢與外間不然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
能得者無不委之關臣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閣員也

士用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叔遠解至京

吏禮二部缺官等印閣臣葉向高揭奏銓衡典禮事務煩多勢難停
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之事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
部尚書存印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裁兵
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病將
病廢只一禮部侍郎楊道憲尚在供職陪祭時忽眩仆壇中至今未
甦即本部之事尚不能理况于兼攝伏乞

照用原推官二員分補二部

五月山東巡撫楊勳疏南青州二處各產驢牛一隻兩頭三隻四月
二口○吏部尚書孫丕揚奏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髮不
報春夏二季邊過各官以吏科無官量印不得領憑恐若哀痛于長
去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疏乞休備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
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
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為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循臣之所深懼也伏
望聖明將吏部推舉諸疏 悉賜檢核使不得揚得以少行其志而
使其身其所光于 聖治聖德不小矣

聖旨覽卿所奏其見忠懇臣公清端亮鑒至百倍况今國家多事

之際豈可以榮幸已有官了卿偶疾曾數日慎加調攝稍可即出
 佐理其補官等事諸戚族知道下候詳審即行檢發該部知道
 上命發餉募兵以修邊左

卿試主考官順天諭德等五省超用光憲天諭德何宗彥洗馬南師
 仲浙江補修黃圖鼎刑科給事中周曰葵江西檢討盛以弘刑科給
 事中張國備編修檢討雷思霽戶科給事中王紹徽湖廣編修龔三
 益戶科給事中顧士琦河南吏部主事王宗賢兵部主事胡思仲山
 東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工部主事邵輔忠山西尚寶司少卿魏可簡
 兵部主事曹珍陝西吏部主事王元雅廣東刑部主事郭元會工部主
 事趙賢廣西戶部主事劉仲斗行人任懋燾雲南戶部主事朱之
 臣中書舍人李成名廣州評事丘雲慶行人陳伯友

詔順天增中選東舉人五名遼東原屬山東王子赴試觀禮嘉靖甲
 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人九人火科八人又火科五人以
 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已酉從言官請定額五名以來字編號著
 爲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關是日雨如傾至初九日不絕水深
 二尺有頃風隨之垣壞墜穿至初十日雨漸緩行泥淖中乃以十
 二日爲初試

十一月間臣葉向高請修王藤文請處置邊餉會試是年副
 錄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天
 旱文民間瘼交迫而相連身體各判異形怪狀從百布聞其地地震

如雷摧倒邊墻二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衝合毀壞
 無算山東旱特饑南高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

奴酋遣子奔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寨已又闖入靖安堡聞那林
 學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柳順關殺牛酒已又
 勾西處宰殺燬夷等竊開原遼陽遼遠日夜告急時被部御史請添
 募兵及改三協名守備顧鉞甲急極非關收宰燬以折其謀

倭并琉球虜其王暨取雞籠淡水侵閩廣

正月間臣葉向高奏言青陽肇布 聖政維新總補臣以隆政本
 此第十六疏也其略云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立之盛事于天道至
 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瞻新輔之丰采于人心至愜也披孤臣于愁
 山苦海之中使得與窮陬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土
 皇上之功德至大也可謂言契而志若矣

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大意謂方今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
 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云云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翰林院事王圖克主試官取韓敏
 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敏馬之駉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也已
 西秋閣臣上言庶吉士之選在每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皆選以
 致翰林官塞滿日甚難以疎通請照往例隔科一選明感暫停

上從之故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 朝觀俸深各官疏略曰臣惟中外臣僚惟

州縣官最為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為險途故向

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為

國家用也項年仕途墮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

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故人情甚為厭苦即強之任事亦衰頹不振

千民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

朝觀各官其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灾疫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

勞苦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間應選便有百餘人何處得

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

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揆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且題

益一以為 朝廷存存 一以為地方省勞費 一以為銓部通選法

非有私于各官也伏候 聖裁

四月竊察總督王象乾揭報虜賊四五萬來侵犯遼陽該地方道臣

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就近才

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邊防

初二日戌時正陽門樓灾 聖諭內閣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為灾小民飢饉欽降銀十

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寬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又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才萬

兩朕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覈差

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灾民卿可詳擬來行今一併

諭卿知欽此

五月十一日 聖諭內閣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

門廠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

銀兩分發賑濟諭卿知欽此

辛亥萬曆二十九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揭云臣惟目前有至急二

事必不容緩其一為吏部考察日期其一為兵部考察選軍政考察日

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 聖諭擬于

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一體考察若再有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舉南京待此 旨而後可以一體考察若再有

遲延則必至耽誤而紛七人情變幻日甚其為察典之言更不少矣

至于兵部考察軍政疏上已經兩月未蒙 允發不敢揭揚奸弁乘

之為非人心因而疑駭 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

年一舉之舊章其可視為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二事者皆目前急

切要務該部已經屢催尚未得 旨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即賜檢核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取吏取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

三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 賜祭葬如例諭文肅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灾閣臣葉向高且揭奏云竊念連年天旱陽氣

熾烈故蒸而為火且火神名曰鬱攸故鬱攸之極亦能致火惟嚴正

陽門前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閒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靈應未可以為細故而忽之也近來庶政隔塞人情
結憤悶無聊咨嗟歎數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祿若不之改行寬
解恐其災不徒在于空官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
閣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今地方官多方
賑恤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為人攻讦情迫乞歸閣中不敢擅振
留放揚請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勞煩點用大僚及
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旨勉留供職且
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為自便相率恣然求去蕭雲舉許以綱也都
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值黨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意

吏部知道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
六尺輿馬不能行人言與三五年之水相同入歲春夏久旱二麥
無收正喜得雨可望秋成而雨後過當苗稼浸損秋收無望何斯民
之不幸哉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堅柱疏曰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 皇極門
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版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
甚為可惜今近工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堅柱年復一年
復多險陽拘忌與建念為難期而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時豈
能堪此况左右已成而中門獨闕非所以肅瞻望也伏乞 勅下擇
日堅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

奴備請遵 諭願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喇佃丁即前李成梁家

地也按臣上取奴機略而科議則請建州為外懷姑置侵地先許
責殺宰東方部羅如科臣言 上報可
是年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犏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
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制出羔羊一隻入頭人面
羊身

謹按戶部主事陳明道年費計氏哀憫不食次日服夫陳明道
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年竟閉戶縊死
卓拔兩姓皆以身殉夫可以風矣
壬子萬曆四十年
正月堂翰林院王國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職以右庶子郭
溫督署院印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出都
閣臣葉向高乞休二十六疏
御史主考官顧天序郭溫潘德朱延禧陳大論德趙秉忠沈馬邵
是堯浙江檢討以檢兵科給事中李選江西檢討周如磐戶部給
事中韓允祐福建修撰張以誠戶科給事中徐紹吉湖廣編修李胤
昌戶科給事中姚宗文河南太常寺少卿王紀戶部主事徐行可山
東史料給事中楊中煥戶部署員外郎楊述中山西吏部主事郭士
聖工部主事王世德陝西吏部主事趙士諤兵部主事蕭一泰四川
兵部主事張應徵許學陳向庭廣東戶部主事洪修聰工部主事
副都御史刑部主事李行中書舍人沈士茂雲南兵部主事李汝波
行人王德德南州刑部主事王東相行人彭際遇○應天浙江江蘇
湖廣陝西主考官部閣學疏上請

...

七月杪始下應天陝西至

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榜場亦二百餘

年所創開也○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為令

謹按其科天福元張球父應登力學工文勤苦不懈實詞亦世

人以外交布衣而食如也○未測視與射箭于朝得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聖諭內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駢馬再興諫于九月初八日將冠

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詎且駢馬何官不奉明旨極白離在

私自進行奸生狂躁殊效尤可惡着便差感衣衛官前往原籍等

處訪尋件回奏請定行此乃伊父素欠教子之方着革職為民當

行欽此

十一月初一日考選官會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夷獠作亂十分危急乞速點

巡差以靖地方又以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曹子汴已管兩次考

察不便再管乞另行點選以重計典是年日本自琉球黃海上

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機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陛下命郭安

國亦寄書其家賄粘入犯之期其機與書詞多狂悖乞頒明旨以

懲發還時琉球已為倭奴所并其首使貢物俱是貨倭寔為竊伺心

甚巨測 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復兀喇諸國

癸丑歲曆四十一年

正月輔臣李廷機等告陛下上疏謝恩

三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官葉以內

閣止一人入閣葉樞不便再疏辭不允取中周延儒等三百五十八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

吉士二十三人會是時葉樞陳玄嘯命官羅翰義李國楨錄昌期

李孫宸孟紹虞胡胤嘉孔貞時王應熊劉鍾英尚布令姜逢元楊景

辰劉鴻訓馮銓韓樞恩王祚遠申廷讓暴廉員史永安以吏部侍郎

禮部言掌印缺官郊祀 册封謹為幹理吏部推孫橫行等請

賜照用以襄大禮○都察院請照用巡按御史以重地方

兵部請福王之國 內傳養贖地土不完餉糧未到今已春暮明春

行閣臣葉向高謝恩奏本

十二月新補兵部兩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孫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

回奏云伏蒙 發擬 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辭送更慮照前旨出自來此係

舊例不是新特恩欽此臣等仰見 福王謙冲節慎為國為民之美

意實足追石晉之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倦倦以舊例為言亦足見

聖心之無私也 上乃先以札諭 福王明春之國又諭內閣臣

傳示欽天監擇日來看這是 聖明無私成心從諫如圖千古 帝王未有如

皇上若也○聞部諸臣上疏奏候聖旨深蒙時聖恩遂和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痊

皆藉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復

是年奴酋圖其堵江勇上白吉急因事所部投非圖金白二酋之

備怨仇殺時當畢者計欲密令非圖行反問奴酋所併灰扒兀刺

仇勇合攻之以中國為援不能行而奴酋益聚南關職士圖竊併

糾西處率樓上兒孩瓜兒兒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遂告急

其五千赴援并禁糧及參貂珠寶而奴兒哈赤已好語謝都御史張

謂請撫安善耕牧日久請奉約新程察龍滿情形上書稱非關

近且月二銀其一東備求婚非圖老女復行併猛卜計非關堅拒不

乃忿號謂其匪伊速塔其一金台失有文為兒那林字羅收差嫁年

妻及目項金儲故殺那爾魯即寧塞之外毋率領乘陳杖求老女

東建也時金白一酋來告急別將曹文煥為潛賊給以火器奴酋計

度我兵非圖乃可圖則益遣子骨里想不特備耕牧無敢淫干異日

奴酋論以第七子已上海入獲願願願願願願

京師已上海乃奴酋親子妾黃寄生親已十六弟也漢

其功未凡奴酋服我馳偵師慶兵圖燒金白十九寨我師援不時至

總督得節節三才乃城畢往遠笑策養爾爾不救一之爾非關丹

折入救東方邊茲天已竟廢時發于故在也而奴酋固已易志矣

其先 中朝原以邊左亟危發帑金三十萬請于關原海陽各募

兵五千築樓已因缺餉缺額總督孫三才請先募二千餘令原任

兵備承恩將曹文煥分統合四千為一營也關原請發待其變

之御史劉鳳翔入疏疏稱奴酋意不在婚與女特借名圖兩城

非關罪似不必達奴酋不注意之兩事非關以必從以天朝作

夷橫合名法而體要前邊通官人奴慢語以部夷孤寒充實輕我

其長子洪巴兒兒一語羅兵隨奉其兵稱囚之獄度非關勢必支

今日宜急救以完關原請令康永思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別建他

將以千人駐瀋陽瀋陽道馮效集以壯聲援便釋可

甲寅歲曆四十二年

正月請司請定 福王之國水陸路程預備設議應川軍宜時

期已近都察院亦催瀋河兩巡按以便料理

二月初九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皇太后午時崩

聖諭合行發俟該部從優查例開具來看 聖諭諭內閣朕

聖母皇太后自去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每夜為

祈禱在于 聖母前日親視藥侍

聖母崩朕內外有罪釋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之處蠲免的免

些朕正在回春待 聖體萬安極旨極行加

太后仍祈崩近朕心哀切痛悼不已猶等機放務來看欽此

大行皇太后遺體仍示次日即葬時已三日故特請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誦
 慈寧宮門外哭臨 羣臣上恭慰疏○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赦稍疏云臣葉向高乃從孫其道南等據
 部所開楚宗一欵須臾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計奏楚王戾殺巡撫自犯不赦之罪即重
 加懲創原不為過惟是生謀及則入以為寬且重辟六人已足正法
 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屬皆被幽擊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
 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撫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讀者皆為傷
 心酸鼻所以中外諸臣連章請會經禮部都察院看議奏俱留中
 未發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臣等不得不為開列如蒙
 聖慈憫念准與釋放將
 聖母在天之靈見
 祖宗列聖亦自歡然但事干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又戶部所開陝西織造等絨蘇松織造等
 落地生熟織造等稅擬與豁免工部所開陝西織造等絨蘇松織造等
 紗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豁免當此民窮財盡憂餉乏
 之日欲獨常賦則無以給軍不獨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處置無策
 諸臣臣等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此數
 欵概 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干錢糧亦斷自 宸衷非臣等
 所敢專擅者也輔臣葉向高方從孫其道南等 上聖母諡議大
 行慈聖宣文明肅昌壽端獻恭熹 皇太后
 三月吏部具題 陵王在逃乞熱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署印督理

聖諭諭內閣云醫卿等所擬赦詔內寬釋楚宗幽禁姑准所擬其
 免陝西織造等稅免其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不吝難以俾免其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三殿工有
 次第即行停止起廢廣濟言議成等官已有分別叙用故諭欽此
 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孫其道南等言
 詔書內稅額已減停止有期不償再償但各省稅額多不過六七萬
 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賸多多年委為困苦前蒙
 聖恩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不無偏重况黎夷作亂與
 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聖憐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
 五月命閣輔率中書官詣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自純欽仁端
 肅弼天祚聖皇太后神主神位輔臣等歷稱 祖制凡
 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
 神位則列于 帝后之側于禮未宜乃遵舊例題稱隨具揭奏明奉
 旨云具見詳慎 十五日瀋王薨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
 山陵大舉舉行在通一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眾見今御詩
 卿貳等七數員恐分道無人步送無人于典制有虧瞻觀不雅非
 皇上聖事慎禮之深意伏乞
 聖諭會推諸臣以補欠缺以襄 大典真目前急務也
 閣臣葉向高請申飭防守揭云恭迺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員及旗校軍匠人等幾千乘圍
 而行內地空虛不無可慮伏乞

嚴諭兵部行該管衙門申明禁令巡緝奸宄以保無虞
 關臣葉向高感觸 聖母乞休疏為第四十五上云臣觀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長樂之歡
 者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當違和之時度請代之禮當
 升遐之日動掛蹄之哀鴻名顯號極典上儀凡可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 靈駕啓行舉號摧送
 山陵慶事延行魚勞天地鬼神皆為感動于斯時也凡戴顏面而為
 人子者孰不自與其用極之恩而苟有人焉親恩莫報墳墓久荒乃
 恬然立于 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
 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奈何獨使臣向高而無所自入輪扉
 承 寵命特欲躬奉 聖書備舊屢久一告九人之靈而後督治
 封樹小搆庶幾長依先人魂魄以沒世庶幾少償疇昔之愆即溘然
 而死亦無所憾此臣之所泣血哀鳴屢瀆
 君父而不能自己者也
 十二疏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餘忠云
 東宮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 起廢一 點科道一 遺餉一 罷
 稅 是年奴酋益勾西虜圖北關而變鬼乘機挾老女并關順與燧
 免子締婚當事論始留老女繫兩箇心奴酋但許自喜每發兵以圖
 獵為名不知所向流聞不肅蜂蟻以備積糧幾五六歲志不在小議
 者恐為寒心而御史瀾終謂風聞多妄濤之言曰北關開原本與東
 夷秦昭東珠之利誘臣上酋成騎虎勢效商賈殘人久為所用我
 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為

井關守老女通婚且北酋為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為我守九百
 餘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登陽九百餘里之邊患是為無策御史董
 定策謂清諒中通官籍大成之廢以資子為奴所輕聊以解嘲廷議
 多行聲政者已而奴兒哈赤復觀前罪耕地開原秦議薛國用力主
 驅逐會巡撫都御史郭允復新莊任前門拔兵及問金主者道相望
 奴聞震怒都御史廉知通夷修養性置其重罪令伴入奴反聞備
 御蕭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巡閱示虛聲奴兒哈赤
 後運論退地定界會御史翟鳳翔巡清河語夷使照界鑄碑始給紫
 河秋獲遂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明年永不取越種七月部
 勇盜殺陽馬奴兒哈赤即設碑下示恭敬是歲貢夷咸至十六人蓋
 奴酋多愁好名類此都御史疏報退地請撤撫順備禦改遊擊與清
 河遊擊分統兵各千人奴酋一攻井關即會遼陽出搗錫井坐距非
 關六十里以清河備禦孫維原委廢將羅拱極撤回以馬時楠專任
 不坐練習火器御史翟鳳翔亦疏稱奴所畏會清撫之市而所畏長
 清撫兩處之撫與節度從其議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暮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提督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
 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奉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宿有風癩疾者廿八日亭午
 聖駕幸慈寧宮不傳由鐘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
 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上即倚左門柱設低坐身俯白石欄楯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連呼曰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前不數武耳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

皇孫鴈行立左階下群臣跪候

聖上即宣諭曰朕自昨夜有風颯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
朕何與外庭有許多問說你輩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 禮見
刑部中趙會顧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
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且自正月至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變時刑部臣張
問達以法司臣王士昌見着大理寺兼亦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
犯名字 上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傍

以法司名字對又誦問

皇太子你有什么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颯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
外庭有許多議論備置為不忠之臣我為不孝之子深為可恨

皇上又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聽聽未起

上屢顧閣者曰但有榜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許攔阻以故案呈
突至跪拜錯亂 聖上不之較也時後來跪班者稍居後與

上坐不相對 聖上又持

皇太子面稍從後問曰你們都見了未案俯伏謝

聖上徐謂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

非關白半骨竟以老女許婚煖免于燔合兒大且執建州夷六人

開原道諭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喇兵三千屯南關於其甚劄
使王推量疏稱向故非關志甚難一撤奴會與煖免合而遂不支今
奴燖爭婚勢不驟合而非關依強擄于煖免適屬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奴燖進止奴或不聽宜諭
我督非開險約煖免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
之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和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
騎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喇亦罷擄非關獲全

賊繼光鎮前所駐三屯置庫隘稍拓之并及文武廟於官道院南
山有碧霞亭忠諸壇望之縹緲若在雲端有香錢簿取佐軍資公
不入一錢皆以枋材且有東湖因濠為險導以資糧澆灌以柳堤
有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蠶可供游賞者贊語上曰塞西河草

下撫按會勸上言請所征繕士不告勞焉大平雅觀即責矣亦非
細噴噴可以示遠事乃得釋嗟乎馬大帥若修邊成功暇逸不得
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列亦太苛矣咸未幾亦謂廣西坐當張江陵
無有錄其功者後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與天啓元年邊事
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諡以勵邊將得諡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無處有紅黃黑三色城中瓦屋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
二月清明後六日杭州等處下雪珠霰八達念甚巨鷄首頃刻可掬
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劉楚
先取中三百五十名

吳道南日放榜後第一名第六名以解發榜名先是乙卯年前榜
中有魚見于國山水映水至潔而所載至此又見于塘中此文則

有魚見于國山水映水至潔而所載至此又見于塘中此文則

丙辰會館 二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廷聖林鈺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 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堯黃備
各 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湧一泊布袋
道 硤理藏山上并拘天妃廟判官手為証忽見南砲船張帆來眾
欲 走李進堯勿走走則餓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搜檢問
何 船眾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
汝 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
汝 但開口我為汝說又令取水被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文
視 葉貫三人徧相之即指首汝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
臨 睨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
汝 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久泊此
處 何為今日殺不殺也蘇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
喃 且吐舌通事曰他環砂磯國王差往殺龍風既不便歸恐得罪欲
將 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免罪決不殺你即問誰是首軍眾指伯起首
軍 者彼國老父之稱迷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躍過曰我今換命報
國 矣即索綱巾于倭得之又索天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其言等
借 衫袍與倭首軍借伯起起食飯遂帶所掠解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
請 放各船輪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薄脆皮箱甚多叫我
人 去看說該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

我 們來倭國殺說彼國便坦易說中國即總眉倭亦能寫字以曉與
伯 起焉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
倭 文探却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喜弄刀或以手作統
影 龍而擊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給之送歸技以焉海口神將
謹 按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眾以智全生于患難存亡之際固不
可 非也
六 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為奴箇節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奏游擊
為 有功戴罪以需後効
曠 地丹陽有蝗從西非來蔽天翳日民劫羊豕騰神有清大王者尤
號 靈重凡禱之家止嘴竹樹花蘆不及五穀有一朱姓者牲醴悉具
見 蝗已過遂縋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嚼而去御苗不損一
穎 相傳有怪書投其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
丁 巳萬曆四十五年
正 月禮部議五年議例疏請應得諸臣雅素畢謝趙參堂王之
誥 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瑞李葵陽賀欽朱冠十四人彙請侯
旨 勅下翰林院撰擬疏覽
大 常寺卿林學魯等公疏請鑿景臣刻光復
兵 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虜事疏曰看倭食虜之狀邊臣計之仍
推 一年兩市金補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
十 萬金每年以二十萬為初餉之費則五萬餘肥即以長驅虜廷可
進 何至恐大羊之求填窟壑之歎示我以弱至此乎

實州前仲... 中... 生... 雲... 旋... 極... 矣... 孫... 巨... 張... 鶴... 鳴... 集... 兵... 分... 道... 勦... 之... 副...
 撥兵陳寅有琪陽由羅勇進都司李上林由改密進旗鼓官劉范和...
 營安兵由羅勇進指揮黃運清等由定番進子戶李璣督家兵由翁...
 廣進寶安知縣費大化督伍司等兵由取場關進分擊... 蒙... 兵... 花...
 驪... 孔... 擺... 董... 等... 寨... 斬... 敵... 一百... 二十... 六... 級... 陳... 寅... 兵... 由... 天... 台... 進... 李... 上... 林... 實...
 運... 清... 及... 伍... 司... 兵... 由... 焦... 山... 進... 或... 劉... 陽... 城... 圍... 或... 劉... 若...
 首... 分... 擊... 斬... 敵... 一... 百... 六... 十... 六... 級... 前... 後... 俘... 獲... 夷... 屬... 牛... 馬... 甚... 眾... 其... 餘... 險... 勁... 賊...
 寨... 如... 大... 箐... 圍... 俱... 未... 克... 盧... 山... 木... 瓜... 大... 萃... 麻... 响... 四... 司... 程... 番... 等... 十... 二... 司... 尚... 多...
 賊... 巢... 未... 及... 掃... 蕩... 為... 力... 尤... 難... 巡... 按... 楊... 鶴... 上... 疏... 曰... 臣... 奉... 命... 入... 黔... 急... 勤... 進... 剿...
 夷... 賊... 情... 形... 大... 約... 賊... 眾... 我... 募... 東... 征... 西... 實... 未... 易... 收... 拾... 今... 賊... 種... 浩... 繁... 勢... 兇... 匪... 民...
 錯... 壤... 而... 居... 加... 以... 叢... 山... 深... 箐... 為... 道... 羊... 腸... 綿... 亘... 數... 百... 里... 賊... 守... 險... 甚... 易... 我... 仰...

蘇... 將... 來... 善... 後... 尤... 難... 臣... 之... 愚... 計... 伏... 乞... 聖... 慈... 特... 命... 四... 萬... 以... 二... 萬... 為... 固... 守...
 之... 需... 以... 二... 萬... 為... 善... 後... 之... 用... 增... 兵... 增... 餉... 不... 為... 無... 米... 之... 炊... 此... 萬... 全... 制... 勝... 之...
 長... 策... 也...
 二... 月... 禮... 部... 請... 皇... 太... 子... 講... 學... 皇... 長... 孫... 出... 閣... 就... 傳...
 三... 月... 初... 八... 日... 吏... 部... 奉... 詔... 考... 察... 京... 官... 計... 典... 例... 于... 正... 月... 舉... 行... 運... 至... 此... 亦...
 變... 局... 也... ○... 直... 隸... 巡... 按... 毛... 坤... 疏... 請... 添... 設... 驛... 驛... 甚... 甚... 懇... 懇... 恩... 免... 稅... 以... 修... 實...
 政... 以... 召... 天... 知...
 六... 月... 皇... 親... 駕... 幸... 性... 乞... 養... 父... 職... 得... 左... 都... 督... 侯... 駙... 馬... 子... 昌... 國... 比... 例... 乞...
 恩... 得... 都... 指... 揮... 使... 兵... 部... 署... 印... 侍... 郎... 羅... 景... 榮... 奏... 感... 戴... 恩... 施... 不... 宜... 太... 濫... 乞... 逢...
 祖... 制... 收... 回... 成... 命... 昭... 大... 公... 全... 國... 體... ○... 應... 天... 等... 處... 大... 蝗... 巡... 撫... 王... 應... 麟... 奏...
 七... 月... 初... 六... 日... 京... 師... 怪... 風... ○... 山... 西... 大... 旱... 山... 東... 旱... 蝗... ○... 大... 學... 士... 吳... 道... 南... 丁...
 憂... 回... 籍...
 八... 月... 宣... 府... 天... 嘯... 地... 震... ○... 浙... 江... 嘉... 興... 秀... 水... 二... 縣... 里... 老... 沈... 科... 章... 疏... 為... 田... 賦...
 原... 平... 好... 民... 釀... 亂... 事...
 聖... 旨... 該... 部... 院... 知... 道... 戶... 科... 抄... 奏... 云... 看... 得... 秀... 里... 老... 不... 遠... 數... 千... 里... 殊... 死... 陳...
 言... 益... 為... 三... 縣... 田... 賦... 影... 射... 不... 明... 者... 三... 十... 餘... 年... 嘉... 善... 之... 民... 鼓... 噪... 公... 庭... 故... 嘉...
 勞... 之... 民... 因... 而... 叩... 謝... 辨... 訴... 耳... 夫... 田... 賦... 即... 有... 推... 有... 收... 而... 隔... 縣... 無... 過... 割... 之... 法...
 在... 嘉... 善... 之... 積... 弊... 有... 無... 增... 割... 冊... 籍... 在... 嘉... 善... 之... 慶... 倘... 有... 無... 播... 亂... 通... 同... 不... 可...
 不... 窮... 詰... 弊... 情... 各... 置... 之... 法... 大... 約... 田... 在... 嘉... 善... 者... 似... 宜... 類... 歸... 嘉... 善... 田... 在... 嘉... 善...
 者... 似... 宜... 類... 歸... 嘉... 善... 若... 云... 兩... 地... 有... 田... 相... 抵... 恐... 田... 在... 嘉... 善... 之... 三... 千... 餘... 畝...
 視... 田... 在... 嘉... 善... 之... 三... 萬... 三... 千... 餘... 畝... 其... 數... 多... 寡... 不... 敵... 甚... 明... 也... 若... 云... 三... 縣... 始...

命而後分冊籍相仍經界難正天合之日經界自混而為一分之後
經界宜斷而為兩縱今差錯于初分正應應于今日豈可因仍冊
籍之混清而不割晰經界之分明乎為子民者宜靜聽處分若獲
譚然嗚嗚迫挾則當急懲也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秋水蝗蝻蔽天三災疊至萬姓倒懸各官
請賑以重 卹紫○詔停刑○山東夏隕天鳴地裂龍圖

江西大水 十月命賜漕准封代藩世子

十一月隆德發災 纂修玉勝成 漳州大水 延禧官災

十二月礦賊高二集眾千人流劫靈壽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
伏法

謹按是年春湖南臨邑縣紀家莊有異火朝夜分即出其大如斗
諱按是年春湖南臨邑縣紀家莊有異火朝夜分即出其大如斗
諱按是年春湖南臨邑縣紀家莊有異火朝夜分即出其大如斗
諱按是年春湖南臨邑縣紀家莊有異火朝夜分即出其大如斗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 行令前勇赴撫順雨潛以勁兵圍擊十五日凌寒

執遊擊李永芝城遂陷因以漢李傳檄清河併并關巡撫御御史

李維翰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退誘我師

前以萬騎起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顧廷相遊擊張汝貴犯之全軍
覆沒而幸煖香營另集遼河四岸虎豹傳調哨秋花亦屯鎮博達
外虞東西賊動會 正陽河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將起廢將李如柏總領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
相等赴京調度時楊錦以遺書推兵部侍郎命以新對往經略
詔總督劉綎侍郎注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孫承宗山海保定撫臣孫
承宗州以便控禦官制也遺報不至凡三書及開原以西虜寇
總請收廷議發帑金奏餉百萬大儲問罪之師

上諭內務無指止括十萬金在軍與填之謀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千
里虜二萬餘入瀋陽 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職總督注可受疏稱
夷虜屢番叛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為守邊遂請生番信試各
倡義於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委通遼兼海運濟餉尋以虜寇剽掠
撫臣羅輝本兵引征倭征濞例調兵十萬慶需餉三百萬而帑金
竟不時發

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稟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
述惱恨七宗大夏以種非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娶為辭實籍備
紳等以行間謀殺會廣軍民婦生一孩二肉四齒開原殷家庄堡
桅杆起火御史李德儀請遣必以勦之短檣為守以守之餘力為期
乃為完算請遣治獲撫臣李維翰

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眾 樵安三岔自家冲三堡經略楊錦
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報報疏請就近徵調

上麗維翰令錦兼撫巡撫增設標營游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
各鎮催調寬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廷寧耳固四鎮以八
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 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劉綎軍兵給同

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命御史陳玉庭代楊一桂接遼。○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為民。○偵報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其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有喜凌河旁柳葉乘與宰燧合眾近十萬非關備備不免朝鮮已諧秦晉且督匠造船為龍江李永芳亦降奴締姻命借大工馬價各五十萬兩濟遼餉項之西虜乃燬炊花等進犯長

七月 賜從事總兵張承胤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雄忠時奴兒哈赤從穆爾圖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將鄭儒賢拒守援發遊擊張肅請戰不從賊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非肉因積屍上城城陷死儲賢廷見矮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燹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為賊殺掠萬計自二山孤山並遭焚燬唯恭將

賀世賢於遼陽城外擊得級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略楊嗣一井 諭飭諸邊經略開做驛騎赴河南襄陽寬奠來望風道乃斬十總陳大道等以狗彘從寬奠子女子于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初從征并乞酌賞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

八月京省主試官順天應子趙師聖諭德薛三省應天諭德鄭以信贊善來宗道浙江編修林欲楫吏科給事中張廷登江西編修成基命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編修檢計了紹軾吏科給事中張孔教湖廣編修馬之駟刑科給事中陳伯友河南尚書司卿熊尚文禮部員外朱練山東戶科給事中李奇珍戶部主事吳伯與山西吏部主事唐文煥兵部員外陳鳳鳳陝西吏部主事楊一鵬行人司副劉時俊四

川禮部主事陸完學許車齊琦名廣東刑部主事熊秉鑑工部主事洪陳應元廣西兵部署節中事譚昌言中書朱正蒙雲南戶部主事洪漸初工部主事陳如京貴州刑部員外方尚恂行人陳玄藻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

命下故管逾期試初場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又設糧道備司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聖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從穆爾圖入總兵李如相以朔三日馳潘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變尋受款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穆爾圖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警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應

十二月非關萬金台失以男得兒軍台州勦奴酋一寨來告賜白金二千兩練段二十表裏時御史陳王廷按開原知金台失所畏難與婦為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平關說以虎狼鬼殺且旦夕勸夷受賞詔以千金齒利之遂有是虛

是月海州選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軍城上

已未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師徵調雲集

上以經畧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 諭兵部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二月經畧楊嗣一策乃以十一日撥師遼陽分四路馬將軍率遊擊麻岩丁善等從靖安營出遼越開鑿及都司賈永登督非

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申都司劉通等從權順關出邊越陽攻
 其西李將軍如栢率泰將賀世堅李復中等從魏州出邊越陽河
 攻其南劉將軍率都司祖天完等從涼州出邊越陽及都司
 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
 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戡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
 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已處權順陣邊指揮白雲龍殉來期二十
 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糧餉會十八日夜司天占
 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雷驟發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入如血西
 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勵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然無奈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使
 逆酋得預爲地矣○揚會試榜編定永春社際昌第一主試則吏侍
 史繼信禮侍韓燦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三兩甲
 莊以會元又爲名魁子孔兄弟俱入木天陳爲解元際昌于年十八
 稱最盛事是時以少年登第者共十六人新州王珙莆田黃鳴俊
 盛劉永祥晉江黃廷師富順范德修宜即旋春安繩王振奇琴武陽
 金通龍溪賴維祖華章董家恒晉江曾化龍南海陳子壯會縣陳
 晉江劉錫長新豐雷躍龍武昌彭祖壽彭手儀俊即顯七手如玉
 臨鳳京師人稱於丑馬珠州此山彭可爲藝絕

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倪祥祥丁進德北昂姚明恭侯恪張琳吳士
 元極慶表魯時昇揚世芳顧錫書劉中庚金業乾朱繼祥何香明

希孟許可徵妻曰廣揚維新陳萬言丁乾寧當隱龍胡尚英吏部侍
 郎史繼信禮部侍郎韓燦教習之

杜松賊五指關前抵瀋河葉軍營獲利半獲賊萬餘忽悉擊衝我師
 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散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家
 翌日方抵二道河遇賊乘勝來攻亦收備開原令事潘宗顏及宣承
 溥麻岩死之劉將軍統獨縱兵爲求漢口深入三百餘里冠十餘寨
 朔四日賊譚漢亭裝誘隨重圍夾攻遂潰絕及軍鋒劉招
 陣發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輕軍令前撤回獲全先是綏出師日五
 星關於東方松香發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德軍庫火火燬盡燬白氣
 竟天二匝而師多傷合深入虎穴誠有預知爲敗徵云報至集
 朝氣索

謹按劉松之子也出身將門立戰前退夷王仍白刺并
 征遠見賊賊止而後歸賊兵深入連射十餘矢皆不中
 身被箭中患白虹貫天之變也

上令總督汪可受後駐山海關以虎教乘機挾賞申飭副昌防禦召
 陝西總督楊應吉嚴延撫祁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
 國縉以職方主事充黃書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
 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 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頗謂李如栢衷
 儒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疑有謀乃恐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
 李如楨代將 詔廷臣會議給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
 弟代兄出土人擁戴恐爲唐李藩鎮之漸
 上竟遣如楨往檄如栢候節

論略略楊錫麟罪狀事... 遂宜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 宰獲訪商並其奴賄燬鬼方沿河駐牧奴兒哈赤詐令部夷降金台... 失稱捕家萬餘人李永芳遺奸細探三岔所融船除圍金苗寨... 之奴兒哈赤以零騎窺瀋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奴苗男貴英把... 克陣殺來告

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剿已竟令他將引萬眾從... 劉將軍先登遇覆蓋登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眾赴三岔非則... 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庭請獎卹朝鮮 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苗攻... 寬奠鎮江路并勅非關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即募老素無為所給... 大學士方從哲疏請遣民為兵并捐俸濟餉... 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挺家屬及望死事諸臣廟食京

師以倡忠義... 謹按劉挺之以身殉難者謂孤軍深入自取喪師此斷然之理... 今其子孫若種三代傳方此而不思報復何以為忠義之倡... 四月奴酋縱掠缺嶺紫河撫安等堡翌後宣武門外揭關至東玉河... 水盡赤

正陽門志甚協理戎政向書薛三才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愛人... 人自危虎登兔懸推眾數萬臨廣寧遣旋去宣鎮營兵歧嘯不赴... 詔遣治總兵劉孔胤... 賜勅褒恤朝鮮并令經略雲南北關項之河東謀稱奴酋部夷河... 於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路增壕...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偽師圍鐵嶺撫安保而新帥李

如積方與經略總督爭抗熊廷弼以新推督後命益自敗言初聞中... 外倉皇匝月爾後舉朝轉地... 上亦稍復舊格矣朝鮮方咨報奴酋後書聲稱借號後金國并建元... 天命指 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 馬林等方引眾出防且倚幸燧新盟孤城立下西虜遁而慶雲堡亦... 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眾圍鎮西堡藩鐵奔潰... 上乃超擢熊廷弼命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錫麟經畧并從本兵議... 遣司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廷弼疏請次第恢復歸屍... 上賜奴令刻期從事起秦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兩兵部尚書責... 克續協理戎政廷弼單騎就道司業張弼疏請京營簡選鋒三千壯

其行竟不及從改差御史張銓按遼而大司馬及職方且以人言引... 疾也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或謂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 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已失宜 賜勅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結... 可籍聯屬奴酋奸細在兩河甚夥可即用為間而司農以軍餉無措... 且開款令都邑捐助有識晒之

上充省稅暫充遼餉左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 諭應援有... 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接遼兵馬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三... 分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益自開原既陷遼鐵逃竄一空奴酋... 最工問謀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開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 立破良可歎也經略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 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熊官兒屯以捷聞

...

八月二日廷御受代翌日入寇陽新陣遊擊劉過節等設壇躬祭
 權清開鑿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
 上更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提騎遊治楊鎮御史陳王庭疏糾總
 兵李如楨謂李察因奴酋備鐵騎引兵爭關被執如楨竟獲西虜殘
 級為首功經畧熊廷弼亦稱如楨十不堪謂賊酋開原淫酗相繼不
 能進擊鐵騎與西虜爭殺不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遂
 瀋驚竄願急調李傑信代將北關且報奴酋計據遼陽盡戮朝鮮降
 卒防內變二十一日奴兒哈赤伴擬我師擁眾數萬騎直抵金台失
 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自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矣
 謹按海西南關王台賊寨順子孫無良以關外為自備二
 袖手待其難甚矣海西之患奴酋之患也人焉肉而食焉為其
 上賊不報

上以邊警告急起權賞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
 兵子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畧熊廷弼疏稱遼陽空城難守不如還
 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退其深入初諸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
 遼左為甚經畧特斬遊擊陳倫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壞築垣借水
 為防巡撫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黃道佐聲援而少詹事徐光
 啓以事多肘掣疏請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謀稱奴酋方造奸細詭女裝謀於海州糧草約
 日歲運餉會遠左大雪多凍饑經略檄總兵朱國柱等屯虎皮驛各
 路聯絡扼賊衝以糧區請撤回遼陽就食
 十一月奴兒哈赤擁眾入龍潭口且往開鐵運營果二十一日已
 刻日生雲雨耳及黑氣三道芒色甚異司天失占而謀稱奴酋築城
 撫順遼外方令費把兔等謀入犯朝鮮亦報奴酋守牛毛寨萬總
 廣寧攻具結連蒙古煖妙虎整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
 江告急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遼陽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赤亦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帝夷數報
 伯要兒抄花等與奴酋歃血約廣從三岔河運東截漕船奴酋從清
 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梅賾間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謀稱奴酋潛犯梅蓋且誘搃兵備世
 賢往援急攻遼陽抄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鎭甲赴遼河
 上以巡撫周永春疏請添兵廣寧已又謀稱奴酋糾伯要兒友青等
 營入犯及收在夷為用窺海道經畧以兵力稍集主守遼陽漸驅賊
 吳奴兒哈赤未敢深入經畧嘗往會兵遣首子同友人李永芳時引
 輕騎出沒至發偽榜招降詭侮無狀 詔令改營書為監軍并添設
 金復道刻期赴遼
 五月 召見輔臣方從哲于卧榻 諭以故上已有稟旨東事在克
 大察科道稍俟間即檢發
 上深居三十餘年一朝舉此真曠典也

御史倪憲春疏曰竊惟我 皇上靜攝深居稱朕問不聞登
 御朝 召對之請群臣亦既否敬類委矣而 俞旨杳然日若
 聖躬違和輔臣方從替忽蒙 召見之寵實是時不召勛臣不召
 一不召 臣不召卿貳大小臣正而汲汲惓惓惟是驚駭者豈非以股肱
 心膂平日所眷注者惟此一個臣呼吸緩急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
 一個臣乎意輔臣仰對 天顏俯盟幽獨嗒悽時事凡可積誠以感
 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寥寥教語俄而入俄而出如故卜銓印大寮考選發帑諸事十
 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 宮府轉聯旬日之間不聞用一人行一
 政下一章奏未明恒赫之候乃為隆冬凄慘之景有識者益不勝杞
 憂焉總由過巷納牖之術素未精于揣摩倉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
 肯綮觀面尖之千里 宮門隔若九關豈不虛此良恩哉
 六月十二日奴酋哈亦來經畧閭遼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
 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崇國柱設防瀋陽却之
 上特發阿金三十萬兩關陝永保糧兵踵遞嚴徵招撫
 閣臣方從哲疏曰昨蒙
 皇上允補薛國用胡加棟令刻期赴任其關原監軍二道并令該部
 速催仰見 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切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為推補
 若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 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而閉之門者
 何異哉
 七月十四日 聖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作 配朕躬養裏內治四十餘
 年仁教著慈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若聞忽以疾崩逝宜有徽稱

以詔來此朕遵舊典與博採羣議以天地宗廟社稷遺官符節發
 冊蓋為華端皇后殯行循實朕不敢私爾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
 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
 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略云臣練兵巡歷已周謹陳軍勢兵情乞
 精該部酌議以重防禦至通州昌平三處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
 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能荷戈者不過二千并可充所養者不過四
 千其真堪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既驗問三營火銃
 器械督營官分率訓練更委委曉陣法諸將教習軍演操方圓
 曲直衝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畧也總之征調之人習于兵革召募之
 人有志向徒兩者練習儲易食泐之兵額多老弱悉應退回祇錄始
 事之初人無固志恐效尤者家未暇遠以待稍安然後明旨
 不意至今乃有大段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征調來者向入尺籍加
 以捐循便無攜志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庫餉即教習調遣又暫
 遠近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獨異是職初簡
 選將畢見有陝西河南兵告乞移文速發贖家銀兩者迨後日多一
 日叩其因由皆言應役之初所奉批照諭示許以赴守京城並不據
 職聞之不覺然而嘆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
 有也其力不一待而用也益一有重番之約即人人日日只野瓜期
 之至亦應力裁功惟恐不在下下之科縱使督責訓練既有成績而
 及期代去職等兩年勞績盡付東流矣即欲強之使留乃諸人實有
 父母妻子目今月祿六斗銀六錢僅足糊口無暇及于內顧每年祿

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編新餉就而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即于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成者怨思居者他備教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三營盡多老弱且皆不樂其處而無長居之心若許之更番則來代者既須例給安家銀兩又須通新教習于費更多于事無益若不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贖家銀兩歲不可少而其人怨愈深轉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止是誘之使來自此以後可將更替贖家二議從自廢閣置之不理月餉銀六錢米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贖家而能使之安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職所敢任也伏乞

皇上即 勅本部將職奏陳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議務令力可為繼情可為安勢可為久或有未妥不嫌改絃易轍以求至當職攝官本乏庶得藉手以報 上命矣

聖諭內閣朕聞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胥吏遽不能起有負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宜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二十一日酉膳

上崩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計于各宗室其合行喪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且儀註來看又

旨免命婦哭臨并祭 又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濟等處稅監張輝馬堂胡宏潘相立乘蓋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為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帝殿空虛權宜採用近

因遠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輝等節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教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送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

父皇天行皇帝有天下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厚恩竭忠報國各要盡心供職毋得怠惰慢事特諭

皇太子令旨命兵部京營提督撥官軍皇城各門嚴謹守衛禮部為查無據之例亟宜非禮之封以昭 國典以成 大孝

白今早內閣方從哲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臣捧誦不勝駭愕隨即詳考 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揆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 累朝來豈其無抱補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 皇貴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借議于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不及致辭耶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榮之末且 王皇貴妃誥育 殿下豈非其好恐九原亦不無怨悵也 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所為善承

先帝者孝雅大乎此乎若 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冊傳之後嗣將為 盛代典禮之累且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以尊德善述為孝。所為善者正。則
 子義之可也。善可行則以遵命為孝。善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
 臣願 陛下效武王之孝而為繼述之善。無徒以遵命為孝也。
 神宗皇帝遺詔曰：朕以冲齡繼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于茲享
 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無負
 先帝付託。比緣多病，許無有年。郊廟弗躬，朝請稀簡。封章多滯，餘
 未半空。以破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促，邊警漸開。夙夜思維，不勝
 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遭疾彌留，不復可起。蓋愆補遺，尤
 賴后人。皇太子聰明仁孝，膺寶成宜。嗣皇帝位，且宜修身勤政，親
 賢納諫，以永弘圖。至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善
 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各攝恭和表，輔理嗣君。保父王室，是皆朕
 遺德之至意也。內閣補臣，亟為簡任。貳卿大寮，監行推補。兩咨考選
 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差言廢棄反議，稅註謀諸臣，酌量起用。一
 切權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
 司查處。應釋放者，釋放。東師缺餉，宜多撥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
 速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
 娶宗室親王，滿屏馬重，毋得離本國。各處總督鎮邊三司官，地方
 依條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由，止于本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
 備所府縣井王官，俱免進香。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聖太子令。自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解赴九邊。
 有發處各該撫按官，酌量撥賞務沾實惠。具本來奏，前遼東病賞并
 本九邊餉項二項，共與脚價銀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禮部其

祖 根 榜 入 大 倉 皆 信 即 驗 不 許 延 遲 根 事 待 驗
 神宗皇帝以切冲機天立極，享國長久，業四十餘年。而國家寧謐，無事。賴
 歷年所著，雖其深居簡出，三十餘年，而國家寧謐，無事。賴
 好大小臣，同心協力，尤
 聖心宏遠，雖業已無為，即在天下，豈而天下治，何以通與。因與天
 聖之日，願命諸大臣，皆在
 慶也。豈治 明君守成 令主
 神宗皇帝其有光于史冊也。如此

二十二卷終

二租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二十三

溫陵 臣 陳龍可 景輯
秀水 臣 沈國元 鑒定

光宗皇帝一

庚申八月丙午朔先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八月詔曰維我

帝登極 詔告天下詔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

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勞流淵撥端居而履周海

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泰已之衣念陟 上賓之馭

願命神靈昇於昶躬仰遵 彌留愚凡之吉俯循臣庶累牋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國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承維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勳揚

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受

憲是副是行屬茲蒞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

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西商承貢

按西商卜石見神王顯而力不足以制素靈惟快表印為爭

未前市今卜會已到途而素靈與共時忠順大人尚無起行之期

被急此經欲避避利索之效許多端恐卜之屬族不爾或或

指集或爾爭爾欲效月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內地

二日丁未應天哲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

借請能俯仰開納生食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極論士風至

今日方就于贖不以教化堤防之不止今教化之地即先歸賄進切

恐孔方操權到處橫人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其所夾殺者

甚大也士論備之

輔臣請復王舅駙馬都尉萬曆四十三年尚友救御史劉光復辭頗

切直

神廟以出位膏華職為民至是已六載矣後已蒙解網之仁乃於

猶未沐 賜環之召故宰臣方從哲特為陳請并及當日註誤監生

人等得 俞旨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惠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起廢官○防邊○起升柳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

丞周曰岸太僕寺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

馮從吾尚書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庚戌科臣愚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君子小人之進退

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蠶賊不去禾苗不生

為會時論諱之

六日辛亥鳳翔言慎初三要信任仁野推廣行仁斥遠要佞○御

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

宮謹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朔儀十二日朝遇仍照

遺曆元年大統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諫為枚卜推舉疏

九日甲寅袁應泰巡撫遼東○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克仁義謂宜
復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宜嚴
治邊東敗將逃兵之罪疏入被降

十一日丙辰御史舒策都察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者在虛公
二字所願于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錦李如柏鄭之
范劉國縉保舉之人于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之才以
濟邊事而其最要處則係于擇相可謂名論

戶科李若廷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枚卜
壹臣張發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陞平之治
十二日丁巳 上御門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公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其一降孝思○其一備輔
導○其一勤政事○其一通言路其一謹閣寺其一嚴武備其一固
邊防

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從執步洒金大扇回至育
慈君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鳴道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
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
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料
儀官指名來求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十四日己未御東更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疏入即蒙

聖主儉納可見 明良會合之盛
十五日庚申太學方從哲奏曰自古帝王為宗社大計莫不以定儲
為首務考 祖宗朝刑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
宗則總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如今日者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 遺詔不可不遵明綸不可不信仍照前
旨將欽天擇吉之本即 賜批發刻期舉行上以慰

先帝 先后在天之靈下以蒼溥海臣民之望乃國家幸甚士庶幸
甚

潛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免糾
謹按宗藩其建國開表導導國治名而恩重而制禁嚴而地五
載年已六十七歲病候尋多如霜齒因哀憐天日修
淡行道派下至是王體清請省之其疏痛切海內稱快

上尊號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禮部進呈
議議文

十七日壬戌典用閣臣○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欽
典何宗彥劉一燝韓煥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
臣已點用了其東宮講讀等官幼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
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
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鄉首輔佐理卿可擬來行特諭卿
知

十八日癸亥楊廷彥奏四事○一正朝廷嚴肅之禮○一通祖宗遺制
○一明人臣進退之禮○一申章疏奏請之體四者皆禮之大要不

傳

不可首為講明者也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孫毓汶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大傅兼太子少傅英國公張惟賢等會同合議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詞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太學士方從哲具摺

候 萬安言 臣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錄 聖體向來虛弱

加以 宸衷哀痛務須 必瀕有事疑神一意調養方可至勿

之効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功為

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為上策蓋恐藥心清元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

止百倍當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害及不可言矣 臣一念犬馬之忱

殊切憂慮萬惟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尚書楊嗣昌奏為新餉事大云

定 瑞應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 惠桂二府改主

荆州衡州○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

旨傳諭著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二十四日巳巳

御史王遠堂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綜核吏治而綜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蓋每郡每邑俱有正賦而一錢一

教皆民所膏若肯謂侵擾是小民片詞之受祇為官督民禁之資耳

凡犯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開間專理運事

給事中楊理奏為謹醫藥保聖 聖躬事

謹按醫治事此証大意以文昇藉口以盡其謀素之奸且非其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燝韓濟充 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開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

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選封禮臣孫如游奏曰

等面晰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慶器圖本為

重臣等自當仰體但 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

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諡加封

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經

告竣若論先後次序互俟四大禮既舉之後若論 皇儲之保護則

係其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論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

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為不可 上曰著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

日舉行

二十七日壬申以李騰芳卿以傳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刑科魏應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返還諷諭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諸事而首

汪意東征將士概發帑金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

其周且渥也。不知樂於商之禮而壯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因知聖靈神讓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也。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仍諭册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册儲原卜期宜務近。奏按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皇長子 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遠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割。是日李可灼進奏。立皇

九月乙亥朔 帝崩 順治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登太寶夙夜祇懼罔敢寧居於凡用入行政

聰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冀政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積述端屬後賢皇長子 茂實英資克荷神器宏垂嗣皇帝位其恪守 祖宗懿憲親賢

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蚤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

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母祭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寄意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負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遣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

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今旨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著該部會同翰

林院計議從優厚具儀來看又傳 皇長子今旨你們會同內閣查

舊規報許各宗室又傳 皇長子今旨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又傳 皇長子今旨說與

兵部并京營提督官撥選官軍于 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傳 皇長子今旨司禮太監崔忠看正陽等十六門并 皇城四門掌司

巡城點軍與同張榮協同管事該衙門知道又傳 皇長子今旨 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着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會同欽天

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來說。禮部欽奉 聖諭擇初六日册封 皇貴妃李氏奉 今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工部奉

皇長子今旨 皇考崩逝所有皇極門殿并坤宮等處工程俱暫行停止特諭。太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畢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

門外至文華殿先叩謝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今旨例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卜日 登極以無負 先帝付託以為 社稷靈長之慶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基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 妃

續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
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
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
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
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
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瀆乳哺而
機負之哉。又况睿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乎。
三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禮部進冊封。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時冊封。

吉期另行選擇。奉今旨，另議具奏。御史王安舜奏，益先帝病革之時，
李可灼進紅鉛二丸，先帝服之，遂不豫。是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
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也。奉今旨，李可灼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
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為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請正典刑。謹按文昇之罪，
宗周既明又有楊璉一疏，激切直言之，尚不問將何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竊為社稷危之，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曰：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拮据不遑，
承前私恩，何忍獨急。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斷當公
議，無容復贊。

五日巳卯，兵科楊璉疏，諫先朝選侍不宜妄以母道自尊，直言不諱。

○選侍移居于仁善殿。禮科李若珪奏曰：切惟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即定年號之日，
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顧先朝臣皆知今去登極止半日耳，
其用何者兩字為元年也。擬正否已蒙欲照否。等皆不知禮部亦不知，
此等大事，禮部決當會議。禮科亦當與閣姑且勿論，惟是先帝即位，雖僅匝月，而善政遍滿，已足千秋。
大業豈使年號之不存，昔建文無年號，至今人心不平，堂堂明朝，豈又有此大闕大謬，臣有一得之恩，啓之殿下商之同朝，
請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為我殿下紀元。今年自八月初一。

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先帝俱稱泰昌。每月日萬曆年號，
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先帝之年號，既不殿萬曆之實數，又不得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造曆在即，時刻難緩，
懇祈令諭閣部，即速令議上。請如果言不謬，仍諭該部傳示內外臣民，
自今以至年終，凡上疏及文書等項，俱稱泰昌元年。月日。

六日庚辰 帝即位 七日辛巳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隨駕值宿文武諸臣姓名。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自輔臣方從哲秉成以來，國事日非。

封疆日盛端人正士聽善齊之至張傷殘殆盡紀綱法度惟私情之
猶比類無章臣切痛之恨之拜 命之初欲特疏糾劾以
先皇祖上實中外惶惶政本之地不宜間無一人故隱忍至今

皇上當此非常之變願承大統自能親賢遠奸則
先帝倦倦為堯舜之君之意乃庸回比周之元克不誅無以成時雍
風動之治有如奸相方從哲者可庸一日總天下大政乎臣請廢其

罪為 皇上縱言之獨相七年妨賢妨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
罪二 擬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 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 縱子殺
人蔑視憲典罪五 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陷城失律寬議樞臣罪

七 馬上催督斷送命師罪八 狗情閉上非茲貽羞罪九 代管權稅辱
國殃民罪十 有此十罪已不容于堯舜之世而况其無君之罪又有

秦檜盧杞所不忍為者乎 鄭貴妃包藏禍心 宮中以因
皇祖有所牽制而不肯發 先帝有所顧忌而不忍言 封后之舉

先帝益有深意滿朝臣子于 九廟之傍倡義執事從哲所可其間
一 揭僮爾塞責假非先帝神明 英斷從科臣之言明示輟止階之

為禍何可忍言是從哲狗平日之交連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無君
嘗誅者一 李選侍原為 鄭氏私人履色裁劔 先帝未正且以

因緣近幸之故欺抗 先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
乎及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焉 貴妃封妃不
得又欲占住于乾清至初九移宮是視 登極為兒戲而

天子可以護宮人也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 天嘗誅者
二 崔文昇輕用下渡劍代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遺論

之心痛而難忍自是臣子迫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伐擬出脫耶以
君父之性命作私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
于弑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 事倉惶諸臣憤不容已求從哲

一面寬其同心易慮稍照官 君國而從哲偃臥東閣不知應也
詳請授見之禮以拒衆議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承
奉 貴妃不知有 宗社遠憂知有逢迎 選侍不知有

天子名位知有結納崔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若懼禍不
言德從哲據得為之表裏奸臣自為計得矣如 宗廟社稷何書曰
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思早為之計夾袋危之勢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
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訊大臣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 一日保身 一日定志
一日講學 一日勤政 一日納諫 一日謹微以贊

皇上平康之理而已
十日甲申御史蕭紹昌恭進繼述二字言用人用財宜宜一以
先帝為法○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修

十一日乙酉刑科魏應嘉奏疏 一在經筵之蚤舉 一在大婚之
早定 一在近侍之得人其得力處全在萬曆初年之輔養大意謂

君德成就全在輔臣而已
十二日丙戌御史顧維奏時事之足慮 宸衷者無如選左之一事
乞教下 廷弼速為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悞國事○箇入燕
順大掠而去○表應泰苑撫遼東

十三日下夜御使薛綽劾原任遼撫周宗春 上曰永春功績優

事完酌議 賜民租以四方荒歉故也

十四日戊子御史申廷諫請 賜民租以四方荒歉故也

十五日己丑御使馮三元劾奏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請為

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焉司命千里餽糧五石勞費何如營

者因糧于敵况有有而自失之也爾欲被陷遺承滿野營野場積

者外儲延野有謀必且選鋒簡騎倍道兼行輕兵在前重兵宿後

耗而返奴將不境此其覺而我已返矣不然而付之祖龍一炬爾可

不為敵資乃計不出此而今日志難運以當奴明日志難運以當

曾一騎不敢窺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憑城却敵于

此彼顧敵貯密防猶恐不測乃八萬之資一朝而盡曾無防閑何其

疎也何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人心既提倉卒無備一鼓而登發

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北關為奴內患為我外援犄角不失率然自

在金白告急其勢不得不救聞道臣欲以二百萬為之應援而廷野

不能用也坐使奴去腹心之患我失有背之助此其無謀三也戰與

守不同形勢籍伍既定妻奴與借甲士授田戍期有代守此計也漢

墮增也誠為要務不可緩也若夫四方聚兵千里轉糧府庫內空士

卒外頓乘機假會推敵是求又何守之專事乎乃健兒不以禦侮而

以沒廉行伍不以習擊而以執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質數千之

家可此可以禦敵乎此其無謀四也潘陽之犯與王大人屯之後已

有先聲斯時也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循陣管師肅然設伏推鋒制敵

正在今日及賊來而聽其疎疎賊去而謬曰堵回十萬我行安在而

數敗鉅也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要害走集也如地在必守

八力可効扼吭之勢誠難委矣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蛙蟻

相次俱盡何益之有此其無謀六也人情可守自為守者得力乎代

人守者得力乎安家行根于客兵費乎于土兵費乎遠人可用而不

欲用亦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噫惡食聞以遠事乎遠之說也及其

失望而散猶曰遠東無人何其謬也此其無謀七也自古善用多者

莫如王莽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還也今之請數有勇三分之一

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乎據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者而無用多

之才據其臨陣者或一百或二百似乎善用少而無用少之妙如此

處分臣始不能解者其無謀八也請兵請餉分回慮然而動為要挾

之詞曰要遠不要有如我 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

金錢四方召募此何為者而曰要遠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

亦極一時之選而足已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也豈

兩監軍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

兵將足而言無用之兵一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

此其欺君者三也廷弼自謂勞苦而功高顧廷臣恐其不能畢事也

語規之亦以囑囑也何以介介不能忘也總照得廷弼者暴而自用

周而謀謀實無濟國之才而有上人之氣乘遠事之帖危懼寒自群

困入情之慷慨類忌全無始以虛名自誤不過蠶臂當車既知綿力

難前遂欲藉端稱職其謀謀欺君無人臣禮窮極海內非社稷亦

不為長長非疆場將帥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臣竊謂廷弼不

能遠之極而未可知也惟 皇上將臣此章亟下閣部九卿科道

議如以爲廷衛之才可用請連名列保功當同賞臣其受妄吉之罪
 知其不然亦宜早自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職勸急歸才望之臣星夜
 往代一而知會道將整齊待敵不爲地方憂也不然只爲廷衛惜
 不爲朝廷惜止避阻撓之名不顧復敗之禍八百萬之脂膏豈堪再
 割十八萬之狂狷何時取盈中外俱困大盜乘虛無何遼東之款且
 再作而李密楊玄或乘其後矣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救殘遼事
 宜如此惟 聖明裁察奉 聖旨着九卿會議具奏
 謹按此疏首條論取不給果如此又一連民之自換也第四條
 按此亦不可不接且使軍士習勞即是訓練之法至給賜奉三條
 均情
 經署熊廷弼乞賜罷斥詢問破日頃臺省諸臣頓頓等交章論職職
 病甚有慮有不慮而臺臣獨三元辨言欺君庸才誤國一疏數職必
 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遣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遣必
 亡職罷而遣必存計 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遣必急急議罷職而不
 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
 毋與職怒人不怒虜也去秋開缺委弁糧苗田禾職抵遼陽即行各
 總兵卒收割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
 李光榮賀世賢蔡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爲此憤恨屢見之疏廣而焉
 三元未及見也請職無謀職當承石碾研起火星延燒火寨謂職無
 謀職當承六月陰開原七月陷鐵嶺八月陷屯圍職以是月至遼陽
 牌行開原道韓應香莊潘輝慶屢央按院道屬職勿令行比聞報至
 職當承呼而散盡道分守道關鳴次往撫之至虎皮朝大哭而返
 是時血此兩道而備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乘應援金自而職不

能用也。不知道臣爲誰。况職以初三日到遼。二十一日北關陷。無論
 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何能猝到。且鐵嶺不能援
 而修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修守開原
 是。要着任諸臣千言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
 者。如柴質李三帥人馬。實未做工。即貼修濟奉。亦其步軍。乃各帥自
 爲營盤。懸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做自求而守之專事
 則今箭之推。馬上之推。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謀。職當承。潘陽王大
 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斬獲功。証爲獎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安
 受而去。亦是難事。台吹索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謂職
 無謀。職當承。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樵陷後。所在檢
 拾而賊爲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被移外。惟一
 鮮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去。曰。我敵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
 死。賊來且隨之而去。即屢濟之而不得也。謂職無謀。職當承。督督新
 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營董疏
 稱練成一技。勁兵。爲高麗奴苗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
 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營軍模樣。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開江。
 潮聲作。賊至而奔潰。微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參議徒
 趨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到國籍。及原任推官陳光裕。給
 與將都備中千把扎付張紹。一番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冊回報。
 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微三元言。而職不知曠兵可用也。謂職無
 謀。職當承。職不識秦楚事。且聞近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用
 兵十餘萬人。今奴酋視播。何勢何地。而評職用多也。謂職無謀。職當

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被臣又因備請往奉天權
稜獨職一人臥病遂人屢推合救遼之命不請開朝廷要遼來
晴出危迫宜救要秋無人臣禮而謂職欺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
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不得一時營案海蓋道以十八
備辦百萬餉運軍前道以一人而辦造船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
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遼而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亡遼也
豈可哉伏乞皇上將職罷斥行勅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
已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衆待敵知馮三元所云保救殘
遼急宜知此而不必遲回酒吏者也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漣奏曰頃尾遼寇劫人民日虜城堡日空

遺糧日壞若經略能廷尉始不能已于人言矣議經略者終難抹殺
其功倖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者得二載之倖安符在
積衰難振憤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為廷尉諱也為廷尉者有
二策焉思九重之寵費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
收群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憤胸吾目不瞬全副精力誓當報國以報
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困憊之病
疆必不可起則當微還上方席蒿待罪求醫速代請
肯止裁恣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之遼營月
關公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做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
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赴之國家至于朝堂之上亦當焦思
建計博採群謀大家悉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己舉一得當之者或補

資或破格擇一得當之人章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
待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今其自備可
否自陳規模漢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置
營伍其時成績始終要領悉裨經綸無從中制其謀無得旁製其肘
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做後來之心東事其有嗟乎不然而漢
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于商量停當遼陽已了當矣臣
以忠急廟堂不避煩瀆不避刀組統惟聖明採納若夫兵馬倥
惚人心危疑暢然發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遼東按臣
張銓人望風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
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皇上一併救下施行

以馭虜外侵遼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
司馬以內黃廟謀外資籌決無事為微柔之謀有事為緝獲之策及
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陋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
歷邊疆止用虛開軟熟以至今官方其被命偃臥家園不肯乞休人
言叢指會謂不死不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蒙面而入長
安既已受事則過腹皆其身上事况遼左關係甚重豈宜悠悠當樞
如度揚鑄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換度李如柏之不能任大將則宜
請換不然而度鑄預之必敗遼東則宜撥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
無王酒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
敗劾假非社稷有靈虜馬長驅此時山海郡城守備空無一談試
簡長安一片地加善當收拾何所此其善敵之不審因之覆轍

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直出是何等事
 而李如楨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入遼而開原鐵嶺相繼陷矣乃拾
 宰養之殘級遽然上首功以欺
 神宗當時將遂用遼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如楨又叙功矣
 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二帥既歸即宜上疏力
 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上本伴為不知者表裏為奸盜鈴掩耳其
 急不瀾曰兩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與以遠人將遼之罪併發
 耳蓋既欺
 神宗又欺 先帝若非 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燃死灰
 駭白日矣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為黨大罪三
 也食募民兵所過州縣劫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又索
 安家二年之外且許編省夫此兵既不援遼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
 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間閭如許愁怨費 皇上如許金錢僅成人情
 河上之道遠是何法紀制馭此為極極極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土
 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
 咫尺都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動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
 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拒捕殺人矣若
 之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
 臂而去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夷大罪五也至于推升將
 領或視賄之多寡為官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為官之冷熱兩年
 以來庸劣被參之領帥是錢神夜半之鬼接而報 國有心忠勇素
 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替俸端日囊進事大罪六

也先思德應聘至京奉 旨署中書等職尋不得志又應聘蘇溪
 地自書放即光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僅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
 亦不聞一疏遠之來使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列馬之公論
 乎是嘉善之媮媮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德權不出語之持體低
 眉因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長切實以述之切實之謀既窮
 交詭託 溫者以揜之近又將借名 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胸襟系
 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于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糜侍班好看
 而能事奉可憎是嘉善之德位惟推邊辱中樞大罪八也至于
 聖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肅善親于榻前奏曰遼東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為 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督練
 一兵簡一將乎董一謀乎遼東文書報日聞而制勝該防者未是也
 受之言在耳而所竭力者在幾罕悞 皇祖之禮場而又終之以
 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 皇祖之臣于乎哉嘉善之被論
 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舉人遮面每每狗禮擬
 有愈留此于嘉善之族取封蔭得矣而不能幹旋安讓一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個遼東敗壞乎而有限之財賦能再得
 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乎而各邊廣武備弛
 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改人更理又能當得本兵再使倖乎矣
 聖主維新邊事 勅令會議撫將士經略諸事而君中調度者對全
 頑冥總位之人占住不休即日更經更撫亦無益于成敗之數也
 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
 皇上將職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併行敕下九卿科道者

議 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刑。重則誅死。一面簡令別部大臣代書。一面推評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奮。逆事尚有可為。而在兵言兵。亦微臣以忠。先帝而報。皇上之職分也。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參。勤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殂落。道路沸傳。皆知為奸黨陰謀。醫藥難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册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逆之中。敢以陰蝕之計。復為醫藥所傷。而身軀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先帝垂沒之事。以報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朋。真為宿謀。真為累戕所致乎。益事

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先朝恩幸猶存。內庭處分不易。則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可竟不問乎。若以官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先帝何不幸也。今衆

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讓。天下應有善之者。而憐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附逆輩于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誓之曰。趙盾弑其君。正坐一念吝嗇。遂成弑逆。豈必在參。陛下親見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為尋常矣之。諱實誤。陛下至此者。先是御批李可灼。並交果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卽不應曰。但亦愛君之心。又

陛下

陛下

陛下

陛下

先帝身軀一證是否。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遺錯。臣謂止。應查明。交刑部。稟奏是否。得無不加復問。其有無遺錯。此有文據。不。言之罪也。蓋天下之獄。機臣於無形。有善而非。成而非。非。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姦謀。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皇上明詔輔臣嚴查。先帝登極。于

日。何種。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句。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皇上明詔輔臣嚴查。先帝登極。于

日。何種。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句。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皇上明詔輔臣嚴查。先帝登極。于

日。何種。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句。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皇上明詔輔臣嚴查。先帝登極。于

日。何種。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句。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皇上明詔輔臣嚴查。先帝登極。于

日。何種。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句。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皇上明詔輔臣嚴查。先帝登極。于

日。何種。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句。

赤會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巨天一

占曰世叛國亂大將死又曰天下大旱又曰臣在國為分

二十五日己亥御史萬崇德奏議遼師○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賈繼春致三閣下揭為 聖明如日方升 皇仁與天無極懇乞

領命輔臣思 先帝悲几之囑回蕭牆向隅之生以勿損 皇上盛德勿得罪于天下萬世事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奉 旨會議經臣去留疏

余看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逭而嗚嗚置辨曰未嘗私李如相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推不敢抗違也不思如相建

旗專問作遼東之人將乎當時出師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相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相怯懦畏敵本無

求戰之意以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今箭招之說者謂今箭先藏相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相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

一箭令退而獨于如相汲汲也杜松應勇久著行陣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

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其師而如相偵知今人于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創見

有松任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即此舉動已含陷松之毒矣乃督師時如相伴與松酒酒拜送曰吾以頭功讓汝松孫嘉丈夫

概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相早已布置奸人為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蓋奴酋素所畏者松與劉經也先得鎬告示達悉其精銳

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為鄉導所誘如相先逃望援不至

許隆

遂碎命淪沒寸骨不存動輒亦無血戰一時抵賊是松也死青

與如相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為異日神戎之地而乃由三階注

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為此喪心之言計欲自洗而遂轉相

死布不念其死敵而及其功松死不瞑目矣

二十七日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李選侍陰謀與否似難深究蓋所

以醉 先帝之愛全 皇上之仁兩善之術也中言李氏他日必為

武氏之禍甚言其怙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

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危言激論誠出忠直至情者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繳邊上方帑彙待罪疏

太常少卿姚宗文揭明閣視

揭去職昨有祗役三韓既以不待職舉開罪經畧嗣因東才難

日愛我兵日法奴志日張誠如所云養食及木無皮之喻揣揣焉

懼賊果長驅遼瀋定為村屯之續也故竊效他山之石而經畧之

怒甚矣善疏紛紜若有分天之恨者夫東事成敗關 社稷安危

至兵者舉事之得失此萬耳萬目之所誌萬心萬口之所許也職

窮思之至其所辦職疏者初疏大約謂書生心膽性眼孔小不能

其成

後漢書

大光緒

所為

各行

萬亦不中用。又云兵無如賊。何將無如兵。向總兵無如將。何職亦無如總兵。何又云少為戰。則不成其為戰也。曹時日之幾何。倏而華聖改觀。旌旗生色。察前日之言。以為証。自相矛盾。有經略之所云。轉危為安者。第以遼瀋尚存耳。不知岌岌焉。憂遼之危者。此三路初敗。兵將未集。時事也已空。九邊之精銳。竭五方之物力。將敵是求。寧止自衛。彼遼瀋之外。林總生聚者。孰非中國之赤子。屯堡者孰非祖宗之封疆。如任其割削。天下有漸逼漸深。斗絕孤城。而能晏然無恙之理乎。今遼瀋幸存。急作改觀。或尚可收拾。故惶惶計之。如必遼瀋既失。而後議經略之功。罪亦太晚矣。嗟嗟。尋不對頭。久之。而問向道臣之語。一嘆而去也。見于遺司農之書。安得賈捐之棄。朱崖之議。曾明示于往來之牘。經略之不欲終任遼事。此

念素矣。遼瀋請告。顯畏不果。今者得去。大慰本懷。紛紛疏揭。如耿耿不平之甚者。此不欲放倒英雄。架于耳。如果有吞胡之畧。可期報國之心。未遂願。鞠躬盡瘁。以觀成功者。何不具疏力請曰。臣不敢負國重恩。今布置經營。大有成績。雖人民殺擄不可更生。而疆土淪沒者。不難恢復。伏願如漢班定遠。被正之後。請留單師一年。以成西域之功。再不效治臣之罪則。聖明不難轉圜。諸臣且為推轂。此大英雄之所為也。何計不出于此。而徒狂呼怒號。為事乎。至經略所以短職者。謂職一曰了遼陽之事。則城中兵馬除。役防免。調川兵另操。其已經營寧過堂者。免點外三萬餘。職與四道三廳。一日並點。以防協濟。應點之獎。此與各道。臣議定而行者。也。又謂職海上定今。則蓋套為登運道。風雪寒嚴。一往周覽。此道

三

心

石

臣請出而行者也。又謂職中軍才官等。格職閱視夫。往來遼瀋。風塵不得不用此輩。既用此輩。知在今日。必有此番裝點。第先特申飭。隨時禁約。且密囑各道。并查營管。暗稽查訪。容有法外之人。既誠有之。則當日。明正其罪。與遼陽之城。狐社鼠竊。美生殺予奪之柄者。同伏乞斧鑕。以慰三韓將士之心。豈非快事。何至今日。始怒于室。而色于市乎。又職行至廣寧。時經略以二十金。犒從者。且致書云。從者奔走辛苦。此典決不可廢。職受而給之。閱視之說。毋自上創之。且前見賞。而後議誅。此亦受憎之至變也。殆職初至遼陽。經略賦詩相送。逾日。職亦詩酬之。中二語云。群心係望。謝安石千帳。傳呼郭令公。勳業相期。實由衷念。今以讓論。相左。大非初心。且職已出省垣。非慷慨論列之日也。故不具疏。而謹揭。

遼東經略熊廷弼奉旨辭任回籍。勸兵部勘議定奪。仍料理候代員欽命該部即會推。十月甲辰。泰昌元年。刑科魏應嘉會。議疏。經略熊廷弼。應代與否。○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縉。督署本兵。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初三日丙午。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奉命題主輔。臣方從哲。回奏。先是。釋于九月二十八日。發引。大學士方從哲。題主。禮部。五日。庚申。武選。主事。黃克縉。言。遼事。宜恤。遼人。開屯。田。用。餌。以。佐。行。間。簡。汰。以。清。兵。食。一。特。稱。為。救。時。名。策。遼東經略熊廷弼。既數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臣魏應嘉。

謂其硬口飭辯。復交章駁之。有欲罪以靡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脫卸者。有欲罪以捏造逆榜者。于是廷弼又有行動尚屬虛文之疏。上曰。科道親應嘉馮三元。張脩德與經略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劫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刑部主事董繼思上言海運募兵之效。請細查左時皆壯之。

十一日甲寅。敗酋于灰山。

十三日丙辰。科臣楊理勸事勿遺言官疏。
詳按。楊明切實可壯朝之色。尤稱第一。名臣名疏。

十四日丁巳。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劾奏兵食疏。以國救時長策。申明祖制。不見有加派之苦。而財自裕。不見有召募之煩。而兵自強。即京營而遼鎮可知也。卽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

十五日戊午。上命行人科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淮。何宗彥。入閣。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十九日壬戌。太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謙。魏廣微。李光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鍵。唐允恭。報可。

吏科周朝瑞上言。他。皇上此舉。義正詞和。

二十日癸亥。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爲。察席特從傳奉。舉朝大駭。聽聞。謹合辭科駁。伏乞。皇上收回成命。以杜貪緣。以維廉恥。庶于政本之地。清而登庸之典。重矣。而禮臣如游寧。忍掃盤。薰恥抹殺。

清議徑入黃扉乎。

二十一日甲子。敗酋無安。

二十三日丙寅。戶科張國祥上。大開言路。嘉猷日進疏。

二十四日丁卯。職銜宮災。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勳宮。與賊黨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職銜宮。雖毀。遷侍李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編修錢謙益復官。○南臺御史傅宗皇。奏爲。拷問崔文昇。用藥。慎事。宣明正典刑事。
謹按。宗皇此疏。大意謂。法官逐客。用藥之故。俱脫服之。有無皆不國計。可謂老成。

二十八日辛未。御史馬達。劾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請正典刑。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略。今聽勸熊廷弼。揭禮科周希令。陳十二。要一場已事。二論相職。三斷詔旨。四別批答。五親典禮。六公賞罰。七彙奏疏。八宜和衷。九慎保舉。十飭京營。十一首成。閣邊。十二增廣武舉。

禮科李若珪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不聽。

吏部都察院。提出。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遞不遵承。成何國體。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先帝。幾凡言猶在耳。豈可愆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乎。尚書周嘉謀。李如華。都着。兩出視事。毋得演陳。有跡不效。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離。前至。惡諷。微詞。猶非入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忖。朕感。職。聞。爾部院。傳諭。大小各。

官協恭和衷共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經略熊廷弼交代疏曰蒙 天恩允放回籍聽勘又蒙 旨着令新
經臣袁應泰刻期到任營事而 臣可以交代行矣

給事惠世揚遇災陳言○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李希孔糾閣科疏
臣等謹將科察文者科臣毛士龍則有同舟共楫之請蓋臣方爰
所著照例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三疏廣明陰奸奸詐甲二疏推將
各選庸劣升職詳考選請罪狀不遺餘力但廢之謀總之從開遠
一事而起故存首無以見公許專于後
二疏成心攻擊可無錄以志雅厚之道

給事中趙時用奏為門戶宜急勸還空平屯田宜舉練兵宜精郊廟
宜躬侍德宜寒疏○尚書黃克纘奏略凡一切培養 聖躬嚴杜中
旨消異同之見遍師濟之風請臣言之已悉無俟 臣之廣陳多見吏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舉言官職空久任以責成効

謹按其最重且大者如吏部司官當以二年為滿一年主事二年
如東城御史當以一年為滿勿數月一更
如提學當以歲利考考不得乘便那移一考半考而輒議更
如城方尤當今急務所宜一體酌議
從者亟商見外此又不可不斟酌以共至當不易也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一防惟諉以責實職一明進退以彰大義一
狂請托以勵風節一慎起用以清朔常一速覆結以防壅蔽一禁套
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約考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
澄本源

澄本源

禮科周希令奏為疆場未靖急在練兵然必將得其人則練有實效
臣等謹將科察文者科臣毛士龍則有同舟共楫之請蓋臣方爰
所著照例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三疏廣明陰奸奸詐甲二疏推將
各選庸劣升職詳考選請罪狀不遺餘力但廢之謀總之從開遠
一事而起故存首無以見公許專于後
二疏成心攻擊可無錄以志雅厚之道

兩堂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一防嚴宮禁一壯維城保護
皇五第一慎內旨一謹票據一杜旁落一嚴部履一勵廉恥一接群
臣一論和衷一親講祀○盜竊承運庫給奉 聖旨這所奏實議
庫錢糧干係重大各當細看以防不虞如何十日巡看一次該庫職
守何在今被賊人盜挖祭罷疎虞之罪難辭王虎本日欠嚴本當重
治姑且不究姚汝等司禮監查明具奏賊人敢于禁內行竊大違
法紀東廠并律事衙門上緊嚴行訪拿務得獲被挖牆窟水溝該

監督時情理嚴固毋得仍前致有疎虞該衙知道

都給事魏應嘉奏為兩京軍配南軍挾憤毀謗燒毀公署事
戊辰御史方震攝借人才疏
謹按方御史此疏中如論才宜公器品宜用人宜當大議見大
周學臣
庚午都給事楊璉乞歸疏曰臣楚鄙堅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
年八月當 光宗初登大寶從膺老病之將臣痛念
先帝編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旦禍發于柔情不八日命
危于好堅猶毒復圖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
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 聖躬違和之繇一疏自分身官
宮殿捐盾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俯垂垂納特賜 宣召以一
介小臣微主知于病危委頓之時蒙特賜于大命彌留之臣且生

戊辰御史方震攝借人才疏

謹按方御史此疏中如論才宜公器品宜用人宜當大議見大

周學臣

庚午都給事楊璉乞歸疏曰臣楚鄙堅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

年八月當 光宗初登大寶從膺老病之將臣痛念

先帝編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旦禍發于柔情不八日命

危于好堅猶毒復圖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

<p>自詫為奇達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異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 <small>有定</small>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 移宮始末 <small>註</small>一派伏蒙 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 <small>直</small>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詳加以 <small>聖諭</small>聖諭諄諄備言 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見禮篤厚之次第 <small>皇上</small>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履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此則有大 <small>不安</small>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開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 <small>未聞</small>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滌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small>皇上</small>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 <small>繪綵</small>繪綵之褒過微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small>至德</small>至德之苦心及為誇翊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繼離出震之時</p>	<p>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 <small>御文</small>御文華敬受群臣萬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small>乾清</small>乾清宮祥瑞擁蔽之日捧 <small>皇上</small>皇上之右手者張維賢也捧 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 <small>後</small>後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號呼相應而已乃以憤爭之 <small>故</small>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懸單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為 <small>力</small>力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small>先帝</small>先帝三十餘日之深恩 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抗而 <small>聖諭</small>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 <small>乃</small>乃敢言手捧宸淵之日微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 <small>君父</small>君父之優慕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p>	<p>而真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省領可以仰報 <small>皇上</small>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次去一着而已矣以安社稷為悅臣兒童讀 <small>詩書</small>詩書仰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為諱者又况移宮始末 <small>了然</small>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忤有何疑 <small>阻</small>阻而决于求去也祇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航 <small>僻</small>僻之人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發諭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 <small>之</small>之福力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 恩綸披 上方之文綺賚 <small>兩</small>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 <small>君</small>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先犬馬卒 <small>填</small>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small>皇</small>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矣且可以歎能逢比于 <small>于</small>于當年遭遇之窮苦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主眷以柳 <small>榮</small>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 <small>廢</small>廢錫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醜賊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恩 <small>主</small>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夫人臣 <small>報</small>報至不同有以蓋官奉職為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位 <small>奉</small>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辨幾何或臣一去或者知止可以 <small>風</small>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 <small>此</small>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 <small>病</small>病請</p>	<p>皇上未罪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 <small>臣</small>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下無</p>
---	--	--	---

<p>而真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省領可以仰報 <small>皇上</small>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次去一着而已矣以安社稷為悅臣兒童讀 <small>詩書</small>詩書仰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為諱者又况移宮始末 <small>了然</small>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忤有何疑 <small>阻</small>阻而决于求去也祇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航 <small>僻</small>僻之人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發諭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 <small>之</small>之福力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 恩綸披 上方之文綺賚 <small>兩</small>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 <small>君</small>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先犬馬卒 <small>填</small>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small>皇</small>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矣且可以歎能逢比于 <small>于</small>于當年遭遇之窮苦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主眷以柳 <small>榮</small>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 <small>廢</small>廢錫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醜賊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恩 <small>主</small>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夫人臣 <small>報</small>報至不同有以蓋官奉職為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位 <small>奉</small>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辨幾何或臣一去或者知止可以 <small>風</small>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 <small>此</small>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 <small>病</small>病請</p>	<p>皇上未罪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 <small>臣</small>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下無</p>	<p>皇上未罪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 <small>臣</small>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下無</p>	<p>皇上未罪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 <small>臣</small>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下無</p>
--	---	---	---

窮而也除臣本科印信軍政拾遺訪異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
有外臣責本赴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山城外候旨伏乞

聖裁

幸未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彌寧

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三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屬

輔臣如游駕朕首簡實為清慎特用眷照何乃以微言求退屢諭不

遵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宗朝列聖簡用閣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

修明直諫不乏亦曾有如此抗阻否至于尚書嘉謨克績一事小嫌

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平何

必避就毀譽即刑部近以議獄備執奉旨不必疑慮又何因事發端

遂至互相傲效封印杜門連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 國朝量賞之後便為紛紛求去

之圖恣圖厚惠藐朕冲幼實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即百度

維新輔臣如游尚書嘉謨克績命管即出視事不得仍有濫陳朕又

覽科道各官重奏持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

愛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綱

紀朕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後

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

及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可使示各官務各滌

滯以圖清白一心恪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

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諭

聖朝實紀二十三卷終

二祖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二十四

溫陵 臣二 陳龍可 葉振 秀水 臣三 沈國元 鑒定

嘉宗恭皇帝

天啓元年 辛酉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辟臣朝

賀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祖宗列聖皆隆典學經筵日講具有常期經筵之禮重日講之地親

竝懋厥修用能開拓聰明恢張化理為太平令主也查得萬曆元年

皇初十正月初七日開講載在起居光耀史冊

皇上嗣基法 祖道貴積承但初八日享 太廟是日致齋 臣等謹

得本月十二日十六日俱吉伏乞

皇上于內殿用一日開講以後節假滿日續進講其經筵典禮已

具題于二月內舉行容 臣等具儀註擇日上 請奉

聖旨于十二日開日講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誥勅

初二日申時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安朝無陪臣

御史焦源濤明綱常疏欲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 御史潘雲翼

請留部科諸臣疏伏乞

皇上于臨御之日詳 鑒忠忱亟 賜召諭責家卿以開誠布公酬

塞輿望勿避私怨致妨登明領後之典責可冠以洗心滌慮弘鑒新

飲勿介私嫌致失忠 君愛國之 忱

初八日享大廟 上諭吏部曰朝覲大典朕方入行新政吏部民

道所奏俱依議行各安撫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公雅

以憑黜陟該部臨期仍加詢訪有不遵的即便指名奏

禮科李若瑛敬明職掌並明去 國之意恐勿主乘乾權歸閣官故

凡有章奏語當及此其為此輩所側目久矣近為輔臣大義不可留

一疏益為渠所痛心故借抄參為罪案而竟論言官此事前未聞新

安可長長之則西殿緝訪之故事也可為寒心科臣職司封駁至禮

議煩議簡議緩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 臣方欲條陳大體恭請

聖裁 御史馬逢臯乞 嚴勅會議以定 國是疏曰 伏覩科臣

楊池移 官始末一疏蒙忠直之褒 君恩大重一疏蒙不得輕率

自遂之 旨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 國之臣雖不若其名

旁觀之輩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何以明 國是何以

定一人之去就關係猶微千載之功罪未分不得不顯質于

君父之前也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昨歲禮臣孫

如游恭遇 孝端皇太后之變不行請 勅徑行札付計告中外誠

典禮之罪人也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廢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

太保廢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廢一子入監

皇極門豎柱遺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同知陳展呈有得日屬純陽
 有象也空清明不空陰晦日有暈已失常夫猶日經見耳至層層具
 常形狀實從來不經見者早職未習天文不敢妄擬休咎但遠左
 天兵屯集殲滅奴酋正在此時且兵馬單弱糧草隨乏恐不能得志
 亦在此時天以此象告恐不可不深為謀求耳
 軍海道何廷胤申文看得天象示異有兆必先變不慮生日光為巨
 近據回鄉口報奴酋自入春以來修理器械餵養馬匹其思逞于草
 青壯之日業有其兆矣况聞奴將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或畏
 我進兵為防守之策也或并力撫順為傾巢之策也彼以乏食而耳
 為孤注我以密勢而尚難出奇借火鴉于近邊未必委手謂家丁于
 九塞尚遠叩關象以三月欠糧之軍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
 如柴糧料之支持幾賣絲而糶穀牛車之搜索直竭澤而焚林萬一
 餉道中絕日不再食是奴與軍俱敵國內與外皆危機也本道受事
 月餘毫無裨補察形見影徒竊犯憂除痛加修省申飭城守核令道
 屬文武將吏嚴加戒備
 三法司會審楊錦李如楨等謀得楊錦李如楨所犯楊錦合依臨敵
 失機軍機者律李如楨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敵所獲重因而大
 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奉
 聖旨楊錦率軍謀李如楨謀細欺罔覆軍喪地貽禍至今罪狀甚
 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禮部上言二藩並建奉
 聖旨應王分封荆州乃 聖祖成命依議於見在傳城邊以先各
 宗養從工費浩煩該部酌議協濟毋致偏累一方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
 免親藩官馬 撫諭西虜 贈原任大學士于衡行秩廕○御史汪
 泗淪請 召選諍臣楊漣李若珪
 閏二月乙亥○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絲綸之出當平
 牽制之文當快 官府之法當一 政刑之明當速 保舉之法當
 嚴 巡撫之任當久 遺佚之材當收 起廢之法當核 補官之
 期當一 文卷之制宜嚴○御史江秉謙敬陳虛已奉公兩規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
 實錄
 風霾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異他上來震擊四圍占日有安
 風霾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異他上來震擊四圍占日有安
 諭內閣傳兵部 聖諭朕見今日偶然風塵大作心甚兢惕卿等可
 傳示兵部行文星使馬上差人傳與九邊總督撫鎮巡等官嚴加
 防備務保萬全毋得疎怠特諭卿等知之 命本兵速議復開切邊
 務重奏并申飭京城議察防範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簡戎政之任儲邊疆之才固山海之防設
 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遠宵探之役
 荆王助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貯之
 贈卹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戶部主事陳國鑄奏為祖孝格天乞
 恩俯懇聖功旌表更乞特嘉異行附入先賢祠未表章新治飭勵類
 風 上覽奏 命各司道府縣覈實以聞御史鄭宗周宗師鍾惺等

徐孝感三奇郡有實載孝子陳榮字希仁世居建州臨寧少失怙
 有狀孝養母督百藥莫遺母夕稽顙北辰祈禱復明似閉室中語救
 以舌舐火鬚忽開更十餘載永樂丙申建城大水漂沒廬舍無數榮
 與母異處各附一木隨流十里郡守夜夢神告以行幸天榮曰予何
 潮達洋母子相遇兩無恙也郡守驚訝所以孝行動天榮曰予何
 知孝惟一飲一食不敢忘母而已又鄰人失火延及母舍榮從外奔
 救哀號須臾反風滅火郡人以爲孝感所致疏上請如國錄奏
 聖旨命允建坊旌表從祀鄉賢現今八世孫金溪渡瀘國鑰科甲輝
 赫顯揚後世人以爲錫類之報云
 謹按孝廉也何言言其日月其神明之自適也至水不能
 忘一言不自孝乃所爲大榮之稱至其類之
 爲至孝此而不推其何以彰聖化而顯風教
 大風發初六日庚寅午時風從東南方其位上來昔歷故天占曰發
 一曰有雨則三日
 內有雨則三日
 陝西總督張帥鳴工科都給事章壽以除事請奏不一
 上曰鶴鳴廷推簡用又屢荐稱其勤由事已經彼處按臣勘明到部
 何不早復以滋多議章並下所司
 南寧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上嘉納之
 命南京諸司商賈冊庫房慎重圖籍司禮監勸結陵軍鼓譟始
 末奏上奉
 旨刑部送刑部擬罪李凌等首降有差刻尚忠既不知情始免究
 坐營李鳴雷辜任

慎慶慶○慎防衙門○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福承寧伯王昇新成
 伯各食祿千石○工部奉
 旨定陵寶頂照 永陵丈尺培築○起董應舉大理寺左丞
 遼東督署表應泰條上夷氛正熾應援太緩疏
 刑部主事萬燦止言乞朔刑清獄以弭天變○起孫璋南吏部尚書
 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倉部御史總理糧儲朱權南祭酒
 大學士劉一燝等奏言 慶陵關係匪輕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大臣與小臣之
 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腹裏與塞外之情隔其一理財
 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恩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於曆法立乘其
 精力未衰起用釐正
 謹按時雲路年已七十有三精力強健曾推算泰昌元
 御史謝文錦乞申飭經撫鍾道各邊臣深謀遠慮安戩西虜防禦東
 夷弁
 勅各省直有司愛養民力收拾人心至于練軍一事專責各分巡兵
 備道以消彘孽以戒不虞元氣固而神氣自張矣
 遼東巡撫薛國用奏劾失事諸將疏○兵科朱童蒙劾遼東事竣據
 實回奏
 薦異才○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逸民全國威
 獨異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超迥不願受職仗義滅賊功成
 奉身而退今將校署具于左

一營中勝算其袖中之，或主將出勝備出勝，或利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何地至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

一泥天陣，此陣排列八門，中央高築將臺，主將繪中羽扇，端坐臺上，運籌不用士卒，止用五人，手執五色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倘使敵人深入，其地九死無一生也。

一陰兵變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岳立。

一陽兵變陰，于兵卒聚集之地，而忽然絕無人影。

一火城，此守法也，不必深溝高壘，盡地而陣，敵人不能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盡成灰燼，十里之地，止用十人，十里百人，百里千人。

一五砲王攻，我中國所恃者火器，而庸之輕視，而攻乘其盡也。蓋火器未盡，則強既盡，則怯，此砲不用人力發引，攻打無休，晝夜不絕，此破庸之奇秘也。

一渡坑飛車，凡車之持重，抵敵止畏其坑陷也，此車有探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即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如履坦道。

一堅甲此戰陣，首一緊要事也，庸之所恃以侮我者，勁力健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庸者，火繩，然火之發有時，而盡而廢，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披重鎧，身無所恃，而屢戰屢非也，造此甲，有玄妙法，製度異常，輕而便，便而堅，即空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

一平地坑，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三十里可坑卒二十萬，一鋪帳懸釣，此陣法立營帳，以利誘敵，一來奔營，而亮其入我營。

中之人，俱身傷利刃，有死而無生也。

一練火牛練此牛，一牛可當百人。

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陷具，預伏地中，為阱甚深，外一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勢其足而進退不能，可活擒之。

一輪地陣，今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藏于中，而廣騎不能犯者，必持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有車輕而便利者，此可衝前而左而右，而後，虜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便，兩人可抬上，造火器，晝夜不絕，以攻敵陣，上設水帳，以防利矢，鈎鎖連環，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子毋，冲突敵陣，子去則毋顧，毋去則子顧，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敵人可俱成灰燼也。

一火帳，此于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此火帳，人在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如深入敵境，非此不能也。

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潛而伏，可飛而渡也。

一美女設餌，此計敵見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可擒也，時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職方考試，并呈科道，見在臆試外，為此具揭。

一都國憲裁冗員 一州縣應汰民兵 一省直應請結殺

一崇官督理屯種 一南都牧馬場地 一長江上下蘆州 一東南半壁海田 一腹裡衙所屯糧 一南非戶工閩廠 一省直房屋契稅 一督撫憲節軍餉

可焉。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飲。憐憫起。難經
 臣曰。秦不才。微尚方。懼。固。皆。以。身。許。按。臣。無。圖。外。費。尚。可。收。拾。
 餘。燼。焉。退。守。河。西。計。秦。必。且。不。朽。聞。各。門。弁。政。益。急。遂。天。復。分。城。
 守。至。西。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
 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屬。賊。不。屈。賊。之。守
 道。何。親。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
 上。之。數。臣。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比。晚。賊。苗。始。入。出。示。安。撫。百。姓
 令。二。叛。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別。頭。隨。順。當。是。時。諸。將
 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因。而。西。奔。三。岔
 南。至。海。土。而。賊。且。四。出。擄。掠。日。鋒。矢。拔。崖。盡。傾。綫。日。望。屋。無。烟。掠
 萬。死。而。出。一。生。也。二。寸。三。日。效。下。令。括。民。衣。實。室。得。留。九。件。中。人
 五。件。下。人。三。件。又。於。東。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五。六。日。驅。漢
 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擄。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
 多。縱。放。者。深。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降。民。造。冊。二。七。日。先。令
 西。兵。出。隸。潘。陽。二。萬。餘。人。至。二。八。日。遼。之。爲。商。賈。奴。者。四。五。萬
 人。又。籍。東。人。之。家。但。有。五。人。出。三。名。三。人。出。二。名。者。隨。營。給。視。賀
 世。醫。妻。子。二。十。九。日。復。殺。遼。人。之。狀。貌。可。疑。者。一。頭。目。坐。于。西。門
 點。而。殺。之。有。一。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成。因。持。刀。與。東。秋。殺。頭。目。連
 殺。三。四。人。其。諸。子。持。挺。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倉。皇。無。計。百。姓。聚。觀
 奔。出。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奴。後。命。其。子。領。眾。擄。掠。河
 漢。深。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講。順。而。人。民。已。先
 制。頭。待。矣。爾。東。山。嶺。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刺。頭。至。者。盡。殺。殺。之

兵部按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
 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洩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部便張掛。
 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風抱。鎗。箭。力。過。人。
 破。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着。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
 實。津。送。來。京。朕。皆。不。次。擢。用。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
 彈。壓。不。得。仍。前。牽。制。時。屢。蒙。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奏
 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仍。前。自
 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
 四月丁丑朔享
 大廟。○以李宗廷爲右食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監軍王化貞致
 摺。各。衙。門。○雲南道張新訓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
 湖廣道方震孫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臣等專疏另
 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前。道。恭。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宜。加。命。都。職。衙。令。其。便
 宣。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實。放。吏。部。同。嘉。謨
 遣。主。事。周。四。催。兵。山。西。宣。天。鑄。衣。指。揮。張。茂。中。往。通。州。天。津。萬。和。李
 性。宣。天。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謹。籌。及。時。之。劑。張
 慶。勢。以。詢。賊。膽。修。實。際。以。回。音。臣。俱。急。有。禪。于。遼。事。者。惟
 聖。湖。珠。擄。勅。前。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發。發。應。毋。得。互。分。彼
 此。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遭公侯飛報齊宋純臣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為國家安危關係山海關乞查請另行馳報修山

海城○叛臣黃衣伏誅

謹按黃衣原在通判奉經臣委收執于遼東府下死乃對願
同三僕送出招撫通判觀者如堵豈明以其身為拒又揚用而陰
德之也但衣曾列冠裳受 國厚恩還自賊所甘為首領焉
而授之職其往又為彰厥以追其從受惡惡聽欲舉河西之地拱手
而大快地方猶敢隨上匪自劫掠殺之異美中有言若少緩一日
恐人心愈惑內交巨測難欲殺之有不及殺已耳可為深誠之論
佛之

遼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旨遼城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倡為棄城陷虜之說公然投遞

印揭播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何賴高 看錦衣衛

差的當官旌旌辭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始著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

分別具奏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為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

贈恤先朝講臣焦鉉○命科道周舉等分管簡練

十五日行納吉禮○起李茂槍儀制即○兵部奏獲奸細奉

聖旨一體治罪○防西虜○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以主事耿

如祀協理職方唐善繼葉慶生督糧復本章起用課勇將領

王化

遼東巡撫新升經畧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

王化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

龍飛首科也○奴酋窺河○臺臣鄭秉修奏言路阻塞有可憂之漸

八日運糧厥之機察耳目之任起棄蔽之害開擅權之階來挑開之

雲成雷同之風啓執持之迷闕御過之路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遼東奏謀布衣張思任奏言目擊艱危疏

奉 聖旨張思任既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操用

命三法司熱審○防素商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

煊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住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聞警疾至

命司寇黃克纘督署及政協理東事

冊封王氏為良妃段氏為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

奏有差○礫大逆劉保于市

五月戊寅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君統天下以為家后輔一人而正內故大婚釋倫之

本風化所基聖人謹焉朕以坤齡嗣膺寶曆惟是宗祧重計夙夜祗

念茲者遵承 皇考詔命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祇告

天地宗廟於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冊立張氏以正中闈而奉

九廟帥六壺以式萬方茂開祚胤之祥不務邦家之慶布告中外咸

使聞知○諭免經筵 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

起十月初二日

各省興試福建簡討劉鍾英禮科汪慶伯四川禮部員外楊弘論大

理寺正梁建延廣東工部員外華福中書吳之仁廣西兵部郎中孫

刑部主事顧大章 命御史劉蘭寧河南道印管天察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御史畢佐周請太
發帑金以充邊用○陝西道李選請 嚴禁內操

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 先帝梓宮發引 命諸臣早竣陵工

祠劉綬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
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優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冊封宗藩○肅代益德魯周崇等府○巡撫王化貞為賊謀念迫
我備全處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邊急共保疆事

勅科道二員督發僅覓驛頭裝至邊地并發符銀百萬運付山海以
備買馬招兵撫虜之用

吏部邊 諭將原諭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為三元張修德魏應嘉
姚宗文 上曰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原

本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疎玩邊瀆相繼陷沒斷
送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恨可憫朕心日夜不寧故着查議處

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
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三三小臣當職情面更重大臣

任怨何得如是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都着降
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險險傾陷實為禍始本當重問始從輕革了

職為民當差示不叙用該部知道

從少司寇鄒元標請宥原任司馬石星于石正奇戾

官不獲諭稅項官將嚴禁後兵譁擾地方官亦不得疎玩開蒙○加贈沈整

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何爾丹等名表忠張銓崔秀潘何廷應祠名昭忠尤
世功陳夔祠名昭忠各加祭二壇○原任遼東巡按張總勇張道隆
上言親志未酬 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盡 國憤以復父仇

大學士何宗夏久閉辦事一
兩降自冬及春幾輔久旱 皇上官中處縹緲服 御門一

初百官同加修省夜半耳雨千里 恩慶輔臣劉一燝韓爌各一子
簡賢司丞并給新鈔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吏部尚
書詰命○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御史丘兆麟樞政料理宜新疏

浙江巡撫蘇茂相邊
詔舉遺直關忠貞以備起用卸錄○禮部編關試士之秋正彙傑觀
光之日釋奠孔子昭師道之尊預

初辟雍作人之訓于斯為盛寧可後時伏乞
皇上勅下本部行欽天監擇日及會同翰林院將合行禮儀擬議上
請舉行斯世斯文不勝幸甚

大學士朱國祿同知經筵○編試主考浙江編修錢謙益兩科兼
真江西編修周延儒戶科王繼曾湖廣開封府昌期工科朱重榮陝

西吏部主事唐順戶科王事趙嗣芳一
初九開館纂修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一

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典 禮部以辛酉屬 龍飛首科乞照隆
慶四年例加兩雍中額擬于血字號內順天暫加十五名應天五名

後不為例 兩科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徐應鑾徐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

聖人之速當議定... 聖母禮服之期朕率三宮躬詣南
 上諭內閣茲今二十三日恭遇 聖母禮服之期朕率三宮躬詣南
 城宣春宮几筵前行祭奠禮况路徑窄狹擁擠不便所有侍直圍子
 手等項免行扈衛文武百官俟朕還宮畢方進行禮卿等傳示各衙
 門遵行特諭
 廣東主考改工部主事魯櫻以時迫途遙請寬場期。停御史張捷
 係以劾輔臣才庸手辣也。降原任監軍高出一級胡嘉棟四級戴
 罪立功。禁抄傳私書揭。禮部侍郎周如盤纂修玉牒。戶部參
 定稽查錢糧法。廷杖違言為民原任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男
 生員盧懋升上言先臣首匡國本。覃恩追及遺忠懇乞
 聖明俯宏郵錄以風臣節以光泉壤。兵科酌議備援兵協濟驛
 通之法。原任長蘆運同五雲肇慎逆奴之猖獗敬陳破虜十策
 一曰定軍戰 一曰設地雷 一曰立通陣 一曰掘陷坑
 一曰毒河水 一曰用火攻 一曰用機車 一曰設伏兵
 一曰用陷板 一曰用夾攻
 南臺御史王允成論司寇黃克纘定鄭穩山盜內實一案生死不同
 又辨焦源溥正綱常一疏刺諍特甚
 原任刑科給事中已故王如聖男恩貢生王立極上言先臣回天計
 早忤旨罪危懇乞
 聖明考事核疏佈加 恤錄以光盛典以慰忠魂
 經見應廷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練副使佟卜年升

除派監軍命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夏軍前督蓋
 申嚴職馳之野凡借差到任愆期者計水程議處○順天監臨御史
 李凌雲吳應琦 兵科蔡應充條議武試及期宜清夙弊以釋其才
 請策論溫套當汰馬上武稅當較武經訓誠當明邊塞要營當講水
 戰攻擊當預慶陵工報竣。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于獄降為
 奉御外家閑住。降太監王安為淨軍看守南海子牆舖。南兵主
 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勳到京面
 恩 賜酒飯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部
 便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毋得疎
 虞。廢名臣海瑞子海晏入監。刑部侍郎鄒元標乞即行開幽之
 典疏
 初五日順天鄉試
 初六祭月夕壇○奠獻使駙馬侯拱宸萬燁 奉還使伯王天瑞○
 鎮江奇捷陝西產鹿麟 肇昌府會亭原用里關家婦家十二月初
 是日備備形文天成麟甲連叫數聲婦不知以馬任也擊之而死從
 其府守知馬麟擇地豎塚告禮
 麟之送以其事聞于 朝
 市馬宣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孫毓昌密餘鎮如舊○給奉
 聖夫人客氏改地二十頃。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
 關到任進奏謝疏中秋節 賜輔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降遷 莽元貞皇后梓宮欲稍差 慶陵故先于是日
 告啓仍 命輔臣朱國祚獲衛 命工部鑄衣衛等衙門平治

拜宮經過道塗 進呈祀册改於九月十五日舊為今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一子汪道春入監○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
 兵為主將王文龍升參將為裨或駐義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東
 山觀望進取
 奴襲金州 蔡思元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州
 大梁 詳以作
 二十二日 廟是日順天御試放榜鹿鳴宴改于九月十六日因
 襄事故皆務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
 驅條陳應行事務為八款
 一用確徒以鼓忠義之氣 一用韓宗功以收桑榆之功
 一用韓宗功以招四衛 一用魚皮達子以用間
 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子 一用朝鮮不可秋毫無犯
 一多齎兵餉以成犄角 一多齎火藥以備戰守
 二十五日 百官哭臨 恩善門外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 發引 提督護送 英國公
 張惟賢恭請 神位駙馬再 護送天小九卿科道等官朱純臣
 柳昌霖吳宗周郭欽孫之益包見捷王德完陳賜諒田爾耕公禹鄭
 璧王佐孟時芳楊東明薛貞邵輔忠趙一鑑周子愚陳爾李精白王
 守謙○題主天學士劉一燦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七日 梓宮至沙河○贈全大叙禮部右侍郎一子入監
 廢劉曰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九月壬午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地裂房血
 梓宮奉安陵殿○京城守禦定議
 謹按兵部議曰京師守禦未有不以練營兵為本計者臣等前次
 曾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兩道房壯練營新營
 之甲仗則科劉弘化欲西道洋練各營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
 道李良棟被按按兵之全數游厭翔常清營之替役南京廣東
 道王九欲改練練兵之節臣
 兵科給事蔡思充上言兵部尚書張鶴鳴等為廣寧軍機可乘慶寧
 兵機宜火疏○免湖廣災傷田租○申明諺政○顧江復陷○遼東
 巡撫王化自催請誣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上命該部催發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僅深秋大雪驟集宜亟
 發帑金 賜衣帛以恤 征東將士○遼東巡按方震濂請特旌血戰
 將張神武
 上命本兵議復
 謹按深源武溫祭之度變然之章第謂武中中之禍難者耳乃
 十八人亦知神武之必成而不肯清政則非奮不顧身其忠義
 字結更有足多者夫與之與直則同編一營惟以神武未知名
 之將而血沙場便登豆則二三大帥抽頭而策若知七尺之
 不知耿耿於懷悲憤欲成因兩輸之水以竭曹子之烈未必
 非此舉風驅之也
 是舉豈可似也
 經畧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
 十月癸未 初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吏科給事侯震賜上言
 絲綸千石為昭寵愛一將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祖聖疑○遼東獻俘 年屆七十之滿洲使費裁解分守鎮江善後
 聖祖聖疑○遼東獻俘 年屆七十之滿洲使費裁解分守鎮江善後
 聖祖聖疑○遼東獻俘 年屆七十之滿洲使費裁解分守鎮江善後

撤調協勳着會同該省撫按便安行事

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眾禦之攻與文德德死

之賊勢甚熾經提督與文知縣率眾禦之賊勢不能攻遂同賊于自

賊逼成都 吏科給事劉淑請遣公忠敏慎文臣一員駐劄邛州

細密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彼在事諸臣亦不敢不據

實以求底定之策也

石柱司秦良玉乞 優賜加恩以鼓忠義疏

廣東道董翼疏上八議 一議重臣 一議道府 一議城守

一議將帥 一議兵餉 一議防守 一議賞罰 一議賞格

一議刑罰 一議武職 一議文職 一議學政 一議軍機

一議刑部 一議兵部 一議工部 一議禮部 一議刑部

吏部尚書周嘉謀奏言老臣去 國身輕大馬戀

主情聖報陳四則以祈 聖鑒一曰願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 四曰愛恤人才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疏 築修玉牒禮部左侍

印郭鴻等 太僕少卿劉時俊督書川湖軍費軍事

陸揚琦劉慶先各一子入監 遺原任選撫李維翰

元輔葉向高疏請 定 屬二陵遺禁詩章

以左都御史魏國憲為吏部尚書郭元標為左都御史

賡原任大學士高傑少傑陸一子中書 贈諸臣郭正域太子少保

陸一子中書 賜蕭良有祭葬 兵部議劾前門守禦

天啓二年

天啓正月己初一日午時

正都聖極兩受銜在京文武官員及天下進表朝覲官等各具朝服

齊赴行禮考察天下諸司 起葉茂才大僕寺添註少卿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陸一子中書 遼東巡撫王化員謹述始末疏

經吳龍廷弼亦上言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

聖明亟如撫臣約乘米急進免使兵困不戰而怨併亟罷臣以正推

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禮科給事惠世揚請廣制額疏

遼撫王化貞揭明用虜之故 起孫君相光祿寺添注少卿 廢戚

太保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李天廟遺官朱紀臣吳汝微分

獻 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光西蜀加派 兵部奉

旨會議先該本部 題為遼事日危辨言日亂董陳會議根因懇乞

聖鑒以定國是以保危重事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燿稱以遼局不

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遼五要疏 一曰用短不用長 一曰

用難不如用精 二曰用多不如用少 一曰用禁不如用專 一

曰用備不如用新 河南道周邦基上內修議大意謂敵國外患每

朕怒答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其要尤在于宰相謀
有神之意焉○遼東巡撫王化貞以奴東臨河欲渡官軍撥命相持
登羅匪之鐵東可憐上疏請速發餉銀并補選用勝銀兩以保殘疆
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將才疏○協理京營戎政
兵部尚書黃克績條上京營急務○前遼總督王象乾馳報遼受
禮科惠世揚摘奏坊弊
謹按半面秋圖大可通折前京則有商如麟已經故中常事加附
其家傳不善便于作奸且察覺即對之親朋其對之友有指其
中切實不知得情與否又願天府中式第一百二名查起捕首
據數言其收注于劣仍于所坐抹者一字不異長安黃寶每口謂
臨時得此逐貨夜至德所稱騙其一百八十金以去據以此深受
二尺浙江第四十三名 錢千秋三場清美似不難從校高科唐
一請往局開節似亦無附 錢千秋三場清美似不難從校高科唐
二月丙午○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房考彭凌雲施鳳來李
孫震姜逢元孟紹虞李元韓日續錢龍錫羅翰義賀逢聖林鈞丁
乾學薛鳳翔蔡思克惠世揚周希令王洽耿如杞桂紹龍榜嗣昌
起馬五積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福遵義同知暫管府事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 駙馬王禹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戶科陳復義捐俸預買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撥濟○遼東巡按方震揚上言封疆
將已失守不容緩商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石庶子張傳克經筵講官儀制員外馬應坤補
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巡按方震揚上言
山海不可無外護急宜駐兵中前以為山海眼且
川師克復安岳樂至二將
四川參政王世仁報云撫臣朱燮元核臣薛敷文及諸道臣日夜籌
督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攻清曉營恢復安岳縣二十五夜
戰于倒流嶺斬賊首級十二顆二十六戰斬賊級四十五顆生擒
二名本日未時又戰斬首四十七顆生擒二十名二十七日賊眾萬餘
來到石橋禾溝舖大戰我兵斬賊一百八十二顆生擒千總二名二
十八日夜攻破營恢復樂至縣斬首級一百二十二顆各路兵集此已
委秦良至兵三千亦至約于正月十七日合戰總督大兵二萬五千
六百已到共計賊賊只在目前矣省城路尚未通按差一時難出臣
身到地方聞已真切不敢不報以寬
皇上面頰之憂○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劾疏
總兵楊茂基吳守德出鎮延綏等要
十三日吳守德于禮部 命侍郎周道登待元補葉向高翰翰助農

上以其為國憂民深泉之

禮部侍郎來宗道尤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為常

御史馬刑部尚書。袁崇煥為職方主事。贈清節名臣包見捷工

部尚書。川中兵變。以白兆慶為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

知分督神振營戰兵

舉經筵。搜訪將才。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恩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疏。行邊督畫太僕少卿何棟如揭

明經撫定案。開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奉

聖旨補職任在理忠勤功存國本既復原職伊子太朴尚寶司丞

應得。郵典着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淮直陳安危之介一疏

二月丁未。桂王第一子生。上疏請名。命撥福王庶子例行

命另推遠東經略。時已會推解經野矣連。在晉閣且修新于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津萊軍務陝西鎮興

初二日三更非門傾連響三聲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

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廢局

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有矣遂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

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

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為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讐之私臣以為務材

責之千里既鞭策漫加恐視嶮嶮之顛蹶又嚴勒緊扣直令蹶辭之

難前不行則以

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

以微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

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

特情也即使奴酋捐金反間亦難得此奸戾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羣臣必欲覆爾翻雲顛倒簸弄以人主為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聽臣隣中議論孰為直孰為邪孰為

國孰為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膚照者夫天下事決裂至此諸臣尚不同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

戶分門互相攻擊恐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耶鑿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談朝事一心以意

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之至

大學士朱國禎上言與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上曰與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今疆事未寧正需匡濟卿還你體朕

意即出佐理不必再陳○吏科候震賜疏論蔡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候震

賜不諳事體姑請外任以安輔臣○科盛與輔臣還體朕意邊旨供

事不必介意○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徵疏○經學王在晉防內應外疏

七日防內患 二日詰內奸 三日飭內備 四日嚴內衛

五日節內供 六日急內應

尚書司卿蒲朝薦實心息浮議疏

謹按此風十可憂七可怪五可駭

陝西雞異白鶴生

四月戊申朔三法司集中府會審

是日三法司會審

義府○沼澤賊降

起升張孔教李若珪楊捷

撰榜取傳冠探花陳仁錫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

一切要事務疏

一安邊民

一省煩言

一收人心

軫恤遼民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

吏科給事中今聽

初九日三法司

謹按是日三法司

旨會同二人龍

必無任札賚

願信內云

建刑部長非自明公不於抗

自如此反得罪于朝

明旨今不省

旨定奉朝王

原任經學今

議撫西虜

御史會理

賑恤之

南京太常寺

聖學三札

日定 聖志

日一 聖心

日明 聖德

王辰大雨雹

吏部題補沈

聖旨張振德

與他謚伊妻

而得 贈光祿

謹按振德蘇州

一文歸家

三日而賊

子振德

美等共切

共作苟且

此如一體此其狀風中之

都御史鄒元標奏為乾坤所以不與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五

宣速登信史 上命實錄據實開載

五月巳酉 陞任元聲光祿少卿○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

言今日治亂關頭明明指出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 一曰小臣忠

告宜盡 一曰內臣竊伺宜防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託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宜懲導滯修廢舉墜集野諫

而佐 廟筭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元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天

地為之否塞章奏血脈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為之痿痺 一曰立議

忌于煩瑣 一曰要議忌于瑣稜 一曰覆議忌于惟怯

定萬福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

看○兵科朱大典上疏時宜著疏

命暫停講筵○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

復諸言官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擬拾煩瑣無

補緩急姑示薄懲覽卿表開陳切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帥

眾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魏應嘉御史馮三

元振張德烈廷宣原以言亦事降訓今其言既驗併給事郭華亦因

遘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為輔弼元臣原嘉補勝不難轉圜卿宜即

出佐理表率百倍以後利速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誓可

否各求寬濟不得空言治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騰伏誅

謹按自登前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其書刻有西山草錄

此流播匪徒人心謀石不軌一時城流言突起附耳傾聽紛紛

其狀首程騰正法示眾與諸散人心復定不動舌色治朋朋之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西龍里安國困省城

山東妖賊倡亂攻西龍里趙彥發兵捕之○川師克復險關攻

過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奏曰逆賊樊龍盤據重慶扼險二即佛

圖二關窗父子虎視瀘州專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為天險莫敢誰何

茲官兵一集始破二即關賊膽已寒再烈佛圖關賊魄已奪以千萬

之眾直逼城下環而攻之則釜底遊魂繫頸可俟若渝城恢復即移

得勝之雄兵擊瀘州之逆酋勢如發策振落不著可知矣

恐青冊特工作何則當外解甚而後日奸弊百出子與即科議

星變 丙申年正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

六月庚戌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耶代第一慘忠疏曰臣聞人

臣事君以忘身忘家為極致 國家功臣以義忠盡義為大典故忠

義之臣即在勝國有賜褒嘉如唐之於堯君素宋之於韓通皆以其

抗節不屈事定之後 特詔顯揚凡以忠義為

國家命脈必命脈固而後 國祚長矧 本朝有異常慘忠累蒙

列聖軫念而所司未能極力表揚恐

皇上激勵節義之 朝奉行猶可後平則遼國之翰林院學士方孝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奏疏及各衙門講單之衆論証之當時情
會奏上疏慎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
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
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于 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衰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羗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
處趨 召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
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未英國
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足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乞保安急迫念皇憐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
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但
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九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輔
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弁候于 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
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
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寢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
綬等疏參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奏病去則失之太輕失
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
自白其心而弁其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心釋
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為法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

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
等子 皇考臨筆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聞者猶懼
阻臣等排 闕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謝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單人心洵始定臣
等相目視疎擁我獲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
文華殿先叩謝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躬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 選侍而使輒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住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

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撤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敷
然先為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撤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藥者也一旦
以紅丸輕進 希圖非望之福而 龍取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
誅乎虛即初行該省撫按官率領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
以正刑章若猶 聖濟殿提督大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察之時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紅丸文昇
何不詳察此藥真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請速禁何等慎重文
罪在左右乃寂無一言謹稟具奏身膺提督大監謂何文昇之罪及

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
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于 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衰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羗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
處趨 召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
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未英國
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足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乞保安急迫念皇憐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
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但
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九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輔
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弁候于 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
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
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寢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
綬等疏參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奏病去則失之太輕失
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
自白其心而弁其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心釋
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為法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

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
等子 皇考臨筆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聞者猶懼
阻臣等排 闕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謝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單人心洵始定臣
等相目視疎擁我獲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
文華殿先叩謝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躬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 選侍而使輒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住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

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撤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敷
然先為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撤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藥者也一旦
以紅丸輕進 希圖非望之福而 龍取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
誅乎虛即初行該省撫按官率領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
以正刑章若猶 聖濟殿提督大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察之時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紅丸文昇
何不詳察此藥真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請速禁何等慎重文
罪在左右乃寂無一言謹稟具奏身膺提督大監謂何文昇之罪及

上
 在可灼上矣法應 初選文昇于法司從重寃擬與可灼並正典刑
 是以三尺除二惡蕭法絕而公憤洩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
 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之心發憤
 慨之論臣等會各既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創于
 既往番警戒于將來臣等為
 國是為 國社計慮敢不從公而從實或况 史館已開實錄之成
 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焉昭然日星以俟之千秋萬禩
 而已毋庸臣等贊言為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曰 皇上遵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永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
 圖僥倖委慮重處舊輔方從吾稟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
 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和倭開詩教把持朝政實誠
 難設朕念 兩朝舊臣輔政放父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着
 該省撫按官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
 日今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
 不得牽纏情奏再生事端
 七月辛亥錄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衛運道時山東賊寇屢受鎮壓運河停即備
 川中逆酋投遞詭詞多滋費置劉時俊督臣張我續奏之
 上以時俊素受 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詭詞未可輕信著旨回
 籍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了事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以光 聖治疏

大常寺少卿高舉龍茶陳
 聖明教學之要立政治之本疏
 擇二十四日卯時冊封范氏為慧妃 命駙馬侯拱宸持節大學士
 兼同高捧冊○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
 聖旨毛文龍因擊佟養真於下年遂投陶即先處監軍總管毛文龍
 擊到劉一燾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
 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燾等身處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
 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旗密訪拿未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
 等官徇私賣法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盤教習庶吉士
 禮部請視學釋奠以信 王言
 謹按天曆元年六月內題請擬于八月初四舉行已因
 禮部在職 如祀尚未祀承更于來歲備吉幸學至是祀習
 復奏
 汪雨頌填山海邊垣官民應舍無算
 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發官窮邊水災堪憐情狀
 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邊人奉
 聖旨邊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關臣董應舉舉行招集經
 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徒驅逐出境終至失所其
 在雅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作何分擇一體矜恤餘俱如議
 行○聊陽巡撫楊述中上言警聞異擄來
 聖旨劉時俊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嚴審具奏該
 部知道

營軍糧餉即缺如趙尤國伐先蒙省吏士牛馬食月費十九萬七
 千三百六十二斛是也募人屯當年兵餉即足如韓重華營代非
 募人爲十五屯歲省度支錢二千萬裕是也臣以今年季夏視事
 去耕種之期已遠又蒙安插一件相耕地方不報地遠人不願屯
 不得已用石公符請買馬臺安子庄青苗熟地七千畝又盧同
 知差陳雲漢買四當口錦衣青苗熟地七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
 水災公符所買地收得高粱一千一百三十石四當口因陳雲漢
 口報無多值王鴻臚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六百餘石此二項及
 諸荒田召人開墾明歲收入必多至於水田臣近到天津歷何家
 園白塘口錢港辛庄羊馬頭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可農
 往日開河舊跡猶存可作水用甚多盧同知分與屯主開墾不及
 十一職惜其時之需屯甚急而地利之遺苗甚多也欲盡開之因
 問經歷趙鑑曰六處荒廢不久開之甚易請設六官督開一畝
 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
 舊河爲方不多其餘農糧牛種可以數計鑑老於農者也其人忠
 實可任屯因令光祿署水陸基善田督鄭千總張光宇等照井田
 法往丈之通計六處旁近約水旱田可二萬畝有奇即雙港白塘
 口辛庄一帶水田可八井旱田可二井只須挑濬舊河數尺明年
 萬石之糧可必也即令召人挑濬陸鄭諸人皆長事動力其行也
 不騎馬不乘船自備盤纏以往可與趙鑑等共事者其何家園專
 治數處則宋游擊承壽張恩忠等皆能任之職之管理始自天津
 天津兩非皆以趙鑑法開之千箱萬箱即在明秋但恐地方有司

不肯以 國家爲念 職勢不得行 直無可奈何耳 謹揭
 直隸巡按馬鳴起上馬政空耗已極疏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
 朝鮮國王李熙直陳懇請 証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兵毛文龍
 接伴院臣李聲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兵所送軍兵三百餘
 名回自湯站擒斬假達五十餘名生擒偽虜五名前來獻捷其達五
 名內有所供或稱滿浦通事以獲送金元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
 說皆是構陷我國之辭意者此胡撤爲生計以爲我國之人則副總
 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委極痛恨聞者不辨是非誤其邪說誠
 本國之不幸者今通官朴更生將此事情再三詳辨於副總兵則曰
 我之經緯已明於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因據該政府狀切照前項
 真達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凡言極是詳副總兵雖已知
 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訛不無遠近之惑合先具本備詳奏聞
 天明以辨誣枉等因且據此臣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家不容已
 之事也奴賊情無路調知或使小邦時時往來去年鄭中使之往
 探何瑞國之遇害胡書之投送無不奉知於副總兵豈有密地使人
 之事乎今者被擒之人詐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
 適所從穩城在於小邦威鏡道滿浦在於逸西平安道地方其間相
 去幾至千里係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說則
 尤誕妄所謂金元帥即指被虜人金景瑞也拘係賊營已經五載賊
 虜以此爲奇貨不肯遠放矣安有護送之事乎據此推之虛誣之狀
 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播磨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

此類也設使此言流之於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於人聽投符之說或入於

憲嚴之下伏願

聖明曲諒小邪被狂之情洞察聽屬奸邪之說將臣此疏天下該部

痛加辨析大釋疑不勝幸甚

朝辭國馳奏賊虜之凶猖益甚奉

聖旨據奏逃放情形該國擇德其見爾邦君臣忠節其一切同仇猶

肉制用倍天錄以冀滿服該部知道

十月甲寅川湖總督張我嶺上嚴條疏

備紅夷屬建撫按通籌前事兵部復請疏曰紅毛夷部落種殊不可

考萬曆三十三年實以兵船泊湖之彭湖島嶼奸民潘秀等實勾

引之六閱月揚帆而去何以生心而至于何以未飽而歸我不過憑

陸者者之生寸第蘭沈有容以美食饋之以耳言退之耳夷是役

未甚知有大利也然而機智頗開情形漸熾十數年大舟巨炮截

我商于交洲呂宋之間者殆無虛歲絲綿貨物悉為彼有而商亦

稍稍避之夷從海上無所獲遂欲如粵夷例住內地而與我為市

之算不得轉而之閩初尤泊十二艘于彭湖今且以三舟直入

嶼矣其欲愈奢其勢愈迫其船則前後左右俱裝巨炮一發十里

當之無不立碎我雖有利勿勿可與敵雖有銳兵勿可與戰倘或

僥倖一勝徒足厚彼勢而損中國之威無益也又聞夷舟高大堅

厚利深濶不利膠淺其人利水擊不利登岸食糧有限人數不多

久亦當自夫所患附近奸民誣其厚利食其高值私載食貨而與

之通而沿海諸將卒往往多不法受賄賣放以汛守之兵船成交

通之穴竅則閩之憂誠不在紅毛夷而在奸民又在奸民而在

汛守兵將也該撫按所稱嚴禁接濟不許寸板下海使其坐困而

又令鑄道諸臣提重兵駐近防禦使不得志于閩亦猶其不得志

于粵即不須却以善詞而數月之內未有不鼓棹逸去者也既經

會題前來相應後請合候 命下樓文該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給事薛大中請據著以光史典疏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葬廕一千本衛正千戶世襲○兵部請

旌義烈土司○贈彭象都督參事彭象周彭象胤彭天祐各

贈都司命事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請免

鄒城恢復元兇就擒巡撫趙左奏報濠州完局疏

皇上 勅兵部照例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十九日平東總兵楊蔭基塘報云照得賊首徐鴻

儒自野城登難鄒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荷撫按二院會

題督勦隨同兗東道徐從治於六月初九日發兵十一日恢復嶧

縣解鄒城曲阜之圍遂次師兗府七月初七日奉部院同監軍道

王從義徐從治督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剿平二夏店紀王城

嶧山等處巢穴種天津監軍道來斯行統領援兵七千員名至相

與復滕城平錫山救豐沛殺餘氛計大小三十餘戰俱經塘報訖

鄒滕屬父未下職自錫山旋師賊大怖賊首儒都督族五備地兵

二祖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二十五

熹宗愍皇帝

天啓三年 癸亥正月

更科陳照昌上言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重恤人才召選廉臣能德

陽侯廣勝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督餉巡按江日彩因援邊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委官竊效

按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臣與夫宰

執經署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

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之中而偏重於推官五養志武帥越組深

駭聽聞乞勅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薦則申飭文龍只宜練

兵乘隙掃蕩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奸人假

托以害文龍或有羅治之人借文龍自薦以誤文龍則速查其人正

法以清播奸之計使外國知

中朝有不可踰之紀綱而文官擬紀於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盡

職正所以愛文龍也

井直巡按倪應春上言盧龍為

神京第一咽喉永屬為畿東第一

因若謹摘目前關切事宜仰懇 睿覽切惟永平彈丸卽云外障夷

虜內拱 神京萬灶云屯百務蟠集著此土者力殫于急公皮骨幾

不能存官此地者識暗于當局網領茫不知問若者自民終日在水

火中誰肯實心拯救勝之安全乎何不惜遼事一懸乎遼之失非盡

天運然也軍民雜處民不勝活文武悠悠恬不加意于是民心潰軍

机失遼之土安得不失也遼失而永平危矣永平危而天下能安枕

哉然則安永平者正以安天下也臣政摘其大關切者為我

皇上陳之一議駟馳往時車馬二役計六局計銀共二萬二千九百

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如糧役不能支而逃且盡矣有司不善酌處逃

貧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通轉而偏舊之積憤者恣其所費

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真富一家

充之又振兩三家耐之一命再命一板再板富者幾家安得不貧哉

至于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開而駟路不既寒乎及訪之六局呈

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舊役

仍若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為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為

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解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

勒措乎借曰積役無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停酌處

當令彼稍得沾潤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肯不應募也則加工食

以募積役毋令偏累富民真有頃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永平六

部每年自有額銀自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兩矣不敷仍議河南山

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辦不至又加派一

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 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

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素越視而

漫不為應也何為軍餉一派今為駟馳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

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為永平駟馳之需不難而民

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平車馬之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

加派滋漏尾耳臣以為宜如考成法一切各駟協濟銀兩勒期解

給歲給聽本省撫按官該具 奏 祗候

皇上斥陟郵遞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照數支給。夫新餉廢費金錢。救百金。即以承屬加派之數。添入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永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郵費無涯。物之力有限。節浮清。務實。惟監司是賴。如見在填州道。臣即可立原任密云道。臣李養賢。查核牌票。料理錢糧。于馴不擾于民。不困口碑。載道芳規。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其遵制之所餘。弘矣。否則。鑄錄取而泥沙用。為用此道。臣為哉。一議。根草。夫根草。軍馬之命也。當事者可易視哉。况東事茫茫。蕩平日遠。物力有限。久用即窮。何不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分土已定。無田可屯。何如擇民間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間人。止知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幾不家事。視國為軍。焉圖承賴者哉。即求心計之長。

如督餉道錢士晉者。亦難屈指也。錢承平。郡災。慨然以米豆為己任。制前年未用之價。權買運于天津。于民不擾。于軍自裕。則真督餉者矣。第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運也。經撫憐災。即兼取隣封。亦臨渴掘井之計耳。使當秋初。即議採青。何至強災民。以不堪耶。雖名曰官價。非曰白取。民者然。物租賤。運每束所值幾何。而往來之費。不啻十倍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清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場。價比市貴。誰不熙熙。而多草者。爭赴于市。貧而無草者。且不難為販草之行。等官價耳。以官價迫民。則苦矣。以官價與民。則甘矣。唐陸贄公之議。若為今日而作者。做而行之。真可對奕。合採青利市。別議贖。草者。除是天降地湧。可耳。天地不能為我。而我不豫。耕甚至迫索于隆冬。沍寒之時。此軍民兩困之術也。一恤。臣私向司牧。此不者政。

事本簡而繁。廉及厚。今各官指搦十倍于昔。桂薪米珠。又數倍于昔。乃抽扣馬夫銀兩。濟發。每年以四十金計。夫府州縣正官。尚有別項經費。而各廳則仰事俯育。實式賴焉。而歲裁。並添張銀十二兩。至文移自行買辦。已屬不情。而近減。通制各官。既。要。官。交。萃。文。若。一。飽。無。時。重。祿。勤。士。此。何。地。何。特。而。令。碑。其。心。于。遠。復。奪。其。粟。于。遼。左。太。倉。得。之。何。加。毫。末。而。在。冷。署。失。之。奚。啻。百。萬。也。至于。督。餉。時。業。已。奉。勞。者。倍。常。工。食。不。加。而。反。扣。其。半。毋。乃。誨。之。盜。乎。臣。督。餉。時。業。已。奉。旨。通。行。搜。括。各。役。姑。為。權。宜。之。政。所。宜。先。行。抽。扣。以。恤。其。私。者。也。一。議。衙。役。我。疆。既。縮。則。山。海。自。當。雲。屯。矣。往。時。一。通。判。一。職。方。儘。足。勾。當。諸。大。吏。不。恒。住。札。也。今。文。武。星。聚。諸。事。草。創。武。將。添。設。然。軍。屬。各。充。其。用。不。勞。另。措。焉。者。至。經。畧。各。道。衙。治。新。開。各。有。應。用。人。役。供。使。我。間。却。與。武。之。役。軍。大。相。懸。殊。且。諸。臣。所。用。役。管。取。之。六。扇。更。番。往。來。道。相。望。也。工。食。不。充。役。咸。苦。之。六。扇。明。知。諸。役。之。苦。雖。欲。豐。其。工。食。鼓。其。易。使。獨。以。公。賦。有。限。用。難。旁。及。耳。添。衙。門。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其。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計。諸。役。所。費。料。不。甚。多。且。事。既。成。行。便。可。取。足。軍。餉。事。體。人。情。只。此。為。便。亦。安。地。方。之。道。也。一。議。鄉。兵。古。者。寓。兵。于。農。惟。農。不。擾。而。後。兵。乃。足。耳。唐。之。府。兵。尤。有。遺。意。今。民。與。兵。分。祗。知。募。兵。不。知。安。民。今。日。募。兵。明。日。加。稅。內。心。不。安。外。討。將。是。混。局。或。謂。募。兵。善。遊。群。然。起。鄉。兵。之。說。夫。鄉。兵。莫。可。練。也。禦。不。測。防。小。流。一。呼。立。應。豈。不。甚。便。然。民。累。極。矣。彼。且。朝。不。謀。夕。易。動。難。安。不。圖。所以。安。之。輒。迫。而。練。之。不。閉。門。而。走。亦。借。戈。而。亂。矣。是。練。兵。乃。所以。召。亂。也。安。之。亦。有。道。焉。永。平。距。賊。只。隔。壁。耳。人。心。久。已。震。盪。

曆河清兵餉之壞妙如公多能起而初受之余小子於月以疾
 三月之丑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救
 時之相伏乞 嚴勅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常與乾
 坤相為不毀議論悉平明之休賞詞合是非之公如此而臣受和衷
 之祿 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以禮部左侍郎印孟時考充 實錄副總裁
 四月丙寅貴州巡撫李德敬陳新撫救授之功
 戶科韓繼思議請 發帑五十萬以救危艱其便有五
 朝允之解刻期南行兩月即至較之歲月催征者此為最上急者
 一便也或用以補從前之缺之或蓄以待日之關領無一事不
 奏集無一人不蒙恩較之濫虛搜括者此最為實者二便也古有
 以投醪而鼓眾志者為愚自上出雖微必感况以五十萬之金錢
 傾自內府三軍有不咸泣而效必力乎是為鼓士氣之機捷莫妙
 於發帑三便也古以量沙而偽折教者使知軍有見糧敵自無
 敢犯况以 九重之一
 寵命實五十萬之金錢不以遠邇而忘
 優帥安酋有不風聞而通思乎見為夷勝之妙算莫捷於
 發帑四便也職非為了此不過五十萬 帑金可募五十萬
 帑金而盡舍諸臣之條議也以 帑金發在旦夕而極濟者通融
 者乃能陸續接濟不致敗乃公事
 皇上不愛 帑金而諸臣又何敢愛處之高餘乎是以一兩月見
 在者而連三五月以佐之征解又以五十萬金錢而合并數百萬

之奏處五便也
 戶科羅尚忠疏請 勅命輔臣編 建文年號追復 位號並復
 廟祀并贈陸祀諡仗節死事陳應景清黃觀黃鉞王良燾劉練子寧
 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孝忠貞者令從祀本廟庶
 聖朝無缺典萬世有信史矣
 陳迪南直人 建文間為禮部尚書 文皇帝 登極 召迪書問
 迪不屈與于鳳山丹山等六人全日就俘割鳳等鼻舌食迪仍
 不服俱凌遲死妻管氏合門縊死遺孤呱呱五月鄰姓誘氏從濟
 中潛出之至八歲事 遭戍產乘縣示禁未幾
 某清當 文皇帝登極方孝孺等死清獨委蛇時朝人疑之一日早
 朝清解衣入先是星者奏紅星觸 帝座甚急清獨看絳衣收之
 得所裁劍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爽迫見又族其家人
 殿廷為厲又藉其鄉瓜葛抄沒村里為墟
 黃勸南直人 洪武間中三元 建文間為禮部侍郎中靖難師
 渡江觀奉 詔上游家人自 京奔至言其妻翁氏與二女被執
 翁氏携一女投淮清橋下死家屬十人盡投水死觀北向再拜曰
 臣不能報陛下矣投羅漢外藉其家并避如黨
 書賊常熟入 建文間為給事中以外艱避蘇州知府劾著其激督
 當一面靖難兵勸善總蘇松嘉興五郡兵勸王不克善虎飲絕食
 慟哭曰吾與善同受
 國恩善死吾獨生乎遂奔入水死
 陳子寧江西人 建文間為御史大夫 文皇帝 登極傳至關

方及... 語不通 文皇帝... 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又九族成漢方者數百人

王良 建文間為浙江按察使 文皇帝 登極 召良良集眾司 諸印私第躊躇未决妻問其故我分應死未知處汝耳妻曰子為 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抱其子如廁至滂投池外良舉火台室自 焚并諸印亦焚 上怒徒其家屬於邊

鐵鉉先為山東參議阻兵東昌 文皇帝還 駕北平後為兵部尚 書至 上登極尚擁殘兵駐 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不 可得割其耳鼻竟不顧勞碎其體至死子福安戊 陳思賢為漳州府學教授靖難 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 遂堅卧不出遂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班趙君默曾廷端巨賢

即明倫堂為 君位哭臨如禮郡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不屈死 御史彭鯤化謹陳時務切要八事欲收人心先減加派欲足民財要 嚴稽核欲示激勸在明賞罰欲用人才當崇恬選欲省議調當息紛 囂欲師成事須省煩文欲與吏治要嚴官評欲計戰守要擇勇將 廣西道宋師襄諱陳 審勢駁臣竊要疏

五月丁卯御史吳莊請舉視學 大典疏 趙復遵義建安學軍妻子部眾來降 朝鮮國王李暉為其任李綜所篡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篡逆疏

大儀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串峻進呈列名冊并請存遠一學以示 不忘三韓之志

謹按... 建文...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焉之主持乃分猷共濟則 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撫之績非其人立見頹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庸眾掉臂而不 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也 羅平沙賊作亂塞南巡撫開洪學發兵平之羅平改土為州在萬曆 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囚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 見官府於是設立糧差議以漢人領之欲戶爾時建置上下 守法猶覺相安寸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派派一項以 剋剝羸民而欺戶又指一科十奪其馬牛塲折其田土各夷始

永寧大捷四月十五日李總鎮於十三夜密命泰國倭等兵潛至永 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日本鎮同參將楊應岳等督陣軍官居敬等百餘 騎兵四五千人一齊殺至城下賊出四門堵截見勢將潰將房屋亂 燒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周邦泰接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沖 大西門出除投降降二萬跳城懸水死者無計城中烟燭薰天逆酋父 子合營列在江崖上本鎮札於江崖對面高山上投降多人本鎮親 審有夫與父母者還其父母仍命外出人民札一山頭不許在營混 亂切恩永寧之賊兵已散大半本鎮必欲生擒逆酋以報 國恩 貴州巡撫王三善策平賊夫計疏

御史彭鯤化上朝鮮變出不意空嚴山海之防疏 六月戊辰御史王崇欽奏為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焉之主持乃分猷共濟則 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撫之績非其人立見頹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庸眾掉臂而不 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也 羅平沙賊作亂塞南巡撫開洪學發兵平之羅平改土為州在萬曆 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囚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 見官府於是設立糧差議以漢人領之欲戶爾時建置上下 守法猶覺相安寸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派派一項以 剋剝羸民而欺戶又指一科十奪其馬牛塲折其田土各夷始

六月戊辰御史王崇欽奏為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焉之主持乃分猷共濟則 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撫之績非其人立見頹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庸眾掉臂而不 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也 羅平沙賊作亂塞南巡撫開洪學發兵平之羅平改土為州在萬曆 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囚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 見官府於是設立糧差議以漢人領之欲戶爾時建置上下 守法猶覺相安寸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派派一項以 剋剝羸民而欺戶又指一科十奪其馬牛塲折其田土各夷始

六月戊辰御史王崇欽奏為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焉之主持乃分猷共濟則 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撫之績非其人立見頹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庸眾掉臂而不 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也 羅平沙賊作亂塞南巡撫開洪學發兵平之羅平改土為州在萬曆 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囚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 見官府於是設立糧差議以漢人領之欲戶爾時建置上下 守法猶覺相安寸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派派一項以 剋剝羸民而欺戶又指一科十奪其馬牛塲折其田土各夷始

六月戊辰御史王崇欽奏為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焉之主持乃分猷共濟則 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撫之績非其人立見頹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庸眾掉臂而不 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也 羅平沙賊作亂塞南巡撫開洪學發兵平之羅平改土為州在萬曆 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囚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 見官府於是設立糧差議以漢人領之欲戶爾時建置上下 守法猶覺相安寸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派派一項以 剋剝羸民而欺戶又指一科十奪其馬牛塲折其田土各夷始

六月戊辰御史王崇欽奏為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焉之主持乃分猷共濟則 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撫之績非其人立見頹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庸眾掉臂而不 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也 羅平沙賊作亂塞南巡撫開洪學發兵平之羅平改土為州在萬曆 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囚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 見官府於是設立糧差議以漢人領之欲戶爾時建置上下 守法猶覺相安寸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派派一項以 剋剝羸民而欺戶又指一科十奪其馬牛塲折其田土各夷始

然喪其樂生之心。遂動負值天啓二年。東烏雲優處。劫擄番盜。叛首謝軒乘而用之。遂以九月率眾攻城。幸官兵大集團城。七月而解。然二十四營土酋。願逆者半。賊不過七八千人。使能隨解散之時。窮亂之自肅。加處分。仰漢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備雖在。近而左在。遠內。不遇護衛。

驚不輕出。設此何用。宜以內操之費。操練營兵。以守京師。更練團兵。以守山海關門戶。乃所以固堂與也。

七月己巳。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川師進勤。險回破蘭州。并獲偽官。偽勅。再報捷音。

八月庚午。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雙翼獻俘。督來巡撫。實可立。偵報逆奴內潰情形。三年二月內。復州僑總兵劉

典。神印。變。效。友。正。內。應。使。金。庭。冠。蓋。密。稟。求。登。撫。免。死。加。御。牌。票。登。撫。以。因。間。計。給。與。之。命。總。兵。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訖。四。月。內。賊。見。登。兵。北。來。毛。帥。之。兵。又。交。相。接。應。疑。其。攻。襲。將。金。州。沿。海。兵。民。舉。報。復。州。及。劉。愛。塔。又。差。張。應。科。捕。約。獻。城。東。船。接。應。大。抵。言。七。月。來。歸。也。五。月。登。兵。與。偽。帥。布。置。相。應。六。月。續。有。復。州。劉。愛。塔。穆。允。文。并。金。州。生。孫。應。武。王。國。位。等。聚。各。差。人。同。原。營。哨。探。回。鄉。高。應。等。仍。通。款。訂。期。已。會。議。于。六。月。二。十。五。夜。先。取。復。州。河。令。高。飛。約。定。受。塔。不。意。有。復。州。備。衛。王。丙。令。兼。愛。塔。且。揭。怒。奴。將。王。丙。縛。去。丙。仇。口。首。受。塔。內。應。情。事。懸。奴。發。兵。三。萬。圍。復。州。將。愛。塔。等。去。其。復。州。居。民。勸。殺。不。盡。者。往。北。去。并。將。東。臺。一。城。男。婦。盡。驅。北。行。南。衛。四。百。里。營。腹。之。地。奴。

一巨乘之開奴已將劉興仁王丙斬訖心腹潰而羽勢諸為。當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九月辛未麻半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平遼將兵毛文龍奏請浦昌城之捷。龍據敵首。立破。蓋。以。所。為。戰。心。志。甚。勇。進。至。沙。嘴。等。處。其。後。五。日。到。若。文。龍。乘。之。前。自。偵。探。回。報。奴。賊。有。西。鬼。之。期。以。乃。非。從。上。賊。賊。心。不。至。疲。困。故。特。方。舉。分。搜。諸。將。兵。分。五。路。而。文。龍。親。為。督。率。計。我。敵。隊。彼。必。傳。報。奴。日。就。全。軍。內。隨。而。進。三。鼓。空。營。以。賊。登。營。以。擊。敵。以。刺。其。時。日。後。令。社。黃。相。執。五。中。砲。水。站。等。賊。復。擊。以。擊。回。報。所。必。至。宜。知。其。賊。營。于。空。營。火。砲。復。擊。于。自。相。防。紅。夷。間。擲。南。君。益。塘。報。云。看。得。夷。情。及。復。既。經。投。款。復。皆。上。據。彭。湖。北。港。往。恐。宣。諭。實。為。無。益。其。停。泊。風。櫃。仔。乃。彭。湖。信。地。此。外。若。啣。峽。白。坑。東。校。南。頭。右。雷。洪。嶼。沙。洲。甲。洲。等。處。皆。瀟。泉。內。地。亦。賊。于。任。情。出。入。矣。每。稱。撥。船。往。日。本。既。明。示。我。以。勾。倭。之。意。而。巨。寇。如。李。且。輩。文。陰。載。以。為。內。向。之。媒。彼。夷。盤。踞。日。久。變。詐。百。出。要。挾。不。已。必。至。任。選。除。行。該。道。查。審。逃。回。商。稍。以。杜。奸。細。仍。檄。巡。海。各。道。選。募。練。兵。倍。加。提。防。俟。兵。力。稍。克。相。机。進。剿。

按彭湖為浙直潮惠總要之路匪出關圍中自金中丞初議力守此地關二十餘年不受倭害浙直諸處陸受其福不知何時撤守竟至今日倭夷披猖迺爾。十月壬申兵部陳良訓兵官啟宜脩疏。聖嗣誕生金國公張繼賢奏告。南郊伯張繼賢奏告。非如輪馬候候震祭告。社稷祭畢百官慶禮。

平遠總兵毛文龍上言海外兵民日急亟請女餉
上命給漕糧十萬石其招商等事悉與議覆
加屯政卿董應舉巡撫之職以重事權也

謹按時子無輪轉朝夕出入長安右門相輔長叔家
上懲其非法命該部亦嚴管等官充治
免河南進貢圍屏○速登撫陶朗先

閏十月壬申遼東巡撫張鳳翼以開外遼民漸廣陳賑恤消癘大
計疏○吏部議遼東官舍襲替例三韓淪亡二十五衛之官舍死亡
實伏者十之六七其渡海奔關者尚存三四其祖宗汗馬之勞非
有罪犯一旦斬焉而不得襲心實傷之事出非常委宜從權勿執
邦政條例責其疏劾劄冊籍諸項是時查得史正道張堯年王

邪三名已有的據補給號紙路問禮陳守祖陳所問湯啓武陳耀
武五名雖有可據所供錯亂羅英蘇鍾汝達劉文炳應時崔應選鄭
天重史洪訓于煥黃煥武等雖有自供宗圖家口稱據俱暫准給
執照咨送督撫衙門食總族遠舍名糧若能立功再加升賞俟遼
平之日准其據執照告贖誓約自天啓三年十月以前人文到部
者照此施行以後凡有違舍告贖者俱從遼道查撫衙門告詳查
覈無碍方為起送本部詳查施行蓋恐奸生意外串買宗圖一張
紙易一世官濫觴之弊所當預為之防耳

更部接出 聖諭朕賴
皇妣慈佑延育皇子實深感慶茲特推恩皇親太子太保新城伯王
升着推封新城侯伊男錦衣衛指揮食奉王國典升指揮同知伊孫

聖圖奏并鋪衣衛正千戶俱給典應得詔命該部知道
藩封舊紀范氏為 皇貴妃

更部又接出
初除朕以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忠勤懋著宜特加恩示酬元輔向高
加上柱國兼文尚書傳履一千與做中書舍人宗彥宗宗各加少保
兼太子太師固損兼謙延禧各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履一子入監讀
書廣微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履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初照御
給與典應得詔命如勅奉行

原馬何捷報
原馬何捷報在江東如前制與俱在個中故馬安數毛文龍俱知領
官女一萬五千分賜賞與決決新舊馬與實有差
牛馬大捷時探殺擒畜動文龍調水陸官三萬泰二十日糧禁程而
進分爲三敵奮力追殺斬敵二百三十有新生擒四人獲馬九十
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

御史周宗建謹列保養天瑞以佐銓政以迓吉祥疏
湖廣牛妖豕怪辰州阮陵縣民家特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當即剖
殺一心三腎又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嘴猪身人腿隻眼
陝西怪鼠以縣民入山刈割忽見長尾大鼠一羣在地剪食穀豆打
獲一鼠狀若捕雞之狸長一尺八寸湖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
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四后爪五尾細長其色若虎尾甚豐
大人逐之其去甚速亦覺能飛特不高耳剖其腹約有升黍
十月癸酉吏部尚書趙南星再剖良心疏曰

舊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賭士習之不端曉民心之日感陳制

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于在位者多所
讓切而為科臣所參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為考功司前中以會察得罪去
蒙 陛下復起之存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為私及適

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儉職因循苟且以至今
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若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

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事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
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陛下之 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為竭智力于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為

社稷養生而已

成李可灼

上以川貴揭巢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叙于是朱燦元加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提督楊述中升俸一級仍俟推用王三善

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薛貞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

論候桐林宰楊松年俱候升京堂戴燦升二級閔夢得王世仁李仙

品赫奕陳龍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穆國維陳堯言向日升徐清揚

世賞各升一級周著楊杰程立志克准各起用楊杰程立志克仍加
升一級餘俟平賊另叙

平遠總兵王文龍報牛毛再捷 是時偵得賊巢欲集兵燒河文龍即
率隊伏斬 賊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悉兵卒擒
獲賊首有差
西賊合兵窺我邊丞 許蘭殿等率騎前擊賊賊心大懼備守心驚
告城而水面安賊復取兵全謀一窺邊義一覽

雲南巡撫閔洪學 疏方已竭疏
十二月甲戌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

川貴總督張我續奏先以楊述中代之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邊化事○吳亮陞南陽封即

平遠總兵王文龍為之酌安危孰重者費孰廉謹
請足餉以完糧粟事

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

韓宗公係原任副總兵同伊男韓三至登萊州作客代奴酋來京
探路聞山海關有兵馬緊守難以奔入要圖舉口運緝在正月內

起馬大舉李永芳為總領奴之第四子俱來奴兒哈赤坐老營兵

馬十五萬來京犯槍令同達首一人進京宗功在張家灣潛住探

聽消息巡視西城御史崔奇觀訪的獲之審釋宗功叛將也原與

逆犯劉保通謀數往來京為李永芳之心腹為逆奴之間諜又查

職同官梁之棟捉獲劉保奸細案內開載劉保子劉于前供伊父

寫卷李永芳書內開韓宗功至已知事體受當之啓又有韓宗功

率火內應之說罪惡通天昭昭可考今劉保等已誅宗功脫逃漏

網應其藉奴酋為東主終無受首之期矣不謂巨胆包天敢再來

作奴奸細也差兵牌于通濶奪得宗功并伊子韓板柱直達于

賊後十五日... 天討名在鬼錄... 其行踪潛入... 達于董成... 駭愕蓋其... 共忿者也
 天啓四年甲子
 正月乙亥王師進... 燭監軍道... 安位焚大方...
 獲逆首... 李廷王承恩... 以黃立極...
 盜股長與縣... 廣德長與... 族人十二... 令諒於正... 羣起逐之... 惟強盜皆... 折肋楚足...

御蘇州同知楊美職... 謹按... 御史楊建烈... 御史李應升... 呼救而通... 之患三曰... 和氣主而... 黃之劑投... 柳臣猶有... 皇上 聖... 摩知之不...
 神明之不日... 難左圖右... 出入起居... 氣如神賞... 小人之患... 為一身何... 謹按此說... 御史張續... 已將望其... 羣強盜而...

人主無垂滯之德意而萬姓無抑鬱之隱情也

謹按 雖有微乎其言之也至

獲妖首王好賢山東邪教之熾也實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森家深州

以救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招人令人聞異香皆願歸附稱為聞香

教主遠近響應俄而森死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購募邊塞勇壯之士

謀反益急而景州于弘志山東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啓三年八月

中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後辭運好賢為薊州差官所

賣得以拒捕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為楊州緝役所獲

本承絕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

二十餘年按籍而數專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更遲數日吾橫行天

下孰敢樓吾者景州一收劍而好賢竄逸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

者矣由此觀之使妖輩之不速其慮可勝言哉

謹按 人有邪心必有邪物以誘之雖妖狐之類已為之

二月禮臣請舉論 祀典 乞之

御史俞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關畧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

相符入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

謹按 痛言時弊非留心即果者

江西巡按田珍破察吏積案疏

合優議補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然請定更得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謹按 以清查其項者前按數稅之他民間田房稅與每兩兩集

刑科解學龍飭玩愒食疏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遠總兵毛文龍其詳

是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

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陣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

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真正建虜臣隨當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

有差令中軍官集將士于衙門外三砲三響用綵亭送各員役於

所臣時在遠道適春官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虜

各員與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

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

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收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集

酋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擄其巢世人異觀望惴惴於自守

不能者猶以為可掬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歎

是者愧死無地臣讀其疏輒為東向再拜隨寄金符以見慰勞之意

又臣延壽請于東謀回具述文龍有謀為賊所發而虜人鐵信其

刑科解學龍飭玩愒食疏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遠總兵毛文龍其詳

是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

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陣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

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真正建虜臣隨當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

有差令中軍官集將士于衙門外三砲三響用綵亭送各員役於

所臣時在遠道適春官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虜

各員與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

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

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收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集

酋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擄其巢世人異觀望惴惴於自守

不能者猶以為可掬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歎

是者愧死無地臣讀其疏輒為東向再拜隨寄金符以見慰勞之意

又臣延壽請于東謀回具述文龍有謀為賊所發而虜人鐵信其

刑科解學龍飭玩愒食疏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遠總兵毛文龍其詳

謀主私近亦近來言其事則文龍之勝智無日不在賊巢之外顧操之而不能深則彼之堅有若數四樓之而不能入則我之計且窮矣惟大兵相機而入方可殄滅而又龍所議請之餉向未一有夫邊人之相蒙也上以實求之下常以虛應之况予之以虛者責之以實效上不能以虛為實而下又何能以實應虛即知文龍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乞餉則信其非虛而其難此等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英雄任事之心蓋鴟突做事無有了期且有不可言者臣請將防兩岸不防非岸東江作虛應不作實應似密而疎似若而實如糜理有表核之不入終不關痛癢究竟且漏漏費且不賞伏乞 皇上 勅該部查照有功員從照例陞賞其所請錢糧動令給發實全藉藉藉臣核其無日功不為移其虛飾不必問其實令孤懸異域之臣捐身為國大聲疾呼而不一應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閣部

上第二女生

上感風寒命醫視藥國臣奏問 萬安賜銀幣

三月樞臣請聖推前游總督

謹按者臣王象中告歸後代而歸其人無補保承宗嗣不繼而歸以一身任千里之封疆每太亦步且皆臣部臣等而歸也

臣等相為兵部左侍郎漢中王為尚書司少卿

秋關在運使臣請將賊匪

上曰看與大典雲南京官王考仍早與賊匪雲貴州不得停科暫禁王

午前例應御史便宜行

謹按科舉大中以前則州縣皆有

大學士孫承宗再邊雲疏曰臣于視部時曾見捕獲奸細紛紛告

而在起經夏者捕皆巡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皆經略之人此豈奸

細分曹而應抑皆巡撫之人而捕罔不招辭獄要口口為真甚至皆

而之孤兒立殺受實刀之殘卒以貽相獲即如近日刑部咨稱臣

傳稱要殺王喇嘛奸細蓋成俊從羅城寄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

喇嘛日在關城原為尚書張經世從宣鎮招來而會臣用之故每

見臣時有實懇何會要殺何會在逃大約及側之窺伺豈盡無因而

番快之獲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商賈者之親戚極欲招焉察

屬可借為間更可因間用間誠知城中陷者皆厚已種又見脫身

來者流離運甚至其據有家口樓欄歲時方且中懷痛楚乃更迫以

條鞭死豈擇首提或走險誠念陷身于外者未必盡是甘心而脫身

于中者豈其願為惡黨無奈衣冠大列尚以苟全宜藉藉庸流盡賣

廉概况東省之瘡痍未定或併生心遼西之禍泊南安時為警骨而

大姓流離落中原日繞三匝之樹人插未定之魂垂藥而往靡室

靡家既苦窮窮擄質而相親相傍動遭奇禍幸惟中土狡豪居奇踪

劫抑且同來流犯相告要挾兼作客他鄉舉自有山河之異遼陽西

劫投足肯射虎之義臣抵關即嚴海發子漢登嚴越員于山海并行

海海都邑不特私買槍費下海向來自備資本信官批上納者發行

嚴禁蓋法嚴于防而未敢聚奇于機。且自揚文通蓋州而陷瀋之
 民心日動自劉興通歸瀋而殘暴之賊殺日煩我方開一面之網
 借賊之殺機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甚羅織之條失我之寬政以斷
 歸來之路誠恐逃難中原者尚以為叛卒之灰萬人徒知張元吳受
 之賊人焉可防也不知野外大都之遺殺亦有機也。臣敢謂已誅者
 焉枉而謂法當慎其將來。臣敢謂立防者可疎而謂刑無濫于無辜
 且令關外十六萬兵民一聞說言驚奔不定。臣與諸臣仰宣德威日
 在約東日在拊摩遂且怡然安輯伏乞
 皇上酌察人心。勅所司調濟寬嚴無以違民之在苦而謹于防無
 以流民之可虞而苛于誅庶幾臣仰
 天恩之浩蕩以安集此離俯乘困迫之繼以殄殲醜類矣。

吏部尚書趙爾巽謹奉乞恩乞選

杭州兵變正月十七日夜陸生員家開宴張燈火起延燒有聞計兩
 生與槍火各兵角鬪衆生員及市民遂入接待寺與把總爲難而把
 總舉銳爲號各兵雲集執生員而誅之抗嚴道將生員打責焉候以
 謝亂兵而九營兵心憤憤不平猶拆毀錢唐門外以地更樓十座矣
 有一營楊把總出示約束營兵不許與戰而各兵手縛本弁還營然
 之高竿開弓較矢欲擊之而后快兩游擊跪拜求之得免今楊把總
 且革退矣似此亂象西湖一片地幾同戰場矣此即東之奴酋西南
 之安者也需用此兵爲哉

貴州巡按使何煥駁事竣陳實安邊荒涼
 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 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 一在核田畝以

定賦額 一在養完和以應弊政 一在增佐令以善分理
 刑科沈惟炳時事百無一特疏曰臣選署後應有人告之章以廣
 聖澤而重浦公車幾無剩語即
 皇上未必盡行其言而言已盡矣第一年來東非之絳營未傳西南
 之兵氣略振便以爲太平無事作燕雀處堂之安而一旦黔禍再張
 撫臣被虜風塵地驚駭三精天道恒賜月食再告而又值
 聖躬違豫靜攝幾朝則人心皇皇遂不無憂君憂國之臣屢于中而
 不釋者夫以
 皇上才然孤立於上而內廷無可恃也諸臣息緩從於下而外
 廷無可恃也戎事倏倏相蒙於各邊而長城無可恃也百姓剝肉醫
 瘡于節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微天之幸

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屠薪之安諸臣乃得以功名富貴粧
 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奴不悔禍虜且敗盟不知此時家居何時以無
 恐則君臣交徵轉念微桑尚可不爲汲汲也哉如節起居省侍御
 約恩賞親正人還逐臣簡名碩俾內操慎 中旨諸事此皆諸臣所
 已言 宸聽所言

堯舜之君必有次第求納之日斷不至以規爲璣所慮者
 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挑亂於在旁時亦獲之苦衷或擗藩於賊類
 陰虜有伏莽之戎陽德受駭禱之屏至如諸臣各勤其職共白乃心
 以對
 聖明之主則有心者應知自效無後無前竭誠竭瘁矣

陸忠賢第任一人錦衣百戶賜銀鈔鈔
 應天巡撫周起元奏曰蘇杭稅段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撥運支銀原
 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善奉法急公並未擅減乃李會來蘇杭一
 味營利兼餽辣手請屬吏之禮哥府官之俸開密訪之門捉民機爲
 匠人甚苦之又背違成憲侵漁歲收極增袍船備極寧廣各府向無
 藉藉之跡一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奈隨絡繹馳通怨咨萬一
 奸民構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臣之所慮不徒在屬有司存累年之
 規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慮也
 皇上嚴諭李會嚴改袍船但令懲舊勿聽宵人撻置恣意更張此江
 南之大幸
 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善雖已顯然違引耳焉
 聖世逸民更當論其無權戚之罪幽賜輕處則諫言見采地方蒙休
 雖加三福臣有餘榮矣
 謹按善勢方張動以不敬誣人巧若以錢口爲知幾早者以阿附
 再取收運爲制幸矣而制善無權戚之心實有權增之
 事孰敢執敢不敬長非了然而後已
 御史李應升疏訴民隱請實行寬恤疏言曰國家事有十害五反
 御史李應升疏訴民隱請實行寬恤疏言曰國家事有十害五反
 今日安天下之大務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之憔悴極矣與利之
 未必可與不知且與之除害拯役繁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
 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竊竊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
 四害也盜賊克斥邪教勾連五害也地荒虛糧賄丁蕭欠六害也里
 甲脩理極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
 船騎馬九害也勢方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

備舍以備民今倉糧里買穀以備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平則
 卽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彌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誑盜而議者尚申鄉兵石粟
 之說則愛糶盡化斬木二反也侵欺抵獄而舉指平民以完賦預放
 工食而搜征民欠以抵解三反也儉食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
 更怕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開而丞尉碌票如飛訟
 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
 不去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也
 四月飛奏疏允
 原在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職罪立功不得將病推避于
 是御史張鑣上言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恩秩太驟繼失于職
 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點檢王三善以狹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
 之詐降師老助匪事久發生受歸落馬中道被執噫抑何其聞而疎
 于計也三善之罪不待言矣備一時總督鎮守臣平日享
 國厚恩則高牙大纛握符分閭侯然當軍旅之重寄倘功成奏凱
 又將勒名鍾鼎叨榮封爵受不世之殊寵乃何以大方深入之後二
 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有以懼鬼蛇擁之時進不能
 摧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不
 視在魯欽馬惘惘記律疎于平日臨難惟有退避至張秀芳之托病死
 避罪浮于二弁而戶伸蓮之拋頭鼠竄亦何顏以見衆恩奉方明陳
 于地下哉試引邊事律之廣寧之敗王化貞孟浪起愛其委在孫得
 功卽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摩挲揆擊言職卽知難大方之故智也

光三善親履我陣... 延有控制無方之... 昔今若三善被擄而逃... 且恐無以服天下之心... 漕運未至斷送封疆... 天朝赫赫重臣... 皇上宜遣使馳速... 袖手旁觀者之... 下封疆之吏知... 報塞至鉅道諸... 立彼高出胡... 之戒哉臣嘗慨... 而昌上賞大有... 封疆之外以... 護身之符難... 朝廷之賞罰... 下事尚可為... 故張彥考病... 兵部原疏謂...

敵之病倉卒之病... 歸省城調理... 驗事决裂而後... 視三善之困而... 馬師擒賊將又... 謹按賊將金... 又于正月初... 與遂奴慶... 重洋解首... 禮部侍郎曹... 擒獲龍華... 蔡復一以... 登萊巡撫... 奴賊攻旅順... 標掠恣淫于... 俱下奴憤益... 城樓息已定... 奔以兵少根... 船內有泡...

奴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賊即
斬之以殉。守禦久。藥絕。石將盡。與衆議。設伏南井兩山夾攻之。虜
大敗而去。

刑科傅德奏邪臣比昵匪人把持朝政。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
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祿太初事。

謹按神史宋師襄英內言黃克幾多方劾劾朝方得不死
言幾中殺劉朝初而居心邪僻忠乘初狀
言幾何而以殺劉朝初爲笑故軍機司言之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迹自明。着即到任。

臺臣袁化中。科臣魏叔相。權上。厥爲左。魏諸臣。剖白。皆
報已有旨。

大學士葉向高。懇恩。允。疏曰。臣十八。既乞。歸。同官。操。言。請。時。難
主。憂。言。臣。即。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辭。願。同。官。勞。知。臣。去。之
不安。而不知臣在此。位素衣。一善莫展。一事難行。謀

君誤。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知臣之苦。同官
獨不知乎。此不欲過加臣。以資。無情之大。語。使之不得善其去耳。

臣前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蓋已。週知。其有此矣。臣受事多矣。
罪及如山。毋論其他。即如科。臣。傳。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
臣。且。願。在。先。身。魏。大中。之。著。文。言。尚。屬。賤。職。而。臣。之。用。文。言。則。事
迹。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奏。而。微。指。固。已。及。之。臣
不。敢。取。罪。送。故。當。難。治。科。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憂。疑。願。請。旨
不。取。罪。送。故。當。難。治。科。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憂。疑。願。請。旨

不取罪送故當難治科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憂疑願請旨

不取罪送故當難治科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憂疑願請旨

不取罪送故當難治科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憂疑願請旨

不取罪送故當難治科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憂疑願請旨

不取罪送故當難治科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憂疑願請旨

有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聖主。盡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官府之德。而消縉紳之禍。其
聖子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決去。不肯作此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爲非。所宜言。而重加之罪。臣亦甘
之。奉。聖。旨。時。親。主。憂。元。臣。必。去。同。官。即。復。允。朕。即。勉。聽。卿。心。亦。何
能。安。還。望。愜。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爲。國。留。卿。至。意。

謹按。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鍵。也。時。近。世。能。有。真
謹。按。已。成。內。無。有。敢。與。之。衝。者。聖。視。外。廷。惟。此。歌。歌。數。人。實。焉。謂
準。符。手。羅。之。以。去。而。後。可以。惟。所。欲。爲。故。惟。文。言。爲。用。而。後。又
過。供。其。口。實。雖。然。無。文。言。必。且。別。尋。題。目。另。生。事。端。奈何。以此。爲
元。輔。

大僕寺卿王之家。奏言官詐賊。甚明奉

聖旨。皇考。實。錄。紀。載。錄。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再

勅。王。之。家。原。以。功。在。國。本。不。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辨

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選。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爲。妃

上曰。朕。體。皇。考。遺。意。選。侍。八。妹。禮。侍。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何。云。太。子。停。封。其。原

住。宮。機。根。因。自。明。何。疑。人。謀。見。住。慈。慶。宮。何。云。一。號。殿。范。濟。世。誕

要。名。或。有。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話。來

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賊。侯。任。佐。明。昨。明

突。圍。重。傷。因。上。疏。言。仇。不。共。戴。義。難。苟。安。懇。乞

聖。明。垂。憐。血。戰。優。升。忠。義。大。振
天。威。盡。殲。醜。類。以。拔。生。階。以。慰。死。魂
上。甚。壯。之。命。急。議。請。卹。而。弁。徵。其。兵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保泰一本

奏為奸民借端鼓噪微臣無端受辱謹將府官起釁之緣司道糾官不救之狀據實題聞伏冀立賜將臣罷陞以肅憲體以維法紀事

臣奉

命按粵稔知粵事粵中惟廣州一府人稠食眾每遇飢年往往借端鼓噪臣深憂之去歲秋收稍歉本院巡歷高雷回省聞民疾苦酌有白籍接濟業於舊年閏十月十六日出示又于今年三月巡歷南韶回省又見米價騰湧復經出示申飭及將本院衙門京東義倉貯積稻谷四千餘石備行廣州府城價賤因四月十五日廣州府知府程光陽偕屬縣陞廟行香有奸民數百聚廟歛血群向擁訴求減米價聞會報富戶三事知府答云報富戶恐致擾民

且云一錢亦未甚貴爾等且安心去候再詳登倉而一夥亂民遂執未甚貴一語以為發難之端權殺鼓噪至臣門首臣以巡歷事竣本院不開門因見外門喧嚷欲請三司赴議解散而程知府以為亂石所中趨入躲避而亂民亦隨之進臣急喚一二能言者諭以解散各百姓登聲要得知府方退臣見事勢極急轉入後堂而各亂民益肆猖獗將衙門折毀矣後益法道趙燧至諭以解散亂民狂拂不理臣急喚書吏諭以照管冊籍又喚吏送初交付法道臣攜印在身吏門四人扶臣步出布政司前鼓噪又去各司道不知何在閉門不開久之布政司使景燧兵巡道趙日亨都司鄭

維成總兵惟天賜各徐黃登而來臣見其來漸以必借端遊幸擒獲兇類解散餘黨不意各官只談笑解紛而已何曾平捕緝

一人者乎。後來各官不知何去。臣因國益急。又要米價六分。發命谷數萬。巨論以看屏。各亂民見其開教。百問米舖。須臾搶盡。滿城百姓長兇亂。懸戶生事者。如狂如歌。滿城景象。一至於此。後承總兵提兵數十。擁護職至公署。中安息自朝至夕。一日之間。所見所遭。所聞景象。如此。而十五日之事。畢矣。嗟嗟。臣之慘危如此。而地方慘危亦如此。臣定省之餘。獨恍惚在魂夢之中。不知奸民何以作亂。衙門何以拆毀。地方何以坐視不救。畢竟思之。莫得其辭。後至布政司。饒景燧人見臣詰之。口若當日一類亂民。打劫司庫。亦可大家坐視不救之否。饒答曰。此亦罷了。罷了三司。明以臣衙門為可拆毀。臣身為可羞辱。且臣至司前。不肯開門。又願欲置臣死地。夫臣

皇上之使臣也。有何罪過。青天白日之下。誰敢死臣。臣思百姓狂。嗚呼。謂程太守私放白體。而欲得之。其心或謂太守趨入避罪。衙門何以拆毀之。臣付白體一事。臣為閩人。示禁不待不嚴。及各司道府。無時時叮嚀。告示嚴緝。而皆對云。而海上並無載米之糧船矣。

謹按廣東前年。老者道前。甲子年。已被海寇。曾一本。據閩人。甲子。當海。日。今。甲子。亦。據。市。二。日。人。民。亦。甚。苦。特。以。此。前。年。未。矣。

又按廣東廣州府甲子年。四月。間。米。價。騰。貴。官。民。人。等。於。是。月。十五。日。在。城。隍。廟。鼓。噪。喧。嘩。知。府。行。查。未。獲。米。價。未。減。官。民。人。等。亦。不。肯。自。願。納。米。知。府。曰。米。價。一。錢。一。斗。亦。未。甚。貴。爾。等。等。等。起。端。到。此。之。時。人。多。難。進。前。不。過。得。後。之。禍。矣。

五月庚午刑部尚書喬允升上廣教化以省刑罰疏

欽定各省主考福建備訂願錫鳴兵科董承業四川主事劉餘祐評
事馬之陸廣東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書師穆廣西戶部主事林慶

開工部主事王廷柏

福寧州軍變
謹按竊起于倉官林廷柱之盜竊軍儲然事于州用徐士珍之受
天賜王一經等揭杆而起為軍開城辱官既史國皆卸旗旆屋詐
財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朱震生往視曉諭解散就軍溫
也天

以許顯純掌壯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備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肘不可掣賞不宜吝可
謂知要矣

戶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佐大理寺添註少卿區大倫太常寺添
註少卿薛大中光祿寺添註少卿李本固太僕少卿黃運泰公疏請
勅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熙春疏救言官始末備收

實錄并乞 欽賜馳驛
詔該省撫按有司歲時優禮以彰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萬曆二十三年冬 值

神祖籍游張誠震文炳產時怒誣言官三十四人一時聖威不測大
學士陳于陸疏救而各官降雜職矣已而尚書孫丕揚等疏救而各
官削為民矣宗延等微服南歸共視長安青瑣蘭室之間幾于盡明

侍從猶斧之班相為各聲獨工科林熙春御史馬孫倫庶文徽三臣
獲申救悉遭貶斥士論榮之

內閣傳戶部工三部
聖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惟平遼總女毛文龍揭前
事為辱活活夷斬獲首級得獲遼馬夷寇等件功雖微小實杜賊鋒
其後遂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其呈稱奴酋親信奸人李茂
隆曹謙商謀欲以賄買西虜更挾旂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
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更甚于昔也倘狂逞長驅其害非淺是以
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出兵即作遼馬上差人前去傳喚樞輔總
督鎮巡等官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畫周全務保無虞其
沿途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謹慎併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
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
與戶工二部并專督邊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缺器真情并撥
船及應用糧械一併運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
歸焉特諭

禁私鑄○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嚴朝覲官員科劾飽送之禁

叙殿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奏良玉馬祥麟銀二十兩大紅紵
絲表裡素翌明恭拱明銀二十兩過泰游缺推用其餘將士冉天胤
等陞賞有差○陸馬德禮于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 國本也

陸田爾耕一子錦及衛百戶 以該人命一起
命計節應發給○京師早
舊將李懷信病故議給恤典○貴州總兵張秀芳病故
加魏忠賢 陸廷一八二級資給銀幣 以其有積蓄盜保各犯及月

後 恩 濟 卹 卹 卹
人 不 可 言 也
贈 石 有 恒 太 僕 寺 少 卿 贈 一 千 八 百 餘 金 可 行 湖 州 通 判 丁 元 薦

吏 部 優 擢
謹 按 浙 江 權 臣 奏 言 盜 賊 不 知 縣 宗 印 索 庫 銀 俱 不 可 得 執 之
臨 難 不 苟 與 邑 相 顧 驚 嘆 與 正 奸 官 嗚 呼

部 院 會 議 駁 擬 擬 擬 互 奏 疏 揭 論 定 具 後
六 月 辛 未 吏 科 許 崇 卿 上 言 東 南 浙 直 之 交 羣 猾 肆 以 唱 喝 脅 人 財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而 富 家 兒 卒 愁 狂 不 檢 大 言 易 信 而 務 射 不 根 之 人 易 投 實 非 有 斬

祖 制 慈 乞 大 養 既 既 立 賜 免 同 以 恩 赦 宗 社 興 隆 惟
求 祖 高 皇 帝 首 定 律 令 內 官 不 許 干 預 外 事 在 內 廷 祇 供 灑 掃 之 役
雖 若 法 無 故 故 在 內 官 惟 儀 禮 奉 法 焉

聖 子 神 孫 相 守 未 敢 有 改 雖 有 騷 擾 悉 統 王 振 剛 理 其 人 者 旋 卽 誅
戮 故 聖 明 在 上 乃 敢 有 肆 無 忌 憚 濁 亂

朝 常 尚 上 行 私 傾 害 善 類 搢
聖 上 堯 舜 之 令 名 顧 宗 社 無 窮 之 際 願 如 東 廠 太 監 魏 忠 賢 其 人 者
舉 朝 盡 爲 威 制 無 敢 指 名 糾 劾 臣 實 慮 之 臣 前 以 兵 科 都 給 事 中
親 承 先 帝 之 命 輪 皇 上 焉 堯 舜 之 君 言 猶 在 耳 今 若 畏 禍 不 言
是 臣 負 忠 義 初 心 以 負 皇 上 起 臣 特 恩 他 日 有 何 面 目 以 見
先 帝 乎 在 天 之 靈 謹 據 其 大 罪 之 者 五 十 四 款 爲 一 其 詞 意 文

聖 上 陳 之 忠 賢 原 一 市 井 仁 類 人 耳 中 年 淨 身 入 內 地 非 能 通 文
學 自 文 書 司 禮 起 來 者 也

皇 上 念 其 服 役 勞 苦 之 由 賤 竊 以
恩 禮 原 名 進 忠 改 命 今 名 豈 非 欲 顯 名 爲 忠 不 敢 爲 奸 實 不 敢 爲
惡 或 乃 初 猶 認 爲 小 忠 小 僕 以 俾 恩 既 而 敢 爲 大 奸 大 惡 以 亂 政
祖 宗 之 制 以 顯 祿 託 重 閣 臣 非 但 令 辭 心 索 酌 權 無 勇 分 正 使 其 一
力 擔 承 責 無 他 卸 自 忠 賢 等 擅 權

旨 意 多 出 傳 奉 傳 奉 而 與 一 字 抑 揚 之 間 判 若 天 淵 傳 奉 而 傳 奉 與
辯 之 近 乃 公 然 三 五 成 羣 勸 進 諛 諛 政 事 之 堂 應 成 開 市 至 有 得 自
內 札 不 相 察 會 者 假 若 夜 半 出 片 紙 教 人

聖 上 不 得 知 閣 臣 不 及 問 言 豈 敢 小 以 致 閣 臣 請 閣 臣 意 求 去 壞

聖 恩 大 干

聖 恩 大 干

聖 恩 大 干

聖 恩 大 干

聖 恩 大 干

聖 恩 大 干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臣劉一燾家臣周嘉謨同受
廟命之大臣也。一燾親奉御手。是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
誓斥鄭養性立廢后封以清官等。

皇上登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承宗論去急于切已之忌不空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卅年登極。一月賞天進御。

進藥之間。莫吳實有愆恨。執春秋計。賊之養眷。禮臣孫慎行也。明為

否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導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

論劾去。至太求兩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謹。雲氣。嚴

聖母。之人曲意。綱。終加。甥。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

偏不容。先朝有痛念。言。門。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

在國本及紀。為。司。冠。執法。如。山。羽。正。為。司。從。治。修。如。魏。忠。賢。一。則。使

人。喧。嘩。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滄。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

求復職。不可得。顧于善附之人。破格。用。擊。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

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重。無。如。枚。一。手。據。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

更。為。他。辭。以。綱。其。出。是。真。欲。門。生。幸。相。乎。交。顧。金。陵。之。覆。宇。圖。作。船

坐。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廢。兩。太。常。非。少。宰。推。皆

點。陪。二。差。枚。上。點。陪。之。案。一。俟。借。用。羽。翼。之。好。致。一。時。名。實。不。安。位

去。類。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庶。思。直。乃。精。勤。為。文。變。五。刻。則。能。德。陽。江。東。讓。徐。大。相

等。九。人。抗。論。稍。將。忠。賢。傳。奉。盡。今。降。下。嚴。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惡。易。解。忠。賢。之。怨。難。除。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

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

恩。賢。恐。其。歸。已。歸。權。權。謀。之。私。比。記。言。急。病。立。劫。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賢。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務。死。以。有。善

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無。善。端

旨。勅。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旨。竟。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

格。死。喜。在。安。知。不。為。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親

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連。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詠

焉。以。皇。上。雖。能。開。解。何。妨。斯。男。則。有。而。忠。賢。也。疑。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尤。遠。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慮。所。與。護。持。孤。危。成。劫。之。不。動。利。誘

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驅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掩。殺。于。兩。海。王。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大。馬。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忠。義。者。其。餘。內。臣。無

罪。擅。殺。擄。逐。者。不。知。數。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廢。願。奉。今日。前

英。賞。明。日。討。嗣。紛。紛。無。窮。王。言。屢。變。近。又。于。同。閣。府。毀。人。身。屢。以

一 建坪坊隴鳳龍干雲掃漢禁愁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望地種
 二 用朝官規制借檢度發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中書明日廢樞密
 三 金吾之堂口皆亂其語粉之館目不暇丁如親良務親良才親良刑
 四 軍功有何相蒙其蒙
 五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奮用立柳之法以示威刑
 六 歲柳灰皇親數命矣其柳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
 七 欲動捏三官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極房之威
 八 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紳生員會士冠
 九 卽有他罪自有提學方以手煤穿傷其墳脈托言開墾而死矣假令
 十 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焉忠賢亦可爲大罪十五
 十一 也伍思敬胡道倭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無後學
 十二 院足矣而徑窰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一
 十三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管士命使青嶽赤壁之氣先結
 十四 于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忿恚大罪十六也未也且明崇禎
 十五 榜之全于壁者矣科臣周士樞統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官工忠賢
 十六 竟傳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官不致司其封駁險亦因
 十七 之以偷換手眼那移致致士樞卒因頑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專大
 十八 得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
 十九 志精神矣非鍊無臣劉德不肯發人燒人自是狂刑官刑也忠賢之
 二十 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罪糾言糾然後伏心于是彭忠賢之威始得矣
 二十一 而羅羅亦可樂此極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後 天障日之手于

一 孫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二 明旨曉諭寺報單忽傳督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文再變
 三 王官幾成解組無倫玩弄官官十股掌子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乎
 四 任心今天下後世視
 五 皇上何如王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
 六 有忠賢受事難大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等爲之
 七 招搖引納陳諱爲之鼓舌播扇焉繼教爲之授應打網片語違忤則
 八 齣帖立下如近日之牽中書汪文官不從關票不令關知不理開救
 九 而應星等造謀告密九日夜未已勢不至于典周文之獄判黨網之
 十 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
 十一 東西未靖內外飛廉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竄狂
 十二 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前宗功奸細事成一
 十三 巨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矣又其殺銀七萬兩更創蕭
 十四 軍新城誠可作爲塙塙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
 十五 十一也 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
 十六 同奸細沈瀆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翼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
 十七 大盜刺客東虜西吳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何隙謀亂發于肘腋
 十八 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
 十九 者劉理招納亡命遺言神第姪傾結達官忠賢益已衆之不知意欲
 二十 何爲大罪二十二也近日忠賢進查深州蘇府之幾漆如雲瑞王之
 二十一 查辦日暮歸傳行有應聖道人人以爲
 二十二 聖道出及其歸也以與夫爲海故駕駕羽隨青卷夾護珠珠則

已雖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宿謀叩馬獻策有實願有德忠賢此時誠
 為何如人想亦根在一人下耳不知如何存何轉念恐秦山之禍必除
 種之矣大罪二十三也蓋竊極則惡多成德開今春忠賢奏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皆忠賢以不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返有怨言朝夕隄防
 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口手一念於肆遂致收拾不佳奈
 何尚可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寸儲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一
 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御報招安與長安其傳其見非出于風影
 意慮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惟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
 既畏而不敢言惟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
 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
 壻或寄揚焉停或投克門客逢其所喜桃其所怒無有不至內有受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或內廷奸狀敗露
 又有奉 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良而遮飭其回表故掖廷之內知
 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有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積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
 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旨反覺
 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

聖明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遇不請裁決而馳使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
 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為有天日耶
 無天日耶天祥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蔡感守十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
 三地靈告而乾清之震猶其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愈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
 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為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強橫
 已不能為下意恨不肯容人即昔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供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
 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愛么麼小
 醜令中外大小俱坐釘籠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會
 參及進忠名在
 御前奏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還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恣游如魚再念隨侍着人客氏又或
 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難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
 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與兵預倘難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事

上之日久不可姑息矣然去之所以急將來也洋洋

聖讓中官言及政事且懇將來先忠賢

若無上罪若惡盈宜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職 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祖宗法壞

君召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壽于

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泰傳繼教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狀

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內治外

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望

斷不能容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 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惟願臣一點血誠即

賜施行

謹按史記忠賢事推而政教君德法二十四大罪誠恐存于後

足其罪失東海不足洗其罪從德山劫後後僅見此

若出二律 若出二律 若出二律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 祖宗成法惟恐失墜凡事申

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遺本

特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從旁落至于中官皇貴妃并祿

紀事備官嚴嚴奇兒無指實外延何以遂知內言善害中官忌貴

皇子等語應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

被論回籍起權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治罪本欲逐致窮

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始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務要修職不

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先是連疏入逆瑞持之不下伴辭職乞罷而旋延溫綸慰留乃徐

下 嚴旨切責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大中陳良

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友在劉劉廷宣許警療房可壯

恩詢胡承順胡良機朱大典陳奇瑜秦學程熊香滑劉之待段國華

覆守典與淑孫紹統周汝弼吳弘業劉其忠陳熊昌劉怒王政新李

先春潘士良謝奇學胡士奇劉升楊玉珂劉先春 南科道徐憲

趙應期等兵部尚書趙彥 詹事翁正春 太常胡世賞太僕朱欽

相 撫寧侯朱國弼南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後申疏或專或

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場灶之好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

重攸分矣如朱香弼則以邊聯制奪俸祿五年復嚴究其代筆書寫

人役比之誥書停俸者更爲慘矣

謹按時有陳思恭等案已載諸龍明案乃亦反戈料

御史袁化中上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之知耳乃以小忠小信大奸大逆明目張膽一一條陳不

工部也田司印中萬燦 題為

聖明立賜處分以謝

先帝以養錙與事奉

聖旨陳士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鑄局中何人見知萬燬輕信奏請
人見知前旨明今又傳旨燒廢廢朕不孝且皇子慶述便來激怒好生狂
野無禮着錦衣衛牽來午門前看實杖一百棍蓋了職為民永不叙
用前後發過符金并大儀等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
干着查明開疏具奏

關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長祚等各有所救而燬族斃矣

皇太子亮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

錄大方班師陣亡將吏

謹按文臣同知方明棟梁恩舉進士田景欽知縣萬慶奎指官擢
先降奏明於莊神家陳汝謀田有龍耿良張聖宗廷齡尤正國周
顯用張應德馬武軍天鎮李紹忠評事若劉家民羅承富曹思敬

大雨雹○江南水災○杖汪文言為民

前巡按貴州御史議設監軍道於普安一帶地方彈壓控制又於盤
江上下設一州官一遊擊統領防禦屏旗黔之氣脈通而恢復之成
功不中委矣 上欲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八妹婚期已近 皇八妹婚期尚遠 選侍李氏似不宜封况當
皇八妹婚期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宜俟

選侍傅氏封號其詳

上承親命王近舉行 選御史林堯俞杖之前其秩

謹按時火者曾進傳國與等乘曾大之喪與卿大夫乎慎服身先
等用無等二十餘人國典等乘曾大之喪與卿大夫乎慎服身先
奏請輕之於以五板比入城而德與國與等乘曾大之喪與卿大夫乎慎服身先
各以無辭未數日而高燒被焚諸處 故錄存

七月林汝義自請遣化軍門獄

謹按化軍門未受廷杖而先項命于中官之壽職故逃出門前
而後杖創甚微

決斷凶賊首者吏部等處決羅亮洪斬首著崇輝劉屍案首魯仲賢

等首級到碎仍與各犯首級示各邊昭布天下

紅夷屢擄關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連地方奸滑敢干西察百雷
一帶燒劫而我將士玩縮不前寧謚無日于是撫臣南星益請

旨申明賞罰以振

國威以揚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日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關出有禁
嚴服有禁八關類以安枕可謂籌泰于撫

失火內使郭光裕李福楊團員羅吉祥等罪重降貶有差

南禮科楊棟朝奏曰魏忠賢種種罪狀惡臣楊遵疏臚列甚明諸臣
糾論更惡臣不敢再為接拾以賣

天聰獨許其環擊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 留初籍

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擾公帑伏乞

聖天子一番勦斷一番振刷而

野臣民且共欣躍乎清明之化聖矣
李應昇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謹按萬曆十二年神廟封自內使使梓裏見至廟址
加張五典矣初尚絲養仍候起用○謫進大學衍義
命行人呂邦翰護送大學士葉向高回籍○葉向高陞
河決六月初三日午時黃水河湧山堤潰四散奔流沖
平遠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宜
上曰覽奏具悉海上情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有在內及各鎮相關
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意傳布餉銀緊急着遵邊督措處給發諸甲
火藥并天津本色糧布俱速解給繪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甚眾以
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得輕議

朕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捧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為慈妃李氏為康妃

詔稱孝懷寧公主于永寧公主墳側
謹按此亦節省之一端也按自順妃及懷沖太子喪禮俱自
餘兩各監粟年及賜飯所銀每月三千餘兩又支撥糯米二百餘
石總計一年所費銀四萬餘兩更何加此御史王鼎昌有奏札
宜嚴之請旋有旨命是上皇以制制者夫為之一快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論權璫公疏曰臣
等遠在兩中近日屢接印報左副都御史楊漣有逆者怙勢作威專
權亂政一疏列東瀛太監魏忠賢罪狀恭奉
嚴旨覓見魏忠賢為臣道直招旨重辦東瀛一疏恭奉

蓋首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覆楊漣疏奏宜納並奉
嚴旨羣臣為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詳譯乃知皇上竟念忠賢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
查處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証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
已又責羣臣隨聲附和紛紛噴擾不但不蒙優容而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即臣等奚容益之瑣耳哉然竊樂深伏思

皇上上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稟命假如贊御操近
之臣以一楮蔽周天之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
悸曾不得開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後世為

皇上此舉何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文感
陛下援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正建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証以噴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即在廷大小諸臣一時盡
行忠赤疏論忠賢實既滿必不可容楊漣疏詞逼真必不可棄此
豈意羣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以公議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
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効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第廷臣為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學不懈並聞宮中不避聲色不
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又從諫如流任賢勿
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理然至近年四知多事而未弭
又加以天災地孽傷性人疾種種過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百責

亦容情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撐持不逮邇來愈見 朝政參差
 國勢搖撼物力凋耗世界萎靡豈無召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如是
 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况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忠賢下哉豈
 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勢便足致
 皇上干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舉魁柄而受之
 恣所竊弄在其决裂姑息養奸優柔醜亂請將以是酬勞何待臣等
 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大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
 賢違法如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為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 臣等益用凜凜合詞上請伏
 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罪狀及羣臣疏
 論情節逐款參實情罪覆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卽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昔微勞姑宥顯戮亦
 乞亟罷廢務置之閒宅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惡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又慎選小心謹懇近
 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恣如是而官府一體
 祖法昭明成親

陛下英賢薦舉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奉
 聖旨道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諭明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八月禮部左侍郎薛三省充
 實錄副總裁編修姜日廣充纂修官
 順天鄉試主考左庶子李康先左諭德王祚選
 謹按初九頭場因科舉數至六千餘名人多爾遜阻塞喧與府尹
 御史袁化中參革錦衣陳居恭職
 黔師剋岩頭寨龍里一司乃興清偏鎮之藩籬官道轉輸之咽喉也
 先年香爐山苗賊披猖三載始殄故龍里建造城池世為屏障自安
 西賄結平茶羣苗各修宿怨始而困龍城既而據岩頭寨窺伺香
 爐山搖動四衛梗塞糧運賊計狡矣龍里土官楊世爵獨力難支脫
 書告急且欲選城交印棄官他徙于是總督議以藩籬撤去則運道
 益危乃發總理魯欽率領官兵馳至清平相機進剿一面移會督按
 二院就近催發新兵策應并檄道府督催糧餉後援今一戰克復岩
 頭斬獲多級龍里有險可據賊不敢再窺香爐山四衛安枕運道不梗
 矣 宣大備處
 謹按順義王卜古兒會與常然僻處遠塞其近邊而居者皆素
 金強今猝然擁眾疾至不得志于彼必求逞于我名雖歸順實
 巨淵故地強臣國領令各堡將士悉心警備防備嚴嚴以保無虞
 禮科處時泰條陳時弊九極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曰財用匱乏之
 極一曰仕路踈疏之極一曰老成凋謝之極一曰人心渙散之極一
 曰法紀凌夷之極一曰名器濫膺之極一曰風俗奢侈之極一曰災

其謹告之極○詔肅朝儀是日
 上御門左班有嗽聲六科奏事聲低御史糾儀出班奏事太遠聲低
 不明為此戒諭以後朝官進左右掖門勿高聲說話嘗朝俱服青
 錦繡不許用天青明綠顏色着鴻臚寺傳示各衙門一體遵行
 衰封五經博士孟所譽毋張氏貞懿
 耕籍田命照萬曆八年例行
 加順天中額五名因視學監生侍班人多後不為例
 禮科霍守典請申明會典與服之禁
 黔師破平茶○陝西地震妖○恤商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
 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微姚士儒孫世祿董天胤學正
 王永興蔣紹望學錄孟雲翔杜士基典簿萬民慈典藉陳烈等請
 納忠言以杜禍源安
 宗社疏曰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凡事惟遵監規
 不敢一事一行有違 祖訓為
 皇上敦風化之本源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蓋言學
 教為積德廣益之地焉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為君
 難一書忽接左都御史楊漣論劾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
 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以為
 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察未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為
 皇上見疏必愕然憤然怒言憂之威加以三尺將疏廢下九卿科

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乃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好璫為真忠真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嘆
 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奸膽顯惡大端畢盡矣臣不敢
 說雷同以演
 天聰經云毋勦說胡雷同必則有昔稱先王夫勦說者襲取他人之
 說以為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臣皆不敢惟則昔
 稱先王臣敢為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之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
 之法載在通鑑臣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在
 實錄臣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毅皇帝之處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押親矣不可謂不信任不聽從
 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榜而誅之
 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 國史載之以為千古美談然武宗猶在
 壯年也若 神祖之處馮保真可為 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內外輔相
 一時中外憤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萌專擅憂者抗疏劾
 奏然亦未有合朝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戊保于南京以申國法以保其首領至享四
 十八年太平之福

實錄絕其果決由臣等其神機今忠職在
皇上若也無懈休之功而備極勤之惡何也劉璉雖多磨前未
關以私察而事之

聖廟也劉璉雖暴官未有死 宮妃 聖儲之顯迹也未聞以
內操也師其國侍入太廟也今忠實 宮中之受誓
陛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今劉璉一節鼓砲之聲驚天動地而
九廟之神靈不安勢家

太廟 御路之上刀劍甲兵圍侍如麻兩豎掖
聖躬推行如惡臣等雖死亦在甲兵之後欲一覽見
聖顏而不可得矣使有奸細刺客隸于其戈之中是時豈在呼吸
以爲計此二三四罪之中所當即行罷禁不俟終日者也至加以

門戶而聖丞正人以無辜而加死多命竊恐當道之禍成忠諫之
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此二十四罪中無一不當悉究而此猶當
急行昭雪者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惡滿勢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
臣欲於

朝罷跪以候 旨聞忠賢云但謂
皇上入宮不禮羣臣遂止今欲于 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
叩陳請矣夫公與公于舉朝公莫公于太學皆謂忠賢之當誅也
而

皇上遂不經意遂合朝跪 皇上悉未之見歟不然何初猶
批各數百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輩其中心可測哉
伏惟 皇上將楊廷之疏發九卿科道一一從公究問

皇上不即加劉璉之誅而以 神祖處焉保之法處之俾得全其首
領而免于誅戮則恩威並著千萬世後將
皇上與 神祖並美矣臣等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九月偏沅巡撫李仙品奏請設兵三萬餉餉之以備策應
原任大學士沈濬孫如游奉 命各省搜羅謄傳奏疏文集等書附
進表朝覲官齋進以備纂修編輯

禮部右侍郎蔡毅中既與璉忤四疏請告 命留終裁
實錄 諭內閣

聖諭朕以東事依重于卿日閱敵畧布宣兵威震懾固國恢復具有
次第其軍需器甲等項申諭所司以時整備茲檢內運庫併新造神
器軍器精堅堪用的簡發軍前應用計發安邊神砲虎蹲神砲各一

百四十位佛即撥九十付內提砲八十箇三眼鐵銃等全明隘甲一
千項大小弓一萬張火箭三十萬枝各樣腰刀一萬把各樣長鎗四
萬千開山等器四百把斬馬刀一百二十把勾連槍三千十特差總
付提督內忠勇營御馬監掌印太監劉應坤與同忠勇營付提督御
馬監太監胡良輔起用陶文晉舉中軍張守城并牌子手金提等七
十七員齊至該監局庫查照器仗數目印信摺帖二本一併解赴關
門照數驗收用助軍威以備征勦賊虜之用卿督師行邊關歷三載
指提籌畫駐劄邊營較之安坐廟堂備萬勞云朕日在念特賜大紅

坐膝爛蟒衣段羅各一襲米段四表裏銀二百兩以示眷勵至文武
將吏効力宣勞戰守各官軍行間奮力新解功宜優賞備御前銀
十萬兩各樣蟒衣腰牌限守一百五十疋聽卿不時賞功詣備卿以

心眷親臣肩封疆重任諸凡軍國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開中奏稿封固徑送朕前庶備選用資廟略慮功早奏效至還朝朕時存望焉特諭

議狀駁撫臣王三善恤與三善立解賈陽之圍迅掃天方之寇功在垂成以接濟不繼陷敵而死血隨碧化骨逐沙輕忠臣固不愛其死未有奇慘若此也共事者游移其辭訕其貪生諱其烈死沉寃未雪 卹典久稽幸接臣陸獻明查勘奏明公論昭著科部抄奉 謂袁應泰殊例可照而三善更多全城復地之功 卹贈大典更宜從重者也

聖朝副使周三錫致仕

謹按公有德建之才沉寃之守汪清之慶人在其守下如入春風尤蒙中食焉今以至即收民憤其德士樂其教以才望獲

合營拜贈大常少卿楊繼盛

平遠總兵毛文龍獻俘疏

逆賊陳其愚伏誅其愚與安邦涉之兄刑後交拜故逆誅皆出其愚即造偽檄移檄塚已是窮凡侵餉而又僞降以陷王撫諭陽情實以速攻襲此等奸狡真不可一日不誅者幸蒙聖祖御史傅宗龍詳知其隱仰槍斬之而水西之耳目除翳中之禍胎絕矣

樞輔孫承宗出關等處學士孫承宗請皮紫臣楊鶴熊廷弼王化貞等不為南面待徐繼楨上言建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忍可農節

聖祖親不物致

那泗盜平○開議纂修

神廟書廳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 命各官加意綜稽協恭裁酌務期卓成 大典

大學士孫承宗疏劾爾外勞臣

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吏科許崇禎上疏請留

十月巡撫程紹奏報王爾丹降漢大約以

聖明不貴異物宜登庸至寶以圖萬世治安疏

謹按九月初四日降漢學生員王思極王爾丹同鄉民刑一春等

大元放遠直屬而上願之四出費白毛物一塊大如斗品堂具當

光復德龍龍血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十餘兩上有篆文

日受命於天既爾承昌

奉命命建設官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走紅夷焚其城獻俘奏捷

國又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挾市搶掠猶可迫逐惟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連環有特築以彭湖風濤洶湧難戰官兵屢涉雖有中左之創夷無退志於是南撫臺力主渡彭據築之舉移會漳泉募死國船選委守備王爾丹將士開闢于天啓四年正月初二日吉貝突入鎮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壘出奮攻各有斬獲夷守圍糧二城是月南院發二次策應舟師委加街都司顧思忠等統領至彭湖鎮會齊嗣是攻打無虛而夷猶然不去南軍門應師老財置于四月內又行巡海二道親履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督發第三次接應舟師委海澄孫國積督同水標劉建擊彭湖已獲洪際元洪繼昇船于五月二十八日到城媽官前相度表地勢屬屬三面臨海惟特上峽一線可通港深溝夷舟列

馮從吾注應駁各擲上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瀾亂已久失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諭更改
 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振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
 三九既 錮制裂正抗旨徇私三兇既倡率于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
 名都察院不曹全列况近日楊漣既曾親接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
 可伴焉不知恬惡不悛註籍解閑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鸞之事
 黨比不公頗屬楊漣左光斗張主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幻冲真
 九有 巨猾老奸其積無狀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繁與諸題
 衰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誦大不敬無
 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為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計典期迫吏部
 十 卽將堪推尚書都察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舉六七員或七八員
 各開寫履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已而衰化中疏認罪降一級調外
 任 選卽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高允升引疾求歸
 崔鼎榮仍以太子太保起更調尚書○李宗延改吏部尚書登都察
 院事
 大學士孫承宗上言臣于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世欽遣臣
 袁崇煥率水陸精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至瀋陽抵北鎮利歷十
 三州 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二十里遂入舟師應三分河二家溝以
 都司揚朝文率州其鎮道泊高皮登梳寔望約有賊騎三千據關
 正縱舟欲前而去是役也練我胆志通我間諜凡三州情形兩河地
 勢水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特臣住軍遠而撫臣安柱同鎮

臣尤世祿復歷錦州抵右屯遂與諸臣安哨兵于錦州松山以據
 廣接歸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而兩營之兵更番分哨于
 松錦之間蓋去軍遠凡二百里而宵撲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廿月
 十三日旋等遠晤臣于中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畧無一人一語不欲
 同心協力滅此朝食蓋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備蓋
 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恒念今天下唯此一事為
 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即今邊人心意既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執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防精練務
 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適齊餉右都御史畢自嚴來關門遂與
 商議俱皆根料無責臣乃由石門寨閱歷前邊完臣八月欲行未行
 之意顧蓋舊滙石古北東等為訛臣不敢不兢兢而關門之議雖同
 前門之意未見且近議關門有當加之餉家議前門有可減之兵事
 體重大未敢臆遂以先後會督臣吳用先撫臣都漢詳計可否其
 不可宣之筆札者皆可商確而且以約畧兵馬可駐可移如持鈔倉
 兌遂得緣門募化事其當由通州承年仍詳該路可法可借之兵馬
 以出山海因念奉違
 天顏三年今去 京僅數千里而時儲普天嵩呼之日臣以帷幄近
 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日入
 都門以十三日早 朝以十四日隨同官恭賀 萬壽仍乞于另日
 惟臣 面奏機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而應諸臣數言遂可以
 稍解羣疑卽以事畢之日由關門旋營遂以會諸臣為大計而論所
 未備其裁餉最為緊要容臣

面本情辨結... 惟臣暫以進行... 題以圖

再加之... 加都司... 文龍... 謹拔... 大學士... 御史... 聖明... 計其以清吏治... 有前部... 臣... 臣...

召... 神... 明... 光... 不得... 嚴... 戴... 宜... 原... 皇... 史 32-564

七月悉知縣封府庫而僱六佐之。以本年十一月國羅半與阿九分
管上下五管。而僱羅半之半有也。種種逆狀詳在前後。奏報中自
臣等天啟三年四月後。平爾羅之兵。覆其巢穴。擊其妻女。此苗逆逃
入晉安。又逃入烏撒。委發兵追捕。深山密箐。莫可踪跡。故因安效良
具文稱降。姑責其獻補。雖獻龍以誘之。靡之。如是者經年。始縛
龍以來。雖事關三省。大局未結。安效良之順逆。不以此論。顧在滇
滇渠魁不過數人。昨年九月。既係該科李賢。今年七月。再獻張世臣
所未得者。僅薛與龍耳。茲復生致龍。亦聊以了六佐恢復之一案矣。
除安效良切責其不并獻補。薛并飭道將令兵貫守相。机處置外。
理合塘報。
三月十五日。獲賊第一匪第一名。余燧。第二名。華現。第三名。孔

將營欽。勤趁等。深入禾西。兵潰。督臣蔡復。既刻諸罪狀。自執
復疏言。協援無實。乞專節制。以轉敗局。于是兵部請。申飭當事諸
臣。并進懲前愆。後方畧。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天啟四年。六月初二日。徐州魁山堤決。徐城潰
陷。洪水清湖。無期。今博採輿論。建新城。察險要之機。宜測山川之
風氣。審道里之遠近。舟車之利便。期宏謀之愈。同初卜。基于泰山。再
卜基于牛山。一謂地脈非宜。一謂輿情未協。今瞻蒼荒。度定謀于雲
山矣。尋源尋派。皆曰有情人。謀鬼謀成。云協吉。淮海道開。報城之紆
迥九里有半。高二丈有七。其廟社衛宇之應。建者三十有三。取舊
增新計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

論平遠總兵毛文龍
聖諭朕念遠土未平。廷商舊伏。尚緩策勳。時樸野食。惟願爾文武大
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氛氛。用雪國恥。匪爾厚賞。以勵精忠。爾
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師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嗚呼。三
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又思各將士戮力行間。暴露良苦。朕養于
晉師。爾臣有錫。養矣。茲遣內臣。可禮。太監。王敏政。忠勇。督。御馬。太監
胡良輔。賞捧詔諭。免服。冊封。李綜。為朝鮮國王。道孫。皮島。將。賜。爾銀
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爾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勳可念。朕御
前。搜括銀四萬兩。各樣蟒衣。膝襪。段疋。絲一百二十疋。界爾。以備賞
功之需。爾尚益矢。世。敵。秘。傳。勝。算。結。駟。屬。國。獎。率。二。軍。養。我。餘。鋒。制
奴。死。命。使。封。疆。克。復。卽。帶。爾。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故。諭。

編衣衛指揮掌比。敘無事。許顯純等。助問。汪文。言。欲。辭。運。趙。南。星。揚
建左光斗。魏大中。楊吉。期。表。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德。鄧。漢。盧。孔
繁。夏。之。令。王。之。策。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題。施。天。德。等。大。抵。以。後。官。建
議者。為。立。名。顯。等。之。資。整。頓。銓。政。者。為。偏。聽。招。權。之。藉。而。買。命。之。金。
而。揚。熊。之。刑。停。啟。賄。賂。之。門。而。墜。遷。之。法。滋。懸。歸。之。文。言。得。力。于。父
事。王。安。給。納。權。要。濁。亂。朝。政。請
勅。下。法。司。研。鞠
旨。則。仍。發。顯。純。嚴。刑。究。問。矣。于是。周。朝。帝。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後
楊。熊。獄。入。焉。楊。建。左。光。斗。表。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奉
建。道。匪。其。餘。本。內。受。賄。各。官。趙。南。星。等。俱。削。籍。撫。按。提。問。趙。匪。具。奏
四月。福。建。巡。撫。南。星。益。條。陳。控。守。彭。湖。添。設。大小。將。領。水。陸。官。兵。械

池空合... 漁事宜

科臣霍維華疏 謂擬擊紅丸後宮三案已捏形章奏請改聽聞更

欲竄入其脣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

兵科王鳴玉請脩奉屯田疏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稅宜其策略事有三一專管轄一神鼓舞

一審布帛而要以坐困為搗巢之機括策遂事亦有二善御將

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為恢復之根底真石畫也

五月御史顧宗孟謹陳清剋節復營官疏

六月初一日冊封 衛 魯 慶 潘 周 蜀

德 光澤 永和各王府

上親詣 內殿祭告道正使郭興言聞可陞等十八人行 禮科葉

有奏司 放攸重疏

浙海官兵擒滅寇盜撫臣王洽奏捷

謹按三月廿二日外洋有大賊劫賊王徐帥備用寬和年節日

勇爭先一戰而勝官將賊船燒燬一隻連沉二隻斬級二十三夥

擒獲二十八人紅夷鎗賊水泗死奪獲旗幟印火器傢什

甲等項一百餘件餘

賊連遁海氛頓息

越國公胡大海七代應襲嫡孫胡汝鍾謹奏為奕世 國恩宜報發

奴逆命當誅不費纖忽金錢自督親丁赴勦以襄湯平以光前烈事

概復沾益城池○雲南撫臨閣洪學沾益之為州也夷居其九漢居

其一吏之為管火者四十有八錢粮貼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直批

手而受職專高至十一之漢人則鳥撒后所官軍自天啟六年二月

月設科合安效良為亂而四十八營人不知有

朝廷天啟二年十月鳥撒后所官軍棄城逃散而州城城矣近臣

受浪事以天啟三年九月計擒該科使叛夷失其頭籍至是乃議撤

復下令諸夷曰土官安遠死其地邊既失身亦佐其清經又鹽倉逆

種時下土職承襲未易輕後不若歸糧點馬姑一切暫領之流官為

之布列條款三令五申而四十八營人知有赴州輸糧者矣此臣所

以經理沾益亦有深心兵雖不駐城而善後規模固大定也特此地

關會三省決絕處分不容不俟大勢俱結今日耳耿耿血腔詳臣前

者要疏益急復沾非臣意也惟是沾城一日未復滇之餘局一日未

收茲賴將吏拮据之力沾無少虧欠在滇言滇亦庶幾仰微

皇上之靈可謂金甌無缺矣一時在事文武協力同心厥勞並未可

泯而宜撫沙源急公赴義出矣二日自備糧餉協守城池在土司中

尤未易得伏乞

勅下該部按候一體議叙仍于沙源稍加優異以示鼓舞庶漢土將

士益知奮勵矣

水西烏撒三逆合兵數萬竄沾益敗走之 四川烏撒土酋安聚良

水西肺之親也其順與逆惟水西之視滇年來以獻賊兩字誘之

靡之豈得已哉以滇在井底餉斷援絕數千樹屨之師真無如效良

何耳兩年之間效良亦作焉恭順有補安慶龍以來不意所遣敵功

之人領文回還被劫中途而效良又見黔師出六廣滇師入雲益

然有肯吮拊扼之折而水鳥益成騎虎矣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乘

截驗之餘始遂南面而向滇也此番之寇屬烏撒合成一安南諸

夷三十九營其衆殆十倍于我其目中固無滇矣俾沾則之守不固

則戎馬必失入安危之機... 奏募不知之勢決有死無生之心... 奇兵破賊五六萬眾亦足奇矣... 備具必奎龍在田郝大極名色守備王顯祖洪偉張實千祀總王國... 謝存仁右參政王顯同知吳思温皆有退賊全疆之功... 學疏稱具必奎知兵善戰... 官所當量加坐營都司職級... 知君父股掌可玩諸蠻用兵四年奏率奇功不獨料敵設奇變化... 無窮更有神氣之既整而暇方萬賊窺城兩軍對壘之際... 城樓神色不動雖有百名將風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文武將吏所有功次案候一體初級仍將沙源兵... 必奎龍在田等一土司先加職級以昭激勸... 兵管治平遊學事覆議上

請行臣遵照施行

下周初端表化中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楊澗于北鎮燕司... 謹按當時進克顯指非刑嚴訊文官已覺獄中淚文皆載一如刑... 七月倚樞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曰行師之... 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勦撫之要

謹按公蜀人故情形利害知之甚悉諒之甚詳西蜀... 蜀府長史曹大燾條奏制禦之者大約有安南之勢地之廣險陰夷... 兵之強弱多寡迥異安不必勦而須以撫而無勦之可乃為得策

順天巡撫申用懋交代疏... 詔簡司凡簡有解到各要刻期登報給發以救饑... 謹按時雖轉輸五月無解戶部又云云...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濼尅尚伏奉...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任李日宣夜計陰... 謀偵害善良周順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橫異常仇逐朱重蒙不... 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遠逼姑蘇... 連十日以女許配婚自中即知國法林喬林改調署選惟賄是聞... 子林堯世私藏庵觀奸計百端鑿鑿有據都着削了藉為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內有賍私狼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 看類雖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碎回奏以為植徒聚黨之戒

賜吏部尚書崔象昇... 兵部前議依原擬防定... 身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昭... 選駙馬劉有福尚 六公主齊齊元尚 七公主... 謹按列有福十五歲八月十五午時生父劉宗正母郭氏... 八月熊江具國華都着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追奪李杵于玉立誥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壇... 上御經筵面諭閣臣等楊漣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故其未完賍私... 行彼處撫按立限追比... 賜給國公沐昌祚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大師祭十六壇○工部給... 價差官造放一兵部行文該省議送喪柩至南京祖塋安葬仍與議

<p>議置○周如盤丁紹斌黃立極馮銓俱入閣辦事 立金柱 時海外獻俘中途更換戶科楊文在上疏請 勅部嚴查 以核軍功</p>	<p>刑部奉 聖旨熊廷弼罪惡貫盈既已正法還着傳首九邊示衆仍 追奪謫命家屬人等着海軍衙門及五城兵馬印時驅出境不許潛 住京師如有疎縱一併嚴究不饒</p>	<p>謹按時觀忠憤以秋者謀逆等事生時應 謹按時觀忠憤以秋者謀逆等事生時應 九月御史張繼孟謹陳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稽戰艦一 嚴會哨一足兵食一肅鹽補一嚴操練一除民害</p>	<p>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相術曰儲經署曰選將領曰阜軍精曰 借才臣曰導言路曰裁邊吏 詔推官須計開列名不得混在本內</p>	<p>大理寺卿曾珍以刑科潘士聞論之也 吏科黃承吳進仰佐銓政疏其一嚴州縣之舉其一疏部屬之應其 一預邊才之儲其一清吏胥之弊</p>	<p>御史賈繼春上言世臣身已伏辜不赦之罪未明借題之奸當破請 各定愛書宣布中外</p>	<p>工成賞叙諸臣有差○大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哨探巡河陷沒 大將軍</p>	<p>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其在姑令戴罪立功想輔身 庸重任者一力担當督無道將教加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委疏稱病 戶科廖原直糾大憲以清伏莽</p>	<p>聖旨孫居相身置東林賄賂節職托名問饒銀至二萬一千有奇又</p>
--	--	--	---	---	---	---	---	-----------------------------------

<p>原坂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官該撫按提問追贓助工核之 煥以孫居相為介紹出趙南星之門驟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 及楊漣過麻城蓋桓垂涕當懇異常弁着刑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謫 命</p>	<p>謹按此時人情水火訟論文黃要之是非 御史卓適上言巨奸之典刑既正忠邪之流品宜分奉</p>	<p>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贖護尚在追贓 楊鶴江秉謙夏之令薦致有據即係同惡本當重究姑從輕削籍 氏當差仍追奪謫命餘珠合中林一柱力犯兇鋒致遭排擠俱着 以原官起用鄭國值從重議處該部知道</p>	<p>御史倪文煥疏薦都輔忠劇廷元姚宗文盧謙恭孫居相史記事甚 之令李孔慶奉</p>	<p>聖旨熊廷弼東林的派倚奸細劉保為腹心着削職為民仍追奪謫 命李徵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還着該部查核具奏李孔慶脫邪 黨削職為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與對讐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 京究問具世科員派兵備着錦衣衛差官差官扭解來</p>	<p>記私揭帖貼通衙者着刑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謫命 御史趙爾丹奏李徵儀到京後戶部奉 旨削籍追奪謫命</p>	<p>御史趙爾丹奏李徵儀到京後戶部奉 旨削籍追奪謫命 御史徐大化奏御史潘澤大理寺少卿吳之儀倪思慎潘文寺丞</p>	<p>御史徐大化奏御史潘澤大理寺少卿吳之儀倪思慎潘文寺丞</p>
--	--	---	---	---	--	---	----------------------------------

張諭臣敬光孫木等具奏書以奏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 陞各妃父任昇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

詔勅房辨中書合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欽 時值逆黨魏忠賢竊

窺神器中禍 官閣傾陷忠良市威每網懷賢目擊不平每閱邸報

有摘發逆謀者及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哭逐加圍評旁証

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糾劾侵冒忤瑞撤

回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又正不遠之句

詞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縉紳親交并手札往來輒寓感憤義形于

色詎意同官德星即送瑞瑞甥也聞之切齒入告忠賢而查俊

其置懷賢左右矣陰謀逆僕程遠德陷以束敵富貴將平日園註

疏稿及書底盡送逆瑞瑞大怒曰其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速處他

死徑差旂尉百餘席捲寓所將懷賢鄉耆臣妾丘氏于原監以逆

昇并西席貢生程千古省繫之夫懷賢曰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

於是千古得免刑厥嚴刑鑿掠體無完膚廷彪楊襄孫雲鶴無計

獻媚逆砌投結東林賄納左光斗等妄談 朝政矯 旨擊送鎮

撫司逆彪許顯純又非刑炮烙僅旬餘日而懷賢已斃杖下矣妻

程氏在籍驚鬱而死女及幼子亦悲痛動而死舉家丁散行遺傷

嗟幸逢

聖天子育出其子吳道昇上書訟冤得贈工部主事

御史潘汝楨麻泰刑部右侍郎朱世年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

劉縉布政陸完學

謹按 萬曆壬子閏歲初八室中自奏朱世守劉崇義朱光祥

學臣太甚焉知古水論羅平是以原官起用復帶門戶論列朱

世守為知古水一故楊一鳴結納惡世得入經曹又藉楊縉氣

焰頭轉京堂而劫取許張王孫改徐兆魁相斥許弘綱則

趙縉進廷轉宿相委化中乘機之力陸完李東休德足奉請重加

已甚耶

兵部主事徐日又疏列總兵馬世龍貪濫驕縱請申 國法竟以此

削奪為民

十一月 放順城成 停刑 南道梁克順疏奏梅之煥撫按提問

追駐趙時用陳以聞削奪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廢弁 劾山東鄒

滕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摧毀

高資司小卿劉志選再疏奏原任禮卿孫慎行林連去輔葉同高書

象臣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宣付史館

謹按 志選一疏不也併

命簡建均州淨樂宮玉虛宮

謹按 均州城內有玉虛宮神像代 祀崇禎地不

禮部接出

聖諭朕第年已長成禮宜婚配爾部使出示京城內外官員民人

家父母行止端謹家法整齊女子十四至十六容貌端潔德性純美

言動成儀咸合禮度者許赴官報名德慶恩擇應行事宜兩部使開

具求看故諭

刑科臣陳應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 誥命 因疏劾魏黨

謹按逆党指捕試錄內有稱王失叔莫主視叔等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盤馳驛回籍調理 遼撫喻安性以病免

命各撫按刻宗滿限所成書以便遵行 御史李時馨奏須之彥熊

明過 戊趙南星不准收贖

刑部主事彭參疏論前任安慶知府陳標同知徐日升奉

聖旨彭參原係左光斗私人見其事故反借題解纒前疏審中如何

又來奏并陳標徐日升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

御史王時英疏奏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削奪 工部侍郎胡

世賞開住

謹按內言可法以緝交趙南星而職升巡在刑部杖門戶所取

御史張惟一陳階門積弊奉 聖旨這六款中閣門情弊經臣宜痛

加整革撫賞蓋惡白騙官民且挑虜獄許八張早山諸棍着巡按御

史嚴究追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調着該部上駁從長

酌議具奏

御史田昂新奏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倫開住左通政王

孟履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參政蔣謹削奪

禮科李恒茂奏陳自擊時艱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有因該部不

肯任怨裁抑以致人情日就酌如改教不及三年郎署營差任意成

何政體吏部司官無缺先推遷轉太速忘非舊制莊欽鄰未滿六選

破格先升圖便已私私承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督學無狀都着削

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林克倫臃腫之態朕所親見着冠帶開

任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教職考選為名擅自升遷者照莊欽

鄰例重處不饒該科記着這本內楊漣左光斗竟不書名曾奏對之

體姑不究

尚書司卿具殿邦一本孤臣危言事奉 聖旨樊王家逢迎救黨誣

害鄉紳借名窩訪打仗多命故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

萬餘兩好生貪縱可恨着削了籍為民行廣東巡按御史并銜李

學其光提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織諸人違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

着該部院從重議處 刑部奉

聖旨沈有瑞欠贓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子沈天挺解部

監北朕覽斯奏因憶張愼言周宗建提問追贓奉 旨將及一載如

何不覓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併着嚴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吏部奉 聖旨肅心湯會稽著開與韓浚軍事極可觀察處浮疎未盡其辜着

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張樞一本真糾邪黨事奉 聖旨陳伯友附袁化中周朝瑞而

驟降通顯薦殺中借棧左光斗領大章而至權清華都着削了職為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奉

聖旨奉恩王只春勝地土監數還官其被扣見年于粒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以助大工
 平邊總兵毛文龍解進俘獲奉
 聖旨海外類報存教勞績可加但不係頭目渠魁告缺未可輕舉着該部酌議行○御史徐揚先奏工部侍郎董應舉○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太保賜修建坊褒其好義施仁也
 謹按 改亨公慈仁為而於便民利物之舉尤不力行如居節而本聖及於丹陽道綿亘二百里則除荒功不我懈俾士商車馬加游樂如登坦途其工費倍法法舉動不勤無官一文左焉可功偉
 十二月 兵部為海外情形微變為邦携貳可虞等事
 皇上遠為懸獨為斷撫不忘勤在有此一番易置將大局一新必有囚手之錘錘者後起以應兵求而先聲以奪其氣何鮮之不効順何庸之不効欵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奉
 聖旨朕格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舉韓濶淵尹義立董春朝韓國自行處分登萊無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訖察非常以消窺伺○以楊麒為總兵鎮守山海經夏遼東○御史倪文煥疏奏太常少卿金世俊無按提問追賍副使米萬鍾奏議王繼謨刑奪謹按 疏內言世俊為左二親族人傳通出李之才門下繼謨為王之宗族以大約以疏之旨居多
 刑奪原任太僕馬孟貞易道副使韓奇象原任吏科方有度為傳糾九所
 刑奪歐陽調律學程公晉冠帶閉住為科臣案
 御史何可及疏奏廣西巡按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慶春刑奪

謹按 疏中言董元儒陰陽又屢安詐傾危為配體刑科奏待周和指使是疏
 禮部尚書薛三省請誥 從之 刑奪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等限以依倚門
 刑奪萬羽彥 命楊國棟原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方 御史陳健疏奏原任吏部稽勲郎中劉廷諫文選員外孫必顯大理少卿葉蕃刑奪
 謹按 疏中言廷諫一刑即耳僻藉報端候恭
 御史石三畏疏奏禮部侍郎周炳讓致仕南京工部尚書沈儆炳大理寺丞張廷拱刑奪言炳讓為王之宗所存奉儆炳
 御史盧承欽直陳富令急發以奉
 聖旨奸黨宜清調停宜戒這本說的是曹珍押王邪盟董應舉俊揭羅政李過春舉存匪類獻稱東林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一切黨人不拘曾否處分俱着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查確集議奏請將姓名罪狀并節次明旨刊刻成書榜示海內垂法于將來以永保清平之世
 御史趙胤昌疏論輔臣丁紹欽議選東總兵馬世龍去留及後不忠犯人臣之大戒
 刑科潘士開疏奏大理寺少卿吳之驥四川道御史舒榮都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刑職為民追奪誥命○御史王瑛疏奏方大任問徒追賍○吏科趙興邦疏奏御史練國事李玄王梓昌疏奏楊新期刑奪

聖旨劉宏光上言聖朝邪正已明奉

聖旨談自省以程國祥烟煙蓋刑京兆賴良佐以李日宣然黨冒別

清華張萬敬以王嗣心腹復張邪焰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邵輔忠姚宗文劉廷元起用已久着催他速來到任其餘的該

部酌議具覆

刑科蘇兆先疏奏周希令御史蔣允儀趙廷慶削奪

謹按疏內言希令謀殺身邪說冒別正御史允儀東林派魁把持

文書房通出揭帖奉聖旨朕弟信王婚禮合用府第着該衙門上

又揭帖奉聖旨皇子百日命各內閣議名來

陽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驛歸○改陞登萊巡撫武之望為南安部添

設左侍郎以不和不受駁

御史吳裕中再糾閣臣奉聖旨次輔丁軫賦皇祖初起能廷劾

神人之所共歡且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越空乘札逞其報

復欺肆狂悖詆辱大臣顯與廷弼一樣懈腸與廷弼尚有何異似此

覆亂本當從重嚴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挈來午門

前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門知道

天啟六年丙寅正月御史陳以瑞疏奏太僕少卿劉前吏部郎

中吳維祺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中童述先閣住

之接疏疏指劉前為周嘉謀張同廷瓜牙腹心維祺等疏請李烈人

榜左升北運南及榜五榜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管務十一款一會補之制宜復大

管官設有五百餘員皆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科道四衙門一體統

轄原自非行而不恃者故

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擬督

文臣會同該管提督巡視科道等官選補俱務在得人會與開職期

若日星嗣後凡遇管有缺員類齊若干名必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

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會同被吟域而軍協大道

首在斯舉爵人與共是亦得人之概也一聽用之課宜勤運來

聽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別然後入

管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慶短者有獻備資

之鈍而說躍進者有接壞例之事執為常例遇有老弱不堪者即批

今弟男子侄告管內有戶絕丁殘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每月新

軍過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精力強壯即許摘牌督役不必

閱支以後月報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

之技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棍其四火器單人居

其六蓋為火器能以寡敵眾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

成各該將領即將六萬火器手較汰老弱實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

演變厄靡而精強轉無用為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

營將領登淡未盡年終即以此為殿最千選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

天子之親兵，為之近旅也。其旗幟、器、甲、器械等項，為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立字等。手若干隊短兵若干隊，火器若干隊，為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用整齊。軍旅改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干為之稽查，毋使冒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管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者，種種弊端，令人厭鄙。而希圖圖利，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驗其果其負，韓白之奇，鏡孫吳之秘者，不難於部權用。即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所聽何事，即為務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為編與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亟京營軍選

通計一十萬餘眾，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巧過人為優異之耳，合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該管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即當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又定期逐名試驗，能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巧不可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為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善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用，官伍若此，豈終聽彼之廢古乎。而職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為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為糧運設也。豈可令其嬉遊與官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疲閉力壯，即以選鋒名缺補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即選各營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

守等手，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閱時，復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匹者，乃與法至善也。但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俱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即如替補管軍下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問寺與軍馬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猶不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為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補營為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為令，各營先將馬足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候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指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于軍馬領袖一方為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動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選其精強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功令信賞罰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眾軍各知所警備，而偵緝盜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也。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鼠鼠偷竊一時，豈能施知誠有大不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

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備便安致有疎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盜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為分別耳違者容職等衙門參革 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為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為不察矣然夜巡愈緊而盜賊愈滋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極于街巷零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及間若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為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極扼隘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為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蹄巷口者謹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畫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為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 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襟處傾蓋之間駁難別議合無勅下該部別欽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鐘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一應舖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拿解看重懲辦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統候 聖裁

兵部疏言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表崇煥差撥兒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于俱到寧遠扎營一百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蓋用金鑿城救處被表崇煥細柴燒油并攪入導用鉄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獲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將達賊戰車盡行燒燬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官寺一帶扎營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官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營華島道下爛米俱行燒燬訖

近島海畔水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表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信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實至亥攻打一日頂軍鑿城勢甚兇狠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應變打死賊夷數多弁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設計復旨任逞狡謀叵測除一面申飭道鎮將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

護校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龍牛被馬引佩更戶兵三部接出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惡當彼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炮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糧米不為賊擄之資遍擊近岬豎水潛消過海之患表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轉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柱等裨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滅逆奴然已首挫克鋒似此中勞朕心嘉悅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為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為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雲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

二月經署高第塘報情奉 聖旨具報捷音朕心嘉悅表崇煥已升命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出關援兵樂集當相機調度逐處過河各路口宜嚴加防禦毋至疎虞兵部知道

原天府尹沈炳謙陳制十款 一城垣有無元固壕塹有無深濶
一城垣原有什數果否堪用較壞
者整頓未備者備造 一墩臺以備守望舖舍以傳警報宜得任其
類敗壞軍舖天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 一各埠
子道路或廣可冲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督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阻
虜馬或虜騎必懸之地則宜堵截法督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阻
地相机務期費省而有實用 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為虜騎稍遠之
地人烟湊集原有墩臺應備築完固以資捍圍其備築捍禦擇居民
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為眾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為調度鉅束無致
擾民何處為虜馬必懸之地零星散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
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與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
宜務使民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滋煩擾亦毋得因循怠忽臨事草
皇使民無措 一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
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可備戰陣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
何人梳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真的花名册報 一各衛所官
員何人子弟為熟嫻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
紳中何人諸習兵機可諮轄畧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
有識者子弟之驍勇督教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机宜務使上下同
力百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為百姓保護身家即
朝廷保護 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則
壯論令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嫻熟者要為一冊亦要自知
中小過者及無益宿債與端免倘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

以示教誨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亦
之用亦消肺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掛卷入城自願立掛卷
垣圍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于衙門掌印官親為經理務期地
得利守禦堅固無疎薄苟且反以資寇 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
為第一藝面生可與踪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家連坐如常
法但更著實舉行無疎無援以上十款已經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
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
皇上嘉納即為石畫臣所教刻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即屬具文
伏乞明旨嚴加 申飭實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非有所屬庶重地
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神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
以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效即保異
等乞 勅無按二臣非時特舉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
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與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使
近 畿州縣皆強敏有力机警應變之才則告誠不煩而長城有賴
矣至于進 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每起常補二員每貢
近百人大約在館常二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好細混
入何察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今輩較之下潛賊具
類能無慮憂况今之貢夷原非 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
貢皆都督酋長正身迺置耶中蓋有古盾子遺意今之來貢皆猥年
猾夷窺覷虛實騷擾解巡無所不至合無明 勅督撫每起量送一
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須實實物照原別人數一無所
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曾有四便一免從夷密伺虛實之家

一無奸細頂名潛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供應糧擾縱恣之害。一省光祿寺在。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

謹按此疏明白簡易。不論開內閣外近處邊防之地皆可逐一施。聖旨條陳十款皆綢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虛文

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有督撫官每起量送一二人

進京餘俱在邊領賞物照原開人數全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

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科抄參看有三輔焉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之暇豫也

京兆所籌十款似無遺着然非廟堂功令嚴赫而禁求守令設誠

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權之以

巡閱如凡堅築深浚設險伏机積穀教射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

撫按加意神京不特舉劾以此為課吏第一議而後十款可舉行

也顧奴酋計必因糧則清野尤為長策中國計必嬰守則火攻尤

為長城而火藥之料稍易曠難須令各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

司催買置造分發庶物皆系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王壁順昌以

孤城力挽大兵矧以三輔應援犄角而乏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夷

人寬收之必且滋奸敵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給速發者不可不尋釋而籌處之也抄出斷之誠諸

臣凡除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畧會經人道過者不得勒契演

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授承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六馬副指揮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

禮以資防禦。削御史石三畏籍以其條議輕率屬舉欠當故也

遣歐陽暉下劄鑾刑部獄

謹按劉輝供詞詩為歐陽暉所作

賜與德長公至駙馬劉有福冠服兵部條陳六事一廣諮訪以儲

將材一樓猛士以備冲殺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首功

一嚴市買以充撫賞

經署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聖旨據報效首盡數回巢深慰朕懷

還着加偵探密偵賊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急緩該部知道

南薄大駕工完奉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

裡履弟侄一人與做都督詹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裡履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知道

南道徐復陽疏奏曾汝名魏士前郝士膏等奉聖旨曾汝名阿附

那黨羽翼殺首有圖定策魏士前倚恃熊廷弼周鼎談恣肆貪婪

踏臭蕪郝士膏作令不仁廉親無父典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

的方逢年章允儒顧錫晴丁乾學熊膏酒李繼貞都着削了籍為民

官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郝士膏賊私狼藉

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賍以助大心仍據賊從重擬罪該部知道

謹按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日允根宜復請移祀

一崇宣宜結凡百官所料與英法諸所及宜作速結一持苟宜聖

一言漸好日謀補土非力為結持必有乘而伺吾腹者一錄此

成張慎言建周宗建繆昌期○削總兵楊勳籍為民以應援不前致

有骨華島之失也

勅發魏忠賢復廢弟侄一人督會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羊

酒新鈔有差

謹按時維呈秀既送傳有部年如出一轍頃志美詞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敬光具中偉劉廷宣問

成惠世揚微詞大約與鎮撫司拓詞相符遂坐以上刑奏入遂璫從

中持之竟如議

謹按公身受煥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篋百奏誣諸臣奉 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

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

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

應昇黃等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

吳民恨深切周宗建繆昌期已經建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

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

向來出入京師窺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在周應元李

陳薛奎等鑽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有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上賴 宗祖之神靈下藉極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弁擒奸黨已經鎮

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為國殫力籌

邊前此鑒者奇勲今又潛消大獄不煩亡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塞

旂之功勞在封疆宜超格着查照寧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

朕眷眷元臣至意其原辦官旂弁與優叙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奉吏部咨文將曹欽程蔡周宗建事欵

逐一研勘竟無實迹坐脩道書院俸薪公費等項千金猶未祿育

致家有提家屬追比之諭清苦之官念不能堪矣

謹按先是曹欽程令吳江正值至荷廉之郡守沈率領表率其上

日著沈守日是安可一願忌而不能發舒已德德鳴根矣乃醜穢

去以全此子道難時吳江周宗建吳慎兩侍史與周中周順昌

而於國計民情多違問諒訪欽程于疑凡所醜狀皆與守公

兩公孫其私不知兩公素以雅學自持大豈不明于居是不非之

洩使沈吳二公有誦敗之處周公公有迷途之苦而竟以此復其家

願其生室不悲哉正所謂此謂此謂之毒與人同而無悔其斯人之

三月采頤等衛夷人妙朵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禮畢辭

婦○經畧高第以病辭免 從之

上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勝負攸關

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控積年之強虜捷音

雖報干邊塞勝算實出于廟堂幸晉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

忠賢任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為肅寧伯世襲官銜皆歲加祿

米二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鏡券

與國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毀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以表

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總裁

中后所突

謹按二月二十六日中后所夫火燒燬燄火燄燄燄燄燄燄燄燄燄燄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賜魏良卿養贖地土七百頃○命內

監劉應坤預文紀用等駐扎山海清查糧餉器械兵馬之數凡軍中

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机宜俱得與議據實密封馳奏不得參

商以挽事機○陸魏忠賢弟侄一人都督同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參論閣對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賄狼藉見在迫
賊周大成鄙陋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閣對大典似着冠帶閉住其汪
汝祥汪泗皆惡黨汪文言宗族心術險邪焚惑國是招權納賄消亂
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地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上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閣嚴督撫鎮道諸臣○禮部侍郎楊景辰教習
庶吉士○命定蕭寧伯第宅朝房○以楊國棟梁柱朝渠家禎王繼
省何汝寬充總兵官鎮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閣中
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務述其不便者有四 不允

御史李懋芳劾罷刀詩教
謹按可詩教雖與邪何故所號爲西極會極惡而人人肅心切
世道而求附于正人以妄希 皇上之器用夫論人當合其始
終本末故孔子曰听其言而觀其行若以乘論東林便爲正人觀
令其工驥也乘論東林亦遂解然自負正人而先好其使車慶慶
聖此有其事也

南道何早以邪黨滿稱○以王之臣經夏遠東等處臣上言經撫不宜
袁崇煥官軍前道事○以王之臣經夏遠東等處臣上言經撫不宜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畧
四月都察院周應秋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劾奪 以大受爲違
限貌法心一徇情結勒同門也

下周宗建稷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善禮部尚書廢一子入監

讀書○高攀龍卒 時有旨逮攀龍官旂擬於十八日開讀而攀龍
先於十七日夜溺園池死
謹按高公生平抗直忠義自命駭行人屬御史以建言請領前朝
御甲子陸御史以科劾攀龍其夫潘 諸起先承承壬戌至太僕
潘甲子陸御史以科劾攀龍其夫潘 諸起先承承壬戌至太僕
潘甲子陸御史以科劾攀龍其夫潘 諸起先承承壬戌至太僕

應天巡撫毛一鸞疏題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奉 旨下
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問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倉卒勢甚危迫
臣等不勝駭異方爲解散已經合詞 上聞請 旨無庸復督橫據
蘇松糧道按察使張大孝呈據蘇州府知府寇慎申據吳縣知縣陳
文瑞會同長洲縣知縣張茂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
子報稱有奉 差官旂於本月十五日駐紮本衙門至十七日奉牌
擇於十八日午時開讀時聞聽人民執香號呼喧闐階下正開讀聞
群呼奔趨若轟雷時眾官俱圍守犯官而堂上隨從驚避有登高喚
于者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醫
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時身故當備衣破盛殮等因案查先據
蘇州府呈據吳縣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闐方家院道嚴諭
解散又聞有旂從人等在干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因而若輩復

蘇州府呈據吳縣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闐方家院道嚴諭
解散又聞有旂從人等在干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因而若輩復

蘇州府呈據吳縣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闐方家院道嚴諭
解散又聞有旂從人等在干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因而若輩復

蘇州府呈據吳縣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闐方家院道嚴諭
解散又聞有旂從人等在干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因而若輩復

又到彼爭開隨該水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即解散等因各
 其詳到該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順昌之被逮也主持自
 有宸斷動問自有法司直達到之日官旂即行開讀而不慮其
 三日淹也此傳開讀臣等遠道公所見聚觀者如堵即行呵斥而各
 官以為曷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如此且傳鼓相催遂群除
 從入上階行禮不意呼號之聲如疾雷響應莫可响迥執香稠聚一
 湧而上勢如崩沸臣等相顧錯愕惟以身為提敵力論道府諸臣咸
 示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奉差官旂董遂把捉不定驚惶却
 走衆益擁攘攘臂直入後宮致湧階踐踏板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
 英臣等遠調防禦官兵以次鱗集衆稍奔散乃烏合之衆乘風鶴之
 驚復圍河下有所從需擾若輩遂知在如願隨李開城外臣等後
 從府縣正官立刻嚴拿禁戟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真情景也次日
 詭言偶語過街巷臣等惟有密加防護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
 解散距三日而從役內有李國柱者因驚氣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
 竊念事莫過於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
 變舉國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巨測至此甚
 也方周順昌奉旨被逮縣官在即就繫當令府縣為促開讀而官
 所不應迫逼需索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遁之心此變之所懸摩也
 那法紀陵夷已非朝夕臣等諄切飭示何曾三令五申乃開讀何事
 公庭何地至密羈縲諸人踴躍填塞以召忿不能取卒不及防之變
 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防臨期不能調解致變生意外而
 如畢方以圖之雖去極心實已費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

事中何能無調度防禦之責至臣德不足以緩民威不足以肅眾
 何辭於溺職之罪除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即日解至京
 伏候 聖明處分外仍次第擒緝亂眾應另行正法以重國典
 以尊 君命臣等合詞再瀆伏乞 勅下部院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恩民在廷至積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日禁約謂
 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還着密拿首惡以正國法不得累
 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蓋行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道
 神廟榮嬪李氏薨喪禮遵 旨照萬曆親慎嬪例行祔葬于張順嬪
 之墓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蔭一子入監 命海查京營軍馬查數
 備伍有侵前職占者指名奏
 謹按地方失盜查捕雷領軍一萬止五千人應設營馬及各
 生至是也視科道查奉 旨限五月內務要點數清還不
 奏已子時白霧占曰臣下擅權又曰主兵喪
 下李應昇鎮撫司嚴究追贓○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奏臺臣張繼王
 削奪追贓 命浙江撫按解黃等素來京究問 時吳中有開讀之
 變于是所較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
 下周順昌北鎮獄○削奪吏部郎中李有春時差黨亦誣以門戶
 故也
 五月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受節 時道府縣學俱助得潘氏係東
 廂下里潘香室女有四省提學副使具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
 年七月聘為側室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任身故氏
 生子敦復僅八月時年二十二歲仕先有嗣子包藏禍心謀殺敦復

水鹿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以來風雲變作早懸為災禾黍皆枯百
姓嗟望乃五月初六日時地鳴震驚屋宇動搖而京城西南一方
王恭殿一帶其旁屋蓋屬頽頽震擊多命朕以渺躬御極值變異非
常飲食不進悚慄危懼念上驚 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即
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慰禮記中外大小工匠俱各素服用
加脩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冀同 天變毋得視為具文
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
朕畏 天省惕至意特諭 虞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
核餉一切軍需以為防禦實着 黃等素解到鎮撫獄○命速遣火

崇以備奴等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督師報會安堡之捷 毛鎮塘報言官兵乘奴賊飲民北上欲逞西
寇故奮勇深入攻剋會安堡接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真夷
三十六名

千首挾賞延綏塘報言虜酋千兒罵同伊母麻吉娘子三月二十八
日率眾執舊帖文索貢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首辭禁送勢甚
猖獗在我素奮援邊精銳挑盡重以京民兩運不繼軍餉欠至十
六個月虜方畏甲內必脫巾情形萬分可虞

京師祈雨
謹按春災以來風雷亢旱雨澤未
備按春災以來風雷亢旱雨澤未
備按春災以來風雷亢旱雨澤未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備陳備省之實疏

聖旨

勳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參差之情奉 聖旨
滿桂廉勇素著性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群情欠調暫准回府候推
別用其軍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
信繳進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診汝楠請省刑簿欽以謹天戒 詹事李國楷王應熊充副總
裁 原任大學士丁軫軼卒 賜葬祭護其喪選

刑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謹按先是逆奴賄賂抄花部落殺其名王貴人掠其牛馬時虜來
領賞日利麻未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誠恐中間來傳奸人呼抄花
隨行字前道會同總領將歸來漢人漢地安插神共夷奴老弱等為
托慰候事定仍備務切切示

貴州巡撫王斌請 勅督臣撫鎮黔陽發結西南全局其便存十如
事繫安危枕漏秘密可以面商而意喻不慮郵筒逗漏也 一便也又
利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參而復議不慮道理隔絕也 二便也或
撤軍兵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應也 三便也如督
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制無權也 四便也 在楚藩不
慮餉然而又復餉蜀可免躊躇而成兩恨 五便也 在督臣不慮難分
用徑可專用不致空奉而精大舉六便也 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
而寒賊胆七便也 數載之恩信業已沁入而感賊心八便也 練達之
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 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大神武不殺
而畢賊命十便也 故可以以死奢實即可以死邦奢督臣之能事可必
也倘可以死奢實可以以死邦奢督臣之全局未結也乃奢實已死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蜀府已結督臣不必仍居蜀也今邦彥未滅黔方殷督臣不得不

移驗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

錄副本
六月兩降祭謝○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敏魏釗等祖

先祭葬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

三衛亦震宜大同日震倒壓死傷更慘初六辰時皇子薨逝喪禮命

照悼懷太子例行并帶葬奠例
時前直陳濟新河成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叢雜題請督畫孫元化回部元化以所頒

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助餉止嘉其急公准令回部
周順昌卒于獄時六月十七日也

謹按虎彪章建迎瑞意証駁持此骨斷皮開血淋淋則崇昌雖好

義者固中治士民共中交游網交一時離金錢代其完賦其好

生全而目已破監司肆毒隨斃而日俱消止見頭兩鬢髮英氣

頓尚自過人先生烈矣吾輩無痛乎
周宗建卒于獄時六月十八日也

謹按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廉明循撫兩地幼歌和平清深三臺上

果需巡坊糾紛按楚持平深志好李而羅羅全道清院之廉亮言

入究詞開縱發而驚心對妻孥以斯勝兩邑士民杯思道新自

集以代完贖緩方惡增起成心願指監司急令酷加敲朴承魂已

自消亡府府都推善美冠冠以效敬誠性謙沖對人如不勝衣

文書房迺出黑字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 三朝要典聖

旨單公同內外官員送皇史歲收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

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
謹按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創今至母后也

閏六月 御史陳朝輔再糾輔臣 聖旨這本說輔臣馮銓事跡多

端仰着回籍閑住以候公論之自定程夔庚奸惡甚于汪文言已經

該殿拿問不得輕縱該部知道
黃學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也

謹按學素劾介不何氣節素然初為卒困前推人不敢犯勢豪

謹按學素劾介不何氣節素然初為卒困前推人不敢犯勢豪

浙江巡撫潘汝積題請建立魏忠賢生祠允之 時機匠沈尚文張

選等倡議立生祠此小人常態固無足怪不謂堂堂冠裳亦溺于諂

媚之私首倡疏請遂貽千古之羞良足嘆矣祠額不恩春秋祭享已

占違禮之不享也
黔督朱燮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備沅巡撫聞慶得總督從中調度控

制五省
李應昇卒于獄

謹按應昇昇名特達志大察言慎行惟讀書手不釋卷風塵志孝

其來父母命之入不離離沈沈 收應應代家人逃瓦方寸惟慰父母云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舊例加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優卹至意着作速解開不得遲誤該部知道

恭州衛角樓火
謹按閏六月十六日五鼓有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此樓內以

奴酋東侵烏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好貪設心險毒既以鑽謀擬戍復圖鎮

魁重臣方景陽因姦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呪咀典獄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力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

部知道
東省督學○東廠奉 聖旨犯人具養春等既與胡君質等質對明白

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贖黃山見在首養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薦等培聽廠發落工部知道

賜川湖總督閔愛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奉
聖旨程愛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緝追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

即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田地與拋荒地土未入冊者查出并科查歸朝廷不得仍前隱匿隱匿臣親忠實報國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崇極

之浩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懋着

發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勅獎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米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實原辦官折照例優叙該部知道○刑部奉
聖旨劉鐸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官處決辛雲佑遣戍

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浦先係狗積賣法及奉嚴旨總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鎮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格薄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謹按忠夫借差奉 聖旨之名輒以徐自強
九月 工部王斐丑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尙效舊有可拍來之部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則籍
謹按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

平遠總兵王文龍上言爲遵 旨奏報直陳結局疏
刑科黃承吳請允袁崇煥議設餉司奉 聖旨黃承吳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黃山水植久爲奸宄盤踞差主事且下問給與專教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等則酌定賦額另行

具奏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遵 旨便道詳聞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

天啟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題為海外孤軍可念糧餉等數

宜酌重科獻蕩蕩之言仰祈 聖明採擇以固牽制之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即着涇詔二臣便道詳聞具奏以憑酌議不必另自

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難圖開讀事竣

隨道 旨便道沿島詳聞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

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加減匿以下負輿情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

之舟楫職等敢不凜凜頓首語曰民為膏腴先為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次及其他自被擄遼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

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餘萬職等初往朝鮮時

渠等已絕糧二三月矣沿途迎職等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傳等

島各有安插之遼民即自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

百餘里陸續不絕奈皮骨僅存枵腹待斃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

能起甚有偃卧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床褥

間賊等心怜之亦無以益之也渠仍向職等懇曰我父母妻子一家

俱遭奴等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奴亦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

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逃出望我

中國生全之也而竟以飢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真可憐也此遼

民之情形也

一日遼兵據毛文龍冊報十五萬大要遼兵即遼民其冊以外非婦

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啻二三萬其餘不為

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旌而衣不蔽體者度其年貌儘堪圖攻取

陣戰之用惜食不充腹器械不精恐難以操率望之勝也其南兵亦

多以遼兵補額思餉不及時其真南兵固無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

情形也

一日遼官三韓既陷遼東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 內地者固

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

六十餘人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俸糧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

非功臣之子孫而聽其流離瑣尾已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一日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回至鐵山越一日即
試諸生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餘人皆堪進取職等
亦賞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 內地如山東已容其入閣中式
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今抱 向隅之泣也此
遼生之情形也
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據冊借欠計九
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還過者即過海算明借欠亦不下五
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會
已微骨而挑水度日者及有為人役使為守食守候者近毛文龍處
餉弁之多弊欲移商人海外以就銀加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
株守以待領政尚未決此輩熙熙攘攘為利而往其涉風濤拚鉅命
急軍 國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廢前此者已難為償後

此者更難焉。此亦不可不急為之計也。此海外商人之情形也。
一曰：俘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由奴隸耕牧偵探，遠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此，此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回，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英風，可謂壯矣。雖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畧有擒獲，已奉有不係謀魁，免行俘解之。明旨矣。今後仍尚書奏萬全也。此俘解之情形也。

一曰：屯田。種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迺朝鮮其開墾田地，俱以日為計，而無敵數。
天啟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田堪墾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巔或山坡，澆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曰：朝鮮之接濟。朝鮮通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三道，其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中國之貨，以貨易該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冊該國止，天啟四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鮮之情形也。雖然職等又有說焉：總糧款而提掇對酌者，人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拔鐵山，拾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眾即不謂吮奴酋之指血亦可謂收遠左之牙，遺不愈于遠陽一陷，越海而南，靡寧一漚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素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即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敵出奇，文

龍自信其能戰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道，惟在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遊民歸來者，非不衆，若何使之生全，逐兵備數者，非不多，若何轉為精銳，職之官俸，作何查支，途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統祈救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奉旨，便道註閱與特遣閱視，不同，不敢妄舉，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籍石文冊咨部備覆。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聖旨，據報奴斃已真，其子爭立，殺戮巨測，深着嚴加防禦，一切勤守，机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奉，聖旨是即着欽天監擇吉舉行。

諭停刑，刑部擬徐自強等罪名奏上奉，聖旨是斬犯徐自強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奉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開城畧地，議招集飢民安補也。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丕振，數載通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奏奉之區，今將復業，互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助。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券，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羊二隻，酒二十瓶，新鈔三十貫，賜救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厥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應弟任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應弟任一人，錦衣衛百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將以及軍下俱依擬。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

謹按朕願將官手續資淫敗俗後害人民得告毛德鎮差官均獲
清口兵賊火毒匪徒主
又按流賊馮海山等匪徒內散於外通東通東嶺嶺山北進賊也
東鎮之所當急守禦也

刑奪太學士錢龍錫 刑奪倪思輝朱欽相并陸康稷張德瑞蔡猷
臣冠帶閉住

謹按一時期奉諸公官奸偷之十而悉以門戶處之如吳澤夫李
蘭蘭而利祿最者于現于人才
進退之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十月朔 須磨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首乞炭挾賞不遂聚兵
千餘在於滴水唯邊任牧謀搶擊火燒莊等堡北路參將張承憲
戰歿其後也雖報傷相當而頭將損兵
戰歿其後也雖報傷相當而頭將損兵

金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據奏厥臣魏志賢恤
小民之艱憫不給之資功德被於留都矣至於捐俸以募造作築垣
以固邊陲裁革僉備肅清弊竇雖建祠允順與信賜額宜昭盛典其
名祠曰仁溥着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虔脩祀該
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以賄聞削奪 ○平遠總兵毛文龍為遼士難難猶動
學業疏

順天府丞劉志遠奏 聖旨王寬恩下逮厥臣臣思事 奉威臣借以施
奉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體
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朕朕朕朕臣至意勿得
執迷不俊自取罪責其嚴禁違語已諭該衙門嚴切拿究仍着實

申飭行該部知道
山東系政分守東充道曹文衡計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寧時鄭江
鄭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難托巢開州而其出沒鴉害則
東省受之近聞張加佑羽翼既剪之後亦且奔投江海二賊自固矣
二賊不剪則餘黨旋旋合此地方之憂也今以分守東充道曹文
衡之運奇設伏兗州營將陳思明之勇勇先二賊一斃一縛而
射死孫東漢活擒馮見等四十餘名則巨魁不網捕而零賊俱釜底
雖有連誅之張加佑早晚可得也從此兗東一帶居者行者俱賴以
為寧宇○九月二十日東充道曹文衡移會兗州營將陳思明勦
捕于初八日等前後共捉獲強賊張三丙等九名續獲劉一上等馬
四匹餘九托又于十六日協同本道家丁范大虎等直抵新集呈家
庄地方邊邊賊首孫東漢等率領強賊一夥百丁奮勇向前賊
首孫東漢落馬斬取首級眾賊遂上樓拒捕矢如雨因用火箭攻
擒活賊馮見邦東全等家屬小喜并高毛真萬更等三十名馬一匹
驢二頭鎗刀十一件查在陣傷傷家丁李名勇傷民壯蔡才等又于
十八日率領中軍官武人夫復同本道家丁范大虎等奉曹文衡密
令明示撤兵暗伏精銳于賊所出沒處至五更時分直抵開州白積
集與賊對敵擒獲強賊孟可成等有賊首鄭江鄭海騎馬中出集外
官兵追捕兩騎飛馬舞刀如風兩隊至官兵將鄭江等圍繞二賊旋
回旋復殺出兵丁放箭射馬將鄭海馬射往鄭海落馬就縛三面伏
兵俱至復射死鄭江隨斬首級強賊楊朝宇賊敗自勿見獲賊首鄭
海弁強賊孟可成等獲馬二匹

內官監疏頌忠賢致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遲延未終
 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委及朕躬。義茲鉅典。是皆優臣。現忠賢心無
 二慮。算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督惟王之卜用人。則裕。提爵致將作
 之勤。開節有方。財用贏于久誦。勞來不息。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
 可銘。依寧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厥功茂矣。其晉秩為上公。仍加
 恩三等。還賞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
 賜勅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晉封寧國公。世襲官銜。照
 舊給與。應得誥命。以昭茂賞。其餘內外大小官員。着該部優叙。具獲
 兵部遵 勅。查明職掌。奉 聖旨。據奏。黔事。勅以成撫之局。持論甚
 當。展沉去黔千里。有難。遜度。着督臣。移駐貴陽。與撫按。諸臣。和衷商
 確。共圖萬全。亦議行。遣喇嘛僧。鎬。南木。座等。往奴中偵問。
 遣放 處在太案。煥。以本僧。父居。而。豈。有。神。行。交。神。宗。皇。帝。御
 旨。當。以。報。皇。上。於。是。遣。田。成。等。往。定。奴。事。
 宜。論。現。其。何。符。與。合。之。意。以。為。征。討。之。計。
 兵部復奏。南。沖。助。疾。惡。盈。官。兵。征。勅。大。捷。奉 聖旨。勾。哈。之。捷。剪。賊
 羽翼。撫。按。方。各。可。嘉。選。用。相。机。策。勳。以。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
 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餘。有。勞。吏。士。土。合。等。員。或。宜。加。銜。優。叙。或。宜
 一。端。紀。錄。供。依。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梁。夢。環。上。疏。頌。瑞。并。勅。奏。諭。臣。奉 聖旨。據。奏。殿。臣。中。員
 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應。清。消。厥。萌。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
 依。門。戶。若。官。會。職。程。註。附。權。居。間。駐。私。狼。藉。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奏
 數。目。提。問。追。贖。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賈。友。活。名。着。削。了。情。為
 民。追。奪。誥。命。程。良。善。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部。知。道。

護。按。一。特。領。該。部。請。該。部。之。殊。為。汗。目。故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奉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闈。門。死。難。忠。節。可。嘉。宜。優。卹。着。照。近。例。酌
 議。具。優。該。部。知。道。
 十一月。建。極。殿。監。柱。○。削。奪。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削。奪
 沈。應。時。周。汝。衡。宜。繼。良
 謹。按。是。所。被。削。者。非。日。門。戶。則。日。邪。定。善。類。空。正。氣。塞。及。其
 兵。部。奉 聖旨。殿。臣。魏。忠。賢。武。勳。著。謙。益。光。離。陸。都。督。同。知。可
 勝。嘉。尚。其。孫。魏。賜。翼。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誥。命。王。體
 乾。等。應。降。弟。侄。王。之。良。梁。桂。石。化。琳。冷。文。弼。李。文。學。劉。學。子。孟。季。之。榮
 俱。降。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降。錦。衣。衛。百。戶
 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者。俱。依。部。擬。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王。辰。之。舊。德。和。協。東。鎮。受。戴。中。朝。忠
 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遠。衆。旌。處。又。客。累。王。生。察。食
 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
 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着。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芻。蕘
 朕。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遺。民。或。精。壯。可。藉。或。別。處
 可。分。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大。計。處。俾。無。重。焉。王。累。并。力。協。心
 王。亦。重。勉。之。奴。酋。已。斃。休。寓。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中。所。關
 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傳。訛。之。言。不。足。介。意。朕。之。注。念。傳。國。宮。不。滅
 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部

知道○劉其忠徐天爵冠帶閣住○刑登貞壽時似生以門

宗人府請 秘纂玉牒

陞通庭訓應天府丞再慎行補稽勳主事

南京太監劉德忠賢神額名崇勳○御史劉微疏奏諸臣奉

聖旨寬奏能延御侵盜帑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賊劉

弘化黨惡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匪三士龍邪黨惡起

盜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賊房可壯獎尚燦侵課賊私即

行巡監御史徹底清查追賊具奏其尚燦先行削籍為民當差仍處

奉詰命該部知道

建王之兵成孫慎行為逆黨劉志遠所誣奏也

督師王之臣快意議疏

一日時派保廣寧附近悉為瓦礫自西徂東務先逐節扶危經營

安插而民可屯兵可練也

次日定總管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甚衆宜行一帶選其

將有謀而兵有勇者移駐于遼海大小各城一以衛民一以禦寇

相沿不替而遼民之歸附者占籍一定永為世業官不以地為傳舍

民不以官為過客如是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日調班兵河西五百里城堡在墟者三十餘處大而娶者則廣

寧錦義凌河石屯諸處首當繕治須借力班軍酌請工費以成恢

疆之實

之仍以遼土處遼民使各自食其力未可奪之予兵以絕其坐坐

五日清屯馬匹倒死一任官軍開報即便買補實補愈速例死

愈多正以稽察無人為一大漏卮宜專設一風力文臣提綱領而

謹核之

六日合水陸三方布置局面又成會遣兵會哨于登海東江警息

已通者并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屢撓之此制勝之道也

七日用西虜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為復地復仇之計乃虜見我

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渙散奴即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哈

喇慎察罕者酋約婚姻抄花等營已吞其餌惟居敢不辱受譯審

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百什之子恨奴傾覆察罕字飲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歎也且世忠之甥女得託于虎放虎放守

注意已許助兵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費于丁萬師矣

八日合開寧欲督撫同心復遼也

九日集眾思

十日絕和議年來奴受梗于西虜度聖于朝鮮一旦議和彼必難

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通收過都會處夷其肯天你從人全

沒胸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欺欺許金帛肯哈喇齊

他甲孝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為仇我們也不去投順他罷了據此

我將何辭應且此議一個奴子愈得意不而攻虜則南攻鮮先送

晉人為假道諸謀而徐為取虜之計矣

十四宗皇明實錄卷之二十七

熹宗愍皇帝

天啓七年 丁卯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

賀○鳳陽府署戶軍民李允春婚志賢建懷德祠

次孫文身顧同寅文身太倉縣生同寅是山人以嫌念

削奪命官汪輝駱從宇閉任亦由門戶

給內臣關防文輔德者太倉縣庫節使庫崔文昇總督漕運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奮銳多年常思滅虜恢復以報

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秣馬勵兵長驅直搗以截

斯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夙心計必出此兩部即

速差人傳諭知道了還着水陸倍道速達朕育有功之日破格優

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虞

盜竊

天壇神器嚴緝之

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連雲橋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畧將士用命之勞

苦亦宜敘酬李高岳駱聲俱着加一級楊國棟雖已加銜

特恩論功行賞豈得獨遺還着再加一級餘諸吏士分別升賞俱依

禮儀行

御史劉重慶閉任○削奪曾楚卿戶部生

總督閔洪學敬陳進兵形勢後駐地方疏

二月初二日信王出府成婚命在京文武百官俱備朝服

初五日赴府行禮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

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求款亦未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折務求

妥當方為題請本中說周為之備不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

該部知道

信王辭免驢田二頃

欽天監擇二月十九日三王同謁辭陵○削奪陳以瑞孫元化閉任

四川巡撫尹周舉奏水西擅殺奉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擅殺老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着行該省

道將整兵固守務係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作何奏辦并議妥速

復

謹按時奈將揚明等奉差宜諭安位及日把擒賊獻首等

制奪謝其舉張其質顧其仁周邦基吳姓梁元柱等然視諸奸以小

小人求

禮部奉 聖旨代潘北控邊鄙南輔甸圻冊封大典委宏速舉代世

子鼎涓着襲封王郭氏封為王妃其祿米准照親王例支給以彰

朕篤念親藩至意該部知道○吏部奉

聖旨恭復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還與他誥命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戶着冠帶閑任缺另推看○吏部奉

聖旨白備結負氣偏執着冠帶閑任張捷會附黨人為李應昇死友者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戶部奉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戶着冠帶閑任缺另推看○吏部奉

聖旨白備結負氣偏執着冠帶閑任張捷會附黨人為李應昇死友者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戶部奉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戶着冠帶閑任缺另推看○吏部奉

聖旨白備結負氣偏執着冠帶閑任張捷會附黨人為李應昇死友者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戶部奉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戶着冠帶閑任缺另推看○吏部奉

聖旨白備結負氣偏執着冠帶閑任張捷會附黨人為李應昇死友者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戶部奉

應廷二府各上疏言時艱民隱當加意約束博簡

上賢之○武當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恭榮巡撫李嵩摺報云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六月初二日據差回歸作王什祿稟報十二日蓋奴夷決要犯搶奪密計先發兵馬要來封截江邊今河西差官與奴說講和許奴撫賞銀兩併酒器緞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軍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僕我只管收又報鳳凰山有一帶兵丁有二十餘名知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路過達子一一殺盡又報義州節制使八九日間累次差人與奴酋說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督甚是不准我們糧草多備專等汗來奴酋慮他奸細未肯輕信等情到取據此報講和

細細事情職一一聽知職亦不肯輕信又不敢輕報但奴賊犬羊口善心惡

上合見報萬分慎嚴防守決不可信其肯和是真為此理合塘報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務水兵馬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來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岩疆該部知道

兵部報復夷情奉

聖旨聖奏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懼人稟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速速諭傳毛帥相機應接無悞相嫌致候大計機軍備餉甚緊着袁崇煥那首稟來三

所舍儲乘風烈日開帆接濟其助支匪銀以勵戎士速發宿黃壯

軍委係目前急務須上緊傳登極如議行

三王念強疲苦辭免
飲賜馬匹 上允之以成王誌

馮履寺序 瑞王面辭請升殿奉

聖旨海封之國典禮重大回辭誠國之榮尊但念朕與王為叔侄亦

吸行禮朕心未安允升殿

修築軍家口

山東巡撫李精白恭報祥瑞 青州西王曬地方王九常家耕牛於

正月初八日辰時產積一隻碧皮朱唇偏身鱗甲形似麒麟產時輝

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而隱

蘇松等府糧長沈等跪言東南民力已竭奉

聖旨覽你每說遠免之苦說的亦是朕與朕臣軫念東南痾痛切身

亦非樂以非常之原駁恨你輩但念回空愆期 國儲要緊暫資功

勞本年為止不必慮其後區處脚價足以相直不必惧其累有船則

募無船則已不必有取留之說船至之日官即為先不必有回運之

嘆念非你輩應得之役地方各官有清政之責者自應精心體察空

漕船度其日子尚爾至本地 運催發以濟庶幾之窮不得藉手株守

公議於其間未盡事理委曲調劑務期國民兩便以稱朕懷該部知

謹按先之總單竟於民勇便後不勝行遂如階

賜李如繪工部侍郎一子入監讀書

聖旨軍機吳深珍朕懷月餉缺額較多戰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

尤屬可虞除修旨申飭其築城垣外着將天啓五六兩年缺額及後

運未補馬價俟報到期給發以濟邊急以承天啟該部知道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他朝鮮必不能支着鮮折入奴則奴勢

勢益張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樂虛之時挑選開

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續濟以牽奴後而舒屬國

之急其快糧餉賞師行必備戶兵二部亦才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

失事機該部知道

下泉臣謝士春於鎮撫獄

朝辭急請履師封家晏等礦洞○敘漢捷

陝西巡撫張維樞奏涇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糧被本縣百姓登時

刺死奉

聖旨張斗耀急征激變然以民成官事十惡不義之條着嚴擒首

惡解散黨羽安戢良民確訊奏報以靖地方

兵部覆核據事奉

聖旨登率典海外互為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

之氣矧曾應海外正以綱繆為封疆大計空放急着覽奏說懣羣島

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典各該鎮撫速為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報

以恩陞

部推選正考刑部主事李日儂... 聖旨有虧去其貴州中式名數...

刑李德繼徐楠其世法彭化劉永祚... 前更法之有輕重則違者怒...

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德等祠... 不徒求其有德也...

四月工部主事呂下問奏報... 應天巡撫李侍問亦奏...

明旨地方官及部臣經理方有次第... 可藉手以報 明命不謂遂激而生變也...

上聞客臣等查明事端嚴緝兇犯... 山場道近 自慶火延燒四千餘里...

上命權按追究火根因重加懲治... 不謂遂激而生變也...

應天巡撫李侍問亦奏黃山一帶... 明旨地方官及部臣經理方有次第...

可藉手以報 明命不謂遂激而生變也... 上聞客臣等查明事端嚴緝兇犯...

山場道近 自慶火延燒四千餘里... 上命權按追究火根因重加懲治...

上命權按追究火根因重加懲治... 應天巡撫李侍問亦奏黃山一帶...

東江將士逃散 恐悉巡撫李...

平遠總兵王文龍揭帖前事... 從戰差都司毛永顯領兵一千相救...

裝載家眷兵丁共二百餘名... 順將張繼善知其臨陣脫逃...

軍民財物盡行劫奪... 妾銀兩及高麗武妻皆令心腹家人親下...

婦捲裝二册又將西來守東米船... 月初三日浦裝逃去都司馬承勛...

與賊對壘之賊兵將紛紛逃竄... 鄭魁魁等帶兵回去多在青華島...

受冷又要對敵... 割耳四人軍心始定李鎮自擅離汛地...

徐敷奏信言謹恐所致得有明條... 為此塘報...

昂帥遣將毛承祿等擊破... 防虜○虜犯甘肅天破之捷...

王會同總領徐水... 朱廣運

朱廣運

朱廣運

福弘○時別奪晏清倫聖修沈景和江用世榮有聲李瑛沈蔡王應
能會陳○錄策杜詩汪起鳳俱開任
謹按○君子如也而能守其志乃知
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茂勳祠延綏建祝恩祠
其如別所請願
恩休未無所請

六月奴酋攻寧遠總兵蒲柱韓大戰敗走之
錦州圍解奏捷奉

聖旨錦州將士勞苦功高急須犒賞着太僕寺借給銀二萬兩光祿
寺借給銀三萬兩刻期起官解赴軍前分發三軍以作士氣

逃將李鎮李欽鄭繼李鄭繼武高應詔執法廢紀若不正罪何以懲
衆着內鎮臣會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肅軍律

天陞大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
行○鎮守海外太監胡奏報區畫海外形勢

海濱鄭芝龍犯關中銅山甲左等處閩海國夙多海寇年來嘯聚
實繁有徒大者如鄭芝龍號一官老酋二老蔭子馬寺各起橫行縱
艘三百餘往來閩吳間劫掠商漁近西二老蔭子馬寺併歸于芝
龍二賊合一犯銅山寨把總茅宗憲所任不備總兵俞咨皋講調副
總兵陳希范與水操遊擊秦文燦率左翼把總洪應斗右翼把總陳

嘉謨及北標把總陳望高中標把總林文煨會師掄勦又以沿海一
帶如南與陸營文鎮鎮海以及銅山俱屬要害亟調陸兵防守又令

有司陳鄉兵防禦登岸賊乘風復入兵禦不利惟是賊之來也以索

前所招撫楊六揚七通張僞示聲言報仇等語官兵原無開志為
所愚一旦賊至倉皇失措提防既疎紀律未整道館告急請發授兵
羽書仰至關與督臣會約進師合兵共勦先將失事官議伏并請用
兵之責屏擇將將之人為保全地方計不勝日夜張皇

謹按○芝龍雖云據海然亦有方器其嚴禁部下不統為劫掠不
人心風鶴是以關將畏賊甚于畏法問民從芝多子從官軍兩有
會動無以制其死命後兵備道蔡世繼招安許以將功贖罪芝
弟芝虎勢欲率劫奇筭願兄弟屢建殺賊之功芝龍受贖索將之
劇交職把總進如募兵得與有方益賊屏皆處東南一保原尚
而頓掩其終也

延綏總兵楊登春建義士祠奏 聞奉
聖旨用表忠魂以慰風俗 廟禮 特旨 禮部代大禮部之弗尤

上不豫命遣官代行孟秋享 廟禮 特旨 禮部代大禮部之弗尤

宣延鎮之捷 禮部代大禮部之弗尤

禮部侍郎李康先太常寺博士汪始亨冠帶開任 亦生以

承天建鴻憲祠畿南建旌功祠山東建隆禧祠○濟寧祠名表助湖
廣祠名隆仁 一 禮部代大禮部之弗尤

謹按○芝龍雖云據海然亦有方器其嚴禁部下不統為劫掠不
人心風鶴是以關將畏賊甚于畏法問民從芝多子從官軍兩有
會動無以制其死命後兵備道蔡世繼招安許以將功贖罪芝
弟芝虎勢欲率劫奇筭願兄弟屢建殺賊之功芝龍受贖索將之
劇交職把總進如募兵得與有方益賊屏皆處東南一保原尚
而頓掩其終也

慈王選侍王氏於本月初七日巳時生一子

七月刑部請出管承武寧潘于欲立功贖罪以其有可矜疑者四也
賜極臣王之臣尚方劄劄劄 遠天帥以下聽其節制以備戰守

補機安時袁崇煥以病乞歸也
謹按○崇煥內藩山海外接錦州聲援所繫首尾交奏非若
諸臣持重連捷事者不可故以臣出鎮以爲勝善

詔錦州等處又秋禾斂運入城兵將分信嚴偵

將士應派信地

一片在西界忽生鉛鑽可資火器

上命會同督撫道府開採燬煉

河南試官吏部員外王應泰禮部員外劉仰山東試官中書張養正

陞一驛山西試官少卿薛一駿戶部主事陳寶盛

昌平大同調兵中途逃回沿途借端擾害科院請嚴治之

謹按先是錦州被圍調遣鎮之兵以被之患兵費千兒等有備行

命傳示夷首于各邊 錦州之戰生擒賊夷五十九名刑部欲任精力

仍行嚴擬一併傳首于各邊 仍行嚴擬一併傳首于各邊

宣大三軍半載絕糧撫臣奏俄○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

十有奇餉軍將何濟用○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之奇功等語除

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撫烈茂山河寧晉慶與昭然世爵等封允

當看歷弟侄一人特封為安平伯世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

詔券與國同休仍賞銀彩段羊酒新餼賜勅獎勵以光育大典

南京主考陳其慶張士範○詞臣楊汝成閔爾儀馬之驥劉垂青

逢聖科臣劉先春虞廷世臺臣徐揚先都督任遠俱例奪

巡按許其孝請建瞻恩祠于淮揚

大將左輔卒

建昌路流 禮部申明委員大典事宜

八月順天典試簡討徐時泰孫之游

禮部以三殿告成萬壽殿順請擇吉 臨御

上以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起工至七

年八月初二日工完共用過工價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九十九兩

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應薨伯爵見在錦禾衛指揮侯魏明

晉秩少師

簡討楊世芳寇帶開任

封魏忠賢弟侄一人為東安侯世襲

敕三殿大工勞事之臣

魏良棟准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

三殿告成行 欽恤之政

防奴

嚴府妃父郭之浦授西城兵馬職銜○未

聖諭奉聖夫人徐朕福祿清弱之時勞深調護及受顧托在勤親

倍加節宣近朕冲齡嗣位倘職肩旋更著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

忠憤不舒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得茂淵整更可加尚茲慶工捷音兩次欲資勞隆報元功着加恩三季賞銀一百兩新設大表裏季四隻酒六十瓶新銀五千貫賜勅獎勵外庶弟身一人與僕備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昭朕篤念酬答

嘉廟不祿晏 上旨

今上盡被魏忠賢截住諸文武齊至隆道閣前問安忽有數內臣招呼兵部尚書崔家來百官相顧錯愕登齊云所言公當與衆公言之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擅者耶于是呈秀不敢應命而忠賢失意無所錯手足

今上因百官問安步至隆道閣前魏忠賢慌把在宮門說聖上有旨病中要靜養一應人勿得亂入司禮監太監王體乾見魏

忠賢如此專橫大聲叫道

聖躬不豫 密旨宣召 千歲爺不啻數十餘次今日不容進去

今上入宮見

魏忠賢執手痛哭備說魏忠賢王體乾事情

又放聲大哭而出 禮部接

皇后懿旨

大行皇帝奈素業虛弱兼東事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于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崩逝合行喪像事理着禮部使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厚具儀來看○又接出

五弟信王今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卿等進箋具見卿等

國至意願下哀痛方切繼統之舉豈忍遽聞所請不允

又接出一箋

大行皇帝崩逝命婦免哭臨祭祭禮部知道

皇五弟今旨

皇兄崩逝今有文武大小官員於文華殿行問慰禮請速即位今細詳之所有例行郊祀等諸大典未行禮恐未協還着該部詳議來

看特諭○又接出 二箋

見卿等稿

宗社至計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長勸豈忍遽即大位所請不允

○又接出 二箋

皇五弟信王今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卿等合詞陳情至再至

三已悉忠懇

天位至重誠難久處况遺命在茲不敢固難勉從所請

謹按

大行皇帝崩逝仁厚有餘慈惠太過無奈建元魏忠賢內外通結密氏外結逆子崔呈秀百方壅蔽百計專擅忠臣義士抱冤地下不可勝數亦 天運一時之厄也古者高十常待耳露之變不勝于此

崇禎元年仍係

天啓七年

八月二十四日

上登極文武百官朝賀○奉 天承運

皇帝諸曰我國家

聖明更始之政治

按崔呈秀立志卑汚居心微濁惟知一時款媚不顧萬年遺臭曾有凡為本部總兵於內弟煥秀又握兵權於外

將欲何為形天換日使

朝廷之官爵徒為崔呈秀兒囊植黨之具嗜利無厭敢于擅政欺

君言實有據原非風聞倘一言不真碎首無辭

臣賈生錢穀微疏畧云請清官府之奸以肅中興之治以快三百

來士氣謹陳逆端十惡堪擬四凶之誅 一曰並帝 二曰廢

后 三曰弄兵 四曰無君 五曰冠刺 六曰無聖 七曰

濫爵 八曰掩邊功 九曰浚民 十曰通同關節試問瀆留

之旨何人偽傳太府之藏何故若掃乞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

憤以並正始之法

謹按嘉徵以刑於士五斤逆端十惡前與抄拾事二十四惡始

聖刃納諫重士不幾乎以是取

言事大胃重慶共十載奇逢乎

臣賈繼春疏畧云臣通備耳目事我

皇上報國惟命頃請尚方以斬姦逆然此亦不過問狐狸破窟穴之

一節而于以語

社稷之大計未也謹此陳列惟祈

垂聽 一曰開言路

朝廷設立言官所以指奸斥佞青浦可伏高禡可射豈袖手所

得旁觀乎近日列在糾繩者迫於蝸虎之勢嗾難為梧鳳之聲

鳴則壅蔽亦可念也 一曰敦名義文結原有

明禁况彼子親父之稱兒童走卒之迷何以施眉目于人聞者

接自有禮儀若小州青衣之叩殿命子叔之呼何以別簪于味

息 一曰重爵賞師傳休乃二百年來不敢正之席黃日子豈

可驟膺公侯伯乃

一祖以後所不多見之封赤心人定不忍屢受 一曰罷祠崇祀蓋

蒲衰宇如狂如沸何故耗鉅億之資丹壘選橋門擬聖擬神連

欲配宣尼之說彼生而廟食既堪留笑柄於千秋則撤以還官

尚無損孝欽于

盛世

臣史時盛疏畧云乃有弄權越分如東廠魏忠賢者蓋自忠賢以

閉臣竊國靈而

朝野並歸于矣烈舉天下之廉恥漸滅蓋矣舉天下之元氣削削

蓋矣舉天下之官方紊亂蓋矣舉天下之生靈魚肉蓋矣舉天

下之物力消耗蓋矣遇忠賢意所可者不次之擢立應矣意所

否者非常之譴立應之既類其途以為拍伏嚴其繩以相嚇制

彼以羽毛瘡瘡供其惡善飾怒之資人遂婢膝奴顏爭效趨榮

避禍之計世寧復顧廉恥也迺忠賢意以不合舉曰久依門戶

削藉為民追奪

誥命矣孝子傷心勞臣吞氣士品不光

朝端無色空復有元氣也又陳大同一書辦五集鳳一白丁張慶

雲一夫匠大肆賞錄公然開棍與九列齊驅矣忠賢有何元勳

有何奉

天大烈分茅索券廢族封侯

列聖章程委之于無用。官方軍不阻越也。廣布戰書。記名訪探。功
網利。投影捕風。余送刑曹。嚴務之下。羅織既成。肢體殘傷。安
通天生靈。焉有寧宇也。
大工建興以來。財用萬分告匱矣。加派不已。繼以捐助。又以建
祠祝釐。糜費不貲。環海內之金錢。竭萬姓之筋力。寧無消耗殆
盡也。

○文書房題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
懸三尺。嚴絕大惡。與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
天大罪。朕已洞悉。切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加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酌恩過。乃逞惡

植黨怙惡。肆奸擅作。威福難。以枚舉。客數其罪。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奪奪。至今含冤未雪。威逼已封
裕妃李氏。立致棄生。雖死九原。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誅直忠之
臣。羅織刑奪。慘毒備至。出同心。嚴刑嚴拷。誣私立。斃多命。他
若寒惡。痛於杖下。善長格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側目。而奸惡身
受三爵。位崇王列。柱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奸。當

先帝稱留之時。尤復切恩進。無有紀極。今類

祖宗在天之靈。二犯罪惡。次第畢露。朕心又思。忠賢等不世。窺機神
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遺訓。厚貯。休國奇珍。異至。金銀財物。朋比盜竊。幾至一空。何物
神奸大膽。迺爾本當。寸碎。今梓官在。始。置。即。將。二犯家產

着錦衣衛會同五城御史。親詣任所。將家資。庄田。及通禁等物。盡
數着沒入官。逐件開列具奏。其原籍。遠式。服制。等項。着落有司。清
查具奏。如有隱匿等情。許據實糾察。一併連坐。亦不許。株連。無辜。
其冒濫。弟。任。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承。運。充。軍。嗚。呼。大。奸。賊。距。國。典
用。彰。自。耀。于。時。情。罪。允。乎。特。諭。

謹按。自古聖明。王所以能。天立。極。立。政。即。精。練。用。賢。洞。見。惡。先。令。
上不。容。大。懼。教。忠。義。良。臣。誣。誣。連。坐。立。正。命。輕。如。草。芥。客。氏
能。呈。秀。求。求。為。奸。通。同。問。上。九。左。明。正。典。刑。用。彰。國。憲。
天。誨。一。傳。當。震。中。華。善。人。舉。舉。首。加。欽。廉。宰。可。知。

通政司楊紹震疏。云。惟忠賢之擅權也。崔呈秀從旁而鼓之。
始表裏為奸。同惡相濟。附已者提之九天。異已者沉之九淵。行
揚善。善。長。之。命。削。奪。銷。籍。紳。之。骨。依。厥。臣。之。骨。隨。魂。可以。梯。榮

忤厥臣之心奉

旨即可斥逐封公而
朝廷之名器。濫建。祠。而。聞。關。之。股。骨。且。一。人。犯。罪。株。連。其。戚。屬。
人等。重。籍。其。產。一。人。獲。罪。導。引。其。朋。友。親。戚。俱。罷。其。官。此。尤。其
小者也。至毀為大小而
先帝之號。竟付鏹鏹。是可忍也。假公濟私。而
帝室之親。然幽困。將誰欺乎。以

朝廷之賞。一己之愛。情。凡。寰。海。之。供。億。實。一。己。之。囊。囊。兒。生。
設。機。碎。威。福。機。碎。惟。是。忠。賢。自。有。骨。肉。東。廠。自。有。機。役。何。必。乾。
兒。呈。秀。皇。秀。自。有。雙。親。西。臺。自。是。美。官。何。須。義。父。忠。將。是。何。心。
哉。所。共。卑。也。今。發。鳳。陽。大。快。人。意。然。鳳。陽。濱。海。臨。大。江。其。中。

聚者多矣。雖敢戰之輩，忠臣發金而結之，安知無揚竿響應者乎？東甬半壁，恐非寧宇矣。况崔呈秀已建旗鼓于浙水，下同心

合謀與

其降發風陽，待其叛也。而後擒之，勞師動衆，不若早肆市朝之爲便也。呈秀向心逆謀，罪與同符。會勘而擬之，戮即百官能辨哉。

戶部郎中劉應遇疏略云：籍沒既盡，當自還之大內。但風陽發遣之日，尙買布裝千餘所，裝何物南來，尙民見其車載百輶，駟載千廂，此非內帑積藏，亦民間膏血乎。聞忠賢欲歸河間，彼造有碑城萬雉，第宅連雲，悉以飽颺之鷹，爲負嶠之虎，是以重責

借寇者也。次日接出

聖諭云：朕御極以來，深恩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竄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人命，毒如虎狼。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以從輕降發風陽，矧巨惡不思自愆，敢將妻妾公命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者，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卸解押赴彼處，究訓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軍卒，即時捉拿，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遵行。

特諭 臣等伏聞千戶胡國安奏爲欽奉

聖旨：逆惡魏忠賢及徐應元，盜死既真，該縣相視明白，姑與掩埋。其行李解河間，同籍沒家產一併具奏。隨押內官唐昇着解來司禮監交問。家人六十兒店王驛夫着無別情，即與釋放。該部知道。

○太日文書房捧出

聖旨：積攷犯人魏忠賢及客氏家私，着崇寧大監張邦治等，限同厥衛及皇城御史相點，勿得隱瞞。該衙門知道。

可禮監大監奏

奏爲恭進銀兩事奉 聖旨：這逆魏忠賢莊房變價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着交進內庫照數查收。其未完二處，俟完日另進。該部知道。

臣劉應遇又奏爲：大苦情神人共憤，謹據官署陳仰祈 聖明，特鑒疏究，以快人心，以光朝政。事奉

聖旨：權奸竊柄，廢虐慘毒，凡奏諸臣，若快朕爲惻然，逆惡魏忠賢，原籍房產盡沒入官，已有旨。其逃死各官，未完銀兩，都與豁免。家屬悉與釋放。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嚶爲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惡未暴，謹據一時國政，以定賊臣罪案事。

又一本爲逆奸在邸賍私事奉

聖旨：竊奏奸惡崔呈秀在邸賍私，既經籍沒，有銀兩等項，現貯爲司庫中。即着該坊官照數解進，餘依奏。該部知道。

臣巡按御史卓遵一水，藉賍已解到京等事，細看崔呈秀賍銀共七十萬一千七百兩奉

聖旨：這解到崔呈秀賍銀，着戶部照數查收，派發邊餉。其金銀器

應變價有該撫按即責成地方官速與估計變賣以存軍需該部知道

臣巡撫順天等處右副都御史單明翼為權臣自益事據監生崔鍾秀為盜死兄命事并姜韓氏自縊等情隨委知州趙三極守備蕭漢相帶領吏書件作親詣本家查看據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卓遠為照聽胡原任兵部尚書崔呈秀盜死相

應題報

謹按逆賊崔呈秀五虎五彪等為之羽翼吞殘無辜不可勝數即碎尸萬段不足以償其罪惡少塞忠義憤恨胡尋客氏之死立斃于張顯被杖下萬日共見萬口爭快而地也俱自磁身以保金道領此忠臣義士不能無遺憾死後雖尸亦足滿人心也
吏部尚書房壯輝等題為遵

旨會勘事

臣吏科抄出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題通批到部該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尚書郭允厚等會勘得已死罪臣崔呈秀人見律某心同鬼竊恐方而賍私狼籍以致堂院露章之糾實緣而投附權瑞遂微意外

賜環之幸念頭既已不正行徑安能改圖約言衣小帽以乞怜五經掃地假義子以結契四維憲損稱前信至呼吸潛通浸假而巡視浸假而總總務玉宮休戚福惟其勞竊也則矯託之上傳及冠土偶線索惟其暗提也微歸之內意憐門戶為階階而無辜波及者豈復玉石之分借助工為標題而誣賍枉坐者誰能置放之賊私入布列重賄盜竊其若丘志充之六十元寶則

擅權納賄之足憑如一單中溢推十三武弁則懸秤賣官之有據最可恨者身亦屬其毛裏食教歷而忍忘毋丞尤可鄙也念一雙子倡優辱

欽點而妄圖司閭且也身據中樞而便惡勇操兵權于重地法殊可誅總之首倡頌功以成其結交近侍之實跡罪烏可道惡孽竹以難善奸禍大而更大不惟臺有交發其機奸亦

聖明深洞其微衷雖崔呈秀業已投稟家查盡爾籍沒似以快中外之心稍洩神人之忿但一死委有不盡其辜此律尚有應得之罪愆乞
皇上勅下法司按律確擬暴其罪于天下并暴其質于萬世庶足永為人民負

外念親避內擅權者之戒臣等不勝仰天待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上
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崔呈秀負國忘親通同擅權進死尚有餘辜著法司按律擬議暴其罪以垂永戒該衙門知道

刑部尚書蘇茂相等奏為奉旨會勘事該科抄出戶科李虎斯題為權奸雖珍天刑權權未止
國憲伏惟一念以昭
右明之懷以洪 堯齊之重事

謂此也
之刑年

合宜
之刑年

人謂元
事
夜哭之
鬼

聖旨云欽此欽遵

盛世為朝陽之鳴鳳過權奸為陽邪之神羊當戮竊柄之日道
臣有顯為爭執者有賦為挽回者凡任職者並行之列誰無屬
鳴鑼擊之思何乃有非類之徒所傳文臣五虎如崔呈秀吳洋
夫倪文煥田吉李變龍其人者又武臣五彪如田爾耕許顯純
崔應元楊雲孫雲鶴其人者即其行事雖若同途據其稱號俱
為駭聽臣等就五虎按之如崔呈秀結交逆璫殘害多人其不
忠不孝如吳鏡其感等忠貞如對狼其貪婪淫穢如狗彘虎尚
未足為比者罪狀已經諸臣臚列奉有

明旨且定妄言以伸

國憲以快輿情矣又如吳洋天倪文煥者一以部曹而頻列台座

濫膺官傳其勢焰之薰灼不啻露爪張威一以御史而壞亂臺
規操持察典其陰狡之機鋒又將磨牙擇食所當革職為長仍
奪

諭旨命示戒者也若田吉爾耕曹卿也取官保如反掌自何門李葵
龍甫出即屬居協院而不疑誰為速化所當革去官職永謝仕
籍者也就五彪按之如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以羅鉗吉樹之
輩為附會煨煉之謀緹騎一出人間無難太之輩榜掠所加折
揚有夜哭之鬼欲登流冤留昭

國法所當畏懼如律以正罪者也如楊雲孫雲鶴雖營之謹狗然
之徒不過借權奸之指揮作鞭苔之斷續而已衣冠原屬汙穢
官職應同戲謔所當擧為削奉者也總之諸犯之情罪各如生

身處
目人人
可殺

勞勞
道子
道子

皇仁
探探
張池

聖明裁奪施仁奉

平之行徑若據虎視之名目則人人皆為可殺但按其實而核
其真則如崔呈秀之劣凶極惡世不多見次則田爾耕許顯純
崔應元佑威嗷人最為可恨蓋科臣有言曰此輩殺人如神取
官如寄臣等以為為殺人如神所殺之人取官如寄空疏所
取之官故為對酌情罪今窮奇極札不得道刑于
清時而假為遊魂猶得偷生于

予在真非

聖明裁奪施仁奉
度斷統朕

聖旨奸惡魏忠賢威權極盛毒異常神人共憤其稱管轄盜匪
珍寶未易枚舉皆由崔呈秀表裏為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仰賴
祖宗有福陰謀遂破二兇天殛人心大快乃五虎李變龍附推徽
聖旨諭勢赫赫逼人五彪田爾耕等願指佐威殺人草菅幽囚
罪累沉寃莫白其元兇魏忠賢與崔呈秀早定妄書虎彪俱貽各

官前級者法司併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

謹按刑部會同如魏忠賢首惡罪不容誅若崔呈秀助之
諸臣等極宜呈奏秀作偽款一昨款為子孫世襲富貴之圖不
知流與萬年及地目前身家不保之禍他如吳洋夫倪文煥田吉
等罪狀昭著下尚令人切齒誠恐
刑部并衛門題為遵

刑部并衛門司案呈奉本部所送刑科所抄出本部并衛門

題前事抄部送司該本司署司事主事楊鳳藻同本司主事
 文新王汝愛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等通監察御史
 尚德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左寺副哈思德貴州清江府知府
 福建清吏司員外郎康承祖會同議得犯人三名口魏忠賢年六
 十歲係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徐準身男子年萬曆年間送入
 皇城歷轉司禮監太監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客氏年四十八歲係
 宛興縣人候二妻選孔進
 內封奉聖夫人崔呈秀年五十五歲係順天府薊州人年萬曆
 癸丑進士歷任兵部尚書該魏忠賢先存首爵寧國公今開斬
 已處決在魏良卿客氏先存首爵都督各問斬已處決男侯國
 典崔呈秀在官男崔鐸各前後稱招魏忠賢平生狡險異常此
 年伏待
 先帝青宮聖小恩懇巧結寵愛
 登大寶躬身禁密就不合據掌東廠印信恣意作惡又不合與
 阿孔客氏通通線索百般煽惑任憑出入
 詔旨宮闈外庚事權隻手捏定敢有觸忤逆應時殄滅又不合
 左都御史楊漣等同工部郎中萬壽登章交文罪惡先將萬
 首廷杖二百棍承牙內監多人擁門揪髮棍毆刺不竟日身死鉗
 制九卿科道鐵口吞聲靡敢奮四處捉打事件無端風聞小
 事動輒擅用數百斤大枷立枷九門處死不下百十餘人復
 遣緝緝獲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中王之

送周宗建修昌期夏之令等着錦衣衛使田爾耕緝獲
 顧純等非刑酷拷羅織成招先後斃命身無完膚備極慘毒又
 凌辱杖織道府心腹內監李實程阮參論都御史高攀龍等
 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飛遣號呼激變地方高攀龍
 投水身死起元等四命刑斃
 詔獄又將無影詩句送與揚州府知府劉鐸百計誣害 密律腹亦
 朱體範谷應選羅空捏坐阻呪斬絞立殺五命又將番役搜拿
 廟向黃孫文多著書詩草內有諷諭忠賢字樣硬坐妖書斬
 又誘胡養春義勇首許黃山稅課坐落養春全家斃獄又將吏
 部尚書等官張問達等捏造賍私追比又將守法無罪官員欺
 如札唐紹等無辜逮問聖聖懸罪又串客氏索取
 呈親張國紀米店不遵捏占皂店將張國紀家人立枷斃死數命多
 方推勳
 中宮竟腹腹無刻志 崇禎家誣劫國紀竟逐回籍致貽
 國母身痛特親忠賢免恨熾發日熾捕并楊雲孫雲鶴將平民憲空
 捉拿斬絞立枷致死千命惡焰連天震動 官闈為因客氏捍
 妬換懷寧公主册 成妃李貴人及 裕妃馮貴人不睦忠賢
 誠恐 二妃瀆澳奸詭事情不思 主母分尊職取大逆不道
 欺騙
 先帝御時精練倣
 旨將成犯筆奪爵 裕妃過本自盡冤慘滿天又不洽借名內探
 身與蔡雲雲長死士千餘屍不軌搜括山海廣遠等處鎮設

立心腹內豐數十員役鎮守所有咽喉地方兵馬錢糧消運處
處布置私人李明道等便其呼應又不合與客氏將內府財
物業與服御及

祖宗朝歷代傳國鎮庫奇珍異寶令伊任魏良和政與客氏男侯國
興機盜一空堆積私家與屋充棟見奉

旨抄沒各城陸續進內冊籍可據又假

旨傳客氏蔭子部操蔭尚嫌其必欲再添二蔭崔呈秀先任淮

揚巡鹽御史貪汙被先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參論罷職勘問追
駐聞得魏忠賢專權擅政亦不合青衣小帽哀求庇飾即矯

旨召復原官又不合故違結交近侍俸俸奴顏媚態結拜魏忠賢為義
父身為義子稱忠賢尚公祖爺等名號出入

禁閱指權納賄引用匪人把持

朝政疎洩私怨與忠賢計殺高攀龍等多命假借門戶各色排陷

著類重則辟遣輕則削奪以背後譏議怨吏部郎中蘇繼殿斷
今自繼以布政立志充買官銀三千部之禮部尚書李思誠刑

籍追贓地實其詐實錄巡視工程驛驢工部尚書兼銜左都御
史計開母憂不肯回籍奔喪後乘

先帝彌留兵部員缺不由會推精熟管綏

旨推補又不合將今並任未到官伊弟崔傑委官陞浙江總兵職又

將先存令故相樂業戶蕭惟中溢推
欽點雲雲軍營都司呈秀兄弟奸黨中外掌樞兵權要位皆不
應此朝按排坤令別案問斬孫如列曹代何善稱頌忠賢功德

勅建生祠借與文廟並峙傾動海內人心又令其賊公家將新
廷佳為天津府同官遊擊錢體乾為河間府守祠官都司張覺
吉為蘇州守祠百戶沈尚文為浙江守祠官到處獻媚勞民擾
財動費百萬有思賢雖佳魏良初受錦衣衛指揮歷陞都督

旨封蕭寧侯伯奉旨太師寧國公敕建府第廣募庄田頒給
譜券又將伊侄乳與四歲魏良棟封太子太保東安侯三歲乳

吳魏麟封太子少師安平伯魏志德都督同知魏希魯左
都督魏希孔世襲左都督魏撫民尚書司卿魏希孟世襲指揮

同知伊親楊文昌太子太保左都督楊胤昌都督食事馮繼先
都督同知傅之琮都督同知董芳名都督食事楊昌祚都指揮

使王祿都指揮使俱皆冒支俸祿收勒石止碑堂豎司禮監

公署心術未厭又嗾使腹黨豐城侯李承祚疏請比徐達例封

兩公世爵崔呈秀在官長男崔傑曾廁生員梓中順天鄉試又

將在官次男崔登受錦衣衛指揮使三男崔鎰崔應錦衣衛
指揮食事復藉口做功等項名色與忠賢同溫虐孽恩賞不

計其數種種不法惡跡實盈隨該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雲雨
道監察御史楊維垣前後交章劾

謹按昔孔子惜繁縷以名器不可以假人也自方以來爵不及思
士尚奢崇法以人才進退所關于國家禍福不淺也今觀客崔

太子太傅尚書等官蘇及相稱 題為題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死 裕妃馮貴人等

旨革奪 成妃名號修葺異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朕等特命益隆珍寶等未易枚舉皆由崔呈秀

衷焉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仰賴

宗社有福陰謀遂破二兇天殛人心差快乃五虎李斐龍等附權

驟權操鋒勢熾赫奕逼人五彪田爾耕等受指怙威殺人押管

幽園累囚沉冤莫白其元兇客氏魏忠賢崔呈秀早定委書虎

彪俱照各官前後參疏着法司再行依律擬罪以伸

國法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河南司又該本部撫按等

拏解逃犯魏志德魏良棟等到部批送貴州司收問間又該順

天撫按奏稱蕭惟中病故緣由在案隨該本司牌行蘇州提解

崔呈秀冒濫錦天衛指揮僉事世襲次子崔鐸到司該本司呈

堂移咨都察院照會大理寺請旨會審問蒙批河南司會同貴

州司奉此案呈本部各行都察院照會大理司委官去隨准都

察院劄委湖廣道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

劄委左寺正何京右寺副喻思德各該名前來該本司署司事

呈事揚鳳著同本司主事袁文新王汝受會同貴州司署司事

福建司員外郎康承祖行提獲良紳等并崔鐸一千人犯于都

城隍廟逐一研審各犯直招獲良紳等初招無異會議得魏忠

賢掃除官奴客氏與逆婦婢也一徹恩賜之寵親臣自命一恃

專官受養稱神為功忠賢藉客氏以竊伺

參閱客氏籍忠賢以竊威外庭干是謀合連環奸回狠狼怙勢

弄權無所不至口傳

詔旨又手握封達之則富貴立得犯之則玉石俱焚案諫諍之路

仗馬不備杜指摘之門威叱頓剪緹騎四出海宇驛驛幾成反

汗之勢斜網橫加忠良斷首頓結飛霜之慘費王大亏盜歸私

室銅符鐵象盡付備效甚且矯革 貴顯且逼死 賢妃甚且

挫動

中宮罪狀如斯已不勝誅矣及名位過于尚父祠宇過于素王忠

賢之無將也 冊號雖曰奉

聖權竊幾于稱尊客氏之無等也借操練之名乘焚燬于肘腋假

整飾之說擁重鎮于要津陰殺死士陳兵自衛如

聖諭所云素蓄以命之徒身帶兇刃殊不勝其數環擁護勢者叛

然此其包藏禍心尤為巨測豈臣心所忍言邪昔趙高煽虐不

問尚長古之奸王絳恃恩未見脂刑餘之毒此二兇者陰謀相

濟義令

廟社危疑逆惡並逞已見神天震怒于紀犯順罪莫大焉信稱千

古之竊奇尤當一朝而並磔者也合引謀反大逆律二犯同謀

凌遲處決崔呈秀梟梟其心夫豕其行士類比焉跣跡班行稱

為編修始以呈身入幕暫寬繁榮之誅繼而蒙幸向還臺蓋肆恣

然之氣信門戶之混名剪除異己仰迷瑞之蠱惑引用壬人奔

競自是而成風讓亮因之而避色也直克斥肺腑昏迷請托公

行紀網掃地踏相臺之長絳制言官擅樞密之尊把持軍府金

穴操郭况之尊臺署焉鄧通之寵呼吸海通于禁地變笑必窺

七之九

線常暗度於掖庭威福正見斯為七雷騰惡之尤矣夫非得功

朝政兒拳作孽。世之一世之人。人心人知。呈秀之疏。跡醜形見。忠賢

而畢露。而不知忠賢之兇鋒。毒焰。因呈秀而益張也。虎噬實云

盈貫。維經借未。敢事相。應比。照交。結近。侍官。員律。新至。于魏良

棟。魏。麟。異。親。志。德。魏。布。舜。魏。希。孔。楊。文。昌。魏。撫。民。揚。徽。昌。馮。繼

先。傅。之。孫。董。芳。名。楊。祚。昌。王。祿。魏。希。孟。一。十。四。名。身。同。所。養。德

毫無效于。公家。冠。類。沐。猴。

愚。臣。濫。叨。于。下。賤。確。名。臚。列。逆。惡。彰。彰。又。知。崔。鐸。者。自。為。敗。種。名。玷

賢。書。席。權。勢。而。機。謀。不。聞。受。養。養。而。改。岳。安。在。崔。鐸。崔。鐸。黃。日

瑞。子。同。溫。錦。衣。逆。孽。之。嗣。未。央。厚。毒。之。報。甚。速。已。上。各。犯。實。錄

有。禁。投。舟。何。疑。俱。應。仰。遵。

聖。詔。配。發。烟。瘴。地。面。未。遠。充。軍。第。其。中。魏。良。棟。年。僅。四。歲。魏。麟。年

僅。三。歲。崔。鐸。年。僅。七。歲。崔。錦。年。僅。三。歲。蒙。蒙。未。視。質。質。無。知。加

之。世。襲。忽。然。富。貴。之。過。人。惟。彼。元。元。實。苦。無。辜。之。赤。子。倘。于。此

四。者。憫。其。無。知。寬。其。一。面。是。尤。

聖。朝。浩。蕩。之。仁。施。于。法。外。非。臣。等。所。敢。輕。議。之。也。謹。傳。魏。忠。賢。等。所

犯。魏。忠。賢。客。氏。俱。依。謀。叛。大。逆。者。律。皆。凌。遲。處。死。決。不。待。特。赦。

呈。秀。依。諸。衙。門。官。與。內。官。在。結。案。綠。作。獎。狀。回。奏。陪。者。律。斬。梟

明。旨。發。落。未。到。儘。候。奏。候。

將。逆。犯。魏。忠。賢。等。各。招。罪。錄。擬。明。白。并。將。魏。志。德。崔。鐸。等。行。獲

前。來。問。擬。各。前。罪。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臣。曹。思。誠。大。理。寺。評。事。左。以。卿。臣。魏。士。傑。等。魏。忠。賢

等。議。擬。前。指。并。審。魏。志。德。崔。鐸。等。各。招。前。情。明。白。會。劫。得。人。臣

無。將。將。則。必。誅。况。刀。鋸。之。餘。役。乎。魏。忠。賢。等。

先。帝。寵。靈。藉。制。中。外。交。結。客。氏。聘。魏。

宮。闈。其。大。者。如。張。怒。張。國。紀。則。立。擄。而。殺。數。命。且。連。獲。屬。天。如。至

播。動。乎。

中。官。私。憾。成。犯。 裕。妃。則。矯

詔。而。革。封。御。至。推。抑。難。堪。竟。其。心。于。非。命。夫。且。不。知。上。有

君。父。大。分。其。于。臣。寮。何。有。干。是。官。官。死。於。大。臣。死。獄。守。臣。死。于。市

曹。提。衙。回。出。道。路。驛。魂。告。密。一。開。都。民。重。足。生。祠。過。海。內。半。割

素。王。之。宮。諛。頌。蒲。八。車。如。同。新。奉。之。世。王。者。日。異。新。漢

至。尊。在。上。而。自。命。尚。公。開。國。何。助。而。敷。分。茅。土。尚。缺。無。取。之。藉。候

欲。駢。九。命。疊。出。心。腹。之。內。驚。過。駭。雄。雄。遂。至。于。出。入

禁。門。陳。兵。自。衛。戰。馬。死。士。過。蒲。私。家。此。則。路。人。知。可。馬。之。心。苦

謀。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首。加。寸。磔。為。快。客。氏。妖。墓。食。月。猶。虎

人

國難家也。惟是秀則人，類鴉鵂，示忠狗，孰誰無母子而金排勝王。

忍不奔卷自有親父而婢膝奴顏作關乾子，握中樞而推弟總。

賊兵柄靈出其家門位可焉而仍總蘭臺立威欲執手言路匪。

賊之仇必報，賊福之始日董德憲風仇追駕池中之鬼，銓那牛。

嚇葛懸標上之標，凡逆壁之屠戮士紳，皆本犯之預謀，惟惟選。

娼快妓歌舞建于朝昏，審爵實官黃金高，于北斗假山水泮遊。

金魂消離已幽快于鬼詠，仍當明章于。

國法其餘如魏良棟、陳鵬、翼、魏、志、德等十四名及崔、鍾、崔、鏡、崔、鏡。

等或赤身狙槍或黃口嬰兒濟亞而玷賢書無功而嬰世爵切。

應投于虎衙以大快乎群情既經該司會同道寺等官議擬首。

來相應題請。

青本

聖旨：逆惡魏忠賢、掃除、除、馮、瀛、瀛、龍、靈、祥、朕、宮、闈、荼、毒、良、善、

非、開、國、而、安、分、茅、土、逼、至、薄、而、自、命、尚、公、益、帑、弄、弄、陰、謀、不、軌、串、

同、逆、婦、客、氏、傳、通、聲、息、把、持、內、外、崔、呈、奏、身、為、國、無、君、無、親、明、

撲、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

着、行、原、籍、撫、按、魏、忠、賢、子、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薊、州、斬、首、

其、客、氏、身、屍、亦、着、查、出、斬、首、示、眾、仍、將、爰、書、刊、布、外、曉、諭、

奸、惡、亂、政、之、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烟、瘴、充、軍、諒、命、舉、行、逆、

奪、其、親、良、俸、魏、鵬、翼、崔、鏡、崔、鏡、既、除、孩、推、無、知、推、釋、以、彰、

朝廷、法、外、之、仁、

吏、部、等、衙、門、按、出、

聖諭朕承

祖宗洪基，嗣伏大寶，早夜思維，統緒精治，理知巨惡，大好親忠，賢等。

先帝之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奸構，誣善類，稍有觸忌，便肆行。

慘殺，年來誣竄，不知幾許，制奪不知幾許，幽囚蔽日，沉累彌天，冤。

抑無措，上干玄象，以至星隕地裂，歲稔兵連，不可謂非逆黨所致。

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臣民之憤，稍舒而詒獄遊魂，猶藉。

網緘，冤屈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

將已前斥奪諸臣，從公酌議，承擇官評，有法非禁，死情最可憫者。

應褒贈，卹與褒贈，應降卹，卹與降卹，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卹與。

復官，應起用，卹與起用，有身故控捏，難結家屬，波累尤羈者，應卹。

釋卹，卹與開釋，勿致久淹，副朕好生之意，嗚呼。

天網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例可平，朕茲寬解，結讎與聯，蘇。

借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國事為重，毋尋玄黃，之肉，朕手明。

之治，特諭。

謹按

今上龍飛御極之始，大開言路，納諫如流，六七十年，積習不平之氣，一。

日而漸消，入車初以，地，則，二，兒，復，以，嚴，言，官，運，執，于。

女，下，惡，蒙，卹，覽，百，政，所，心，四，海，重，犯，大，平，天。

原任御史周宗建、男周廷祚，一本臣父首折逆，陪事奉。

聖旨：周宗建首折逆，陪事奉，該部從優卹，卹，誣坐，誣，銀，准。

與諒免，仍補遺。

初命以極忠，近附惡，諸奸大肆虐焰，但吳中受毒，左甚，高攀龍等已。

有。

臣等謹將其詞彙諸臣見在大第起用俱已有旨該部知道

天恩奉

聖旨黃宗義奏謝知道了。曹欽程李實等已屢有旨處分該各衙門知道

刑部一本仰體

皇仁奉

聖旨黃宗義素賍銀三百三十餘兩照例着原解等官帶回給還家屬

河南道御史范伏粹一本焉

政本空重邊才空儲忠義空錄窮黎空軫修弭災之實以作太和之理事其要云自古

明王皆以表揚忠直為第一義有佳魏二賊而屠善忠良不啻豈肯

三木無情非柄一腔碧血血淚相盡誰憫此夜幽魂惟楊濤周宗建萬燦受禍不同慘死不一總不畏難而延禍不怯死以滅名皆我

國家之氣運生此之奸即生此數臣以爭杏恭之斷已蒙矜憐或給原誥或復原職海內秋呼秋頌

聖雨然生前屈死身後榮名尤空隱痛焉今空錄用其子久豈謂會

今天下知

皇上旌忠臣有後此萬世磨鈍之義一切務也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奉

聖旨黃宗義高攀龍等守正捐生貞魂又鬱既經分別贈賚准如奏請行用朕朕顯忠勵世之意

四月初三日吏部一本為欽奉

明旨以賜

皇仁事據驗封各司案呈前事內稱臣以不二為忠國以卹幽示仁通者權權煽虐煬灶叢奸幾矢蓋之丹東俱殞身于折逆此千古未有之變局也幸

皇上以堯舜之

神聖而開唐虞之泰運首戮元兇再闢乾坤遐邇幽明謳歌祝誦亨嘉之會又千古難逢之盛世也但死者死矣宜顧身後之名

而無忠不報無德不酬

國之典也復視

皇上垂憐死事諸臣一則曰從優議卹再則曰早與贈賚煙

明旨澤及枯骨誠所以鼓節義之大幾作士人之正氣也職敢不欽

導

聖意條列上請以慰忠魂哉案查死事諸臣本末已各疏臚列

左都御史高攀龍

應天巡撫周起元

左副都御史楊漣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

吏部員外周順昌

工部郎中萬燦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福建道御史李應升

諭德繆昌期

已上諸臣或關邪于早見或守正而不阿惟知君父之安危不計身家之利害窮躬罔恤并沒江魚志過日月之光刑受鬼神之泣相應送 贈官爵授求子孫特加贈廟者也職見

明倫一審恩徽重幽在典疏無心樹德而在
皇上只將一切百級溼露而不斷也既經該司查議前來相應
題請合將
高榮龍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周起元贈兵部侍郎
楊 逆贈右都御史 魏大中贈太常寺卿
萬 燬贈太常寺卿 周順昌贈太常寺卿
周宗建贈太僕寺卿 黃尊素贈太僕寺卿
李應升贈太僕寺卿 經昌期贈詹事府正詹事

恩典取自
上裁非職等所敢擅便至于諸臣應得榮獎已具成例事關禮工二部非職部所敢越俎其餘併被推抑得終編下者俟訪冊收後另行 題請絕之期于

皇恩浩蕩冤目得腹
聖澤覃敷群情坳暢有神新政非淺鮮也奉
聖旨疏上各各候擬
十一月初一日工部王事湯齋 題為三殿工完敬因事納忠
仰祈
聖明起用人才以裨新政事其疏畧云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

人青年使朝鮮者詞臣姜曰廣科臣王慶五
命往處巡洋海舟幾覆者數次至朝鮮二臣以清節見重以
天朝威福反屢申諭母使締結故酋所以今春奴酋侵其境朝鮮君
臣有固守無行成皆二臣尋盟之力也及歸復
命不歸酬勞旋皆幽斥群臣不一申救者恐混入干門戶也今不
開有優敘之典非所以昭朝野之觀聽也然詞臣之當選者不
特姜曰廣也學黃天人才高今古如陳仁錫黃英統苑等
玉堂如楊世芳皆當登之以儲公輔之器者也科臣之當選者
不特王慶五也寔心任事定力當風如黃承吳直節不阿宏
才肆應如虞廷陞皆當選之以備法拂之効者也必如此而後
明于樹木亦明于樹人

吏科都給事陳爾翼題為寶歷初頒陽和漸復恩之大彰公道
以光泰運事
湖廣御史曹谷題為鳳曆新頒鴻漸應運祈
聖明開言路并開仕路以成一代
中興盛治事
浙江道御史戴奉謙題為賊臣罪狀未悉遺賢
召用當殷謹請
席鑒以光
聖德事

工部左給事中陳維新題為
賜環葉奉

賜環葉奉

本所知	以表	各官	保進	保進	保進	保進	
明倫遺賢不久久護復實以舉所知以養泰運	謹按古清流為萬古狀制常不願一身之名而兼志五	聖上	御史曹谷本上起用王永光霍維華又尙書黃克績會都馬三	元侍即郭登并徐給吉劉廷元沈漢俱准會推給事玄默李恒	茂御史高弘圖劉重慶王業浩周大成原官起用給事陳熙昌	侯京堂推用湯道衡遇知府缺推用	劉御史本上起用胡士容
聖上	聖上	聖上	聖上	聖上	聖上	聖上	
張問達王紹徽此數臣身故現在林下	諸科道各各上疏荐揚可惜鄂元標馮從吾顧憲成王紀孫	一一都在各官奉荐本上批出起用	先在御史宋禮漢本上批出本恩誠 誥勅拾選	又翰林檢討項煜本上批出起用文震孟	都御史呂圖南本上批出起用祭酒林紆與翰林姜曰廣莊際	昌胡尙賓朱繼祿	又將累上荐剡相應起用周嘉謨崔景榮余茂衡陳于達周希

本所知	以表	各官	保進	保進	保進	保進	
若相王國順會元聲那名宦綱經那劉策朱世守朱光祚南	益董應崇禮于沐徐安性鄭崇志禮倪思禮徐一棹程正也	劉可法劉宗周曹邦王祖震韓國藩吳之樂陳胤履易應昌章	潘楊一鵬沈廷槐倫鑾修蕭毅中韓策曹楚卿彭化姜習禮	彭惟成侯何欽謙李業燦張錫嘯陳子壯方逢年姚希孟程汪	甄冰譚白省陳伯慶莊欽鄰曾汝召麻傳趨時用陸光先蒲朝	存劉惟忠張登孫之益馬孟震倪應春陸康禧王心一周詩雅	殿陽調律張稔徐楊先涂存廷汪先律史弼王仇錢春史紀事
王國瑞世彭遵古傳宗皇陵所聞范鳳翔須之彥吳殿邦共	九十餘員都得起用	又恐網羅未盡者着自天啓元年至七年分凡一應削奪開任	官員其揭進呈各省直共有六百餘員從此君子進小人退百	官濟濟國祚綿七誠中興之大運耶	十二月二十六日	工部接出	
聖上	聖上	聖上	聖上	聖上	聖上	聖上	
朕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體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	重煩未遑補給乃者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	絡繹東西水旱頗仍商困役擾民不甯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在	稅織造錢糧上緊織造着該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	驟回京其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	忍以衣被組纈之工重因此一方民匠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	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之意特諭	

皇朝實紀

文官品職月俸

內閣

太師 大傅 太保俱正一品月少師 少傅 少保俱從一品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俱從一品月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俱從二品月太子賓客 正三品月俸

宗人府

宗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俱正一品月經歷 正五品月

詹事府

詹事 從三品月俸少詹事 從四品月寺丞 正六品月主簿 從七品

春坊府

左右春坊大學士 左右庶子俱正五品月左右諭德 從五品月

左右中允 正五品月左右贊書 左右清紀俱從六品月左右司諫

翰林院

中樞殿大學士 建極殿大學士 文華殿大學士 武英殿大

學士 文淵閣大學士 東閣大學士俱正五品月侍講學士

侍讀學士俱從五品月侍講 侍讀俱正六品月侍講學士

編修 正七品月檢討 從七品月庶吉士 未入流月五經博士 正

石二品 典籍 從八品月侍書 正九品月侍讀 從九品月 孔目

未入流月

俸三石

國子監

祭酒 從四品月司業 正六品月監丞 正八品月博士 助教

典簿 俱從八品月學正 學錄 典籍 俱從九品月監生 未入流月

吏部

尚書 正二品月俸左右侍郎 正三品月俸文選司 驗封司 稽

勳司 考功司 四清吏司郎中 俱正五品月員外 從五品月

主事 正六品月司務 從九品月

戶部

尚書 左右侍郎 十三省清吏司郎中 員外 主事 司務

俱正五品月 檢校 正九品月俸

禮部

尚書 左右侍郎 儀制 祠祭 主客 精膳 四清吏司郎

中 員外 主事 司務 俱從九品月 司樂 從九品月

儒士 散官

兵部

尚書 左右侍郎 武選 車駕 職方 武庫 四清吏司郎

中 員外 主事 司務 俱從九品月

刑部

尚書 左右侍郎 十三省清吏司郎中 員外 主事 司務

俱從九品月 檢校 同戶

工部

尚書 左右侍郎 營造 都水 虞衡 屯田 四清吏司郎

俱從九品月

都察院	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月俸六十二石 左右副都御史 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御史 正四品月俸二十石 經歷 正六品月俸十石 都事 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司務 正九品月俸五石 照磨 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檢校 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十三道	浙江 江西 福建 河南 湖廣 陝西 山東 山西 廣東 廣西 四川 雲南 貴州 監察御史 俱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提學道	提學副使 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提學僉事 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校學御史 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兵備道	兵備副使 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兵備僉事 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欽差都察院	三邊都察院 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巡撫都察院 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漕運都察院 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江蘇都察院 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巡按	巡按 巡江 巡茶 巡鹽 巡關 巡倉 巡街 清軍 副卷 印馬都御史 俱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司經局	洗馬 正五品月俸十四石 正字 正七品月俸五石 通事 正八品月俸五石
行人司	行人司

中書科	中書舍人 正七品月俸七石 行人 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都給事	都給事 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左右給事中 給事中 俱正七品月俸七石
通政司	通政使 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左右通政 正四品月俸二十石 左右通議 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經歷 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知事 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大理寺	大理寺 正卿 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左右少卿 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左右寺正 正六品月俸十石 左右寺副 正六品月俸十石 左右評事 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司務 正九品月俸五石
太常寺	太常寺 正卿 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左右少卿 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左右寺正 正六品月俸十石 左右寺副 正六品月俸十石 左右評事 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司務 正九品月俸五石
光祿寺	光祿寺 正卿 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左右少卿 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左右寺正 正六品月俸十石 左右寺副 正六品月俸十石 左右評事 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司務 正九品月俸五石
鴻臚寺	鴻臚寺 正卿 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左右少卿 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左右寺正 正六品月俸十石 左右寺副 正六品月俸十石 左右評事 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司務 正九品月俸五石

聖諱檢字用簡

謹按數年水逆... 聖天子應運承乾... 再造日月重光... 堯舜之君樂遊... 太平之治臣等... 廟廊何幸髮指... 信天無... 有心... 聖天子御極... 以群領也...

皇明實紀二十七卷終

皇明實紀

二十七卷終

諸史異彙二十四卷

〔明〕李清撰

舊鈔本

浙江圖書館藏

諸史異議

昭陽李 清映碧首輯

君臣類

安明王



孝文帝從霸上欲西馳下峻坂中郎將裴英日臣聞聖主不乘危不
微俸今陛下考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 廟
太后向上乃止 前漢書元帝耐祭宗廟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鐵車
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
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進曰臣聞主聖臣直
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吉可聽上曰曉人當如是乃
君臣

從橋 前漢書

安林后

武后常幸興泰宮議趨疾道韋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因于
金子且誠垂堂况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為回整 新唐書武后常幸萬
安山王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腰輿而上三方慶諫曰今陁險路夫
瞻視寒心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踐此畏途后乃止 前唐書

門生天子

太宗為秦王受經於張後胤及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
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適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
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笑 新唐書

天子門生

趙造對策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造對獨當高宗意檜不悅造
亦不附檜檜怒欲擯之又檜死即升造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
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
卿不附權實真天子門生也 宋史

代君明忠

武王有疾周公今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乃即三王而卜
發書視之吉公喜入賀武王藏其策金滕匣中明日武王瘞 史記周
孝文帝有疾第六弟彭城王勰家為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
地及皇考獻文高帝請命乞以身代帝尋瘞 宋史起太宗不豫皇弟
拖雷請於天地請以身代又取巫覡板除糞淋水飲之居數日太宗
疾愈拖雷從之北還遇疾卒 元史

代君藏奸

平帝為王莽所醜有疾莽作策請命于春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
前殿及漢兵討莽以鴆帝為言乃會公卿于平路堂問金滕泣視羣
臣 前漢書

自醜

高祖即位以晉恭帝為零陵王已取毒酒一壘授瑯琊郎中令張偉
醜王偉嘆曰醜君以求生不如死了自飲卒 南史宋

醜君

廢帝從珂以兵犯洛陽帝奔衛州刺史三弘贊令市中酒家飲酒帝大驚遽墮于地久而蘇弘贊曰此酒家也願飲酒以慰無聊帝受之日飲一觴及從珂自立遣弘贊子繼持醪與弘贊弘贊因使酒家飲之帝飲而不疑遂崩五代史後唐

不負兄

烈宗慕容儼疾以太子暉冲幼欲立其弟太原王恪恪固辭乃止又暉立恪輔政恭謹終其身十六日春秋前燕

負兄

文帝寢疾以太子伯宗仁弱欲立其弟安成王顓顓涕泣固辭乃止及伯宗立顓專政乃廢為臨海王而自立南史陳

高士稱草莽

明帝徵管寧於青州寧上書稱草莽臣三國志魏

奸臣稱草莽

孫琳廢其主亮迎立瑯琊王休上書稱草莽臣三國志吳

譯朝聖德

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其人曰吾受命吾國黃考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意者中國其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文記周

譯朝唐虞

成帝時蕭慎氏通貢於趙趙主石虎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而眼

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云晉書

忠使見獲

隋滅陳其先表使許善心哀服哭及拜新官改服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又悲不能興文帝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北史隋

媚使見放

唐滅涼其先表使鄒曉入賀高祖曰而妾賀季軌以使來今聞其亡不少感乃踊抃悅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乎遂廢不齒唐書

道言登第

德宗時比歲旱策問陰陽校洽穆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古司即中獨孤而欲下質鮑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道賢高第唐書

道言下第

元和末宦官並橫威權出入左右人莫敢言及文宗時有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馮宿等見其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李卻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唐書

一心得重

孝景帝為太子召孝文帝左右飲獨衛綰稱病不行及景帝立問其故對曰死罪實病帝以其忠實甚重之前漢書元帝遭都豫章立後主為太子雷西都監國以游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

去帷幄元帝嘉其一心事主更用嚴續後主亦由是賢之南唐書呂

公弼在羣牧時英宗方居藩得賜馬頗少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

業成不與朕馬已知卿矣宋史

二心得違

英宗居藩即王廣淵因見朕獻所為文及即位陰道集賢院司馬光

言廣淵當仁宗世私自託于陛下非忠臣也當治其罪賞之非宜帝

不聽用為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宋史

二心得違

孫權守陽羨有所私用其兄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書漢書使

無違問權臨時悅之及策卒權嗣策統事以谷能欺更簿書卒不用

三四元世宗鍾澹淵張美字州錢毅世宗私有求假美无方應之

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五代史世祖每稱塞啞指之能曰彼事憲宗

常陰資財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

私結親三陛下以為若何帝意擅之曰卿止朕失言元史

雷家

蘇峻反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劉起家

起下聽盡以妻挈入處宮內晉書金兵犯廬州中外震駭朝臣有遣

家避者陳原伯獨具舟迎家入浙入朝以安金人犯淮填官沿

江皆多逆其孳李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元兵將逼西

和州知州陳寅獨留其三子並閭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

共守金兵起江上江淮仕者皆豫遣其家繫馬於庭以待薛季宣

獨家留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有恙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俱宋史

不雷家

安祿山逼東都吏民亡散盧英遣妻子聞道走京師而朝服生臺極

口罵祿山遂死之新唐書李輔在成都聞元兵至先遣妻子而歸自

誓死守宋旅知劍縣盜起縣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歸聞獨與民

據守俱宋史

下辭兼官

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太宗欲徵文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

猶懼其不願希思東宮請一心事陛下乃止新唐書

上欲兼官

太子勇頗與時政文帝欲重官官多令大臣兼領遂拜兵部尚書蘇

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北史隋楊伯雄為左諫議大夫翰林學

士會太子詹事缺宰相復舉伯雄世宗曰伯雄下可去朕左右東宮

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全史懿文太子在東宮吏部請遣

人專任東宮官罷兼職太祖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

官非無謂也欲使父子一心君臣一體庶無骨肉離間之患明書

不言已功

丙吉于孝宣帝有阿保功帝即位絕口不言會掖庭官理則令民夫

上書自陳阿保功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前漢

書中常侍宗愛兩行弒逆欲更立他王文成帝以攝皇孫擁立高允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北史親

自著已功

斷慰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廢宗及太平公主連謀賴岑義保護得免義監修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嘆賜物三百段新唐書

不移禍臣

榮惠守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或言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不可史記宋昭王自將攻陳有赤雲如烏夾日而蜚周太史曰是害孤王然可移將相王曰將相吾股肱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史記

移禍臣

幾惑守心即賈岸善星言大臣宜當之成帝乃賜丞相翟方進勅切責之方進自殺其妻贈賜加等史記洪武二十一年有星變占為大臣災太祖惡之御史因比上書論劾韓國公李善長前事善長自經死以禮葬之明史

人臣勸死

宋師圍金陵後主知不能支自為降狀光政使陳喬持狀歸府授承書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死後主不能從南唐書

人主自死

元兵同宋師圍蔡城哀宗知不能支謂諸臣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開之空谷或辱於陌途朕必不至于此志決矣及城破遂自縊全史

戒避諱

韓世忠常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無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宋史

戒犯諱

南吏部尚書朱希周臨終戒其子孫曰我亡後萬一上憐之賜謚焉名願無以文為謚脫犯吾父諱亡禮何安乃賜謚恭靖從其志明玉堂表誌

道臣碎額

敬宗親朝常晏數游畋失德古拾遺劉栖楚力諫請碎首以謝逆額叩龍墀血被面新唐書

媚臣損額

霍獻可頭觸玉階請誅狄仁傑裴行本遂至損額故以綿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異后見之新唐書

留血表忠

惠帝率師北征敗績惟祗紹以身捍衛兵交御鞏飛矢石雨集紹遂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帝曰此祗侍中血勿去晉書

留血表奸

英宗陷虜百官因事由中官王振廷劫之錦衣指揮馬順從旁叱廷臣咸起掉順首立死又捕黨振二校立擊死血漬丹陛內臣為滌血長史儀智曰弗滌雷為若曹亦鑿明書

賜將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賜世忠因說其莊曰世忠宋史

斬將

傅友德嘗請懷遠縣官地為田園高帝曰汝位為上公食祿數十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明書
白木尚書

鄭均以行義聞於鄉里章帝幸其舍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木尚書後漢書

黑木宰相

沙門慧琳善談論文帝每與議朝廷大事遂蒙權要賓客輻輳時目黑木宰相南史

拜故君不止

鮑永以司隸校尉行縣過吏始募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軍有下拜雖獲罪下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後漢書

拜故君止

曹操過弘農王冢欲謁之童過曰王雖踐祚未成為君不應謁操乃

止三國志

奢僭原功臣

深陽侯潘璋屢立戰功然性奢泰服物僭擬監司奏奉大帝惜其功原不問三國志

奢僭戰功臣

德慶侯廖承忠屢立大功坐奢僭犯分屢戒不收為高帝所誅明寶錄

同功名

張昭為孫策所寵任每得北方書輒報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三國志

足功名

杜進為呂光所寵任光甥百聰自長安至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但聞杜進不聞有舅遂殺進十六國春秋

懲舊雙戰

魏孝靜帝遊居別宮與羣臣別獨樂讓之流涕歎高德政素與不協言于文宣帝曰當陛下受禪時讓之僧春懲魏朝逆生事賜死北齊書

懲舊見重

孝昭帝崩王松年護梓宮還鄴時舊臣避形迹莫敢盡哀惟松年哭甚流涕武成雖忘松年然以懲舊情切亦推重之北齊書

假術見賢

太宗甚寵馬周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新唐書

假術見賢

李夫人卒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燈燭設帷帳陳酒肉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嫵嫵其來還前漢書殷淑儀薨帝痛愛不已時有巫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喜令召之少頃果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言默不對將執手吞然便歎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南史宋

進國計簿

李吉甫為相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定數比天寶戶數四分減三天下仰給縣官者八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在此數欲以感悟朝廷唐書

不進錢穀數

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上屢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當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宋史

御木覆功臣

李世勣就寢太宗解御木覆之唐新話

御木賜賊臣

安祿山還鎮玄宗解御木賜之唐書

進士歸華

金行成登宋進士第累官至殿中丞高麗國王治表乞放還行成自以仕朝廷不願歸本國遂老於宋宋史

進士歸第

聖宗時宋進士十七人挈家來歸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遼史

殉良臣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康公弗止史記秦本紀

不殉苗將

太宗崩苗將阿思那杜因契苾何力誓請自殺以殉高宗諭止之唐書

剖心不死

武后以廢宗為皇嗣或誣皇嗣有異謀后令來俊臣窮鞠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誣服惟太常樂公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剖胸五臟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而仆后聞令舉入宮遣醫剖納五臟以桑白皮為縫縫合之傳以藥經宿始甦后即令停推廢宗乃免新唐書曾熟民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將死良吉禱於天以刀剖胸剖心向一齋黃粥奉父母食之愈良吉瘡裂幾五寸痛欲絕道士馬碧潭納其心以桑白皮縫縫合之未

以下原缺

五公子爭國

齊桓公卒五公子昭無詭潘商人元皆多立無棺桓公者尸虫出於戶史記齊

不拜脏

交趾太守張恢坐脏伏法没入官詔班賜差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獨不拜賜明帝問故答曰此穢物也不敢拜後漢書

拜脏

北地太守原信坐貪下獄没入財產明帝命班廉吏惟聞澤孫堪常冲持蒙賜於是任者咸自勉勵後漢書

不拜見德

趙主劉曜徵高士楊軻為太常固辭避敬而不逼趙太祖石虎性凶暴復徵之亦不應親駕往視高卧不起迫之乃釋既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于永昌第有司奏軻大不敬虎下從下書任軻所向十六國春秋後趙

拜見獄

後秦高祖姚興備禮徵高士韋玄見而拜興辱禮之夏世祖赫達勃勃性凶暴復徵為太子庶子既至恭慎過禮欲以逃禍勃勃大怒曰爾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朕當置朕何地遂殺之十六國春秋後秦

妻貞儉

王良為大司徒司徒史紀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見良妻布

以下原缺

太宗乃置光美德昭等於非命而立子元侃為太子遂代立宋史武

宗踐極後以母弟懷寧王虛位待已遂立為皇太子仍約以次傳位

及懷寧王立是為仁宗遂封武宗長子和世球為周王出鎮雲南而

立已子碩德八剌為太子遂代立元史

叩馬諫周武

武王再舉伐商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受天子弋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王不從史記周

扣馬勸周武

武帝大敗齊師於平陽以將士勞倦欲引兵還梁士彘扣馬諫曰今齊師遁散眾心皆動奈何徑之而去宜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棄帝

從之北史周

諸史異秉卷三

昭陽李 清映碧苜蠶

父子類

孝子戒火

毛標母終家入舍卒時暈斃致焚案案出避火惟標抱極涕泣火為飛士部舍極得免史漢蔡順喪母停柩未殯東鄰失火燒順屋極不可移乃伏柩上火起燒他舍後漢書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極上以身捍火火為滅後漢書何琦丁母憂停柩未殯為鄰火所逼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柩號哭俄風止火息晉書徐普濟居喪未葬鄰人火起延及其舍普潛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已父子



閔純履日方魁南史何執中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鄰夜半火執中拊柩號慟誓與俱焚有頃火卻柩得存宋史余而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有牧童遺火延殯廬而亞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火滅元史章溢父母卒未葬適盜焚里閭溢頓天槍頓哭火至柩所滅祝大昌母喪未葬會火起烈甚大昌伏柩慟誓與俱焚火忽自滅俱明書

孝子隕火

賈思母亡未葬為鄰火所逼思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思及柏氏俱燒死南史

因父仇君

王京父儀以非罪為司馬昭所殺及昭子武帝篡魏哀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晉書諱葛誕以司馬昭專政起兵討之以其小子觀質吳諱救已誕敗死親遂留吳及晉滅吳武帝以為侍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晉書京廡之父景儻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廡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南史

志父殉君

嵇紹父康以非罪為司馬昭所殺惠帝昭孫也因北征敗績于蕩陰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遂被害于側及事定左右欲浣帝曰此嵇侍中血弗浣晉書

天子還母

明帝生母荀氏初以鮮卑女入元帝宮主明帝元帝以母賤命戚妃甘養明帝而出嫁荀為馬氏妻後馬氏無疾卒明帝迎荀還宮養之稱建安君晉中興書

天子失母

德宗母沈太后失于天寶之亂及帝即位追遣使物也不得會故中官高力士女願能言禁中事而年狀差似后及后嘗刺脯帝傷左指高亦嘗頭爪傷指於是迎還上陽宮馳以聞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帝謂左右吾寧受百圍異一得實然終不得新唐書

父辭相

李廡為淮南節度使吐突承璀監其軍承璀歸引廡為相廡恥由宦

官進至京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明年因辭相位

子危相

李顯子谿昭宗朝拜相崔路經使劉崇勳罷之谿十未自訟罷詔
崇勳明年復拜相俱新唐書

忠臣不孝

元帝鎮江左劉琨欲遣溫嶠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去後母
亡嶠阻亂不得歸遂盡忠王室立大功晉書

孝子不忠

賈充居父違喪以孝聞後成濟弑高貴鄉公屯官三謀晉書 趙淵遭

母喪毀瘠不復可識養年不盈擲後受明帝顧命輔幼主及蕭道成
專政淵竊執道成爲齊室佐命南史 魏蘭根居母憂以孝稱父喪
瘞於墓旁負土成墳憂毀幾滅世及孝莊謀誅權臣爾朱榮蘭根可
泄之兄子周達以告榮權于世隆至榮恃強不信故林伏誅北史 魏
陸彥師父喪結廬休養負土成墳然歷事魏周二代及楊堅專國政
將圖篡逆尉遲迥起兵討之彥師即奉妻子逃歸長安周亡隋拜尚
書左丞北史 隋虞世基母亡哀毀骨立煬帝令進肉輒悲哽不能下
然身居近侍唯諾取容又隱匿益財對帝散兵後與弟俱爲宇文化
及所害北史 附

伯配天

世祖苻堅立尊生父東海王雄爲文桓皇帝然猶祀伯高祖健於明
堂配上帝以大業本自健故雄不得配十六國春秋 苻素

本生配天

世宗卽位尊所生興獻王爲獻皇帝已稱睿宗祀睿宗於明堂以配
上帝孝宗雖云繼統以伯不得配明書

嫡亡薄所生

章宗本賈貴人所生爲馬后所養及卽位尊馬后爲皇太后后崩止
加貴人安車一駟宮人二百及雜帛金銀等物而已後不知所終後漢書

嫡亡厚所生

仁宗本李宸妃所生劉后據爲己子帝不知所出卽位尊劉后爲皇
太后后崩宸妃已先卒及燕王爲帝言乃哭易梓宮親啓視尊爲皇
太后附於太廟宋史

舉子

平公問祁黃羊曰國無尉誰可爲之對曰子也可平公曰非子之子
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子也左傳 晉孝文臨軒命諸州中正各舉所
知陽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和名盡往史
今有二奚當聞來北史 魏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
薦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以攝職聞后曰和奚內舉果得人新唐書
吳越遣兵來侵柴克密母自表其子可得苟不勝任分甘孛戮元

宗用之果大敗吳越兵南唐書月繼倫父勳嘗內舉繼倫可用太祖以官後果以都巡檢使大敗遼將耶律休哥於徐河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曹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璋可任後果立大功俱宋史

不舉子

呂端執政怠於進賢人有一善必疏之嘗謂于希哲曰當世賢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宋史

棄君從母

徐庶先從劉備及母為曹操所獲乃辭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霸王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選

遂許操三國志荀操為亳州以單謀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叔謀甘弟專子操謝之曰婦老母在彼可去諸願首無二心操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三國志

棄母從君

魏玄為西魏將切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為東魏守玄母在宜陽玄以為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北史文帝初為周大丞相尉遲迥知其心策起兵討之段文振老母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文帝北史

一母二其子

商紂母帝二妃也當生紂兄啓時猶未正立及正為妃始生紂啓大

而庶紂小而嫡呂氏春秋

二母一其子

宣宗納王氏為后已又納其姊為妃后無出妃生哀宗時麗妃已生荆王守純于哀宗元也乃以哀宗為嫡立為太子全史

叱婢

李迥秀妻於生母前叱婢母不樂因出之新唐書

不叱婢

宗室朱成鏗妻李氏在姑前不敢叱婢明嘉隆間見紀

報父仇宥死

刁協子與少連家難王敦誅後彘斬其仇頭以祭父墓詣廷尉請罪詔宥之冊府元龜晉王談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欲復仇乃密市利鍾何度過橋斬度歸罪有司詔宥之晉書張景仁父良為同邑章法所殺後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自縛詣府蘭文原其罪乃竊租以控冊府元龜南梁孫益德母為人殺益德以童幼為母復仇還家突於瑯以聽縣官考文特免之冊府元龜北魏王君操父與鄉人李君則聞被毆殺君則七命後出自首君操審袖白刃判殺之咀其心肝立盡詣刺史自陳告太宗特詔原之新唐書梁悅為父報仇斫殺仇人秦果自投縣請罪詔免死決一百配流冊府元龜唐高弘起父暉為鄉人王愿所殺弘起殺感携其首自陳詔赦死罪一等冊府元龜五代唐韓顯為父報仇殺殺人平與詔赦死罪斷遣

李璿父因亂為陳友所殺後璿隸殿前散從候友為軍小校璿手刃殺友而不道自言復父仇太祖壯而赦之 既導兒母劉與同里董知政忿競為所殺後取脩桑谷置袖中往見知政斫其腦死太宗義而貸之 俱宋史

報父仇就刑

余嘗安父為方全所殺全亡走後伺其歸殺之詣州請罪制依法處死刑史元錫累表請詳議卒不免 冊府元龜 周智壽父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真候安吉於塗擊殺之兄弟相帥歸罪智真生先謀竟伏誅神色自若智壽頓絕衢路流血遍體 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所殺元慶手刃父仇來身歸罪諫官陳子昂建議誅之而

旌其閭 張琦父善素為萬州都督御史楊頊劾其罪擅審素謀反斬之琦與兄理殺萬頃於都城其發謀手刃皆琦所為既殺萬頃係表於斧刃自言報仇中書令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赦玄宗勅付河南府決殺 俱新唐書

賢主受杖

孝文帝即位後嫡祖母馮太后專政嘗有宦者譏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由明 北史程

昏主受杖

廢帝東昏侯寵潘妃帝小有過失妃則與杖乃勅虎賁不得進大刺子 南史齊

認本生

紀遵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為母所棄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方六歲本父母時視遵語曰汝是我生遵涕泣告趙趙具言始末及十歲備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遵斬粟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家心喪三年 宋史舒子淳漢

不認本生

胡廣本姓晉以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于江湖翁見甕流下聞中有息啼取養之以為子登三司廣後不治其本親服云我本親已為死人也 世說漢

七十不婚

華實年八歲其父成長安已長安隋實年至七十不婚 南史齊

四十四始婚

趙師民初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 宋史

為母報孝

明帝母甄夫人寵哀為郭夫人所謂文帝命賜死被髮覆面以糠塞口竟立郭為后及明帝立逼殺之勅殯晉使如甄故事 三國志魏

不為母報孝

孝宗母紀氏初有孕萬貴妃怒痛楚之竟以傷斃及孝宗立或請遣萬氏家屠寔皇批仙逝之錄帝以貴妃已死恐彰先帝之過命罷免明書

辱身報父不遂

盜賊梅芳殺西揚州刺史王廣廣女有邑芳細之甚寵經一旬女伺芳睡引刀擊之不下芳驚起女厲聲數罪以不得報芳為恨言終自殺十六國春秋前起

辱身報父遂

程氏女父為盜所殺持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其黨盡誅之刺心以祭父也宋史

父子皆賢

文三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父子皆惡

宣王以厲王為父以幽王為子俱文記周

母死投水

沈季誥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誥號呼投江中少時持母臂浮水上 王博武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若獲之張新唐書

投水母生

元季亂姚玘負母避亂遇河不得渡母誓不受辱遂自沈玘急挽下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母子全生明書

掘陵報仇

陝士後王僧辯子頽以父為陳武帝所殺乃夜發其陵焚骨取灰投

水飲之隋書

掘陵行劫

建興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銀綵帛不可勝記母書溫韜為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內者悉掘發掘取其金寶五代史梁僧楊璉真劫發宋會稽諸陵所劫寶玉極多理宗所藏尤厚初啓樞宮有白氣竟天蓋寶氣也元蔡幸雜識

全姑自刎

盜欲犯樂羊于妻先劫其姑妻操刀出盜曰如不從我當殺汝姑妻仰天嘆舉刀自刎盜亦不殺其姑後漢書

全姑被掠

陳銑母為賊所劫欲殺之妻向賊請活姑命賊掠去後為弟奪贖還仍歸銑晉書札志

諸史異乘卷三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夫婦類

皇后貽臭

惠帝后羊氏以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稱趙帝立為后日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聖主彼七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秦中擲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寵之生二子而死晉書

皇后流芳

西燕王慕容永破秦三不兵虜其后楊氏將以為上夫人后引劍刺大婦

末為永所殺 太宗符登后毛氏美而勇會姚襄襲隋大界營后擊于跡馬率壯士數百與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襄所執襄欲納之后仰天大哭曰姚襄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爾容乎遂被殺俱十六國春秋前秦

屏女

潘王夫因見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茗太史數家傭數女奇其狀貌憐而竊衣食之與私通後法章立為齊王以數女為后數日女不取媒因自嫁汚辱 終身不見史記齊

媚女

蜀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適司馬相如遇其家飲弄琴文君竊而悅

之夜王奔相如王孫初大怒後相如以中即將奉使往蜀太守以下即迎縣令負琴先驅蜀人以為寵王孫乃因門下獻牛酒交歡自以得使士尚司馬長卿晚史記漢

亡國女為后不終

太祖石虎伐趙主劉曜滅之納其幼女安定宮主有珠色後篡位立為后虎卒后與子世俱為虎子遵所殺十六國春秋後趙西秦王乞伏熾襲伐南涼王禿髮傉檀滅之納傉檀女為后又納后從妹為左昭儀已后謀殺熾誓以雪父仇為昭儀所告見殺熾誓卒昭儀復與熾誓子私通為嗣主暮末所殺十六國春秋西秦少帝義符即位立司馬氏為皇后晉恭帝女也已帝廢為營陽三后亦貶為妃南史宋

孝文帝前後立二馮后皆故燕主馮弘曾孫女也弘為魏所滅二后一為尼一賜死皆不終北史魏孝昭為常山王時納魏宗室元靈女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周煬齊后入周氏宮中北史齊孝閔帝為世子時尚西魏文帝女及篡位立為皇后後宇文護弒帝點后為尼北史周宣帝立五后故魏宗室元靈女與焉為天右大皇后後帝崩后出俗為尼北史周

亡國女為后善終

道武帝伐後燕主慕容寶走之克中山納寶季女為后後崩 太武帝伐夏主赫連昌走之克統萬納昌父世祖勃勃三女為貴人已立其一為后文成時為太皇太后崩 太武帝滅燕王馮弘其孫文成

帝立弘孫女為后 孝文時為太皇太后崩 俱北史

幸亡國女不利

獻公疾驪子細其女為驪姬遂廢太子申生立姬子奚齊公卒奚齊見殺姬亦斃死於市 史記晉 世祖符堅滅燕清河公主慕容氏年十四有殊色堅嬖之其弟冲有龍陽之姿堅天幸之後冲為亂破長安城堅走 十六國春秋前秦 侯景納關文帝女溧陽公主後景以篡魏意尸公主亦與會 南史 文帝廢陳納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後侍文帝疾太子廣欲逼燕之夫人怒言於文帝遂搆大寶殿之禍帝崩后卒為太子所燕 煬帝先以晉三病陳即位後納陳後主女嫿有寵終亡國 俱北史隋

遣亡國女利

武帝以晉相滅秦納秦高祖妣與女有寵寵謝昭徽諫即時遣出後卒景晉克定大業 南史宋

后為公主

文宣受東魏禮改封孝靜帝高后為太原公主 北史齊 文帝受權改封周宣帝楊后為樂平公主 北史隋 烈祖受吳權改封太子楊建妃李氏為宋興公主 南唐書

公主為后

少帝為宋公世子時尚晉恭帝女司馬氏封海鹽公主及即位立為后 南史宋 孝閔帝為安定公世子時尚魏文帝女元氏封晉安公主

及即位立為后 北史周 高祖先尚唐明宗女李氏封晉國公主及即位立為后 五代史晉

妻姊妹利

先以二女妻晉長名娥皇次名女英卒興廢 史記 唐少康為寒汭子澆所逼奔有虞虞君思妻以二女後中興 史記 夏景帝納王后妹兒姁於宮為夫人后生武帝夫人生四子皆封王 前漢書

妻姊妹不利

成帝納飛燕合德姊妹飛燕為后合德為昭儀後俱坐罪死帝卒以此亡身絕嗣 前漢書 章帝納梁竦二女為貴人妹生和帝竦欲專名外家託歸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 後漢書 後主納張飛二女先

後為后後與次后俱為魏廢 三國志蜀漢 烈宗劉聰納劉殷二女長

名英次名娥娥為后英為左貴妃又納新準二女為左右貴嬪長名

月光次名月華聰荒淫無度一傳而國亡 十六國春秋 漢燕主慕容

熙納符謨二女長名娥娥次名訓英訓英為后娥娥為昭儀二符先

卒熙卒以此亡 十六國春秋 後燕高祖王建納徐耕二女長為后次

為妃建理子衍立二徐各有所私不能正行之失俱為後唐所俘 五代史前蜀

世宗納符彥儂二女先後為后帝崩一年而國亡 五代史

後主納周宗二女先後為后後與次后俱為宋俘 南唐書 宣宗

納三遠二女妹為后妹為妃妙生哀宗同為皇太后其一先卒其一為蒙古所虜 金史

璧妃殉主

東昏侯甚寵潘妃王兕謀武帝起兵東昏被弑以王兕賜軍主田安王兕不從曰昔上還時主命蓋下也非類遂自縊美如生西史書

璧妃背主

後主鍾善寵馮淑妃小憐周武帝威震殺緯以小憐賜弟代王達達甚擊之小憐因彈琵琶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青膝上絃北史書

屏後求夫

光武帝妙湖陽公主新寡意屬宋弘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謂弘曰貴為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

妻不下堂而願謂主曰事不諧矣後漢書

屏後却夫

理宗女昇國公主年及笄詔議選尚宰相請用唐太宗下隆士人故事以進士第一人尚主遂用周憲宋史謝日主適從屏內窺見不懼上微知之乃選楊太后姪孫鎮尚主宋史

女代

木蘭代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二載歷十八戰雖同行之卒不知為女郎也朝廷嘉其勇授爵不拜但乞還命將士衛其家後魏列史

代女

新羅薛氏父陽秋哀病不堪成薛自以女子不得代居常憤鬱有嘉

寶願代父許之薛破鏡為信代成還成禮時國亂代者不至嘉實六

公主破節

晉末初爾朱世隆專政聞孝莊帝弟壽公主美將逼淫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女王女乎我寧受劍而死不為逆胡所污世隆怒縊殺之北史書

公主失節

大寶初侯景專政聞蘭文帝女溧陽公主美逼納之甚有寵景與帝

史書

為夫割鼻

夏侯令女夫曹文叔早亡誓不嫁休夫族人曹孟君及妻被誅母家迎歸詎使嫁令女竊入寢室以刀割鼻三國志

為妻割鼻

隴西人宰理美姿貌涼州刺史張軌欲奪其妻以家故妻之理割鼻自誓十六國春秋前涼

舍弟殉夫

趙無恤姊前為代王夫人及無恤嗣為大夫將謀取代地乃請王使厨人操銅料食王及從者行斟陸令宰人各以料擊王殺之遂興兵

平代使人迎其姊姊曰以夫起弟非仁也以弟背夫非義也泣而呼
天序并自殺史記趙

舍天殉兄

任延壽妻李氏兄李宗與延壽有隙延壽陰殺之會赦得免乃告李
見李氏號哭求去延壽大怒曰汝何不殺我李兒曰殺夫不義事兄
之仇亦不義遂自縊死漢列史

不強婚

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欲以妻宋弘曾問之曰諺云富易交貴易妻
人情半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遂不強後漢書

強婚

吐蕃遣國相祿東贊請昏太宗嘉其善應對欲以琅邪公主外孫段
代婁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下可棄也上益賢之然欲推
以厚恩竟下從新唐書

不棄未娶

黃龜年徵時末幅簿奉朝班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班已
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死而負之何以自立
遂娶之宋史

棄已娶

黃允有雋才司徒袁悅欲為從女求姻見允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

聞其妻夏侯氏謂姑曰今與黃氏長解乞一會親屬以展離決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據袂數乞隱惡十五書言畢登車
去代漢書

八主多后

烈宗劉聰在位立靳氏為上皇后左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妃劉
氏為右皇后凡三后已靳氏廢死又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
中常侍王浞養女為左皇后中常侍宣懷女為中皇后十六國春秋
前趙宣帝自稱天元皇帝立楊氏為天元大皇后陳氏為天中大皇
后元氏為天右大皇后尉遲氏為天左大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
居一北史周

八主無嬪

宇文后幼有風袖好陳烈女圖及立為后志操明奇廢帝甚重之專
寵後宮不置嬪御北史西魏

八主無后

世宗先以苻王為濟南尹廢主亮台王妃烏林答氏至燕將逼淫之
妃至良鄉自殺及即位感念不已終身不復立后金史

不善全夫人

高帝晚得戚夫人愛幸之生子趙王如意夫人日夜涕泣欲立如意
帝惑之幾代太子者數賴張敖良遊四皓至乃得中止及帝崩呂后遂
害夫人名曰人蟲惠帝大哭而已前漢書

善舍夫人

烈祖得神夫人受幸之生于景遂夫人乘間言景遂才過嫡子晉王帝叱下殿去晉珥出執別宮數月度為尼景遂終帝誓不加封爵及帝崩宋后欲害夫人元宗即晉王力解之乃已南唐書

嫁盲違願

曹操閨丁儀才美欲以愛女妻之問世于王王曰女人觀貌而儀目眇恐愛女未必悅尋辟儀為校又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儀好士即使兩目盲向當與女何况但眇是也誤我三國志魏

娶盲如志

李叔豫妻崔氏有兄女明惠多才眇一目內外親戚莫有求者其家

議欲下嫁之崔氏聞而悲息曰吾兄威德不亡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北史魏

生齒為后

成帝杜后有之然長猶無齒及帝納米日一夜齒盡生遂立為皇后晉書

無齒封主

魏高陽王元斌庶妹王儀初不見齒為孫騰妓叔放火將軍高澄遣諸途悅之遂拔珠寵奉封琅琊宮主北史齊

遣父命守節

陰瑜卒其婦父荀真欲嫁其妻采誘歸抱戴郭其家采偽欲悅連四

燈盛裝飾請奕相見言辭不報奕敬悼不敢逼至曙勒去右籍浴逆

據扉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而自縊後漢書世宗慕容德女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段豐豐以謀誅命改適壽光公餘熾主不敢違命勉日成禮主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見之甚喜經宿解疾熾不敢違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埋我段氏側遂自經死十六國春秋前燕

從父命改節

諸葛恢有女適庾亮子彬及彬遇害女誓不重出恢既許江彰婚乃移家迎之初詎女云江徙于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覺已不得復出及彰至女哭誓強其積日漸歇時彰宿對床一觀女意漸舒乃詐厥良文不宿聲其轉急女呼婢云喚江郎覺彰于是躍來就之曰我厭何與卿事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世記晉

不哭已妻

荀爽聘曹氏為妻有美色專房歡宴後病卒爽不哭而神傷年餘亦卒三國志魏

哭人女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卒阮籍不識其父兄德往哭之盡哀而還晉書

哭人妻

世宗慕容德以無罪殺其女天段豐命改適餘熾慕容氏姿色兼美熾見之甚喜已乘間自縊熾聞執聲亦慟絕良久十六國春秋前燕

諸史異宗卷四

昭陽李 清映碧南輯

昆弟類

樹枯復聚

田真兄弟三人議分財堂前有一紫荆樹亦欲破為三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大驚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復合小史

樹合復聚

吳景濫榮起吳景濫年久溫景家樹五并為一忽吳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便義聚宋史

代兄報叔

岳陽王蕭公兄譽為叔湘東王經所殺又殺譽嫡兄歡三子後譽借其叔魏執程殺之晉史

不代兄報叔

杜如晦弟楚客與叔父海皆沒於王世充海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海嘗誅楚客請於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殺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唐書

厚弟薄子

孝明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意平請弟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威給

二十萬足矣後漢書

厚子薄弟

太宗時高祖請三表給薄於帝子新唐書

捐弟退敵

韋孝寬守玉壁高歡攻之不下時孝寬弟先在山東被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頓慨激揚士士感勵人人懷致死之心北史西魏為古論長壽萬世顯先降夏及夏人攻定西執世顯至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世史

因弟降敵

未全忠遣楊師厚圍晉州敗節度使王師範兵于臨胸獲其弟師克

是時師範泉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請降全忠歸其弟新唐書

三傳亂

吳王壽夢以末弟季札賢欲兄弟傳國以漸至札諸樊卒立弟餘祭卒立弟餘昧卒札不受國而逃乃立餘昧餘昧子僚請樊于光自言我嫡子當立遂刺殺僚史記吳

三傳不亂

厲公以桓公弟殺兄于太子免自立克有三弟躍林忤白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卒林立是為莊公卒忤白立是為宣公卒子欵立相傳不絕史記陳德公生于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

穆公德公卒宣公立及卒于九人莫立立弟成公及卒于七人莫立
立弟緄公穆公卒于宣立相傳不絕史記卷

諸史異業卷五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朋友類

進園異志

節侯攻罷王安石復上疏論呂惠卿朋黨蘇軾仍取唐魏徵姚崇宋
瑒等子林甫居把傳為兩軸題曰正道君子知曲小人事業固進在位
之臣時合林甫輩而反于崇瑒等各以其類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
相惠卿奏為謗訛遂編管英州 宋史

進園異志

柳洵武為起居郎請徽宗用蔡京又曰陛下才始速先志重臣無助
朋友

昔乃作受其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李行七重自宰相執
政侍從臺諫即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曰元豐助始述者惟溫益
一人右曰元祐舉朝百執事咸在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
京矣 宋史

推支妻

莊公法於崔杼村妻棠姜逆為所弑閔丘嬰以帷縛其妻載之與由鮮
虞乘而出鮮虞推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
其軀其誰謂之 左傳

免支妻

赤眉之亂趙嘉與所友善韓仲伯避難出武關仲伯以嘉美慮已受

其言欲棄於路嘉責怒不聽乃取泥塗仲伯妻面載以鹿車自推之
遂免 後漢書

入園相賞

王子猷嘗行吳過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人知子猷嘗往乃灑掃
施設在廳事相待子猷肩輿徑造竹下誦詠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
遂道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于猷更以此賞之
乃罷坐書歡去 晉書 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袁粲兩生往亦不通主
人道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車騎相儀至門方知是
京且 南史

入園見逐

王猷之常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
彊方集賓友而猷之游覽既畢旁若無人辟彊數以無禮曰是俗耳
便驅出門猷之傲如也 晉書

不受拜有見

司徒侯霸欲與王丹支丹被徵霸遣子孟候於道孟迎拜車下丹下
答之孟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
也 後漢書

不受拜非是

柳公綽與張尚書正甫甚契公綽子仲即嘗遇正甫於途去益下馬
而拜止之不獲他日正甫言於公綽曰賢子相逢其謙太過公綽作

色不應久之正甫去公綽謂客曰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見於街中
騎馬街公綽此人亦不足與語正甫聞而謝遇唐小史

載人判

郭表名高士爭歸之裁判常置車後漢書註

戒已判

種術好慢物遊于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適刺于漫滅後漢書

故人生

大帝孫權破黃祖先作兩函欲盛祖及其心腹孫飛頭飛甘寧故人
也權置酒寧下席叩頭流血交流道飛舊思請貸其死晉書曰飛走云
何寧曰若走寧頭當代入函乃赦之三國志吳

故人死

李勣從太宗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
以報請細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未訣矣當今
此向同歸於土新唐書

諸史異叢卷六

昭陽李 清映碧首輯

德行類

全佳無見

鄧做陷于石勒已借事于逃步走據其兒及其弟子綏攸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止應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乃棄之其子早棄棄及還樹而去後終無干時人為語曰天道無知使伯道伯道字無見晉書

救任存子

山陰縣義水澤居宅王允現惟一小船全卒引其母妹並孤侄入船德行

元道自執橫桿而士雷二男一女三人閣于樹棚及水運獲全德行

運物坦度

劉寬行過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路見歸向為謝之前漢書卓茂辟丞相史嘗出有人認其馬解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挽去後馬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 曹節都人士丞與節丞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丞還主人大慙送所認丞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 劉虛居知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虛牛相似因以為是虛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俱後漢書 顧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跪而反鄰人得履送前者運



之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前史宋 沈周為人長者鄰有失物誤指周家物曰是公物耶推而與之其人既得物送同家物周曰非公物耶笑而納之明名山藏

運物禱解

朱冲鄰人失積認冲特歸後得積林下大慙以積還冲冲不受 三延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即牽與後自知妄認送積還延叩頭謝罪延仍與之俱晉書 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即還凝不取梁書

陸德昌後

于公閻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謂少高大門閻令容駟馬高蓋直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于孫必有與者至于定國為丞相并漢書 謂祖父經為郡獄吏務存寬恕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謂曰升卿後為尚書今後漢書 王旦父祐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社稷成曰使無及漢拒唐多避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考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後旦果為相 楊行密得江西衛將彭玕屬劉景洪以兵飲背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嘗告人曰我不從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北山曰後隆山後孫沈仕宋果同平章事 王欽若祖郁為溧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居官

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與者其在吾孫乎後欽若果拜相以宋史李德輝父且卒指德輝謂家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苛刻天或報之是于其大吾門乎後累官安西行省左丞元史

陰禍及後

曲逆侯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後傳爵至曾孫絕卒不得續前漢書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後漢書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為幸必無陰德及後汝曹勉為善事自慙及平諸子果無違者宋史

外私書

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晏用令狐峘判吏部尚書事峘德學之譽每分關心揀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及建中初峘為吏侍炎為宰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以封託峘峘乞炎手署炎不意峘竟已遂署與峘即取所署上奏謂宰相逼臣以私德宗出疏示炎炎具道其事貶峘衡州司馬新唐書

焚私書

錢徽知貢舉宰相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私書託其所善榜出皆無名二人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華澤不

當選中榜宗因內出題命重試朗等十人皆落貶徽江州刺史或勸徽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表一致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五焚之新唐書

禁胡服胡語

孝文帝詔禁士民胡服又詔不得為北俗之語于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凡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多重複皆改之北史

禁漢服漢語

世宗命衛士不聞女道語者並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又詔女道人不得更姓效漢人服飾違者加罪金史

殺八百禍身

李廣屢擊匈奴不得侯以聞望氣王朔謂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乎廣曰吾為隴西守諫降羌八百餘人同時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降此乃將軍所以不侯也後自到史記

全八百福子

許進復哈密城虜遣種八百人登臺請命將拔欲以為首功觀封侯進曰此屬以窮請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得不死後進官吏部尚書卒一子諱尚書戶部一子諱尚書兵部一子諱大學士明書

止院

烈祖慕容嵩克幽州欲盡阮其降卒于盡諫曰方今平中原宜緩操

以德院戮之刑不可為王師先聲從之十六國志林有燕柳元景許
安都等大敗魏兵生降二千餘人諸將欲盡阮之元景曰今王旗北
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南史宋湖南盜噴聚四望山劉國傑
破之衆悉降將按請坑之國傑曰多殺不可以殺降耶乃為三七遣
其家守之使雜耕也中後皆為良民俱元史

勤阮

道武帝大敗燕兵於合坡降者四五萬人欲悉給宋報遣還以括
休中州中部大人王建曰燕傾國而來我幸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
國空虛取之為易且獲而縱之可乎乃阮之北史魏

龜報人

毛寶在武昌軍人於市買得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江中却城
之敗養龜人被鎗持刀自投於水如覺墮一石上觀之乃先所養白
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 孔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龜龜於路
者愉買放溪中龜中流左顧數四及歸候印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
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俱晉書

人負龜

鄱陽人黃籍入山迷不知道飢甚忽見一大龜便呪之曰汝是靈物
今騎汝背若汝首所向即跋矣龜即右轉籍從之行去十餘里方得
深溪見數估客行舟語之云我於溪邊見大龜可往取之言訖面即
生瘡及往龜亦不見還家數日病瘡死後搜神記晉

諸史異彙卷七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言語類

諫讀申韓

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度亮侍讀史官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聖心帝納之 晉書

勸讀申韓

諸葛孔明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送太子 三國志

諫臣焚草

孔光每有言輒削草索謂彭主過以干忠直人臣大罪也 并漢書

張侯契密所上便宜手自書為焚其草本 皇甫嵩亦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 俱後漢書 陳康數家陳待失在上封事報削其

草時人及其子弟莫知 三國志 羊祜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

晉書 李孝伯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書切諫至於再三削草草家

人不見 北史 魏高穎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皆削草 北史 隋高儉載

曾每有奏議未嘗不焚草 馮周疾甚取草奏焚之曰管晏暴君

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陸象先臨終取奏焚之曰吾陰德在

人後有與者 高士康每有奏議未嘗不焚草 高道為中書舍人

九年家無奏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

於私家 俱新唐書 孫洙馬仲凡有建明報削其草 豐稔三任言責



每草既必於幕室退多焚草未嘗以時政語人 周起凡奏事及答

禁中語輒焚草 韋穎以光宗不朝壽皇屢書請過重華宮問安悉

焚其草 田錫以畫規為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草疏五十有二皆

諫臣任職之常豈可藏副示後諱時責官耶悉焚之 俱宋史 蒲察鄭

留臨終取奏草盡焚之 全史 許衡見世祖多所奏陳退皆削其草元

史 宋濂深察有奏輒焚稿 明文彙

諫臣不焚草

韓琦嘗為諫官所存諫草七十餘章集為三卷自序云若欲歛而焚

之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 司馬光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

不納時范鎮為諫官光以稿付之貽書曰古人有奏疏焚草者謂言

已施行不可掠君美為己功若所奏不通又自焚草無不言何異 俱

宋小史

御前削卷

中官汪道伏王越陳絳為腹心用兵不息 憲宗嘗曲宴伶人阿丑

戲為貴人裝兩手各探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又問所持

何物曰兩鉞耳不伏此不復一步 上笑而弗罪 明名臣志錄

御前燭卷

內官魏忠賢盜權屠刈忠良 熹宗嘗演戲有鐘鼓司餘書王孺子

塗抹而前稱東廠如何聲好別與內侍朝殿外鐘邊鐘或稱好個魏

公公或誇好個魏太監忠賢自以為美有德色上亦為開顏 明中

志略

金人銘

孔子觀周后稷之廟廟當古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盟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孔子家語

夏金人銘

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迷焉夫惟立言名乃能長久胡為地然生緘其口明是山堂外紀
誤呼鴉

樊坦入見高祖石勒末冠突壤勒問何貧坦率爾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賢財盡盡勒笑曰羯賊乃爾耶坦大懼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節輩老書生也十六國春秋後趙

道呼虜

孝文帝一日戲謂薛聰曰世謂卿諸薛是蜀人定蜀人否聰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呼漢臣九世祖亦隨劉備入蜀時呼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遂苦朕北史魏

偽精神

溫嶠欲圖王敦偽與其黨錢鳳交嘗曰錢世儀及字精神滿腹晉書

真精神

李歙有博通書籍心計絕人時稱其精神滿腹金史

辨魏雄不任王莽

予考班固所作揚雄傳稱雄仕漢成哀平間未嘗言任王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至莽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攷雄至京見漢成帝已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合四十餘計之已近百年謂年七十一歲者誤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平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求始前謂延於莽世者誤其為不仕莽無疑明胡正甫集漢

辨揚雄任王莽

予按班固揚雄傳云孝成帝時家有薦雄者詔雄待詔承明之庭三月從上幸甘泉還素甘泉賦明年又從上至射熊館還上長揚賦今讀贊云雄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大司馬王音召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素羽獲賦降為郎又按成帝紀求始四年春上幸甘泉元延元年冬行幸長楊宮然則雄所奏長楊甘泉二賦當在此二年內與傳贊所去明年歲餘之數相合成帝在位凡七改元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求始元延俱四年按和二年而王音之卒在求始二年則雄至京與音薦雄當在其年或求始元年必不在鴻嘉以前也自求始四年至成帝崩方七年歷成帝建始四年元壽二年合之共六年又平帝元始五年孺子嬰居攝三年其冬為初始元年尋為王莽始建國元年至六年改元天鳳蓋自雄獻賦至畢命方三十年並其先二年至

京四十之餘恰符七十有餘之數而胡正首乃謂雄死時已近百年
蓋計始自成帝即位之年而非計始自雄獻賦之年也其為任莽無
疑明余愚學讀史隨筆漢

好名

薛季宣每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臣子學問之累人主
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向不立 范純仁貶
賓州怡然就或謂近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史彌遠甥陳頊上疏乞除君側之惡彌遠名謂曰何為好名頊曰求
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 魏模之
與人交苟有寸長必推挽成就之或訾其近名慶然曰使人避此嫌

為善之路絕矣 俱宋史

戒名

劉大夏嘗與吳廷舉書云吾官不特戒近利且當戒近名近名則凡
事皆有為而為事上治下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 王鴻儒嘗曰惟
誠與道可以濟大事趨名亦趨利於社稷生民何益 俱明書

諸史異業卷八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政事類

獨立使君

裴俠為河北郡守有美政與諸牧守俱詣宇文泰表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無敢言號獨立使君北史西魏

結脚刺史

薛大異為滄州刺史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結脚刺史舊唐書

不捕蝗害息

宜豐侯蕭綽為梁太子史遇秋蝗綽親至田所自責功曹史王廉勸捕之綽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思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雖自食盡莫知何為南史梁趙德與判沂州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鼓之德與曰上天降災守臣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殄宋史

捕蝗害息

姚崇為相時山東大蝗崇奏請捕之汴州刺史倪若水言除災當以德既而害愈甚崇言於玄宗曰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蓄息討蝗縱不能盡不猶愈於養以遺患乎帝從之蝗害訖息唐書



囚返

王志為東陽太守冬至日悉遣重囚還家過節日返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弗慮明旦果至云以母疾故愆期南史齊

囚走

張種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達夫之文帝大笑南史陳

不願作縣

沒踏還崇陽令恥之以病歸田里晉書

願作縣

袁甫詣中領軍何勗求為劇縣勗詰以不為臺閣職惟欲宰縣何也

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故廷尉之才不為三公最美之除松滋令晉書

裴行立遷衛尉少卿口稱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新唐書

江夢孫為秘書郎自陳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補天長令馬令南唐書

官宜擢十

董仲舒對武帝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

久也故小才雖衆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則不

然衆日以取責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澤殺未得其真

前漢書

官宜積勞

官宜積勞

蘇軾上神宗書曰名器非極人所奔趨以使積勞而後達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者得其所者記不肯以使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宋史

官宜履時

丁度為學士累年以西夏事元昊叛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權材能孰先度曰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終危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帝善之宋小史

不肯于毀祠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百姓德之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貪美民苦之因毀祠唐書

賢孫復祠

五代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至七世孫奎知河南府民見其崇觀嘆曰真王孫也因復與全義祠宋小史

少縣令

魏公年十二鄉人三百餘人詣州請公為縣令宣武帝特詔依許百姓安之北史魏

老刺史

公孫景茂年七十七為息州刺史文帝幸洛陽謁見問其年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遇陛下帝大悅明年乞骸不許轉道州刺史後請致仕許之揚紀出使河北奏其神方不衰復拜淄州

刺史前後歷職皆有德政以八十七卒於官隋書

既杖不殺

真宗朝有兵士作過命決杖二十兵士高聲乞劍不服杖逆去取進止帝命決杖後別取進止處分尋決訖取旨帝曰此不過畏杖耳既決矣使逆配所勿問宋小史

已杖復殺

呂公弼治成都嘗卒犯法當杖打不受曰寧以劍死曰杖昔國法劍者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宋史

宰相問牛

丞相而吉嘗出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以三公調和陰陽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用暑故喘乃駐車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前漢書

牛罵宰相

武后時天大早開坊市而門樓之有一重魚將產出西門岐而又滑馱者叱牛不前罵曰一羸痴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開坊門使我如此辛苦納言楊再思謂之曰汝牛亦弱不得獨噴宰相唐新語

兄弟賢吏

馮立為西河太守若職公廉與兄野王相似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廉叔如二君前漢書 夏庚重刺史豫州有善政其兄靈先經此任並惠

以下原缺

漢讀

樊深性好學朝來還徑穿據鞍讀書致馬驚陸地損折支體終不改
日書字密嘗乘黃牛讀漢書北史附

假讀

始興王陳叔陵好虛名每入朝嘗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誦
陽陽自若路坐甞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陳書

試于得意

韋敏子溫年十一以書判拔萃調補秘書省校書即時致仕田園
閒溫坐第憐然曰判入高等在羣士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
席於庭自出判目試而節溫命筆即成敏喜曰此無愧也唐書

試于得意

潘好禮為豫州刺史其子請歸仰預明經舉好禮謂曰國法須平考
經業未精則不可妄求也乃自試其子尚未通好禮怒集州僚答而
柙之立於州門以徇眾唐書

借書天子

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晉書柳世隆性好涉獵
啓高帝借松閣書帝給二千卷南史附

借書入臣

任昉好墳籍家聚書五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世一賀縱
英沈約勸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南史附

受私薦

杜黃裳知貢舉微服訪名士尹樞併問一時名馬樞悉告之其年樞
列狀頭餘皆第唐小史

却私薦

盧革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其所為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王司勿
達革革聞語入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薦至登第
年十六宋史

私撰得官

班固以漢書未詳海精研思欲就其業或上書顯宗告固私改國史
詔下郡收固而部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詔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

後漢書王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
佐郎使續後事宋書王劭以母憂去官著北齊書時禁私撰史文帝

聞而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遂起為員外散騎侍郎北史附

私撰誦官

鄭虔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竄其業者上
書告度私撰國史度惶惶焚之坐謫十年新唐書

秘論衡

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中上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女館之惟私玩以
為談助或校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
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後漢書

以下原缺

謝太傅著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著述之意尚書政寶晉

四碑並建

安成王蕭秀卒立墓碑志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德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南史

借書辦衣食

孫蔚有書七十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為辦衣食晉書陳瓌家有萬卷堂四方學士求觀者必為之館穀明多山藏

借書投束羊

悅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臺窓安置不見天日借書者先投束脩

羊唐小史

樂詩見撰

孟浩然能詩王維私邀入內署俄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不見也何慎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耳朕未嘗棄卿奈何詎我因放還新唐書

樂詩見撰

楊徽之有詩名太宗因索所著徽之以數百篇奉御且獻詩為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還君王問拉名語太宗稱賞投置館閣宋史

以下原缺

傳詩細

趙暉嘗與趙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詩細而嘆息以為長于論衡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後漢書

不罵書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書簡以罵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環恠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而馬援所為以意效與誇也恢乃止後漢書蕭傲為嶺南節度使以地多穀紙勅于廩籍屬缺落文史庫白曰此去京師水陸萬里當須篋筒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意效之嫌可為深戒傲曰吾下之思也唐書

售書

沈立為益州判官悉以公乘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宋史

好獎後生

謝朓好獎人文章每日士子登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乎餘論南史

不輕獎後生

楊維禎不輕獎人詩文嘗語人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元列史

不好讀史

劉敏元不好讀史嘗謂同志曰讀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于浮辭之

文晉書

好讀史

程生專史學嘗與張昭語以為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煩而寡要若極談王霸治亂非史不可宋史

不惜史

蔡邕素為董卓所禮遇及卓誅不覺言之而嘆王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免首則足繼成漢史為日碑亦言邕曠世逸十多識漢事請宥之允不從邕遂死於獄後漢書

惜史

危素為元翰林學士承旨明師定燕都素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

寺僧大祥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仕明元亡史存宋濂謂素力也明史

萬言待官

天寶中漢州雜縣尉張涉自舉日試萬言詔中書省試陟今善書者二十人各標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占題目自自巡歷休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十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十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詔賜繅帛拜太常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唐語林

萬言失官

長沙王璘詞學富瞻試之使解璘請十書史皆給筆札口授十史筆

不停綴首題河黃賦三千字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筆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回廳所卷泥濘沾漬璘曰勿取但將紙來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未亭午已七十餘言時路嵩當軸遣一介召之璘請俟見帝品題奏廢萬言科璘伏紫歸故曠孟酒恒自稱日談萬言王某云唐詩紀事

文臣慧福

歐陽玄有文名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著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元宗廟朝廷雖文大業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元史胡濙自建文庚辰登第至元順初元方致政立朝幾六十年為尚書三十一年知貢

舉者十以八十二致政三弟皆年七十餘各願皓髮字樂一堂至八十九乃卒明王宗叢語

武臣瘴福

英國公張瑄善為儀無它藝能為公者六十六年為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監修國史十主恩榮宴即祀宗廟多代天子行宮修為東第明名臣志鈔

賦捷

枚舉為賦疾受詔輒成前漢書補衡作鸚鵡賦頃刻立成後漢書光髮歸年十二作高昌殿賦援筆立成解義兼美十六國春秋南齊

賦遲

司馬相如善為賦而遲故所作少有漢書張衡作二京賦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後漢書左思賦三都十年乃成晉書

二婦能文

王肅在齊聘謝氏為妻及奔魏高陳留公主謝問關至北作五言詩贈肅王代肅會之俱有辭致魏列女大理土官段功先娶本國夫人高代後元梁王因其有功復以女阿梅主妻之功又雷雲南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已為梁王所殺主悲憤作詩皆凄婉有致元漢載記

二婦能武

高歡娶蠕蠕公主與別室爾朱氏俱主引角方射期應慈慈記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中歡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北史

業業讀書

車胤家貧無油夏月讀書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晉書

徵學遊山

馮衍徵學數射夜遊山而放之光遍岩谷隋小史

人主重進士

宣宗好儒雅願垂心貢舉曾于殿柱上自題曰錦香進士李道龍唐小史

人主輕進士

衛紹王在位重吏員輕進士有言進士高廷玉可任大書者王曰廷玉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金元好問集

忠逃有詩

徐敬業與駱賓王起兵討武后兵敗或言賓王亡命為僧往來靈隱寺宋之問至寺吟詩久無下韻賓王隔壁聞吟有樓觀滄海日門聽湘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之句餘不盡錄唐詩寶王集

逆逃有詩

黃巢起兵叛唐既戮死或言其逃免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木首盡看僧末天津橋上無人問斜倚闌干看落暉五代亂朝記唐

天子更文名

宣宗自稱御寶進士李道龍唐小史

天子更武名

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明書

文臣書雷

夏侯玄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時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晉世說

武臣關雷

薛孤延嘗同高歡閱馬道逢雨大雷火燒浮圖歡令延視之延按稍道前大呼繞浮圖火火遂滅延還髮及馬鬃尾皆焦歡歎曰延乃能與霹靂關北史東魏

與人註

鄭玄註春秋傳未成適與服虔家令玄初不識也偶度為人說已
註傳意多同玄因語度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君言多與吾同今當書
以所註與君遂為服註世說錄

不與人書

和紹作晉中興書教示何法盛法盛謂紹曰我寒士無聞望以為惠
紹不與法盛同締他出新其書厨中遂行何書南史宋

不質書

謝備素貧嘗一朝無食其子欲以班史質錢備曰寧飢死詎可以此
充食南史元龜

質書

祖珽嘗以華林遍略數帙質錢樺蒲北史齊

引不切已者

魏收脩魏書所引史官恐其凌逼惟取學流先相依附者並非史才
不堪編錄北史齊

引勝已者

楊大年脩冊府元龜卷成報表或有少誤道宗必以簽貼出大年訪
問之乃知大年進本到報降付博洽陳彭年皆指其誤誤貼進大年
乃薦彭年同脩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宋明道雜志

諸史異案卷九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仁類

父子異心

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田延昭延昭索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况長子也保州之役况阮殺降卒數百人朝延壯其決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况子為後宋史

君子施德

宋綬判三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于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真宗允之於是脫積繫三千二百人仁

積負數百萬宋史

小人施德

王欽若判三司知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故未已命吏勾按成數上之真宗允其言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三千餘人宋史

元人自免

竇孝謹妻龐氏有奴以妖祟怖之教為夜解因告以狀詎給事中薛季采鞠龐氏當死徐有功明其枉季采劾有功黨逆當棄市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然龐得減死有功為民起拜方司郎中新唐書

克人不自克



梁州都督李行襄為部人告變詔韓大敏鞠治或曰行襄請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寃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而枉人死乎驗出之武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襄大敏賜死於家新唐書

下殺

太祖遣曹彬伐南唐或以弗殺又金陵破彬與諸將相約誓不殺一人宋史粘合重山取定城天長二邑不殺一人 南安李梓發作亂賈居貞營城下遣人諭之眾皆散梓發自焚不戮一人俱元史

分殺

伯顏侵宋破常州屠其民惟七人伏于橋坎得免宋史元自太祖兩寅即位至世祖已卯通計戮人一十八百四十七萬有奇乃本兵並屠戮郡邑城內之數其它誅戮者不與拾遺元

全元氏後

魏自西遷後權移丞相宇文泰元氏戚屬並保全之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已泰卒其子篡西魏為周周主毓詔元氏子女有坐事沒為官口者悉免之又封其族人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北史周

滅元氏後

魏自東遷後權移丞相高歡歡子洋篡東魏為齊前後屠諸元四十一家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惟元巒元文遙等數家獲免北史齊

釋中已者

代王什翼犍嘗擊西部叛賊流天中目賊破後諸臣執射者各持雜

刀欲屠割之王曰彼各為其主何罪釋之北史契苾何力從太宗
征高麗中賊隋劍甚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弱帝使自殺之辭曰
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義士也捨之新唐書

斬中已者

杜伏威與隋將陳稜戰後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誓不拔遂
馳入稜陣大呼衝擊獲所射使拔箭已斬之新唐書

因敵裁賦

高帝平陳友諒以武寧一縣係友諒生身之地故不派浮糧南昌志

因敵加賦

高帝平張士誠以蘇郡為士誠死守故加賦獨重蘇州志

一字活十人

莊宗詔魏王繼岌殺蜀王衍一行八官人張居翰謂殺降不祥以詔
傳殿柱楷之改行為家於是隨衍十餘人皆得免五代史

一字族一家

高祖以李崧第賜宰相蘇達吉併取其西京田宅崧子弟有怨言達
吉請人告崧與家僅二十八人謀反改二為五遂族其家五代史

諸史異乘卷十

昭陽李 清映碧首輯

義類

今名不壽

范滂生黨禍將誅其母就與訣滂勸母割不忍之恩常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今名復求壽孝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後漢書

因書損名

司空楷淵仕宋不忠黨於首道成爲族弟始所非及道成恭宋淵拜司徒賓客滿座始嘆曰去回少立名行何者投得至此有今日拜使義

作中書即而死不當是一名士和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然淵卒時年僅四十八 南史

攀檻

丞相安昌侯張禹阿畏王氏家身固株槐里令朱雲上元帝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首以厲其餘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連比于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平慶忌免刑解印綬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解之以誹道臣 前漢書

攀人

應奉翰林文字趙壹文嘗上書論宰相奪持國章宗問之辭頗峻易

因詰平日交遊爲誰言嘗與修棋王庭筠御史周昂等私議于吳庭筠皆下獄決罰而秉文反元人語之曰昔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 全史

莫不著表

齊人穢東昏侯以黃油塞其首送詣蕭衍于石頭王志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偽聞不署名 南史齊楊堅初爲相國百寮皆勸進寶熾自以累世受周恩遂不肯署踐 北史周 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獨給書中袁承家稱疾不肯署 新唐書

偽不著表

烈祖將義吳周本李德誠等皆表勸進惟宋齊丘恨首謀不由已獨不署名 南唐書

同死

桓帝時白馬令李雲見中常侍單超等專權憂國將亡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諱等語帝震怒遣雲送黃門北寺獄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之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並下廷尉俱死獄中 後漢書

同生

宣帝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有若不革此八事臣見周廟下血食等語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獨元巖曰若運不克吾將與俱斃詣閣請見言運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

成其名不如勞而道之還因獲免北史

斷指不得救

尹子奇圍張巡于睢陽時賀蘭進明也臨淮巡遣其將南霽雲請救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樂義不忍獨食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還一指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一指坐為出洋卒下食去唐書

截耳待救

張萬進為梁泰宣室鄧度使去梁附晉梁遣劉鄩攻之萬進遣牙將劉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讓于軍門截耳而誓

曰為晉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幸在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發兵五代史後唐

恩及故陵

太祖開寶中詔洛陽鳳翔雍輝等州周文武成康泰始皇漢高祖文武宣懿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焚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槩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宋史

虐及故陵

世祖聽妖僧楊遵真助之言直發宋徽高孝光寧理度七陵之在會稽者取其寶物以理宗頭為飲器元史

公論梨麻

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嘗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新唐書錢惟演圍入相期諫以為不可惟演猶顧望不行諫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乃亟去宋史

杜恕梨麻

昭宗將相李瑒崔昭緯素疾之詔劉崇厚掠其麻而哭言瑒懷毒與中人楊復恭昵欺其弟為時溥所殺不可相翌日下達太子少傅唐書

不約亦死

程嬰與立趙武乃辭諱大夫謂武曰我將下報趙宣王與公孫杵臼武涕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思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史記趙

及約不死

宋師陷金陵南唐學士張洎携妻子及素裳自便門入止宮中始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及下見主煜曰臣與喬同掌機務國亡當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宋史燕王兵將入京師胡廣解縉等與周是修約同死固已縉遣人伺廣問家人伺縉否縉笑曰一豬尚不能捨背捨身耶已兵入獨是

修自縊死後稱為是修作墓誌語其子曰吾與尊公同死誰為此誌者明文

莫不立子

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次仲姬次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于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子史記齊

偽不立子

獻公先立太子申生已所愛驪姬生子奚齊公私謂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

奈何以賤妾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姬佯舉太子而陰令人譖惠太子欲立其子史記晉

太后恥降

蜀主孟昶隆宋其母李太后隨至京師昶卒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食生以至今日今汝死我何用生遂不食死五代史蜀

太后勤陞

明將廖承忠兵抵夏重慶右丞劉仁勸其主明昇奔成都母太后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僅延命旦夕耳不如早降以色生靈於錄鍾昇遂面縛嘶壁與太后同詣軍門降川書夏

不逼婢刺腹

我良年十八貌美為郡門下幹太守請為權使罵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刺腹引出肝腸示以赤心謝承後漢書

通妻割陰

張純齊力過人張平愛之養為子淫於平妻平知而責之純怒乃割陰自誓十六國春秋前秦

抗鄧隕身

隗西濟南菑川三王偕吳王濞反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急于漢景帝命還齊請王堅守適遇三國兵叔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今齊連下我路中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漢書馮起反于涼州圍冀城甚急州道別駕趙溫家出告急馮起所執起解其縛命語城中東方無援不者戮溫偽許之乃載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矣起怒殺之三國志魏秦三符堅將彭超攻彭城謝玄遣將何謙等救之至泗口小將田泓請往通信乃潛行趨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至起之遂還害王敦之難譙王司馬苻悅湘州從事周崎求救於外為敦黨魏乂偵人所執逼語城中云大將軍已破劉隗戴淵甘卓往襄陽外援理絕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于湖甘安南已赴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賊今散矣遂被殺俱平書梁將樊文熾寇益州刺史傅和嬰城固守遣州人魯龍超夜出

請援為文賊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宜降龍起乃告判
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賊大恚大矣殺之至死不撓 安廉人
黃泉寶及連結黨與圍魏興華陽二郡太守柳橙于郡城城陷為賊
獲既而泉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橙至城下欲令誘城中橙乃大呼
曰君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勉之泉寶大恚臨橙以兵橙守節
不變逆害之 俱北史魏 王忠擅知代州為叛將越惟清所執見金師
撤離喝不屈使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擅大呼曰我河東忠義人
為金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堅守此城撤離喝怒詰之忠擅披襟大呼
遂見殺 張吉為淮安鎮守烽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得之使呼城
中曰淮安諸皆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皆無虞賊糧盡且

去矣賊怒害之 元兵入成都陳隆之妻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
至漢州命論漢州王夔降隆之呼夔詰之曰大丈夫死耳無降也遂
見殺 趙淮成銀樹琪兵敗被執至瓜州元帥柯木使淮招李庭芝
許以大官淮佯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
柯木怒殺之 俱宋史 夏兵數萬入華州彰德節度使夾谷守中兵少
不能支城陷守中不屈夏人且誘且脅而西至平涼要以招降守
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兵交刃殺之
契丹窩幹及攻臨潢臨潢戶移室德出戰馬中派矢仆為賊所執
至城下脅使招城中移室德厲聲曰人生會一死汝輩慎勿降賊無
能為賊忌殺之 俱全史 陳友諒圍南昌日久守將朱文正等遣千戶

張子明往建康告急及旋湖口為文諒兵所執文諒許以富貴令誘
城降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曰我已見主上命諸公堅守大軍至
矣文諒怒擯樂刺殺之 王保保襲蘭州指揮于光帥兵來戰獲賊
被執強至蘭城下呼守將張溫出降及至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
堅守大將軍今至矣遂逼害 俱明書

抗節全身

裴莊王固宋母使解揚如宋許以赴救鄭人因而獻詩楚王厚賂之
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請棹車使呼宋人告之遂致其君命王
責以失言將殺之對曰臣受命以出有死無二其可賂乎臣之許君
以成命也死而受命臣之祿也乃捨之 主傳晉 卽陵王蕭綸為侯景

所敗奔還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於城下逼使云已捨卽陵王俊
偏許之乃向城語曰王小失利因報盡還京口非敗也賊以刀背毆
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 魏師圍梁元帝於荊州王琳來赴難
命裴政從間道入報為魏師所獲岳陽王蕭登時附魏鑠送城下使
言琳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監者擊
其口終不易言登怒命趣行戮以蔡大業諫止 俱南史 劉世讓為
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拒薛舉戰不勝沒於賊舉今至城下說降世
讓佯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于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
新唐書

抗節全城

楊厚攻北海縣石門府林正杜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降松贊傷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官軍大來賊且棄禽剪賊以刀築其口引去松贊罵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流涕氣益倍卒完北之隋元兵攻滑州總領提控王庭玉救之蒙滑州士伍張順往覘兵勢夜至城下為元所得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佯許諾既乃呼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運且至堅守無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為忠孝鬼足矣遂死滑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金文

代兄子

許荆兄子嘗報讎殺人怨家會衆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從府休歸

之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兒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相能赦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安忍坐視其絕滅今願殺身代之塞咎倘更生也怨家扶起荆曰許棟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遂委去謝承漢書

論兄子

瀛州防禦使馬仁誥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仁家自言非有宿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誥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亂國法遂論如律宋史

兩不負相報

蘇峻反桓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攻之急左古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誓以死報吾不負桓侯猶桓侯不負國也晉書

兩頁相酬

石演芬為李懷光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兵為逆演芬遣人聞於德宗請罷其都統事泚懷光責之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負天子我何不負公新唐書

省忠

曹操戒袁譚譚所部諸城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王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義而赦之後漢書曹彬滅南唐獨池陽吳主簿不降赦使者為故主守後為游兵執送彬責之答曰固當如是乃義而赦之宋書隨世而唐

戰忠

傅友德率兵滅夏至崇慶州知州尹義清猶拒戰友德怒敗其兵執善清斬之明實錄

直言見貶

孫寶為大司農見孔光等舉誦王莽功德獨曰昔周公召公猶不相悅今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實者司道陳崇遂意劾罷之前漢書

直言見謝

王述為王導中兵屬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晉書

子違父珣

以下原缺

李陵為匈奴所敗，自言無面目歸，遂降于匈奴。後捕得生口，謀言陵故匈奴為其武帝，遂戮陵家。弟軍子皆死，陵以此終身不歸。前漢書。

宵降將家

黃權先督江北軍防魏，後道隔不得還，遂降魏。有司白收權妻子，李昭烈帝曰：權不負孤，待之如初。後權子崇卒死，難。三國志。

信道毀佛

太武崇信，道流寇讒之，佛像經典皆擊破燒毀。沙門無少長，皆院之。北史：魏武帝毀戒佛法，寺廟出四十，並賜王公為第宅。沙門三百萬，皆為編戶。佛像焚經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然猶兼道術，自纂道書。

魏無上秘要：僧道論曰：北魏武帝崇信，道流趙歸首，先縱山野，招提

蘭若，已較上都，東都各留二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留僧有差，餘僧及寺皆罷。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駟舍銅像鐘磬以鑄錢。計還俗僧尼二十萬七千餘人，拆寺並蘭若共四萬七千有奇。唐書：又見佛藏。徽宗崇信，道流林靈素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

士僧為德士，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其德士許入道，休道士法。宋史：世宗崇信，道流陶仲文出禁中，所藏佛骨焚于

通衢。明史。

信佛毀道

文宣帝命道士陸修靜與僧法上、南拈法上，命最下生靈顯應之像。

靜不勝其徒，願皈依佛教者，教令染刺付法上度之，不從者斬首。非一于是，齊境一心奉佛法，國無兩教云。北史：齊又見僧道論。

寧我負人

曹操逼成，畢故人李伯奢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操聞其食器聲，疑為謀，已遂夜殺八人，既而懷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三國志。

寧人負我

呂光為西秦所敗，情忌信謔，三河太守沮渠翹弒恐為所害，勸其兄尚書羅仇、叛光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十六國春秋後凉。

儉食

曹虎性儉，畜家伎皆食醬菜。高齊書。

奢食

武成帝性奢，汰後宮無數，寒月盡食韭菜。三國典略：北齊。

羨無兄弟

文帝未登極時，同生二弟，整頓皆恃，婦家勢與帝相，唯帝每語人曰：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北史：隋。

傷無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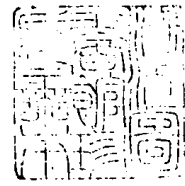
世宗侍從兄弟，京文情若同生，後以文節度武定，軍謂之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全史。

諸史異案卷十一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禮類

聽聖嫂



世宗大定九年割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饋婚者聽全

不聽聖嫂

高祖石勒下書禁國人不得娶嫂十六國春秋前趙世祖至元十二

年前南京路總管田大成以弟婦趙氏為妻為御史臺所劾杖八

十三年不蓋時大成已死惟市林趙氏八十元史

解登御坐

元帝即位命王導登御床共生道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浴生何由

仰照帝乃止晉書

命登御坐

賀若弼有平陳功文帝命登御坐北史隋高祖遣李冢同賈閔前往

山東收其餘衆命二人升御榻賜食傳飲 高祖寤信裴寂視朝必

引與同坐俱唐書

母織稱賢

大夫公甫文伯退朝見其母敬善方績文伯曰以歡之安而母猶織

人其以我為不能事母乎敬善曰不然禮王后親織玄純公侯夫人

紡緹卿之內子大帶命婦祭服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今我
寡女又在下位若有怠惰其何以辟古列女傳劉玄佐節度四
鎮其母猶月織純一端示不忘本新唐書

妻織見出

公儀休相嘗見妻織帛乃焚機而出其妻曰吾已食祿又侵紅女利

乎史記魯

違詔投故吏

賈耽節度山南道使司馬樊澤奉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德宗

急詔至以澤代耽占為工部尚書耽納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

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故將吏謂澤大將張獻甫以澤事人不忠請

殺之耽曰是何言朝廷有命即為帥矣與獻甫俱行軍中遂安新唐

書

違詔殺故吏

哥舒翰節度安西遣兵馬使張擢奉事值楊國忠專權驕貨擢逗

留賄結通輸入朝擢懼求國忠援用乃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

節度使勅下就第解翰翰下數其罪杖殺之然後奏聞玄宗更賜

翰以擢尸令決一百新唐書并小史

認門生

宰相馬胤孫乃裴綽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綽

綽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為崇五代史晉

不認門生

廷祐初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細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效朝廷奚謝為宋小史霍韜舉南宮第一然不為座主稱門生既知衆亦謝諸生不相通曰吾以矜世之無恥者明書

毀先代神主

文宣帝天寶二年取魏神主先奇七帝奇者皆焚之通鑑

祭先代神主

道宗景德三年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同六廟宋史

黃正實誤

馮太后崩齊遣死來弔欲以朝服行事孝文命成淹論之齊使不從淹引羔裘玄冠不以弔為言齊使曰昔我高皇帝之葬魏使李彪來弔不聞素服淹曰齊不行三年喪於月即言故彪亦不以喪服行事我豈斤斤執禮何得以此方彼齊使無以答乃送米以紓之然後入弔北史

黃正實誤

金人來弔高宗之喪命京鐘充報謝使至燕請免燕金不許鐘不得已又因請撤樂亦不許進使就席鐘不動曰吾頭可以樂不可聞乃帥其屬出館門金世宗聞之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金宋史

妃父異禮

趙郡王高廠先娶鄭述祖女為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生王乃生又娶鄭道隆女為妃王坐受道隆拜王命生乃秋生嘗謂道隆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猶萬君不得辱之北史

諸史異案卷十三

昭陽李 清映碧青輝

智類

趙母知履

秦趙相拒長平趙欲以趙奉于括為將其母上書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母曰始妾事其父為將身所未飯飲進者十數所食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盡予軍吏士大夫受命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弗遣王不從括果大敗

吳母知材

吳克宏初典宿衛日與賓客飲博未嘗言兵及吳越兵攻常州其母未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拒審亭徵古柳之母又未克宏材苟不勝任分甘翠賦元帝乃拜克宏古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大破吳越兵

送妾保身

平堅為懷州刺史寵臣和士聞求堅愛妾阿劉即送之謂人曰老公夫阿劉與死何異要為身計不得不然

本妾喪身

石崇有妓綠珠美而艷善吹笛珠去使人求之崇盡出其婢妾十數



人示之使曰日本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奇怒乃勸趙王倫誅崇 晉書蕭惠開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與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翰于斬之綱其妓 南史宋壽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婚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譏酷吏羅告殘之唐書

本妾失官

廣州刺史何恢妓張耀等美而有寵將發與倖臣阮佃夫飲設樂佃夫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日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口曰

惜指失字耶遂誠有司以公事彈恢 南史宋

一節觀賊

樊仙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仙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果斬平之 三國志吳

一節觀成

謝安乘從于玄鎮禦北方都起稱其必能濟事或問之起曰吾嘗與玄共在桓溫府見其使才雖履履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晉書

用沙門言殊

世宗慕容德謀取青齊沙門朗公進曰今歲初長星起於奎星遂掃

慮危慮危齊分野除舊而新之象宜先定舊營巡撫珣珣待秋風成
節然後北轉臨齊天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充州北鄆諸縣悉降

達沙門言敗

素世祖苻堅將伐晉沙門道安諫曰東南地不氣瀉必欲親動猶不
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投隊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
如其下庭伐之可也堅不納果大敗 批案將與素將鄧羗戰沙門
智通請襄厲兵收衆更思後妻案曰二雄不俱立吾計決矣會羗師
末意更思長驅而進戰于三原為所殺 案案實伐魏次與合坡
忽有大風黑氣臨覆軍上沙門走案信言于寶曰風葉暴迅魏軍將

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羗猛目詩乃達羗臨三萬為
後殿殿以墨猛言為虛縱騎逐羗是夜魏師大至三軍潰

春秋後燕

用道士言敗

石閭將軍石琚戰王泰以為不可道士法鏡進曰太白徑而宮殺胡
王一戰可赴不可夫也閭探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
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琚等三面攻之抵衝其後開師大敗

退兵有備

孫權楊榮欲向合肥魏滿龍表曰亮陳計軍皆集權尋遣詔罪兵龍

請賊大衆而還非其本意必欲偽還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搽不備
也表不罪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不克而還

退兵無備

吳遣劉信攻虔州諱全擋拒守城險不下乃還徐溫復以兵三千授
信于英彥曰全擋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全擋
所守者空城耳大兵再往必克之信引兵還虔州全擋奔雲都追
款之

樂敵以靜

秦王苻堅自將二十餘萬入寇謝安遣從子玄帥兵八千禦之桓
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授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

甲無閑宜番防西藩卒大破堅

樂敵以整

僕智高反以孫沔為廣而東西路安撫使沔詣益發騎兵且增選偏
裨二十八人來武庫精甲五千衆知政事梁適折之曰丹張皇沔曰
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賊非可徵特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
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

違婦言獲健

高祖在隋煬帝時多言善焉實后諫曰上性樂此盍圖以獻番此違
罪無益也高祖不聽果生健

從婦言得善

世宗父廢宗伐宋得白玉帶廢宗程世宗嗣為王寶書之妃為林谷氏謂曰此非王即所宜有告獻之天子王從之熙宗及后皆大喜

子能知父

皇甫無逸父誕為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楊諒起兵并州無逸時在長安聞之即問居喪禮人問其故泣對曰大人生平胸膈義既屬亂當必無苟免尋凶問果至

父不知子

小勃鞞為蓬惠達將致討孫益子在行間及師無功益謂子必死朝廷聞之恤錄其孤甚厚其子達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其不死以狀

自到畫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

不避雨

呂光伐西域還至中路還軍山下將士已休鳩摩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徒軍隴上光不細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十六日去秋前涼

避雨

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檀素景陽怒曰汝所營者水皆至城素比鳥可舍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素走乃服戰目擊楚裴行儉將大軍討吳厥次軍于北葦已立營壘壕既周行儉更命徒營高岡太白士皆安

增中不可動不聽促徒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郭佩攻乞石迷部其王降惟將紂谷兒適促追之至葦諸軍欲頓舍佩不聽行十餘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處水深數尺

關敵得計

吳楚反以周亞夫為太尉東擊之因自請景帝曰楚兵剽難難與爭鋒願以梁孝之絕其食遂乃可制也帝許焉及吳兵攻梁梁舉請救亞夫不往俟吳餓而去追擊大破之

關敵非計

秦將軍卬圍趙楚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佐之往救趙項請疾引兵渡河義曰不然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

鼓行而西必樂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羽下以為然殺義渡河大破秦軍

聞樂知興

裴知古善樂律武后享太廟樂作知古家語沈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于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聞樂知亂

王莽篡位時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聲曰清厲而哀非異國之聲也後莽果為漢兵所殺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法然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大業末其言卒顯

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早逼下臣僭紀上發於忽微形于音
聲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然及安史亂乃思憲當音新唐書

智丹克生

秦安輯相持于長平命故將趙奢子括救之其母以為不可遣王不
許母曰有如下稱吾得無從坐乎王許之及括大敗亡四十五萬人
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史記趙

智父同刑

魏子張儉不良乘吳王孫皓昏惑多所建白違司道中即將儉父會
稽山陰卒也上表曰昔用儉為司道有罪乞不從生皓許之後儉奸
事發父子並車裂三國志吳

得敵枕

齊伐楚楚將子發禦之兵三却有人偷者請往先解齊將軍帳獻于發
使人歸之明日復往取枕獻于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復往取臂獻于
發又使人歸之齊將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即
旋師蜀志注

得已枕

契丹主述律使其輩于南唐周將荆罕儒欲遣客刺之乃下令能得
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
能得江南當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絕南唐書

知不能害

高帝有異相范增嘗語項王曰沛公志不小吾望其氣皆為龍虎成

五采此天子氣也然項王不能害前漢書司馬懿有狼顧相魏武帝嘗

語魏文曰司馬懿非人臣必與汝家事然不能害晉書武帝有異相

桓玄妻劉氏嘗語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然
玄不能害南史宋文帝有異相齊王憲嘗言於周武曰堅之相貌臣

每見之不覺自失王執亦曰堅有反相然武帝不能害北史隋

太祖有異相周武見諸將方面大耳者必殺之太祖終日侍側亦不
能害宋史

造臺欽平
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無錙銖相負臺
雖高峻恒隨風搖動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用大材持之樓即頽壞
論者謂輕重乃偏故也世說魏

造塔欽傾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時造是
塔者都料匠預浩也或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而多西北風吹之

不百年當正矣後如宋史

扣尚避恐
石勒嘗因忿欲苦佛圖澄澄乃潛避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還報勒

曰吾有意意向澄澄捨我去也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

且造勤勤曰昨夜何行潘曰公有惡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十六國春秋後趙

和尚迎怒

僧稠聚徒林鹿山從者數千人文宣帝領驍勇數萬騎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稠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來此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血汚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謝高僧傳北齊

知賢下死

兩吉于宣帝有舊恩又將封為博陽侯遇疾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報以及于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

非死疾也後病果瘳前漢書

知奸不死

春秋時有傳吳大宰嚭死於魯者子貢以告孔子曰不死也女之有自吳來者三嚭果不死子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天生宰嚭所以亡吳吳不亡嚭不死戰國策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晁冲之謂陸宰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晏然死購下備極哀榮豈天道哉已果然宋小史

妻識佳士

山濤與得康阮籍甚厚妻韓氏問濤曰我可與為友者惟此二生耳他日二人來勸濤止之宿具酒肉夜半壻視遠且忘反語濤曰君

才致疎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濤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書

妻識不佳士

康綏資而好士妻王氏治具於潔又時從屏間聽客言得其人一日有某客去王問為誰謂其人與人易合將去人必速宜慎之已果非佳士明書

用婦言城陷

呂布為曹操所圍陳宮請布出也於外而自守城與布內外夾擊之布妻曰今將軍欲聽宮言去全城棄妻于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從之遂為操所擒三國志魏

用婦言城完

李克用為朱溫兵所圍欲棄晉陽走北唐克用妻劉氏諫曰今萬一出城則禍變不測雖塞外可得至耶克用從之城卒完五代史唐

宥罪成功

韓信先為連敖坐當斬仰視適見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嬰奇而釋之卒立大功前漢書李章生朱瑾黨當斬厲聲曰四節多墨乃斬壯士耶為仁松壯而釋之後累建功馬今商唐書

宥罪成叛

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兵敗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呼曰大不飲我契丹耶何為殺祿山守珪惜其勇乃活之卒叛唐書

先死

燕蓮柔容恪伐魏魏王冉問將與魏閣大將軍董閔等以彼眾我寡
請避其鋒俟其驕情而擊之閔怒不從司徒劉茂特進却閣和閔必
不道先自執已開果為恪擒晉書

枉死

劉裕滅南燕閔盧循自海道內犯五歸禦之益起業裕必不能抗循
欲移安帝過江裕不從起以為必敗抗表仰藥死裕後大敗循其晉書

不艾麥自利

諸葛亮攻天水司馬懿拒之或欲艾上却生麥以奪亮命明帝下
從勅使護麥懿與亮相持賴此麥為軍糧三國志

不艾麥利人

劉裕伐南燕公孫五樓請艾除木苗使敵至無資南燕主慕容超不
從裕因齊地報儲悉停江淮清運十六日秋而燕

艾麥自利

高祖符健時桓溫來伐恃熟為軍資健悉艾麥清野待之溫士卒
乏食遂敗歸十六日秋而燕

不推笑者

譙周體貌素朴初見諸葛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
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三日志

早絕笑者

盧杞鬼貌黧色郭子儀有疾百官造者不屏侍姬惟杞至則悉屏之
家人怪問于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異日得權吾族無類矣
新唐書

以強易弱

陸抗與晉將楊肇對壘都督俞贊七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
實吾嘗慮夷兵未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舊將克之明日肇
果攻故夷兵處傷死者相屬三國志吳

用弱覆強

伏青為延州指揮使遇竟項犯塞時新募萬旅軍未習戰陣見寇多
北青一日盡將萬旅旗號付虎翼軍使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

趨為虎翼所破宋史

奸聞解笑

魚朝恩弄權嘗執易升生百官咸在朝恩言豈有覆鉢象以譏宰相
王鐸元載解怒而載怡然朝恩曰想者恒情笑者不可測也後朝恩
果為其所圖見殺唐書

智士辨默

林塘巡按雲南聞沐默國有核史張聽者盜柄受賕及事覺巡撫怒
見解色獨塘唯唯不言人曰起恐難求識者曰無亦唯唯者難救耳
既而巡撫怒解塘執如故聽竟伏辜皇明書

圍寨却敵

魏遣兵內侵後主遣費禕救漢中將行陳敏詣禕別求共圍恭時羽
撤交至人馬探甲禕與對戲了無倦色三國志蜀符堅以百萬入寇
舉朝震恐謝安命駕出山墅與張玄圍碁賭別墅至夜乃還晉書金
人自鄆抵白沙去汴京家邇都人震恐時宗澤為留守方對客圍碁
笑曰何事張皇宋史

圍碁自頌

龐師古將與淮帥陽行家戰恃衆輕敵居常奕碁已軍敗見殺資治通鑑唐

入營成功

李抱真將與王武俊合兵同攻朱泚兩軍相望尚懷猶豫抱真乃以
數騎馳入武俊營言天子播越狀持武俊哭涕下文願武俊亦感泣
左右皆泣抱真退卧武俊帳中酣寢久之乃與相合兵而進大破泚
軍抱真吐蕃入寇欲請郭子儀一見子儀將出左右固諫子儀曰
今力不敵虜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五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
令公東席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而讓之皆下馬
羅拜飲酒結盟遂合兵而進大破吐蕃俱詳唐書

入營遇害

蔡平帖木光招降山東賊田豐王士誠推心待之數獨入其帳及豐
等謀為變請蔡察察行觀營壘左右諫不聽又請以力士往亦不許乃
從輕騎十一人行至豐營士誠遂刺殺之元史

諸史異案卷三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信類

赦降

蘇定方破曼都曼都降法司請誅之定方曰臣許以不死故曼都出降願自其死高宗曰朕在法以全卿之信唐書

誅降

裴行儉初約降阿史那伏念許以不死裴疾其功奏伏念為副將張度畏程務捷所逼又回起等自積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高宗遂誅之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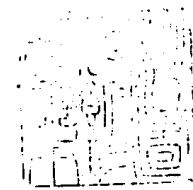
倉盜

趙咨遭燬煌太守病免還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填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須養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辭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山皆追以物與之不及後漢書 江夢孫以天長令解任歸有妾持其家夢孫中帶巡候設飯倉恐盜疑不食乃對之先飲七既并哺數甯然後與盜食倉畢登室所有昇之既行遺一甕蓋夢孫追與蓋盜驚曰吾輩小人實輕凌君子是夜還置所剽物於門外而去唐書

倉干盜

張齊賢為布衣時有倉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

以下原缺



食泉自勵

廣州之石門有水曰食泉飲者懷無厭之欲刺史吳隱之至前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齊賢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彌厲唐書

清泉懷人

銀州城北有清泉刺史寶熾嘗與僚吏宴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耳及去職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北史 其二則

宰相解食

關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為相又日賜御飯可食十人遂為故事新唐書

宰相食食

宋渡江初呂頤浩為相空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宋小史 其二則

不進羨餘

裴耀卿為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餼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之權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罷乎意奉為市糧錢唐書 宋英總督兩廣府庫充實或請以羨餘進英曰王者藏富于民在郡縣固朝廷有也今進以千罷設一旦有變飽餉安出竟不上工部主事何遵權木剝而歲權羨千金或勸今進之遵曰今獻之

以下原缺

為尼不終

孝莊帝遇弒后爾朱氏為尼高歡逼納之 孝靜帝以禪遇弒后高氏為尼已嫁博射楊增北史魏 太宗崩才人武后為尼後為高宗所

燕立為后唐書

為尼充終

陳後主卒后沈氏為尼卒于唐南史陳 恭帝禪於周遇弒后若干氏為尼北史魏 孝閔帝為宇文護廢弒后元氏為尼卒于隋 周禪隋宣帝生母李太后為尼卒於隋 宣帝崩后元氏陳氏尉遲氏皆為尼已靜帝以禪弒生母朱太后亦為尼后及尉遲后卒于隋元后陳后至唐貞觀初猶存北史周

背初婚

楊堅先娶時進禁世女世祖符堅欲以女順陽公主妻之世抗辭不從遂見殺十六國春秋前秦

却後婚

司馬彌陀先娶毘陵公寶瑾女後遜高臨涇公主力辭生與瑾呪詛皆被誅北史魏

遺薄葬刻石

周太祖臨崩命服以紙未飲以瓦棺瘞中無用石代以甕且命刻石邕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命用紙衾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連日誌

諸史異乘

昭陽子 清映碧首輯

楷才類

羅才



有人假韓琦書謁蔡葉葉雖疑偽見其人頗愛與之三千仍送琦處
其人謝深琦不責更為發書薦之夏大尉時琦子弟以謂包容已足
書可勿發琦曰此士能為我書又能動蔡君其才器不化矣夏竟官
之 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繳原書押回檜
見之即假以官資或問故曰有膽敢假吾書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
處之不北走胡則南走越也 俱宋小史

葉才

西夏用兵時有張李二生欲以策干韓琦范仲_水于自謀乃刻其詩
碑上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用乃走西夏主李元昊奉為謀主
遂大貽邊患 宋釋文

用罵已者

陳琳為袁紹作檄罵曹操及紹敗歸操操曰卿罪狀孤足矣何乃上
及父祖琳謝罪操愛其才以為司空軍謀祭酒 三國志 楊行密將
田頌反觀蔡牙推沈文昌為顯華檄罵行密已頌賊死行密愛其文
以文昌為節度牙推 五代史 吳

殺罵已者

世宗慕容德攻晉齊郡太守辟闡潭潭來軍張琪與潭作檄辭多不
遜德檢而讓之琪對曰潭有臣猶輕信有削通逼漢祖而蒙恕臣
達陛下而嬰戮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十六國春秋南燕

諸史異彙卷七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善誘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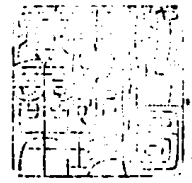
酷吏引過

張湯為人深刻然奏事即謹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因為臣議臣弗
用惡抵抵此若上善之必曰臣非知為此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史記

賢臣引過

金忠為人寬受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則引為已過明

善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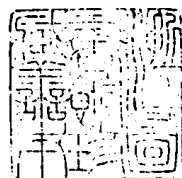


諸史異案卷上

昭陽李 清波碧首蟬

異聞類

忠臣致鳥



楊震以道諫自殺及改葬有大鳥高丈餘兩翼長三丈三尺集震飛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眾共摩挲終不動聲翼乃飛去後漢書並續

注云楊爵以違言繫錦木衛獄先後共八年後放歸二年冬拜有大鳥集其居辭慨然曰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未幾卒明書

忠臣致蛇

傅縡以道諫為後主所誅及死有忠蛇屈尾來上寔床當前受祭酌異聞

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涼指聲南史陳

遠神無禍

孔季恭為吳興太守前任頻喪或言項羽神為下山王居郡廳事二十石常避之季恭居廳事竟無害南史宋吳興郡項羽廟名憤王有實驗遂于郡聽事為神生前後二十石皆于聽拜祠以軀下牛充祭避居他室太守蕭琛至嘗履登聽事聞叱聲琛厲聲曰生不能與漢主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於廟又禁殺牛祀以脯代肉充無害南史宋

抗神致殃

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界有下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各居郡聽

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網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或設道攝接實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子扶矢向惠明已不見因發背旬日卒南史宋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到郡必祀以軀下牛奉安民為太守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履上聽事又于廳上八關齋俄牛死安民尋卒世以神為崇南史齊

冰合示危

光武帝恐王郎見追欲渡滹沱河無船俄頃冰合遂渡帝命其處曰危渡口蓋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漢列史

冰泮謂靈

石勒將與劉曜戰赴金墪濟自大場先是流漸風猛既至冰泮清和

濟畢流漸大至勒以為神助命曰靈昌津蓋以自謂也十六國春秋後趙

再生付前

王道平與同里女唐氏相愛誓為夫婦道平從征九年不歸女之父母逼女適劉祥然心念道平不已悵悵死死經三年道平歸家詢其鄰人知女已死又詢其墓所在遂往哭之女魂自墓出言已當再生道平發塚開棺女果活遂與偕歸祥聞之訟於官乃錄狀奏秦王王斷歸道平年百三十歲神記梁國女子許嫁已受聘尋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不樂再行父母強之去尋病亡後塚還問女所在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塚間詣官爭之秘

書即王導議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 晉書

再生付後

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德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達子喜見而喜兒前三年已死達驗其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過為子世宗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偽止付孝善 金史

開棺

顏含兄幾疾就醫自療死醫家家人迎喪統樹下解引喪者顛仆稱含言曰我哥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無葬也其父許其還家旋乃解及還父與母又崇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父不聽合時尚少慨然曰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乃共

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需託以夢聞十年竟不起 晉書

不開棺

街陽王蕭暢年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起抑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開棺無益士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乃止 南史梁

沒如水晶

張斌研心理學及卒就飲道身透明肺腑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 宋養生漫筆

生如水晶

薛瑄生時五臟露如水晶知發都神七歲通語 明名山藏

鐘聲拜相

朱博為丞相拜于前殿廷登受策有音如鐘聲故曰朱博翰音 前漢

釜鳴罷相

李潛罷相中書厨釜鳴數四 宋史

逆臣馬腹

爾朱兆將渡黃河不由舟楫憑流而涉是日水淺不沒馬腹遂攻陷洛陽後魏州並記

與主馬腹

太祖伐遼將渡混同江無舟以濟乘精白馬帥諸軍徑涉水及馬腹

及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 金史

光祥

太祖將伐遼諸軍糧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戈矛上人以為兵祥後果敗遼兵 金史

光下祥

天祚主親駕伐金一夜軍中戈戟有光感以為不祥後為金所敗 宋史

水城入焉

丁零低楊道逐水草而居至十月乃收葦為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十八里西南二十餘里名凌城逆居於其中 十六國春秋

北燕

冰穴天造

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為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流賊過文安鄉人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多
明河性小品

歌雀兆亡

高歡立孝靜帝於洛陽遷都鄴有童謡云可惜青雀子飛來鄴城東
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時言帝本清河王世子後為歡子洋所殺
歡謚神武故也 北史東魏

歌燕兆興

建文中有道士歌於建日莫逐燕逐燕自高飛高飛上霄幾時 大
宋封燕王 朝廷圖燕不遂王卒有天下道士言驗矣 明小史

異氣為帝

高祖常隱芒碭山呂后往求必得之問其故言所居上常有雲氣後
即皇帝位 前漢書

異氣為賊

鄆陽郡民鮮于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居常有異氣益以為神遂謀
反後被擒戮 州府元龜南梁

昭陽李 清映碧宵輯

前定類

娶后不死

孝景王后先嫁金王孫生一女後其母奉之納太子宮太子立為后

聘后輒死

孝宣許后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陽侯氏子姑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又孝宣王后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 孝元王后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為姬未入王薨其父禁怪前定

之送獻於掖庭後皆為后 前漢書 孝宗張后當適人所適病選為太子妃所當適者病已 明古山藏

天保異占

文宣帝即位年號天保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果 十平果以十年暴駕 北史齊 孝明帝即位年號天保以二十四年暴駕 北史後梁

取罰將帥不利

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連刺客之禍 後漢書 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被誅 三國志 魏遣朱齡石取蜀後為夏王赫連勃勃所殺 晉書 西魏遣尉遲迴取蜀後討楊堅見殺 北史周 莊宗伐王衍



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勳康延孝皆不令終 五代史 唐宋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坐罪貶黜 宋史 高皇帝遣廖承忠傅友德伐明昇時人謂平蜀功傳一廛二後永忠與友德皆不良死 明書

取罰將帥利

吳漢率兵伐公孫述平之後以舞陽侯善終 後漢書 桓溫率兵取蜀擒其偽主李勢以歸後以大司馬善終 晉書 高宗文率兵討蜀擒劉闡斬之後鄧度仰寧加同平章事善終 新唐書 馮和以征西將軍伐蜀蜀主明昇降後以信國公善終追封東甌王 明書

水化血有珠

龐勳作亂徐帥崔彥曾為所執彥曾家有別業在永福湖忽湖水如凝血三日復未幾其家山間至 唐小史

水化血得勝

河間王李孝恭征輔公柘江行命左右取金盃酌江水至忍化為血合生血色孝恭徐曰盃中之血公柘披首之徽果破也 新唐書

立皇太孫不利

惠帝以太子適為賈后所殺立其子臨淮王臧為皇太孫後為趙王倫所害 晉書 武帝以太子長慈卒立其子昭業為皇太孫後嗣位一年為蕭寶融所弒 南史齊 高宗受皇孫重潤立為皇太孫時太子猶在東宮也後為武后所害 唐書 宣宗莊獻太子守忠卒立其子鏗為皇太孫始二歲薨賜諡冲懷太孫 金史 高皇帝以太子標卒立其子允

效為皇太孫後嗣位四年燕兵至自焚明書

世皇太孫封

世宗以太子允恭卒立其嫡長子孫為皇太孫後在位二十年全史

夢婦人凶應

盧絳先病寤夢白木婦人頗有色彩菩薩變勸酒迨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當貴相見於困于坡又絳被刑有白木婦人同斬妾貌如夢其受刑之地即困于坡也婦人姓取名玉真夫死通前婦子與絳同斬馬今南唐書

夢婦人吉應

袁宗果為興王府長史中酒盡寢憶夢一美姬扶床跪請曰妾備李

白洲下陳公願治相公惟籍宗果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後以大學士知經筵世宗賜奴婢八人李婢預馬李先嘗宸濠敗妻孥沒入官故以賜則昔夢中人也明故書

聖夫人不死

元帝為瑯琊王時鄭氏先適渤海田生一女而寡依于舅家或言其美帝納為夫人後生簡文帝晉書

聘記輒死

邵紀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復陸而死憲宗聘為妃後生于興王即世宗父明名山藏

夢日為天子

武帝徵時嘗夢天開數丈有四人不衣冠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中猶熱後稱帝南史陳

夢日為場官

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五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對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止得亦場官耳果如言小史吳

夢丸土凶

簡文帝夢丸土吞之尋為侯景所廢以土糞壓之而死南史吳

夢丸土吉

桓玄之篡劉敬宣夢丸土吞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尋與劉裕起兵共滅玄晉書

諸史異案卷十七

路陽李 清映碧甫輯

天地類

大賢無字碑

大博謝安石墓碑有石而無辭人呼無字碑蓋因安功德難為稱述故立白碑也 晉小史

大奸無字碑

牧止亭袁氏丘壠也檜蓋前隨碑宸臺在焉有額無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為矣 宋程文

風止

天地

盧循因劉裕伐南燕乘虛入寇京邑裕迎討之將濟江風急衆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并移風止 南史宋 王僧辨伐侯景發鶴頸中流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異命中淹請從此逝言訖風止 南史梁

風起

匡山之敗張世傑謀入廣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為也取辦者來至則仰天大呼曰我為趙氏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更立趙後耳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覆世傑溺死 宋史



生不忘墓

沈彬嘗營林即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嘗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柳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奇柳果棺就之廣東中度 南唐書

死不忘墓

蘇韶為中牟令卒忽白晝自外入乘黃馬蹏草衣白綵履語其兄弟曰吾欲改葬乃為書勅兒曰吾性愛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切山樂哉萬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心已久不圖春忽所懷未果可速改葬買數畝地足矣 晉小史

權臣疑塚

曹操卒為疑塚七十二使人莫知其處 魏小史

孝子疑塚

張琇父審素為萬州都督監察御史楊注播之坐誅琇與兄琿挺刃殺注復坐死士庶歛錢葬於北邙又悲注家人葬之作疑塚數所 唐書

羊泉黨案賜名

湖州長興縣金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緊首茶進貢宋末屢加浚治泉不出世祖下兩浙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泉溢溉田千畝賜名瑞應泉 元史

東京黨案賜名

成祖出塞伐虜至鹽海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上命取嘗之味頗甘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明書

愛碑

唐溫州開元寺乃李邕撰并書碑初建本寺後人移至郡廨敗屋下趙明誠為吳州遠于使坐用木為欄楯以護之 大觀初獲漢任伯嗣碑寘于池水葦運司廨舍壁趙明誠聞其陰有字因托人誣邑官破壁出之 宋金石錄

毀碑

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園建亭榭多莖取境內古石刻以為基址唐

顏真卿所書顏勤禮碑幾毀而僅存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 何進瀆德政碑唐柳公權所書也書法為世楷模此碑尤為雄偉政和中大名令建言唐公權舊碑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嘆息 宋金石錄

壞山弱國

高昌國有福山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盛遠以有此山盡壞其山以弱其國乃告其君長的斤曰既今為婚姻福山之石于汝國無用願界我的斤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醞醑石碎盡而去國中鳥獸皆悲號後七日的斤卒突異屢見傳位又數亡乃遷交州 元史

壞山異國

元初起朔漢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謀欲厭勝之乃求通好既而曰願得某山鎮壓我土眾皆鄙笑而許之金人乃大於卒擊掘壘運至幽州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為遊幸之所未幾金反自亡元世祖徙都之 紹興錄元

五色雲有驗

韓琦弱冠舉進士第二人方唱名太史晝日下五色雲見後果為相以功名顯 宋史 予高祖 宋書 以兩千公車邑令出錢見五色雲爛然明年丁未廷試果第一後入關 明昭陽紀事

五色雲無徵

世宗立皇太子載聖為太子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形如龍鳳後太子竟中天 明嘉隆間見錄

弱水

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 古中記

強水

滄州九觀山登求泉雖泛金石終不沉故州人有以瓦鐵為船舫者 小史

諸史異蒙卷十八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謚贈類

華主事疏

太宗時四夷酋長來朝共上表推帝為天可汗唐史

黃主事疏

世祖時李德裕等上表共奉帝為儒教大宗師元史

詩減謚

顏道卿為禮儀使奏高祖以下七帝謚議繁多詩代初謚為定高祖

曰神堯皇帝太宗曰文武皇帝餘帝依此不報新唐書
謚贈

請加謚

程家為翰林待制疏言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有天下止謚武
元二字願詔有司定議謚于足始命有司增謚全史

廟號不應稱祖

憲宗崩淮南李夷簡言大行皇帝功高廟號宜稱祖王彥威奏唐以
景皇帝為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祖後咸稱宗以為成法不然
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
大行宜稱宗制可新唐書高宗崩議定廟號洪道請號世祖尤蒙率
禮官奏曰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
宗至欽宗廟制一定萬代不易太上親廢宗子以子繼父非漢光武



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不安遂論遂宋史

廟號應稱祖

烈祖崩議稱宗者僣獨達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
之自己得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與已墜之業不應
屈而稱宗從之南唐書

君駁臣謚

沈約以怨望見責及卒有司謚曰文武帝謂其懷情不盡改謚曰隱
由史梁鄭義為西兗州刺史貪鄙及卒尚書奏謚曰宣孝文帝責其
情遠至公乃以博聞多見合之不勤成名改謚曰文宣北史

臣駁君謚

劉敞道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奏仁宗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
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使臣官疏三上改謚
文正宋史

惡謚天錫

秦檜於寧宗朝已改謚認醜尋復故謚及理宗朝有司請釐正檜謚
上曰謚課限可也宋史

美謚天錫

大學士張手敬卒 世宗親按謚法見危身奏上曰忠特改節擬文
襄為文忠明謚法考 弘光帝朝方孝孺練子寧齊奏黃子澄與虞
東昇已經賜謚及 隆武帝即位特詔謚孝孺忠烈鉉忠壯子寧忠

貞惠忠親子澄忠敏象昇忠愍惟子寧謚同弘光 明隆武詔書

中謚天錫

衛王儀謀逆大尉穆崇與謀逆武惜其功秘之及卒有司奏謚帝覽謚法至速義不克曰丁曰此當矣乃謚丁公 北史魏

下去帝號

少主薛林王即位追尊父文惠太子為世宗文帝及明帝基立廟號帝號皆仍舊明帝文惠從叔也 南史齊

去帝號

惠宗即位追尊父 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唐皇帝及 太宗踐極廟號帝號皆革去 太宗懿文親弟也 明吾學論

亡國補惠謚

王遵信郭開殺李牧為秦所滅其臣追謚為幽繆王 史記趙注

亡國補美謚

哀宗為宋元所攻自謚天下士大夫以哀不足闡烈追謚為義宗 金

國志

昭陽亭 清映碧首輯

年號類

號正不祥



魏主步建元正始被廢又主髦建元正元北燕王高雲建元正始後
魏太武建元正平孝武建元正光金廢主亮建元正隆皆被弒 金
哀宗建元正大順帝建元至正皆亡國 大明英宗建元正統陷虜
武宗建元正德無後 其詳史

號正無福

後魏宣武建元正始歷四年 蜀高祖王建改元通正歷一年 吳
年號

越武肅王錢鏐改元寶正歷六年 夏崇宗建元正德歷八年俱善
終俱見諸史

意改元

靈帝以中平六年四月崩太子辯立以是年改元光熹又改元昭寧
後漢書 昭烈帝以章武三年四月崩太子禪立以是年改元建興 三
目志 武帝以太熙元年四月崩太子衷立以是年改元末熙 前
秦高祖苻建以皇始五年六月卒子生立以是年改元壽光 後秦
高祖姚興以弘始十八年正月卒子泓立以是年改元永和 西涼
大祖李暠以建初十三年二月卒子歆立以是年改元嘉興 俱詳書
道武帝以天興六年十月遷太子齊王嗣立以是年改元永興 北史

魏孝昭帝以皇建二年十一月崩弟長廣王湛立以是年改元大寧

北史齊 中宗以天定八年理太子歸立以是年改元天保 後梁末扶

烈祖以昇元七年二月殂子齊王瑒立以是年改元保大 南唐書 高

祖劉巖以大有十五年四月卒子玠立以是年改元先天 五代史 南

漢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崩弟光義立以是年改元太平興國 宋史

興宗以重熙二十三年八月卒子弘基立以是年改元清寧 契丹國

志 道宗以壽隆七年八月卒太孫延禧立以是年改元乾統 遼史 太

祖以天輔七年八月卒弟晟立以是年改元天會 金史 神宗以萬歷

四十八年八月崩于光宗立詔改明年為表昌未一月崩于熹宗立

詔改明年為天啓以四十八年八月為表昌元年 明史

不改元

昭宗以天祐元年為朱溫所弒立其少子祝歷三年不改以迄於七

唐書 晉高祖欲塘以天福七年六月殂兄子重貴立仍稱天福歷二

年乃改元開運 漢高祖善以乾祐元年正月卒于承祐立仍稱乾

祐歷三年不改已承祐遇弒其叔父崇自立於晉陽仍稱乾祐歷三

年不改崇祖子承鈞立仍稱乾祐又歷三年乃改元天會 周太祖

威以顯德元年正月殂養子晉王榮立仍稱顯德歷六年不改榮祖

子宗訓立仍稱顯德歷二年不改以至於亡 後蜀高祖知祥以明

德元年殂于超立仍稱明德歷五年乃改元廣政 俱五代史 太宗晟

以天會十三年卒兄太祖孫宣立仍稱天會十四年歷三年乃改元

天養主也

漢主繫偽號 以同代故錄於下

漢高主劉淵號元熙晉恭帝亦號元熙 後越高祖石勒號太和晉

海西公亦號太和 俱晉書

偽主繫真號

晉武帝號咸寧後涼王呂纂亦號咸寧 晉惠帝號永寧後趙主石

祗亦號永寧 晉惠帝號大安前秦王苻丕涼太祖呂光亦號大安

晉惠帝號永康後燕烈宗慕容寶西秦太祖乞伏熾盤亦號永康

晉惠帝號永安北梁太祖沮渠蒙遜亦號永安 晉愍帝號建武

後燕世祖慕容垂亦號建武 晉元帝號建武後趙太祖石虎西燕

主慕容忠亦號建武 晉元帝號太興北燕主馮弘亦號太興 晉

康帝號建元前秦世祖苻堅亦號建元 晉穆帝號永和後秦主姚

泓亦號永和 俱晉書

廣運不利

後梁主琮年號廣運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吾君當奔走乎果以二

年為隋所滅隋主北漢主繼元年號廣運果為宋所滅 宋史北漢

廣運無害

夏景宗元昊年號廣運歷四年善終 歷代紀年西夏

諸史異象卷下

昭陽李 清映碧霄輯

子嗣類

五月五日生吉

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嬰告其母勿舉毋舉生之及長嬰見而怒文問故嬰曰五月子者長安戶齋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將受命於戶乎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史記齊大將軍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以俗忌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拔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漢西子嗣

宗雅記相廣以五月五日生舉孝廉位三公小史前漢征虜將軍王
鍾惠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殊宗其祖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惠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鍾惠南史
宋盧多遜以五月五日生開寶間叅知政事宋小史景宗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其雄略為虜首之冠小史西夏世宗大定間進士田時秀以五月五日生竟老終宋小史

五月五日生不吉

後主與兄南陽王綽俱五月五日生綽先生誅後主卒亡其國北史
齊徽宗以五月五日生後為金所虜殂於五國城宋小史道宗蕭后觀音以五月五日生父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

古人所忌命定奈何後立為后被誣賜死連焚椒錄

忠臣雷胤

蘇武自匈奴還胡婦適產一子道國後宣帝命以金帛贖之拜為郎前漢書

賊臣存胤

桑樂侯上官安隨父榮謀反伏誅有遺腹子期傳至儀遂相高宗唐
書宰相世系順帝有遺出美人友通期梁冀與私通生子伯玉其妻孫嘉欲害之冀嘗匿之複壁後冀與妻俱伏誅伯玉乃出後漢書
釋文林一飛乃秦檜作赦官時婢所生惠王氏下家與同官林家人養之後檜門客曹沫嘗獻計於檜檜欲還一飛作于下果遂為苗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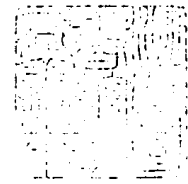
氏宋史學卷筆記

諸史異乘卷之一

昭陽手 清映碧書輯

形體類

笑疾



陸機初詣張華並問機弟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見俄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大笑先是嘗著練經上船于水中顧見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晉書 扈家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宋史 不笑疾

王玄謨性嚴未嘗忘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南史 元長性剛殺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李文遠都表以代尹雷鎮因別賜美酒形體

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無不大笑北史 魏

手垂善終

昭烈帝手垂過膝後稱帝於蜀三國志 晉 世祖慕容垂手過膝後稱帝於中山十六國春秋 後燕 武帝宣帝皆垂手過膝稱帝於建康南史 陳宇文泰垂手過膝官至丞相太師北史 西魏 劉昶垂手過膝後稱帝於廣州五代史 南漢

手垂凶終

前趙劉曜垂手過膝後稱帝於長安為石勒所殺 前秦姚萇垂手過膝後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為苻堅所殺 世祖苻堅聲垂過膝後

後稱帝于長安為姚萇所殺俱 梁十六國春秋 齊手祖昇垂手過膝仕至齊州刺史為徒兵所害 隋劉元進臂垂過膝後同楊玄感反稱帝為楊素所殺俱 北史 關雲華寺僧卓巖明手垂過膝李仁達謀叛立為帝已殺巖自立 蜀後主王衍手垂過膝後降唐為莊宗所殺俱 五代史

入口有驗

周亞夫從理入口有相者指示之以為法當餓死後為丞相去位坐事下廷尉不食死前漢書 宋齊丘微時或謂其有亞夫餓死之相果餓死南唐 逸事

入口無驗

指齒有從理入口竟以水軍都督衣食而終南史 梁

孫短失爵

張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封北平侯其子復長八尺襲侯及孫類長六尺餘遂失侯前漢書

子長復爵

馮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恐于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十後封關內侯官司司徒後漢書

忠臣髮白

王馮罷相見太宗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髮皆白 范鎮請仁宗早建儲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俱 宋史 蘇天爵舉議中書

夙夜謀畫鬚髮盡白。失列吉叛牙忽都將兵追之被執拘繫後得脫走見世祖鬚髮盡白俱元史

孝子髮白

柳敏運母憂居喪旬日間鬚髮盡白北史韋肅心下父憂京毀過禮鬚髮盡白舊唐書李日知為給事中母老病急調侍數日鬚髮盡白新唐書張景憲母存一夕鬚髮盡白宋史郭廷輝父道鄧嘗病憂痺扶護一夕髮盡白元史鄭鉉父存水漿不入口三日髮盡白明書

匪人髮白

司馬子如以納賄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一宿髮皆白北齊書路巖美鬚髮反罪相貶新州至江陵兩夕皆白新唐書

痴人髮白

劉擒有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要違奪之擒願悉帝令有司証奏將殺之擒入獄數宿鬚髮皆白南史

好洗

何絳之好潔一日中洗滌十餘遍猶恨不足時稱水淫南史

不洗

陰子春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南史

似先帝免官

孝武帝欲用吳隱之為黃門郎以其貌類父簡文帝乃止晉書

似先賢善免死

王孝傑以副總管討吐蕃為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由是免死舊唐書

佩韋規急

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自緩去傳晉

佩弦規緩

重安子性寬緩常佩弦自警左傳晉

美滿

潘岳美姿儀小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皆連手榮繞投以果滿車而歸晉書

醜滿

潘祐容陋妻嚴氏有醜態一日濃粧祐潛窺于鑑臺其面落鑑中事怖遮倒祐怒棄之宋湘山野錄

有命

王朴以處載有文名薦為宰相李穀殺曰非不知其才但命薄耳朴曰公為宰相當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載學士歲餘果卒五代史周

無相

周必大長身瘦面孝宗歎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一老璫在側索曰非周必大乎臣見所畫先臣司馬光相亦清臞如是孝宗笑未幾

登庸遂為太平宰相 宋鶴林王霖

諸史異彙卷十二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姓名類

不用舊姓

後魏起于代北諸功臣姓氏多重複如長孫之先為後族氏于之先為高紐于氏實之先為純豆陵氏是也至孝文始改今姓魏收作魏書欲從簡便前姓一槩不用 魏書

不用筆名

金入中國猶知篆筆如粘罕之改宋翰兀朮之改宗弼又其後陳和尚之改暴忽斜虎之改仲德是也元人作金史二名並列作通鑑者姓名

止用舊名殊失簡便之義 金史

耻同義名

丞楊相堅當國將圖篡周王謙起兵討之被殺伊等彥本名謙自言耻與逆入同名因以字行 北史

耻同逆姓

安祿山作亂安抱玉守南陽斬賊使上言世占涼州耻與逆臣共宗有詔賜示李樂族皆氏李 新唐書

同名為累

南曾參殺人將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三告其母投杆而走 魯秋 胡娶妻三月出遊越三年方歸其婦採桑於郊胡不識而捉之妻赴



沂水死後有杜陵秋胡為翟公所禮欲妻以兒女或曰秋胡失禮於妻妻溺死不可享之不知此秋胡非昔秋胡也野人毛遂墮井死客以告平原君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為野人毛遂非其客之說楚王以成合從者也 俱漢西京雜記 周訪為東軍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奉擊收者數千人皆散走 晉書

同姓名得利

中宗安置揚州官吏多無禮獨刺史房敏嗣禮待供給之及復辟敏嗣已卒有益州長史與同姓名者名擬皆御筆起拜後引與語方知其誤 南朝新書

諸史異業卷十三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物類

馬忘故主

玄宗有舞馬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 鶴林玉露唐

玄宗逆賊

玄宗有舞象每宴則入場拜舞動中音律及安祿山叛宴胡酋出舞象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耳今之舞象皆物 物 勢目不動悉收殺之 雜錄唐

猿擊偽君

昭宗養一猿木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篡位引至座側猿忽號擲自裂其衣道前奮擊溫叱令殺之 鶴林玉露唐

旗折利

武帝擊盧循將戰所執麾竿折沉于水竟大破循軍 尚史家 哥舒曜討李希烈德宗祖于通化門是日于竿折曜奔收汝州擒周冕 新唐書

旗折不利

成都王司馬穎命陸機督諸將攻長沙王又臨戎而牙旗折竟敗機出誅 王湛以荊州刺史率眾軍赴國難忽飄風折其節柱竟還回



俱晉書 哥舒翰以大將守潼關玄宗御勅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

旗兩門墜遂敗 鄭注以節度使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卒誅 俱唐

書童黃出師代連牙旗竿折竟敗 金子才入洛帥旗為風所折竟

敗於蒙古 賈似道出師禦蒙古至江上橋祭於北關門外忽風起

折大帥旗竟敗 俱宋史 李景隆與燕師戰白溝河忽大風起折其大

將旗遂大敗 明書

外國用象敗

宗愨伐林邑其王范陽遂傾國來迎以其裝被象前後無際愨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象潰亂遂寇林邑 山史宋

外國用鼠勝

匈奴率數十萬掠于闐達城其王恐力不敵而素知城中有鼠大如蝟其毛金銀異色為屠鼠首長遂設祭焚香求其默祐翌日黎明命將士疾擊軍往匈奴聞鼠驚乘輓鐘而諸人服馬鞍及弓弦類皆為鼠齧斷帶系倉卒無以應遂大敗去 唐西域記

鴝鵒避孝

劉瓛居母憂住墓下此山常有鴝鵒瓛在山不敢來 尚史齊

鴝鵒助孝

虞諸乘舟月朔哭極哀有白鴝鵒來巢窠室每聞哭聲鳴鳴若助之者 明孝子傳

象舞逆主

玄宗有舞象舞宴則入朝拜舞及安祿山入洛陽宴胡酋出舞象令舞象皆努目不動悉殺之

唐雜錄

象觀漢主

明兵破元燕京復象朝于建康一象獨不伏作踣脫狀高帝命殺之

明小史

花開兆殃

黃文潛為御史其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彩照壁成五彩其兒見之隳人不見少時文潛被殺

冊府元龜而齊

花開兆祥

武帝君張太后懷孳忽見庭前菖蒲光采非常驚告侍者皆云不見后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取吞之是月生帝

南史梁

諸史異業卷五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疾類

無髮誤死

宋紹以宦官流毒勤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無髮誤死至會
發形體方免後漢書苗傅劉正彥作亂分捕內官已無髮者盡殺之
宋史

多鬚濫死

石虎養子冉閔屠害石氏將奚仕胡羯去者擅門閉以石氏種類不
為已用躬率越人誅之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十六日春秋前起

貪取

孝昭靈太后幸左藏王公嬪主皆從各賜布絹一任其力陳雷公李
崇與章武王元融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傷腰融損脚時人語曰陳
雷章武傷腰折股北史紀

廉取

文成帝班賜羣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
虛也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北史魏孝昭靈太后幸左藏賜百官員
絹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
所獲多矣後魏洛陽伽藍記庫狄士文以貝州刺史入朝遇文帝賜
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士文獨口啣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故



曰巨手口俱足餘無所求北史隋烈祖昇元初許文武百寮觀內藏
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珣獨持一縷還家餘無所取南唐
近事

黨夫殺父

崔杼弑莊公莊公臣盧蒲葵避難出奔後杼黨慶封專政召葵使歸
封子舍又妻以女葵謀殺舍於嘗其妻謂葵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
援葵告之妻曰夫子慎莫之止我請止之會嘗于太公廟舍泄事葵
妻止之舍弗聽曰誰敢遂往為葵等所殺左傳齊

黨父殺夫

祭仲專鄭政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掘知之謂其母曰

夫與父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

將享于子邾吾惑之以告祭仲因殺糾尸諸周氏之汪左傳鄭

忠臣累親

趙苞為廣寧令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到郡道經柳城惶惶早萬人入
寇苞母及妻子被劫載以擊郡苞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
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養不圖為母作福義不得顧私恩殺忠
節奈何母遂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節爾勉之苞即時進
戰賊悉摧破母妻皆遇害苞并毆血死後漢書烏震少事趙王鎰
鎰為張文禮所殺震從符習討文禮震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十餘
人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手鼻縱至習軍軍中不意正視震奮激厲

志先士卒攻破鎮州 五代史唐 耶律天祐鎮趙州會全武仙化真定
父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屬在真定者皆被擄武仙劫質使誘天
祐曰降則生汝父母不降且烹忒末密令僕語天祐曰仙賊狡猾且
以我故虧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我甘刀鋸矣天祐慟哭率衆
死戰仙忌盡殺忒末家十八人天祐身以傷德卒 元史

忠臣全親

李忠家雷信都會王即起兵攻城城中大姓馬籠等納之收忠母妻
令親屬格忠時籠弟從忠為校尉忠以縱賊不誅便為二心即時召
見格殺之光武命忠募吏民歸救老母妻子得者官賜千萬忠曰蒙
明公大恩不敢內顧親宗會更始遣將攻取信都忠家得全 即形

家居信都獨身從光武後信都為王初所據即所置信都王捕繫形
父弟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泣報曰彤親屬
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皆劉公力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念私會
更始所遣將攻信都即兵敗走彤家得免 後漢書 晉武寧節度
使符彥卿歸鎮行次甬梅鎮數十騎逐至城下賊魁李仁恕方攻休
州遣其徒執彥卿馬請隨入城俄彥卿于結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
習繼而出大呼賊中曰相公當討賊何故自入虎口乃助賊攻城我
雖父子今為讐敵當死戰城不可入賊惶懼羅拜彥卿前乞免罪彥
卿為設誓乃解去 宋史

父喪使婢

陳壽連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生沉滯累年 晉書

養喪連婢

李岳性純至居養喪未嘗聽婢過前 北史魏

居守致禍

晁錯謀削七國七國反錯欲令景帝自將兵而身居守差乘機諧
之遂被誅 前漢書

請行成功

漢王朱高煦反楊榮勸宣宗親征且曰臣請先行 上從之榮晝夜
疾馳圍其城 帝旋至高煦請降 明名臣志鈔

不負刑惟殃

董賢以京帝嬖臣為大司馬帝崩懼罪自殺故吏朱詡自劫去大司
馬府買棺衣收葬賢屍王莽殺之 前漢書 董卓為呂布所殺主簿田
景前趨卓屍布殺之 三國志魏

不負刑無禍

鍾會反于蜀為亂兵所殺功曹白雄收葬其屍司馬昭與談宴而遣
之 三國志魏 太傅楊駿為罪誅關續棄官歸事駿故主簿潘岳據崔
基等共葬之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乘殺造意者衆咸
懼墳塚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去 晉書 新興王李季晉坐穆太平
公主逆謀就刑惟季攜其尸盡京 唐書

窄量

李廣兵敗為匈奴生得脫回免為虜人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
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
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起拜右北平太守廣即請尉
與俱至軍而斬之史記漢宋伐南唐袁州刺史劉茂忠降并次淮口
修謂稱故官關津吏擲於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也遂以時
帖贊見將階其廳署吏復叱之令執仗庭參至京師投登州刺史數
日吏抵罪竊管通祿登州茂忠今日兩衙立於庭下吏慙憤死而唐

大度

韓安國嘗坐法抵徒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

曰燃即溺之居無幾拜梁內史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垂治乎
卒善過之前漢書王敬則徵時嘗與既陽縣吏關謂曰我若得既陽
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後補
既陽令走七勒令出還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為司徒
公耶南史宋

好駢鳴

戴長母喜駢鳴長嘗學之以娛母後漢書王粲好駢鳴既葬司馬昭
臨其喪語同遊曰王好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客皆作駢鳴三國志
魏王濟卒孫楚哭之悲哭畢向靈床曰卿嘗好我作駢鳴我為卿作
之體似聲真笑皆笑晉書

惡駢鳴

范廷召不喜駢鳴聞必擊殺之宋史

感鹿免子

文帝信郭夫人詭殺甄夫人平原王啟甄氏子也一日帝與啟出獵
見于母鹿帝射殺鹿母命啟殺鹿于啟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
殺其子帝投于惻然遂立為太子三國志魏

憤鹿殺子

道宗信耶律乙辛謹構賜蕭后死已出獵遇鹿失其母憫之不射後
又信乙辛謹殺后所生皇太子濬遼史

貶儒

李士謙善談佛理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客亦不能難而止北史

崇儒

武帝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後北史用

主黨父母國

太武帝以妹武威長公主妻涼王沮渠牧犍及平涼州主願暹客計
相助故國亡竊遇擒後收犍以罪賜死詔平蓋尚之主士復與牧
犍合北史魏

主黨夫家

氏楊保宗怨不得立來歸太武帝太武封為武都王妻以公主已謀

我主動之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若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哉已保崇事泄被殺主亦賜死北史

范雖一飯之德必償唯恥之怒必報主父愷法正王猛亦然史記

償德

陶侃都督江州凡徵時所荷一食咸報晉書揚惜一餐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北史夏原吉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明書

守關死

京北尹趙廣漢坐罪下丞相魏相案問廣漢欲以他事脅相無令窮已事會相家傳婢自殺死廣漢疑相夫人妬殺之以此脅相相案驗廣漢愈急乃自將吏卒突入相府召相夫人怒庭下受辭取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相上言其寔宣帝惡之下廣漢獄時京北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願代廣漢死使得收養小民竟坐腰斬前漢書

守關不死

太尉龐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史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寔其事乃上參罪遂囚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等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關請代有數千萬人詔原刑後漢書

治宮從奢

蕭何治未央宮高帝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自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加也上悅前漢書

建宮從儉

武成帝傳位于太子居晉陽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馮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武成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築成大業欲令教行節儉以示萬邦兼北連天關不且過復崇峻武成稱善北史

薄嫂

蘇素往說秦王夫因而歸嫂不為炊及拜六國相乃蛇行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戰國策

賢嫂

丘旭隨計金陵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無進取意秋試將適寡嫂劉氏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嫂曰苟濟柴望雖孤兒可甯况貨用手釐案遣之遂為第一人馬今而唐書

得賄不徇

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宴飲戴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誠無忌無忌

對以佞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新唐書

得賄不違

真宗欲封禪台王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

既歸於之皆珠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宋史

哭后無淚

慕容熙后苻氏卒熙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使有司案驗無淚則罪之

羣臣震懼舍辛為淚晉書

哭妃有淚

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墓謂秦郡太守劉德願曰卿

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撫膺踴涕泗交流上甚悅

又令醫術人羊志哭志亦暗鳴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危淚志曰

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南史宋

不告成功

班超使于西域至鄯善會白叔使亦來超欲因夜以火攻之衆曰當

與從事議超曰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遂不告竟攻殺之後漢書

漢書

誤告陳功

王濬伐吳平上方何惺說周浚請速渡江道指建業浚使白王將王

渾惺曰渾聞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果如所言遂無功晉書

祖狄公哉宋史

真處士

陳雷中使蟠恥無處士遂閉門養志處蓬室休大桑樹以為棟梁謝承後漢書

偽處士

桓玄將謀篡逆以歷代有肥遯之士而已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

希之為著作侍郎并給其資用皆令謀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

隱晉書

報怨

劉毅嘗從庾悅求于蔘矣不得毅得志未解悅都督將軍悅不得志

疽發背卒晉書

不報怨

宗憲鄉人庾業與家對膳方大別為憲設粟飯業道謂客曰宗至人

出噉麤食起致飽而退後業為憲長史慰待之甚厚南史宋

冒認

郭崇韜自謂唐汾陽王子儀後過子儀墓下下馬慟哭五代史後唐

狄業致位侍從有唐狄仁傑後狄賓分仁傑告身與業業奉錄國寶

一官自稱仁傑十四世孫宋小史

不認

狄青任樞密或告以嘗祖狄公仁傑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

祖狄公哉宋史

顧業

祖進鎮河面為石勒所憚乃遣人修進祖墓求互市進遣使報謝凡勤壁並叛降皆不納晉書

不顧家

李晟志平朱泚泚遣其家甚厚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唐書

馬驚不成

更始帝劉玄將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關北宮鐵柱三馬皆死後為赤眉所執後漢書北海王元顥為梁所立攻陷洛陽將進關閭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後為爾朱榮所敗被執北史

馬倒竟成

文宣帝將篡東魏行至前亭所乘白馬忽倒竟無恙急之不復肯進高德政律之才苦請乃至郭已篡位十年北史

仁君不用牲

武帝性仁慈素佛語宗廟用牲為犧牲羣臣以為不血食高史梁暴主不用牲

文宣帝征暴好殺末年用高元海言敬信佛法至宗廟不血食北史

醜圖遠嫁

元帝後宮多使画工圖形按用台幸之諸宮人皆賂画工獨王牆不

肯送醜為其狀後以嫁匈奴單于召見時貌為後宮第一於是画工毛延壽等皆棄市漢西京雜記

好圖遠嫁

德宗以回紇可汗請昏詔咸安公主下嫁先使中謁者齎主画圖往賜可汗唐書共二則

將送偽頭

王濬杜預同代吳濬先列上將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晉書

將不借屍

秋青破懷志高時賊屍有木金龍木者眾謂智高已死歆上聞青曰

安知非詐也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宋史

患蠅杖門者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北史

飽蚊叱童子

沈倫好釋事嘗盛夏坐室中忽蚊蚋嗜膚童子秉爨至輒叱之莫以微福宋史

絕嫁母

鄧元義妻孝為姑所憎閉置空室盡露日困終無怨言舅憐之遣歸更嫁其子朗得母書不答與木輒焚之後漢書

迎嫁母

范仲淹二歲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既長知之過感泣辭母
去之應天府就學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迎母歸養 龍圖閣直
學士劉澆少賤母更嫁管卒初登第其袍笏超卒舍迎母里人觀嘆
宋史

七十不還

古金吾上將軍王若超告老吳茂誠語人曰我縱僮仆殿階下斷不
學王若超七十致仕 宋史

七十求退

李受為龍圖閣直學士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稿陳自安今
天加數年筋力慙矣于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 宋史

不量敵輕進

後秦主姚萇卒子興立秦主苻登聞而喜曰姚萇小兒吾將折杖答
之去矣伐興為興所敗 十六國春秋前本

量敵早還

高歡子洋家東魏魏丞相宇文泰率兵伐之聞其軍容嚴盛嘆曰歡
不死矣遂班師 北史齊

題詩得摺

蔡挺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嘆中使至則使
優伶歌之達于禁掖神宗怒焉遂有樞密之拜 王珪為翰林學士
典內外制十八年當田寶宮賦詩有所感嘆神宗聞而憐之以珪求

政事 俱宋史

題詩得匙

孫鐸有相望俄同輩皆執政鐸再授戶部尚書意不愜因於戶部廳
事壁間書唐人詩云南鄴北舍壯丹闈年少弄芳去未迴惟有君家
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素之坐匙 全宋詩

妻妾克官

楊素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素
之由是坐免 北史隋

妻妾不問

郭子儀子曖尚并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天子耶我父薄

天子不為主志奔車去之代宗曰此非汝所知彼誠欲為天子天下

豈汝家有耶慰諭令歸 新唐書

掃相門

魏勃少時欲見齊相魯東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
門外舍人怪而伺之得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 史記漢

掃學門

徐庶少為人報雙白髮哭而被髮而走後更疎中單衣折節學問始
詣精舍諸生蓋與共止庶早躬早起常獨掃除勤靜先意乃聽習學
三國志注前

婿姬得志

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之醫家與中大夫責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赫自以為侍中過厚親遠從姬飲醫家姬侍布從容譽赫長者布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布疑其與亂赫怒病布愈怒史記漢

媚姬得喜

韓侂胄因小故出其愛姬程松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之中堂夫婦素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之侂胄大喜宋史

城家下守

段業築西安城以別將穢莫孩為太守沮渠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為築家非築城也業不從果為呂纂所破十六國春秋北史

城家不攻

宇文泰以華州街要命刺史王羅嚴加守備及高歡兵至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曰此城美王羅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不敢攻而退北史西魏

權威止拜官

大將軍王鳳用事孝成帝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歆以為中常侍詔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于是語風威以為不可乃止前漢書

權關自拜官

魚朝恩養于今徽尚幼為內給事服絲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代崇曰臣之于陛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嘗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今徽稱謝矣帝不得已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唐書

七素者胡

盧生奏錄圖書曰七素者胡也胡秦二世胡亥名始呈不知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史記秦

我得胡力

宇文泰相魏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及泰卒世子覺幼人情不安泰猶子護網紀內外撫循文武眾心乃定時人謂護與胡音近可以當之北史魏

縱渡致敗

襄公及楚戰于泓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左傳宋秦世祖苻堅侵晉列陣臨肥水謝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秦將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今將士得周旋何如堅眾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遂麾使却陣眾亂不能止于是玄以精銳八千涉肥水進戰大破之晉書尉遲迴以揚堅專政起兵討之堅命韋孝寬攻迴迴于懷布兵二十餘里度軍少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悻遂

大敗 北史周李密馳向洛口王世充夜圍偃師密欲待世充兵半渡
洛水而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悉濟密引騎而
遊 密遣營攻福州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津不得登岸延魯欲
飲兵誘而墜之孟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
平地未可勝也延魯不從又吳越兵登岸未定堅又曰可擊矣又不
從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延魯大敗 隋馬而而居書

縱渡獲勝

楚將危全諷在象于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周本隔溪布陣先使羸
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 通鑑
由唐

自斷路敗

楚王馬希廣兄希萼入犯命劉彥瑤將兵伐之入朗州戰艦遇則運
竹木斷後希萼率兵逆戰彥瑤敗走江路斷士卒戰溺者數千人 通
鑑楚

自塞路勝

高歡與爾朱兆等戰于韓陵寒冢不敵乃為圓陣連牛駝以塞歸道
大敗之 北史紀 大校李復以數萬人叛韓世忠擊敗之連至臨淄河
兵不滿千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今日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今後隊割
殺於是皆死戰大破之 宋史

太后投壘

王莽將篡位請傳國璽於王太后太后不肯授莽莽使王舜論指太
后怒罵之良久乃仰謂太后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
恐莽欲賂之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滅族
也 前漢書

夫人持璽

訖石烈執中 胡沙虎 華名弒帝乞濟尚宮左夫人鄭氏時字寶璽聞
難瑞君璽所待變執中遣黃門入收璽鄭曰璽天子所用執中入臣
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不保况璽乎鄭厲聲罵曰若
輩宮中近侍思遇九隆反為逆豈奉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逆謀
目下語黃門乃出 全史

愚僧被焚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為眾所信抱真謂曰假和尚之道以
濟吾軍如何僧曰可抱真曰但言請於慈場焚身其當自使宅穿一
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
香燈梵唄抱真亦引身視穴使不疑自率監軍僚吏膜拜捧入壇施
堆於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萬計七日遂擊鐘舉火已塞地道矣
須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 尚書故實唐

謫僧被焚

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
請命內官衛結欽往督修積薪于庭請僧如願僧懼怖僮僕願道俗

望有教者結飲即促之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結遠欲左右以
又柳栳而焚之宋史

冤僧被焚

銀珠哥雷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言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揚言
欲控官道者大懼重賂通事求庇通事候僧王牒時潛易他紙譯語
銀珠曰此僧以天久不雨欲自焚以代祈耳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寡
眼者再寡眼者寡言好也時庭下已有牽攬官數十輩驅僧出僧不
測即出郭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登其上四面舉火僧號呼叫冤
竟焚死全圖志

慟逆臣濫誅

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在允坐有嘆息之聲允責邕身為王臣世受漢
恩今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便收付廷尉邕謝不聽竟死於獄後漢書

慟妖后不誅

張柬之遷武氏於上陽宮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
今豈公涕泣時耶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
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刺亮州唐書

諛言得解

太宗嘗憇一樹下賞其美字文士及侍側附和無已帝正色曰昔魏
徵嘗勸我遠佞人乃今是汝士及叩首曰南衡羣臣面折庭諍今臣
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為天子何聊帝意解唐書

諛言被誅

宋金忠嘗與僉佐及客坐大柳樹下金忠曰好大柳樹宜為車轂有
客數人皆曰宜為車轂金忠厲聲曰書生好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
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梓下撲殺之五代史梁

進柑不欺

文帝時皇弟司徒義康顯朝權四方饋達先以上品薦義康次品
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
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殿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南史宋

進魚欺

奉檜夫人常入禁中章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
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各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太后
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宋鶴林玉露

侮大儒

蘇軾喜諧戲程順以禮法自持軾謂順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
隙立黨交章互詆宋史

憚正人

高座道人在丞相王導坐側卧見十壺蕭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
世說晉劉整時才縱誕眼飾詭異無所拘忌嘗還琴充在生終席熱
不自安晉書

媚權臣得志

媚權臣得志

秦檜構格天間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賂工人得其尺寸作絨毯以進鋪之恰合檜謂其詞已內事大怒因借事作之宋小史

揭人得喜

周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權慮其境已時振初作暑第忱預令人度其甯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極喜凡忱上利便事悉從中贊之明書

偷塔

張高有疾元帝自臨問之高頓首謝言老臣有四男一女受女甚于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下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從咸弘農太守前漢書崔光自貢遠罕所申薦獨啟女塔劉敬徽為荊州五

隴成主女隨夫行常慮冠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孝明許之魏書

不狗塔

劉弘都督荊州表平門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謂襄陽名郡乃以弘據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之弘下歎曰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塔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初有功宜酬詔乞之晉書

拙吝致禍

士孫泰富而吝梁冀以馬乘遺之從貨錢五十萬泰遺三十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記泰母為其守歲婢云盜明珠十斛紫金十斤以叛遂收老泰兄弟死獄中悉沒貨財億七千餘萬後漢書

巧吝免殃

庾敷富而吝劉與欵構之東海王司馬越說越令就之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生中問數而乃頽然已醉曠陸机上以頭穿取徐答云下官有二千萬隨公所取與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晉書

人飛

王莽募兵討匈奴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命試之取大鳥翼首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即墮前漢書文宣帝常召死因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則免其戮又使元黃頭與諸囚自全履臺各乘紙鸞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北史齊

寫步

僧玄奘取經西域行至靈山頂山高風急鳥將渡者皆不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百步方得展其六翮唐西域記

恃王得美謔

東海王司馬越專政無上中外崩離遂成末嘉之亂元帝之鎮建業越犯葉氏意也德之追謔越孝獻晉書

功王得惡謔

齊王宇文憲從武帝平齊有大功宣帝立忌其威名誣以反縊殺之謔曰煬北史周

淺機誤事

李勣奉詔伐高麗命元萬頃草檄讓之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
支報曰敬聞命徒兵固守軍不得入新唐書

洩機成功

宣徽使與敦阿虎使元元大臣以地圖示之指與元曰我從此路入
汝界矣後果從與元入遂圍汴全史

自大

高祖劉巖稱帝于廣州好自執大嘗目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五代史

史南洋

自小

世祖劉崇稱帝於晉陽謂其臣下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陞地今日

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五代史

不撻婦翁

武帝召第五倫訪事因戲謂曰聞卿為吏撻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
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漢小史

鞭婦母

文宣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正中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
太后老婢何事為鞭亂捶百餘北史齊

木美人

孫結麗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常置坐側三日

志異

木才士

煬帝愛柳碧刻木作其形每飲酒必置坐隅北史隋

婢先見廢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先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
沉滯累年晉書

婢騎見權

阮歲素幸姑婢姑當歸夫家婢從去時咸居母喪方有客遽借客馬
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出補姑平太守晉書

先廉後貪

王戎父渾卒於涼州故吏婢贈數百萬悉辭不受後歷位司徒聚錢
不知紀極每自執斤斧晝夜計算家有好事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
核晉書

先貪後廉

王述先試宛陵頗受贈遺為州司所檢有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規之
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不改
晉書

不哭暴君

文宣帝狂暴其崩也羣臣號哭無下淚者北史齊

哭仁君

烈祖仁厚恭儉其崩也四方黔首皆涕泣報食唐野史 仁宗恭儉

元兵攻契城守將范天順仰天嘆曰願為宋鬼即守處自縊其父文虎知安慶府乃以城降元為之鄉導宋史

子隨父降

陳奕守黃州以城降元時其子嚴守安東州奕以書誘之降宋史

不圖本國

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殺伏而垂泣對曰臣昔日事昭王猶今日事大王臣若獲炭敢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戰國策燕南燕為劉裕所攻韓範奉命往秦求救秦以內難不能出師遂降裕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十六國春秋南燕

圖本國

郭廷謂守濠州屢破周兵後度不能支乃降周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南唐書張柔先為金中都留守屢戰有功後馬蹶被執遂降與金將武仙十七戰皆勝又攻下深澤平棘等縣關地千里元史

志怨救人

賈逵素與曹休不善文帝嘗欲假節休休止之及休為吳兵所誣深入而敗逵兼道進軍吳師退休賴逵以克三國志魏

挾怨阱人

周處嘗勸梁王司馬彤形怨之及處奉詔討齊萬年賊眾七萬彤逼處以五千兵授之弦絕矢盡彤不救處遂戰死晉書

不伐長

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環卒以禮不伐齊引師還左傳晉西秦王乞伏乾歸為部下所殺其子熾誓新立羣臣咸勸高祖姚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逆善因喪伐其子非朕本心乃止十六國春秋後秦孝文帝伐齊聞齊王鸞下詔稱禮不伐齊引師還北史魏文帝怒陳人侵掠伐之聞陳主頊殂即命班師北史隋

伐喪

太宗符登聞後秦主姚襄卒喜曰姚興小兒吾將執杖笞之遂攻興十六國春秋前秦武帝聞秦主姚興卒國內擾亂遂乘喪伐之魏明元帝嘗武帝世交聘不絕及聞帝殂遣使臣范範等發兵取河

南地文帝謀恢復河南為魏太武所敗及聞太武殂復謀北伐北史

御史殺將軍

杜詩為侍御時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縱兵士苦民詩勸曉不改遂格殺廣前漢書

將軍斬御史

御史崔象奉命交兵于大將李弼弼出迎擁瑣相接而不避光弼惡其無禮收繫象翼日以兵仗圍象至瑯堂下斬之唐書

一趙騰死

和帝時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

周上不道太尉揚震上疏救之不得充伏尸都市

一趙勝生

順帝時清河趙勝上言災變譏刺時政帝怒收勝繫考司空張皓上疏救之得減死罪一等俱後漢書

正言誅叛

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欲領江州陶侃表請討之與宰相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為方州害宰相即為宰相乎卒討誅之晉書

反言誅抗

侍御史崔衆交兵李光弼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命收繫之會中使至拜衆中丞光弼謂中使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遂殺衆唐書

刺背明忠

岳飛天心報國涅其背有盡忠報國四字大字深入膚理宋史楊照感激國恩涅盡忠報國四字於胸背間以死自誓後與虜戰死明嘉隆紀聞

刺背飾詐

正德五年錦衣衛匠餘刁宣上疏自言背刺精忠報國字詔本衛執之杖三十發海南充軍明國史嘉靖中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為言官所詆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明小

文

舅不立甥

趙主曜以太子熙仁慈故世子南陽王胤封武欽廢熙立胤胤舅小泰固諫不可乃止曜嘉泰公忠擢其官十六國春秋前趙

舅立甥

太宗以太子治懦吳王恪英果欲廢治立恪治舅長孫無忌固言不可乃止後治立卒信謹殺無忌唐書

念伯

高祖苻健卒生子立殘虐不道健猶子堅殺生而自立時生弟尚有五王相繼叛堅不得已乃誅之猶為立後每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

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十六國春秋前秦

質伯

高帝猶子鸞少孤撫養甚厚後乘高帝孫弱而行廢弒乃篡位已又盡殺高帝諸子無遺曰作事不可在人後南史齊

傳兄後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及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語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者聞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乃命公子馮出居於鄭公卒與夷立是為瑤公左傳宋趙簡子以次子毋卹賢捨其兄伯魯而立之及毋卹代立是為襄子不肯立子必欲傳位於伯魯

子周周又先死乃立周子浣為太子後竟代立是為獻侯史記起成
大祖子雄后無子羣臣請立雄庶子一人為太子雄曰吾兄嫡統大
業豈成養於我陣昔孫仲謀劉有江東伯符肇基子止侯爵國志耻
之宋宣公捨子立弟君子以為知人吾欲浣國志之耻繼宣公之美
遂立兄蕩子班為太子十六國春秋成安厥可汗俟斤卒捨其子大
遜便以位授弟他鉢可汗他鉢病且卒謂其子恭遜曰吾聞親莫過
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遜便北史四夷列
而節度使高保融卒立其弟保勗及保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
若不起兄弟孰可付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先王寢疾以寧府付公
乎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遂立繼冲五代史金太

疾連命傳位於弟最及立是為太宗大臣宗翰等以置太祖嫡孫當
立請之再三太宗以其義不可奪從之遂立重後竟嗣位全史

私已子

成帝疾于丕幼其弟度冰欲固羅請立其弟瑯琊帝許之及立是
為康帝乃立其子暉為太子康帝崩暉立是為穆帝帝崩無嗣丕以
成帝嫡子復立是為宋帝晉書明帝選配以子賢幼命立弟魯公暹
及武帝立乃立子贊為太子是為宣帝北史月 咸武節度使王潮寢
疾以弟審知有功捨其子廷興等四人命審知知軍府事後審知為
節度使卒乃傳其子延翰五代史太祖初從母杜太后命約傳位
於弟晉王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仍傳太祖子德昭及晉王立是為

及期愈雜錄元彭有源母病夢有人告以母毒將盡服人肝乃痊
及覺舉手捫胃略得肝所在持刀自剖喜然有聲而心出遂緣心得
肺緣肺得肝痛幾死逾時相醒即呼婦烹肝進母母下筋即愈有源
肺被檢出外久乃愈明野乘董悻母費氏病劇上山禱於神相願以
肝救母遂持刀破腹左出肝割二寸許以一手持肝以手障創口馳
下山計二里許不少痛眩忽逢一闍承人問得其故急索桑皮縫其
創口血遂止用肝煮藥進母病即愈明見只編儀真周祥妻張氏有
姑病困家貧無藥餌忽一方士至門曰須人肝方療張密置刀從左
脇下兩割僅得膜如絮復以手探之始得肝二寸許出之忍痛作羹
以進姑食而甘病立起 山陽毛繼宗妻馮氏有姑病篤繼宗又運

報赴京婦取刀刺脇肝尖躍出忽聞鬼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掩創口
入撫其光復慮微肝不足愈姑再到肝一葉和羹進姑始以鹿肝姑
食之病愈俱明休困通言丘縣王祚昌農家子父之典久病醫藥罔
效祚昌乃於神前剖膚割肝食父父立起而祚昌亦旋愈清印抄

剖心死

江都蕭日曠母朱氏病篤日曠誓捐生以救乃取刀三刺始得洞膜
而手引出肝急到數步自躍水舉火作羹進母疾獲瘳日曠創口如
孟食難下咽越數日卒清休困通言